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 · 王水照主编

苏轼“和陶诗”考论

——兼及韩国“和陶诗”

金甫暻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本书系获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苏轼“和陶诗”考论

——兼及韩国“和陶诗”

金甫暻　著

复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韩〕金甫暻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3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王水照主编)
ISBN 978-7-309-09513-5

Ⅰ. 苏… Ⅱ. 金… Ⅲ. ①苏轼(1036~1101)-宋诗-诗歌研究②诗歌研究-韩国
Ⅳ. ①I207.227.441②I312.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845 号

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
〔韩〕金甫暻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90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513-5/I·742
定价:35.00 元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学术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

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史还原等等。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还大有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打工”的。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作了十余篇相关

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之说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历时十余年的修订，较之其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这个论题，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若干年过去了，“中唐—北宋”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学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值得庆贺，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个重要因素，从制度、思想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入手，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诗坛的具象图景。在下编则选取欧阳修作为描述框架，通过辨析欧阳修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或疏离，展现出仁宗朝诗坛的历史现场。这对于深化北宋诗歌研究，特别是对于探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甫暻、陈湘琳、侯体健的著作则是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分别涉及苏轼、欧阳修和刘克庄三位宋代重要的文学家。虽然都是个案研究，他们的方法却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个案研究的不同范式。金甫暻是韩国学者，他选取的切入点比较

小，《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一书就苏轼"和陶诗"的形式、内容、背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究不同的具体结论。其中对韩国"和陶诗"相关资料的辑录和论述，更给国内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资料，这对于认识东亚汉字圈的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一书表现出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和视角，注重"美感经验"的发掘，对面向内心的欧阳修的情感体验、地域记忆、空间书写、生命底色、文化风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该书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运思精细，阐微发覆，以"细读"和"体察"的方法，从大量文献中摹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欧阳修，并将这种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北宋文化整体的发展局势暗自勾连，跳出了原有研究窠臼，是近年来欧阳修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陈湘琳的个案研究是"内省式"，侯体健的则可以说是"外烁式"。《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吸收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关注到相邻学科的前沿与热点，从"晚宋文学生态"的大背景入手，展开对刘克庄周围世界与环境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凸现出刘克庄文学世界构成中的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因素或基础，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刘克庄和晚宋文学研究中可谓独辟蹊径、另具手眼。该书的研究框架和目录设置，也别出心裁，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是个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

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无非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与新观点。本套丛书除了朱刚的之外，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是他们的处女作，也是他们向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这六部书稿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之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老师审读学生辈文稿，本应优点说全，以资鼓励，缺点讲透，俾便精进。这篇序文信笔写来，却多为褒饰之语，不免自夸之嫌。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赞扬，未违"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们所作的可贵的学术努力，在新材料的发掘、新

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拓展、新观点的提出诸方面，均已提供的不宜轻视、值得玩索的学术内涵。

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师生之谊，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复旦园中共探学问之道，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如今，我们或隔海相望，或同系共事，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我倍感欣慰。不过，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他们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目　　录

引言 …………………………………………………………… 1
一、研究动机 ……………………………………………… 1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苏轼“和陶诗”概况 …………………………… 9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的概念、形式及流传 ………… 9
一、“和陶诗”的概念与范围……………………………… 9
二、苏轼“和陶诗”与原作形式上的比较 ……………… 11
三、苏轼“和陶诗”的流传过程 ………………………… 16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的总数 ………………………… 25
一、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一百二十四首说 … 25
二、各版本所收的“和陶诗”数目以及诸家之说 ……… 27
第三节　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与苏轼“和陶诗”系年 …… 34
一、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上) …………………… 34
二、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下) …………………… 45
三、馀论 …………………………………………………… 55
附录一　苏轼“和陶诗”系年表 ………………………… 57

第二章　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 …………………… 59
第一节　苏轼的次韵诗创作 ……………………………… 59
一、苏轼次韵诗概况 ……………………………………… 60
二、元祐以降苏轼的次韵诗创作情况 …………………… 68

第二节 苏轼的陶渊明接受 …… 71
一、始发期至骤转期 …… 71
二、回旋期至高潮期 …… 75
第三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文学史、文化史背景 …… 81
一、中唐至北宋后期的次韵诗创作 …… 81
二、苏轼以前的陶渊明接受 …… 89
三、时运的成熟 …… 99

第三章 苏轼"和陶诗"的内容 …… 105
第一节 生活记事 …… 106
一、居住与饮食 …… 108
二、过节、交往、出游等 …… 113
第二节 亲友情深 …… 118
一、骨肉之情 …… 118
二、友情 …… 125
第三节 论史评人 …… 129
第四节 哲理 …… 137
第五节 士人心态 …… 151
一、归隐情结 …… 153
二、淑世精神 …… 162
第六节 《和陶桃花源》与《和陶归去来兮辞》 …… 173
一、《和陶桃花源》 …… 173
二、《和陶归去来兮辞》 …… 178
第七节 小结 …… 182

第四章 苏轼"和陶诗"的成就 …… 185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 …… 186
一、苏诗平淡诗风的完成 …… 187
二、本色的体现与其意义 …… 196
三、因难见巧 …… 210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的思想成就 …… 216
一、出处矛盾的解消 …… 217
二、超凡脱俗、超越生死 …… 223
三、和而不同 …… 235
第三节　小结 …… 243

第五章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与影响 …… 248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 …… 248
一、对苏轼个人的意义 …… 248
二、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 …… 251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影响 …… 257
一、中国历代的“和陶诗”创作 …… 258
二、韩国古代的“和陶诗”创作 …… 262
附录二　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情况表 …… 279

参考文献 …… 286
附录三　韩国“和陶诗” …… 301
后记 …… 473

引　　言

一、研究动机

苏轼(1037—1101)是北宋诗坛的领袖,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集大成者。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人其作的研究都很活跃。但"苏海"里面,还有很多地方等待深入的探究。

据孔凡礼先生点校本《苏轼诗集》,现存的苏诗大约有两千七百馀首。其中,和韵诗占了很大比重。金代王若虚说:"(东坡)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滹南诗话》卷二)[①]和韵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独特形式。和韵诗历来一般用于同一时代文人之间的酬答。因此,几乎没有人运用和韵的手法来追和古人的诗歌。而苏轼终于突破这个局面,开创对古人诗进行和韵的新范式。他在给苏辙的一封信中云:"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②]苏轼所谓"追和古人"就包含着和韵的因素。而苏轼的追和古人几乎都体现在追和陶渊明诗上。苏轼最初在知扬州时(元祐七年)写了《和陶饮酒》二十首,隔了一段时间,在惠、儋贬谪时期,集中地、有意识地创作其馀"和陶诗"。

苏轼开创追和古人的范式,并且全面地追和陶渊明的诗歌,留下一百馀首"和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不过,由于对和韵的否定性成见,历代文人对其"和陶诗"的评价,

---

①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1 年,第 515 页。

② (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882 页。此书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本(道光二年武林韵山堂王氏原刊本)作为底本。本书下面称"《苏轼诗集》"就指此书。

虽有一些称赞，但更多的是批评。近代以来，这个情况没有什么改观，文学史家对它的态度还是较为冷淡，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还不够充分。

苏轼“和陶诗”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且它还涉及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再认识，以及苏轼晚年诗风变化的问题等。另一方面，苏轼开创“和陶”范式以来，历代文人不断地追和陶诗，蔚为大观。甚至韩国古代文人也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和陶”之作。无论这些诗人是否有意识地继承苏轼，他们都可以说受到苏轼的影响。然而，不仅这些历代“和陶诗”与苏轼“和陶诗”之关系的研究比较鲜见，就是对历代“和陶诗”本身的研究也寥寥无几。总之，笔者认为苏轼“和陶诗”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因此，以此作为研究课题。

二、研究状况的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苏轼“和陶诗”问世以来，历代均有许多人关注这个独特的创作现象。概而言之，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原诗无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由此，古代评者大都特别留意原诗与和诗之间的“似”或“不似”。而由于评者之间的视角差异，随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褒贬之论。或者称颂其相似，或者批评其似而终不近，或者赞赏其中的个性或独创性等等。

近代以来的研究也基本上继承这些观点。而早期研究对苏轼“和陶诗”的评价有较多否定性意见，如胡云翼先生在《宋诗研究》(1935 年)中认为，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全是为了“卖弄才气”，“想和陶潜争胜”，但结果是“东坡的‘和陶诗’也并不曾摸着陶诗的边际”[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里，苏轼“和陶诗”面临了更为严厉的批判。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 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苏轼)有艰涩拖沓的毛病，逞才使气更是苏轼的

① 胡云翼《胡云翼说诗》，刘永翔、李露蕾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2--173 页。

一个缺点,和一下陶诗,便是四卷一百馀首,难免有些硬诌凑数的"[1]。显然,这种批评偏重于对表面形式的考察,露出了忽略作品所反映之思想内容的致命弱点。

此后,开始出现肯定苏轼"和陶诗"艺术价值的研究。如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采取逐首比较的方式,在对陶、苏二公诗进行比较之后,充分肯定苏轼在"和陶诗"创作上反映出自己本然的面目,最后赞扬其"不托人篱下之风概"[2]。朱靖华在《论苏轼〈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中,也主张苏轼的"和陶诗"绝非模拟之作,而是"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3]。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继承清代纪昀的"时时亦自流本色"、"颇参己法"或者王文诰的"但以陶自托耳"等古人的观点(详见本书第四章)。除了宋、朱二人的研究之外,还有许多研究者也继承这种观点,不但肯定苏轼"和陶诗"成就了与陶诗相似的境界,而且更加重视苏轼"和陶诗"个性体现的一面。不过,如果过于强调苏轼"和陶诗"的个性或独立性,可能会减轻苏轼为了学习陶渊明而创作"和陶诗"的本来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王水照师的观点是很有见地、不偏不倚的。他在《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中说:"陶诗实在是不能学也是不可学的,然而苏轼却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学习方法,即学与不学之间的不学之学,贵得其'真',重在获'意'。他不追求个别思想观点的附和,更不拘泥于外在风格、字句的摹拟,而力求在人生哲理的最高层次上契合。"[4]又说:"我们更看到两位异代知友促膝谈心,站在对人生妙谛领悟的同一高度上,共同真诚地探讨求索。在人生哲理妙悟层次上的高度吻合,这是两人'神

---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二册第409页。

② 台湾东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75年。这篇论文后来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书,本文参考了1982年10月初版本。

③ 朱靖华《论苏轼〈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苏轼论》,京华出版社,1997年。

④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似'、'风味'之似的最好说明。"[1]本书从王先生这种说法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对苏轼"和陶诗"的研究主要以单篇论文或专著的一部分的形式问世。据笔者的资料搜集,2008 年 11 月拙稿《苏轼"和陶诗"研究》问世之前,以苏轼"和陶诗"为专题的学位论文仅有四篇:李欢喜《论苏轼的"和陶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2000 年)、朱小枝《苏轼之道的诗性阐释——对苏轼"和陶诗"的一种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2004 年)、曲晓华《苏轼"和陶诗"创作及其学陶心态研究》(复旦大学硕士,2006 年)、杨玲《苏轼"和陶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2006 年)等[2]。中国台湾也有几篇学位论文。除了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之外,还有陈英姬《中国士人仕与隐的研究——以陶渊明诗文与苏东坡之"和陶诗"为主》(台湾师范大学硕士,1983 年)、金文洙《苏轼"和陶诗"研究》(东海大学硕士,1999 年)、黄蕙心《苏东坡"和陶诗"研究》(辅仁大学硕士,2001 年)[3]。此外,不但在中国大陆,而且在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地,也有不少有关苏轼"和陶诗"的单篇论文[4]。这样,关于苏轼"和陶诗"的研究,就数量而言,不算很少。但是,本书认为苏轼"和陶诗"还有很多进一步讨论的馀地。笔者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清代的编年注本,特别是依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者最多。王氏此书对于以往的苏轼"和陶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和陶诗"总数、编

---

①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苏轼研究》第 106 页。

② 此外,徐宇春《苏轼唱和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2006 年)、赵戎《试论苏轼诗中的"陶渊明"情结》(陕西师范大学硕士,2007 年)等也有专门论述苏轼"和陶诗"的部分。

③ 韩国的学位论文有曹圭百《苏轼的〈和陶饮酒诗〉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1985 年)、金润美同一题目的论文(成均馆大学硕士,2002 年)。

④ 中、韩、日三国有关苏轼"和陶诗"的单篇论文,这里不一一介绍,有些论文在本书下面的论述中会引用。

年上，人们大都跟从他的说法。因此，王氏的说法几乎成为学术界的通说。不仅如此，王文诰对于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以及与陶渊明原作的关系等，曾经提出过一些看法，而这些看法也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接受。但实际上，这些通行的说法，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二，在考察苏轼“和陶诗”创作背景的时候，过去一般只停留在对于苏轼个人微观背景的考察，对其创作背景的宏观性研究不多。

第三，研究者在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思想内容和成就的时候，大部分只举出若干首颇具特色的作品，以当做其论据而已。尤其是许多单篇论文因篇幅局限，其中所涉及的作品就很少，因而不能够充分地反映出苏轼“和陶诗”多样的面目。

第四，不论对苏轼“和陶诗”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研究者大都对于苏轼运用次韵（和韵的一种）手法，表示遗憾，甚或加以批判。尽管有很多研究者，表扬了苏轼在“和陶诗”创作中所体现的娴熟的艺术技巧，但是他们也几乎没有更为积极地给苏轼选择这种制约颇多的作诗手法以肯定性的评价。仅有少数研究者肯定了苏轼选择次韵手法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第五，如上所说，苏轼之后，中国历代文人延绵不绝地创作了“和陶诗”，并且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韩国古代文人也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和陶诗”。而过去研究苏轼“和陶诗”的人，极少探讨苏轼“和陶诗”创作对于中、韩两国的历代“和陶诗”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如此看来，苏轼“和陶诗”还有很多地方等待后人深入研究。更何况，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网罗这些内容的综合性研究。因而，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探究，以期作出更为完善而全面的研究。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

苏轼“和陶诗”自然与陶诗有脱不开的关系。因此，研究苏轼

"和陶诗"不得不探讨其与陶渊明其人其诗之间的关系。不过,如以往的研究多次讨论的那样,苏轼"和陶诗"中有不少地方呈现出与陶诗不太相似的面目,甚至有些作品,除了押韵以外,似乎与陶诗毫无关系。这些情况引起了许多有关"似"或"不似"的争议。但需要指出的是,拘泥于"似"或"不似"的问题,研究者会过度留意陶渊明原诗,间或会陷入拿衡量陶诗的标准来衡量"和陶诗"的误区,这将使得我们不能深入探讨有关苏轼"和陶诗"本身的问题,同时不能客观地评价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事实上,苏轼"和陶诗"并不完全附庸于陶诗,其本身也具有作为独立诗歌的完整价值。只是因为苏轼写"和陶诗"的时候,学习陶渊明的意图非常明确,所以苏轼"和陶诗"与陶诗有很密切的关系而已。假如苏轼只想次韵陶诗,不关心学习陶诗的艺术风格和思想精神,这也并不是不可以的。由此看来,我们在对于陶渊明原诗与苏轼和诗之间进行比较之前,必须充分考察并探讨苏轼"和陶诗"本身。

至于原诗与和诗之间的关系,前人已经作出了比较可观的研究,如宋丘龙先生《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对于每篇原诗与和诗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比较。宋先生在逐首比较的基础上,又于"结论"中作出较为简单的总体比较。这种逐首比较的研究在苏轼"和陶诗"研究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价值是不可磨灭的。至少,这种研究让我们不必再拘泥于个别作品之间的"似"或"不似"的问题,可以直接进入更为深刻的总体比较。因此,本书尽量回避逐首比较的方式,拟在全面地研究苏轼"和陶诗"本身的基础上,对于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关系,进行更为详细的总体比较,进而从中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成就问题。

从宋代到清末,收录苏轼"和陶诗"的版本甚多,各版本的收录情况很不相同,不仅在文字方面有些出入,而且在作品数量和编次上也呈现出颇为不同的面目(详第一章)。其中宋刊"东坡七集(或六集)"系统的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今存

台湾[1]，应该说最好地保存了苏轼“和陶诗”在问世时的原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研究参照。遗憾的是，因为该本流传甚少，除了一些文献学家外，过去利用该本来研究苏轼“和陶诗”的学者就不多。本书以该本为底本，同时用其他版本加以校勘。因此，本书中所引用的苏轼“和陶诗”，就是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本中的原来文字，对于与通行版本有较大出入的地方，本书会另加校勘语。

本书凡分五章，各章的研究重点大致如下：

第一章是苏轼“和陶诗”概况。在此章中，我们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概念与范围，并且考察其形式上的特征，以及苏轼“和陶诗”的流传过程等。然后进一步讨论苏轼“和陶诗”的总数和系年问题。

第二章探讨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在此章中，我们首先考察苏轼创作次韵诗的大概情况和特征，以及他接受陶渊明的具体面貌。通过考察，我们期待了解次韵手法及陶渊明其人其诗对于晚年的苏轼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为何他要专心运用次韵手法来创作“和陶诗”。另外，鉴于次韵诗创作以及陶渊明接受并不是苏轼的创举，我们考察直至苏轼时代的历代文人次韵诗创作以及陶渊明接受的情况，以期探讨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更为宏观性的背景。

第三章考察苏轼“和陶诗”的内容。在此章中，我们按照苏轼“和陶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将苏轼“和陶诗”的内容分成几大类加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此章主要考察苏轼“和陶诗”本身的思想内容，以期更为充分地了解苏轼晚年复杂而丰富的心态，同时将其作为后面总体比较的基础。因此在此章中，除了若干首特别需要分析的作品之外，我们不考察每首“和陶诗”与相应的陶渊明

---

[1] 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该本的微缩胶卷供校阅。本书笔者所参考的宋版四卷本是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的影印本。此外，最近《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第三辑（学苑出版社，2005 年、2007 年）的附录中，也影印收录着该本的民国时期覆刻本。

原诗在内容上有什么样的异同。

第四章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成就。在此章中,我们考察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原诗之间的总体性异同,进而探讨苏轼“和陶诗”在艺术、思想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由此,了解晚年苏轼在诗歌艺术和精神思想上的境界。

第五章讨论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与影响。在本章中,首先讨论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对他个人的意义。其次,讨论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最后,考察苏轼“和陶诗”的影响,特别是苏轼以后的中、韩两国古代文人的“和陶诗”创作。

通过这些研究,希能纠正通行说法的若干错误,并且更为详尽地了解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以及其中所反映的诗人丰富的思想感情。与此同时,揭示苏轼认真地发现陶渊明的价值而专心致志地向他学习的真实面目,并且深入讨论苏轼“和陶诗”所取得的独特成就。最后,通过对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的考察,呈现古代汉字文化圈知识分子的共同向往,并且提供若干关于韩国古代汉文学的知识。

第一章　苏轼"和陶诗"概况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的概念、形式及流传

一、"和陶诗"的概念与范围

苏轼留存两千七百馀首的诗篇，其中有一百多首诗的篇名以"和陶"为题。按照前人的编年，这一百多首诗都是苏轼晚年所写的。那么，所谓"和陶"究竟何意呢？我们从苏轼给其弟苏辙的一封书信中，可以找到线索：

>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所引）[①]

对于"和陶"的概念，上段文字告诉我们以下三个信息：第一，"拟古"与"追和古人"是不同的，苏轼的"和陶"属于"追和古人"；第二，在中国文学史上，"追和古人"的第一个人即是苏东坡自己；第三，其追和的古人就是他"甚好"的东晋诗人陶渊明，"和陶"正是指追和陶渊明诗。

这里所说的"追和"或"和某"的"和"本来有以诗歌酬答的意思。最早是和意不和韵。后来随着文人们对诗歌形式讲究的深

---

① 《苏轼诗集》第1882页。按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本未收苏辙此引，因此姑且从最为通行的《苏轼诗集》中转引此文。

人，酬答的诗篇进一步要求形式上与原诗形成统一性或关联性了。这其中，在韵脚的方面人们下了最大的工夫，最后产生了所谓"和韵"的形式。"和韵"按照原诗与和诗的韵脚之间的关系又分为三种：一曰"依韵"，谓按照原诗的韵部作诗，韵脚用字只要求与原诗同韵而不必同字；二曰"用韵"，谓以原诗韵脚为韵脚，而不按其次序；三曰"次韵"，谓依次用所和诗中的韵脚作诗，也称"步韵"或"踵韵"[1]。后来，人们很少运用依韵与用韵两种手法，"专以次韵为能事"（金埴《不下带编》卷三）。现在，我们将苏轼的题为"和陶"的作品与陶渊明原诗加以比较，很容易就发现其所谓"和"实际上都是指次韵。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苏轼所创作的"和陶诗"首先指依次用陶渊明原诗的韵脚来写的诗篇。

苏轼的诗集里还有若干首用独特的形式来创作的诗篇，这些诗篇也与陶诗有关系，如《问渊明》一首和《归去来集字》十首。前者虽然不是次韵的作品，但是也带有一些与陶诗和答的意思。陶渊明曾有组诗《形》、《影》、《神》三首，通过形、影、神三者之对话的独特方式，来反映出他深沉的思想世界。苏轼则在这首《问渊明》中，向陶渊明提出疑问以及意见。至于后者，苏轼在自序中说："予喜读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其字为十首，令儿曹诵之，号《归去来集字》云。"即是组合陶渊明《归去来辞》的文字而作的带有浓厚的文字游戏性的作品。这组诗所表达的诗意跟《归去来辞》很相似，或许也可以说是和答陶渊明的。因此，历来也有些人把这十一首当做"和陶诗"。

但是，我们认为将这十一首看作"和陶诗"是不妥当的。大致有三个理由：第一，东坡没给这十一首诗署上"和陶"之名。第二，东坡贬惠州之时（绍圣二年（1095）三月四日），听见儿子苏过吟诵

---

① 参见（宋）刘攽《中山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第289页）、（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罗根泽校点本《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清）金埴《不下带编》卷三（《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页）等。

陶渊明《归园田居六首》。于是次韵而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在其序文[1]中说："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乃已。"也就是说在苏轼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前，所谓"和陶"之作只有《和陶饮酒二十首》而已。而《问渊明》作于元祐五年（1090）；《归去来集字》当中前六首无疑是作于元丰四年（1081）的[2]，都比作于元祐七年（1092）的《和陶饮酒二十首》要早。尽管如此，苏轼以《和陶饮酒二十首》为"和陶"之嚆矢，对《问渊明》和《归去来集字》却只字未提。由此可见，东坡自己也没把这十一首当成"和陶诗"。第三，今存台湾的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以下简称"宋刊《东坡和陶诗》"或"底本"）四卷里面，没有收录这十一首。并且南宋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四十二收了苏轼的"和陶诗"，此两卷里也没有这十一首。因此，宋人认为这十一首绝非"和陶诗"，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而言之，"和陶诗"即指用次韵的形式来和陶渊明的诗篇，其归属与否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所以，某些诗篇即使在内容上与陶诗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也不属于"和陶诗"的范畴。至于苏轼的《和陶归去来兮辞》虽然属于辞赋类，但是亦次原韵，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以及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二都收录这篇作品，并且"辞赋"也可以说是广义的"诗"，所以我们把它看作一首"和陶诗"也无妨。

二、苏轼"和陶诗"与原作形式上的比较

（一）篇目考察

据《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诗序，苏轼本来有"尽和"陶诗的想

---

[1] 在宋刊四卷本中，凡是诗序都称"引"。这是避苏轼祖父（苏序）讳之故。

[2] （清）冯应榴谓："《金石粹编》载东坡《集归去来辞六首》行书石刻：一、'命驾'云云；二、'涉世'云云；三、'与世'云云；四、'云（云）岫'云云；五、'世事'云云；六、'富贵'云云。前刻'眉山轼书'，后刻'元丰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据此，则非岭海所作。但又缺四首，岂后续为之，并作十首耶？"（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以下简称"《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204页）

法。就袁行霈先生《陶渊明集笺注》一书[1]来看，陶渊明留下了一百二十六首诗（卷一至卷四的一百二十五首诗以及卷六《桃花源记并诗》一首）、三首赋辞（卷五）。这一百二十九首诗、赋、辞可以成为苏轼次韵的对象[2]。

那么，苏轼是否完成“尽和其诗”的目标呢？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两位诗人的诗集目录的对照，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答案。对照的结果显示：苏轼没能完成这个心愿。兹列举苏轼没和过的陶诗篇目如下[3]：

卷第一（四言）：《荣木》、《赠长沙公》、《酬丁柴桑》、《命子》、《归鸟》——共五首

卷第二（五言）：《诸人同游周家墓柏下》、《悲从弟仲德》——共二首

卷第三（五言）：《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述酒》、《责子》、《有会而作》、《蜡日》、《四时》——共九首

卷第四（五言）：《杂诗十二首》其十二、《拟挽歌辞三首》、《联句》——共五首

卷第五（赋辞）：《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共二首

以上共二十三首。陶渊明《杂诗》其十二仅有六句，“似有残缺”[4]，这可能是苏轼未和此篇的主要原因吧。至于苏轼为什么未和其他二

①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

② 除了这一百二十九首之外，陶集中还有《扇上画赞》和《读史述九章》都是四言韵语。这些作品既然是韵语，那么，它们也可以成为次韵的对象。不过，“赞”、“述”是文体名，在古人的观念中，与诗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有人会认为，辞、赋是文体名亦与诗不同。但是，辞源出于楚辞，与诗一样，是从古代歌诗传统中发展下来的。因而，作为楚辞的作家，屈原也可以称为诗人。赋在古人的观念中，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如后汉班固《西都赋》序即云：“赋者，古诗之流也。”

③ 卷数据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

④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339页。

十二首，目前无法详细地考证。不过，《和陶集》中的很多作品载有有关创作背景的“引”，从那些“引”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上了解到苏轼是经历了与陶诗有关系的事情之后，才落笔“和陶”的，而不是按照《陶渊明集》的次序，一首一首地和下去。如《和陶贫士七首》诗序云：“予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俯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诗七篇。”因此，我们不妨说苏轼是因为没有遇到过与那二十二首陶诗有关系的事情，才没有追和那些诗篇的。

除了上面所举的二十三首之外，陶渊明的其他诗篇，苏轼都有和篇[①]。而其中两篇，苏轼各和两次。此两篇即《连雨独饮》和《拟古九首》其五（首句为“东方有一士”）。和这两首的“和陶诗”，前者篇名为《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后者一首属于《和陶拟古九首》一组，另外一首则单独成篇，篇名为《和陶东方有一士》。这《和陶东方有一士》一篇，可能写于与《和陶拟古》不同的时候[②]。无论如何，这一篇两和的情况表明，苏轼在追和陶诗的时候，没有设定过“一篇一和”的刻板原则。

苏轼最终没有达成“尽和”陶诗的计划，令人感到遗憾。应该说，他当时并没有硬性地次韵以充其数的想法。若苏轼光以充数为目的，以他的才干，应该较为容易地达到这个目的。但他没有这样做。由此看来，苏轼以比较真挚的态度来创作“和陶诗”。也就是说，他在谪居生活中，一边认真地体会人生的真谛，一边忍耐着等待有唱和陶诗的契机，有了那样的契机，才写出“和陶诗”。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尽和其诗”的真正意义绝不在于仅充其数，而在于把它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不断地努力。

---

①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仅有五首，而苏轼的“和陶诗”中，竟然有《和陶归园田居》其六。其实，这首诗的原诗不是陶渊明所写的，而是南朝江淹（字文通）所写的《杂体诗》三十首中的《（拟）陶征君潜田居》。现存的毛氏汲古阁藏宋刻《陶渊明集》十卷卷二收这首诗，谓其六。篇后原注云：“或云此篇江淹杂拟，非渊明所作。”此宋刻《陶渊明集》十卷据说是北宋本，苏轼读过的《陶渊明集》可能是该系统或相近系统的陶集。

② 关于这个问题，本章第三节“苏轼‘和陶诗’的系年”部分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二）韵字考察

次韵诗创作免不了受到诗歌形式上的制约。作诗的时候，不是自己随意地选几个字押韵，而是要跟着现有诗篇的韵脚而依样押韵的，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大致说来，如果有人在文学创作技巧方面未达到一定的水平，他就不敢写次韵诗。即便写了也写不出很好的作品。

不过，传统时期的中国文人，或为科举，或为修养，从小就开始涉猎很多文学典籍并不断练习创作技巧。因此，对他们来说，写一首次韵诗未必是那么难的事情。更何况，苏轼这样的才高八斗的人，应该也不会被韵字所困住。这或许可以成为苏轼一生中能写成庞大数量的次韵诗的理由吧。

本书所讨论的“和陶诗”正是苏轼次韵诗的代表作，充分表现出他写次韵诗的本领。而在创作一百多首“和陶诗”的实际情况下，恐怕东坡也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他的《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有“休间（一作‘闲’[①]）等一味，妄想生愧靦”的诗句，在“靦”字下面，东坡加了自注云：“渊明本用‘缅’字，今取其同音耳。”有可能苏轼当时觉得用原诗的“缅”字无法表达自己的诗意，不得不找一个“同音”的字而取代它。类似的情况又发现在《和陶饮酒》其十五中，如陶渊明原诗云：“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而苏轼和诗云：“于吾岂不多，何事复叹息。”这些情况都反映着在创作次韵诗的时候，东坡没有进行死板创作[②]。

另外，《和陶与殷晋安别》与陶渊明的原诗比起来，还缺两句，即东坡对陶诗的末二句（“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没有次韵。其诗曰：

---

① “一作”云云，都指《苏轼诗集》中的文字。

②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作诗押韵”条云：“坡在岭外《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云：（略）自注云：（略）《和程正辅同游白水岩》诗云：（略）自注云：（略）东坡欲和此二韵，似亦不难矣，然才觉牵合，则宁舍之，不以是而坏此篇之全意也。后人不晓此理，才到和韵处，以不胜人为耻，必剧力冥搜，纵不可使，亦须强押，正如醉人语言，全无伦类，可以一笑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74 页）

孤生知永弃，末路嗟长勤。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仍将对床梦，伴我五更春。暂聚水上萍，忽散空（一作“风”）中云。恐无再见日，笑说（一作“谈”）来生因。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

此诗有副题说：“送昌化军使张中”。苏轼贬儋州的时候，昌化军使张中很热情地帮助这位老诗人，与苏轼父子相交甚好。不过，这倒导致张中得罪执政者，被“冲替”（免职、另候任用）的结果[①]。张中将去，苏轼写了这首诗赠行。此诗前段说诗人在荒凉的海南岛上认识了这位“奇士”，与他一起过了很快乐的日子。后段一转，一边吐露恋恋不舍的感情，一边对诗人除了写诗赠送之外“救”不了张中的贫穷归装的状况，表示深沉的惋惜。到这儿，诗歌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作家的诗情，若再硬性地增加诗句，恐怕成为赘言。苏轼似乎为了回避“画蛇添足”之嫌，放弃了到最后一个字次韵的原则[②]。

除此之外，大多数“和陶诗”都是依次用陶诗原韵来押韵的。由此可见，在创作“和陶”作品的时候，东坡尽量遵守历来的次韵规则，若在诗意表达上遇到不得已的情况，他又会灵活地运用上述的方法来摆脱韵字束缚。

总的来讲，苏轼尽管选择了带点“文字游戏”的次韵方式来写

---

①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926页。

② 关于苏轼这首诗没有次最后一个韵的问题，另有一种说法。（宋）马永卿《嬾真子》卷一云：“五柳《与殷晋安别》诗，旧本十韵，第九韵云：‘才华不隐世，江湖多贱贫。’第十韵云：‘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今世有本无第十韵，故东坡诗《送张中》亦止于贫字，云：‘不救归装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基于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子部杂家类五“《嬾真子》五卷”提要亦云：“（谓）《与殷晋安别》诗本十韵，传本误脱一韵，东坡亦误和九韵。”（中华书局，2003年，第1040页）尽管如此，因无他证，我们还不可断定苏轼所据的陶集就是“无第十韵”的版本而使他“误和九韵”。况且，宋刊《东坡和陶诗》所收的陶诗中还有所谓“第十韵”。而客观地说，马氏的说法的确有很大的说服力，因此，笔者在自己的推论之下加注而并存此说，以便待考。

"和陶诗",但是我们从他"和陶"的篇目及其押韵的情况,都可以窥见他不愿意让这桩盛事停留在缺少意义的文字游戏表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和陶诗"已经不是什么"硬迨凑数"的东西。

三、苏轼"和陶诗"的流传过程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去世于常州,翌年(宋徽宗崇宁元年)闰六月被葬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①]。苏辙为其兄撰写墓志铭,其中提及有关苏轼著作的一段曰:"有《东坡集》四十卷,《(东坡)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②]"这里所提及的六种书,就是苏辙认定的《东坡六集》。后来,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另增《应诏集》十卷,遂被俗称为《东坡七集》[③]。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知道苏轼的"和陶诗"最初区别于《东坡前、后集》所收的其他诗篇,独立成集,自可单行。此为最古的宋刊七集本系统。前面提过的台湾收藏的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黄州刊本)据说是属于此系统的现存版本[④]。

苏轼的诗文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分集编订者",

---

①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1433页。

② 《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苏辙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1110页)。这篇墓志铭,本文以下简称"《墓志铭》"。

③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集部别集类七"《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提要;又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九(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96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④ 刘尚荣先生从行款、板式、字体、避讳等方面进行了考核,发现它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黄州刊本《东坡后集》同出一源,且与台湾收藏的《东坡奏议》残卷如出一辙,认为这三种书原为同时同地同人镂版,即完整的黄州刊本《东坡七集》(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第31页)。此外,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四集部宋别集类,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宋递修本"《苏文忠公文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和陶渊明诗》四卷、《乐语》一卷、《奏议》十五卷"的残本十七卷,其中有《和陶渊明诗》残本一卷(卷四)。此本的"和陶诗"应该也是宋七集本系统的。

一为“分类合编者”[1]。《东坡七集》就属于前者。后者是所谓“全集”或“大全集”系统，采用诗归诗、文归文的体例来将东坡的全部著作编在一起。见于《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东坡别集》四十六卷”条的“麻沙书坊《大全集》”就属于此系统[2]。此外，明刻《重编东坡先生外集》首卷的一篇序提及过《东坡备成集》和《类聚东坡集》，余嘉锡先生认为此两部书也是“分体编次（即‘分类合编’）之全集”[3]。而包括这些书，属于大全集系统的宋代刊本，在中国早就失传。幸而日本“五山”禅宗寺院之一的“建仁寺”，其塔头“两足院”以善本的收藏而广为人知，其善本当中竟有此系统的《东坡集》。此本有一百十一卷，其中卷二十七至三十（即四卷）收录东坡“和陶诗”[4]。日本学者吉井和夫在《两足院本〈东坡集〉校勘记（一）——东坡和陶诗（上）》一文中[5]，以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中华书局刊）为底本，将《苏轼诗集》与两足院本《东坡集》里的东坡“和陶诗”进行对照，同时又附记宋黄州刊本《东坡和陶诗》以及宋版《注东坡先生诗》里的相关部分。结果表明，两足院本《东坡集》所收的“和陶诗”，在作品数量、编排体例上与黄州刊本《东坡和陶诗》四卷相同[6]，文字上也几乎没有差异，足见此本中的“和陶

---

①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提要。

② 《直斋书录解题》第502—503页。

③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60页。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条认为“分类合编者”始于“（姑胥）居世英”刊本。对此，余先生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八，认为居世英本殆为前、后集的版本，而不是大全集系统的（《四库提要辨正》第1158—1159页）。

④ 参见〔日〕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简介》，《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434—451页。

⑤ 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校勘记（一）——东坡和陶诗（上）》，《文艺论丛》第二十七号，大谷大学文艺学会，1986年。吉井氏后来在《文艺论丛》第三十号（1988）上又发表了《两足院本〈东坡集〉校勘记（二）——东坡和陶诗（下）》。此下篇所涉及的不是苏轼的“和陶诗”，而是苏辙的“和陶诗”以及他写的《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⑥ 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每个诗题下先列陶渊明的原诗，接编苏轼的追和之诗，兼收苏辙继和之作。

诗"就是以七集本(或六集本)系统的《东坡和陶诗》四卷为底本来编的[1]。

苏轼诗的注本,自北宋末年开始出现。最初为赵次公、程演等四家注。以后不断地出现新的注本,如五家注、八家注以至十家注。到了南宋中叶,又出现了署名南宋王十朋集注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以下称"《旧王本》")[2]。而这部《旧王本》收录见于《东坡前集》及《后集》的诗篇,不收录"和陶诗"。

到南宋嘉定年间,开始流传施元之父子及顾禧合编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3]。此书是首次对苏诗作了系年的注本,世称"施注"。现存宋椠《注东坡先生诗》均为残帙。其中本为黄丕烈所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二卷本(卷上、卷下)收录苏轼"和陶诗"。黄丕烈在《荛圃藏书题识》卷八集类二中说,此本"系全部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卷,虽不全而自可单行"[4]。实际上,此本的行款板式、讳字缺笔、纸墨字体与原为缪荃孙所藏的四卷本《注东坡先生诗》全同,可见黄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对于此本的"卷上"、"卷

---

[1] 此外,《天禄琳琅书目》卷三著录"《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一函四册,宋苏轼著,四卷。前苏辙《诗引》。"又云:"轼《和陶集》,宋时杭、蜀本皆有之,具在《全集》中,系别为四卷,原可单行。此本无校刊名氏,似即从《全集》中抽出。且纸致墨润,实为宋印之佳者。"(清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中华书局,1995年,第55页)可见,此本亦是大全集系统,"和陶诗"的收录与两足院本《东坡集》一样,以七集本系统为底本。可是,此本已失传,具体不详。

[2] 到清代中期,四库馆臣率先否定该书为王十朋所编撰之后,很多人认为所谓"王十朋"是托名的。而依然有很多学者坚持分类注本的编撰者的确是王十朋。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参考《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东坡诗集注》三十二卷"提要以及王友胜《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韩]新星出版社,2002年)第46—49页。

[3] 关于此书的最初刻印时间,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此书为在陆游作序的嘉泰二年(1202)所刻。另外一种是认为此书刻于嘉定年间,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五《跋东坡先生诗集》明确地说"嘉定六年(1213)"。而上个世纪80年代施宿所撰的《东坡先生年谱》重返中土之后,这个问题不必再争议了。《年谱》的跋文作于"嘉定六年中秋日",即钱谦益的说法是正确的(见王友胜《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第38—39页)。

[1] (清)黄丕烈撰《黄丕烈书目题跋》,《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六),中华书局,1993年,第179页。

下"的卷数，刘尚荣先生认为："原书的'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之卷数，已经被书贾分别挖改为'卷上'和'卷下'，盖欲充全帙，以便单行耳"[①]。无论如何，依靠该书，我们都可以看到宋刊《注东坡先生诗》怎样收录苏轼"和陶诗"了[②]。此书与上述的宋黄州刊《东坡和陶诗》四卷本存诗数量[③]及编排次序不一致，还有很多文字上的出入，可以补七集本系统《东坡和陶诗》的不足[④]。

除了上面所提的三个系统之外，苏轼"和陶诗"在宋代似乎还有些其他的存在形式。这些都没有传本，只是在历代目录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如《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八"经籍考"七十五著录："《和陶集》十卷。陈氏曰'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⑤]《百

---

① 刘尚荣《宋刊〈施顾注苏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96页。

② 此外，宋椠《注东坡先生诗》还有嘉定残本和景定残本。今存台湾的嘉定残本中，原有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诗"两卷，但当初未售予"中央图书馆"，现由某藏书家收藏。（参见郑骞先生《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一文，第32页。此文收录于郑骞、严一萍编校《（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年）景定残本，旧藏怡亲王府，同治十年（1871）归翁同龢。后来，严一萍先生据美国纽约同龢玄孙翁万戈先生所藏本影印。该本全书存目录一卷、诗注三十二卷，共存三十三卷，缺十卷（卷一、卷二、卷五至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其中，卷四十一、四十二自然是"和陶诗"两卷。郑骞、严一萍编校《施顾注苏诗》主要以该本为底本，又依据嘉定残本以及日本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两先生所辑的《苏诗佚注》增补十卷。本书中笔者所参考的宋刊施注本，就是郑、严两先生《施顾注苏诗》中的影印本。

③ 关于各版苏轼诗集所收的"和陶诗"数量，本章第二节"苏轼'和陶诗'的总数"部分，会有更详细的论述。

④ 施注本卷四一《（和陶）归园田居六首》题下注云："东坡曾孙叔子名岘，刻所藏真迹于泉南舶司，间与集本不同。所作类多晚岁，当是集本有误，今从石本。"可见，施注本的编者早就发现七集本与东坡真迹之间有些不同的地方，并且认为七集本有错误，要在自己的注本里纠正那些错误。如施注本《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五的末二句云："霜飙散氛祲，廓然似朝旭。"而宋刊《东坡和陶诗》卷一及日本两足院本《东坡集》卷二十七的该诗都缺此二句。

⑤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1958页。最近金程宇在《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一文中，介绍了韩国高丽大学所藏宋遗民蔡正孙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一书。这本域外汉籍，竟然保存傅共、蔡真逸关于《东坡先生和陶诗》的逸注以及蔡正孙本人的注释及按语，值得我们重视（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第118—129页）。

川书志》卷二十著录:“《东坡和陶诗》五卷,宋苏子瞻谪居时和晋陶渊明之作也,各诗下间有子由及时人所和。”[①]对此二书,刘尚荣推测前者在四卷单行本《东坡和陶诗》的基础上,加注重编而成的;后者是亦在四卷本的基础上,附录“时人所和”一卷而成的[②]。

大体上说,东坡“和陶诗”在宋代,主要以七集本系统的四卷单行本的形态流传于世。这个情况大约到明朝中叶还在继续[③]。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苏轼“和陶诗”在收录和传播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与《东坡续集》的编纂有关系。

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安府知府程宗刊刻了明版《东坡七集》。与宋刊《七集》相比,此本的最大特征是无《东坡和陶诗》四卷而新编《东坡续集》十二卷。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成化本”遗漏了苏轼“和陶诗”。其实,宋刊《东坡和陶诗》里的诗篇,全数编入到《东坡续集》卷三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东坡续集》卷三“和陶诗”项目里,还出现《集归去来诗十首》(即《归去来集字十首》,原见于《旧王本》卷二十五“杂赋类”)及宋刊《东坡和陶诗》没有收入的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一篇[④]。由此可见,成化本《东坡续集》的苏轼“和陶诗”,与宋刊《东坡和陶诗》比起来,在存在形式(单行本→《续集》卷三的一部分)、卷数、存诗数量以及编排次序上,都呈现出不同面貌。我们可以说成化本在苏轼“和陶诗”的流传上,另外形成了一个系统。这成化本在嘉靖十三年(1534)重刊于江西布政司,以后一直处于“重刻久绝”(《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提要语)的状态。到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宝华盦,经缪荃孙校跋,将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翻刻流传,中华书局

① (明)高儒《百川书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01页。

② 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25页。

③ 施注本在元明两朝沉晦不显,流传甚少。参见王友胜《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第44、192页)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苏轼诗集合注》顾易生先生“前言”(《合注》“前言”第29页)。

④ 考虑到两足院本《东坡集》及宋刊《注东坡先生诗》都收录着这篇引,可能宋刊《东坡和陶诗》本来也有过这篇引,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

《四部备要》集部据此本排印。

明代还出现全集本系统的《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但此本不是宋版全集本的复刻，而是根据明版七集本重新编纂的。吴焯《绣谷亭熏习录》集部一云："《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目录七卷，《年谱》(指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一卷，此后人总汇旧本七集(指明版《东坡七集》)分类编次。……麻沙书坊亦曾刻《大全集》，此本颇有增补，而源流不清，明季勘书家牵率类是。"[①]后在清康熙年间，蔡士英据此本重订，《四库全书》用以著录。今看明刻本和《四库》本[②]，卷一到卷三十二为诗，其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收"和陶诗"，其编排顺序与《续集》完全一致[③]。

在元明两朝，《旧王本》系统的分类注比较流行。如前所述，《旧王本》本来没有收入"和陶诗"，到了明末，分类注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明万历年间，茅坤之子茅维对分类注作了大规模的芟改补充：将以往的七十八类并为三十类；将原来的二十五卷重编为三十二卷；书名亦改为《东坡先生诗集注》(俗称《新王本》)。此本把"和陶诗"收于卷三十一，单列一类。清康熙年间，朱从延再次刻印此书，《四库全书》据朱从延本收录。其"和陶诗"编排次序大体上与《东坡续集》一致，只是《和东方有一士》下面的篇目互不相同。《东坡续集》的篇目为：《集归去来诗十首》、《和贫士七首》、《和桃花源诗》、《和归去来兮辞》、《和刘柴桑》；《新王本》的篇目为：《和贫士七首》、《和桃花源诗》、《和刘柴桑》、《问渊明》、《归去来集字十首》、《和归去来兮辞》。足见《新王

① (清)吴焯《绣谷亭熏习录》，《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中华书局，1995年，第568页。又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159页。

② 参见上海图书馆藏明末刻本以及台湾商务印书馆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7册。此两本体制、卷数皆相同。

③ 此外，明代全集本系统还有一百十四卷本《苏文忠全集》。《四库全书总目》"《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提要批评它说："版稍工而编辑无法"。孔凡礼先生在中华书局版《苏轼文集》的"点校说明"中，认为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刻一百一十四卷本《苏文忠公集》就是此版的传本(中华书局，1999年，"点校说明"第2页)。该本纰缪颇多，可以说"编辑无法"。

本》的编者在《续集》编排的基础上，有意把不是次韵的《问渊明》和《归去来集字十首》以及属于辞赋类的《和归去来兮辞》推到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问渊明》一首，过去属于《旧王本》卷二十五"杂赋类"和《东坡续集》卷一"古诗一百六十五首"，即没被看作为"和陶诗"。将它归入"和陶类"的，《新王本》殆为最初。

有清一代是注苏诗的全面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整理苏轼诗集的高潮期。很多著名的苏诗专家陆续出现，作出了规模庞大、且具较高学术价值的苏诗注本。其代表者有邵长蘅、查慎行、冯应榴、王文诰等[1]。

清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宋荦，从江南藏书家购得流传极少的宋刊施、顾注《注东坡先生诗》残帙三十卷。宋氏立即嘱门人子弟邵长蘅等删补，康熙三十八年(1699)把这个删补本刻于宛委堂，书名亦改为《施注苏诗》。此本虽有"急遽成书，颇伤潦草"[2]之失，但引起了众多清代学者的关注，促进了苏诗的研究，出现一系列著作。因此，《施注苏诗》的先导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宋荦还从明刊《东坡续集》、《重编东坡先生外集》等书，摭拾宋刊施注本未收之四百馀首的遗诗，编为《苏诗续补遗》二卷[3]，附刊于《施注苏诗》四十二卷之后。就"和陶诗"的收录而言，此书除了卷四十一、四十二的"和陶诗"(与宋椠原本一致)之外，在其《续补遗》卷上，还收原本未收的《补和陶诗》二首，即《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4]。这两首出自《东坡续集》卷三。

《施注苏诗》问世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还出现了一部非常

---

① 此外，翁方纲、沈钦韩也是著名的清代苏诗注家。不过，这两位主要从事于补正前人的注本，而在整理苏诗的方面，没下过工夫。也就是说，翁氏的《苏诗补注》八卷和沈氏的《苏诗查注补正》四卷，没有邵、查、冯、王氏的著作那样既是注本又是诗集的性质。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提要。

③ 这《苏诗续补遗》二卷是宋荦嘱门人冯景作注的。

④ (宋)苏轼撰、(宋)施元之等注、(清)邵长蘅删补《施注苏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0册，第753页。

重要的苏诗注本,即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又称"《苏诗补注》")。此书本来是与《施注苏诗》无关的。查氏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已经开始动笔,后来在京师见过《施注苏诗》之后,才采取"补注"的方式[①]。其编次亦以施注本的编年为基础却有很大的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查氏为东坡"和陶诗"首次编排系年,分编在卷三十五至卷四十三。这与过去独立成卷的情况不同,颇具里程碑意义。其后冯应榴和王文诰的注苏诗著作都采取这个体例。

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是一部取旧注之长而去其短的集大成之作。钱大昕在《苏文忠公诗合注序》中评曰:"王本长于征引故实,施本长于臧否人伦,查本详于考证地理。先生则汇三家之长。"[②]除此之外,《合注》还汇录了苏诗早期注本,如宋代的五家注及宋椠施注本中的注文,并且纠正了很多旧注的错误。尽管如此,此本编次基本上全依查本。"和陶诗"也按照编年例,分编入本集(亦是卷三十五至卷四十三)。

嘉庆二十年(1815),王文诰撰成《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以下简称"《集成》")[③]。此本共四十六卷,其诗注主要就《合注》编订而成。冯宝圻(冯应榴之孙)在《新修补苏文忠公诗合注序》中,曾批评《集成》是"剪截移易"而成的[④]。今看此本确实有些剽窃之嫌,冯宝圻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如此,王氏在苏轼一生立身行实的考证上,下过很多功夫,这的确是不可低估的功劳。王氏所作《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以下简称"《总案》")四十五卷是此本的一个独创的部分,篇幅长达六十万字,可算是一部详尽的苏轼年谱。王氏根据这个《总案》的考订而编成《集成》"古今体诗"四十五卷。因此,《集成》的编次虽亦以查本为主,但在编年与

---

① 王友胜《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第193—194页。

② 《合注》第2636页。

③ 王氏《集成》嘉庆二十年(1815)撰成之后,再过四年开始镌刻,道光二年(1882)竣工。参见王友胜《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第240页。

④ 《合注》第2632页。

卷次上却有所调整。这与《合注》的"编年卷第一遵查本"[①]的情况不同。此本亦把东坡"和陶诗",按照其作诗年月,分编在卷三十五至卷四十三。"和陶诗"的编年却与查氏《苏诗补注》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清代还有詹夔锡《陶诗集注》四卷附《东坡和陶诗》一卷、纪昀的《苏文忠公诗集》五十卷、温如能的《和陶合笺》(以下简称"《合笺》")四卷等书亦收录苏轼的"和陶诗"。詹氏本只收"和陶诗"而未加注释,谓:"今必强注之,亦大非述而不作之意矣。"[②]作为清代唯一的苏诗全集评点著作,纪氏《苏文忠公诗集》在编次上,全依查本《苏轼补注》,亦在卷三十五至四十三里分别收录"和陶诗"。此本对苏轼"和陶诗"加以较多的评论,这些诗评亦为"和陶诗"的艺术性以及创新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不少启发。成书于嘉庆九年(1806)的温氏《合笺》是专门为东坡"和陶诗"集注的书。关于此本之所以称"《合笺》",温氏自序曰:"以苏之全集有《合注》之名,故不敢专言注而但云笺也"[③]。此书原来是温氏《陶诗汇评》四卷的姊妹篇,其编次亦"按陶诗次序而递录之"[④]。即此书按照《陶渊明集》的编次,先收四言诗(卷一),次收五言诗(卷二至卷四),最后加附录(《和归去来兮辞》、《归去来集字》十首、《问渊明》)。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和陶诗"过去有很多流传形态。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到每个朝代都有其主要的流传形态。宋元时期主要以七集本系统的四卷单行本的形态传世;明朝,东坡"和陶诗"编入《东坡续集》卷三之后,各版本主要根据《续集》的编次体例来编"和陶诗";清朝,随着注苏诗的全面繁荣,东坡"和陶诗"主要收录于各注本而流传。尤其是自查慎行《苏诗补注》开始,冯氏《合注》、王氏《集成》,都是将"和陶诗"按其作诗年月与其

---

① 钱大昕《苏文忠公诗合注序》云:"若夫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编次失当者随条辨正而不易其旧,则先生之慎也。"(《合注》第2636页)

② (清)詹夔锡《陶诗集注》四卷附《东坡和陶诗》一卷,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本。

③ (清)温谦山纂订《和陶合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第3页。

④ 《和陶合笺》第2页。

他同时期作品混编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明代《续集》以来，东坡“和陶诗”越来越丧失其独立的面貌，最后与其他诗篇混合在一起。这与苏轼当初特别重视这些“和陶”之作，要把这些诗单编成册“以遗后之君子”的意图越来越相背离，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的总数

苏轼“和陶诗”的具体数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以前学术界大多跟从王文诰“共一百二十四首”的说法。实际上王氏的说法仍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本节拟在研究各版苏轼诗集收录的“和陶诗”数目以及诸家对它的计数方法上的差距的基础上，核实现存苏轼“和陶诗”的正确总数。

一、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一百二十四首说

首先再次引用苏轼寄给苏辙的那封信之语：

>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载有此段的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作于绍圣四年（1097）十二月十九日（以下简称“此日”）。因此，我们首先可以推定苏轼在“此日”之前写过一百零九首“和陶诗”。王文诰根据此条，在《集成》里，以“此日”为界，前收一百零九首；后收十五首的和陶诗，提出共有一百二十四首的看法。此后，大多数人跟从王氏的计数方法，因此，“共一百二十四首”[①]的数目，成为苏轼“和陶诗”计数上的通行说法。

但是，王氏的说法自身有些矛盾。这里拟从两个方面，指出他所犯的错误。

① （清）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四三，巴蜀书社，1985年，第5页。

第一,尽管他对自己的编年工作很自信[①],可是我们不能说王氏的编年完全正确。就苏轼“和陶诗”而言,某些诗篇,王氏认为是“此日”之前写的,但是还有人会认为是其后写的。若是王氏的系年有些错误的话,他的关于苏轼“和陶诗”的系年和计数的整个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我们比较容易找到王氏在系年上所犯的错误。宋刊《东坡和陶诗》依次收录了苏轼的《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和陶丙辰岁于下潠田舍获》、《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和陶酬刘柴桑》、《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第一篇题下有苏轼自序云:“小圃栽植渐成,取渊明诗有及草木蔬谷者五篇,次其韵。”[②]此五篇的陶渊明原诗和苏轼和诗都有言及“草木蔬谷”的地方[③]。孔凡礼先生据此在《苏轼年谱》中,将此五篇系在元符元年岁末,即“此日”之后。而王文诰把《和陶酬刘柴桑》和《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系在绍圣三年,即“此日”之前[④]。

第二,王氏没有弄清作为诗文计数单位的“首”字。顾易生先生说:“至于诗文的计数单位,唐、宋以来常用的‘首’字同早期常用的‘篇’字用法并无不同,两字可以互相替换。但是比篇低了一级并从属于‘篇’的‘章’却不可用‘首’字加以替换。”[⑤]就《陶渊明

---

① 王氏云:“自诰创立《总案》,排缵年月,密于查注百倍。”(《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凡例三十则》,《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第14页)

② 宋刊《东坡和陶诗》卷四。

③ 对此,本章第三节“苏轼‘和陶诗’的系年”部分会有仔细的论述。

④ 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1页。

⑤ 参见《苏轼诗集合注》顾易生先生“前言”(《合注》“前言”第32页)。而洪迈《容斋三笔》卷三“东坡和陶诗”条云:“陶之首章云:‘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后略)’坡和云:‘有客扣我门,系马门前柳。(后略)’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谓遂与比辙者哉!”(洪迈《容斋随笔》,孔凡礼点校,《历代史料笔记丛书》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6页)这里所谓“陶之首章”指《拟古九首》其一。这是“首”和“章”互相替换的例子。据此,有人会认为顾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不过,顾先生只是说“比篇低了一级并从属于‘篇’的‘章’却不可用‘首’字加以替换”。我们认为,顾先生还是较为明确地限定了“章”的范围,从而他所讨论的“章”与洪迈所说的“章”在用法上稍微不同。在本节讨论中,笔者所说的“章”都指顾先生所说的“比篇低了一级并从属于‘篇’的‘章’”。

集》而言，其中四言诗的算法，都与顾先生的说法一致，几乎没有人将四言诗的各章，看作是单独的一首诗。苏轼"和陶诗"中有四篇四言诗，《和陶停云》和《和陶时运》两篇各分四章；《和陶答庞参军》和《和陶劝农》两篇各分六章。而王氏却把这四篇二十章算为二十首。

从上述所论，我们可以说王文诰在系年和计数方法上都犯了一些错误，他的"此日之前一百零九首；之后十五首"的结合系年和计数的说法是不太可靠的。学术界对他的说法深信不疑的态度，应当加以纠正。

而王氏犯了这么较为严重的错误，其责任不光是在王氏一人的。事实上，王氏误用诗文计数单位"首"字，不过是沿袭前人的错误而已。谈到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王氏《集成》之前各版苏轼诗集的"和陶诗"数目以及诸家对"和陶诗"总数的看法。

二、各版本所收的"和陶诗"数目以及诸家之说

在现存苏轼诗集当中，最早收录苏轼和陶诗的殆为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据刘尚荣先生的考证，此书原刊于北宋末年（宋钦宗时），后于南宋淳熙七年庚子（1180）第一次修版重刊，又在庆元元年乙卯（1195）再次补版印行[①]。此书收录的和陶诗，共有一百零九首，其中包括《和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各一首。

如上一节所说，《旧王注》二十五卷没有收录"和陶诗"；施、顾注《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则共收一百零七首的"和陶诗"（卷四十一收五十四首；卷四十二收五十三首）。与宋刊《东坡和陶诗》相比，少录两首。这两首即《和陶东方有一士》和《和陶和刘柴桑》。"东方有一士"是陶渊明《拟古》其五的首句，苏诗还有次其韵的一首。至于《和陶和刘柴桑》，苏轼又有《和陶酬刘柴桑》。施注的编者可能一时疏忽，只看诗篇的题目，以为其中有些诗篇是重复的，最终没有全数收录。王文诰也说过："施注以其题复删去

---

① 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31—32页。

明矣。”[①]

明成化本《东坡续集》卷三，其目录上标明着“和陶诗一百二十首”八个字[②]。“和陶诗”的总数之所以增加到一百二十首，就是因为《续集》的编者把原属于《旧王本》卷二十五“杂赋类”的《集归去来诗十首》编入到“和陶诗”里，并且把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一篇也计入。因此，《续集》“和陶诗”项目里的诗篇，实际上就有一百十九首，在计数上把《诗引》算入其中的说法应该说是欠妥的。

以四言诗四篇二十章为二十首的算法，可能形成于明末，尔后一直到清末影响了很多苏诗注家。

明末刊行的全集本系统的《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卷三十一收七十八首；卷三十二收五十七首，一共收一百三十五首的“和陶诗”。卷三十一中有《和时运四首》、《和劝农六首》、《和停云四首》、《和答庞参军六首》。其实，各组诗在《续集》里还是各算一首。如上所说，《东坡全集》中“和陶诗”编次与《续集》完全一致。《集归去来诗十首》照样收录。因此，《东坡全集》中的“和陶诗”总数之所以与《续集》不同，就是因为二书在四言诗四篇的算法上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明万历年间问世的《东坡先生诗集注》卷三十二中的情况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在其“和陶类”项目里，四言诗四篇的诗题与《东坡全集》一样，并且也收录《集归去来诗十首》。除此之外，此本又把《问渊明》一首也分类为“和陶类”[③]。因此，此本的“和陶诗”总数增至一百三十六首。

清康熙间宛委堂翻刻的《施注苏诗》卷四十一收六十二首；卷四十二又收六十首，共收一百二十二首的“和陶诗”，与宋刊《注东坡先生诗》的数目不合。对此，翁方纲《苏诗补注》作了辨析：

---

① 《总案》卷四三，第5页。

② 苏轼《东坡七集》，《四部备要》集部宋别集第77册，据清光绪三十四年端方宝华盦翻刻明成化本排印，中华书局，1989年。

③ 《东坡先生诗集注》，明万历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 原本(指宋刊《注东坡先生诗》)卷第四十一追和陶渊明诗五十四首,今刻本(指宛委堂翻刻的《施注苏诗》)作六十二首。方纲按卷内诗实五十四首,《时运四首》原本作一首,若分之亦不是六十二也。
>
> 原本卷第四十二追和陶渊明诗五十三首,今刻本作六十首。按卷内诗实五十三首,新刻本分《停云》为四首,《劝农》为六首,又删《归去来》一首也。[①]

翁方纲忽略了四言《和陶答庞参军》在新刻本分为六首的情况。《和陶时运》、《和陶答庞参军》各分为四首、六首,《施注苏诗》卷四十一所收的诗总数,正好是六十二首。此外,如果包括《续补遗》卷上的《补和陶诗》二首(即《和陶东方有一士》及《和陶和刘柴桑》)的话,《施注苏诗》所收的“和陶诗”总数,一共是一百二十四首,这与王文诰所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

查慎行虽然在清代注释苏诗的历史上做出了杰出的成绩,但是他在“和陶诗”的计数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在《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中,说其总数为“一百三十六首”[②],即与《新王本》所收的数目一致,而在其《苏诗补注》的一段注文中,却又提出“一百三十三首”的说法。其注云:

> 施氏原本和陶诗二卷,凡一百零五首,《归去来辞》亦在数内。此十章(指《归去来集字十首》)向不载“和陶”卷中,今从新刻本采录,又增入补遗二章(指《和陶东方有一士》及《和陶和刘柴桑》)。自《饮酒二十首》起至此止,分编各卷,共一百三十三首,而《归去来辞》不与焉。[③]

此段话从开头就有很大漏洞。施氏原本“和陶诗”的总数无疑是

---

① (清)翁方纲《苏诗补注》,清乾隆年间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② (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又称《补注东坡编年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第10页。

③ 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三《归去来集字十首》注,第847—848页。

一百零七首，查氏却说"凡一百零五首"[1]。再者，查氏连基本的算数都犯了错误。查氏也把四言诗四篇二十章看做是二十首，并加《归去来集字》十首及补遗二首，最后减《和陶归去来兮辞》一首。这么算去，其结果当为一百三十二首(105+16+12-1 =132)[2]。应该指出查氏此段注的统计数字并不精确，不足以排在"和陶诗"计数的历代事例里。

作为《合注》的撰者，冯应榴自谓"学植浅薄，万万不及前人"、"摭拾旧编，了无心得"，是个十分谦逊的人[3]。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他对苏轼"和陶诗"的数目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是在此书的注里引用了一些有关前人的注而已。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而冯氏在《和陶时运》的注文中说："王本(指《新王本》)于'和陶诗'，一题数章者皆标明'若干首'，此诗亦然。是已先查氏而分章矣。"[4]他又在《和陶答庞参军》的注文中又说："王本'酬和'类(误，实为'和陶'类)，诗分六章，题有'六首'二字。宋刊施本、七集本皆合作一章。"[5]其实，四篇四言诗的"分章"，苏轼当时早就有了。苏辙《和陶劝农》诗序云："子瞻兄和渊明诗六章，哀儋耳之不耕"[6]。冯氏似乎认为《新王本》是"分章"的最初，此说有误。从他说"宋刊施本、七集本皆合作一章"的情况来看，他也可

---

① 查氏《苏诗补注》自卷四〇《和陶时运》至卷四二《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几乎每篇"和陶诗"的注云："施氏原本不载"(有时候，连载了若干首之后，在最后一首诗的注云："以上 X 首施氏原本皆不载")。这其中，除了《和陶东方有一士》注没错之外，其他都不符合事实。对此，冯应榴《合注》指出其错误，如云："查注云：'施氏原本(皆)不载'，误。"查氏又在《和陶停云》诗注云："施氏原本载此诗于《遗诗》卷中"，而冯氏云："施氏原本在《和陶》卷中，并不在《遗诗》卷中，查注误。"由此可见，查慎行没有仔细地核对过所谓"施氏原本"。这里的"凡一百零五首"的数目，可能也是查氏在没有核实宋椠施注本的情况之下所犯的错误。

② 或者会加《问渊明》一首，但是《问渊明》在查本《苏诗补注》中，收录于卷三二，明明在《和陶饮酒二十首》(载于卷三五)的前面。

③ 《合注》第 2634 页。

④ 《合注》第 2093 页

⑤ 《合注》第 2099 页。

⑥ 《栾城后集》卷五，《苏辙集》第 944 页。

能没有分清"章"、"首"两个单位的正确用法。由此可见，冯氏尽管没有直接提出过关于东坡"和陶诗"总数的看法，但如果他有自己的看法，大概也会与同时代人相差无几。

比《合注》晚十三年问世的温如能《合笺》，在最后一部分专门谈苏轼"和陶诗"的数目问题。其注云："周氏云：'和陶诗一百九篇'，然按其卷内，实一百二十四首，《归去来辞》不在数内。"又云："总计诗四言二十首、诗五言一百零四首，与删补本（指《施注苏诗》）、查氏本皆苻（符）其数。分为四卷，惟《和归去来辞》以非五言，故不与数内，《归去来集字》十首与《问渊明》一首，是亦'和陶'之类，故悉列附录，合计一百三十六首。"[1]可知，温氏本虽然有着"一百三十六首"的数目，但他把那十二首的作品收录于附录中，基本上坚持"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的看法。这也是与稍后王文诰的看法完全一致的。王文诰在这些前人计数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他自己非常自信的系年工作，终于产生了"此日"之前一百零九首，之后十五首，共一百二十四首的现在通行的说法。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对苏轼"和陶诗"的数目，历代有过较多的说法。但需要指出的是：《问渊明》一首及《归去来集字》十首，在严格的意义上不算是"和陶诗"；除了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所收的作品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苏轼"和陶诗"。明清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或不懂"和陶"的正确概念；或弄不清诗文计数单位的"首"字的正确用法，一时众说纷纭，造成今天的混乱局面。对此，刘尚荣先生说："清代学者在此问题上互相矛盾的说法，把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得十分混乱，今有澄清的必要。"[2]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既反映着宋人的计数方法，又在篇目上最为完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苏轼"和陶诗"数目的最为恰当的说法是"共有一百零九首"（《和陶归去来兮辞》一首算在数内）。

这"一百零九首"的数目，恰巧与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

---

① 温如能《合笺》第121页。

② 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29页。

引》中的“凡一百有九篇”一致。顾易生先生据此提出苏轼“和陶诗”一百零九首都写于“此日”之前的说法[①]。但是，在历代苏诗编年上，都有“此日”之后的“和陶”之作，尽管在其数量和篇目上互相有些差异。因此，在这一百零九首之中，只要有一首“此日”之后的作品，顾先生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苏轼“和陶诗”的系年实在是很难的工作，冯应榴就说：“和陶诗难分年月”[②]。相对来说，找一首“此日”之后的作品，却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苏轼在儋州的时候，昌化军使张中役兵修驿馆，给苏轼父子僦居之。元符二年己卯(1099)，张中坐此事贬雷州监司。此时，苏轼写了三首“和陶诗”给他送行。这三首诗为《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和陶于王抚军坐送客》(再送张中)、《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③]。所以，“此日”之后还有“和陶”之作，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顾先生与王文诰一样，过于执著于苏辙那篇引中的数目，才犯了这样的错误。

那么，对苏辙引中的数目，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未收此引，在现存的各版苏轼诗集之中，最早收录这篇引的殆为宋刊《注东坡先生诗》[④]。此后，《东坡续集》及茅维的《东坡先生诗集注》收载东坡“和陶诗”时，前面都

---

① 《苏轼诗集合注》顾易生先生“前言”(《合注》，“前言”第31-32页)以及顾先生《苏轼的诗歌及其时代》一文中(《顾易生文史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8页)，都有相关的论述。

② 《合注》第2059页。

③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307-1312页；管林《苏轼“和陶诗”系年》，《东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8-189页。

④ 两足院本《东坡集》有这篇引。考虑到两足院本《东坡集》与宋刊七集本的关系，我们可以推测宋刊《东坡和陶诗》原来也收载这篇引。据吉井和夫的研究，此两足院本的原刻部分应是出自南宋高宗朝(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简介》，《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第435页)。那么，此本的刊行比宋刊《注东坡先生诗》的问世(南宋宁宗嘉定年间)还要早。如果他的考证是正确的话，在现存各版苏轼诗集当中，最早收录苏辙之引的就是此本，而不是施注本。两足院本所载引文的文字，与施注本略同；与《栾城后集》有些出入。两足院本亦作“凡一百有九篇”(参见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校勘记(二)——东坡和陶诗(下)》，〔日〕《文艺论丛》第三十号，第86页)。

有这篇引。而在现存版本当中，最早收录这篇引的，其实不是《注东坡先生诗》，而是苏辙的《栾城后集》。其文字与其他版本有些出入。就本书所关注的"凡一百有九篇"而言，《栾城后集》作"凡百数十篇"[①]。两者之中，哪个是更可靠的，实在很难确定。不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提要云："盖集为辙所手定，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故自宋以来，原本相传，未有妄为附益者。"可见苏辙的文集基本上保存了其原貌。所以，我们不妨说"凡百数十篇"可能是苏轼书信中的原来文字。"凡百数十篇"是概数，而不是确数。苏轼写那封信的时候，可能还没仔细地数过自己所写"和陶诗"的数目。因此，我们认为在苏轼"和陶诗"的计数上，我们不必再拘泥于其他版本苏辙引中的"凡一百有九篇"的数目[②]。

不过，所谓"凡百数十篇"在感觉上比苏轼"和陶诗"的总数一百零九首还要多。我们还不能排除苏轼当时写过一百零九首以上的"和陶诗"的可能性。因此，与其说苏轼写过一百零九首"和陶诗"，不如说现存苏轼"和陶诗"的总数是一百零九首[③]。

---

① 《栾城后集》卷二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苏辙集》第1110页)。

② 或者可以推论为：刊行《东坡和陶诗》四卷之前，编者(不知何人，或谓苏轼本人)可能重新数好集中所收作品的数量后，修改了原来的文字。可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要证明此事，需要更多的证据。录以备考。

③ 苏籀《双溪集》云："和陶诗《拟古九首》亦坡代公作。"此文的"公"即指苏辙，苏籀是苏辙的孙子(参见《合注》第2394页)。因此，苏辙的《和陶拟古九首》原来由苏轼创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合注》卷四二《和陶拟古九首》注又云："明焦竑《外集序》云：'此九首本子由作。'今按，子由自有次韵诗九首，焦氏所云未确。但苏籀《双溪集》指《栾城集》中《和陶拟古九首》'亦坡代公作'，今已列入'他集互见'卷末。或先生此九首为子由代作，子由九首为先生代作，未可知也。"(《合注》第2157页)对于这个问题，王文诰《总案》否定其代作的可能性云："今考公(指苏轼)第八首'城南有荒池'，子由何从知之？第九首'黎山有幽子'，子由何从见之？若子由之'海康杂蛮蜒'一首，公可代作，而'邑中有佳士'六句，实有所指，公亦何从备知其细，此非代言所能尽也。"(《总案》卷四一，第6页)其说很有说服力，今暂从之。

第三节　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与苏轼“和陶诗”系年

关于宋刊《东坡和陶诗》的编次，有些研究已经表明，它是按照苏轼各篇“和陶诗”写成的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可是，这些研究对于该书所收的各篇的创作时间，还没有仔细地考证过。事实上，该书的编排顺序与通行的编年注本中的苏轼“和陶诗”的顺序不合。因此，我们拟在研究“和陶诗”本身、各种苏轼年谱以及诸家说法的基础上，考察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是否确实按照各篇创作的时间顺序编排。同时，重新探究苏轼“和陶诗”各篇的创作时间。

一、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上)

刘尚荣先生在《宋刊〈东坡和陶诗〉考》一文中，认为此书的编次“基本上编年”[①]。而关于这个说法，刘先生只举了一个例子，尚未详加叙述。因此，我们认为该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馀地。

关于苏诗的创作系年，目前最为通行的，殆为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说法。笔者将底本与《集成》进行对照，发现底本的编次与王氏《集成》上的编年不大相合。不过，王氏的说法并非不可摇动的金科玉律，从而我们还不能断定底本的编次与“和陶诗”各篇的创作时间无关。下文拟按照底本的编次，依次排列“和陶诗”诸篇的篇目，并分析“和陶诗”本身、苏轼本人与苏辙等同时代人的文字、各种《年谱》以及诸家的说法等，首先探讨底本中各篇是否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②]。

《和陶饮酒诗二十首》(1—1)　元祐七年(1092)

---

① 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30页。另外，顾易生先生也在《苏轼诗集合注》“前言”中，提出过同样的说法。见《合注》“前言”第27页。

② 篇目后面的数字，指底本上的卷数与卷内次第，如第一卷的第一个篇目标为“[1—1]”。

诗序云："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磐薄（一作'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馀。因和陶渊明《饮酒》二十诗，庶几髣髴其不可名者，以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苏轼在元祐七年（1092）二月任扬州知州，八月以兵部尚书召还。此诗作于该年二月到八月之间无疑。傅藻《东坡纪年录》（以下简称"《纪年录》"）谓作于七月[1]，今从之。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1—2）　绍圣二年（1095）

诗序云："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 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田园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

苏轼在绍圣元年（1094）八月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十月到惠州贬所。此诗是岭海时期"和陶诗"的最初作品，并考虑到绍圣二年重九的前几日，苏轼写了《和陶咏贫士七首》（详后），此《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无疑作于绍圣二年（1095）三月四日。

《和陶咏二疏》（1—3）、《和陶咏三良》（1—4）、《和陶咏荆轲》（1—5）

查慎行《苏诗补注》（简称"查注"）编次，此三诗作于绍圣三年丙子之春。王氏《集成》从之。而上世纪 80 年代重返中土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简称"《施谱》"）将此三首次于绍圣二年[2]。

在查注本中，此三首前有《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关于《和陶形赠影》至《和陶咏荆轲》的编次，查慎行云："《形赠影》以下'和陶诗'六首，皆'和陶诗'也。旧本（指宋刊施注本）刻《归园田居》后，今分编于此。"[3]可见，查氏根据施注本的编次，并编此六诗。但是，他将这六首次于绍圣三年之春《新年五

①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据宋黄善夫家塾刻《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435 页。

② （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王水照整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 90 页。

③ 查慎行《苏诗补注》第 796 页。

首》之后，不知何据。

按施注本编次，这六首后载《和陶答庞参军（四言）》、《和陶咏贫士七首》。查氏将《和陶咏贫士七首》已经次于绍圣二年秋，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把《和陶形赠影》以下六首次于其前。我们据《施谱》把《和陶二疏、三良、荆轲》系于绍圣二年，并考《和陶归园田居》与《和陶咏贫士七首》的作诗年月，谓此三首的写作时期大约是该年三月至重九之间。

《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及邓治中》（1—6）

查注将此诗系于元符二年己卯。王氏《集成》谓此诗是绍圣四年丁丑十月作。

按：查、王二说，都与底本编次不合。王氏《总案》云：“此诗有‘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诸句，以《（和陶）停云》诗叙‘立冬风雨无虚日’之说合观，则绍圣丁丑十月作也。如谓后两年秋冬作，公已在新居，何至破败若是哉？查注编己卯《冬至》诗前，《合注》从误，今改编。”[①]这里暂从之。

《和陶形赠影》（2—1）、《和陶影答形》（2—2）、《和陶神释》（2—3）

《纪年录》元符元年条云：“（正月）二十三日，书渊明《形、影、神》诗付过，仍和其韵。”[②]王氏《总案》云：“此三诗，施注和陶集，与《二疏》、《三良》、《荆轲》并编在《归园田居》后，故查注并编惠州卷内。若以王注（指《新王本》）考之，则三诗别立又不同也。今以《纪年录》所载，如或有伪，当无书三诗付过之说，是必确有所本也，故如其编云。”[③]

按《新王本》中，《和陶二疏》、《三良》、《荆轲》与《和陶形、影、神》相隔较远。王文诰先考虑到这一点[④]，又根据《纪年录》的记

---

① 《总案》卷四一，第 7 页。

② 《纪年录》，《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 444 页。

③ 《总案》卷四二，第 2 页。

④ 其实，对于查注并编该六首的问题，冯应榴早就提出异议。《合注》云：“施本如此，至《七集》本则相隔甚远。”王文诰可能受到冯氏这条注的启发。

载，把《和陶形、影、神》系于元符元年二月[1]。但需要指出的事，在《新王本》中，两组诗相隔较远，这并不是表明两组诗的创作时期亦相隔很远的。《新王本》“和陶诗”的编次，如前面所说，基本上跟从《续集》卷三的编次。而《续集》卷三及《新王本》中的东坡“和陶诗”的编次，与作品的创作时期毫无关系。比如，《和陶饮酒二十首》无疑是东坡“和陶”之最初，而此两本中却将它排在第二十七题。并且，同是绍圣二年的作品，《和陶归园田居》排在第四题；《和陶贫士》排在后面（《续集》中为第四十三题，《新王本》中为第四十二题）。

查慎行、王文诰等清代学者，都未见《施谱》。《施谱》将此三首次于绍圣二年，《和陶二疏、三良、荆轲》之后，本书从之。

《和陶东方有一士》(2—4)

查注本将此诗编于《和陶时运》之后，谓惠州作。查注本此诗末有一条“公自注”云：“此东方有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绍圣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东坡居士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写和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2]

对于该“公自注”，冯氏《合注》云：“此段自注全见《东坡题跋》。此诗《七集》本、王本作‘公自注’亦止‘渊明即我也’以上数句，至‘绍圣三年’以下数句，诸本俱无，惟查本有之。今考《东坡题跋》标称《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并不云书和诗也，故末云‘既觉，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乃查氏增入‘和’字而并作自注，非也。且恐《七集》本、王本，以前段数句作公自注者亦非。”[3]今看底本，实无该“公自注”，可见冯氏之说甚是。查注有“绍圣三年”以下数句并增入“和”字，可能是参照《纪年录》绍圣三年丙子

① 《总案》引用《纪年录》的时候，“二十三日”之前还加“是年二月”四个字，似误。孔凡礼先生《年谱》谓正月之事。

② 查慎行《苏诗补注》第807页。

③ 《合注》第2095页。

条的结果。《纪年录》云:“二十一日,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和渊明《东方有一士》诗。”而《纪年录》此条的文字,实亦与《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1]几乎一致,不太可靠。因此,我们不能据它推定此诗的创作时期。

王氏《集成》,先将《和陶拟古九首》系于绍圣四年九、十月间,又将此诗附于其后,意谓同时作于儋州,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从之。

按:诗中所谓“岭茅瘴”殆指岭南地区的黄茅瘴。而孔凡礼点校本《苏轼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书》其一云:“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苏轼此信是儋州时期写的。由此看来,《和陶东方有一士》很可能作于惠州。黄茅瘴是岭南在秋季草木黄落时的瘴气[2]。假设苏轼在黄茅瘴猖獗的时期写该诗,绍圣二年、三年都可以。因为苏轼绍圣元年十月至惠州贬所,绍圣四年四月离惠州往儋州。如果该诗作于绍圣二年,这与底本编次相合。因此,我们将此诗次于绍圣二年秋季。

《和陶咏贫士七首》(2—5)

诗序云:“予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俯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诗七篇,以寄许下、高安、宜兴诸子侄,并令过同作。”可见,此诗作于绍圣二年(1095)重九前几日。

《和陶九日闲居》(2—6)

诗序云:“明日重九”,可见,此诗作于九月八日。

《施谱》将此诗次于绍圣三年。

按:《施谱》绍圣三年丙子条诗篇的系年,似乎有些错误。除了“和陶诗”以外的作品中,《槐叶冷淘》、《次韵程正辅江行见桃花》、《追饯正辅至博罗》、《游博罗香积寺》、《春日与许进士野步》、

---

① 《东坡题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据津逮秘书本影印,中华书局,1985年,第40页。而该文中,其写作时间作“绍圣二年二月十一日”。

② 苏轼《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诗云:“阵云冷压黄茅瘴,羽扇斜挥白葛巾。”(《苏轼诗集》卷一四)王注引《通真子·瘴气论》曰:“岭南瘴犹如岭北伤寒也。从仲春讫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讫孟冬,行黄茅瘴。”

《初食荔枝》、《酒醒步月理发而寝》、《连雨江涨》、《江月》、《迎程正辅游字韵》、《同正辅游白水山香积寺》、《记梦中论神仙道术》、《残腊独出》、《和定惠钦老》等诗[①]，据王文诰和孔凡礼先生的考证，都是绍圣二年的作品。《和陶九日闲居》载于《连雨江涨》之后、《江月》之前。由此看来，此诗也有可能是绍圣二年的作品。若是这样，与底本编次相合。

而诗云：“登高望云海，醉觉三山倾。”查注云：“诗中有‘登高望云海’之句，故知此诗为海外作，今从和陶卷中分编。”[②]查氏将此诗系于绍圣四年，王氏《集成》从此。《纪年录》谓此诗作于元符元年，孔凡礼先生从此[③]。“云海”虽然还有“广阔无垠的云”的意思，但是，其他“和陶诗”中的用例[④]，都指“广阔无垠的大海”。由此看来，此诗应该作于海南，查氏之说甚是。至于绍圣四年还是元符元年的问题，《纪年录》必有所据，本书从之。

无论怎样，底本的编者认为此诗作于绍圣二年，明矣。

《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2—7)

诗序云：“十月初吉，菊始开，乃与客作重九。因次韵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一首。”先可知此诗作于某年十月一日。清邵长蘅等《施注苏诗》云：“公自注：海南气候不常，有月即中秋，有菊即重阳。”[⑤]查氏《苏诗补注》据此把此诗系于绍圣四年丁丑十月。

今看底本，其中没有此条“公自注”。冯应榴还发现施氏原本无“公自注”三字之后云：“查本引此条作‘公自注’，诸本所无。施本凡公自注者皆作‘东坡云’，此条有‘《杂记》’二字，可知非此诗

---

① 这里所举的诗题，与王氏《集成》等其他版本稍异。其中，《同正辅游白水山香积寺》，实为两首，《集成》中题作《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与正辅游香积寺》。

② 查慎行《苏诗补注》第817页。

③ 孔凡礼在《苏轼年谱》卷三六中又将此诗系于绍圣四年九月八日，未知孰是。

④ 《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云：“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和陶拟古》其九云：“欲为中州信，浩荡绝云海”；《和陶杂诗》其七云：“潮阳隔云海，晚岁傥见客。”

⑤ 邵长蘅《施注苏诗》第678页。

自注矣。查注非矣。"[①]冯氏只指出查注之误，没有点明邵氏本已有此错。最后，王氏《集成》澄清了这些混乱。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考虑所谓"公自注"以下的文字了。

《纪年录》绍圣二年乙亥条云："十一月一日，菊花始开，和渊明《己酉岁重九》诗。"王文诰据此把此诗系于乙亥年十月。但如王氏所指出，《纪年录》所谓"十一月"误。

而《施谱》把此诗次于绍圣三年丙子。

按：诗中提及"万家春（施注云：'谓岭南万户酒'[②]）"。王文诰《总案》云："惠州诗多用万家春酒，此诗亦有之。儋州则绝不用也。"《总案》又云："若广、惠、端、韶诸郡，菊开九月之杪，盛于十月，至十一月，天阴风冷，花叶立败，在处僵槁，验之三十载，岁岁如此也。"[③]由此可见此诗应该作于惠州。绍圣四年十月，苏轼在海南。南迁后，"和陶"之什，从绍圣二年三月开始。因此绍圣二年、三年之说都可以。而《施谱》将作于绍圣二年的《和陶咏贫士》次于绍圣三年。并且，在《施谱》绍圣三年丙子条中，《和陶咏贫士》与此诗之间的二题（《迎程正辅游字韵》、《同正辅游白水山香积寺》）和此诗之后的二题（《记梦中论神仙道术》、《残腊独出》），都应该是作于绍圣二年的。因此，我们从王氏《集成》编次，把此诗系于绍圣二年十月一日。

《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2—8)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有《子瞻和陶公〈读山海经〉诗，欲同作而未成。梦中得数句，觉而补之》一首。《栾城后集》中，这首诗的前一首是《石盆种菖蒲甚茂，忽开八九华，或言此华寿祥也。远因生日作颂，亦为赋此》；后一首是《成都僧法舟为其祖师宝月求塔铭于惠州，还过高安，送归》。据孙汝听《苏颍滨年表》，前者作于

---

① 《合注》第 2128 页。

② 《施顾注苏诗》卷四一，第 29 页。

③ 《总案》卷三九，第 14 页。

绍圣三年二月;后者作于同年三月[1]。足见苏辙《子瞻和陶公〈读山海经〉诗……觉而补之》诗,约作于绍圣三年二三月间。据此,我们首先可以推知苏轼《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作于苏辙诗的稍早。

其一云:“今日天始霜,众木敛以疎。”王氏《集成》据此云:“此乙亥(绍圣二年)秋作也。”同年作《江月五首》序云:“岭南气候不常。吾尝曰:‘菊花开时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今岁九月,残暑方退,既望之后,月出愈迟。”(《苏轼诗集》卷三九)足见惠州该年季秋的天气还算暖和,不会有“天始霜”的事情。王氏《总案》编次,《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作于该年七月,似误。

按:《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条引用的王氏《总案》语中的情况(详前一项),大致上与此诗所谓“众木敛以疎”的情况相合。故今将此诗系于绍圣二年十一月。

《和陶游斜川》(2—9)

诗序云:“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城游作。”王氏《总案》云:“此诗,戊、己二年皆可作。查注即以戊、己诗合为一卷,而此诗不编己卯,则前后诗皆混,今改编。”因此,王氏《集成》以此诗改列己卯(1099)之首。而《施谱》将此诗列于绍圣三年(1096)诗作之首。

按:苏过《斜川集》有次韵诗,题作《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其诗云:“岁丰田野欢,客子亦少休。”这与苏轼笔下的元符二年正月的儋州情况不合。元符元年十月(据孔凡礼说),东坡作《记藷米》(《文集》卷七十三)说:“今岁米皆不熟”;《与侄孙元老书》(第一简,《文集》卷六十)又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由此可见,王氏之说不当。而绍圣二年《与程正辅书》(第四十七简,《文集》卷五四)说:“今来秋大熟,米贱已伤农矣。”这正与

---

①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297页。此书收录的《苏颍滨年表》是据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明《永乐大典》本影印的。

苏过次韵诗的诗意相符。因此，此诗应该作于绍圣三年正月五日[1]。

《和陶和郭主簿二首》(2--10)

诗序云：“清明日闻过诵书，声节闲美。……乃和渊明二篇，随意所寓，无复伦次也。”查注本编次此诗作于元符元年戊寅。而《纪年录》谓此诗作于元符三年庚辰(1100)，王氏《集成》从之。

按：《施谱》把此诗系于绍圣三年丙子，《过何道士问疾》(《集成》题作《二月八日，与黄焘、僧昙颖过逍遥堂何道士宗一问疾》)诗后。诗(其二)云：“家书三万卷，独取服食诀”，这似乎与儋州时期的情况不合。如《与程全父书》(第十一简，《文集》卷五五)云：“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据此，可以想见苏轼贬海外时，没有带过所谓“家书三万卷”。因此，本书从《施谱》，把此诗系于绍圣三年三月清明日。

《和陶移居二首》(2—11)

诗序云：“余去岁三月，自水东嘉祐寺，迁居合江楼。逮今一年，多病寡欢，颇怀水东之乐。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父老云：‘此古白鹤观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诗。”

苏轼另外一首《迁居》诗序云：“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足见《和陶移居二首》诗引所说的“去岁三月”便是绍圣二年三月，此诗应该作于绍圣三年(1096)三月顷。

《和陶和刘柴桑》(2—12)

诗云：“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苏辙《墓志铭》：“初僦官屋

---

[1] 舒大刚、蒋宗许等校注的《斜川集校注》(巴蜀书局，1996年，第37-38页)以及吴定球《苏轼〈和陶游斜川〉诗系年考辨》(《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亦认为此诗作于绍圣三年。他们都除了本书所举的证据之外，还拿出了其他一些证据。笔者认为那些证据都较为可靠，兹不赘述。

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1]《宋史》本传（卷三三八）的记载略同。王氏《总案》据此，将此诗系于元符元年四、五月间。《集成》云：“此诗乃被逐后城南卜筑之作。”《集成》又谓诗中所谓“邦君”是昌化军使张中[2]。

按：《施谱》绍圣三年条的诗作中，有《和渊明刘柴桑》。或指《和陶酬刘柴桑》；或指《和陶和刘柴桑》，不明。而《施谱》中，《和渊明刘柴桑》之前有《和渊明移居》。如果《施谱》中的《和渊明刘柴桑》指《和陶和刘柴桑》的话，这与底本的编次完全一致。诗云：“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此或指绍圣三年卜白鹤峰新居之事。但诗又云：“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绍圣三年七月朝云去世，翌年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详后）。从此二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新居已经筑成，而且苏轼身边没有一个女人陪伴。由此看来，绍圣三年之说似乎欠妥。因此姑从王氏《集成》之说。

《和陶和张常侍》(2—13)

诗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酒尽，取米欲酿米亦竭。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于予，因读渊明《岁莫（暮）和张常侍》诗亦以无酒为叹，乃用其韵赠二子。”

诗云：“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丙子十二月十九日（阳历：1037年一月八日）。按照传统的年龄算法，绍圣三年丙子（1096）苏轼便是六十一岁，此诗之作应在此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和陶答庞参军（四言）》(2—14)

诗序云：“周循州彦质，在郡二年，书问无虚日。罢归过惠，为余留半月。既别，和此诗追送之。”

据《和陶时运》诗序，所谓“白鹤峰新居”成于丁丑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东坡便自嘉祐寺迁入。

---

① 《苏辙集》第1126页。

② 《苏轼诗集》第2311页。

在惠州时，苏轼与循州知州周彦质（字文之）、惠州知州方子容（字南圭）二人相处甚好。二人曾酬唱，各作“阴”字韵一首，苏轼先后四和其诗。其题各为：《次韵惠循二守相会》、《又次韵二守许过新居》、《又次韵二守同访新居》、《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以上四首都收于《苏轼诗集》卷四十）。第一首云：“南堂初绝斧斤音……犹望携壶更一临。”即新居筑成后，邀请此二人来作客也。此二人便许其邀请，同访新居（第二、第三首）。施注在第四首的注文中，引用苏轼的墨迹云：“蒙示二十一日别文之后佳句，戏用元韵，记别时事为一笑。”[①]这里的“二十一日”应该属于绍圣四年二月。理由是：周彦质为苏轼在惠州留住了半个月。绍圣四年闰二月，假如周彦质在闰二月二十一日离开惠州的话，那么他是在闰二月六日前后才来到惠州的。这便与《次韵惠循二守相会》诗中的“南堂初绝斧斤音”的情况不合。由此看来，周循州无疑是在绍圣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离开惠州的[②]。

《和陶答庞参军（四言）》是周彦质离开惠州之后“追送之”的作品，应该作于绍圣四年二月末。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在第一、第二卷中，几乎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只不过，（2—6）和（2—12）两篇的编次，从《施谱》的系年来看，确实考虑到作诗时间，这两篇或可能作于另一时间。（1—6）则没有其他的证据，待考。

---

① 《施顾注苏诗》卷三七，第16页。

② 《苏轼词编年校注》认为苏轼的词《虞美人》（定场贺老今何在）、《减字木兰花》（琵琶绝艺）、《浣溪沙》（道字娇讹苦未成）、《浣溪沙》（桃李溪边驻画轮）等作品所吟咏的对象，就与循守临行所出之能琵琶的小鬟为同一个人，所以这些词与《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诗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此书将这四首词与《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诗都系于绍圣四年二月末（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792—793页）。此外，张志烈也将《减字木兰花》（琵琶绝艺）系于绍圣四年二月（张志烈《论东坡惠州词》，《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0页）。

二、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下)

然而，宋刊《东坡和陶诗》后两卷的诗篇编次，却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和陶时运》(3—1)

诗序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咏渊明诗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庐。’似为予发也，乃次其韵。长子迈，与予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馀，不能无欣然。”

按：《文集》卷五十五《与林天和二十四首》第十简云：“贱累闰月初可到此。”第十一简云：“承问贱累，正月末已到赣上矣，闰月上旬必到此也。”由此可见，苏轼长子迈大约在闰二月初到惠州。此诗第四章云：“子孙远至，笑语纷如。剪鬒垂髫，覆此瓠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余。”即描述骨肉团圆后的欢乐气氛。可断定此诗作于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初无疑。王文诰《总案》卷四十把诗引及诗中的内容，当作尚未发生的事情[①]，在《集成》中，将此诗系在《次韵惠循二守相会》至《和陶答庞参军》五首的前面，似误。

《和陶止酒》(3—2)

诗序云：“丁丑岁，余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元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此诗应该作于绍圣四年六月中，在雷州。

《和陶拟古九首》(3—3)[②]

诗云：“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其四)“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其五)“来孙亦垂白，颇

---

① 王氏《总案》卷四〇云：“诰按，和陶诗叙与诗，已将迈挈诸孙至惠叙入，是时实未至也。”(第14页)

② 至于这组诗的编排顺序，宋刊《东坡和陶诗》与施注本系统的书(包括查注、《合注》、《集成》)不同。宋刊《东坡和陶诗》中，此组诗的顺序全依《陶渊明集》中的原诗的顺序。而施注本系统的书，将原来的其五移到这组诗的最后，作其九，原来的其六至其九，依次前移，作其五至其八，反而不如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合理。

识李崖州。”(其八)“欲为中州信,浩荡绝云海。”(其九)足见,这些诗应该作于儋州。

《栾城后集》卷二收苏辙的次韵诗,题作《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孔凡礼先生《苏辙年谱》将此九首次于元符元年(1098)六月前[1]。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当然作于苏辙次韵诗之前,而其具体创作时间,还难以确定。

《施谱》将此组诗次于元符元年,温如能《合笺》卷三亦云:“查氏编次谓海南作,应是元符戊寅作于儋州无疑。”[2]而王氏《集成》将此组诗系于绍圣四年九月间。

按:其五云:“遗我吉具(一作‘古贝’)布,海风今岁寒。”可见,此诗作于冬天,抑或还不到冬天之时。然则,我们可以推定此组诗作于绍圣四年冬季或稍前。而孔凡礼《苏轼年谱》认为“其五”(底本作“其六”)似作于高州,以后汇入此组诗之中。此诗首二句云:“冯冼(一作‘冼’)古烈妇,翁媪国子(应为‘于’之误)兹。”据光绪《高州府志》卷九《建置二·坛庙》条,至雷、琼者皆经过该高州冼夫人庙。所谓“于兹”便是此诗作于高州的证据[3]。足见,《和陶拟古》“其五”应该作于苏轼抵达雷州之前。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其五”以外的《和陶拟古》诸篇也或许未必作于同一时期。其中,某些诗篇还有可能作于元符元年。今暂且将九篇都系于绍圣四年冬。

《和陶杂诗十一首》(3—4)

底本子由继和之作有题下注云:“时有赦书北还。”其五亦云:“念兄当北迁,海阔煎百虑。往来七年间,信矣梦幻如。”足见,苏辙该组诗作于元符三年庚辰。《苏颍滨年表》元符三年庚辰条亦云:“二月癸亥,辙量移永州安置。辙有《次韵子瞻和陶渊明杂诗

① 孔凡礼《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574页。
② 温如能《合笺》第85页。
③ 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269页。

十一首》。"[1]而该年二月，苏辙可能还没得到"移永州"之告命。此时朝廷刚刚发了苏轼、苏辙等人的移住之命。考虑到苏轼该年五月才得到此命（详后《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条），可以推知苏辙也在五月前后得到"移永州"之命。由此看来，苏辙次韵的十一首应该作于该年五月遇赦之后；东坡的和诗亦应该作于苏辙继和之作的稍前。

东坡和诗其七云："昔与吴远游，同藏一瓢窄。潮阳隔云海，岁晚倘见客。伐薪供养火，看作栖凤宅。"其中，"岁晚"透露着该篇作于冬季的消息。据王氏《总案》卷四十二，元符元年三月，吴复古（子野）渡海来访。由此看来，其七很可能作于绍圣四年冬。孔凡礼《苏轼年谱》据此将十一首全部系于绍圣四年之冬。

按：该组诗的各篇未必作于同一时期。这与《和陶拟古》其六（《集成》作"其五"）很可能先作于高州，以后汇入的情况类似。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和陶杂诗》其八亦或作于惠州。其诗云："越子古成人（一作'之'），韩生教休粮。"又云："鹅城见诸孙，贫苦我为伤。空馀焦先室，不传元化方。遗像似李白，一奠临江觞。"当然，此诗还有可能是诗人在儋州回忆惠州时期的事情而写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该组诗的完成应该还是元符三年之事，因为苏轼此组诗的完成与苏辙的继和之间的时间相距不会那样远。因此，本书以其完成时点为基准，将该组诗系于元符三年五月得赦书之稍前。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4—1)

《施谱》把此诗次于绍圣四年，《夜梦》诗之后。王氏《集成》编次亦同。《夜梦》诗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馀日矣。"《和陶连雨独饮》应该作于《夜梦》诗的稍后。第二首云："清风洗徂暑，连雨催丰年。"这正透露着此二首作于秋天的事实。因此，我们将此诗系于该年秋天，比《和陶劝农》和《和陶停云》稍早，大约是七、八月间。

---

①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299页。

《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4—2)

诗引云:"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予亦欣然许之。名其屋曰载酒堂,用渊明《怀古田舍》韵,作二首。"

查注本编次,此诗作于元符二年己卯。对此,温氏《合笺》云:"查氏编次,此诗应是己卯在儋未移居,军使张中未被黜之前作。"[①]

王氏《集成》将此诗编于《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之后,谓绍圣四年十一月作。管林从王氏之说,认为此诗作于张中无嫌疑之时[②]。今看《施谱》,把此诗亦次于绍圣四年。王氏说"十一月作",不知何据。我们仅将此诗系于此年秋冬间。

《和陶劝农》(4—3)

诗序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杭秫(一作'稌')不足于食,乃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润(应为'渊'之误)明《劝农》诗,以告其有知者。"足见,此诗作于海南岛。

底本苏辙的继和之作(《栾城后集》卷五,其题为《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其引云:"子瞻兄和渊明(《栾城后集》有'劝农'二字)诗六章,哀儋耳之不耕。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余(《栾城后集》作'予')居之半年,凡羁旅之所急,求皆不获,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穷,庶几(《栾城后集》作'庶或')有劝焉。"

《苏颍滨年表》绍圣四年丁丑条说:"六月丁亥,至雷州。有《谢到州表》(指《栾城后集》卷十八《雷州谢表》)。"[③]

由上列可知,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作于贬雷州半年的时候,大约是绍圣四年十二月。苏轼的《和陶劝农》则必定是作于该年秋冬间,应该比苏辙和诗的创作时间稍早一些。

---

① 温如能《合笺》第51页。

② 管林《苏轼"和陶诗"系年》,《东坡诗论丛》第185—186页。

③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298页。

《和陶停云》(4—4)

诗序云:“自立冬以来风雨无虚日,海道断绝,不得子由书。乃和渊明《停云》诗以寄。”

苏辙继和之篇(《栾城后集》卷五,其题作《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停云诗》)序云:“丁丑十月,海道风雨,儋、雷邮传不通。子瞻兄和陶渊明《停云》诗(《栾城后集》无‘诗’字)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辙亦次韵以报。”

由此可见,苏轼此诗作于绍圣四年十月前后,明矣。

《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4—5)、《和陶于王抚军坐送客》(再送张中)(4—6)、《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4—7)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八,元符二年四月丙子(初四日)广西西路都钤辖程节、户部员外郎谭掞、提点湖南路刑狱梁子美,坐不觉察昌化军使张中周恤苏轼而降授[①]。估计张中贬雷州监司,殆为此时之事。《和陶于王抚军坐送客》云:“悬知冬夜长”,可见张中到此年冬天才离开儋州。因此,此三篇应该作于元符二年己卯冬张中临行时。

王氏《总案》把第一篇系于此年三月,其他两篇各系于十一月、十二月,相隔稍远。

按:施注本中,第一篇与其他两篇相隔离,王氏应该根据施注本的收录情况[②]。不过,我们认为证明第一篇作于三月而不能与其他两篇并编,这个证据还不够。

《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4—8)、《和陶丙辰岁于下潠田舍获》(4—9)、《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4—10)、《和陶酬刘柴桑》(4—11)、《和陶和胡西曹》(4—12)

第一篇序云:“小圃栽植渐成,取渊明诗有及草木蔬谷者五篇,次其韵。”

---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黄认周等辑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752页。

② 《总案》卷四二云:“此诗(《和陶与殷晋安别》)作于前,施编亦分列,今改编于此。”

陶渊明原诗第一、第二篇都咏收获庄稼之事，第一篇云："日入负禾还"，第二篇云："贫居依稼穑"，又云："司田眷有秋"。第三篇云："南窗罕粹（《陶集》作'悴'）物，北林荣且丰"，第四篇云："新葵郁北牖，嘉穟卷（《陶集》作'养'）南畴"，第五篇云："晔晔荣紫葵"。

东坡和诗各篇亦言及"草木蔬谷"。第一篇云："早韭欲争春，晚菘先破寒"，第二篇云："黄崧（疑为'菘'之误）养土羔（一作'膏'），老楮生树鸡"，第三篇云："手栽兰与菊"，第四篇云："红藷与紫芋"。第五篇主要咏"长春（花）"，又用"黄菊"、"戎葵"来对比。

由此可见，此五篇便是苏轼诗序所说的五篇。

至于此五篇的写作时间，东坡和诗第二篇有"跨海得远信"之句，足见作于海南岛。孔凡礼认为此五篇作于元符元年岁末，其论据如下：

一、该年四月，苏轼被逐出官舍，买曾氏地南污池之侧，起屋五间，五月，屋成而迁居。诗序所云"小圃栽植渐成"，亦为迁居后事，"渐"字透露了这个情况。

二、第一篇云及"晚菘先破寒"；第三篇云及"安知岁将穷"；第四篇云及"穷冬出瓮盎"；第五篇云及"凋零岂容迟"，皆岁暮景象[1]。

孔先生的说法很有道理，这里从之。

王文诰《总案》认为《和陶酬刘柴桑》就是"白鹤新居莳植之作"，次于绍圣三年之末；又认为《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就是悼朝云的作品，次于绍圣三年十月《西江月》词之后[2]，并误。

《和陶示周掾祖谢》(4—13)、《和陶还旧居》(4—14)、《和陶赠羊长史》(4—15)、《和陶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4—16)、《和陶

① 孔凡礼《〈苏轼诗集〉编次订误》，《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206—207页。

② 《总案》卷四〇，第7、10页。

赴假还江陵途中作口号》(4—17)

《施谱》将此五篇次于元符三年。

按：该五篇如果作于元符三年，这与底本的编次大略相符。底本中，该五篇次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元符三年作)之前。

《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4—18)

诗云："北郊有大赉，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元符三年庚辰(1100)正月己卯(十二日)，哲宗崩，徽宗即位。据《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此月庚辰(十三日)，"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1]。此四句正是透露着苏轼闻赦之后的心情。

按：考虑到京师至海南的距离以及当时信息传递的速度等，苏轼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收到这个"赦天下"的消息。并且，《文集》卷十七《峻灵王庙碑》云："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诏徙廉州。"廉州离白鹤新居(在惠州)甚远。足见写此诗之时，苏轼尚未得量移廉州之告命。因此，我们把此诗系于该年五月前。

《和陶乞食》(4—19)

查注本将此诗编于元符戊寅、己卯卷中(卷四十二)，谓此诗作于儋州。王氏《集成》将此诗与《和陶和胡西曹》并编于卷四十。对此，《总案》云："此二诗施注和陶卷并编，查注因并编海外作。海外年荒米缺，时有匮乏之忧，甚至欲学龟息以不食，与《乞食》诗'幸有馀薪米，养此老不才'句不合。……今定为惠州作，并编则仍其旧云。"[2]

按：王氏断定《和陶和胡西曹》是悼朝云的作品，并考虑到施注和查注并编此二诗的情况，认为此二诗都作于绍圣三年丙子十月。而《和陶和胡西曹》，前文已经系于元符元年岁末。因此，将该二诗编于绍圣三年，恐非。至于"幸有馀薪米，养此老不才"，我们认为此二句还是反映儋州时期的情况。王文诰据《学龟息法》(《文集》卷七十三)以为儋州时期的苏轼不会有"馀薪米"。可是，

---

①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358页。

② 《总案》卷四〇，第7页。

他却忽略了《记藷米》(《文集》卷七十三)所说的情况。其文云:“南海以藷米为粮,几米之十六。今岁米皆不熟,民未至艰食者,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然儋人无蓄藏,明年去则饥矣。吾旅泊尤可惧,未知经营所从出。故书坐右,以时图之。”可见,元符元年儋州有过饥荒之忧,恰好当时有商船运米而来,因此食粮问题没有立即到太艰难的地步,而且苏轼应该还有些剩米。诗中的“幸”字可能反映出这些情况。

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记藷米》一文作于“戊寅十月二十一日”[①]。可以想见,从元符元年十月以来,苏轼一直非常担心“绝粮”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食粮危机很可能使他彻底感悟水、米等向来以为不值钱的东西却有“久不坏”的“至味”,因而和陶渊明的《乞食》诗,透露着这种感悟。不过,此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尚无确证。我们据《记藷米》的写作时间,姑且将此诗系于元符元年十月前后。

《和陶桃花源》(4—20)

诗云:“杞狗忽(一作‘或’)夜吠”,施注引《罗浮山灵异事迹记》云:“麻姑坛有枸杞树,时有赤犬见于树下,或天晴朗,时闻犬吠声。”诗又云:“蒲涧安期境,罗浮稚川界。”施注引《岭表录异》云:“菖蒲涧在广州城之东北十五里,涧中生菖蒲,多是一寸十二节。山半有菖蒲观。跨水有玉舄阁,即安期生上升之地。”[②]由此看来,此诗应该是惠州时期的作品。查注本将此诗次于元符三年,似误。

王文诰《集成》编次,将此诗系于绍圣三年,《迁居》诗之后。王氏《总案》云:“此诗,施注和陶卷置卷末,查注因编庚辰,《合注》从误。据石刻,公书此诗叙,遗卓契顺,后云:‘绍圣三年,岁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苏轼录于惠州白鹤峰新居思无邪斋,以遗卓契

①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381页。此书收录的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是据明成化四年程宗刻《苏文忠公全集》本影印的。

② 《施顾注苏诗》卷四二,第36页。

顺。'是时，方营新居，故即云新居耳。又其诗叙末，较各注本多九字云：'故和《桃源》诗以广其说。'由是考之，有此叙即有此诗，且尚在绍圣丙子四月前之作。今改编于此，庶有依据。"①

按："清和"是农历四月的俗称。王氏之说较为可靠，这里从之。

《和陶归去来兮辞》(4—21)

苏辙继和之篇序云："予谪居海康，子瞻以和渊明《归去来》之篇要予同作。时予方再迁龙川未暇也。"可见苏辙在已得移循州(龙川)之命而将要离开雷州(海康)的时候，收到苏轼的信。

据《苏颍滨年表》，元符元年三月癸酉(二十四日)，朝廷诏苏辙移循州安置；八月，苏辙至循州②。《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书白乐天集后》其一云："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谪龙川……秋八月而至"，与《苏颍滨年表》不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六(起元符元年三月癸亥尽其月)亦记载癸酉日"诏苏辙移循州"之事③。《栾城后集》的"元符二年"殆为"元符元年"之误。苏辙应该在元符元年六月，得"循州安置"之告命。因此，我们亦可推知苏轼《和陶归去来兮辞》大约作于该年六月的稍前。王氏《总案》把此篇次于该年二月，姑从之。

从上面的文字来看，宋刊《东坡和陶诗》卷三、卷四的编次，与作品的创作时间不大相符。特别是卷三的《拟古九首》、《杂诗十一首》和卷四的《桃花源》、《归去来兮辞》，似乎与创作时间无关，另有编排的原则。

对于《拟古九首》、《杂诗十一首》的编次，我们提出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这二十首诗，大部分是在儋州作的。但如前面所说，其中有些作品，可能不是在儋州作的。而且，从作品本身来看，各组诗中的作品或许未必作于同一时期。底本的编者，可

---

① 《总案》卷四〇，第4页。

②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第298-299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639页。

能考虑到这些情况，将该两组诗系于海南时期“和陶诗”的最前面。

第二个假设是：这两组诗，都有苏辙的继和之作。底本有每个诗题下先列陶渊明的原诗、接编苏轼的追和之诗、兼收苏辙继和之作的原则。那么，《拟古九首》、《杂诗十一首》两个诗题下的作品共有六十首之多。今看底本各卷的作品数以及页数如下：

第一卷：陶诗三十首、东坡和诗三十首、子由继和二十首，共八十首，二十一页。

第二卷：陶诗三十四首、东坡和诗三十四首，共六十八首，十九页。

第三卷：陶诗二十二首、东坡和诗二十二首、子由继和二十一首，共六十五首，十七页。

第四卷：陶诗二十三首、东坡和诗二十三首、子由继和三首，共四十九首，二十六页。

由此看来，底本的编者似乎曾考虑过各卷中的作品数量以及页数等。这可能与该两组诗在底本上的编次有关系。以上两个假设，或许可以加以考虑。

《桃花源》、《归去来兮辞》的编次，应该跟《陶渊明集》的编次有关系。《陶渊明集》中，《归去来兮辞》编于辞赋卷中；《桃花源》编于记传赞述卷中。底本的编者[①]，可能考虑到这个情况而将这两个篇目次于诗集的最后。

除了上面四个特例之外，卷三、卷四中的作品，大致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的。不过，(4—5 至 4—7)(元符二年己卯冬)与

---

① 曾枣庄认为《和陶诗》四卷是“东坡手自编者。”(《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 4 辑，第 203 页)这种说法根据苏辙《墓志铭》上的记载，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存宋刊四卷本的体例，是否由苏轼本人亲自确定，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不能轻易断定。并且，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提要所说的“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的情况。不过，苏轼生前曾经编辑、整理过自己的集子，可以说是大致符合事实的。

(4—8 至 4—12)(元符元年岁末)的顺序被倒置。或许是上面对这些诗的系年有误,而尚无确证,录以备考。并且,(4—18) 无疑是作于元符三年,但(4—19)是否作于同年,无法考证,尽管它有大致在儋州写成的可能。

总之,我们认为宋刊《东坡和陶诗》的编次,跟刘尚荣先生的说法一样,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编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些特例,如卷三的《拟古九首》、《杂诗十一首》和卷四的《桃花源》、《归去来兮辞》,以及还有一些作品的编次,因无确证,所以还是存在一些系年不合的问题。因此,我们在用该本来考察苏轼“和陶诗”的创作时间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这些问题。

三、馀论

尽管宋刊《东坡和陶诗》的编次基本上是编年,但其顺序与其他编年注本或年谱,差距还是很大。对此,刘尚荣先生举(4—8 至 4—12)为例,认为:“两相对照,应该说宋版《东坡和陶诗》编排得更合理,显示了很多优点、特长。”[①]

不过,宋刊《东坡和陶诗》中某些作品的编排似乎存误。比如,(4—13 至 4—17)五首,据该本的编次与《施谱》可以系于元符三年。但细味诗意,这五篇恐怕不是作于元符三年的。

(4—13)(《和陶示周掾祖谢》)写“出游城东古学舍,慨邦风之圮夷”[②],其首句云:“闻有古学舍”,殆咏至儋州不久时之事。

(4—14)(《和陶还旧居》),查注、王氏《集成》都认为是至儋州不久时的作品。孔凡礼先生亦云:“叙初至儋心情。”[③]

(4—15)(《和陶赠羊长史》)序云:“得郑嘉会静(一作‘靖’)老书,欲于海舶载书千馀卷见借。……次韵以谢郑君。”《文集》卷五十六《与郑靖老书》(其一)云:“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

① 刘尚荣《宋刊〈东坡和陶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 30 页。

② 《总案》卷四一,第 5 页。

③ 孔凡礼《苏轼年谱》第 1275 页。

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龟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诸史满前，甚有与语者也。借书，则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足见，这封信是收到郑氏所借的书之后写的。这封信中还提及他被逐出官舍，买地而起屋之事。据王氏《总案》卷四十二，此事发生于元符元年四、五月间。郑氏的书信应该在屋成、迁居后不久的时候到苏轼那里。那么苏轼什么时候得到郑氏的那封信，知道他“欲于海舶载书千馀卷见借”的事情，次陶诗韵以表示感谢还不太明确。王氏《集成》谓绍圣四年十一月之事，较有道理。本书姑从之。

(4—16)《和陶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咏“游城北谢氏废园”之感怀。诗云：“仰看桄榔树，女(一作‘玄’)鹤舞长翮。新年结荔子，主人黄壤隔。”可见此诗是某一年的年初作于儋州的。那么，元符元年、二年、三年都有可能。诗又云：“相如卖车骑，五亩亦可易。”此二句，王氏《总案》卷四十二曾云：“详味诗意，是时尚无卜居之事，故有卖车易亩之言也。今仍编戊寅(元符元年)春中。”[1]其说有道理。

(4—17)《和陶赴假还江陵途中作口号》写“郊行步月”。诗云：“白露净原野，始觉生(一作‘丘’)陵平。暗蛩方夜绩，孤云(一作‘萤’)亦宵征。”由此可见，此诗应该作于秋天。但元符三年秋，苏轼已经不在儋州。今暂从王氏《集成》编次，将此诗系于绍圣四年九月[2]。

由此看来，我们对宋刊《东坡和陶诗》的编排，不可以过于确信。并且，如前所说，某些诗篇在该本中的编次，眼下也无法考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该本的编排比其他的编年注本更合理的说法，值得我们商榷。我们应该把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与其他编年注本以及年谱一样，当成一个资料来看待，而不可以把它奉为苏轼“和陶诗”系年上唯一的基准。但该本为纠正以往苏轼

---

① 《总案》卷四二，第2页。

② 此外，如上所述，在(2－6)和(2－12)的编次上，底本似乎还犯了一些错误。

“和陶诗”系年上的错误，能提供不少信息，这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附录一　苏轼“和陶诗”系年表

以上述内容为基础，按照创作时间先后，我们将苏轼“和陶诗”加以排比见如下面表格。

纪年	作品名	备考
元祐七年(1092)壬申	《和陶饮酒诗二十首》	七月
绍圣二年(1095)乙亥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	三月四日
	《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	三月至重九之间
	《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	
	《和陶东方有一士》	秋季
	《和陶咏贫士七首》	重九前几日
	《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	十月一日
	《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	十一月顷
绍圣三年(1096)丙子	《和陶游斜川》	正月五日
	《和陶和郭主簿二首》	清明日
	《和陶移居二首》	三月
	《和陶桃花源》	四月前
	《和陶和张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
绍圣四年(1097)丁丑	《和陶答庞参军(四言)》	二月末
	《和陶时运》	闰二月初
	《和陶止酒》	六月
	《和陶还旧居》	至儋州不久大约七、八月间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	
	《和陶示周掾祖谢》	
	《和陶赴假还江陵途中作口号》	九月
	《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秋冬间
	《和陶劝农》	
	《和陶停云》	
	《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及邓治中》	十月

续表

纪年	作品名	备考
绍圣四年(1097)丁丑	《和陶赠羊长史》	十一月
	《和陶拟古九首》	此年冬
元符元年(1098)戊寅	《和陶归去来辞辞》	二月
	《和陶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春季
	《和陶和刘柴桑》	四、五月间
	《和陶九日闲居》	九月八日
	《和陶乞食》	十月前后
	《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	岁末
	《和陶丙辰岁于下潠田舍获》	
	《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	
	《和陶酬刘柴桑》	
	《和陶和胡西曹》	
元符二年(1099)己卯	《和陶与殷晋安别》	冬季
	《和陶于王抚军坐送客》	
	《和陶答庞参军》	
元符三年(1100)庚辰	《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五月前闻赦之后
	《和陶杂诗十一首》	五月得赦书之稍前

第二章　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

苏轼“和陶诗”有两大特征：一、这些诗都是运用次韵手法来写的；二、其次韵的对象是陶渊明诗。因此，本章立足于这两大特征，探讨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首先考察苏轼的次韵诗创作情况（第一节），其次考察苏轼怎样接受陶渊明其人其诗（第二节）。考察前者，旨在探究苏轼“和陶诗”全部采用次韵方式的背景；考察后者的目的则是，讨论苏轼何故要选择陶渊明当作自己晚年唱和对象的背景。

此外，本书拟从文学史或文化史的高度，探讨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和陶诗”的创作无疑是苏轼个人的创举。但是，无论是次韵诗创作还是对陶渊明的推崇，均非始于苏轼。考察次韵的历史与历代陶渊明接受史，我们不难发现苏轼以前的许多文人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很多材料。因此，本章第三节在概述历代文人（到苏轼的时代或稍后）的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的情况基础上，从更广阔的文化历史角度进一步讨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

第一节　苏轼的次韵诗创作

苏轼追和陶渊明的诗歌，就运用次韵手法，其数量多达一百零九首，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苏轼非常喜欢运用这个手法，甚至可以合理地理解为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次韵的方式来进行和诗创作。那么，苏轼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喜欢运用次韵手法，并且

他在次韵手法的运用上，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便成了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另外，我们试图以对苏轼次韵诗创作的总体性的了解为基础，进一步讨论在创作“和陶诗”的前后，次韵手法在苏轼诗歌创作上占据了怎样的比重，以期更好地了解苏轼“和陶诗”选择次韵手法的创作实际。

一、苏轼次韵诗概况

历代关于苏轼次韵诗创作的评论中，最常被引用的，殆为金代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中的一条：

> 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苏公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①]

在上条中，我们不难发现王氏曾经严厉地批评宋人过分地运用次韵手法而伤害“天全”(谓浑然天成，无斧凿雕饰之迹)的情况。为论证此种观点，王氏就举苏轼的例子，并在评价的过程中，对苏轼多用次韵的情况，表示深深的遗憾。也就是说，他认为苏轼的多作次韵诗无非是浪费他的才华。不过，王氏此条评论又给我们透露关于苏轼次韵诗创作的两个信息：一、苏轼所作的次韵诗非常多，数量近乎占据其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二、苏轼的次韵诗，在技巧上已经达到穷极的水平。

关于苏轼所留下的次韵诗总数，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以孔凡礼点校本《苏轼诗集》为底本，做出了统计说：从卷一到卷四十五，苏诗共有 2387 首；其中可以确认是次韵诗的，至少有 785 首(32.9%)[②]。

---

①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 515 页。

② 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334 页。此书为王水照主编《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中之一。

恰巧,这个统计数字非常接近王若虚所说的"几三之一"的说法[①]。而在这785首中,还没有包括因原诗早已散佚不存而无法确认是否为次韵诗的诗篇。内山氏说这种诗篇的数量也相当多。在这种"无法确认"的诗中,应该还有不少次韵之作。可以想见苏轼次韵诗的实际总数(和比例),应该比785首(32.9%)还要多。无论怎样,单靠这近33%的比例,我们能够充分地体会到苏轼是多么喜欢运用次韵手法进行创作的。

关于苏轼擅长于次韵手法并且表现出其极高水平的问题,历代还有不少评论。晁以道曾说:"(东坡)和人诗用韵(殆指'次韵')妥帖圆成,无一字不平稳。盖天才能驱驾,如孙、吴用兵,虽市井乌合,亦皆为我臂指,左右前却,在我顾眄间,莫不听顺也。前后集似此类者甚多,往往有唱首不能逮者。"[②]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也有类似且更为具体的评论:"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实则次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③]又如清代纪昀在《苏文忠公诗集》卷六中,评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曰:"字字深稳,句句飞动,如此作和韵诗,固不嫌于和韵。"[④]其实,即使没有上述的评语,我们还可以通过集中的某些次韵名篇,直接领略到苏轼的次韵手法运用之圆熟。比如说,以"雪泥鸿爪"闻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亦属次韵之作:

---

① 内山精也在苏轼"和陶诗"的计数上,还遵从了王文诰124首的说法。而按照本书第一章的说法,中华书局版《苏轼诗集》卷一至卷四十五的诗歌总数与次韵诗总数,应该分别改为2371首与769首(32.4%)。这里不包括《和陶归去来兮辞》一首,这是由于王文诰删去了原收于《合注》卷四十三中的此篇,而孔凡礼重新把它收于《苏轼诗集》卷四十七"补编古今体诗六十七首"中。

② 此条见朱弁《风月堂诗话》。(宋)惠洪、朱弁、吴沆《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陈新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108页。

③ 王国维《人间词话》(蓬莱阁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页。此条虽然是评苏轼词的次韵的,但是给我们充分展现出苏轼在运用次韵手法上的非常圆熟的一面。

④ (清)纪文达公(昀)评《苏文忠公诗集》(扫叶山房石印本),(台湾)宏业书局,1969年,第183页。此书以下简称"《纪批苏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诗集》卷三)

此诗是次韵苏辙《怀黾池寄子瞻兄》①(《栾城集》卷一)诗。对于这首诗的艺术成就，王水照师曾经说："圆转流动，一气呵成，律诗在声律、对仗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对他似乎毫无拘束。"②这首诗作于嘉祐六年(1061)，苏轼当时只不过是二十六岁。可见，苏轼从年轻的时候，已经能非常圆熟地运用次韵手法。

苏轼的次韵诗不但在数量(或比例)上、技巧圆熟的侧面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而且在次韵手法的应用上，开拓到了前人几乎未涉的新领域。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次韵自作诗；二、次韵古人诗。自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二人开始自觉地运用次韵手法以来，此手法基本上在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唱和酬答活动中被运用。到苏轼之前，这个情况几乎没有很大的变化，尽管次韵手法越来越成为文人们所爱用的手法(详后)。换句话说，苏轼以前的文人们几乎未能摆脱专在寄赠酬答的过程中运用此手法的窠臼。

关于苏轼开拓"次韵自作诗"、"次韵古人诗"的问题，内山精也已在《苏轼次韵诗考》以及《苏轼次韵诗考序说》③中做过比较详细的考察。因此，我们尽量回避繁冗的叙述，力求简单地大致描述苏轼开拓次韵诗新领域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苏轼的开拓带有什么样的意义。

苏轼"次韵自作诗"的作品，据内山氏的统计，共有八十七首，包括了苏轼在与别人唱和的过程中，一两次甚至反复多次对自己

---

① 子由原诗云："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苏辙集》第 12 页)

② 王水照《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9 页。

③ 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序说》，《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别册第十五集，1988 年。

的最初原诗进行次韵的作品。而比这个还重要的是，苏轼还曾写过完全排除他人介入的次韵诗。至于苏轼之所以运用这种“自我完成型”次韵手法的理由，内山氏提出了“对比性的明确化”的说法。为此，他又举出了十来组的例子①。这里兹举其中一例。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被控写了很多反对新法、“诽谤”朝廷的诗，在湖州知州任上被捕，下御史台（俗称“乌台”）监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这时，舒亶等人不择手段，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苏轼自己没抱太大希望。狱吏对他的虐待很严重，苏轼估计自己恐怕要死在狱中，写了两首“绝命诗”以留给苏辙：《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苏轼诗集》卷十九）。最终，苏轼免于死刑，被贬黄州。在出狱的时候，他又写两首诗，表达当时的感慨：《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同上）。所谓“前韵”乃指狱中所写的两首“绝命诗”的韵。并且，虽说“用韵”，实即次韵。这两首次韵诗在内容上、气氛上，与原作二首体现了明确的对比性。比如说，原作其一中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而和诗对应的部分说：“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内山氏所举出的其他例子，也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对比性。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观点。即如内山氏所说，“对比性的明确化”，很可能是苏轼运用自次韵手法的一个理由。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理由，我们认为苏轼运用自次韵手法的理由，除了“对比性的明确化”以外，还有次韵手法固有的着手作诗的容易性。对一般人来说，次韵绝不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对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次韵未必是那么难做到的。反而，次韵手法预先定下诗型与韵字，给诗人提供作诗的一种框架。一个诗人如果具有在这个框架里好好组合自己诗思的能力，那么，他比较容易写得出一首诗。也就是说，次韵手法的运用，给诗人免除了对诗型、韵字的选择，让他直

---

① 参见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传媒与真相》第337—350页。

接进入到诗思构想与组合的阶段。苏轼在与别人频繁的诗歌寄赠酬答的过程中,可能领会到次韵手法的运用会带来这种作诗上的方便。我们认为,次韵手法这种着手作诗的容易性,与上述“对比性的明确化”相结合,终于使得苏轼持有运用自次韵手法的想法,并且在自己诗歌创作生涯中,多次有效地运用这种独特的手法。

在苏轼的次韵诗之中,更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对古人的诗进行次韵的作品。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共有一百十二首[①]。除了“和陶诗”一百零九首以外,还有对李白、韦应物、韩愈的诗进行次韵的作品各一首。下面按照创作时间顺序,列举“和陶诗”以外作品的篇目。

> ① 和韩愈:《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咏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苏轼诗集》卷五),此诗推定为治平元年(1064)之作。[②]
>
> ② 和李白:《和李太白并叙》(卷二十三),作于元丰七年(1084)。李白的原诗是《浔阳紫极宫感秋作》。
>
> ③ 和韦应物:《寄邓道士并引》(卷三十九),作于绍圣二年(1095)。韦应物的原诗是《寄全椒山中道士》。

这三首诗之中,①、②都作于苏轼写《和陶饮酒二十首》(元祐七年(1092)之作)之前;③作于其后。由此看来,在开始大规模的创作“和陶诗”之前,苏轼极少运用所谓“次韵古人诗”的手法。

---

① 内山精也认为属于这类的诗共有一百二十八首。这是因为他遵从“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说(不包括《和陶归去来兮辞》一首),并且还包括次韵梅尧臣诗的作品一首。而我们认为梅尧臣是苏轼的老师辈的人,算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尽管次韵的这个作品(《木山并叙》)是在梅尧臣去世之后所作的,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很难归属于“次韵古人诗”类。当然,《木山并叙》并不是在诗歌唱和过程中所产生的。因此,笔者以为把它当作次韵同时代人诗的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比较合理。

② 查慎行《苏诗补注》与冯应榴《合注》都没有将此诗放在编年部分,查氏本收在卷四七“东坡先生补编诗”中,冯氏本收在卷四九“补编诗”。

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①、②二诗的创作背景。①诗的写作背景大致如此：其时，苏轼与张、李二人游玩“南溪”，饮酒后，和他们一起脱衣服洗脚，偶然想起韩愈的《山石》诗中描写着类似的情景，因此吟咏其诗，很感慨自己体会和了解韩愈之所以快乐的理由（诗中说：“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最后竟然近乎忘记韩愈诗所说的事情发生在数百年之前的事实，较为自然地运用次韵手法来创作这首诗了。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苏轼由于情景的类似，突然想起韩愈的《山石》诗，这是第一；他切身感受到韩诗的旨意，终于忘记了自己与韩愈之间隔着数百年的时间的事实，这使得他可以对此诗进行次韵，这是第二。也就是说，苏轼有了一个偶然而确切的契机，并且有赖于忘记，能克服原唱者与自己之间的时间差距，这才给他造成一个能对古人诗进行次韵的作诗环境。苏辙说：“追和（实际上指次韵手法的运用）古人，则始于东坡”（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而他的“追和古人”的开端，就带有如此偶然的色彩。

至于②的创作背景，其诗叙云：“李太白有《浔阳紫极宫感秋》诗，紫极宫，今天庆观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盖其师卓玘之所刻。玘有道术，节义过人，今亡矣。太白诗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韵。”当时苏轼离开黄州，路过九江。他在九江的天庆观（李白当时称“紫极宫”），看到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作》诗的拓本，对诗中的“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二句，深有感触，因此，对此诗进行次韵。可见，②也是与①类似，其写作动机带有偶然性。但与①不同的是，②没有克服时间差距的过程。这可能是因为苏轼已经有①的创作经验。也就是说，在写①的时候，苏轼必须经过克服时间差距的过程——他偶然经过了这个过程，但是，在写②的时候，他已经有次韵古人诗的经验，可以直接运用其手法了。

通过对①、②二诗创作背景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在偶然的机会，对韩愈与李白的原诗有所感发，终于有意无意地对此二诗进行次韵。那么，他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场合里运用了次

韵手法呢？我们认为，与前面自次韵的情况很类似，这里还有对于次韵手法所持有的着手作诗的容易性的考虑。面对韩、李两位的千古绝唱，苏轼有了些感触，作为一个诗人，他很可能从自己的心中接受无形的作诗要求。这时，他如果选择次韵手法，那么，他要写的那首诗的诗型与韵字早就定下来，他可以比较方便地着手作诗了。当然，那两首原诗是很著名的作品，对苏轼的压力很大。而苏轼才思敏捷、博学多闻，自己应该有克服那种压力的心理把握。抑或，他享受克服那种压力的乐趣吧。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确信，这两首“次韵古人诗”之作都是出于偶然的作品。不过，这种“偶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写“和陶诗”之前，苏轼只有两次运用了“次韵古人诗”的手法。

①与②之间隔二十年的时间；②与《和陶饮酒二十首》之间隔八年；《和陶饮酒二十首》与③之间隔三年。③作于绍圣二年正月二日；岭南时期第一组“和陶诗”《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作于绍圣二年三月四日，其时间距离只隔两个多月。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苏轼运用“次韵古人诗”手法的频率逐渐增高的情况。这意味着“次韵古人诗”逐渐成为苏轼常用的手法。不过，写《和陶饮酒二十首》和③的时候，苏轼似乎还没有对自己运用此手法有太多的留意。其证据有二：《和陶饮酒二十首》诗序云：“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磐薄，终日欢不足而适有馀。因和陶渊明《饮酒》二十诗。”可见，此诗是苏轼偶尔将自己饮酒之后的感兴，借助次韵陶诗的方法来表达的作品，在那以前，他没有任何作诗的计划。更何况，写了《和陶饮酒二十首》之后，苏轼在三年间一次都没有运用过此手法，这是其一。③的诗序云：“……邓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尝于庵前见其足迹长二尺许。绍圣二年正月十日，予偶读韦苏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诗云：……乃以酒一壶，依苏州韵，作诗寄之。”足见，苏轼在偶然读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诗的时候，突然联想到邓道士守安，因而运用次韵手法来写一首诗而寄给他了，这是其二。因此，《和陶饮酒二十首》和③，就跟前面的二例一样，也可以看作是出于偶然的、乘兴次韵的作品。

苏轼次韵古人诗的手法，等到写《和陶归田园居六首》的时候，才更有意识地、更有目的性地被运用了。《和陶归田园居六首》诗序云："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田园居》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乃已。"由此序看来，《和陶归田园居六首》本身的创作动机，与前面四例差不多，也带有一些偶然性。不过，苏轼在写此组诗的同时(抑或写完之后)，联想起自己在三年前，曾经写过《和陶饮酒二十首》的事实，终于有了"尽和"陶诗的目标，这个情况与前面四例是很不相同的。或许对于同一个古人的诗进行次韵的事实，唤起苏轼对自己运用这种手法的注意吧。尔后，苏轼写了八十三首的"和陶诗"。这八十三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创作动机，但是，因为他有"尽和"的大目标，而且比以前更为自觉性地运用"次韵古人诗"的手法，所以，其创作意义不可以与前面的那些例子——包括前面所举的其他二十六首"和陶诗"相提并论。

如上所说，苏轼开拓了次韵诗的两个新领域，与此同时，写了不少属于这两类的诗，丰富了这两个领域的内涵，并且，给后人留下了成功的先例。那么，苏轼这种次韵诗新领域的开拓带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苏轼的开拓之后，次韵手法摆脱了专门在诗歌寄赠酬答过程中被运用的局限，可以成为文人们比以前更为自由地、更为广泛地运用的手法了。也就是说，凡是已有的诗，人们都可以运用次韵手法来和答它了。而次韵诗的成立条件比较简单——即依次用所和诗中的韵，那么，中唐至苏轼以前的那么多的诗人们，为什么几乎想不出"次韵自作诗"与"次韵古人诗"的方法呢？[1] 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受到一种惯性的支配。质言之，中唐的元、白在诗歌

---

[1] 与苏轼本人的说法不同，唐代已经有过几篇"次韵古人诗"的先例。不过，这些例子对后代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并且，有些作品或许是后人的伪作。因此，我们认为正式开创"次韵古人诗"方法的功劳，还是应该归于苏轼。至于苏轼以前的"次韵古人诗"的先例，后面(本章第三节)会有更详细的论述。

唱和的时候，开始正式地运用次韵手法以来，人们几乎不能想象在诗歌寄赠酬答的领域之外，还能应用这个手法。对他们来说，次韵手法只不过是从属于诗歌唱和行为的一种玩意儿而已。到了苏轼，次韵手法终于摆脱这种惯性的束缚了。

总的来讲，苏轼特别喜欢并善于运用次韵手法，与此同时，他发明了次韵自作诗以及古人诗的新技法，不但扩大了次韵手法的应用范围，而且使得它又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比较自由地被运用的艺术技法了。这一切都为苏轼几乎遍和陶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元祐以降苏轼的次韵诗创作情况

从上文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了苏轼在创作次韵诗上的总体面貌。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在写“和陶诗”的前后，次韵手法在苏轼诗歌创作上占据了多大的比重。而这样的讨论应该为我们了解苏轼“和陶诗”为什么非次韵不可的问题，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线索。

对于元祐以降苏轼的次韵诗创作情况，内山精也曾经做出统计，给我们的讨论以很多的方便。不过，我们在“和陶诗”的计数与系年上，已经不遵从王文诰的说法。因此，笔者需在内山氏表格的基础上，稍加调整①。

---

① “和陶诗”以外诗篇的系年，暂从《苏轼诗集》。括号里面的数据，是内山氏原表格中的统计数字。“卷数”指《苏轼诗集》的卷数。时间按照农历算。

元祐以降苏轼的次韵诗创作情况

序号	期间	篇数	次韵诗		和陶诗	卷数	所在地
			数	%			
1	元祐元年	39	18	46.2		27	京
2	元祐二年(一至六月)	45	27	60.0		28	
3	元祐二年(七至十二月)	41	12	29.3		29	
4	元祐三年	63	24	38.1		30	
5	元祐四年	44	24	54.5		31	杭
6	元祐五年	62	31	50.0		32	
7	元祐六年(一至八月)	61	41	67.2		33	～京～颍
8	元祐六年八月至七年三月	67	18	26.9		34	颍
9	元祐七年(三至八月)	50	30	60.0	20	35	～扬～京
10	元祐七年九月至八年八月	65	34	52.3		36	京
11	元祐八年九月至绍圣元年六月	49	18	36.7		37	～定～
12	绍圣元年(七至十二月)	39	4	10.3		38	惠
13	绍圣二年	89(82)	51(44)	57.3 (53.7)	34(27)	39	
14	绍圣三年一月至四年四月	50(61)	20(31)	40.0 (50.8)	9(20)	40	
15	绍圣四年(四至十二月)	39(60)	26(47)	66.7 (78.3)	21(42)	41	～儋
16	元符元年一月至二年十二月	37(36)	16(15)	43.2 (41.7)	13(12)	42	
17	元符三年(一至八月)	57(48)	17(8)	29.8 (16.7)	12(3)	43	儋～廉
18	元符三年(九至十二月)	35	35	9	25.7	44	～常
19	建中靖国元年	48	48	21	43.8	45	
计		980 (995)	441 (456)	45.0 (45.8)	109 (124)		

据上表的统计，苏轼从元祐元年直到临终，一共写了980首诗，其中包括“和陶诗”在内的次韵诗共有441首，占45%。这45%的统计结果，远远超过苏轼一生中的次韵诗比例(约三分之一)。并且，除了收“和陶诗”的卷数之外，还有九卷中的次韵诗篇数，在各卷中占35%以上的比例，甚至，在其中五卷中占50%以上的高比例。内山氏说：“在苏轼晚年的十几年中，次韵已是不可或缺的最

主要的作诗技法了”[1],从这个统计资料来看,所言甚是。

苏轼在元祐年间,经常与同时代的文人,包括他的弟弟、朋友、弟子辈(如“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等,进行次韵唱和,这使得次韵诗在他元祐时期诗作中,占据了很高的比例。但是被贬之后,与那些亲朋进行诗歌唱和活动的机会明显地减少了,尽管还有书信往来的方式,但总有局限。不过,如上面表格所显示,苏轼虽然被贬到远方,但仍然保持其高比例的次韵诗创作。其秘密就在于他的“和陶诗”创作。从上面表格中可以看到“和陶诗”在各时期次韵诗中所占的比例:(9)时期 20/30(66.7%);(13)时期 34/51(66.7%);(14)时期 9/20(45.0%);(15)时期 21/26(80.8%);(16)时期 13/16(81.25%);(17)时期 12/17(70.6%)。总计为 109/160(68.1%);就岭海时期的作品而言,为 89/130(68.4%)。可以看到,苏轼在岭海时期,写了这个时期次韵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和陶诗”。这是苏轼在很难找到能跟他唱和的诗友的情况之下,又将目光转向他晚年推崇备至的陶渊明与其诗,最后将他当作自己晚年最好的唱和对象所使然。

《文集》卷五十五《与程全父书》其十云:“随行有陶渊明集,陶泻伊郁,正赖此耳。”这是儋州时期所写的书信,但我们不难推想,惠州时期也应该如此。在原诗提供者绝对缺少的情况之下,苏轼经常这样与陶诗会晤,从而他运用次韵手法,来和答陶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更何况元祐时期,他已经有追和陶诗的经历。由此看来,苏轼在绍圣二年,偶尔重新开始“和陶诗”创作之后,很快就有“尽和”陶诗的念头,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结果。总之,元祐以降,次韵手法成为苏轼最主要的作诗技法,到了绍圣、元符贬谪时期,在唱和对象缺乏的情况下,苏轼终于将陶渊明当作自己晚年的诗友。这或许是苏轼“和陶诗”全部运用次韵手法的理由吧。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和”陶诗的目标设定,更关系到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态度。我们会在下面的一节中探讨苏轼怎样接

---

① 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传媒与真相》第 354 页。

受陶渊明其人其诗。

第二节　苏轼的陶渊明接受

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与他晚年特别喜欢陶渊明有关系，这是自不待言的。不过，光靠这“喜欢”的理由，我们还不能完全把握苏轼晚年次韵古人诗的作品，为什么几乎都体现于“和陶诗”上的问题。比如，他在晚年喜欢的诗人，除了陶渊明之外，还有中唐诗人柳宗元①。但是，在现存苏轼诗集中，追和柳宗元的作品，连一首都没有。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苏轼酷爱陶渊明的具体面貌，从而分析陶渊明在苏轼晚年的文学创作与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占了什么样的地位。

一、始发期至骤转期②

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据王文诰《总案》，苏轼在熙宁三年（1070，三十五岁）四月，作了一首《绿筠亭》诗，此诗殆为苏诗中提及陶渊明的最初之作③：

爱竹能延客，求诗剩挂墙。风梢千纛乱，月影万夫长。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

---

① 苏轼谪居海南，“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书》其十一，《文集》卷五五），并且在《评韩柳诗》、《书黄子思诗集后》等的文章中，也给柳宗元诗以很高的评价（详后）。

② “始发期”、“骤转期”以及后面的“回旋期”、“高潮期”的名称，都是从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中所取的。

③ 王氏之所以将此诗系于熙宁三年，就是因为苏轼绍圣二年（1095）所写的《书绿筠亭诗》（《文集》卷六八）一文中有“后二十五年”云云的地方。而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认为，这“后二十五年”云云，很难当作确定性的编年资料看待。于是，横山氏将熙宁四年作《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作，有感余心者，聊为和之》之三（诗云：“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看作苏诗当中提及陶渊明的最初之作。（横山伊势雄《苏轼の隐逸思想について——陶渊明との关系を中心として——》，《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72，1963年，第109、125页）

苏轼此诗描绘绿筠亭周边的幽雅风景与住在那儿的梁处士(据《书绿筠亭诗》)的闲适生活。末二句将梁处士的闲适与陶渊明相比,而在其字里行间又流露着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之情。不过,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之前,苏诗中与陶渊明有关的作品寥寥无几[①]。

在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新旧党争的漩涡中,苏轼感到情势不利于自己,自请外调,出任杭州通判。稍前,苏轼站在旧党的立场上,连续上书反对新法,而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纳,倒惹起新法派的嫌憎。这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首次挫折,让他更为清晰地直视现实。经历了这种挫折之后,在苏轼的心中,归隐与思乡之念越来越强烈起来,同时逐渐瞩目陶渊明的存在了。因此,出任杭州之后,苏诗中与陶渊明有关的诗篇逐渐多起来。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以前,苏轼主要欣赏陶渊明“归去来”的情节和归隐生活的闲趣,如他说:“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促》,《苏轼诗集》卷八);“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雨中过舒教授》,卷一六)。而该时期,苏轼似乎没有真心地归隐的想法,相反,他还保持积极用世之观念[②]。因此,他对陶渊明归隐之举和闲适之趣的欣赏,大部分是出于对现实政治处境的不满,或者出于用它来点缀他官职生活中偶得的闲趣的目的。

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了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这桩笔祸事件既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又是他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这又影响了苏轼此后对陶渊明的接受态度,体现出与以前不同的面貌。出狱之后,苏轼过了四年多的黄州谪居生活。这一时期,苏轼“幅巾

---

① 据李剑峰统计,出任杭州通判之前,与陶有关的苏诗仅有四篇:《浰阳早发》(《苏轼诗集》卷二)、《中隐堂诗》之一(卷四)、《次韵张安道读杜诗》(卷六)、《出都来陈……聊为和之》之三(卷六)(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72—273页)。这里不包括《绿筠亭》,欠妥。

② 日本学者合山究认为,该时期苏轼对隐逸生活的憧憬不过是断续的、一时性的憧憬(合山究《苏轼の和陶诗(上)——陶渊明との繋がりについて》,《中国文艺座谈会ノート》第十五号,九大中国文学研究会,1965年,第12页)。

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并且“筑室于东坡”①（《墓志铭》），开始了躬耕生活。这使得苏轼更为亲密地接近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最后把自己的躬耕生活，比作陶渊明，如元丰五年（1082）作《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云：“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②而苏轼毕竟是谪居之身，其处境不能与陶渊明自退隐居相提并论。因此，苏轼对陶渊明的崇拜之情日趋强化，将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如《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云：“渊明吾所师，夫子仍其后”③（《苏轼诗集》卷二三）。足见，该时期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已经超越过去只是欣赏的水平。

黄州贬谪以后，苏轼不但崇仰陶渊明的为人，而且比以前更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了。元丰五年，苏轼作了《哨遍》（“为米折腰”）词一首，此词乃是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作品。对于此词的创作动机，苏轼在《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中说：“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文集》卷五九）可见，苏轼当时多么喜欢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不止《归去来辞》，苏轼珍爱所有的陶诗。在黄州的时候，江洲守李某尝送《陶渊明诗集》一部，后来苏轼写《书渊明羲皇去我久诗》一文而记此事。文中说：“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④此段文字淋漓尽致地表现苏轼珍爱陶诗的态度。不仅如此，从该时期起，苏轼开始着意学习陶诗，摆脱了之前停留在用典上的格局。元丰四年，苏轼作《东坡八首》，描述开垦荒地的过程与从中得到的感受。对这组诗，宋代赵次公评曰：“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⑤清代纪

---

① 《苏辙集》第1120页。

②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第353页。

③ 据《总案》，此诗作于元丰七年五月顷。此年三月，移汝州之命下达，苏轼在四月离开黄州。此诗虽非黄州时期之作，但可以说是在黄州时期的延长线上的作品。

④ 《东坡题跋》卷二，第28页。

⑤ 《苏轼诗集》卷二一，第1084页。

昀亦评曰:“八章皆出入陶、杜之间,而参以本色,不摹古而气息自古。”[1]这组诗吟咏参加田园劳动的真实感受,并且风格亦古朴平实,的确与陶渊明田园诗很相似。

同时,苏轼开始以比以前更清楚的态度来推崇陶渊明的诗文。谪居黄州以后,苏轼在题跋文的写作上,获得了较高的成就[2]。其中有许多文章点出陶渊明诗文的妙趣或价值。比如,元丰四年五月十一日作《书唐氏六家书后》中云:“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3]又如苏轼在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写的《题文选》云:

>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馀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4]

在这段文字中,苏轼对于萧统《文选》的编次与萧统对陶渊明《闲情赋》所作的评价进行批评。其具体内容有:一、苏轼认为李陵和苏武的五言诗都是伪作,但是萧统没删去它们;二、相反,陶渊明集中佳作很多,但是萧统只是收了几首而已;三、萧统曾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动(一作‘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忘(一作‘亡’)是可也!”[5]苏轼批评萧统的这种评价过于浅薄。他认为《闲情赋》符合于“好色而不淫”的传统诗教,即使比不上《周南》,也与

---

[1] 《纪批苏诗》卷二一,第 433 页。
[2] 参见王水照《苏轼》第 59 页。
[3] 《东坡题跋》卷四,第 92 页。
[4] 《东坡题跋》卷二,第 29 页。
[5] (梁)萧统《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100 册)据乌程许氏藏明辽府刊本景印,上海书店印行,1989 年,第 44 页。

屈原、宋玉的作品同其志趣，是应予以肯定的作品。我们从苏轼在贬谪时期所写的这些题跋文中，可以窥见他当时何等推崇陶渊明的诗文。

二、回旋期至高潮期

经过五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苏轼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元祐年间算是苏轼一生政治生涯中的巅峰期。不过，该时期苏轼有意无意地被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洛蜀党争。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现实，苏轼时时被归隐的想法所缠住。但是他总不能实现归隐的心愿。这里有两种原因：一是因为他心中还没有完全消失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或立功的大志；二是因为宋代君主独裁权的强化使得士大夫失去了进退上的自由。换言之，宋代知识分子一进仕途，就不能随意决定其出处。因此，即使有退隐之念，没有朝廷的允许的话，也无法实现它。这种情况，苏轼自己也领略到了，如他《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云："处处见欧阳文忠书，厌轩冕思归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进易而退难，可以为后生汲汲者之戒。"[①]又如《跋李伯时卜居图》云："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然欲归者盖十年，勤请不已，仅乃得郡。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②]这样，苏轼无论由于个人原因还是社会性的原因，都不能实现归隐之念。这使得他对陶渊明式田园生活的羡慕之情更为深化，并且对陶渊明为人的推崇也跟着更为强烈、更为显著了。

这个时期，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多次提到陶渊明，目的应该在于想要把自己对归隐生活的憧憬之情，寄托于陶渊明身上，如《和林子中待制》云："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苏轼诗集》卷三三）这种憧憬之情，很容易变成对陶渊明的推崇之情，或者与陶渊明对比之下的自愧之情。如《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

---

① 《东坡题跋》卷四，第87页。

② 《东坡题跋》卷五，第99页。

事，叹其绝识，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云："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云何元相国，万钟不满欲。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杀其身，何啻鹊抵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苏轼诗集》卷三四），通过与唐代元载的对比，赞叹陶渊明之"绝识"。又如《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云："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苏轼诗集》卷三二），谓自己不如陶渊明。

这个时期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还体现于他的题跋文中。其中，元祐六年作《书李简夫诗集后》，将陶渊明的为人推崇到理想化的境界：

>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李公简夫以文学政事有闻于天圣以来，而谢事退居于嘉祐之末、熙宁之初。平生不眩于声利，不戚于穷约，安于所遇而乐之终身者，庶几乎渊明之真也。[①]

在此段文字中，苏轼描述陶渊明超越出处而任真自然的面貌。过去，人们一般只是注意陶渊明的隐逸，强调陶渊明重隐逸轻出仕的侧面。甚至有人认为陶渊明过于执著于隐逸，如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云："握齱东篱下，渊明不足群。"[②]而苏轼认为陶渊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不执著于出处之迹。并且，过去有人还指责过陶渊明乞食之事，如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指责

---

① 《东坡题跋》卷三，第59页。

② 《李太白全集》卷二一，王琦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994页。

陶渊明“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而弃官归隐的行为。陶渊明后来又因屡次乞食而“多惭”。王维据此认为，陶的弃官无非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忘大守小”的并不高明的行为[①]。而苏轼则举出作为相反形象的陶渊明“饱则鸡黍以迎客”的例子，以烘托出其任真率性、随遇而安的面貌。另一方面，苏轼引用孔子、孟子不取微生高、於陵仲子的故事来当作此文的开头，我们观察其来龙去脉，就不难发现苏轼将“陶渊明之真”联系到古代圣贤的人格标准。因此，我们不妨说，苏轼在这个时期已经给陶渊明的人格以典范性的地位。

在苏轼的题跋文当中，推崇陶渊明诗文的作品俯拾皆是。其中一些作品透露着苏轼对平淡诗美的追求之情以及对作为其典范的陶诗的推崇之情。他在《评韩柳诗》中说：

>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②]

又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

>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③]

在这两篇文章中，苏轼将陶、柳、韦等诗在简朴的形式和平淡的语境中蕴含着诗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娴熟的艺术技巧的特点，当作

---

① 《王维集校注》卷一一，陈铁民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095页。

② 《东坡题跋》卷二，第37页。

③ 《东坡题跋》卷二，第45—46页。

上乘的艺术境界。同时,苏轼在这一流派的诗人之中,以陶渊明为首,将陶诗推为平淡美的最高典范。《评韩柳诗》和《书黄子思诗集后》,现在无法确定其写作时间。其实,许多苏轼题跋文没写其作文年月。因此,我们现在难以把握苏轼从什么时候开始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将陶诗推为最高典范。不过,考虑到在元丰年间,他已经给陶渊明诗文的艺术价值以极高的评价(如《题文选》),并且已经较为明确地意识到陶诗在外在风貌上枯淡甚至“散缓”而有耐人寻味的特征(《书唐氏六家书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推定,在元祐年间,苏轼的陶诗典范化,要么在进行的过程中,要么已经达到初步完成的阶段[1]。无论如何,苏轼在元祐时期将陶渊明的诗文推到很高的地位上,将陶渊明当作文学创作上的主要学习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

元祐年间,苏轼怎样热衷于学习陶渊明的为人与文学,我们又从《问渊明》(元祐五年,作于杭州)以及《和陶饮酒二十首》(元祐七年,作于扬州)的创作行为,可以窥见一斑。《问渊明》一诗是主要针对陶渊明《影、形、神》三首,通过向陶渊明质疑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作品:

> 子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则为日星悬。我散而卑之,宁非山与川。三皇虽云没,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终,彭祖非永年。皇皇谋一醉,发此露槿妍。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立善求我誉,饥人食馋涎。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苏轼诗集》卷三二)

此诗中的不少词汇,直接出自陶诗——尤其是《神释》,并且,其风格也相当平淡,所以其面貌与陶诗很相似。为了对照,兹举陶渊

---

[1]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八,元祐二年八月四日,苏轼与苏辙祭黄好谦(几道),作祭文。而写《书黄子思诗集后》的时候,好谦尚在。因此孔先生认为,《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作于元祐二年八月四日以前。但更为具体的写作时间,仍然无法考证。

明《神释》的一部分：

>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笺注》卷二）

但是，如两相对照所示，苏轼《问渊明》的志趣与陶诗有一定的距离，甚至会给人以苏轼正在反驳陶渊明的感觉。特别是，对于陶渊明的委运乘化思想，苏轼没有给予肯定性的评价。不过，在《问渊明》诗的自注中，苏轼又云：“或曰：‘东坡此诗，与渊明相反’，此非知言也。盖亦相引以造于道（‘于道’一本作‘意言’）者，未始相非也。”[1]即苏轼虽然在思想的具体面貌上持有与陶渊明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意图绝非在于反驳陶渊明，而是在于透过与陶渊明商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追求解脱的思想感情。因此，我们不妨说苏轼基本上认同了陶渊明任真自然的达观思想。

《和陶饮酒二十首》是苏轼“和陶诗”的开始，同时也可以说是岭海时期“和陶诗”的前奏[2]。该组诗在内容上，虽然不是每一首都与陶诗有关系，但是，应该说是在推崇并认同陶渊明的为人与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作品。该组诗一开始就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其一）透露着对陶渊明式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而如上所说，苏轼当时漂泊于仕途，无法实现那种心愿。因此，他便有“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其十五）的感叹，与此同时，更为深刻地感觉到陶渊明“清真”而“得此生”（其三）的面貌。对于该组诗的具体内容，我们将在第三章专门进行讨论，兹不赘述。不过，通过追和陶诗的行为本身以及这里所举的若干诗句中对陶渊明

---

① 《苏轼诗集》第 1716 页。

② 参见王士君《浅论〈和陶饮酒〉在苏诗中的独特地位》，《菏泽师专学报》第 24 卷第 3 期，2002 年 8 月，第 7 页。

推崇的感情，我们可以充分地了解，在创作该组诗的时候，苏轼已经把陶渊明当作自己人生与文学的榜样，同时要向他认真地学习。

到了晚年，苏轼谪居惠州、儋州，进一步向陶渊明靠近。绍圣二年（1095）三月，追和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六首之后，他设定了一个“尽和”陶诗的目标，在谪居生活中，时时刻刻认真地学习陶诗的精神与其艺术成就。对这个时候的苏轼来讲，陶渊明不但是“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的在中国诗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且是在为人上他“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的理想人格（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到这个程度，我们可以说，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典范化达到了其极点，陶渊明接受史上高潮期终于到来了。

总的来讲，苏轼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陶渊明，“乌台诗案”之后，他对陶渊明敬爱并推崇的感情日趋强化，陶渊明的为人以及文学逐渐成为苏轼晚年人生思考与文学创作上的最高典范。苏轼的“和陶诗”就是这种典范化的产物，其创作行为里面蕴含着作家向那个典范求学的真情。最后，我们认为，苏轼这种“向典范求学的真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他开拓了次韵古人诗的新领域，到了晚年，为什么专心于追和陶渊明诗歌，而除了韦应物诗一首之外，没有追和过任何古人诗——尤其是柳宗元诗——的问题。晚年的苏轼已经有了比任何古诗人更伟大的典范——陶渊明，随时追和其诗，要专心致志地学习其人其诗。因此，他当时很可能几乎没有追和其他古人诗的馀暇，抑或自己以为没有那么做的需要。对他来说，有了一个像陶渊明这样能支撑他的精神与文学的大支柱[①]，将他当作自己晚年的唱和对象，已经足够了吧。

---

① 横山伊势雄《苏轼の隐逸思想について》第123页。

第三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文学史、文化史背景

"和陶诗"的创作无疑是苏轼个人的创举。换句话说，他写"和陶诗"之前，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写过"和陶诗"[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次韵手法的运用与陶渊明的接受绝非苏轼的创举，苏轼以前的许多文人也参与过这两类活动，并且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历代文人们(到苏轼的时代或稍后)如何运用次韵手法，以及如何接受陶渊明的情况，以期更好地了解在这两个项目的历史上，苏轼和他的"和陶诗"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突破苏轼个人的范围，再以更为宏观的眼光来探讨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

一、中唐至北宋后期的次韵诗创作

(一) 唐代次韵诗的形成、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诗人们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次韵手法，殆为中唐以后的事情。不过，次韵的先例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古诗分韵"条指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赠之诗曰：'本为薄上蚕，今为机上丝。得茧遂腾去，颇

---

① 《全唐诗》卷六七一收录了唐彦谦《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但是，这七首诗又见于宋末元初诗人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七，题为《自居剡源少遇乐，岁辛巳之秋，山田可拟上熟，吾贫庶几得少安乎。乃和渊明〈贫士〉七首，与邻人歌而乐之》。(《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28册)据明万历刊本景印，第7—8页)。对此问题，王兆鹏在《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考证这七首是戴氏的作品，羼入唐彦谦集的。其论证比较可靠，这里从其说(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二辑，1993年12月，第235—236页)。

忆缠绵时。’[①]其继室代答先谢，正次用‘丝’、‘时’两韵，则亦以唱和为次矣。”[②]由此看来，次韵诗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其雏形[③]。但是，此时的次韵，应该说是偶然（抑或有意而对次韵本身没有赋予很大的意义）的产物，不可能与后代人自觉地运用次韵手法的情况同日而语。

而南北朝时期的这些先例，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文学形式方面来说，次韵这个格式的成立条件早就具备了。质言之，中国古典诗歌的押韵方式较为一定，并且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就有回文、联句、赋韵等各种游戏性的作诗方法[④]，所以，上面所举的次韵先例早在南朝时期出现并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但是，一直到中唐，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运用该手法[⑤]，这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该手法被广泛接受的社会文化基础还没有形成。

众所周知，唐代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格外重视声律

---

① 此四句与《洛阳伽蓝记》中的原文在文字上有些出入。《洛阳伽蓝记》卷三云：“本为箔（一本作‘簿’）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笺》，杨勇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第135页）

② （宋）程大昌《考古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

③ 除此之外，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六曾经提出过次韵的形式从梁武帝（萧衍）与王筠的《和太子忏悔诗》开始的意见（中华书局，2006年，第113页）。而据逯钦立辑校本《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06年），太子（即简文帝）《蒙预忏直疏诗》以及萧、王二人的《和（皇）太子忏悔诗》都并不是同韵的，何况是次韵呢。只不过，王筠还有一首《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与他的《和皇太子忏悔诗》同韵而已。因此，次韵始于萧、王二人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④ 《文心雕龙》“明诗第六”云：“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容斋续笔》卷五“作诗先赋韵”条云：“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洪迈《容斋随笔》第280页）

⑤ 初唐时期也有次韵的先例，如（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许敬宗拟江令《九日》三首，皆次韵，初唐殆不多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158页）许诗原题为《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是对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的和答诗，《全唐诗》卷三五仅录二首，谢氏曰“三首”殆为“二首”之误。不过，这个例子可能与南北朝时期的次韵先例相类似，是由作家偶尔运用此手法而已，没有获得作家个人创作上的连续性，并没有引起同时代诗人们的共鸣。“初唐殆不多见”正是反映这种情况。

上的和谐,终于产生并发展了近体诗。我们今天看盛唐诗人——尤其是杜甫的近体诗,不能不钦佩其格律上的严整性。到了中唐,这个风气并不衰落,反而更为深化了,最后让诗人们在押韵方面,予以更多的关注。于是,在中国诗歌史上,所谓的“和韵”就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始了。比如,唐代宗大历年间,戴叔伦写了一首《酬别刘九郎评事传经同“泉”字》(《全唐诗》卷二七三),运用了依韵的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觉地运用次韵手法的作品也终于产生出来了。

中唐时期次韵的最早例子,我们首先从大历诗人卢纶对李端、李益的和答诗中可以找到。具言之,卢纶在《酬李端公野寺病居见寄》(《全唐诗》卷二八〇)、《酬李益端公夜宴见赠》(卷二七七)二诗中,都运用了次韵手法[①]。此后,元稹、白居易二人,更为自觉而有意地进行次韵诗创作,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与此同时,对于这种新的格式,他们加以立论来标榜[②],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清代赵翼在《陔馀丛考》卷二十三“和韵”条中云:“六朝已有此体,以后罕有为之者,至元白始立为格耳。”[③]元、白二人在当时文坛上很有声望,其影响力一定很大,他们之间有这么独特的文学唱和行为,可能很快地吸引了当时的许多文人。并且,次韵本身有新奇巧妙、利于文人逞才使气的特点。因此,次韵成为文人常用的手法是迟早的事情了。

---

① 此外,乔亿《剑溪说诗》卷下云:“戴叔伦诗有次韵者,此又在元白前。然祇小诗,偶次己韵耳。”(清乔亿《剑溪说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第230页)戴叔伦有《寄禅师寺华上人次韵三首》(《全唐诗》卷二七三),该三首诗实为“次己韵”。而第三首云:“风流学济颠。”“济颠”又叫“道济”(1148?—1209),是南宋僧人。因此,有人怀疑戴叔伦的这三首诗是元明人的伪作。参见蒋寅《戴叔伦诗集校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② 比如说,有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元稹集》卷六,冀勤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以及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白居易集》卷二二,顾学颉校点,中华书局,1999年)等。

③ (清)赵翼《陔馀丛考》,栾保群、吕宗力点校,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4页。

到了晚唐,诗人们更为普遍地运用次韵手法了。其中,皮日休(约 834—883 后)与陆龟蒙(? —约 881)的成就最突出,这已经被很多论者发现了。如陆游云:“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①]又如清代沈德潜云:“(次韵)自元、白创始,而皮、陆倡和,又加甚焉。”(《说诗晬语》卷下)[②]可以说,皮、陆二人是继元、白之后在次韵诗的历史上大扇其风的重要作家。据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的统计,在《松陵集》里,皮、陆二人所作的次韵诗近九十首,其中皮日休约二十五首;陆龟蒙约六十五首,其数量十分可观[③]。而皮、陆二人(以及其周围的诗人们)的次韵诗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光是因为其数量之显著。也就是说,他们对次韵形式的发展可能性的摸索,更值得我们注意。

以皮、陆为中心人物的文人集团,在他们的文集——即《松陵集》中试图过各种各样的带有浓厚文字游戏性的手法,如“四声诗”、“双声诗”、“叠韵诗”等[④]。至于次韵,他们还呈现出那种倾向。首先,我们在《松陵集》中,可以找到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所说的“倒次韵”的例子。所谓“倒次韵”就是指和韵诗用原诗的所有韵脚,而倒着原诗韵脚的顺序来押韵的。比如,《松陵集》卷九有张贲的一首《酬袭美先辈见寄倒来韵》,此诗是对皮日休的一首诗运用“倒次韵”手法来酬和的[⑤]。其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皮、陆二人曾经创作过次韵古人诗的作品。比如,皮、陆二人各有《追和

---

①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〇,《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201 册)据江南图书馆藏明华氏活字印本景印,第 8 页。

②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49 页。

③ 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6 页。

④ 四声诗是每句诗用同一种(或两种)声调的字写成的诗;双声诗指诗中用的字都是声母相同的“双声词”的;叠韵诗指诗中用的字都是韵母相同的“叠韵词”的。

⑤ 参见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序说》第 117 页。该“倒次韵”的手法,韩偓与吴融也曾经运用过。

虎丘寺清远道士诗》一首和《追和幽独君诗次韵》二首，此六首才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运用次韵手法来追和古人的作品[1]，尽管这些作品没能引起后人的注意——这从苏轼的例子可以窥见。而皮、陆与其周围人物的“倒次韵”、“次韵古人诗”的试图，正反映出晚唐时期次韵手法已经在文坛上扎下了很深的根。

总之，唐人创立次韵格式之后，为了该手法的发展，下过很多工夫。结果，他们在这一方面留下了很明显的创作足迹，并且为北宋时期次韵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其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二）北宋文坛次韵诗创作的盛行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有如下一条：

> 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2]

在《诗评》中，严羽对次韵诗流行的风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与此同时，这段话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宋代次韵诗创作极为盛行。但就北宋初期来说，次韵诗的创作似乎并不太活跃。

开国以来，宋初几位君主都爱好艺文，君臣之间的诗歌应制、奉和较为流行。并且，臣僚之间在特定场合里的唱和活动也比较活跃。比如，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在馆阁所作的《西昆酬唱集》正代表了宋初唱和诗风的兴盛。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西昆酬唱

---

① 关于前者，《松陵集》卷二在皮氏《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序》之后，依次收录了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有作》（原诗）、颜真卿（709—785）《刻清远道士诗因而继作》（非次韵）、李德裕（787—849）《追和太师鲁公刻清远道士诗》（亦非次韵）、皮日休《追和清远道士诗兼次本韵》、陆龟蒙《同前亦次本韵》。至于后者，《松陵集》同卷先录《幽独君诗》二首（原诗）和《答幽独君》（皮氏《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序》谓“不知孰氏之作”）一首，后录皮氏《追和幽独君诗次韵》二首以及陆氏《同前次韵》二首。

② 何文焕《历代诗话》第699页。

集》中没有"用韵"、"次韵"之作,"依韵"的作品也很少[①]。内山精也在《苏轼次韵诗考序说》中,对活跃于北宋初期至后期的主要诗人的次韵诗,做出了详细的统计[②]。据他的统计,宋朝成立以后的约一百年间,即从太祖的开国(960)到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前后,除了杨亿创作了54首次韵诗(15.9%)[③]之外,大部分的诗人都很少运用过次韵手法。

而从仁宗朝末期起,在诗歌创作的时候,多用次韵手法的诗人,越来越多了。其中,梅尧臣(1002—1060)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创作了417首的和韵诗,其中次韵诗有149首(35.7%,在梅诗2900首中,占5.1%)。据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④](以下简称"《梅集》"),从皇祐五年(1053)前后,梅诗中依韵之作开始增加,在嘉祐三、四(1058、1059)两年间,次韵之作激增。尤其是,嘉祐四年次韵诗的数目多达81首,这大约是该年诗总数(174首)的一半[⑤]。

除了梅尧臣之外,宋庠(996—1066,53首,6.6%)、韩琦(1008—1075,103首,14.9%)、赵抃(1008—1084,156首,21.8%)等,与梅氏年辈相近的诗人也留下了不少的次韵诗。还有,作为下一辈的诗人,王安石(1021—1086,155首,9.5%)、刘攽(1022—1088,107首,8.8%)、苏颂(1020—1101,166首,27.9%)等,也参与了多作次韵诗的队伍。考虑到次韵手法主要在诗歌唱

---

① 王水照《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王先生关于"用韵"、"依韵"、"次韵"的概念,参照了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的说法。按照胡氏的说法,"用韵"、"依韵"的概念与我们前文所说的完全相反。于是,笔者在这里论述的时候,按照前文所采取的说法,改动了这两个词,以免让读者误会。

② 从徐铉到张耒,共有六十位,不包括苏轼。内山氏把这个统计结果用表格显示出来。该表格收录于他的《苏轼次韵诗考序说》第119—121页。

③ 这是把对杨亿所作的诗歌总数的比例,用百分比来表示的,小数点以后第二位四舍五入。我们下面用同样的方法来表示其他诗人次韵诗在其诗歌总数中的比例。

④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⑤ 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序说》第118页。

和活动中被运用的情况，这些著名作家的次韵诗创作，应该直接影响酬答对象的诗歌创作，并且间接地吸引同时代人的关注。因此，到了苏轼与其同辈诗人登场于文坛的时候，次韵手法已经成为文坛上既普遍又流行的作诗技法了。我们从苏轼、苏辙等人的早期诗篇中已有较多次韵之作的情况，不难发现这种倾向。并且，我们又从这一辈诗人们一生中的次韵诗创作情况，可以窥见当时次韵手法盛行的消息。除“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的苏轼以外，还有苏辙（1039—1112，499首，27.6%）、刘挚（1030—1097，116首，26.4%）、韦骧（1033—1105，89首，7.7%）等，都多次运用过次韵手法。

到了苏轼的下一辈诗人，次韵手法盛行的趋势更为明显了。这其中，所谓“苏门”诗人的成就特别突出。比如说，黄庭坚（1049—1105）、秦观（1049—1101）、张耒（1052—1112）、陈师道（1053—1101）分别留了下440首（30.0%）、108首（24.8%）、82首（4.9%）、85首（12.8%）的次韵诗[1]。这应该是他们既受到时代趣尚的影响，又受到喜欢次韵手法的老师苏轼的影响所使然。当然，除了这些苏门诗人之外，还有许多北宋后期诗人参与了次韵诗创作，为次韵诗的流行，起到了助阵的作用。

以上概述了北宋文人的次韵诗创作情况。下面，笔者要讨论这些北宋诗人次韵诗创作上的两个特征。

首先，梅尧臣以降，北宋文人和韵诗创作，越来越呈现出向次韵诗集中化的倾向了。作为梅尧臣的前一辈诗人，范仲淹（989—

---

[1] 这是根据内山精也的统计的。不过，在内山氏所选的六十位北宋诗人之中，没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1053—1110）。因此，笔者全面调查《鸡肋集》（四库本）卷四至卷二二中的次韵诗收录情况，发现在诗总数620首之中，可以确定是次韵诗的作品多达214首（34.5%）。这214首次韵诗之中，诗题上标明“次韵”或“次……韵”的作品有163首（诗歌总数的26.3%）。《鸡肋集》中还有尚未确定是次韵诗的和韵诗（或和诗）36首。这36首当中，应该有不少次韵之作。由此可见，晁补之与黄、秦、张、陈一样，非常热衷于次韵诗创作。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的次韵诗创作在数量和比例上远胜秦、张、陈三人。

1052)留下了268首诗,其中和韵诗有39首,在这39首中,依韵诗有37首,而次韵诗只有2首。梅尧臣也留下了277首依韵诗,这比他的次韵诗总数149首大约多一倍。推定为梅氏的同时代人物,强至在他诗歌总数826首中,留下了193首和韵诗,其中依韵有126首;次韵有60首。而后来,北宋文人的依韵诗创作显著地减少,在内山精也的表格里面的六十位之中,除了五位诗人留下了十首以上的依韵诗,其中两位诗人比次韵多运用了依韵手法之外[1],其他都集中运用了次韵手法。至于用韵,这个手法北宋文人很少运用。表面看来,用韵手法比次韵制约少一些,但是考虑到在运用用韵手法的时候,必须得重新安排韵脚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用韵会带来比次韵更大的不便。对诗作技巧已经很成熟的北宋诗人来说,次韵既可以让他们显示自己的文学才能,又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地着手作诗,而用韵手法比次韵几乎没有什么优势,这可能是让诗人们很少运用用韵手法的理由吧。总之,次韵越来越被广泛而集中地运用,终于成为和韵的代表了。

其次,苏轼以前,北宋诗人的次韵诗创作,基本上局限于同时代人之间的诗歌酬答活动。只有王安石留下了两首次韵古人诗的作品,但没有引起诗坛上的关注(详后)。苏轼所谓"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正反映了这个情况。

总的来讲,次韵手法从北宋中叶起,重新被诗人们积极地运用,进入了非常盛行的局面。就其流行的程度来讲,宋人的次韵诗创作已经远远超过唐人。这个情况是我们从北宋人所留下的次韵诗数量(或者一个诗人留下的诗总数之中次韵诗所占的比例)以及所谓其"集中化倾向"等可以窥见的。不过,就苏轼以前的诗人来讲,他们所运用的次韵手法,与中晚唐时期比起来,几乎没有呈现出任何质变的面貌。到了苏轼,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面

---

[1] 这五位是邵雍(1011—1077,依韵41首;次韵10首)、王珪(1019—1085,依韵34首;次韵6首)、文彦博(1006—1097,依韵19首;次韵32首)、韩维(1017—1098,依韵31首;次韵56首)、黄庭坚(依韵10首)。

目，才能正式地被体现出来了。

二、苏轼以前的陶渊明接受

（一）东晋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陶渊明一直被人们视为著名的隐士。众所周知，南北朝时期，隐逸之风非常流行，这使得许多文人首先关注陶渊明的隐逸这一侧面。但与陶渊明作为隐士很有声望的情况不一样，在这个时期，陶渊明作为诗人的文名相对地小一些。比如说，刘勰《文心雕龙》、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沈约《宋书·陶渊明传》等都没有提及陶诗。在这时期的文坛上，人们比较注重文辞的华美以及声律的和谐等。这种文艺倾向，与陶诗的平淡质朴的风貌难以相合。这或许是南北朝人不大欣赏陶诗艺术价值的主要原因吧。

不过，南北朝人不大欣赏陶诗并不等于陶渊明的诗文并没有被当时人所重视。相反，靠着作为隐士的声望，抑或因为陶诗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尽管当时人不能自觉地领略到这种魅力，陶渊明的诗文慢慢地扩大读者层，并且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其中，有些人曾经写过模拟陶诗的作品，如鲍照《奉和王义兴学效陶彭泽体》、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拟陶征君田居》等。

在讨论南北朝人怎样接受陶渊明的时候，我们少不了要关注钟嵘《诗品》对陶诗的评价以及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钟氏将陶诗列于“中品”，并且又提出“其源出于应璩”的说法，引起了后人的许多议论甚至指责[①]。其实，钟嵘对陶诗的评价整体上还是保持着赞扬的态度，甚至最后推尊陶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不过，钟嵘注意到陶诗简洁、“真古”、“辞兴婉惬”等艺术特点之后，把这些特点总结为“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并且针对世俗评陶诗“质直”或“直为田家语”的看法，他反而

---

①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袁行霈《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一文。此文收录于袁先生《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强调陶诗"华靡"的一面[1]。这些都表明,钟氏评陶诗虽有发掘陶渊明作为诗人的价值之功,但是不能完全摆脱当时人主要关注陶渊明的为人,并且在文艺思潮上喜欢"华靡"之风的局限。

在南北朝人之中,萧统给予陶渊明的为人和文学以最高的评价。他不但为陶渊明编文集,并且亲自作《陶渊明集序》及《陶渊明传》附于陶集中。还有,他主编的《文选》收录了陶诗七题八首。萧统对陶渊明的人品及文学的推崇,在《陶渊明集序》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在这篇序文中,萧统不但称颂陶诗文采精妙挺拔、情感充沛而富于变化、表现明朗而不隐晦的超群出众的艺术成就,并且赞扬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的高迈人品。最后,萧统认为这位"大贤"之文能起到"有助于风教"的作用[2]。萧统此序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它整体上呈现出人品与诗品合一的倾向[3]。比如,"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尽管是萧统对陶诗的评语,而其中也有一番对诗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人格的体察,可以说是人品与诗品有机的联系。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陶诗在萧统那里得到那么高的评价,实际上多靠萧统对陶渊明人格的高度认同[4]。第二,所谓"文章不群"、"独超众类"等的评语,无疑是萧统对陶诗的赞词,而我们从这些词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另外一个信息:陶诗不是当时主流。南朝文坛一直重视华美的文风,所以,陶诗素朴的文字、平淡的风格,与那样的时代风尚相去甚远,只有像萧统这样的极少数读者才能欣赏其价值。

综上所论,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有些人早已关注陶渊明

---

① 参见钟嵘《诗品》卷中"宋征士陶潜"条(何文焕《历代诗话》第13页)。

② (梁)萧统《陶渊明集序》(《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第44页)。

③ 罗秀美《宋代陶学研究》,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第37页。

④ 这与上述钟嵘"每观其文,想其人德"的观点很相似。对此,罗秀美把"风格"分为"人格风格"与"语言风格"之后说:"就萧统和钟嵘的观点而言,就可以发现他们眼中的渊明,充分呈现出'人格风格'上的价值。"所谓"人格风格"指"人品"部分的风格表现(罗秀美《宋代陶学研究》第46- 47页)。

文学的审美价值，但是整个时期对陶渊明诗文的评价并不很高。与此相反，南北朝人对陶渊明为人的评价已经很高。如上所说，这与当时在社会风气上崇尚隐逸、在文艺创作上竞尚华靡的风尚脱不了关系。

（二）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陶渊明的人品与文学被更为广泛地接受，逐渐获得更高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对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的总体性评价。就唐代而言，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在每个阶段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认为，把整个隋唐五代时期分为几个阶段来分析各时期接受陶渊明的情况才比较合理。

在隋代与初唐时期，陶渊明主要还是以脱颖不群、好酒拔俗的风流雅士的形象被接受。当然，隋代及初唐的诗人在推崇陶的高尚人品抑或羡慕他的隐逸生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受到陶渊明文学的影响。但总的来讲，陶诗文不太引起这个时期人的注意。这又从初唐人所撰的《隋书·文学传序》、《隋书·经籍志》集部论、《周书·王褒庾信论》等，在历述南北朝重要作家的时候，没有提到陶渊明的情况，可以窥见[①]。

到了盛唐，人们进一步推崇作为高雅隐士的陶渊明了。孟浩然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中说：“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②]然而还有些人偶尔对陶的为人或人生选择表示不满。除了上面（本章第二节）所举的王维与李白的例子以外，杜甫也对陶渊

① 这一时期诗人之中，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最有成就的殆为由隋入唐的诗人王绩。他的诗摆脱六朝以来浮艳的文风，多写隐逸生活的情趣，风格也较为平淡。因此，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王绩的诗，是陶渊明的嫡子真传。”（《闻一多选唐诗》，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而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云：“初唐则王无功，道渊明处最多；喜其饮酒，与己有同好，非尚其诗也。”（中华书局，1999年，第89页）可见，钱先生认为王绩也没有欣赏过陶诗文本身。

②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

明颇有微词[①]。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盛唐时期的进取气象渗透了当时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气象偶尔体现于对陶渊明为人的评价上。盛唐人对于陶渊明的诗文也基本上保持肯定的态度。众所周知，盛唐诗人创造了辉煌的田园山水诗。这些山水田园诗，从陶诗那里，获得不少艺术滋养。这不光是指语词上的类似或者有关典故的使用，而且还指诗歌艺术风格上的互相联系[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盛唐人还没有在理性上给陶诗以充分的重视，尽管他们在创作实践上已经较为普遍地学习陶诗。

到了中唐，人们在上承盛唐人的基础上，更为普遍地推崇陶渊明的为人及诗文。但也有些人像盛唐王、李、杜那样，偶尔对陶渊明的人生选择表示不满，如韩愈曾在《送王秀才序》中云：“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③]又如李端《晚游东田寄司空曙》云：“莫作縻官意，陶潜未必贤。”（《全唐诗》卷二八五）但是这并没有形成主流倾向，中唐人基本上较为普遍地崇尚陶渊明的隐逸闲趣或高雅脱俗的志趣。如韦应物《东郊》云：“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全唐诗》卷一九二）又如皎然《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各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云：“皎皎寻阳隐，千年可为偶。”（《全唐诗》卷八一六）

中唐人普遍学习陶诗的田园精神。不仅继承盛唐山水田园诗传统的韦应物、柳宗元，甚至连诗学追求与陶不同的韩愈、孟郊

---

① 杜甫《遣兴五首》其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5 年，第 563 页）在这首诗中，杜甫以为陶潜只不过是一个“避俗翁”而未必是“达道”之士。

② 如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云：“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适，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说诗晬语》第 207 页）

③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57－258 页。

等也偶尔学习陶诗[1]。其中，后世人多以“陶韦”并称的韦应物，写了两首效陶体诗：《与友生野饮效陶体》、《效陶彭泽》。他学习陶诗主要继承陶诗恬淡冲和、真率自然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韦氏把这些精神带进日常生活甚至官场生活中。他在郡斋诗中，渗透着陶诗冲淡真率的精神，表现所谓“吏隐”生活的情趣。这种陶诗精神的普遍化直接影响了大诗人白居易，产生了著名的“闲适诗”。自称“异世陶元亮”[2]的白居易比韦应物更多也更广泛地接受陶渊明。他不但“夙慕陶渊明为人”[3]，而且非常喜爱陶渊明诗文，曾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醉吟先生传》、《自戏三绝句》等[4]，可以说是宋代尚陶的先驱。此外，中唐人较为理性地发现了陶诗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皎然的成就比较突出。皎然与潘述等三人合作的《讲古文联句》，评述了刘宋以来重要作家的艺术成就，其中评陶诗的部分正是皎然写的。其诗云：“陶令田园，匠意真直。春柳寒松，不凋不饰。”（《全唐诗》卷七九四）这四句正是点出陶渊明田园诗的真率自然、像春柳寒松般高洁脱俗的艺术特征[5]。

晚唐五代，社会的混乱又掀起隐逸之风，知识分子们较为普遍地接受作为高雅隐士的陶渊明，尽管晚唐五代诗人中的大家如杜牧、李商隐等对陶渊明接受甚少。这一时期人对陶渊明的为人，基本上很推崇，几乎没有像盛中唐人那样偶尔提出不满的意见。甚至有些人对陶的人品表示极度的赞扬，如陆龟蒙《漉酒巾》

---

① 钱锺书先生说：“昌黎诗如《秋怀》、《晚菊》、《南溪始泛》、《江汉虽云广》等，未尝不师法陶公。”（《谈艺录》第 89 页）此外，孟郊《隐士》、《秋怀》、《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也明显受到陶诗的影响（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 102 页）。

② 《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俸多时，忧问贫乏。偶乘酒兴，咏而报之》，（《白居易集》卷三六，第 837 页）。

③ 《访陶公旧宅并序》，（《白居易集》卷七，第 128 页）。

④ 《醉吟先生传》与《自戏三绝句》是分别效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与《形影神》三首的作品。

⑤ 此外，皎然曾经撰写了《诗式》五卷。在此书中，陶诗的地位虽然不如谢灵运诗，但与鲍照、谢朓等人诗难定高下，足见皎然将陶渊明纳入了重要诗人行列。参见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 171－173 页。

云:"靖节高风不可攀。"(《全唐诗》卷六二九)此外,在中唐韦应物、白居易等人的倡导之下,晚唐五代人基本上肯定陶渊明作为重要诗人的地位。因此,他们在其文集中多次提到陶诗,并且有时候对陶诗表示很深的认同,如郑谷《读前集二首》其二云:"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全唐诗》卷六七五)在这种风气之下,有些人继承中唐韦应物、白居易,写了效仿陶诗的作品[1]。除了这些效陶之作以外,晚唐五代人表现他们隐逸避世心理的时候,大多追求淡泊的情思。其中有些人在诗歌理论上,推崇冲淡之美,并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全唐文》卷八〇七)[2]。这些都可以算是陶诗对晚唐五代人诗歌创作与理论的影响[3]。

综观隋唐五代人的陶渊明接受情形,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人们总体上肯定并欣赏陶渊明的人品与诗文。具体而言,虽然时有对陶的人生选择表示不满的意见,但这并不是主流的看法,人们基本上认同陶渊明高雅脱俗的精神面貌。至于陶渊明的诗文,隋、初唐人还不太注意它的价值。而从盛唐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陶渊明作为诗人的价值,较为普遍地学习陶诗,到了中唐,人们开始在理性上发现陶诗的艺术价值了[4]。因此,到了晚唐五代,

---

① 比如说,有刘驾《效陶》、司马札《效陶彭泽》以及曹邺《山中效陶》、《田家效陶》等。参见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② 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也专列"冲淡"一品。而上个世纪90年代,陈尚君、汪涌豪二位先生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中,提出了《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的说法(此文收录于陈先生《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陈、汪二位先生的说法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二位先生的论证比较可靠,本书从之。

③ 司空图虽然没有直接推崇陶诗的艺术成就,但是他把深受陶诗影响的王维、韦应物诗当作典范看待。参见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08页。

④ 葛晓音先生认为,陶诗的价值在唐代以后才愈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到唐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变化的内容则是,与南北朝人崇尚"形似"的情况不同,唐人在美学观念上开始追求"形神兼备"。参见葛晓音《陶诗的艺术成就——兼论有关诗画表现艺术的发展》,《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1—262页。

陶渊明作为重要诗人的地位较为普遍地被肯定了。一言以蔽之，整个唐代已经走向对陶渊明人品与诗品并重的局面，这与南北朝时期偏重其人品的取向有很大的不同[1]。但需要指出的是，隋唐五代人对陶渊明的欣赏，还不到理想化、典范化的程度。到了宋代，陶渊明才成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典范诗人。尽管如此，我们绝不能忽视唐五代人在陶渊明接受上的重要意义。

（三）北宋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2]但需要指出的是，宋人的陶渊明接受并不是一开始就进入巅峰阶段。在宋初六十年，人们普遍地欣赏陶渊明的为人，但是，他们不太推崇其诗文。当然，这并不等于宋初人否定唐代已经初步确立的陶渊明作为重要诗人的地位。问题就在于宋初人在文学创作上另有专心学习的对象。宋初诗坛，先后形成了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晚唐体诗人学习贾岛的"苦吟"，重视炼字炼句而意境较为狭窄；西昆体诗人崇尚精丽繁缛诗风，追求用典的贴切、属对的工巧、音节的和婉[3]。这些文学创作倾向，都与陶诗真率自然的精神难以相合。不过，宋初诗人在欣赏陶渊明的为人之馀，有意无意地受到陶渊明诗文的影响。这其中，晚唐体诗偶尔接近陶诗的风貌。晚唐体诗人除了寇准之外，大多是身在江湖的隐士僧侣。他们不但推崇隐士陶渊明的高雅情趣，而且在审美追求上，崇尚清淡自然之美。因此，林逋、魏野等有些诗篇，其平淡之趣与陶诗很相似。不过，这种平淡风格在宋初未成主流。

在宋代诗人之中，最早大力提倡陶诗的，殆为号称宋诗的"开山祖师"（《后村诗话·前集》卷二）[4]的梅尧臣。他不但在理性上明确地认识陶诗平淡美学的价值，并且把"平淡"奉为作诗的最

---

[1] 罗秀美《宋代陶学研究》第 79 页。

[2] 钱锺书《谈艺录》第 88 页。

[3] 参见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23 页。

[4]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王秀梅点校，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2 页。

高、最难的境界，开拓了陶渊明接受史的新局面。而梅尧臣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平淡美学来接受陶诗的。庆历四年，梅尧臣经历了丧妻失子的悲剧。次年，他又丧失了好友尹源和裴易[1]。面对这么大的人生痛苦，人到中年的梅尧臣，要以冷静理性的态度来克服它。这种人生态度直接影响梅尧臣的诗歌创作，强化了其诗的理趣，并且让其创作风格更加偏向平淡。除此之外，庆历四年，欧阳修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中，点出了梅诗平淡隽永的艺术特征。之前，梅氏本人似乎还没能对此作出美学理论上的概括，欧阳修的评论帮助他提高了创作的自觉性[2]。这也可能对梅诗平淡风格的深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庆历五年起，梅尧臣开始屡次以"平淡"论诗，并且将这"平淡"与陶诗并提[3]。例如，庆历五年，梅氏作《答中道小疾见寄》云："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又《寄宋次道中道》云："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拟伦。"不仅如此，梅氏同年作《拟陶诗三首》(《手问足》、《足答手》、《目释》)[4]，模拟陶渊明《形、影、神》三首；庆历八年又作《拟陶潜止酒》(《梅集》卷一八)，与陶原诗一样，每句都用"止"字，这些拟陶之作不但在形式、结构上与陶的原诗很相似，而且深得陶诗的理趣和风格。足见梅尧臣对平淡诗美的追求，与他大力学习陶诗脱不开关系。嗣后，梅尧臣进一步追求平淡诗美，最终认为平淡诗美才是诗歌创作上的最高境界，即他所谓的"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集》卷二六《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此诗作于至和三年(1056))。

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并不意味着表里一味地平易淡泊。他所说的平淡实则体现平易淡泊的形式与深邃的内蕴之间的

---

[1]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52页。

[2]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王水照自选集》第190页。

[3] 庆历五年之前，梅尧臣只有一次用"平淡"论诗。该作品乃是《和绮翁游齐山寺次其韵》(《梅集》卷八)。参见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49页。

[4] 以上五篇都收录于《梅集》卷一五。

"表里相异而和谐、形神对立而统一的辩证的审美思维。"[①]梅氏把平淡诗美看作诗歌创作上的极境,应该基因于这种审美思维。梅尧臣本人为了实现这种审美理想,除了大力学习陶诗外,还吸取韩孟诗派的奇险诗风,通过"奇峭苦硬的锤炼和过滤"[②]来达到平淡隽永的艺术境界。因此,他间或有"琢刻以出怪巧"之嫌,但最终形成了"气完力馀,益老以劲"的独特风格(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③])。梅氏这种平淡而老健、有力的风格,与陶诗的平淡风格,实有一定的距离。不过,梅尧臣对平淡隽永诗风的追求与作为其重要环节的对陶诗平淡美学的推崇,对当时和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为苏轼全面而深入地接受、阐释陶渊明,奠定了直接而扎实的基础。因此,其首开风气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推崇陶渊明的为人及文学,并且学习陶诗,在梅尧臣的时代,并不是孤立现象。作为梅尧臣的好友以及当时文坛的领袖,欧阳修曾经赞赏过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④]除了欧阳修以外,晏殊、韩维、刘敞、王安石等人,都有推崇陶渊明为人及诗文的言论。其中,王安石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值得我们注意。他相当欣赏陶诗的艺术成就,尤其是给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以极高的评价,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遁斋闲览》云:"(荆公)尝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⑤]不仅如此,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之后,在自己的诗

---

①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王水照自选集》第188页。

②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王水照自选集》第191页。

③ 《欧阳修全集》卷三三,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497页。

④ 此语见于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99册))。另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以及《诗人玉屑》卷一三"欧阳公论《归去来辞》"条,引《遁斋闲览》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渊明《归去来》,以为江左高文,当世莫及。"

⑤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台北:世界书局,1976年,第17页。

歌创作上，不但多次运用陶诗中的典故，并且接受了陶诗的平淡精神，写出不少深婉不迫、平淡有味的作品[1]。此外，北宋理学家邵雍在《读陶渊明〈归去来〉》诗中说：“可怜六百馀年外，复有闲人继后尘”（《伊川击壤集》卷七）[2]，以继承陶渊明为己任。其诗歌风格也时与陶诗相似，特别是以平淡语言来表达深刻义理的特点，应该说受到陶诗的影响。

总而言之，北宋初期人不太推崇陶渊明的诗文，但是，从北宋中叶起，以梅尧臣为首的诗人们开始大力推崇陶诗，而且大量创作学陶之作。这很可能与梅尧臣的时代蔚然兴起一股崇尚平淡的审美时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3]。具言之，梅尧臣等人在崇尚平淡诗美的同时，在古人当中找到一个典范性的人物——陶渊明。他们将陶诗当作平淡之宗看待，透过对它的推崇并学习，来实现对平淡诗美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上面叙述北宋中期的陶渊明接受，主要讨论当时人对陶诗的接受情况。其实，北宋中期人对陶渊明为人的推崇并没有衰微。相反，北宋社会的各种内忧外患以及欧阳修等在儒学复古运动中对淡泊自守品格的崇尚[4]，使得这时期人更加欣赏陶渊明高雅脱俗的情趣及清高自守的品节。

---

①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61页。

② （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47册）据江南图书馆藏明成化乙未毕亨刊本景印，第98页。

③ 以豪放诗风著名的苏舜钦，也在论诗上曾经推崇平淡诗风。他说：“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诗僧则晖求诗》，《苏舜钦集》卷八，沈文倬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1页），又说：“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赠释秘演》，《苏舜钦集》卷二，第15页）参见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王水照自选集》第193页。

④ 北宋中期人对淡泊人生追求的例子是很多的。比如欧阳修云：“世好竞辛咸，古味殊淡泊”（《送杨辟秀才》，《欧阳修全集》卷二）；范仲淹云：“上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静之”（《祭谢宾客文》，《全宋文》卷三九一）；梅尧臣云：“耻游公相门，甘自守恬淡”（《正仲见赠依韵和答诗》，《梅集》卷二三），又云：“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将师”（《依韵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观画听琴之会》，《梅集》卷二六）；韩维云：“爱君抱冲淡，荣利不可迁”（《送宋钧秀才落第还乡》，《全宋诗》卷四二一）。参见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31—232页。

由此可见，北宋中期人大力倡导陶诗之后，文坛上逐渐出现对陶渊明为人及诗文并重的倾向。当然，北宋人这种并重态度，与唐五代人较为片面的并重态度有所不同。北宋人比唐五代人更为深刻地发掘陶诗平淡深邃的审美价值，并且更为直接地表现出其对陶诗的推崇。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北宋人将陶诗这种审美价值，联系到陶渊明人格上的淡泊自守的特征，从诗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的角度，并重陶渊明其人其诗。尔后，这种并重的态度，逐渐发展到典范化、理想化的程度，最终使得陶渊明真正成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最高典范之一。梅尧臣等人的学陶尚未达到其“典范化”的极点[1]，不过他们发现并推崇陶诗的平淡美学，开启了对陶渊明为人及诗文并重的新局面，为陶渊明接受史上巅峰期的到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予充分的重视。

三、时运的成熟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历代文人的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直到苏轼的时代日益发展并深化。有趣的是，中唐以后的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呈现出非常相似的发展趋势。具言之，作为次韵手法的奠基人，白居易在中唐文人之中，最为积极地接受陶渊明；号称宋诗的“开山祖师”的梅尧臣，在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两方面，都打破宋初的相对冷落的局面，为日后的广泛流行及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至于晚唐诗人，虽然多次运用次韵手法的皮日休对陶渊明的接受不太明显，但是其诗友陆龟蒙非常推崇陶渊明，并且明显地受到其

---

[1] 梅尧臣尽管将平淡美推为诗歌创作上的最高境界，并且已经较为深刻地体会陶诗的平淡美，但是他没有像苏轼那样，在文学评论的高度上，更为明确地、更为理性地探讨平淡美的艺术内涵，并且还没有具体地给陶诗以最高典范的地位。

影响[①]。事实上,晚唐五代人普遍地肯定陶渊明作为高雅隐士以及重要诗人的地位。这与次韵手法,到了晚唐,成为更为普遍地被运用的格式,大致上呈现互相类似的发展趋势。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论韩愈》)[②]陈先生的分期点是"安史之乱",从而唐后期指中、晚唐。就像陈先生的说法,从中唐开始,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呈现出与以前很不相同的面目,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文学方面而言,宋代文学的诸多特征早在中唐文学新变的过程中大都已经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就是其最典型的例子。此外,宋诗那种"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尚理"等的特征,都在中唐诗人那里,可以找到相关的例子[③]。次韵手法就在这种文学新变的过程中,正式地开始其历史。至于陶渊明的接受,到了中唐,陶渊明的人格与诗品,比以前更为普遍地被接受并推崇。中唐人不仅基本上崇尚陶渊明的隐逸闲

---

①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02—203页。李剑锋认为皮日休对于陶渊明接受甚少。不过,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说:"(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写的隐逸生活,就是将栖息园田、徜徉山水、睦亲敦友、耕作劳动、弦琴读书、饮酒赋诗等种种事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唐代,从初唐到中唐,大多数的学陶、效陶者,还没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只是到了皮日休、陆龟蒙,在他们的《松陵集》唱和诗里,才比较突出地表现了陶渊明那样的人生追求和生活趣尚。"(第106页)由此看来,皮日休也可以说受到陶渊明的影响。但是,皮日休接受陶渊明确实没有陆龟蒙的明显。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32页。

③ 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条说:"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谈艺录》第2页)据传统的说法,钱先生所举的四位诗人,除了杜甫以外,都是中唐时期诗人,但有些文学史家将杜甫视为中唐诗人,如章培恒、骆玉明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笔者所据的是2001年第九次印刷本)以及《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由此看来,钱先生此语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后期(指中、晚唐)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不谋而合。

趣和高雅脱俗的志趣，而且比盛唐人更为理性地发现陶诗的艺术价值。这也应该说与中唐的特殊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1]。从宏观上看，中唐与北宋属于同一个历史阶段，活跃在这个阶段的士人，大致上有相似的政治、文化上的背景。中唐文人站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开头，正式地发明并积极地运用次韵手法，同时更加深化对陶渊明的接受，这对属于这个阶段的后代人，应该产生很大的影响，让他们更加发展并深化这两个潮流。当然，其中间有些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如内乱、分裂、统一、改朝换代等），其发展的趋势会有暂时性的缓慢、钝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必然恢复正常的发展轨道。要之，对中唐以后的士人来讲，次韵手法与陶渊明其人其诗，都符合他们的嗜好与审美价值，等到梅尧臣等人的大力倡导之后，日益靠近其发展的巅峰时期。苏轼承袭中唐以后的传统，在次韵手法的运用与陶渊明接受上，都达到了其巅峰的境界，进而将这两个潮流汇合在一起，终于产生了"和陶诗"。

最后，我们再讨论苏轼次韵古人诗的问题。事实上，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本来是互不相干的。当然，对晚年的苏轼来讲，次韵手法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作诗技法，与此同时，陶渊明其人其诗也已经成为在他人生思考与文学创作上的最高典范，此二者最终汇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苏轼能否打开向来次韵诗只是在诗歌酬答活动中被运用的格局，发明次韵古人诗的新技法。万一苏轼也不能打破这个格局的话，"和陶诗"恐怕不会在他的笔下产生的。不过，苏轼早就打开那种格局，在写"和陶诗"之前，已经运用过两次次韵古人诗（韩愈、李白）的手法。

这种次韵古人诗的手法，无疑是苏轼的创新，但让他有这种

---

[1] 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中唐文学和文化，明显地呈现出由开放转入内敛的面目。(明)陆时雍《诗镜总论》云："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敛也。"（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417页）这种内敛的倾向，应该与中唐人崇尚陶渊明式的隐逸与陶诗的恬淡冲和，有很密切的关系。

创新的气氛，在他的时代已经充分成熟了。这一点，我们从王安石与郭祥正(1035—1113)那里，可以窥见一斑。

虽然苏轼以为自己是次韵古人诗的首创者，但事实上，在他之前，唐代皮日休、陆龟蒙已经写了六首；在他稍前，王安石也已经写了两首次韵古人诗的作品。关于皮、陆二人的作品，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自不赘述。王安石的二诗为：《昆山慧聚寺次孟郊韵》和《(昆山)慧聚寺次张祜韵》。据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一书，此二诗都作于皇祐五年(1053)[①]。这比苏轼次韵古人诗的最早作品(《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咏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还早十一年。引人注目的是，皇祐五年就是梅尧臣的和韵诗创作开始显著地增加的时期，而且比梅尧臣次韵诗激增的嘉祐三、四(1058、1059)还早五六年。可见，在北宋的次韵诗正要开始其盛行历史的阶段，次韵古人诗的作品，已经被王安石写出来了。事实上，次韵古人诗在形式上，没有什么更加严格的成立条件。诗人们只不过摆脱不了惯性的支配而已。王安石的先例，很好地显示在日后次韵诗盛行的过程中，次韵古人诗的作品，随时可以出现[②]。苏轼就是紧接跟上王安石的人，尽管他本人或许并不知道王安石这两篇的存在。

如果说王安石偶尔运用次韵古人诗的技法，没有保持创作上的连续性，那么，郭祥正与王安石不同，更有意识地运用此手法，并且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作品。据《宋史·郭祥正传》，郭氏的母亲

① 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8—79页。

② 另外，王安石留下了大量的"集句诗"。据韩国学者柳莹杓先生《王安石诗歌文学研究》，王安石留下了六十八首集句诗，为集句诗的盛行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因此，集句诗创作尽管晋代已经有其先例，但有些人还以为是王安石的创举，如《王直方诗话》云："荆公始为集句"；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四亦云："荆公始为集句诗"(柳莹杓《王安石诗歌文学研究》，〔韩〕法仁文化社，1993年，第406—407)。集句诗是组合古人诗句的作诗技法。我们认为，这种集句诗的大量创作，应该与次韵古人诗的时机成熟，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梦见李白而生他，后来，他与梅尧臣结识，梅氏称赞他的诗才说："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1]梅氏的赞语应该与他出生时的传说有关[2]。而梅氏的这番话之后，郭氏在当时诗坛上获得了很大的声誉。许多人认同了他是"李白后身"的这一观点，他本人也主动以李白自比了。不仅如此，他为了向别人具体表现作为"李白后身"的自己，写了四十四首的"和李诗"[3]。据孔凡礼《郭祥正事迹编年》[4]，在这四十四首中，可以编年者有十二首，其中最早的作品是《追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二首》。此二诗作于治平四年(1067)，比苏轼最早次韵古人诗，仅晚三年，可以说是几乎同时出现的。而除了《留别陈元舆待制，用李白赠友人韵》一首作于元丰六年以外，其馀九首都作于元祐五年至七年间。这元祐五年至七年间，可以说是郭氏"和李诗"创作上的一个高峰[5]。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高峰与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的创作时间(元祐七年)大略一致，甚至比它还早一点。那么，我们不妨说，郭祥正比苏轼更早地进入次韵古人诗的高潮期。因为苏轼到了岭南，才进入到其次韵古人诗上的高潮期。或许有人以为郭祥正的"和李诗"创作受到苏轼的影响[6]。但是这一说法不仅没有具体的证据，而且就创作的高潮而言，苏轼比郭祥正稍晚一些，如果仅根据最早作品的问世时间，苏轼比郭祥正大约早三年的情况，从而主张苏轼对郭祥

---

[1] 《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第13123页。

[2] 参见莫砺锋《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

[3] 内山精也《"李白后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诗"》，《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第516—517页。

[4] 《郭祥正集》，孔凡礼点校，黄山书社，1995年，第562—670页。

[5] 内山精也《"李白后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诗"》，《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第518页。

[6] 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序说》第127页。在此文中，内山氏还以为，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对郭祥正"和李诗"的创作，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内山氏此文作于1988年，而其《"李白后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诗"》一文作于2003年。在后一文中，他已经接受孔凡礼《郭祥正事迹编年》的看法了。

正的影响的话，这未免有些牵强。更何况，苏、郭二人最早作品的创作时间，也只不过是依据后人的编年，未必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我们与其说郭祥正受到苏轼的影响，毋宁说苏、郭二人在次韵古人诗的气氛已经足够成熟的情况之下，各自逐渐更有意识地运用了这个手法。

总而言之，中唐以后，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越来越发展并深化，到了北宋中期以后，进入盛行的阶段，预告了其巅峰时期的到来。苏轼很敏感地感受到这种发展趋势，比任何人更为积极地、深刻地参与这个队伍，终于达到了其巅峰。由此看来，苏轼“和陶诗”并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在时运成熟的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历史性的产物。具体来说，作为“和陶诗”创作的先决条件，次韵古人诗手法的产生，在苏轼的时代，其气氛已经充分成熟了，这也很好地反映出苏轼“和陶诗”的历史性面目。总之，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不仅是苏轼个人的创举，而且是那些从古代积累下来的文学、文化力量所产生的结晶。

第三章　苏轼“和陶诗”的内容

苏轼“和陶诗”是对陶渊明原诗的和答诗，前人在研究其思想内容的时候，都非常关注在内容上与陶渊明原诗有什么异同。如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一书，采取逐首比较的方式，已经较为详细地比较陶苏二公诗的内容。而我们认为考察苏轼“和陶诗”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另外的角度进行。

苏轼“和陶诗”毕竟是诗人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如果苏轼本人并非有志于单纯的模仿，那么，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应该与诗人当时的实际生活或思想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研究苏轼“和陶诗”的内容，可以从作品本身的内容着手，集中地考察诗人当年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或者说应该——暂且不拘泥于“和陶诗”与原诗之间的内容上的异同，在充分研究“和陶诗”本身内容的基础上，详细地考察苏轼扬、惠、儋州时期的心态以及生活面目。本书认为，这种研究为我们后面（第四章）较为深刻地探讨诗人晚年达到了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并且讨论这个人生境界总体上与陶诗所体现的思想面目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石。

就苏轼“和陶诗”本身内容的研究而言，目前大都是举了若干首颇具特色的作品而叙述的文章。而黄蕙心的《苏东坡和陶诗研究》，可以说是较为全面地分析其内容的例子。黄蕙心在书中的分类如下：

> 第一节 记事：一、记生活情况；二、记生活中与人交游的情况；三、述心中志愿
>
> 第二节 抒情：一、亲友情深；二、尚友古人；三、兴废之感
>
> 第三节 议论：一、评论人物；二、抒一己愤慨

第四节 哲理

第五节 仕隐情结：一、欲有所为之志；二、顺情适性之心；三、仕隐矛盾之感

笔者认为这种分类难免呈现出分类上的重复与矛盾的问题。比如，第一节“三、述心中志愿”中的两篇，都表达苏轼晚年的著书立说的意志，实际上与“记事”不大有关系；第二节“二、尚友古人”与第三节“一、评论人物”有些重复；第三节“二、抒一己愤慨”中的各篇，或者与“评论人物”重复[①]，不用另设一类，或者尽管抒发心中的愤慨，实际上与“议论”无大关系[②]。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黄氏的分类本身，可以网罗全部“和陶诗”，大体上说还是比较合理。我们拟在其基础上，把苏轼“和陶诗”的内容分为“生活记事”、“亲友情深”、“ 论史评人”、“哲理”、“士人心态”等五大类加以分析。而《和陶桃花源》与《和陶归去来兮辞》两篇，在体裁上与其他的“和陶诗”有所不同，而且因其篇幅较长，其中所表达的内容也比较复杂，很有必要单独分析。因此，我们拟另设一节，专门讨论这两篇的思想内容。

第一节 生活记事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中考察宋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认为“要是与从前的诗作一比较，宋诗就显得更加接近日常的生活。”甚至，宋人将过去“被认为过于普通平常而不能入诗的身边杂事”[③]，积极大胆地引进到诗歌世界里。其最为显著的例子我们可以从“开山祖师”梅尧臣的诗歌创作中找到。

---

① 甚至在第三节“一、评论人物”中，已经分析《和陶咏三良》，而在“二、抒一己愤慨”中，又对此诗加以分析。

② 比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九是称颂晁补之的作品，很少议论成分。

③ 〔日〕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郑清茂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8页。

苏轼也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写下了不少记录日常生活情况的作品。而苏轼晚年先后被贬到惠州、儋州，在这两个陌生而恶劣的环境中挣扎着生活，这种生活已经不是单纯的“日常”或“普通平常”了。也就是说，苏轼在这两个地方经历了较为特殊的“日常”。这种人生经历经常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被反映，结果，在岭海时期的苏诗中，属于此类的俯拾皆是。比如，著名的《食荔枝二首》(惠)、《谪居三适》(儋)都反映着苏轼在两个贬谪地的生活面貌。作为他晚年诗歌的重要构成部分，苏轼“和陶诗”中也有不少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因此，我们下面试图考察苏轼“和陶诗”怎样描写他的谪居生活以及他所经历的事情。而东坡“和陶诗”还有作于扬州的《和陶饮酒二十首》，所以在着重考察岭海时期“和陶诗”之前，我们首先考察这二十首当中属于这一类的作品。

《和陶饮酒二十首》描述饮酒后的感怀，其中一些作品反映着东坡知扬州时期的生活面貌。比如，第十首的前段就描写诗人醉后乘轿过古城之隅时，被清风一吹，醒酒而玩赏自然景观的情景。下面引用的作品是更为逼真地描写在扬州任职的情况：

> 淮海虽故楚，无复轻扬风。斋厨圣贤杂，无事时复(一作“一”)中。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使君不夕坐，牙(一作“衙”)门散刀弓。(《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七)

扬州从前属于南蛮楚国，但是此地如今已经没有往昔的轻浮不正之风了。因此，作为此地的使君，诗人没有什么繁忙的事情，时时从厨房拿各种清浊之酒来喝。在享受这场饮酒带来的快乐之馀，诗人终于较为夸张地说：“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末二句更为形象性地描绘出当地民风淳朴而不必办理晚衙的情况。

作为岭南“和陶诗”的最初之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就有描述诗人惠州贬谪生活的部分。此诗在前段描写了惠州的自然环境与淳风美俗之后，接着说：

>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此段给我们同时展现出诗人艰苦的贬谪生活的一面和在这其中追求人生快乐的一面。事实上，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是在岭海时期苏诗中经常看得到的，另外一些"和陶诗"，尤其是描写谪居生活的作品，也普遍地反映出这种精神面貌，尽管有些作品表面上不说苦，只说甘。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中，除了上述的例子以外，还有其三、四都是描述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情景。诗序云："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语(一作'言')，不觉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笼(一作'昽')，竹阴萧然，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据其他版本，此处应有'有'字)父老年八十馀(一作'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其三则写"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语"的情景；其四则写诗人在荔枝浦上，遇上了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这位老人殷勤地招待诗人，邀请他(等到荔枝可以吃的时候)饱食自己的荔枝，并让他携其馀以给儿子，最后嘱咐诗人"携酒来游"的情景。

其后，苏轼还多次通过"和陶诗"的创作来描述了自己在贬谪地的生活情况。其具体内容，可以分为居住、饮食、过节、交游、出游等。

一、居住与饮食

关于居住问题方面的诗，我们首先可以举《和陶移居二首》。这二首诗是涉及苏轼在惠州"移居"的内容。诗序云："余去岁三月，自水东嘉祐寺迁居合江楼，逮今一年，多病寡欢，颇怀水东之乐也。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父老云古白鹤观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诗。"这二首中，其一则写在迁居合江楼之后"多病寡欢"的情况；其二则写在古白鹤观的遗址得"欲居"之地的喜悦。据《迁居》诗序(《苏轼诗集》卷四〇)，苏轼在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惠州之后，其住所先后为：合江楼(到同年同月十八日，住十六天)→ 嘉祐寺(到绍圣二年三月十九日，住五个月)→ 合江楼(到绍圣

三年四月二十日，住一年有馀）→ 嘉祐寺。对苏轼来说，自绍圣二年三月至绍圣三年四月的合江楼生活，实在很难受。因此，他买了白鹤峰周围的一片土地，开始盖新居了。不过，新居的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苏轼聊且先搬到嘉祐寺。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终于完成，苏轼马上自嘉祐寺迁入。闰二月[①]，他咏陶渊明《时运》诗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认为此二句似乎是为自己而发的，乃次其韵（参照《和陶时运》诗序）。这首次韵诗的前二章就记录着诗人过去卜居之事、白鹤峰周边的生活环境以及亲手筑造新居的情况：

>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龟不吾欺，食此江郊。废井已塞，乔木干霄。昔人伊何，谁其裔苗。
>
> 下有碧潭，可饮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瞩。木固无胫，瓦固（一作"岂"）有足。陶匠自至，啸歌相乐。

可惜苏轼在这个新居只住了三个月，四月十七日，又得贬儋州的告命，十九日离开惠州。

到了儋州，苏轼最初僦官屋数椽以居。绍圣五年（此年六月改元符元年），朝廷派董必到广西察访。至雷州，董氏遣人过海，察看苏轼的近况。这个官员发现苏轼住在官舍里，立即下令把他赶出去了。被逐出官舍后，苏轼就在城南污池之侧买了一块空地，开始搭一个陋室。此时，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小客王介石和其他学生们，来帮助他盖房子。修成这栋房子之后，苏轼给它取名为"桄榔庵"。下面引用的诗，王文诰《集成》以来，一般被认为是描写此时情形的作品：

> 万劫玄（一作"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稍理兰桂藂（同"丛"），尽平狐兔墟。黄橼（一作"椽"）出旧枿，紫茗抽新畬。

---

① 请参考本书第一章第三节"苏轼'和陶诗'系年"《和陶时运》条。

> 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和陶和刘柴桑》)

此诗写卜筑新居的过程以及得新居之后的感怀。我们在诗中，可以感觉到"漂流四十年"的诗人希望能安居于此新居的心情。

岭海谪居时期，苏轼的生活尤其在饮食方面受了不少的苦。特别是在儋州这个过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与程秀才书》，《文集》卷五五)的地方，苏轼的饮食生活一直处在极度困苦的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对性格豁达的苏轼来说，当地独特的饮食生活有时却给他带来一些趣味。这一时期既有困苦又有趣味的饮食生活，足以成为苏轼晚年文学的重要题材，"和陶诗"中也有些相关的例子。

反映惠州时期饮食生活的作品，我们可以举《和陶咏贫士七首》与《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前者的诗序说："予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俯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诗七篇。……"第五首又云：

> 芙蓉杂金菊，枝叶长阑干。遥怜退朝人，餻酒出太(一作"大")官。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九，徂岁惨将寒。无衣粟我肤，无酒颦我颜。贫居真可叹，二事长相关。

此诗前六句，透过与朝廷官僚们在这个时候可得"餻酒"之事的对比，来反衬自己重九将近而食物匮乏，甚至餐落英的贫困情况[1]。后段承前，对自己的饥寒叹息。手中窘乏，诗人只好典当衣服来准备过重九的钱。但是，他又担心此年冬天会很冷。没有衣

---

[1] "落英"或者是用《离骚》的典故。《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因此，有人认为，苏轼"吃落英有着自我修德之意"(黄蕙心《苏东坡和陶诗研究》第14页)。诗中的"落英"确实带着一点高雅之味。这与第三句中的"遥怜"正好相应。但是我们认为，联系到后六句，苏轼吃"落英"还是主要反映贫困情况。纪晓岚亦云："落英句是以餐花为苦况，非以餐花为高致，观下六句可见。"(《纪批苏诗》卷三九，第754页)

服则皮肤起粒，没有酒则双眉颦蹙。诗人站在这两者之中选择的歧路，慨叹自己的贫居生活。至于后者，绍圣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轼酒尽米竭，据陶渊明《岁暮作和张常侍》诗亦以无酒为叹，乃次其韵，其末四句云："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四句非常诙谐地描述当时米竭酒尽的情况。

到了儋州，苏轼的饮食生活面临一生中最大的危机。苏轼向来很喜欢吃肉。而海南"至难得肉食"，而当地居民甚至吃老鼠和蝙蝠以补养[①]。并且海南只有海鱼，苏轼不喜欢海鱼的腥味儿和咸味，在《客俎经旬无肉，又子由劝不读书，萧然清坐，乃无一事》曾云："病怯腥咸不买鱼，尔来心腹一时虚。"（《苏轼诗集》卷四一）比这种无肉无鱼的情况更悲惨的是，海南缺乏米粮。这里有一个原因：海南有一种树木，可以分别产出八种不同的香料，当地人就以此为业，不想耕田。因此，这个岛屿到处是荒地，其所产的粳稻与糯稻也不够吃[②]。生活上所需要的米面等，只好从大陆输入[③]。而有时候，因天气变化，海运阻隔，米船不到，海南的米价腾跃，如《纵笔三首》其三云："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苏轼诗集》卷四二）因此，苏轼也只好入境问俗，居常煮菜为食，菜羹吃厌了，再用山芋作羹吃[④]。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苏轼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切身地感悟到，为了维持生命，饮食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甚至，苏轼还对水、米等那些最基本的饮食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如《和陶乞食》诗中云：

---

① 《闻子由瘦》诗公自注云："儋耳至难得肉食。"其首四句又云："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苏轼诗集》卷四一）

② 参见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第909页以及《和陶劝农》诗引。

③ 据《与侄孙元老书》（《文集》卷六〇），除了米面以外，还有药物、鲊酱等也从大陆输入。

④ 苏轼给这个用山芋作的羹取了个美名叫"玉糁羹"。关于"菜羹"和"玉糁羹"，东坡曾经写过《菜羹赋》一文（《文集》卷一）与《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一诗（《苏轼诗集》卷四二）。参见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第914—915页。

> 呜呼天下士，生死（一作“死生”）寄一杯。斗酒（一作“水”，应作“水”）何所直，远汲愁姜诗。幸有馀薪米，养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坏，可为子孙贻。

水和米虽然是很寻常的东西，但是这些都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面对极其艰苦的饮食生活，苏轼终于发现水、米等有“久不坏”的“至味”，进而要将这种水、米的意义留给子孙，以勉励他们做像水、米这样“至味不坏”的人。

儋州时期，苏轼在饮食生活方面苦中作乐或随遇而安的面貌，我们从《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和陶丙辰岁于下潠田舍获》、《和陶酬刘柴桑》等诗篇中可以窥见。在《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中，苏轼说：

> 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锄，未免骍我颜。此心苟未降，何适不间关。休去复休（一作“歇”）去，食菜（一作“菜食”）何所叹。

在此段中，诗人说他如果早知道农圃之乐，就不会被出乎意料的事情所干扰了。如今，他可以享受出于艰难的美味，吃蔬菜而不吃鱼肉的生活还有什么可叹的？《和陶丙辰岁于下潠田舍获》诗也写苏轼在儋州的菜食生活。诗中说：“黄崧（一作‘菘’，应作‘菘’）养土羔（一作‘膏’），老楮生树鸡。未忍便烹煮，绕观日百回。”这形象地描写诗人很想吃小圃里的黄菘和木耳的情状。但是因为它们还小，诗人不忍立即烹煮而吃，只能绕着它们徘徊踌躇。此诗末四句又云：“齿根日浮动，自与粱肉乖。食菜岂不足，呼儿拆鸡栖。”意思就是：年老牙根日渐浮动，不能吃膏粱的膳食。再者，自己已经对“食菜”生活满足，因此让儿子拆鸡窝。牙根的浮动似乎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没有肉吃的。诗中不说无肉可吃，却说自己的牙齿不好，诗人成功地勾勒出舍不得吃肉、甘于“食菜”的诗中自我。当然，这种借口很可能出于慰藉喜欢吃肉而苦于无肉的现实自我的目的。《和陶酬刘柴桑》则写苏轼栽培薯芋的内容：

红藷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春，勿（一作"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淇上白玉延，（公自注：淇上出山药，一名玉延。）能复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

在粮食不够的儋州，薯芋是很受欢迎的救荒作物，况且海南岛的土质适合于薯芋的栽培[①]。苏轼可能出于这样的理由，也就有意栽培薯芋了。到了穷冬，这些红薯与紫芋成了"瓮盎"的形状，收获颇多，比农畴里生产的庄稼还要多。而且这些薯芋味道也很不错，淇上的山药也未必能胜此美味。这些又丰盛又有味道的薯芋，可以做良好的粮食。因此，最后两句说，能吃饱它们，诗人已经心满意足，以至于"忘故山"，同时连马少游常说的"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②]的生活也不希求了。前文第二章已经将此诗系于元符元年。当时，苏轼正在担忧未来"绝粮"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有了这些薯芋，在某种程度上能减轻他的忧虑。诗中对薯芋的那些夸张的话，应该说是诗人这种心态的反映，很好地体现出苏轼苦中作乐的面貌。

二、过节、交往、出游等

陶诗之中有两首咏重九的作品，即《九日闲居》与《己酉岁九月九日》。苏轼的和诗二篇，也都与过重九有关系。其中，《和陶九日闲居》就写苏轼在贬谪地过重九的情况以及心态[③]：

九日独何日，欣然惬平生。四时靡不佳，乐此古所名。龙山忆孟子，栗里怀渊明。鲜鲜霜菊艳，溜溜糟床声。闲居

---

① 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一引《琼州志》云："琼山在县南六十里，下有白石村，土石皆白，如玉而润。种薯芋，特肥美。"第816页。

②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十四"（中华书局，1997年，第838页）。

③ 其实，此诗作于重九的前一天，诗中的内容不是实况。不过，这不碍我们了解苏轼当时怎样过重九。

知令节，乐事满馀龄。登高望云海，醉觉三山倾。长歌振履商，起舞带索荣。坎轲（一作“坷”）失（一作“识”，底本作“失”疑误）天意，淹留见人情。但愿饱杭秜（一作“稌”），年年乐秋成。

在重九的那一天，登高望远、赏菊饮酒等的活动，与平时没什么区别。而诗人说如今他能在闲居（实际上是谪居）之中逢佳节，感到更多的快乐，并且认为自己的馀年会充满如此的快乐。诗人又说他在坎坷之馀而乐天命，久留此地而见人情。对已经安分知足的诗人来说，其唯一的愿望就是每年获得丰收，能吃饱秔稌。在贬谪地过佳节，其情感不流于悲哀，反而如此开朗，东坡的豁达胸次又在此处可以窥见。

自称“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1]的东坡，在贬谪地可以与当地人民相处得很好，《墓志铭》即云：“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2]苏轼的“和陶诗”之中，有若干篇正是描写这种交游的情况。如前面所举的《和陶归园田居》的其三、其四是其在惠州的典型例子。下面《和陶拟古》其五则写在儋州与一位“黎山幽子”交游的情形：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吉具（一作“古贝”，应作“吉贝”）布，海风今岁寒。

苏轼虽然与这位“幽子”语言不通，但是从他赠送吉贝布的行为，能感受到他的深情厚谊。苏轼与当地百姓“无间”交往的面貌，我们又在《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可以窥见。此二篇写

---

①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据《古今说海》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② 《苏辙集》第1126页。

苏轼与昌化军使张中等人，嫌黎子云兄弟的居处太简陋，为他们醵钱作屋，屋成后在那儿聚会的情形。第二首末四句云：“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这类似于他在惠州所说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的境界，很好地体现随遇而安的精神面貌。

不过，岭海时期的苏轼并不总是能与人投机，他有时候也会与不称心的人见面。《和陶拟古》其一写这种情形：

> 有客扣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马雀噪（一作“鸟雀散”，“马雀”疑为“鸟雀”之误），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今古，不答颜愈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

诗人正在梦中与平生的好友[1]饮酒欢聚的时候，被一个客人叩门的声音给惊醒了。他既让现实中的客人吃闭门羹，又突然停止与梦中好友的欢聚，对这两个人，都怀有歉意。不过，醒后与客人坐谈古今之事，诗人的心情并不高兴，对客人说的话多不应对，越发觉得难为情。据《和陶拟古》的下一首（其二）的内容[2]，苏轼可能认为这位客人是像山涛、王戎、扬雄那样，表面上是高士而实际上是追求利禄或功名的鄙俗之客，抑或听他说关于山、王、扬等的话之后，觉得这个人见识很浅陋，不想再跟他谈论古今之事。因此，对客人的最后一个问题，诗人的回答仍然冷淡。联系到下一首，苏轼可能想透过这两首诗，来表达自己“安穷”或超越“穷达”的思想感情。

作为一个谪臣，苏轼虽有名目上的官衔，但是他始终“不得签书公事”，平日闲居无事。因此，他时而去四处游玩、散步，以慰无聊、解郁闷。《和陶游斜川》一诗乃写苏轼在惠州与幼子过出游的

---

① 日本学者今场正美以为这位梦中的“平生友”是陶渊明。见今场正美《海南岛における苏轼の“和陶诗”》，《学林》第7号，中国艺文研究会，1986年，第84页。

② “酒尽君可起，我歌已三终。由来竹林人，不数涛与戎。有酒从孟公，慎勿从扬雄。崎岖颂沙麓，尘埃污西风。昔我未尝达，今者亦安穷。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

情形：

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渌未波，人卧舡（同"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洑洄，舍舟步曾（一作"层"）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儿（一作"而"）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

诗人说自己虽然已经过了陶渊明当年游斜川时的年龄，但是他还能经历可比陶渊明"斜川游"的出游。躺在春江上的船，随流而去，与鸥相伴，中流遇洑，舍舟而步层丘，若有人愿意与"我"饮酒，则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同俦，都可以跟他一起喝。这些出游的具体面貌，很好地表现出苏轼随缘自适的精神境界。诗人接着说儿子苏过有诗才，不像陶渊明的五个儿子"总不好纸笔"（陶渊明《责子》）。现在，诗人能与这又孝顺又聪明的儿子一起出游，其快乐无与伦比，甚至也可以说胜过陶渊明。最后，诗人举《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问几个弟子的志向，赞许曾点的典故。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①]苏轼用这个典故，将自己这次出游比作曾点当时的春游，同时，还透露着他追求曾点式的自在快乐生活的心态。《和陶赴假还江陵途中作口号》则写诗人"郊行步月"前后的情形：

缺月不早出，长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愧此闾里情。怪我夜不归，茜袂窥柴荆。云间与地上，待我两友生。惊鹊再三起，树端已微明。白露净原野，始觉生（一作"丘"，应作"丘"）陵平。暗蛩方夜绩，孤云（一作"萤"）亦宵征。归来闭户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免为诗酒萦。诗人如布谷，聒聒常自名。

---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19页。

此诗前段用白描的手法表现出到郊外踏月所看见的夜景。其气氛十分寂静平稳，连"犬吠"、"惊鹊"、"暗蛩"、"孤云（萤）"等动态形象，也有助于烘托其平静景色。面对这些景色，诗人有了某种感怀，回家以后，闭门而耕心田，以安定心情。最后四句说诗人以后不要赴花月之约，以免为诗酒所牵缠。这是因为看到美好的景色，他就会触景生情，表达心中的感怀，呈现出其作为"诗人"的存在，正如布谷鸟经常"布谷布谷"地自呼其名。苏轼"盖感其常聒聒自名（作诗），而身受其害，故有是语"[①]。这些句子，要么是苏轼对于过去因为诗作而屡次被别人排斥的情况心中感到不满的表现，要么是因为诗作而受苦之后希求安宁生活的表现，无论怎样，都透露着东坡要在痛苦人生之中解开心中芥蒂的心态[②]。

除了上述的作品之外，苏轼的"和陶诗"中，还有些作品反映出他在贬谪地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面目。比如，《和陶和郭主簿二首》部分描写苏轼父子读书和吟诗的情形；《和陶连雨独饮》其二则写诗人独饮而醉，"偶见物真"；《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则写在海南种菊栽兰之状，同时，表达其自足之心以及齐物之思。

从上面所举的记录生活情况的苏轼"和陶诗"，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扬州、惠州、儋州等地大致的生活面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诗篇中，苏轼都寄托着要过既安稳又快乐的生活的强烈愿望。因此，诗中所显示的自我形象，即使面对恶劣的环境，也不会落魄、绝望。相反，苏轼给我们展现出苦中作乐、随遇而安的诗中自我。这个诗中自我和现实中的苏轼本人符合到什么程度，尚有讨论的馀地。不过，苏轼透过这种诗中自我形象的刻画，来消解或减轻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谪居生活中的郁闷和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

---

①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152页。

② 描写出游的"和陶诗"，除了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还有《和陶示周掾祖谢》、《和陶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前者写"游城东古学"；后者写"游城北谢氏废园"。

第二节　亲友情深

苏轼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平时以很热情的态度,对待他周边的亲人和友人。这种热情,他经常淋漓尽致地表现于笔端。因此,我们透过这种作品,可以感受到苏轼的真情,同时也会被那份真情所感动。比如,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以凄凉和柔婉的深情,打动读者的心弦;思念弟弟苏辙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表露兄弟之间的敦厚情谊,实在令人叹服。

苏轼的"和陶诗"中也有不少表达他对亲友的深厚感情的作品。本节就要考察属于此类的作品。为了论述方便,本节要分成两段:骨肉之情、友情,分别考察苏轼"和陶诗"怎样表达他对亲人和友人的感情。

一、骨肉之情

一个人,尤其是在仕途中的人,总不免与亲人离合。因此,与亲人离别的悲哀、与他们相聚的欢喜以及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是中国古代诗人们经常吟咏的主题。苏轼也在仕途上漂泊四海,一生中留下了许多相关主题的作品。更何况,他晚年远谪南方,与亲人相离甚远,所以时时将对他们的恳切思念之情,寄托于诗歌作品中。因此,苏轼晚年的"和陶诗"中有若干首表达骨肉之情的作品,也是并不奇怪的事情。

众所周知,苏轼、苏辙的兄弟情谊很深厚。苏辙曾经对其兄长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扶我则兄,诲我则师。"(《墓志铭》)[1]而苏辙不像其兄长倔强任性,其气质"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2]。苏轼也很欣赏弟弟的这种性格,曾写一首诗云:"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好学老益坚,表里渐融明。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

---

① 《苏辙集》第1128页。

② 林语堂《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生。”(《初别子由》,《苏轼诗集》卷一五)苏氏兄弟如埙如篪的情谊终身不变,甚至苏轼还希求“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其一,《苏轼诗集》卷一九)下面《和陶饮酒》其十四则表达苏轼对其弟天性“淳至”的欣赏,以及他希望兄弟俩及早“乞身”而“归休相依”的感情:

> 我家小冯君,天性颇淳(一作“醇”)至。清坐不饮酒,而能容我醉。归休要相依,谢病当以次。岂知山林士,肮脏乃尔贵。乞身当念早,过此(一作“是”)恐少味。

苏氏兄弟早在嘉祐六年(1061)读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①]二句,始有感慨离合之意,乃相约早退[②]。但是,兄弟二人始终无法实现这种心愿,只能在诗词作品中多次提到“对床”、“夜雨”[③]。这首“和陶诗”作于元祐七年(1092),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苏轼再次向弟弟提出及早乞身的意见。

而当时的政治现实终归没有给他们退休相依的机会,两年后(绍圣元年,1094),苏轼兄弟反倒都遭受了贬到远方的政治打击。再过两年,苏轼、苏辙兄弟分别再被贬到儋州与雷州。他们在滕州相遇,同行到雷州。《和陶止酒》一诗是作于此时期的作品:

>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空(一作“室”,“空”疑是“室”之讹)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

---

① 此二句一本作:“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3页)

② 参见王文诰《总案》卷二,第5页。“嘉祐六年”云云,亦根据王氏的说法。这个说法是结合苏轼《感旧诗叙》与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得出来的,颇有道理,本书从之。

③ 《王直方诗话》诗话曾经列举苏轼兄弟诗中言及“对床”和“夜雨”的例子(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第43—44页)。在词作品中,苏轼《满江红》(清颍东流)云:“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此词作于元祐六年(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第695—696页)。

> 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痾（一作“疴”）坐杯勺（一作“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见（一作“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同为谪臣，被贬到南蛮地区，兄弟俩相遇时的气氛十分萧条。兄弟俩各携一个幼子：苏过、苏远。而苏辙身边还有像孟光一般贤惠的夫人。苏轼乃据《维摩经・佛道品》中说“法喜以为妻，慈悲心为女”[1]，描述他身边没有一个女人陪伴的情况。“子室”二句可能是为了安慰弟弟而出的，但其字里行间已经渗透着诗人心中的悲哀。从相遇（五月十一日）到再别（六月十一日），苏氏兄弟一起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此时，苏轼因患痔疮而难以入睡，苏辙亦因其兄长的呻吟声，“终夕不寐”。于是，苏辙吟咏陶渊明《止酒》诗，劝兄长学渊明止酒。苏轼乃和其诗，表达“庶几真止”的心愿。诗中洋溢着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

到了海南以后，苏轼对弟弟的怀念之情日益浓厚。到儋州不久，苏轼就写《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其一云：

> 平生我与我（一作“尔”，从之），举意輙（同“辄”）相然（宋刊施注本作“自然”）。岂比（一作“止”）磁石针，虽合犹有间。此外一子由，出处同偏僊（一作“偏僊”[2]）。晚景敢（一作“最”，应作“最”）可惜，分飞海南天。纠缠（一作“纆”[3]）不吾欺，宁此忧患先。顾影（一作“引”）一杯酒，谁谓无往还。寄语海北人，今日为何年。醉里有独觉，梦中无杂言。

---

① （后秦）僧肇等注《注维摩诘所说经》卷七“佛道品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民国间刊十卷本影印，1990年，第141页。

② 冯应榴《合注》卷四二云：“榴按：‘偏仙’未详所出。按下有‘分飞’字，或即同‘蹁躚’也。”（《合注》第2176页）孔凡礼在《苏轼诗集》卷四一校勘记中亦云：“施乙、施丙（此二本为宋刊施注本）作‘偏僊’，今从。原作‘偏僊’。按，《说文》：‘蹁，足不正也，或曰偏。’《集韵》：‘蹁，旋行也，或作偏。’又《诗・宾之初筵》：‘屡舞僊僊。’注：‘舞貌。’则‘偏僊’当同‘蹁躚’。”（《苏轼诗集》第2290页）

③ 施注本系统版本都作“纆”，查注谓“缠”则讹（《苏诗补注》卷四二，第838页），本书从之。

据诗序,苏轼贬海南,为了解决衣食的问题而"尽卖酒器",唯有一个"荷叶杯","留以自娱"。第一句的"尔",指的殆为这个"荷叶杯"。诗人说自己与这个酒杯是无间的关系。他又说除了这个酒杯以外,还有弟弟子由与自己无间,其出处亦同其蹁跹。诗人认为兄弟之间的关系,就像纠(两合绳)、纆(三合绳)[1]一样紧密,"其情坚固而不可解,其理真实而不吾欺"[2],任何忧患也不能搅动它。如今,兄弟俩隔着茫茫的大海相离,在现实中不得相见。因此,诗人希望就是在醉梦中也能与弟弟相会。

苏轼对弟弟的思念之情,在因气候变化、海道断绝,收不到弟弟寄给他的书信的时候,更加深刻了:

> 停云在空,黯其将雨。嗟我怀人,道修且阻。眷此区区,俛仰再抚。良辰过鸟,逝不我伫。
>
> 飓作海浑,天水冥(一作"溟")蒙。云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门,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驰往从。
>
> 凛然清癯,落其骄荣。馈奠化之,廓兮忘情。万里迟子,晨兴宵征。远虎在侧,以宁先生。
>
> 对弈未终,摧然斧柯。再游兰亭,默数永和。梦幻去来,谁少谁多。弹指叹(一作"太")息,浮云几何。(《和陶停云》)

此诗前二章写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三章意为对已经"忘情"的诗人来说,只有骨肉之情永远不能忘记。四章则说像浮云一般的人生,在转瞬之间过去,能长得了多少?意思就是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诗人无法与弟弟再次相聚,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后来苏辙继和此诗,来报答其兄长对自己的"相思之意"(苏辙继和之作的诗序)。苏轼兄弟这两首"和陶诗"都很好地表达了兄弟之间互相眷念的真情,使得读者再次感受到其深厚的情谊。

---

[1] 《文选》卷一三贾谊《鵩鸟赋》:"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李善注:"《字林》曰:'纠,两合绳;纆,三合绳。'应劭曰:'祸福相与为表里,如纠纆索相附会也。'"(梁萧统编《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06页)

[2]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143页。

苏轼“和陶诗”不仅写兄弟情分，而且写思念子孙（或子侄）。《和陶饮酒》其十六则写他在扬州怀念诸子侄与孙儿的内容：

> 哓哓六男子，弦诵各一经。复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归田了门户，与国充践更。普儿初学语，玉骨闻（一作“开”）天庭。淮老如鹤雏，破壳已长鸣。举酒属千里，一欢愧凡情。

诗的前十句描写子侄与孙儿们的近况，应该是东坡心中想象之所得。尚在仕途的诗人，无奈地与那些子孙们分离，只能在千里外举酒相属。此时，他联想到自己的子孙们，虽然获得一时的欢喜，却总不免有愧于凡人常欲团聚的情感。

贬谪岭南后，苏轼对子孙们的思念之情比过去更恳切了。有时，他在思念之馀，又想到子侄们现在过着非常辛苦的日子：

> 我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见不识，今与农圃俦。买田带修竹，筑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忧。坐念北归日，此劳未易酬。我独遗以安，鹿门有前修。（《和陶咏贫士》其七）

这六个子侄，躬耕以谋生，辛苦改容，而诗人无力遣人协助，感到非常遗憾。何况，北归的日子遥遥无期，或许此生中很难酬答子侄们的劳苦。因此，诗人只能效法后汉庞德公所谓“世人皆遗以危，今独遗之以安”[①]，将安居乐业的精神留给子侄们，聊以酬他们的辛苦。

绍圣四年闰二月初，长子苏迈带着诸孙从远方到来，这使得长期以来思念子孙的苏轼格外高兴，《和陶时运》诗序说：“长子迈，与予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馀，不能无欣

---

①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曰：“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 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 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后汉书》，第2776—2777页）

然。”此诗后二章又云：

> 我视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劝我，老矣安归。自我幽独，倚门或挥。岂无亲友，云散莫追。
>
> 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剪鬃采垂髫，覆此瓠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余。

诗人把此邦当作孔夫子曾经聚徒讲学的洙泗之邦，并且打算在这儿平稳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但是诗人心中的孤独之感难以散发。其理由就是：从他贬谪以来，他的亲友们都风消云散，他无法与他们来往。而如今他终于与自己日夜想念的子孙们见面。一家人隔了三年才团聚，屋子里一下子充满了笑声。末章很好地描述了骨肉相聚时其乐融融的气氛。

苏轼最初南迁的时候，他身边有两个亲人——即幼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随行。绍圣三年七月朝云去世，翌年四月他再被贬到儋州的时候，只有苏过一个人陪伴他到海南。如前面《和陶游斜川》诗所说，苏轼很喜欢这个又孝顺又有才干的儿子。下面《和陶杂诗》其一也是表达深厚的父子之情的作品：

>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尘。微风渡（一作“动”）众窍，谁信我忘身。一笑问儿子，与汝定何亲。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无（一作“尤”）人。

斜照入孤隙，才发现空中有尘，此指色尘；微风吹众窍而发出声音，此指声尘。宇宙中的森罗万象都是这样一时的偶合，无非是尘，甚至此身亦是尘。这是诗人在逆境中“忘身”的理论根据，尽管别人不会相信他的“忘身”。而自称“忘身”的诗人也无奈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何。因此，他笑着问儿子：“我和你究竟为什么这样亲密呢？”自诗人谪居海南这个“幽绝无四邻”的地方以来，唯有这个儿子好像缺月独与长庚，耿耿于早晨的天空似的陪伴着父亲。最后，诗人向儿子嘱咐着说：乃翁要走的路，本来应该如此，不当

为“无人”的情况而悲伤（或者，不当怨尤他人）。此诗体现诗人以超然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逆境的面貌，对儿子的深厚情谊也溢于纸上。此外，在《和陶郭主簿》其一中，诗人听着孺子诵书，禁不住回想四十年前自己读书用功，以及被二老人（殆指父母）欣赏的情形。接下来，他又想起最近梦见两个“角羁未胜簪”（即还是年幼）的孙儿的事情。苏轼或许想象这两个孩子以后长大，与四十年前的自己或者眼前的苏过一样认真地读书，会继承书香世家的传统。我们在此诗中，不仅可以读出诗人对子孙继承家业的期望，而且还可以领略到他对“淮、德二幼孙”的深沉的思念之情。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一诗，自王文诰认为是悼朝云的作品以来，大部分的人都跟从他的说法。如本书第一章所述，笔者认为此诗不是与所谓“寓意为朝云作”（《冷斋夜话》卷一）[①]的《西江月·梅花》（玉骨那愁瘴雾）同一时期的作品[②]。并且，本书已经将此诗系于元符元年岁末，认为此诗是海南时期的作品。鉴于此，此诗很可能不是悼朝云的作品，而是咏长春花的咏物之作。不过，我们还不能完全否定王氏之说[③]，所以，姑且在本节中介绍此诗。诗云：

> 长春如稚女，飘摇（一作“飘”）倚轻飔。卯酒晕玉颊，红绡卷生衣。低颜香自敛，含睇意颇微。宁当配（一作“娣”）黄菊，未肯似（一作“姒”）戎葵。谁言此弱质，阅世观盛衰。頩然疑薄怒，沃盥未敢（一作“可”）挥。瘴雨吹蛮风，凋零岂容迟。老人不解饮，短句空（一作“馀”）清悲。

此诗运用拟人的手法，在描写长春花的美丽而清雅的姿态，以及

---

① （宋）惠洪、朱弁、吴沆《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第12页。

② 而关于《西江月·梅花》（玉骨那愁瘴雾），（明）潘游龙《精选古今诗馀醉》卷一三云：“末二语（‘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不必有所指，即咏梅绝佳。”可见，有人怀疑此词是悼朝云之作的说法（参见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第789页）。

③ 因为此诗尽管作于元符元年，但还有为追悼朝云而作的可能性。

似弱非弱、不可轻侮[①]的气节之后，对于它在岭海恶劣的环境中早晚会凋零的事实，透露着凄凉悲情。如果将此诗当作悼朝云之作的话，此诗就在以上诗意的基础上，寄托诗人对朝云的深沉的感情。具体而言，前八句描写朝云的美貌与高雅；后八句则写：朝云与东坡一起经历许多盛衰之事，并且其品德很庄严，苏轼也因此非常地尊重她。只是在瘴雨和蛮风交集的环境中，她不幸过早离开人世了，这让诗人感到悲哀。此诗是单纯的咏物诗还是寄寓着悼朝云之情的作品，实在难以确定，不过，此诗充分地体现诗人细致而丰富的感性，并且凄婉地渗透他心中深处的悲哀感，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弦，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二、友情

苏轼“和陶诗”还有几首对亲人以外的人，表达深厚情谊的作品。《和陶饮酒》其十九是赞扬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字无咎）高才雅志的作品：

> 晁子天麒麟，结交及未仕。高才固难及，雅志或类己。各怀伯业能，共有丘明耻。歌呼时就君，指我醉乡里。吴公门下客，贾谊独见纪。请作鹏鸟赋，我亦得坎止。为（一作“行”）乐当及时，绿发不可恃。

苏轼认为晁无咎与自己都有像袁遗（字伯业）一般的才能，且对“巧言、令色、足恭”与“匿怨而友其人”的态度，都像左丘明那样，认为可耻[②]。尽管有这样的高才与雅志，二人如今却都处于怀才不遇的情况。因此，诗人请晁无咎像贾谊那样作《鹏鸟赋》，以

---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云：“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410页）

② 《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杨伯峻《论语译注》第52页）

期二人都"得坎则止"[1]。末二句透露着诗人想与晁无咎一起归去来而及时行乐的心情。苏轼在此诗中，同时寄托着他对晁无咎怀才不遇的惋惜之情，以及他对这位后辈（弟子）的深厚情谊。

苏轼在惠州的时候，邻近循州的知州周彦质，经常给他写信。绍圣四年二月，周氏罢任回去，路过惠州拜访苏轼，为苏轼特地留住半个月才走。《和陶答庞参军》一诗是苏轼送别周氏之后"追送之"（诗序）的作品：

> 我见异人，且得异书。挟书从人，何适不娱。罗浮之趾，卜我新居。子非玄德，三顾我庐。
>
> 旨酒荔蕉，绝甘分珍。虽云晚接，数面自亲。海隅一笑，岂云无人。无酒酤我，或乞其邻。
>
> 将行复止，眷言孜孜。苟有于中，倾倒出之。奕奕千言，粲焉陈诗。觞行笔落，了不容思。
>
> 丱妙侍侧，两髦丫分。歌舞寿我，永为欢欣。曲终凄然，仰视浮云。此曲此声，何时复闻。
>
> 击鼓其镗，舡开䗖（同"橹"、"艣"）鸣。顾我而言，雨泣载零。子卿白首，当还西京。辽东万里，亦归管宁。
>
> 感子至意，托词（一作"辞"）西风。吾生一尘，寓形空中。愿言谦亨，君子有终。功名在子，何异我躬。

此诗首二章写周循州拜访新居，以及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的情形。首章将周氏拜访自己的事情比作刘备的"三顾茅庐"，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说"子非玄德"，字里行间又说"我不是诸葛亮"。由此看来，"子非"二句想表达的意思殆为："你看重我这个无用的人，如此亲自辱临，我实在感激不尽！"此二人互相投合，但总得离别。三章至五章写送别时的情景。此三章描写苏、周二人舍不得离别的情形，同时很好地表现出周彦质对诗人的深沉情谊。在第

[1] 《鹏鸟赋》云："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文选》卷一三，第608页）。（清）胡克家《文选考异》认为"坻"当作"坎"（《文选》卷一三，第611页）。

五章中，周彦质祝诗人终当回朝，实际上劝他不要对回朝死心，以鼓励并安慰诗人。但此诗的诗中自我早已不为北归中原遥遥无期之事而落魄。他在六章中说：“吾生如尘，寓形于空中耳。于是，我但愿实践谦虚之德，以期万事亨通，有好结果。”[1]换句话说，诗人认为如果他能在此地完成这个心愿，那么不回去也是无所谓的。我们认为，这句话应该是为了抒发诗人心中的悲哀和郁闷，同时酬答周氏惦记自己的情谊而道出的。最后二句是苏轼遥祝周彦质的话：“你的功名就是我的功名。”此诗全篇充满着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令人非常感动。

除了《和陶答庞参军》以外，苏轼的“和陶诗”还有三首送别友人的作品，即《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和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和答庞参军》（三送张中）。绍圣四年，苏轼父子到海南贬所不久，昌化军来了一个新的军使，他就是上面三首“和陶诗”中的张中。这位新任军使非常尊敬苏轼，后来还成了苏过的好友。不仅如此，如前面（第一章）所说，张中邀请苏轼父子僦居于他公馆旁边的一所驿舍里，甚至嫌这个驿舍太破陋，动员官兵修补它。不过，张中却为此事被罢职，贬雷州监司。张中大约在元符元年冬季离开儋州。这时，苏轼舍不得与这么好的一个人离别，更何况，张中就是因为与自己关系好而得罪于执政者，所以苏轼更加痛惜这次离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让苏轼连续三次写“和陶诗”来送别他的理由。我们已经在前面考察过其中的第一首，所以下面就分析剩下的两篇：

> 胸中有佳处，海瘴不汝腓。三年无所愧，十口今同归。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相从大块中，几合几分违。莫作往来相，而生爱见悲。悠悠衔山日，炯炯留清晖。悬知冬夜长，不恨晨光迟。梦中与汝别，作诗记忘遗。（《和陶于王抚

---

[1] 《周易·谦》：“谦：亨。君子有终。”（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60页）

军坐送客》)

留灯坐达晓，要与影悟(晤)言。下帷对古人，何暇复窥园。使君本学武，少诵十三篇。时(颇)能口击贼，戈戟亦森然。才智谁不如，功名叹无缘。独来向我说，债(愤)懑当奚宣。一见胜百闻，往鏖皋兰山。白衣挟三矢，趁此征辽年。(《和答庞参军》)

前一首中，诗人以较为旷达的态度来劝说张中不要以离别为悲，这可能也是为了安慰自己而说的。诗人在表面上对这次离别保持比较淡薄的态度，但是他忘不了张中对他的情谊，料想并希求以后会在冬天的长梦中与张中相别，多做流连。由此可见，诗人的心中深处，实际上还隐藏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后一首则在称颂张中的勤学与文武兼备之后，叹息他虽有才华却与功名无缘的遭遇，并祝愿他这次回去以后能建立赫赫武功。我们从二诗中再送三送的行为本身、对张中的称扬以及惋惜他怀才不遇的心情等，可以充分领略到诗人对张中真挚而又深沉的情谊。

不难想象，在与亲友多年不见或者与他们舍不得离别的情况下，苏轼对那些亲友的想念或者惜别之情该是何等深沉。但在上面所举的“和陶诗”里，诗人几乎没有直接表露出心中的激烈感情。也就是说，诗中所体现的自我，并没有被那种激情所缠住，反而能以比较平淡的态度，面对分离与离别等事情，没有流于太过分的伤心。我们认为这也是诗人随遇而安精神的一种体现。不过，诗中对那些亲友的关怀、惦记、祝愿、称颂、惋惜等，已经足够透露出诗人对那些人的情谊之深。平淡的态度里面蕴含着这种深厚的感情，这正是本节中诗篇的共同特点，也使得这些诗篇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1]。

---

① 吉川幸次郎说：“宁静其表而热情其中，正是宋诗一般的性质。”(《宋诗概说》第48页)我们认为，苏轼“和陶诗”中咏“亲友情深”主题的作品，很好地体现了宋诗这种追求“宁静”的特征。

第三节　论史评人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宋诗“以议论为诗”、“尚理”的特征[①]。并且，日本的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中，将“哲学性论理性”当作宋诗的主要特征[②]。对于宋人这种喜欢“以议论为诗”、“以理为诗”的倾向，历代有过不少的批评（严羽是代表人物之一），批评的主要根据则在于这种倾向很容易造成破坏诗歌的情韵美、形象美、含蓄美，从而使得诗歌变得无味枯燥。但是，不管后代的评价如何，这“以议论为诗”或“以理为诗”都是宋人突破前人——尤其是唐人、另辟新径的成就之一[③]。

苏轼在诗歌创作上，很喜欢发议论、寓哲理。这种特征早就被人指出，如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子瞻以议论作诗”[④]。此外，许多文学史家讲宋诗的议论性、哲理性特征的时候，也经常以他的诗篇为例，诸如《和子由渑池怀旧》、《题西林壁》、《琴诗》等诗成为经常被引用的篇目。

而王洪先生指出“‘以议论为诗’主要是指诗歌由传统的以物象传达情感，改变为直接议论的表达方式，它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的范畴”。因此，“以议论为诗”应该要区别于属于内容范畴的“尚理”，尽管两者是联系紧密，过去很多论者常常将这两个概念混为

---

① 《沧浪诗话》“诗辩”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何文焕《历代诗话》第 688 页）；“诗评”云：“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历代诗话》第 696 页）

② 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 29—31 页。

③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宋以前的诗歌根本不发议论或不寓哲理。我们的意思则是，宋诗在这方面上，比过去的诗有着更显著的体现。

④ 其实，张戒对于苏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保持着否定的看法。其原文云：“《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 455 页）

一谈[1]。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将“议论”当作诗歌内容分析上的主要项目，恐怕是有点困难的。不过，我们从王先生的说法，却可以想见一个事实：有的哲理诗不以议论为其主要表达方式；有的以议论为其主要表达方式的诗篇不属于哲理诗。因此，为了更为清楚地分析内容，我们还需要找到不属于哲理诗的议论性作品，按照其实际内容，来另立项目。

苏轼“和陶诗”中有不少作品发议论、寓哲理。其中发议论，除了说哲理上的例子之外，主要体现于评论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上。于是，我们要在第三节中，首先分析这种“论史评人”类作品的内容。至于谈论哲理的诗篇，则另在第四节中进行分析。

据前文第二章所论，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在为人和文学两方面，都格外推崇陶渊明，终于决心“尽和其诗”。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苏轼对陶渊明做过评价的诗文很多，并且它们都基本上保持着非常肯定和欣赏陶渊明为人以及文学的态度。苏轼“和陶诗”中也有很多涉及陶渊明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直接对陶渊明的为人、人生态度等生发议论。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

>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此诗首先批评那些自命“风流人”的东晋名士们，常说不实之言，醉中也不忘追求虚名。后段六句一转，烘托出与时人对立的陶渊明任真自得的形象：在那个时代只有陶渊明一个人清真自适。他就像受风之竹一样任其自然，俯仰都有不同的姿态。他的诗也是因得酒趣，自然而成的，绝不是人为勉强作就的。对陶渊明人生态度与诗歌创作的这种评价中，诗人渗透着自己对陶渊明的深切推崇之情。下面一首也是评论陶渊明的作品：

---

[1] 王洪《苏轼诗歌研究》，朝华出版社，1993 年，第 108 页。

> 渊明虽中寿，雅志仍丹丘。远矣无怀民，超然邈无俦。奇文出纩息，岂复生死流。我欲作九原，异世为三游。（《和陶读山海经》其三）

这首诗中，诗人叹服陶渊明的雅志与超然脱俗之态。不仅如此，他根据陶渊明在临终时，写得出像《自祭文》这样的“奇文”的事实[1]，还认为陶渊明已经超脱生死之流。最后，诗人透露着欲起陶渊明于九原（九泉）而与他结三生异世之交的愿望。这种愿望，以及前六句对陶渊明的理想化评价，都反映出诗人当时多么倾慕陶渊明。

上述二诗称颂陶渊明的认真自然与超脱，其议论的成分相对少一些。而《和陶咏贫士》其二则对陶渊明的出处加以评论，议论性比较强：

> 夷齐耻周粟，高歌诵虞轩。产禄彼何人，能致绮与园。古来避世士，死灰或馀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差独贤。

苏轼认为古之隐士有“死灰”与“馀烟”之别。比如，伯夷、叔齐若“死灰”，连像周武王的圣君都请不到他们出仕；绮里季、东园公等“商山四皓”若“馀烟”，其心中自有出仕之意，所以连像吕产、吕禄的无德之辈，都可以请他们出山。而后代有些人，身处末路，“既不能以道进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毁誉，多作文以自明其出处，如《答客难》、《解嘲》”[2]，诗人认为这是更为可羞的。末四句则在前面八句的基础上，称颂陶渊明出处态度上的高致。陶渊明亦当初出仕，然他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苏轼

---

[1] 《自祭文》作于刘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九月。而朱熹《通鉴纲目》：“（元嘉四年）十一月，晋征士陶潜卒。”如果依据此说的话，《自祭文》不是陶在临终时写的。不过，朱熹之说，不知何据（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558页）。（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谱》、（清）顾易《柳村谱陶》、梁启超《陶渊明年谱》、古直《陶靖节年谱》等都将陶的去世系于元嘉四年九月（宋王质等《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

[2] 此话原来收录于宋范温的《潜溪诗眼》，此书宋以后散佚，今转引自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东坡工于命意”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3页。

认为陶渊明此话出自他的本心，绝对没有追求名利之嫌。而陶渊明不久就弃官而归去，苏轼又认为，这是因为官途上的事情与他的本性相违。最后，苏轼给陶渊明如此顺从本心的出处态度以极高的评价说："视世差独贤"。苏轼这种对陶渊明出处态度的高度评价，使得我们联想起《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文集》卷六八)。我们可以说，苏轼《和陶咏贫士》其二乃是以诗歌的形式来颂扬陶渊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之境界的作品①。除了此诗之外，《和陶咏贫士》其一称颂陶渊明的固穷受饥，致尚友其人之意："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其三则举陶渊明抚弄素琴（无弦琴）、重九自寻芳菊、葛巾漉酒等事，描写陶渊明自适、高尚、洒脱的面目，同时，写颜延之曾经赠给陶渊明二万钱，陶渊明把它急送给酒家当酒资而"勿违故人心"的情形，呈现出陶、颜二人之间的情款和相得；其四则赞扬陶渊明聪明如师旷、离娄，能以"弱毫"描写森罗万象，以"水镜"之明，常与高士应酬交往，并引孔北海（融）"只有尊空忧"之事，透露对陶、孔二人高风的推崇之情。

除了评论陶渊明的作品之外，苏轼"和陶诗"中还有不少评论其他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诗篇。其中，《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三诗是对于陶渊明原诗已经歌咏的对象，苏轼重新加以评论的作品，而且其议论性非常强。首先看《和陶咏二疏》：

> 二疏事汉时，迹寓心已去。许侯何足道，宁识此高趣。可怜魏丞相，免冠谢陋举。中兴多名臣，有道独两傅。世途方毂击，谁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蜕，未蜕何所顾。已蜕则两忘，身后谁毁誉。所以遗子孙，买田岂先务。我尝游东海，所历若有素。神交久从君，屡梦今乃悟。渊明作诗意，妙想非俗虑。庶几二大夫，见微而知著。

① 《潜溪诗眼》又评此诗曰："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非如昔人称渊明以退为高耳，故又发明如此。"

诗中“二疏”指西汉的疏广与广的侄子疏受。据《汉书·疏广传》，在汉宣帝时，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受为太子少傅。此诗一开头就说，疏氏叔侄二人虽然身在汉室，但已有隐去之心。而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为了监视二疏等太子周边的人物，使其弟舜监护太子家。因此，诗人说许侯这样小心眼的人，怎么能理解二疏欲隐去的高趣？后来，宣帝向疏广问这件事，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皇帝善其言，以语丞相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①]诗人以上述的事例为基础，认为在汉宣帝中兴期，虽然有很多名臣，但是真正有道的人，却只有太子的这两位师傅而已。当时，世人奔走于名利，谁也不肯走二疏之路。这些人都不知道此身如委蜕，执著于名利，并且不忘世间的毁誉。二疏则不同。当子孙希望他们用皇帝与太子赏赐给他们的钱来买田宅的时候，疏广以不要“子孙怠惰”，并且“不欲益其过而生怨”为理由，没有答应子孙们的要求[②]。在后段中，诗人首先写自己神交二疏已久，屡次梦中与他们见面而至今才能觉悟往日之非。并且称颂陶渊明《咏二疏》诗，妙想非俗，甚能发二疏之衷心。末二句是对二疏的总结性评价，称颂他们“见微而知著”。此殆指二疏及时退身而能乐天安命。陶渊明原诗[③]赞扬二疏功成自去、知足知止[④]，苏轼和诗基本上继承原诗诗意。

---

① （汉）班固《汉书》，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3039页。

② 《汉书》第3040页。

③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馀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陶渊明集笺注》卷四）

④ 《汉书·疏广传》：“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汉书》第3039—3040页）

而《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二诗，其旨意与陶原诗不同。在此二篇的原诗中，陶渊明对三良和荆轲，基本上保持着肯定性的态度，苏轼却并不苟同，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行为，予以否定性的评价。在《咏三良》[①]诗中，陶渊明赞叹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知己（秦穆公）殉死的行为。苏轼则云：

> 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

此诗中，诗人批评三良之盲目殉死是愚忠。诗人认为三良以秦穆公的一言[②]，如此轻易赴死，他们的死实在没有价值。同时，诗人称颂晏平仲"事君不以私"的贤能，与前面三良的愚忠做了对比。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齐庄公，并且杀死庄公的宠臣们。之前，庄公与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而且屡次侮辱崔杼。对此，晏子云："……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③]苏轼赞同晏子的想法，认为"君为社稷死"，则"我"一定与他同归黄泉。这意味着，君"若为己（私）死"，则"我"不必从之。况且，帝王临终时的遗命，有治乱之

---

①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帏。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陶渊明集笺注》卷四）

②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秦本纪》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针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汉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97年，第195页）苏诗中的"三子死一言"应该指此事。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98页。

分。于是诗人认为，臣子窥察其治乱之后，如果顾命不合情合理，就可以不遵从它。接着，诗人举出一个相关的例子：春秋时晋国人魏颗，能察其父顾命的治乱，依前命将其父的宠妾嫁给别人，而没有遵从其父病重时的"必以之（指那个宠妾）为殉"的顾命[1]。而三良（或穆公之子康公）没有划分其治乱，盲目地遵从穆公之遗命。此诗末段四句一转，说仕宦虽然很荣幸，但是时为忧患和悲哀所缠住，因此陶渊明最终选择了隐居生活。此四句可能是苏轼为三良殉穆公之事感慨而言的。《和陶咏荆轲》则云：

> 秦如马后牛，吕氏非复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满，积恶如陵京。灭身会有时，徐观可安行。沙丘一狼狈，笑落冠与缨。太子不少忍，顾非万人英。魏韩裂智伯，肘足本无声。胡为弃成谋，托国此狂生。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杀父囚其母，此岂容天庭。亡秦只三户，况我数十城。渐离非（一作"虽"）不伤，陛戟加周营。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废书一太息，可见千古情。

陶渊明原诗[2]咏荆轲刺秦王政之事，非常惋惜其"奇功"之不成。苏轼和诗却认为燕太子丹让荆轲行刺秦王是太鲁莽的行为，并且苏轼笔下的荆轲只不过是一个"狂生"而已，是不足为道的人物。苏轼认为秦国与秦王政的罪恶重大，自有灭身之时，所以图谋灭秦大业的人，徐徐观察其变化就可以安然行事。太子丹不能少忍，没有慎重从事，反倒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荆轲这一狂生。于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64页。

[2]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陶渊明集笺注》卷四）

是，诗人说太子丹"顾非万人英"，并且认为荆轲、田光等绝非"奇士"，"燕赵多奇士"的说法也不太可信。末四句则写，诗人面对天下人至今还悯燕国而欲其成功的情况，感于千古人情都希望暴政之亡的事实，最后废书而叹息的情形。总之，苏轼此诗透露着诗人对暴政的仇恨，同时揭示出暴政必亡的历史规律，并且在此基础上，批评荆轲刺秦的轻率与不智。以上三篇都以议论为主，显示了苏轼非常深刻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后二诗用极其独特的视角，来评论个别历史事件与人物，很好地体现苏轼在历史问题认识上的个性与敏锐的眼光。

上面所举的作品都与陶渊明有关系。除了这些作品以外，还有一些作品直接对其他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抒发议论，如《和陶杂诗》其五：

> 孟德黠老狐，奸言唆鸿豫。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逝者知几人，文举独不去。天方斵汉室，岂计一郗虑。昆虫正相啮，乃比蔺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久难（一作"难久"）住。细德方险微，岂有容公处。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

在这首诗中，诗人痛恨狡黠的曹操以奸言唆使郗虑这样卑鄙的小人，构陷孔融的事情。诗中说，汉末乱世，离开政场之人不知其数，唯有孔文举没有离开，但孔融最终被曹操陷害。据《后汉书·孔融传》，曹操怨恨孔融的正义，忧虑孔氏阻挠自己的大业。此时，郗虑为了迎合曹操的意图，上奏要免孔融的官职。曹操有意给孔融写封信，将他比作蔺相如[1]，表面上激励他对郗虑的宽容，实际上却对孔融累积嫌忌，郗虑又罗织罪名，最终让路粹诬告孔融。结果孔融下狱，最后被处死[2]。对此历史事件，苏轼认为孔融

---

① 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因外交上的功勋，升上卿，位居廉颇之上。廉颇意欲辱之，而蔺相如容忍谦让，终使廉颇愧悟，负荆请罪，"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史记》卷八一，第2443页）。

② 参见《后汉书》卷七〇"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之所以得罪，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正所谓"大名之下，难以久居。"[①]更何况，当时是"细德方险微"之时，哪有容孔氏大德之处。末二句则说，既往之事已不可悔，希望为来者有所戒惧。纪昀、冯应榴、王文诰等诸多注家都认为东坡此诗以孔文举自比。就此末二句来看，这种说法的确很有道理。苏轼亦被奸人构陷而遭贬谪，并且他也犯了名大之忌。于是，他对孔文举受害的历史事件，可以寄托如此深刻的感慨。此外，在《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的后段中，苏轼批评平生热衷名利而不以卑躬谄媚为耻的小人胡广。

除了上面的例子以外，苏轼的"和陶诗"还有不少作品吟咏历史人物或事件。这些"和陶诗"中的咏史之作，都很好地呈现出苏轼"读书万卷"的赅博的历史知识。也就是说，有了这么赅博的历史知识，他就能在"和陶诗"的创作上，丰富而贴切地运用了那些历史典故。其中如上面所举的"论史评人"类的作品，通过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或褒贬，来呈现出诗人的卓越史识，并且更好地表达作者晚年的人生追求以及对自己对处境的感慨等。总之，这些作品不但显示诗人敏锐的视角，而且寄寓他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感情，让我们同时感受到诗人晚年的理性与感性。

第四节　哲理

东晋时代的文人很喜欢在诗中谈玄，《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②]陶渊明亦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不过，他克服了玄言诗从抽象的玄思着手而"淡乎寡味"的弊病，更多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终于能写得

---

①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曰："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史记》第1752页)

② 《文心雕龙义证》第1710页。

出像《形、影、神》组诗这样别具一格的作品[1]。对于哲学涵义极其丰富的《形、影、神》组诗，苏轼早在元祐五年写了《问渊明》一诗，透过与陶渊明商榷的方式，来表达其追求解脱的思想感情。这首诗的具体面貌，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考察过，兹不赘述。而苏轼的"和陶诗"中又有次韵这组诗的三篇，这三篇的哲理性亦十分浓厚。首先举其中第一首：

> 天地有常运，日月无闲时。孰居无事中，作止推行之。细察我与汝，相因以成兹。忽然乘物化，岂与生灭期。梦时我方寂，偃然无知（一作"所"）思。胡为有哀乐，辄复随涟洏。我舞汝凌乱，相应不少疑。还将醉时语，答我梦中辞。（《和陶形赠影》）

此诗在说，形与影相因而成，而一旦获得庄周式的物我互化则我（形）和你（影）之间的差别便消失，都会出生灭之境，因此，我（形）在醉梦中，常求其物化。而《和陶影答形》则云：

> 丹青写君容，常恐画师拙。我依月灯出，相肖两奇绝。妍媸本自（一作"在"）君，我岂相媚悦。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虽云附阴晴，了不受寒热。无心但因物，万变岂有竭。醉醒皆梦尔（一作"耳"），未用议优劣。

在此诗中，"影"正在反驳上一首诗中"形"的说法，说"形"有尽而"影"不灭。具体而言，"影"认为"形"是像火上的烟一般有限的存在，而自己是因物而生，若是此物消失，"影"又附彼物而存，万变而不竭。末二句是针对上一首诗"还将醉时语，答我梦中辞"而发的。"影"说醉醒皆是梦，所以不用议其优劣。这意味着，无论你

---

[1] 参见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90页。对《形、影、神》组诗的意义，袁行霈先生说："此三诗设为形、影、神三者之对话，分别代表三种人生观，亦可视为渊明自己思想中互相矛盾之三方面。《形、影、神》可谓渊明解剖自己思想并求得解决之记录。"陶渊明在这组诗中所反映的生命体验，在袁先生的这段话中也可以窥见。

(形)是醉还是醒,实际上都免不了一灭。可见,"影"正在渲染自己的不灭性。对于"形"、"影"两者的对话,"神"则回答如下:

> 二子本无我,其初因物著。岂惟老变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一作"得")长托附。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公(一作"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平生逐儿戏,处处馀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和陶神释》)

在"神"看来,"形"、"影"二者本来都没有自我,其最初是因物而出现,念念之间已不如过去,不可能永远依附于物。此二者都有这样的局限,怎么能盲目地信从道家"不老长生"或者佛家"西方净土"的说法呢?也就是说,"仙山"与"佛国"等超现实的理想世界,虚渺难求,终究恐怕没有这种世界。或者还希望追随陶渊明的饮酒,借助酒醉而超脱生灭之境。但是,不论或醉或醒,总有穷尽之日,不容易逃出天数。人的平生就像追逐儿童的游戏,到处乱作必要以上的用具,所致之处为人聚观并手指目视,即生毁誉。而如今拿一把火,将一切好恶都烧去,则既无负载之劳,又无为人所寇攘之惧。末二句举《周易》的典故而收束。《周易·系辞下传》云:"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1]孔子此话的意思是,天下人走的路虽然不同,而必归于同一个地方;他们有百种考虑,而必归于一致,因此,他们不必多思多虑。诗人将孔子晚年的这种觉悟,联系到烧去好恶或烦恼而追求解脱的主题。

除了《和陶形、影、神》三首之外,苏轼"和陶诗"还有不少作品在诗中抒发或寄寓着哲理。下面再举若干首作品,来考察苏轼"和陶诗"如何体现其晚年对于生命与人生的哲理性体会。首先

---

[1] 周振甫《周易译注》第260页。

试看《和陶饮酒二十首》中的几篇：

> 蠢蠉（一作"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粘网悲。啁啾厌（一作"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得（一作"有"）酒君莫违。（其四）

这首诗用虫鸟来比喻人，讽刺人希望高攀却终归自投罗网而不能摆脱。最后四句呈现出以达观的态度为基础，将世间一切名利得失，置之一笑，幸此未化，聊且饮酒以自娱的主旨。《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六表达类似的思想感情：

>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持（一作"得"）酒未举杯，丧我固忘尔。倒床自甘寝，不择菅与绮。

此诗"言今是昨非，忘怀得失，无往而不适。"[①]觉悟此身如虚空，则能断除执著，不但会超然于世俗的毁誉，而且不会在意物质生活的好坏。可见，此诗亦以达观为主旨。而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中，苏轼慨叹人间之真伪颠倒：

> 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不记有白发，犹诵论语辞。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莫（一作"无"）伤，庄叟不吾欺。呼儿具纸笔，醉语辄录之。

"坠车"使用《庄子・达生篇》的典故："（关尹曰：）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慴。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②]可见，诗人面对人世之真伪颠倒，聊且要以饮酒得到"神全"。不过，醉酒不是终极的解决方法。因此，《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三云：

>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

---

①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46页。

②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636页。

> 大（一作“痴”）如景升牛，莫保尻与领。小（一作“黠”）如东郭㕙，束缚作毛颖。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

“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与《和陶神释》中所说的“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其旨趣大致是相同的。在此诗中，诗人热望达到不生不灭、不醉不醒的境界。大（或愚蠢）的刘景升（刘表）之牛，小（或狡猾）的东郭㕙，都不能超脱出生灭之境，最终被杀或被困。末二句中的“虎文炳”，语出《周易·革（卦四十九）》：“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①]对此，《东坡易传》云：“《易》曰：‘云从龙，风从虎。’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为虎，君子为豹。非大人而革者，皆毁人以自成，废人以自兴，故人之从之也，必占其可从而后信。若大人之革也，则在我而已，炳然日新，天下之所谓文者自废矣，此岂待占而后信者哉！”[②]这其中，“虎有文而能神者”近乎诗中的“虎文炳”，这在此诗的语境中，可以说与超越生灭之境的意思相合。我们认为末二句的意思应该是，嵇康尚未达到超脱生灭之境，从而最后遭谮被害，尽管他“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③]，在表面上似乎达到忘形之境。以上《和陶饮酒二十首》中的四篇，都是围绕着“饮酒”这个题目，抒发哲理的。

岭海时期“和陶诗”中，《和陶东方有一士》与《和陶拟古》其三等，也寄寓着苏轼晚年的人生哲理，首先看《和陶东方有一士》：

> 瓶居本近危，甑坠知不完。梦求亡楚弓，笑解适越冠。忽然反（一作“返”）自照，识我本来颜。归路在脚底，殽潼失重关。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物（一作“琴”），寓我非指弹。岂惟舞独鹤，便可蹑（一作“摄”）飞鸾。还将岭茅瘴，一洗月关（一作“阙”）寒。

---

① 周振甫《周易译注》第172页。

② （宋）苏轼《东坡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2—93页。

③ （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1369页。

此诗前四句写“安危难期，成坏无常，得失如梦，有用无用俱非”[1]。面对这种无常的人生，诗人忽然觉悟，反照自我的真实面目（真如）。既然获得觉悟，他心中的执著都消除，归与无归的差别也完全消灭，从而归路很快就在他的脚底下，殽潼也失去其重关之险。如今，诗人经常可以随陶渊明游，在毫毛的末端中，寻找出远离尘世的“云山”之意。继而诗人借陶渊明抚弄“无弦琴”事，表现出对陶渊明那种闲适生活与超越物象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最后四句，表面上写游仙之状，实际上表达觉悟之后欣悦的情形[2]。在此诗中，诗人很好地表现透过觉悟，克服贬谪生活的苦难，最终获得精神上安慰的面目。这种精神面目，贯穿着很多苏轼“和陶诗”，尤其是本章第五章的归隐主题诗篇，都以这种精神为其思想基础。《和陶拟古》其三则云：

> 客去室幽幽，鹏（一作“服”，通“鵩”，“鹏”疑是“鵩”之讹）鸟来座隅。引吭伸两翮（一作“翅”），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为我（一作“吾”）庐。去此复何之，少安与汝居。夜中闻长啸，月露荒榛芜。无问亦无答，吉凶两何如。

据王水照师的研究，包括此诗在内，苏轼诗集中共有九处用了“吾生如寄耳”句，表现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感受[3]。《古诗十九首》以来，诗人们不断地唱出“人生如寄”的感叹，大部分用它来表达对人生短暂的悲哀意识。苏轼诗尽管也带有些悲哀的色彩，但他最终能扬弃悲哀，“体现了主体自主的选择意识，表现出触处生春、左右逢源的精神境界。”[4]日本学者山本和义也在《苏轼诗论稿》一文中，认为苏诗中的“吾生如寄耳”不是用它来表现悲哀感情的语

---

①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163页。

② 关于末二句，宋丘龙认为“寄其思君之意”（《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164页），恐怕不是。

③ 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轼研究》第76页。

④ 《苏轼研究》第79页。

言，相反是用它来要消除那种悲哀感情的理性反省的语言[1]。此诗中的"吾生如寄耳"也不例外。据贾谊《鹏鸟赋》，鹏鸟之来本来是"主人将去"的凶兆[2]。而在此诗中，诗人却容它居住，并且不问其吉凶。事实上，他在认识人生漂泊如寄的基础上，已经不以吉凶为意，可以少安而与鹏鸟共居于此[3]。可见，此诗亦是反映诗人旷达无执的精神境界的作品。

苏轼"和陶诗"中，还有一些作品言及求道成仙之事。这些作品基本上寄托着诗人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感慨，以及要消解这些感慨的热望，而且诗歌还反映着诗人对那些炼丹、修仙、长生等超现实性的主题真挚的思索，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提供了研究苏轼哲理诗的思想参照，因此可以并入哲理诗的讨论范畴。这些作品特别集中在《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组诗中。这组诗有诗序云："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语。予读《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韵赋之。"当时，苏轼的惠州贬所，离道教名山罗浮山很近。这座山曾经是晋代葛洪炼丹修道之地。在这个地方，苏轼在读葛洪的《抱朴子》的时候，心有所感，次韵陶渊明《读山海经》而作这组诗。试看其中第八首：

> 黄华育（一作"冒"，查注云"育"讹[4]）甘谷，灵根固深长。廖井窖丹砂，红泉涌寻常。二女戏口鼻，松膏以为粮。闻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此诗写诗人听了这些神仙长寿的故事（这些故事皆出于《抱朴子

---

① 〔日〕山本和义《苏轼诗论稿》，《中国文学报》第十三册，1960年，第84页。

② 贾谊《鹏鸟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鹏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文选》卷一三，第604—605页）

③ 温汝能《合笺》卷三引樊潜庵评（樊庶《宋苏文忠公海外集》）云："三首（即此诗）言贾谊见服（鹏）而悲，殊非达者，我则直以生为寄，何吉凶之可疑。"（温如能《合笺》第85页）

④ 查慎行《苏诗补注》第799页。

内篇·仙药》[①])之后,心有所感而睡不着的情景。末二句很好地表达诗人对故事中长生不老的羡慕之情。《和陶读山海经》其四则写刘向的修炼求仙:

> 子政信(一作"洵")奇逸,妙算穷阴阳。淮仙(一作"南")枕中诀,养炼岁月长。岂伊臭浊中,争此顷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黄。

《抱朴子内篇·论仙》云:"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鸿宝枕中书》,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刘向父德治淮南王狱中所得此书,非为师授也。向本不解道术,偶偏见此书,便谓其意尽在纸上,是以作金不成耳。"[②]从《抱朴子》此段来看,刘向最终没有成功于作金,但是他曾经修炼成仙是无可怀疑的。诗人认为刘向修炼了很长时间,必有所得,因而奇特超俗,并且妙算能通阴阳。五、六句言刘向之"养炼",其旨在于蜕化求仙,而不在于与人世争此顷刻之光,这是此诗的主旨。末二句再举仙人授书之事,以补主旨。苏轼此诗对修炼求仙等事情,保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在下一首中也可以发现:

> 乱离弃弱女,破家割恩怜。宁知效龟息,三岁号穷山。长生定可学,当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无穷年。(《和陶读山海经》其五)

《抱朴子内篇·对俗》云:"《史记·龟策传》云:'江淮闲居人为儿时,以龟枝床,至后老死,家人移床,而龟故生。'此亦不减五六十岁也,不饮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与凡物不同亦远矣,亦复何疑于千岁哉?仙经象龟之息,岂不有以乎?故太丘长颍川陈仲

①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2002年,第205—207页。

②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1—22页。

弓，笃论士也，撰《异闻记》云：‘其郡人张广定者，遭乱常避地，有一女年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计弃之固当饿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冢，上巅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缒之，下此女于冢中，以数月许干饭及水浆与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间三年，广定乃得还乡里，欲收冢中所弃女骨，更殡埋之。广定往视，女故坐冢中，见其父母，犹识之甚喜。而父母犹初恐其鬼也，父下入就之，乃知其不死。问之从何得食？女言粮初尽时甚饥，见冢角有一物，伸颈吞气，试效之，转不复饥，日月为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时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行往来，衣服不败，故不寒冻。广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龟耳。女出食谷，初小腹痛呕逆，久许乃习。’此又足以知龟有不死之法，及为道者效之，可与龟同年之验也。史迁与仲弓，皆非妄说者也。”苏轼此诗无疑是根据《抱朴子》此段而写成的。也就是说，诗人举出此段中的两个例子，提出“长生之可学”的看法[1]。

尽管苏轼对修炼求仙、不老长生等透露了比较肯定的态度，但是他始终没有入迷。也就是说，对这些问题，他的头脑还很清醒。试看《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一：

> 郑君固（一作“故”）多方，玄（一作“元”）翁所亲指。奇文二百字（一作“篇”），了未出生死。素书在黄石，岂敢辞跪履。万法等成坏，金丹差可恃。

诗中“郑君”指的是葛洪的老师郑隐。葛洪的从祖父葛玄亲自向郑君传授修道成仙之法。后来，郑隐又将那些方法传授给葛洪[2]。不过，在苏轼看来，郑隐传授给葛洪的那些道术，未能使人超脱生死之关。五六句举“（张）良得黄石公不死之法”（《抱朴子内篇·

---

① 元符二年，苏轼在儋州面临了“绝粱”的危机。这时，他确实要透过学习龟息法，来克服饥饿。见《文集》卷七三《学龟息法》。

② 《晋书·葛洪传》：“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练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晋书》卷七二，第1911页）

至理》)[1]的故事。诗人的意思应该是，如果有那种“不死之法”，那么，怎敢辞“跪履”[2]之劳呢？不过，那种传说上的“不死之法”实际上难以得到。最后二句说在万法都会生长消灭的情况下，唯有金丹勉强可以依赖。但金丹也不是容易炼成的，因此，在此诗的前一首中，苏轼还强调不待外求的修炼法：

>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谁为(一作“谓”)黄门妻，至道乃近在。支(一作“尸”)解竟不传，化去空馀悔。丹成亦安用，御气本无待。(《和陶读山海经》其十)

金丹不容易炼成，神仙安期生在渺远的云海中。三至六句使用了《抱朴子内篇·黄白》中的典故，其文曰：“汉黄门郎程伟，好黄白术，娶妻得知方家女。……伟按《枕中鸿宝》，作金不成。妻乃往视伟，伟方扇炭烧筩，筩中有水银。妻曰：‘吾欲试相视一事。’乃出其囊中药，少少投之，食顷发之，已成银。伟大惊曰：‘道近在汝处，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须有命者。’于是伟日夜说诱之，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犹不肯告伟。伟乃与伴谋挝笞伏之。妻辄知之，告伟言：‘道必当传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辄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虽寸断支解，而道犹不出也。’伟逼之不止，妻乃发狂，裸而走，以泥自涂，遂卒。”[3]可见，此诗前六句都在

---

①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13页。

② 《汉书》卷四〇“张陈王周传第十”云：“(张)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后五日蚤会。’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后五日复蚤来。’五日，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读诵。”(《汉书》第2024页)

③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85页。而施注本引用《真诰》语，与上文有些不同，其文曰：“葛洪《内篇》：汉期门郎程伟妻，能神通变化，煎水银成银。伟从受方，妻谓伟骨相不应得之，逼之不已，妻乃尸解去。”(《施顾注苏诗》卷四二，第5页)

写从外得到成仙之法的徒劳。因此，末二句中，诗人在认同《庄子·逍遥游》所说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1]的基础上，提出成仙得道不待外求的看法。既然不待外求，金丹炼成也没用，这是自不待言的。在修道成仙的问题上，与此诗类似的思想面貌，我们在《和陶读山海经》其六中，亦可以窥见：

> 三(一作"二"[2])山在咫尺，灵药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黄精出长谷。仙都浩如海，岂不供一浴。何当从火山(一作"山火")，束缊分寸烛。

此诗写修道成仙要靠自己，不必舍近求远。这与上一首"不待外求"的主旨相合。

在修道成仙的问题上，强调内求诸己的同时，苏轼对围绕神仙、不老长生等故事的虚伪、妄诞等保持高度警惕，如《和陶读山海经》其七云：

> 蜀士李八百，穴居吴山阴。默坐但形语，从者纷如林。其后有李宽，鸡鹄非同音。口耳固多伪，识真要在心。

《抱朴子内篇·道意篇》云："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后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吴曾有大疫，死者过半。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宽亦得温病，托言入庐斋戒，遂死于庐中。而事宽者犹复谓之化形尸解之仙，非为真死也。"[3]苏轼借这个故事，谓口耳相传的话，本应多有虚假，识别真相就在于一心。此外，在《和陶读山海经》

---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7 页。

② 底本和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皆作"三"，查注云"三"讹(查慎行《苏诗补注》第 799 页)。

③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 173—174 页。

其十二中,诗人抨击《抱朴子·祛惑篇》中所举的古强、蔡诞、项曼都等庸妄浮夸而自欺之辈,并且批评稚川在书中记录这些庸俗之人的疏率。

从上面所举的《和陶读山海经》诸篇,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晚年对修道成仙、长生不老等问题非常关心的事实,与此同时,可以窥见他对那些问题理性接近的面貌。除了《和陶读山海经》以外,苏轼"和陶诗"中还有一些相关主题的作品。如《和陶杂诗》其二云:

> 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真游有黄庭,闭目寓两景。室空无可照,火灭膏自冷。披衣起视夜,海阔河汉永。西窗半明月,散乱梧楸影。良辰不可系,逝水无由(一作"留")骋。我苗期后枯,持此一念静。

此诗写透过一念之静来平息心中的杂虑,以养其馀年。贬到儋州,诗人不可回到故乡,连梦中飞越也为五岭所隔。在梦醒都不得回去的情况下,诗人追求"黄庭"之"真游"。所谓"黄庭"本指中央[①],道教有称做《黄庭经》的经典。这个经典分为《太上黄庭内景玉经》、《太上黄庭外景玉经》。《太上黄庭内景玉经》,全书以道教思神守一、宝精爱气之说与古代医家脏腑理论相结合,阐述修炼长生成仙之术。《太上黄庭外景玉经》在内容结构上与《内景经》相同,言存思上中下三丹田之神,以及咽液、固精、行气、辟谷、思奔日月等修炼方术[②]。我们认为,诗人要通过这样的内修养生之法,来平息杂念和妄想,并且消除执著和烦恼,最终获得真正的超脱。在《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中,诗人亦写养生解脱:

> 我生有天禄,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泽,乏酒每形言。仙人与道士,自养岂在繁。但使荆棘除,不忧梨枣愆。我年

---

① 《黄庭内景玉经》卷上梁丘子注:"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81页)

② 《中华道教大辞典》第341—342页。

> 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宽（一作“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此诗末四句描述当时酒尽米竭的情况。面对这种困境，诗人要以养生之法来断除执著和妄想，以求解脱。在面对困境而追求解脱的这一点上，此诗与《和陶杂诗》其二是有共同点的。此外，《和陶杂诗》其七表现出诗人对得道成仙的关心：

> 蓝乔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践长安陌。尔来宁复见，乌道渡（一作“度”）太白。昔与吴远游，同藏一瓢窄。潮阳隔云海，岁晚倘见客。伐薪供养火，看作栖凤宅。

此诗前段写蓝乔之得道；后段透露诗人想招待道士吴远游以了解得道成仙之事的心愿。这是因为吴远游曾经与蓝乔交游。而《和陶杂诗》其八寄寓着仙道之不可恃的感怀：

> 南荣晚闻道，未肯化庚桑。陶顽铸强犷（一作“犷”，应作“犷”），枉费尘与糠。越子古成人（一作“之”，应作“之”），韩生教休粮。参同得灵钥，九锁启伯阳。鹅城见诸孙，贫苦我为伤。空馀焦先室，不传元化方。遗像似李白，一奠临江觞。

此诗前段八句写求道学仙之事。前四句举《庄子·庚桑楚》中庚桑楚未能教化南荣趎的典故。后四句写南越人古城之的得道成仙。诗人可能为了烘托古成之的成功而先说南荣趎的失败。“参同”二句本来是东汉魏伯阳的典故，“参同”指魏氏所著的《参同契》。我们认为诗人在此诗中运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古城之的成仙。后段则写诗人曾在惠州看到的古氏子孙的贫苦之状。世人说古成之得道成仙，而其子孙如此处于贫穷和疾病之中。诗人为此叹息仙术之不传或不可恃。末二句描写诗人为古成之临江祭奠的情形，殆为他当时无可奈何心情的表现。此诗体现诗人对仙道问题理性接近的态度，我们在《和陶杂诗》其六中也可以发现这种倾向：

博大古真人，老聃关尹喜。独立万物表，长生乃馀事。稚川差可近，倘有接物意。我顷登罗浮，物色恐相僮(应作"值"，"僮"疑是"值"之讹)。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驶。满把菖蒲根，叹息复弃置。

诗人认为作为古代的"博大真人"[1]，老子和函谷关的尹喜二人，都以独立于万物之表为第一义，对他们来说，长生不老之类，只不过是"馀事"而已。其实，"独立万物表"，换句话说，超脱世俗的一切，正是苏轼晚年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如今，诗人不仅尚未能超脱世俗，甚至连人家的"馀事"也尚未做到。同时，他还知道，就是服食像菖蒲之根这样的药物，也不可能长生成仙。因此，他叹息而把它弃置不顾。联系到此诗首四句，诗人应该在这个叹息中，寄托着超脱世俗的强烈愿望。

总的来讲，苏轼"和陶诗"中提及求道成仙的作品，同时表现出诗人晚年对炼丹、修道、长生不老等问题的高度关心，以及对那个问题的真挚思索与理性接近的态度。长期以来，苏轼对道家养生之术一直很感兴趣。到了晚年，他对长生不老、修道炼丹等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人到晚年，对于生命会有更深刻的领悟和感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苏轼对道家长生不老的说法，还保持着非常清醒的头脑，并没有入迷。具言之，他尽管相信道家养生炼丹之术一定对"延缓衰老、增长寿命"[2]有用，但他并没有盲目地信奉神仙与不死等非现实性的说法。与此相反，他指出了那些荒唐无稽说法的虚伪性，并且还提出了不要舍近求远而要靠自己、不待外求的养生修炼之法。通过这些方法，苏轼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应该是精神上的解脱或超越。对他来说，长生不老只是次要的事情。当时，苏轼受到那么严重的政治打击，并且在那么恶劣的南蛮之地度过桑榆暮景。在这种情况之下，断除执

---

① 《庄子·天下》："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98页)
② 林语堂《苏东坡传》第223页。

著、妄想、烦恼等,以得到精神上解脱或超越,对苏轼来讲,是比什么都还紧要的事情。总之,本节中言及仙道之事的作品,正是追求解脱与超越的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这与前面所考察过的其他哲理诗的主旨基本上相符。

本节与上一节中的"和陶"诸篇,在重理趣的特点上,可以说是有其共同点的。换句话说,苏诗在"和陶诗"中所显示的独特而敏锐的历史认识,以及对人生哲理的真挚而深刻的思索,都很好地体现他晚年旺盛的理性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性活动并不是停留在单纯的历史批评与哲理性思辨的。我们认为其落脚点应该是"现实的人生和当下的自己"[①]。苏轼可能要借助理性的力量,来消除自己心中的郁闷和悲哀,克服现实中的苦难和绝望,进而追求或摸索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人生。苏轼写以上两节中"和陶诗",其真正的目的,应该说在这一点上。

第五节 士人心态

作为一个传统士人,苏轼一直对出仕与归隐的问题,呈现出其深刻的关心。嘉祐八年(1063),他在《中隐堂诗》其一中云:"退居吾久念,长恐此心违。"(《苏轼诗集》卷四)可见,他的归隐思想,形成得比较早。后来,在仕途上,经历了多次的挫折与磨难之后,他对仕宦生涯越发觉得厌倦,因而他的乞身而退的想法也越发强烈了。不过,他心中始终保持着为国家、为老百姓效力的积极情怀,这使得他总不能完成归隐的志愿。苏轼素来有"功成名遂身退"(《东坡志林》卷五《论子胥种蠡》)[②]的思想,如他的《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云:"功成头白早归来,共藉梨花作寒食。"(《苏轼诗集》卷二七);《南乡子》(东武望馀杭)词云:"何时功成名遂了,还

①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93页。

② 苏轼《东坡志林》,王松龄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04页。

乡。”[1]《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词亦云:“功成名遂早还乡。”[2]由此看来,苏轼自己以为尚未“功成名遂”,所以不能立即辞官而实践归隐之计。

纵观苏轼一生的对出仕与归隐的态度,我们可以归纳他心中的两大人生指向:一是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为国家和社会,必有所为,建功立业。苏轼在少年时代就“奋励有当世志”(《墓志铭》)[3],在步入仕途后,尽心职守,始终没有放下其奋进不息的淑世精神[4]。二是返回自然、获得自由自在的生活、维护或回归真实的自我。官职会束缚个人的自由,并且会搅乱人的本性,让人失去真实的自我,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的普遍共识。苏轼早就有弃官归隐的想法,并且一生中不断地发出“归去来”之声,也可以说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此外,他由于种种的原因,不能实现归隐,在官场生活中,追求白居易式的“中隐”[5],其思想的根底也有对获得自由、维护真实自我的渴望。这两种人生指向可以说贯穿苏轼一生,按照他所面对的环境变化,呈现出复杂的面貌:有时候,欲有所为的一面更为显著;也有时候,企求顺情适性的一面更为突出;也有时候,两者大致维持平衡,同时体现出两种倾向。

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元祐时期的苏轼有着比以前更强烈的归隐情怀,而到了晚年,他成了一个罪臣,谪居岭海,事实上无法实现“功成身退”之素愿,从而对仕隐问题有着更深沉的思索。他的“和陶诗”就以这样的情况为背景,所以其中有很多作品表达了诗人对出仕与归隐的想法,并且体现他一方面欲有所为,另一方面要顺情适性的心理。因而,本节要透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来考察苏轼“和陶诗”怎样呈现出诗人的士人心态。首先看表达归隐

---

①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第90页。

② 《苏轼词编年校注》第490页。

③ 《苏辙集》第1117页。

④ 参见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2004年,第193页。

⑤ 《诗集》卷七《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情怀的作品。

一、归隐情结

在苏轼一生政治生涯中，元祐年间算是最得意的时期。元丰八年(1085)三月，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去世，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起用了司马光为首的旧法党人物，苏轼也是其中一人。在回京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苏轼连升几级，最后升任翰林学士(正三品)。就升级这一点来说，可以说他的仕途非常顺畅。可是，在这次京师做官期间里，苏轼的官职生活并不顺遂。元祐元年，围绕免役法的存废问题，他和司马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之后，苏轼又与道学家程颐不和，被卷入了历史上称为"洛蜀党争"的政争漩涡中。此时，洛党人将苏轼指目为蜀党的领袖，所以苏轼成了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些洛党人主张苏轼为主考官时所出的考题犯了"谤讪先朝"之罪，连续上奏弹劾苏轼。不仅如此，朔党人也仇视苏轼，与洛党联合攻击苏轼。借苏轼自己的话而言，他"二年之中，四遭口语"(《乞郡札子》,《文集》卷二九)。尽管当时有高太后的支持，苏轼没有受到这些小人们陷害的影响，但是他已经深感危机，接连上了几道奏章，恳切地请求外任。元祐四年三月，朝廷终于允许他出任杭州知州。元祐六年，苏轼又被朝廷召还为翰林学士承旨。苏轼的政敌们将这件事情看作是一种威胁，再次想陷害他。而在这次回京之前，苏轼已有继续外任之请，在回京之后，又受到那些政敌们的攻击，更加想离开京城，再次恳请外任。尔后，在元祐七年八月，再次召还为兵部尚书之前，苏轼先后出任颍州与扬州的知州。

从上段文字来看，扬州时期，苏轼应该对仕宦生涯已经感到极度的疲倦。这种心态，我们从下面所引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八中，也可见一斑：

> 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时来蜀冈头，喜见霜松枝。谁(一作"心")知百尺底，已结千岁奇。煌煌凌霄花，缠绕复

何为。举觞酹其根，无事莫相羁。

苏轼的性格素来像麋鹿一样喜爱自由奔放，而不喜欢受到任何外物的拘束。在诗集中，他多次用过“麋鹿”的比喻，其大部分是表达这种喜欢自由的性格形象的。比如《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后，相与解衣濯足，因咏韩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云：“君看麋鹿隐丰草，岂羡玉勒黄金鞿?”（《苏轼诗集》卷五）；《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云：“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苏轼诗集》卷八）如今，他还没有完全离开政治舞台，从而他的“麋鹿姿”不得不受到不少束缚。接着，诗人又以“霜松”来比喻自己，以呈现出自己劲挺的性格。那么，诗中的“凌霄花”应该比喻在政场上动辄找他麻烦的那些小人。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用凌霄花缠绕劲松的形象，来比喻那些小人不断地陷害自己的情形。末二句表现出诗人想摆脱那些羁绊而获得自由的心态，同时又渗透着诗人当时极感厌倦的心情。不过，苏轼当时无法完全驱遣自己被束缚的感觉，因此，他越发羡慕陶渊明那种任真自得的隐逸生活。这种羡慕之情，有时变成自叹不如之感慨：

> 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如（一作“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醉（一作“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

诗人认为自己总是被尘俗之事所纠缠，所以“不如陶生”。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不但夺取自己的自由，而且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痛苦，即使到了表面上最得意的时期，其情形基本上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有为俗事所缠绕的感觉，并且有要摆脱它的愿望，这是不足为怪的。那么，怎么摆脱呢？怎么样才能得到陶渊明一般的闲适呢？诗人提出其自适之方：除去心中的芥蒂，则纵任心意，却能随事而往；对所遇到的事情，再也没有疑惑。在这个意义上，除去芥蒂的“寸田（心）”可以成为“佳处”。而

如今，他还在仕途之中，不可能常住于这个"佳处"，只能透过得到醉中之趣，偶尔暂住那里。因此，即使是空杯，他也要经常拿着它，以获得那种醉中之趣。

苏轼是爱真率自然的人，每每与虚伪的世俗格格不入。这种性格确实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而元祐时期以来，他心中的自退之念越来越强烈起来了。至此，他反倒将自己与世俗不谐的一面认为是一种幸运，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九云：

> 芙蕖（一作"蓉"）在秋水，时节自阖开。清风亦何意，入我芝兰怀。一随采折去，永与江湖乖。断丝不复续，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莲，结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谐。醉中有归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复逝，得坎（一作"抵曲"）吾当回。

此诗前十句透过"芙蕖"与"玉井莲"之间的对比，来表明诗人的人生选择。"芙蓉"原来在"秋水"中，保其天性，芳美自得。不过，一旦以其芳美之姿被人采折去，它就不能保护其天性，甚至丧失其生命，这是比喻积极入世的人生。相反，太华山巅的"玉井莲"扎根于天池的泥土中，能保有其天真，这是比喻远离世俗的人生。在这种对比之中，诗人毫无踌躇地指向后者的人生。也就是说，他以为与其入世而丧失天性或自我，不如一开始就不踏入世俗，保有真实的自我。如今，他尽管入世为官，但是幸亏一直与世俗不谐，还不到"永与江湖乖"、"断丝不复续"的地步，这是令自己十分欣慰的。不过，他还在仕途中，无法立刻离开世俗。于是，他暂且谋求醉中的保真不迷。结二句运用了贾谊《鹏鸟赋》的典故。诗人的意思应该是，他现在不可能立刻实现归隐之念，所以暂且与世俯仰，乘流而往，但如果将来遇到某些险难（或者抵达曲折之处）的话，他一定会回到能保全真实自我的环境之中。为了将来的退隐，应该早作计划：

> 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银（一作"重"）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

往还。未来宁早计,已(一作"既")往复何言。(《和陶饮酒》其五)

诗中的"小舟"比喻诗人自己;"暗浪"比喻世俗的险恶。三句至六句,也都是运用比喻的手法的。在半夜里,醉中发这只小舟,不知道船中的枕几会不会倾斜。这应该意味着,半夜的黑暗与醉中的不省事,使得诗中话者不晓得世俗的险恶。天亮了,酒也醒了,他透过问以往走过的路,才明白自己已经度过了很多巨大的激浪。与此同时,诗人又发现,不能立刻摆脱这么险恶的环境,徘徊于其中的自己,并且慨叹这种现实。因此,末二句说,过去的一切不必再说,宁可早一点计划未来,以期实现归隐之梦。这种归隐之计,在《和陶饮酒》其十的末四句中,更为具体地表现出来:

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馀。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

可见,苏轼当时有归隐馀杭万松岭下的想法。此外,《和陶饮酒》其十五的前六句说:"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惟存一束书,寄食无定迹。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这也应该说是表达归隐志趣的例子。

而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政局有了很大的反复。宋哲宗开始亲政,要恢复其父神宗的施政方针。元祐九年,他下诏改年号为"绍圣",这就是要继承其父亲遗业意志的鲜明表现。此时,章惇、蔡京等新法党人重新回到朝廷,掌握了政权。相反,那些元祐党人一个一个地被罢黜或贬谪。作为元祐政坛的重要人物,苏轼无法避开这场政治迫害的风波,成了一个谪臣,被贬到岭南。到这个地步,苏轼事实上失去了实现"功成身退"理想的机会。但是,他心中追求归隐的念头尚未泯灭,在受到那么严重的政治打击之后,他对世俗的混乱及险恶的认识和感慨,却比以前更为深化了,比如《和陶杂诗》其三诗中云:"真人有妙观,俗子多妄量。……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肠。"在这种情况下,苏轼终于想出满足自己归隐之念的法子来了。那就是:索性将自己的南迁,看作是一种归隐。如《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中云:"我生涉

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苏轼诗集》卷三九）甚至，他把贬谪地当作是自己出生的故乡，如《与程正辅》第十三简云：“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文集》卷五四），又如后来在儋州所作的《别海南黎民表》诗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苏轼诗集》卷四三）

这种将贬谪当作是归隐的精神面貌，我们又从岭海时期苏轼“和陶诗”中可以发现。首先举《和陶归园田居》其二为例：

> 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心空饱新得，境熟梦馀想。江鸥渐驯集，蜒叟已还往。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复（一作“提”，“复”殆为“提”之讹）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

在喧哗的世俗与险恶的仕途中，诗人已经感到极度的疲劳。现在，他终于回到大自然的怀里，能摆脱以往的束缚了。因此，他以“穷猿”的“投林”以及“疲马”的“解鞅”来比喻这种情况。第三句以下描述诗人“归园田”之后的得意生活。诗中一点都没有露出现实作家被贬之后的失落感或悲哀，反而表现出他在贬谪地非常安适的心态。这种心态，确实很接近于真隐者。《和陶归园田居》其六亦呈现出在贬谪地追求隐逸闲适生活的心境：

> 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当时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长闲人，一劫展过隙。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诗成竟何用（一作“为”），六簿本无益。

此诗前六句写他曾在扬州度过的闲适生活，这与前面所引的《和陶饮酒》其十七的内容相符合。其中，“怅望柴桑陌”表达诗人那时非常羡慕陶渊明式隐逸生活的心情。如今，他成了一个逐客，却能获得比扬州时期更多的闲适，并且能充分享受大自然之美。在这种环境之中，诗人想追慕并尚友像陶渊明和王绩这样的古之

隐者。这正是透露诗人愿意度过那些古人一般的隐逸生活的心情。末二句将作诗比作无益的六簙，这可能是对他过去用作诗的方法来讽刺朝政、积极入世的反思，抑或是对自己为那些诗作而受苦的感慨之语。不管怎么样，此二句应该说是表达诗人不要再被世事缠绕以保有那份闲情逸致的心情。

既然把贬谪地当作隐居的地方，对苏轼来说，惠州与儋州贬所的恶劣生活环境，已经不成什么问题了。

> 东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才（一作"材"）。仇池有归路，罗浮岂徒来。践蛇及茹蛊，心空了无猜。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

> 当欢有馀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固（一作"故"）有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归（一作"困"）来卧重裀（一作"茵"），忧愧自不眠（底本中"眠"字不详，据陶集补）。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据本书第一章的系年，前一首是惠州时期的作品；后一首是儋州时期的作品。在前一首中，诗人即使"践蛇及茹蛊"，心中也了无猜疑；在后一首中，尽管他"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在风雨交加、"黄叶满枕前"的环境中生活却也不愤恨自己的命运。后一首又云："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归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这四句透露着对过去仕宦生涯的极度厌倦的心情，与后面"如今"以下四句，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这样，可以在贬谪地谋求自己式的隐逸生活，苏轼在精神上能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物质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不仅如此，他还要积极地接受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当地素来陌生的生活方式等，如《和陶归园田居》其一云：

>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 东家着（一作“著”）孔丘，西家着（一作“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在此诗中，贬谪地惠州的自然环境，以可以寄寓诗人有限之馀年的无尽之景的形象，在读者的眼前显现。这个地方不仅有这么美丽的自然环境，而且还有符合古代圣贤之道的淳古民风，甚至并居高位而惹起骨肉相残之事变的周公与管叔、蔡叔也恨不得结三间茅屋以共居于此[1]。有这么好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这个地方就可以成为实现归隐的理想之地。这种积极接受的态度，从儋州时期的“和陶诗”中也可以发现，如《和陶拟古》其四云：

> 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飞泉写（一作“泻”）万仞，舞鹤双低昂。分流（一作“沵”）未入海，膏泽弥（一作“弥”）此方。芋魁倘可饱，无肉亦奚伤。

自古没有争战之事的海南，可以成为诗人安居的地方，更何况，此地还有那些又奇异又秀丽的自然景观。如前面所说，苏轼向来很爱吃肉。不过，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安居之地，所以就是无肉可吃，只好吃“芋魁”也已经心满意足了。又如《和陶杂诗》其十一云：

> 我昔登朐山，日出（一作“出日”）观苍（一作“沧”）凉。欲济东海县，恨无石桥梁。今兹黎母国，何异于公乡。蚝浦既黏山，暑路亦飞霜。所欣非自周，不怨道里长。

“于公”乃是汉宣帝时丞相于定国的父亲。《汉书·于定国传》云：“于定国字曼倩，东海郯人也。其父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号曰于公祠。”[2]在此诗中，东海县“于公乡”曾经是诗人向往的地方。不过，当时那里没有石桥可通，诗人不能渡过去，这使得他感到非常遗憾。

---

①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云：“史臣曰：襄阳庞公谓刘表曰：‘若使周公与管、蔡处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岂有若斯之难。’”（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1809页）

② 《汉书》卷七一，第3041页。

如今，他生活在黎母国（即海南），认为这个地方与他往昔欲渡之"于公乡"无异。"蚝浦"二句写海南之景物。"蚝浦既黏山"描写海南蚝浦的蚝壳相黏如山；"暑路亦飞霜"描写海南海水中的盐[①]。诗人提及这些景物，可能是为了刻画出海南与"于公乡"无异的事实[②]。诗人现在总算生活在向来向往的地方，因此，在末二句中说，他真喜欢海南之居，这绝非自欺之词，从而他不怨此地之远离中原。可见，此诗中的儋州，亦与上一首诗一样，被描写为诗人可以安居的地方。

过去，苏轼对自己未能实现归隐，一直感到惭愧。而如今，他将自己的南迁当作归隐的实现，所以他充满自信地说自己可以过问心无愧的馀生了，如《和陶杂诗》其四云：

>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不记犊鼻时，涤器混佣保。著书曾几许（一作"何"），渴肺尘（一作"灰"）土燥。琴台有遗魄，笑我归不早。作书遗故人，皎皎我怀抱。馀生幸无愧，何（一作"可"，"何"疑是"可"之讹）与君平道。

此诗前六句是运用司马相如的典故。《汉书·司马相如传》曰："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上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③]在此诗中，诗人批评司马相如不记得自己昔日卖酒而谋生时的鄙陋，后来偶然当了一个高官，却嘲笑鄙视蜀地父老的态度。并且，诗人

---

① 《南齐书·张融传》（卷四一）载其所作《海赋》。张融曾把此赋给顾觊之看，顾觊之云："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于是，张融求笔注之，添上了"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四句（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725页）。

② 事实上，东海亦以牡蛎（蚝壳）的产地有名。冯应榴引《本草》注云："牡蛎生东海，出广州南海者亦同。"（《合注》，第2198页）

③ 《汉书》卷五七，第2531、2581、2589页。

又嘲讽“善著书”的司马相如，其著书没那么多，经常苦于消渴病。“琴台”二句一转。诗人认为司马相如去世之后，应该会领悟到生前所犯的错误，成都府琴台有他的魂魄，应该在那里嘲笑诗人归隐之不早。不过，诗人没有像生前的司马相如那样汲汲于名利，所以他很自负地说自己的怀抱一直是很洁白的。更何况，如今他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总算实现归隐。于是，末二句说馀生虽然不多，但是幸亏他可以过无愧的晚年，并且可以与严君平说话了。据《汉书》，严君平亦是蜀人，一生“修身自保”，不出仕而“卜筮于成都”，钻研老庄，著有《道德真经指归》①。

尽管将南迁当作归隐，但苏轼的这次归隐，实际上不能成为真正的归隐。他仍然有名目上的职衔，即还在仕途之中，更何况是一个谪臣，其行迹不得不受到不少制约。因此，他虽然精神上可以克服贬谪所带来的痛苦，积极地在谪居中找着闲居的意义，过着平淡而安稳的生活，但是他心中又有着对将会被夺去这种闲适生活的忧虑，如《和陶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后段云：

溪阴宜馆我，稍省薪水役。相如卖车骑，五亩亦可易。但恐鹏鸟来，此生还荡析。谁能插篱槿，护此残竹柏。

前四句透露着诗人想在此地过平稳生活的心情。后四句一转，运用贾谊《鹏鸟赋》的典故，对自己的未来呈现出深沉的忧虑。诗人经历了一贬再贬的过程，有这样的忧虑，或许是很自然的。如今，他希望在飘荡人生中打个休止符，谋求安稳闲逸的晚年。不过，他自己没有实际力量去维护自己晚年的安居，所以末二句无奈地说：“谁能插

① 《汉书》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曰：“其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馀万言。”（《汉书》第3056—3057页）《道德真经指归》，《隋书·经籍志》作《老子指归》（参见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18页）。

篱槿，护此残竹柏。”竹柏经冬不凋，因以比喻坚贞不屈。而诗人在这前面加一个“残”字，来比喻虽然还坚持贞节，但是受了不少的折磨，并且已经到了垂暮之年，衰残无力的自我。

总的来讲，上面所举的归隐主题“和陶诗”，都呈现出诗人元祐时期以来对仕宦生涯的厌倦之情以及对归隐的憧憬之情。南迁以后，他更有意地在谪居生活中，寻找归隐的意义，要在当地过充满闲情逸致的生活，尽管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谪臣的身份，也有时候被对未来不安的心情所缠住。苏轼向来追求归隐，无非是为了摆脱世俗的牵累而获得更多的自由，谋求更平安、更愉快的人生，同时恢复真实的自我。被贬以后，苏轼虽然失去了行迹上实现归隐的机会，但是他还是要超越那种行迹上的局限来直接探索归隐的真实意义。也就是说，苏轼追求的，不是归隐的行为本身，而是通过归隐来可以获得的解放、自由、闲逸等的价值。总之，苏轼“和陶诗”中，写归隐主题的作品，都很好地体现诗人希望过安稳而顺情之馀年的心态。

二、淑世精神

元祐以来，苏轼对仕宦生活越发感到厌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心中的济世情怀也跟着消失。也就是说，随着政争的激化，他比以前更清醒地看破仕途的险恶，但这不能影响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他要为国家和百姓服务的奋进不息的淑世精神。这一点，我们从他在京师做官为了改革政府积极提出自己的政见，甚至不回避激烈的政治论争的一面中，可以略知一二，而且从他出任地方官以后，为了民生做出了不少赫赫贡献的一面中，也可以窥见。以出任杭州知州时的事情为例，“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①]这种关注民生的面

① 林语堂《苏东坡传》第 286 页。

貌,我们又在《和陶饮酒二十首》中可以窥见:

> 民劳吏无德,岁美天有道。暑雨避麦秋,温风送蚕老。三咽初有闻,一溉未濡槁。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谢(一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颓然笑阮籍,醉几书谢表。(《和陶饮酒》其十一)

元祐七年,苏轼在赴任扬州途中,"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文集》卷三四)。苏轼从父老那里得知当地老百姓被"积欠"(历年所欠官税)所困的情况。于是,他先后两次上书请求宽免积欠,以期"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文集》卷三四)稍后,苏轼终于获得朝廷的诏准。苏轼这首"和陶诗"就有这样的创作背景。如今有了宽免的诏书,当地父老们可以摆脱以往的"忧色"而开颜欢笑了,所以诗中说:"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与此同时,诗人再拜而感谢(或者祝贺)君王,认为君王通过这次措施,来获得了"不贪之宝"[①]。在此诗中,诗人一边为老百姓得以摆脱困境而欢喜,一边为君王贤明能"特出英断"(《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而欢喜,这应该说是诗人忠君爱民思想的显著体现。

到了岭海贬谪时期,苏轼虽然成了一名谪臣,"不得签书公事",但是他要为人民有所作为的精神丝毫无减。绍圣元年,在岭南贬谪的路上,苏轼写《南康望湖亭》一诗云:"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苏轼诗集》卷三八)不止心中有这样的报效国家之念,他仍然很深切地关怀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在他的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尽量要为民生的改善做出贡献。比如,他很关注广东地区的瘟疫问题,就给广州知州王敏仲写信,提议筹备一笔基金,做创立公家医院之用(《与王敏仲》第九简,《文集》卷五六)。同时,得知

---

① 《左传·襄公十五年》云:"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024页)

瘟疫流行的时候，当地人饮用又咸又苦的水，对人的身体损害颇大的情况之后，又向王敏仲建议从二十里外较好的水源用竹管引水到广州城中(《与王敏仲》第十一简)。又如他在惠州推广"秧马"，使得惠州百姓避免弯腰插秧之苦，并且"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窾，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墓志铭》)[①]。这种为社会、民众效力的济世安民精神，又体现在他岭海时期的"和陶诗"中。首先看惠州时期所作的《和陶读山海经》其二，以"爱物"思想为宗旨，从"仁言利博"[②]的角度上，称颂葛洪著述《抱朴子》的事情：

> 稚川虽独善，爱物均孔颜。欲使蟪蛄流，如(一作"知"，应作"知")有龟鹤年。辛懃(一作"勤")破封执(一作"蛰")，苦语剧移山。博哉无穷利，千载食此言。

《抱朴子内篇·论仙》云："于是问者大笑曰：……'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之荣，使累晦朔之积，不亦谬乎？'"[③]诗人据《抱朴子》此条，认为稚川先生虽是独善其身之流，但是在爱物的观点上，其用心等同于儒家的孔子、颜子等人。诗人又说，稚川有着这种博爱万物之思想，辛辛苦苦地写出这部《抱朴子》，千载以来，人们都可以从这部书中获得无穷的精神财富。此诗应该是诗人欲有所为的心情，渗透到其求道学仙过程中的结果。此外，《和陶归园田居》其五的后段则体现诗人尚有"当世志"的面目：

> 教我同光尘，月固不胜烛。霜飙散氛祲，廓然似朝旭。(底本缺"霜飙"二句，据其他版本补)

---

① 《苏辙集》第1126页。

② 《左传·昭公三年》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38页)

③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3页。而上段引文有些文义不安之嫌。因此，王明据古写残卷作"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令有历纪之寿，养朝菌使之累晦积朔，不亦谬乎？"认为《抱朴子》原本应该是如此(第25页)。

“教我”二句描述当地父老劝说诗人的情形。他劝诗人学习“和光同尘”[①]的精神，不要与世俗立异，并且提出“月固不胜烛”的看法，要诗人不必清高。对于父老这番话，诗人不以为然。苏轼自注云：“《庄子》曰（一作‘云’）：‘月固不胜火。’郭象注云（一作‘郭象曰’）：‘大而闇，不如（一作“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予为更之曰：‘明于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烛天地而不能烛毫厘，此其所以不胜火也。然卒之火胜月月胜火耶？（一作“火胜耶？月胜耶？”）’”由此可见，苏轼认为在“烛毫厘”的方面，月亮的确不胜蜡烛，但在“烛天地”的方面，蜡烛远远不如月亮。诗人又说，现在月亮不能明照万物，就是因为它被那些“氛祲”所遮住，但霜飙一旦吹散那些妖气，月亮可以再如同朝旭般地普照天下。此诗中，诗人将自己比作月亮，将朝廷的奸臣比作“氛祲”，很好地呈现出其一清天下之志。

到了海南岛，苏轼还是很贴切地关怀当地人民的生活。在儋州，他发现并惋惜当地人不充分地享受文明的惠泽，仍然保持较为野蛮的风俗。面对这种情况，他愿意为这些当地人民生活的改善发挥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现在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好劝当地人民改俗，让他们靠拢更文明的生活。比如，海南人得病，就杀牛以祭神，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使病痊愈。苏轼对此满怀悲悯，书写了柳宗元的《牛赋》之后，加上较长的跋文，希望“晓喻其乡人之有知者”（《书柳子厚牛赋后》，《文集》卷六六）。又如海南还有一个特殊的风俗，即男人在家，终日游手好闲，一切外出体力劳作的事都由妇女们承担。对此，苏轼又写了杜甫的一首诗（《负薪行》），想劝导当地父老，尽管他也认为“未易变其俗”（《书杜子美诗后》，《文集》卷六七）[②]。为了劝导当地人，对他们的教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和陶示周掾祖谢》中，诗人对当地人竟至废学的情

---

① 《老子》第四章云：“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

② 参见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第910—911页。

况，透露着非常深刻的感慨：

> 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杞夷，庙皃("貌"的古字)犹殷因。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

诗人听到城东有一所学舍，满怀着期待感，整齐衣冠造访。但到了书塾，由户窥内，里面竟然一个人都没有。面对这种场景，诗人很可能感到有些失望。那么，这种场景是怎样产生的呢？在诗人看来，此地还是崇尚蛮夷的风俗，寺庙的面貌仍然循由殷之旧制，在这种文化气氛中，怎么能进行正常的教育呢？学生都离散莫至，先生到底从哪里能得到束脩呢？"忍饥"以下四句，则慨叹自己闻道之甚晚。闻道甚晚，实践这个"道"的机会不多，并且将"道"传授给别人的时间也不多。不仅如此，他得在当地人几乎是废学的儋州过自己的晚年，因而"道"的实践或传授，更加难办了。在这种情况下，死后获得百世的祭祀供奉，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便说："永言百世祀，未补平生勤。"我们认为这应该是诗人欲有所为心态的一种反映。不过，诗人在儋州百姓的教化上，似乎还没有完全放下心中的希望。他认为此地虽然有点难以教化，但是还不到君臣上下皆恶，曾经围困君子(指孔子)的陈、蔡两国的地步。[①] 末二句中的"虞仲翔"是三国时代吴国的虞翻。《三国志·吴书·虞翻传》云："翻性疏直，数有酒失。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②]可见，苏轼与虞翻在"性疏直"这一点上有共同点，晚年得罪于权力者而被贬的情况也很相似。在末二句中，诗人表面上说自己愧于

---

①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330页)

② 《三国志》卷五七"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1321页)。

虞翻，实际上希望像虞翻那样，"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1]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海南人以贸香为业，不耕田而常苦于食粮不足。于是，苏轼写了下面《和陶劝农》诗，以劝导当地百姓：

咨汝（一作"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一作"愤"）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

天祸尔土，不麦不稷。民无用物，怪珍（一作"珍怪"）是植（一作"直"）。播厥熏（一作"熏"）木，腐馀是穑。贪夫污吏，鹰鸷（一作"挚"）狼食。

岂无良田，朊朊平陆。兽踪交缔，鸟喙谐穆。惊麏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藷糜（一作"糜"），以饱耆宿。

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锄耜，好尔邻耦（一作"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梃，以抶游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匮。春无遗勤，秋有厚冀。云举雨决，妇姑毕至。我良孝爱，袒跣何愧。

逸谚戏侮，博弈顽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

此诗首章说，汉族与黎族地位是平等的，所以看不起并且不训教他们是不对的。"怨忿"二句，举"鄙夷不训"之后果。即在诗人看来，黎族人有时惹出一些犯罪行为，这些都是汉族的"鄙夷不训"所使然。结二句又说，即便被他们欺骗，也不要轻易告诉，因为理曲在我人（汉人）的身上。可见，首章在阐明训教黎族的需要。二章写当地百姓不知道从事农业生产，就知道以贸香为业，种熏木，将腐馀之木当作稼穑。其收获不会那么多，而那些贪官污吏如鹰似狼地盘剥当地百姓。这使得当地人的生活更为困苦。三章写海南岛也有耕作之资，只是当地百姓任其荒废而已。现在，那些肥土良田被野生鸟兽盘据，当地人只知道打猎为生，但因为食粮

[1] 对此末二句，纪昀评曰："此首殊难收拾，如此结法，遂令讽刺化为忠厚。"（《纪批苏诗》卷四二，第809页）

还是不足，父老仅能“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诗序）。二、三章描写当地百姓困苦的生活面貌，以提起劝农的必要性。从四章起，正式地开始劝说农耕。四章中，诗人鼓吹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以及农业耕作上的勤劳精神。五章说，尽管老天不会特意给当地人民更加宽容，但也不会使他们勤劳而苦于匮乏，如果他们春天力作，秋收时会有厚望。“云举”二句则说“天时人事皆和”[1]。如此纯朴而和睦的田园生活，也就是诗人自己一直盼望的。因此此章结二句说，如果我能上孝下爱的话，即便在此地袒身赤足、置身垄亩也没有羞愧之感。末章前四句，痛斥不力作农耕而“逸谚戏侮，博弈顽鄙”之徒，说有这种人，将他们放逐到尚未开化的生黎们所住的地方去，让其过猿猱一般的原始生活[2]。后四句一转，诗人预期秋天的丰收，并且希望在那个时候能够痛饮醇酒而醉。此诗中，我们可以窥见诗人多么关怀当地百姓的生活，并且他在教化尤其是劝农上持有多么认真的态度。这种爱民精神，与没有民族歧视的广阔胸怀结合在一起，能够打动读者的心弦。

在上一首诗的第二章中，苏轼指斥贪官污吏的蛮横，我们在《和陶拟古》其七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这首诗在诗句中提起两个贪官的姓氏，并且在自注中又公开点两个人的名字，毫无保留地呈现出诗人对那些贪官的痛恨与谴责之意：

> 沉香作庭燎，甲煎纷（一作“粉”）相和。岂若炷微火，萦烟袅清歌。贪人无饥饱，胡椒亦求多。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公自注曰：“朱初平〔一作‘平’，‘乎’殆为‘平’之讹〕、刘谊欲冠带黎人，以取水沉尔（一作‘耳’）。”）

---

①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149页。

② 《宋史》卷四九五“列传第二百五十四·蛮夷三·黎洞”云：“今儋崖、万安皆与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时出与郡人互市。”（《宋史》第14219页）另外，施注引《番禺杂编》云：“黎人在海南山洞中，洞曰黎洞，黎曰熟黎；又有生黎，所居洞深不馀里，人物土风猿猱相类。”（《施顾注苏诗》卷四二，第23页）

作为一个谪臣，苏轼有必要慎重言辞，以免被自己的政敌抓住把柄，而他却能说出如此大胆的抨击之词，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为国为民奋斗的淑世精神的体现。

众所周知，苏轼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兼文人，而且是一位学者。早在黄州贬谪时期，他曾经给朋友滕元发写信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与滕达道》第二十一简，《文集》卷五一）在计划中的三部书之中，他在黄州已经写成《易传》和《论语说》两部书，剩下的《书传》则是晚年贬到儋州之后才完成的。在那封给滕元发的书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著述活动的最终目标："有益于世"[①]。王水照师、崔铭共著的《苏轼传》，也曾经对苏轼黄州时期的著书立说，作过如下的评价："事功世界的业绩固然无法成就，苏轼躲在书斋，著书立说，以期有补于世。"[②]这个评价，也可以适用于他晚年岭海贬谪时期的著述以及学术活动上。著书立说上对"有补于世"的期望，无疑是诗人欲有所为思想的一种反映，我们在苏轼"和陶诗"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例子。首先看《和陶杂诗》其九：

> 馀龄难把玩，妙解寄笔端。常恐抱永叹，不及丘明迁。亲友复劝我，放心饯华颠。虚名非我有，至味知谁餐。思我无所思，安能观诸缘。已矣复何叹，旧说易两篇。

苏轼此诗写以著述为志。此诗一开头就说馀年难以消遣，将自己的妙解寄于笔端。不过，诗人担忧自己的著述，恐怕比不上左丘明、司马迁的不朽之著述，足见他当时多么认真地从事著述活

---

① 元符三年，在北归的途中，苏轼又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答李端叔》第三简，《文集》卷五二）可见，诗人一直关心透过著述活动，有益于后世。

②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

动。接着，诗人说他不关心身后的虚名，只关心由谁来品尝其著述中的"至味"，这呈现出其著述传世之志[1]。最后一句"旧说易两篇"应该指他曾在黄州撰写《易传》的事情。王文诰谓此诗"道传经之志"，"以大道自任"(《苏轼诗集》卷四一)。又举《和陶杂诗》其十：

> 申韩本自圣，陋古不复稽。巨君纵独欲，借经作岩崖。遂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怀。凿齿井蛙耳，信谓天可弥。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离。我如终不言，谁悟角与羁。吾琴岂得已，昭氏有成亏。

此诗首先借申不害、韩非、王莽、习凿齿的典故，言大道分裂已久，日愈破碎支离。面对这种混乱，诗人认为自己如果不说话，日后就没有人会分别"角"与"羁"的差异[2]。因此，他以传经传道为自任，要从分裂与破碎的危机中挽救大道。对于这首诗的内容，纪昀评曰："此刺荆公也。"[3]对此，王文诰反驳："此首(《和陶杂诗》其九)道传经之志，下首(其十)任传经之责，相为表里。割一首刺介甫，则可笑，如谓与介甫争经义，尤属卑见，诗以大道自任，不屑与此曹较得失也。"(《苏轼诗集》卷四一)而苏轼当时经学的危机，的确是王安石一派所造成的。王安石执政时期，他把自己的《三经新义》当做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这好比王莽的窜改古籍[4]。因此，我们还不能完全否定纪昀的说法。无论怎么样，此诗很好地表达诗人在著书立说上欲有所为的

---

① 《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末四句云："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馀安足梦。"(《苏轼诗集》卷四二)这亦透露着诗人晚年强烈的著述传世之志。

② 《礼记·内则》云："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5年，第392页)

③ 《纪批苏诗》卷四三，第816页。

④ 参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94页。

心情。下一首亦呈现出类似的思想感情：

> 我非皇甫谧，门人如挚虞。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欲令海外士，观经似鸿都。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踰。老马不奈（一作“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枨（一作“根”，孔凡礼认为“枨”疑误刊）尘在，未免病药俱。念君千里足，历块犹踟蹰。好学真伯业，比肩可相如。此书久已熟，救我今荒芜。顾惭桑榆迫，岂厌诗酒娱。奏赋病未能，草玄老更疎。犹当距杨墨，稍欲惩荆舒。（《和陶赠羊长史》）

诗序云：“得郑嘉会静（一作‘靖’，当作‘靖’）老书，欲于海舶载书千馀卷见借。因读渊明《赠羊长史》诗云：‘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事，上赖古人书。’次其韵以谢郑君。”可见此诗主要是为了感谢郑嘉会的借书而写的。而我们不难发现里面还渗透着非常深刻的欲有所为之情。首先，“老马”二句，将自己的被贬比作老马的被放，用那只老马不能忍受被久放的处境，希望再次被主人用于拉车的形象，来透露着诗人渴望再被起用而能为国家效劳的心情。“故知”二句说，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还在的话，便产生六识而导致种种烦恼，不可避免药病俱在的状态[①]。这意味着诗人尚未放下积极入世之心，尽管他也知道入世会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烦恼。其次，在末四句中，诗人认为自己已经病且老，不能像扬雄“奏赋以风”或“草《太玄》以自守”[②]那样做出宏伟的业绩，尽管如此，他还认为自己应该反对像杨朱、墨翟一般的异端之邪说并希望能惩戒像荆、舒

---

① 施注引《传灯录》中的道吾和尚《一钵歌》云：“药是病，病是药，到头两事须抛却。”（《施顾注苏诗》卷四一，第35页）

② 《汉书·扬雄传》云：“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汉书》卷八七上，第3522）又云：“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卷八七下，第3565－3566页）

一般的蛮夷之文化[①]。这是诗人在治学与立说上要走正道的意志表现，与上一首诗中以传经传道自任的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总而言之，上面所举的诸多诗篇，都很好地体现了诗人晚年尚未泯灭的欲有所为之心。其中，除了《和陶饮酒》其十一以外的作品，尤其是作于儋州的作品，具体地展现出一个在谪居不如意的环境中，为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文化方面的改善以及为中国文化和学术本身的正轨发展，尽量做出自己一份力量的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诗人形象。联系到前面所考察的归隐主题"和陶诗"，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在希望解放心灵和恢复真实自我的同时，还坚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们认为，苏轼可能透过这种诗中自我形象的塑造，来试图让个人价值追求和社会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取得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换句话说，苏轼设

---

① 至于末二句中的"荆舒"，历代有不少议论。施注曰："《毛诗》：'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王安石初封荆国公，后封舒王。"(《施顾注苏诗》卷四一，第 35 页）邵长蘅《施注苏诗》卷四一加"诗意指此"四个字(第 680 页)。纪昀评此诗曰："结指半山(王安石的号)"(《纪批苏诗》卷四二，第 810 页)。而冯应榴《合注》反驳"荆舒"指王安石的说法："诗意以荆舒喻海南人也。施氏原注引王荆公事，似非诗意。补施注加'诗意指此'四字，亦非也。"(《合注》第 2179 页)温如能《合笺》卷二亦曰："施说似未为得，冯氏驳之是也。"温氏又引樊潜庵评："盖欲海南人士，靡然向学，而又必规规于正。不独黎子云、姜公弼辈得公奖进之益，其有功海外、万世，非浅鲜也。"(温如能《合笺》第 42 页)而王文诰《集成》又反驳冯氏《合注》之说："《合注》谓荆舒指海南人，而以施注为误，非也。"按：王安石在 1086 年去世。苏轼早在元丰七年(1084)拜访了隐居金陵的王安石，差不多消除了旧嫌因说："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其三，《苏轼诗集》卷二四)因此，到这个时候，又想惩治王安石其人，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靠。而他想惩戒王安石所留下的政治文化遗产的话，这种说法有点道理，施注、纪晓岚、王文诰等人说"指王安石"，其用意应该在这里吧。但我们认为，此诗中的"荆舒"指的不是王安石（或者，与他有关的政治文化遗产），而是对蛮夷（或其文化）的通称。在此诗中，"荆舒"与前一句的"杨墨"形成对偶。如果"荆舒"指王安石的话，"杨墨"指什么呢？亦指王安石，还是指别的？由此看来，"荆舒"指王安石的说法，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杨墨"无疑是异端之邪说的代词，既然如此，"荆舒"成为蛮夷的代词，比较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末二句无非是反映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要在治学上讲究正统而排挤异端和蛮夷的观念。至于冯氏《合注》和温氏《合笺》，他们将"惩荆舒"解释为教化海南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有点牵强的。

想了一个既无愧于自己又无愧于社会的北宋士大夫的一种理想人格模式，将要向往这个模式的心情，多次反映到他的诗歌——尤其是“和陶诗”里面去了。

第六节　《和陶桃花源》与《和陶归去来兮辞》

如本章的开头所说，这两篇在体裁上，与其他“和陶诗”有所不同。《和陶桃花源》在诗的前面，有篇幅较长的诗序，可见苏轼不但次韵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诗部分，而且还要写可以相当于《桃花源记》的一篇散文。当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以记为主，以诗为副；苏轼的和作，以诗为主，散文就是诗序而已[1]。尽管如此，苏轼这篇诗序与其他“和陶诗”的诗序不一样，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有详细分析的必要性。《和陶归去来兮辞》是次韵陶渊明著名的《归去来兮辞》的作品，与其他“和陶诗”都是五言诗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下面拟专门考察苏轼在这两种特殊的体裁中，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一、《和陶桃花源》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这篇著名的文章中，记述了一个仙境故事。对此篇文章，袁行霈先生曾经做过如下的评论：

> 此仙境乃渔人偶然发现，且不可再觅，所谓“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蔽”。此亦无甚奇者，一般神仙故事多如此。桃花源与一般仙界故事不同之处乃在于：其中之人并非不死之神仙，亦无特异之处，而是普通人，因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遂与世人隔绝者。此中人之衣着、习俗、耕作，亦与桃花源外无异，其淳厚古朴又远胜于世俗矣，渊明借此以寄托其

---

[1] 在宋刊《东坡和陶诗》中，陶渊明原作的题为：“桃花源记并诗（‘并诗’二字小）”；苏轼和作的题为：“和并引（‘并引’二字小）”。

理想也[1]。

袁先生这"借此以寄托其理想"的说法，是非常中肯的。也就是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一个他自己的理想乡。那么，苏轼在《和陶桃花源》的诗序中，抒写了什么呢？下面举其全文：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一作"民居"）一（一作"三"）十馀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一作"也欤"）。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常（一作"尝"）意天壤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予在颍州，梦至一官府，人物与俗间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杨难当所保，予（一作"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畤德麟者曰："公何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盖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予（一作"余"）曰："吾常（一作'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与陶渊明《桃花源记》相同，苏轼这篇文章亦言及作家所憧憬的理想乡——仇池。而在其具体面貌上，这两篇文章有很大的不同。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主要以"感性形象的小说笔法"[2]，描绘出尚且带有些神秘色彩的桃花源；苏轼则以议论的笔法，扬弃那种神秘色彩，通过理性思考，提出桃花源、仇池等地并不是非现

---

①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483页。

②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99页。

实的仙境，而是“天壤间若此者甚众”的实有之地的新看法。仇池是武都（属今甘肃省）氐族的故地，因为地势“四面斗绝，高平地方二十馀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宋书・氐胡传》）[1]，所以历来被人看作是仙境的代词。在这篇诗序中，赵令畤据杜甫《秦州杂诗》其十四中的“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2]，认为仇池是道家所传洞府，这也是一个例子。考虑到诗序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推知苏轼很可能不大相信这种“过其实”的说法。不过，他还是肯定这种绝境可以成为适于离开喧哗的世俗而隐居的地方。而且那些地方尽管不是仙境，但与世俗隔绝，间或会有人间稀有的事情发生，如诗序中所说，饮南阳菊水者“皆寿”，以及青城山老人村有见五世孙者等。苏轼认为这种奇事就是与这些地方“道极险远”有关系。就这样，既可以避开世俗，又可以期待仿佛发生于仙境的事情——如长寿之梦的实现，仇池等地虽然降到人间实有之地，但仍然可以成为苏轼的理想境界。或者也可以说，有这样的现实价值，它才能成为苏轼的理想乡。如上所说，苏轼非常关注神仙、长寿等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入迷。因此，荒唐无稽的仙境故事，恐怕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等到他自己以理性的力量去剥掉其虚构的外皮，找到其中的真实价值的时候，那些境界才能对他产生深刻的意义。

经历了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和在黄州长期贬谪生活之后，苏轼又面临了洛蜀党政的乱局。因此，元祐时期，他尽管回到政治舞台上，但是想离开红尘世俗的念头越发浓厚了。知扬州时，苏轼得到两块石头，其中一个“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这使得他忽然联想起在颍州时梦中所去过的仇池，因而写了一首《双石》诗云：“一点空明何处是？老人真欲住仇池。”（《苏轼诗集》卷三五）同时，他将这块石头命名为“仇池石”。这一事件足够体现苏轼当时对世外桃源式地方的深深向往之情。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他

---

① 《宋书》卷九八，第 2403 页。

② 《杜诗详注》卷七，第 584 页。

总不能实现“住仇池”的心愿,到了晚年却被贬到岭南这个蛮荒之地。这个地方实在与他理想中的仇池相差很远,而苏轼对理想乡的向往之情尚未熄灭,反而应该比以前更浓厚了吧。然而,北归都遥遥无期,何况是仇池呢?苏轼当时可能以为在他的馀生中恐怕没有机会去仇池的。面对这种情况,苏轼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试看下面《和陶桃花源》诗:

> 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桃源信不远,藜杖(一作“杖藜”)可小憩。躬耕住(一作“任”[①])地力,绝学抱天艺。臂鸡有时鸣,尻驾无可税。苓龟或(一作“亦”)晨吸,杞狗忽(一作“或”)夜吠。耘樵从(一作“得”)甘芳,龁(一作“龁”,应作“龁”)啮谢炮制。子骥虽形隔,渊明已心诣。高山不难越,溪(一作“浅”)水何足厉。不知(一作“不如”)我仇池,高举复几岁。从来一生死,近又等痴慧。蒲涧安期境,罗浮稚川界。梦往从之游,神交发吾蔽。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

在此诗中,诗人认为桃花源等地,并不是极难到达的地方。不过,他又提出一个前提:要到达这样的境界,必须破除世俗观念。诗人说:“心闲偶自见,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处,要使六用废。”所谓“真一”是道家语,本指保持本性,自然无为。“真一处”应该是合于这种理想的境界。所谓“六用”是佛家语,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可见,在这首诗中,桃花源等地已经升华为禅思玄悟的境界。因此,“躬耕”以下八句在描写那种理想境界的时候,特别地刻画出躬耕自得、断除人欲、拒绝人为、任其自然的生活面貌。与此同时,诗人又从这禅思玄悟的角度上,看待刘子骥的“形隔”与陶渊明的“心诣”。也就是说,诗人认为(他心目中的)

---

① 其他版本均作“任”。《周礼·地官》曰:“以任地力,以均地贡。”可知底本的“住”应为“任”字形近之讹。

陶渊明虽然在形迹上与刘子骥一样，尚未到达"尘嚣外"（《桃花源记并诗》），但是他的心早就超脱世俗，已经到达那种境界。既然说能"心诣"，那么，对陶渊明来说，山水的险夷已经不成问题。

说到陶渊明的"心诣"，诗人的视角很自然地回到自己。他素来也有自己的理想乡仇池。但是，作为一个老谪臣，他几乎丧失了完成"住仇池"心愿的机会。所以，他暂时叹息着说："不知道再过几年，我才能往我的仇池那里，脱离这个世俗呢？"不过，我们认为这仅仅是转换思考的一个过渡，而不是绝望的表现。也就是说，在此诗的后段里，他很快摆脱那种阴影，塑造出能在贬谪地梦往神游，以达到陶渊明"心诣"一般境界的诗中自我形象。诗人说自己从来将生死当一回事，近来又将愚笨和聪明等同起来。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现在住的地方是不是仇池实地，已经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诗人应该认为：如果有人能破除一切俗念，从世俗的繁乱以及苦难中能解脱开来，他脚下的此地，就成为一个"仇池"。恰巧他的惠州贬所，离传说中安期生得道升天的菖蒲涧和葛洪曾经修炼的罗浮山不远，可以随时跟他们梦中神交，这使得诗人觉得更为幸运。就这样，南蛮荒地也可以成为一个理想境界，诗人不必再执著于地理上的仇池实地了。最后，诗人在上面展开的思想的基础上，批评所谓武陵桃源中的"逃秦人"，因为，在诗人看来，那些人心有所畏，尚未破除世俗观念。

在这篇《和陶桃花源并引》中，苏轼很好地呈现出重理趣的个性。李剑峰也说："它（《和陶桃花源并引》）的形象性虽不能与《桃花源记并诗》相比，但充分调动人文智慧，熔铸历史、现实、哲思、想象等为一体的思辨性确实独树一帜的。"我们或许也可以这么说：陶渊明为自己的时代勾勒出一个形象性很丰富的理想乡——"桃花源"；苏轼亦为自己的时代追求合于时代气息的理想乡——"仇池"。质言之，生活在更为理性的、更加追求内在精神世界的时代里，宋人的理想乡绝不能与东晋人相同。在苏轼的笔下，桃花源、仇池等地被描写为人间"甚众"的实地，进而连地理上的位置都超越，终于成为禅思玄悟的境界，这不但给饱尝风霜而一直

欲往理想乡居住的苏轼本人，带来了在精神上可以（或者已经）到达那种境界的慰藉，而且给他同时代人（甚至后代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乡模式。

二、《和陶归去来兮辞》

众所周知，《归去来兮辞》乃是陶渊明归隐思想的代表作。在此篇的序中，陶渊明对于自己的辞官归隐点明其理由说：“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也就是说，在陶渊明看来，官宦生涯违反自己真率的本性，为了获得顺己的人生，他想要辞去官职。文章可以分为四段，每段换韵。第一段押了属于“平水韵”微字韵部的韵，写了他弃官归隐的原因和过程；第二段通押了元、删、寒三个韵部的韵，写了刚刚回到家时的愉快心情；第三段押了尤字韵部的韵，写了归隐之后的日常生活以及从中获得的感怀；末段押了支字韵，表达诗人自己的愿望和志向，体现出“乘化”和“乐天命”的思想情操。

苏轼的《和陶归去来兮辞》亦可以分为四段。我们下面分析各段，以考察苏轼此篇的思想内容。第一段云：

> 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卧江海之澒洞，吊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时电往而莫追。怀西南之归路，梦良是而觉非。悟此生之何常，犹寒暑之异衣。岂袭裘而念葛，盖得辋而丧微。

在此段中，诗人以迁客的身份寻求归隐。走入仕途以来，他一直好像蟠屈在泥污中似的，愈来愈沉没于困厄之中。时间也如闪电一般过去，这使得他恳切地并坚强地追求归隐。甚至，如今发配到“环视天水无际”（《试笔自书》、《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五）的海南岛，只能在梦中实现归家的夙愿。在现实中无法回到四川老家，诗人却还不能放弃归隐之念。那么，在贬谪这种恶劣的情况之下，他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梦想呢？在此段的末四句中，诗人

通过观点的转换，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而言，诗人感悟人生总是无常，就像按照季节的变化来换衣服。在这种无常的人生中，何必执著于外部环境是否真故乡呢？现在，他是一个谪臣，已经被夺去了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在不得离开贬所的情况下，老想“西南之归路”，这简直是穿着冬衣想夏衣，是一个粗浅的想法。这可以说是诗人在寻求归隐的过程中，能摆脱环境约束的一个思想基础。

> 我归甚易，匪驰匪奔。府仰还家，下帷（一作“车”）阖门。藩援（一作“垣”）虽缺，堂室故存。挹我（一作“吾”）天醴，注之洼罇（一作“尊”）。饮月露以洗心，飡朝霞而眩颜。混客主以（一作“而”）为一，俾妇姑之相安。知盗窃之何有，乃掊门而折关。廓圜镜以外照，纳万象而中观。治废井以晨汲，滃百泉之夜还。守静极以自作，时爵跃而鲵桓。

这是第二段。此段在第一段的思想基础上，说自己归隐的“甚易”，并写出这种一己式的归隐所带来的快乐生活之状。因为已经摆脱地理环境上的约束，诗人就将眼前的儋州贬所当作能实现归隐之梦的地方。这只需要一个观点的转换，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归隐是很容易的，尽管对一般人来说，这种转换本身是极其难以做到的。无论怎样，诗人俯仰之间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尽情地享受他梦寐以求的归隐生活了。“藩援”句以下，就描写归隐之后的日常生活。这其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对新生活的喜悦与满足，同时又透露着他希望能享受更高雅的生活，以及能达到更高精神境界的心情。末句运用《庄子》的典故。“爵跃”语出《在宥篇》：“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鸿蒙方将拊脾雀跃而游。”[1]“雀”通“爵”，“爵跃”的意思是欣喜得像小雀一样跳跃。“鲵桓”语出《应帝王篇》：“鲵桓之审为渊，止水之审为渊，流水之审为渊。”[2]“鲵桓”的本意是鲸鲵盘桓。对《庄子》的此条，郭象注云：

---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385 页。

② 《庄子集释》第 302 页。

“渊者,静默之谓耳。夫水常无心,委顺外物,故虽流之与止,鲵桓之与龙跃,常渊然自若,未始失其静默也。夫至人用之则行,舍之则止,行止虽异而玄默一焉,故略举三异以明之。虽波流九变,治乱纷如,居其极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为也。”[①]后以“鲵桓”喻应顺外物而自得。因此,“爵跃”和“鲵桓”可以说用来表达诗人归隐之后的欣喜与委顺外物而自得的心情。

> 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敝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漠(一作“汉”)北,挈往来而无忧。畸人告余(一作“予”)以一言,非八卦与九畴。方饥须粮,已济无舟。忽人牛之皆丧,但乔木与高丘。惊(一作“警”)六用之无成,自一根而(一作“之”)反(一作“返”)流。望故家而永(一作“求”)息,曷中道而(一作“之”)三休。

第三段主要说哲理。因为总算实现归隐之梦,所以诗人乐意终老于此乡。在诗人的心中,已经消灭了地理环境上的差别,虽然断绝了往来,但是他还可以过“无忧”的生活。所谓“畸人”是什么人,现在无法考证。或许,这个人是一种“乌有先生”,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诗人自己的哲理思想而假想的人物吧。“方饥”句以下八句,应该都是这位“畸人”给诗人所说的话。这些话讲究的是个人精神上的解脱,而不是治国安邦之道,所以说:“非八卦与九畴”。至于“方饥”以下六句,宋刊《注东坡先生诗》引用了三个佛家的典故。“方饥”二句的注文云:“傅大士《金刚经颂》:‘渡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舡。’”“忽人”二句的注文云:“果州清居和尚述《牧牛图》,以喻心源。第十二章,人牛俱亡,以明超诣。”“惊六”二句的注文云:“《楞严经》:‘反流全一,六用不行。’”[②]可见,此六句集中体现诗人追求精神解脱的面貌。末二句中的“三休”,语出贾谊

---

① 《庄子集释》第303页。

② 《施顾注苏诗》卷四二,第33页。《楞严经》卷六义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一处成休复,六用皆不成。”(《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9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131页)

《新书·退让》:“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1]后来,“三休”成了登高之典,而在此篇中应该指追求虚荣而受苦的情况。就当时的诗人而言,功名已经成为虚无之物,远望旧居而获得“永息”才是他真正盼望的事情。

> 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驾言随子听所之,岂以师南华而废从安期。谓汤稼之终枯,遂不溉而不耔。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清(一作“新”)诗。赋归来之新(一作“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

此段一开始就涉及人生有限的问题。但诗人的态度绝不流于悲观,反而给我们展现出一种超越、达观的精神面貌。“无行”和“无留”,实际上是不执著于“行”和“留”的。这种旷达无执的精神,不仅使得诗人能够扬弃心中的悲哀感,而且成为诗人谋求更为理想的暮年的精神基础。“驾言”句以下就是表达诗人自己的愿望和志向,这与陶渊明原作末端的情况相似。在“驾言”二句中,诗人希望自己能获得佛家式的解脱(“随子”,“子”指上段的“畸人”)或者道家式的超越(“师南华”、“从安期”,“南华”指南华真人庄子)。“汤稼”语出《文选》中嵇康《养生论》:“夫为稼于汤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燋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2]而诗人运用这个典故,却翻出新意,以助于更巧妙地表达自己的人生志向是什么。具体而言,诗人认为,无论是有“一溉之功者”还是没有“一溉之功者”,凡是“汤稼”最后都枯槁了,有什么“一溉之益”可好说呢?因此,诗人终于采取“不溉而不耔”的态度。这应该是诗人追求任真自然的思想表现。最后,诗人透露着自己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情。他非常欣赏陶的“雅放”而要学习它,并且还要写为数百篇的“和陶诗”。如今,他写这篇《和陶归去来

---

① (汉)贾谊《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284页。

② 《文选》卷五三,第2288页。

兮辞》,其推崇之情达到极点,以至于让诗人觉得自己无疑是陶渊明的后身。这实际上表达诗人追求陶渊明式的人生,并且要达到陶渊明那么高的精神境界的愿望。

在这篇"和陶辞"的序文中,苏轼说:"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词(一作'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与陶渊明的归家在历史上实有其事的情况不同,苏轼的归家事实上没有发生过,只是在苏轼自己的观念上,给自己的南迁赋予了归家的意义而已。这种创作背景上的差异,可能对作品的性格产生了一些影响,苏轼的和作与陶渊明的原作比起来,其形象性相对地缺乏,相反,其抽象性或哲理性更强。不过,通过"归去来"要获得顺己的人生,在这一点上,原作与和作取得了强烈的共鸣。

苏轼,尤其是岭海时期的他,"不论遇到怎样的情形,都能在自己特有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转换其走向,使每一件事都意趣盎然,总是使自己的生活充满诗意"。[①] 本节中的两篇,都很好地体现了苏轼这种精神面貌。他以旷达无执的精神,将眼前的处境放在更为廓大乃至终极的背景上去衡量,最终能达到无往而不是理想乡、吾心安处是家乡的人生境界。当然,如冷成金先生所指出,如果将苏轼这样的人生态度"理解成'精神胜利法',运用到庸常生活中去,的确荒谬至极",但苏轼那里"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成了建立通脱、旷达人生的思想基础"[②]。

第七节 小结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透过"和陶诗"的创作,很生动地描写了晚年的生活面目,并且很深刻地表达了晚年的思想感情。具体而言:一、苏轼"和陶诗"给我们展现出诗人在扬州、惠

---

①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学观》,学苑出版社,2004 年,第 345 页。

② 《苏轼的哲学观与文学观》第 347 页。

州、儋州的随遇而安、苦中作乐的生活面目；二、表现出他对亲人朋友的情谊之深；三、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提出了自己独特而敏锐的见解，从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人生感慨；四、呈现出对人生哲理的真挚探求的面目，同时透露了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感情；五、表达了既想归隐而解放心灵并恢复真实自我，又想为社会与百姓有所作为的复杂矛盾的心态。

那么，苏轼“和陶诗”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内容，与陶诗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呢？前人已经指出，苏轼“和陶诗”在内容上，呈现出与陶诗很不相同的面貌。比如，朱靖华先生曾经说：

> 统观苏轼的全部《和陶诗》，它除了韵脚、字数与陶诗相同而外，大多是“随意所遇”的创作，因而它便与陶诗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不同面貌：约言之，有与陶诗内容相近的，也有与陶诗内容相反者；有发展了陶诗原意的，也有与陶诗毫不相干者；有解释陶诗诗意的，也有与陶诗论点直接争辩者……总之是五花八门、纷繁不一[①]。

从我们在本章中考察的苏轼“和陶诗”的内容来看，朱先生此话所言甚是。具体而言，苏轼“和陶诗”中有不少作品的内容与陶渊明原诗相近，但是还有许多作品的内容，或者给我们以似乎批驳原诗观点的印象，或者甚至与原诗内容几乎没有关系。比如，《和陶咏三良》与《和陶咏荆轲》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与陶渊明原诗很不相同，对于陶渊明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历史人物，苏轼给予否定性的评价；又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等一题连作的作品中，尽管有些作品在内容上与原诗很相近，但是也有不少作品在具体内容上与原诗有着较远的距离。其馀作品在内容上与原诗是否相近，我们可以参见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一书中的比较，兹不赘述。可以肯定的是，苏轼在“和陶诗”创作上并没有被陶渊明原

---

① 朱靖华《论苏轼的〈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苏轼论》第189—190页。

诗的内容所约束，较为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事实上，苏轼虽然追和陶诗，但原诗与和诗之间，已有数百年的时间距离，无法形成实际的唱和关系，从而他不必拘泥于陶渊明原诗的内容。只是，苏轼的"和陶诗"创作无疑起因于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备至，所以其中很多作品的内容与原诗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罢了。总的来讲，苏轼"和陶诗"是自己晚年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并不是亦步亦趋的仿造品。也就是说，它是"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的，而不是"东施效颦"的[①]。

① 我们并不是无视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原诗之间总有脱不开的关系的事实。具体而言，按照原诗与和诗之间的逐首比较，苏轼"和陶诗"只是"以陶自托"（王文诰语）而已，与原诗保持相对的距离。但是它在总体上，与陶诗整体，还是形成极其密切的关系。关于苏轼"和陶诗"总体上与陶诗形成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下一章有专门的论述。

第四章　苏轼“和陶诗”的成就

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从古到今很多评论者都有一些独到而且颇有见地的看法。而历代对苏轼“和陶诗”成就的评价，大都关注苏轼是否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诗人陶渊明的境界。这应该说是苏轼本人的“和陶诗”创作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向和意图所使然。绍圣四年十二月，苏轼给苏辙写了一封信，嘱咐弟弟为自己的《和陶集》作序。我们认为，这封信最好地表现苏轼写“和陶诗”的指向和意图。兹举其全文：

>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引自《栾城后集》卷二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在此段文字中，苏轼给陶渊明诗歌以极高的评价，肯定了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在苏轼的价值尺度里，连“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都比不上陶渊明。苏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越到晚年，越喜欢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平淡诗风。当

然，在陶、韦、柳三人之中，苏轼尤为推崇和欣赏陶渊明的诗歌。在这封信中，苏轼还点明自己为什么给陶诗以这么高的评价。原因即是他认为陶诗成就了“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极高艺术境界。可以说苏轼晚年追和陶诗，有一种个人意愿和艺术追求希望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苏轼说自己不但喜欢陶诗，而且也很佩服陶渊明的为人。在苏轼看来，陶渊明有“己必贻俗患”的自知之明，所以要辞别世俗，而他自己却也有“性刚才拙”之病而不能及早认识到，平生出仕，触犯世间的祸患。于是，他深感愧对陶渊明，愿意在晚年学习陶渊明的万分之一。由此看来，苏轼追和陶诗，也有透过这种诗歌创作活动，来学习陶渊明为人处世上的高明的目的。

那么，苏轼“和陶诗”怎样体现了苏轼学陶的面目呢？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接近了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境界呢？我们认为，探讨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苏轼“和陶诗”成就的主要参照。当然，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而且还需要讨论那些不同之处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总之，本章从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其人其诗之间的总体比较的角度上，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成就问题。为了论述的方便，下文分成艺术成就和思想成就两大部分进行讨论。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

如本书第二章所论，苏轼一直非常推崇陶诗的艺术成就。其实，上面引文中“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就是与“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艺术主张，苏轼一再地表示对这种艺术风格的推崇，也让我们充分了解到陶诗那种在简朴的形式和平淡的语境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娴熟的艺术技巧的艺术境界对于苏轼的影响。不止如此，苏轼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上不断地追求这种淡雅高远的平淡诗风。这个倾向越来

越显著，尤其是在晚年的“和陶诗”中，集中体现了苏轼的这种艺术旨趣。当然，这也并不是意味着苏轼完全放弃或失去以往的超迈豪横的风格，以及其他所谓“东坡本色”。事实上，苏轼“和陶诗”有不少作品还保有苏诗本来的色彩。这样，晚年的苏轼一方面将平淡诗风当作最高的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持他原有的本色。笔者认为，对于此种现象的理解和评价是讨论苏轼“和陶诗”艺术成就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下面分两个部分进行讨论，即首先探讨苏轼在“和陶诗”创作上如何实践所谓的平淡美学，其次考察“和陶诗”中本色体现的情况并兼及讨论其意义。

此外，客观地讲，“和陶诗”总有“以文为戏”或“文字游戏”之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因难见巧的创作行为，很好地呈现出作者非常成熟的作诗技巧，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成这批作品的艺术成就之一。因此，本节又从这个侧面上讨论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

一、苏诗平淡诗风的完成

苏轼“和陶诗”的艺术风格基本上是平淡朴素的，其中有不少作品很逼近陶诗的冲淡自然的风味，如《和陶归园田居》其三：

> 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见（一作“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

纪昀《纪批苏诗》卷三十九评此诗曰：“极平浅而有深味，神似陶公。”此诗写得平淡朴素，语言亦比较浅易，与此同时，在“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语”（《和陶归田园居》诗序）这种生活情景的描绘中，表现出较为丰富的恬静闲适之味，从而使得此篇给读者带来的美感，的确与陶诗相似。因此，我们认为纪晓岚对此诗的评语是很中肯的。除了此诗之外，为数不少的苏轼“和陶诗”体现了与陶诗相似的风貌，所以包括纪晓岚在内的历代评者们点出这种特征的评语也俯拾即是。兹列

举相关例子如下[①]。

《和陶饮酒二十首》

① 其三

温汝能《合笺》卷三："末六句冲淡自然，酷似陶作，非公诗固不能为渊明写出真面目也。"

② 其四

《纪批苏诗》卷三五："托兴深妙，而气息亦复近古。结二句形神俱似。"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②]卷一六："惬心语，得陶之髓。"

③ 其八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六："辞近旨远，得陶气息。"

④ 其十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七："《冷斋夜话》谓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诗有逼真处，曰：……余细细味之，句格固佳，但不类渊明语，岂得谓之逼真处？若东坡和陶诗：'前山正可数，后骑且勿驱。'此方是逼真处。惠洪不善评诗，其言岂足凭哉！"

温汝能《合笺》卷三："'前山'二句固佳，然无上二句（'酒力如过雨，清风消半途。'）不足以写斯景之妙。四语置陶集中，真无以辨。"

⑤ 其十四、十五、十六、十九

《纪批苏诗》卷三五："陶意多于本色"、"亦陶意居多"、"亦似陶"、"陶意居多。"

---

① 下面所举的例子，主要根据曾枣庄主编《苏诗汇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同时参考其他资料，加以校正。所参考的其他资料（原书的古籍、影印本、单行本等），在"参考文献"中都记明出处。

② （清）赵克宜纂辑《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台北：新兴书局，1967年。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

何汶《竹庄诗话》卷一〇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已所作。至惠州和《归园田》诗,乃与渊明无异。"[1]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八:(其一)"淡语似陶。"

《和陶贫士七首》

《纪批苏诗》卷三九:"序亦似陶语。"

① 其二

《纪批苏诗》卷三九:"借渊明以自托,愈说的平易,愈见身分之高。"

② 其五

《纪批苏诗》卷三九:"置之陶集,几不可辨。"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八:"平易真率,不为高论,所以似陶。"

《和陶形、影、神》三首

温汝能《合笺》卷二:"紫阳朱氏云:'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又曰:'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相去远矣。'公两诗(指《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脱尽尘埃,何等萧散冲淡,何等自然,非深于学陶者,那得有如此气味。"

《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

《纪批苏诗》卷四〇:"此首(指其一)口吻似陶。"

---

① (宋)何汶《竹庄诗话》,常振国、绛云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88页。据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此语本为黄山谷之言(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86页)。

《和陶时运》

《纪批苏诗》卷四〇:"除次首(指第二章)'木固无胫'二句自露本色外,馀皆居然是陶,猝不易别。"

温汝能《合笺》卷一引樊潜庵评:"后村云:'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观公四诗,冲淡隽蕴,大有风人遗意。"

《和陶答庞参军》(四言)

《纪批苏诗》卷四〇:"六章虽作四言,而皆有古意,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当由蓝本(当指陶渊明原诗)在前之故。"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九:"得陶之淡。"

《和陶和刘柴桑》

《纪批苏诗》卷四一:"真朴似陶。"

《和陶劝农》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1]卷中:"(第五章'天不假易'四句)已到泉明[2]佳处。"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九:"(第五章)置之陶集,不可复辨。"

《和陶九日闲居》

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九:"语绝淡,亦绝类陶。"

《和陶停云》

《纪批苏诗》卷四一:"此章(指此篇首章)颇有陶意。"

---

① (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清乾隆四十二年涉园观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② "泉明"实际上是"渊明",是唐人为避高祖李渊之讳而改的。

《和陶游斜川》

《纪批苏诗》卷四二："有自然之乐，形神俱似陶公。"

温如能《合笺》卷二："起语着一'澹'字，便觉高远，气味逼真渊明。"

《和陶拟古九首》

戴第元《唐宋诗本》[1]卷一："此东坡在儋耳和陶之作。题虽云《拟古》，皆言岭南风土，谪居实事，与从前多作寓言者不同。而性情温厚，气味冲淡，则固与陶为一。必如此，方可学陶。"

洪迈《容斋三笔》卷三"东坡和陶诗"条："陶之首章云：'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后略）'坡和云：'有客扣我门，系马门前柳。（后略）'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谓遂与比辙者哉！"

《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纪批苏诗》卷四二：（"人间无正味"以下四句）"常语却极深至。"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

温如能《合笺》卷二引樊潜庵评："二诗了不容思，盖其落笔时心旷神怡，无半点尘埃故也。真可与五柳先生颉颃。"

《和陶杂诗十一首》

《纪批苏诗》卷四三："十一首俱浑然深厚，逼近陶公。字句偶露本色，所谓形骸之外。"

当然，以上诸家的看法未免有些印象批评之嫌，从而由于评者的

① （清）戴第元辑《唐宋诗本》，清乾隆年间览珠堂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不同视角，间或出现互相抵牾的意见。比如说，针对纪昀给《和陶杂诗十一首》的评语，王文诰云：“今观诸诗，以海南作起结，中托述古以自寓，皆形骸之内也。”（《苏轼诗集》卷四一）赵克宜亦云：“诸作俱东坡本色议论，谓之逼近陶公，未确。”（《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二〇）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家偶尔有这些不同的观点与意见，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历代评者在评东坡“和陶诗”的时候，非常关注和诗与陶诗面貌的相似程度，一般对“（神、酷）似”、“逼近”的作品给予了较好或者甚好的评价，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少。因此，我们认为苏轼透过“和陶诗”创作，来体现陶诗那种平淡隽永的诗风，大体上说已告成功。

从评者的评判视角来说，大多将陶诗作为苏轼和诗评价的标准。或者可以简单说，评者的工作更多的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丈量苏轼和诗与陶诗之间的距离。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所谓“似陶”之作算是苏轼和诗中有着明显的平淡诗风的佳作。那么，我们又可以预见，除了这些“佳作”之外，还有些体现平淡诗风的作品。事实上，这种作品也比较多。而其中有些作品，过于平淡，有人甚至嫌这些作品板滞枯燥。比如，纪昀对这类作品（或其中某句）已有“枯浅”、“少味”、“粗野”、“板实”、“拙而稚”、“俚”、“近佻”、“平钝”、“浅近”等评语①。今人谢桃坊在《苏轼诗研究》一书中，曾经否定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这类作品没有出现过内容充实与艺术形式完美和谐的传世名篇，更多的是板滞、木质、浅易、冗散与音节古拗的平庸之作。”②谢先生也给《和陶移居》其一、《和陶归园田居》其二、《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篇以较为肯定的评价，但他认为此等作品“在和陶诗中实属罕见”，“虽有一二佳作，却难以挽救其在艺术上基本失败的局势”③。针对谢氏的这

---

① 除此之外，对于苏轼《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纪昀又评曰：“十三首音节颇古，而意境局促，少悠然自得之致。盖东坡善于用多，不善于用少；善于弄奇，不善于平实。”（《纪批苏诗》卷四〇，第767页）

② 谢桃坊《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第139页。

③ 《苏轼诗研究》第136页。

种看法，曾枣庄曾在《〈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一文中指出，这样全盘否定的态度恐怕太武断了[①]。谢氏对前面古人所称赞的“似陶”、“逼真渊明”的作品没有给以肯定的评价，这应该说与谢氏总以苏轼的气质最适宜写豪放恣肆的诗篇为大前提，将黄州时期以后平淡诗风的发展当作诗才衰退的看法有很密切的关系。曾枣庄就反驳谢氏的这种看法：“苏诗本来就存在豪放和平淡两种风格，他从黄州开始追求平淡风格，晚年有意学陶，与他的艺术个性并不矛盾，只不过是他前期仰慕陶渊明，追求平淡诗风的继续和发展罢了。”[②]我们认为谢氏的看法完全只是从评者个人的审美旨趣出发，没有给苏轼平淡诗风以允当的评价。因此，他一概否定苏轼“和陶诗”艺术成就的说法值得商榷。至于纪昀的那些否定性的评语，它们都只是指责某篇或者某句过于“平淡”的缺点而已，并非完全否定苏轼“和陶诗”的平淡艺术风格本身。相反，如前面纪昀对“似陶”类作品的评语所显示，他已经给“和陶诗”达到的平淡诗风的高境以很高的评价[③]。

平心而论，苏轼“和陶诗”有些地方确实是冗散、板滞枯燥。如《和陶和郭主簿》其一：

> 今日复何日，高槐布初阴。良辰非虚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却去四十年，玉颜如汝今。闭户未尝出，出为闾（一作“邻”）里钦。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梦，角羁未胜簪。孺子笑问我，公（一作“君”）何念之深。

---

① 曾枣庄《〈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苏轼研究学会编《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页。

② 曾枣庄《〈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第38页。

③ 莫砺锋在《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一文中认为，纪昀“由于宗尚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说，所以对宋诗仍不免有所鄙薄，时时指责苏诗带有‘宋气’、‘宋格’”，但“他所批评的‘宋诗’也仅是指一部分宋诗中缺乏兴象的不良倾向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纪昀对整个苏诗的轻视”（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第347—349页）。我们认为莫先生的说法与纪昀对于苏轼“和陶诗”平淡风格的评价实际相当符合。

谢桃坊引用此诗第七句（“却去四十年”）至第十四句（“喜我作此音”），评曰：“这是较为冗散而缺乏锻炼的。”[①]我们认为谢先生的这个评语有一定的道理，不光是此八句，而且是整篇似乎都较为冗散或浅近。但是，因为这个理由，就将此诗当作是一首平庸、甚至失败之作的话，这应该说是停留于表面的说法。此诗可以分成三段：前六、中八、后四。前段点明时序，并且描写其子苏过诵诗之事。中段由儿子诵诗之事，回想昔年自己的勤奋攻读。后段写梦见两个年幼孙儿的事情，并写出诗人深思之状。对于此诗这三段之间的关系，宋丘龙认为：前段“实写现在，以起下段之回忆”；中段“皆过去，与上段对照成文”；后段“‘淮德’二句托之于梦，为虚写现在，与前段遥映成章”，“结二以孺子笑问，揭出‘念深’之主旨，以统束现在过去虚实之三事，而合为一气，并摹出其沉思入神之情状，如画龙点睛”。最后，宋先生综合评曰：“格奇意高。”[②]不仅如此，笔者认为此诗深沉地透露着诗人对家人的怀念之情，并且含而不露地寄托着诗人对于家业或父亲“遗意”[③]的继承或传承的意志，诗的内涵实际上颇为丰富。由此看来，此诗正是具有苏轼所说的“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的艺术特点，绝不是平庸之作。其他作品的情况也大约如此，虽然间或有“冗散”、“板滞”、“意境局促”之嫌，但是大都蕴含着诗人晚年深刻并真挚的思想感情，并且体现出作者圆转浑厚的笔致。王水照师曾经在《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一文中，对于包括“和陶诗”在内的岭海时期整个创作加以评价说：“（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时甚至从个别看不免堆垛板滞，从全体看却仍如行云流水，如弹丸脱手。”[④]此

---

① 谢桃坊《苏轼诗研究》第134—135页。

②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225—226页。

③ 此诗的序云：“清明日闻过诵书，声节闲美，感念少时，怅然追怀先君宫师之遗意，且念淮、德二幼孙。”

④ 王水照《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言颇中肯綮[①]。

黄州时期以来，苏轼非常认真地追求平淡古朴的诗歌风格，并且极力推崇陶诗。在知扬州时，他曾经写了《和陶饮酒二十首》，到了岭海时期，又开始追和陶诗，留下约达整个岭海时期诗作的三分之一的作品。而这些作品较大程度地体现他晚年平淡诗风的真面目，多次达到与陶诗颇为相似的高境界。与此同时，作为岭海时期创作的重心，"和陶诗"又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整个诗歌创作[②]。因此，我们在苏轼"和陶诗"创作中，可以寻找其平淡诗风完成的意义。清代赵翼《瓯北诗话》卷五"苏东坡诗(二一)"云："坡诗不以炼句为工，然亦有研炼之极，而人不觉其炼者。如'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赠郑清叟秀才》)，'饥来据空案，一字不堪煮'(《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和陶归园田居》其一)，'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和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剑米有危炊，毡针无稳坐'(《迁居临皋亭》)，'舌音渐獠变，面汗尝骍羞'(《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峡山寺》)，'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白水山佛迹岩》)。此等句在他人虽千锤万杵，尚不能如此爽劲，而坡以挥洒出之，全不见用力之迹，所谓天才也。"[③]引人瞩目的是，赵翼所引用的这些诗句，除了黄州贬谪时期所写的《迁居临皋亭》一首之外，都出自于苏轼晚年的作品。我们认为，赵翼所说的"研炼之极，而人不觉其炼"正符合于苏轼晚年所追求的平淡美学的上乘境界。而如上所说，这种平淡诗美，苏轼要在"和陶诗"的创作实践中集中体现。赵翼在此段中遴选二首"和陶诗"的诗句也就不足为奇了。

---

① 当然，笔者并不否定苏轼"和陶诗"中也有若干首"平庸之作"的事实。这些作品的存在，不大影响我们讨论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平淡诗风的完成。

② 王水照师说："'和陶诗'中所表现的美学趣向，影响到苏轼岭海时期的整个创作。"(《苏轼研究》第36页)

③ (清)赵翼《瓯北诗话》，霍松林、胡主佑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二、本色的体现与其意义

苏轼晚年刻意追求陶渊明的平淡诗风，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他原来的诗风与陶有一定的距离。众所周知，苏轼性格非常旷达豪放，向来所写的诗词也在风格上以高旷、超迈、豪横、恣肆等为主要特点。此外，苏诗还有诙谐怒骂、好议论、逞才等特色。前人对苏诗这些特点用“本色”一词来概括，本书从之。

如前所述，苏轼“和陶诗”基本上是平淡朴素的。尽管如此，从作品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地方还呈现出所谓“东坡本色”之面貌。首先举出扬州时期所写的《和陶饮酒二十首》中的例子。

> 盖公偶谈道，齐相独识真。颓然不事事，客至先饮醇。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寂寥（一作“寞”）千载后，阳公嗣前尘。醉卧客怀中，多言笑徒勤。（一作“言笑徒多勤”[①]）我时阅旧史，独与三人亲。未暇餐脱粟，苦心学平津。草书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挥三十幅，持去听座人。（其二十）

此诗前一段运用了《汉书·曹参传》中的典故。曹参为齐相国，接受盖公所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之教，使齐国安集。后为汉室朝廷的宰相，“日夜饮酒”而“不事事”，或有宾客“欲有言”，他“辄饮以醇酒”，使客人“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②]。东坡将曹参这种以饮酒无为而治，用极为豪放的诗句来概括：“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元好问曾经对于此二句说：“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

① 纪昀曾经对于诸多版本上的“言笑徒多勤”一句评曰：“亦不自然”。我们认为纪昀所言极是，“言笑徒多勤”没有“多言笑徒勤”的自然。

② 参见《汉书》卷三九“萧何曹参传第九”，第2018—2019页。

如云:‘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①]此外,此诗末段四句写饮醉为书之状,也带着一股豪横恣肆之气。除了这首诗之外,《和陶饮酒二十首》中还有些地方显露或渗透着苏诗原来的个性特色。如其六则“一方面表现为以庄禅解陶,另一方面傲然畅快、议论横生的诗风虽脱之于陶,而较陶为露”[②],实在是“本色居多”(《纪批苏诗》卷三五);其八则用“麋鹿姿”来体现诗人元祐时期狂放不羁的“野性”[③],又以“霜松”来比喻自己百折不挠的精神面貌,并且以无事相羁的“凌霄花”来比喻世俗羁绊及群小之猜忌,字里行间透露着激愤的心情,亦属于本色;其十七则“忽论民风,忽言散衙,中又正言酒可通道,跌宕曲折”[④],亦是本色之笔,尤其是“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二句和“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二句一样,以酒为媒介,很好地体现了诗人豪放的风貌。

前人已经指出《和陶饮酒二十首》与岭海时期“和陶诗”之间互相不同的风格。如前面所举,黄庭坚曾云:“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园田》诗,乃与渊明无异。”今人王士君在《浅论〈和陶饮酒〉在苏诗中的独特地位》一文中说:“《和陶饮酒》中仍时时流露出作者的豪情远志,世俗的羁绊仍不

---

① (金)元好问《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遗山先生文集》卷四〇,《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22册)据乌程蒋氏密韵楼藏明弘治戊午刊本景印,第11页)。我们认为,元好问所谓“渊明决不能办此”,说得有点严重。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陶诗并不是“浑身是‘静穆’”(《〈题未定〉草(七)》),又有“‘金刚怒目’式”(《〈题未定〉草(六)》)的一面(《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6、444页);朱熹亦云:“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〇,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3325页)《咏荆轲》云:“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这确实很好地体现陶渊明豪放的一面。但这样的例子在陶诗中实属罕见。

②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96页。

③ 王洪《苏轼诗歌研究》第42页。

④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63页。

能完全抛开。而岭南后的和陶诗却一无挂碍，心无芥蒂，唯任自然。”[①]他认为《和陶饮酒二十首》属于“有我之境”；岭南后的“和陶诗”，神似陶诗，属于“无我之境”[②]。这些评价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南迁以后的苏轼“和陶诗”中确实很难看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式的豪语。但是，如果说岭海时期所有的“和陶诗”都神似陶诗，没有呈现过苏诗本色的话，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岭海时期“和陶诗”还时时流露所谓本色的面目。

岭海时期“和陶诗”的东坡本色最好体现在发议论的诗篇中，尤其是批评甚至痛骂人物的作品中。当然，陶诗中也有发议论的作品。不过，如李剑锋所说，“在陶渊明那儿，议论只是融于事实或形象叙写中的自然流露，而在苏轼这儿，有时基于一点事实转化为思辨，乃至以纯议论为诗”[③]，比陶诗要抽象得多。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三章中能够考察苏轼“和陶诗”以议论见长的特点，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就拿其中怒骂的例子，来进一步讨论岭海时期“和陶诗”的本色问题。

“和陶诗”中苏轼怒骂的面目，我们首先在《和陶咏三良》和《和陶咏荆轲》二诗中可以窥见。在《和陶咏三良》中，诗人批评三良的盲目殉死，同时透露出心中极其不平的感情说：“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对于历史人物的愚忠行为，诗人的感情如此强烈，这很可能与自己过去在仕宦生涯中的坎坷遭遇有关系。而这种强烈感情的寄托或流露，可以说是诗人怒骂的个性体现于论史评人中的。《和陶咏荆轲》也有这样的特征。此诗整篇透露着对像秦王政那样的强暴政治势力的仇恨之情，以至冷笑那种势力最后受到自灭之祸，如云：“沙丘一狼狈，笑落冠与缨。”这也算是诗人寄托激烈感情所使然。而此诗不但透露对秦王政的仇恨之情，

---

① 王士君《浅论〈和陶饮酒〉在苏诗中的独特地位》，《菏泽师专学报》第24卷第3期，第5页。

② 王士君《浅论〈和陶饮酒〉在苏诗中的独特地位》第6页。

③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98页。

而且还严厉地批评燕太子丹令荆轲行刺秦王的鲁莽。诗人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个“狂生”而已，不足与谋，而太子丹却将国家的命运托给这个“狂生”，可见他绝非一位英杰。这种批评是不是公平，这里暂且不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诗人的批评颇为尖锐，较好地体现诗人怒骂、爱骂的本色。

这种怒骂的面目，我们又在《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和《和陶杂诗》其五中也可以窥见，而且此二篇与《和陶咏三良》和《和陶咏荆轲》二诗比起来，其怒骂的倾向更为显著。试看《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的一段：

> 怅望南阳野，古潭霏庆霄。伯始真粪土，平生夏畦劳。饮此亦何益，内热中自焦。持我万家春，一酹（一作“酬”）五柳陶。

诗序云：“胡广饮菊潭水而寿，然《李固传·赞》云：‘其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据《后汉书·李固传》，顺帝时权臣梁冀，要拥立自己的妹夫蠡吾侯（后为汉桓帝）。这时，自胡广、赵戒以下重臣们都畏惧梁冀而便说：“惟大将军令。”而李固和杜乔坚守拥立清河王的本议①。此诗中，诗人批评胡广畏惧权臣而不敢争大义，屈身汲汲于名利。这样的人即使饮菊潭之水而长寿，也热衷名利，内心自焦虑，究竟有何益呢？而诗人本身追求陶渊明式的人生，即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人生。在此诗中，诗人鄙视胡广这种小人，甚至像后汉李固那样，将他视如粪土，这便很好地表现其耿介的性情以及对小人热衷明哲保身的愤慨之情。《和陶杂诗》其五则一开篇就骂曹操云：“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接着，诗人惋惜在后汉末期政局混乱的漩涡中，孔融这样的好人被那些奸人诬告而死的事情。具体而言，诗人将当时的混乱运用比喻的手法来描写：“枭鸾各腾翥”、“昆虫正相啮”之后，叹惋孔文举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就因名气之大而受害的事实。正因为苏轼

---

① 参见《后汉书》卷六三“李杜列传第五十三”，第2086页。

本人也屡次被奸人构陷而受害，所以在此诗中以孔融自比，寄托自己心中的深刻感慨。这其中，我们又可以感觉到诗人对那些奸人、小人激愤的感情。此外，《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二抨击古强、蔡诞、项曼等辈的庸妄、自欺，而且批评葛洪在《抱朴子》中记录这些庸俗之人的疏率，骂他是个"隘人"；虽然不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作品，《和陶劝农》透露着诗人对贪官污吏的敌忾之心，《和陶拟古》其七则甚至对于当时儋州的两个官员朱初平、刘谊的贪污进行指名谴责，此两篇亦较好地体现苏诗怒骂的面目。

苏辙曾经评价苏轼的性格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墓志铭》）[1]就上面所举的作品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尽管遭受了多次的政治打击，晚年的苏轼仍然保持这种刚直的本性，在作品创作实践中，时时透露其诙谐怒骂的面貌。对于苏诗这种好骂、怒骂的特征，历代有不少评论，一般认为它是一种缺点。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2]杨时《语录》云："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3]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4]钱锺书先生认为元好问此诗"亦必为东坡发"，其中"俳谐怒骂"就是指苏轼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5]。这些批评可能立足于好骂、怒骂的个性会伤害诗歌高雅之美的观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们认为，这种好骂、怒骂的特征，也可以使得诗歌具有磅礴的气势，给读者间或带来一种淋漓痛快之感，其艺

---

① 《苏辙集》第1127页。

② （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64册）据嘉兴沈氏藏宋干道刊本景印，第23页。

③ （宋）杨时《杨龟山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据正谊堂全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第19—20页。

④ 《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21册），第5－6页。

⑤ 钱锺书《谈艺录》第152页。

术价值不能一笔抹杀。无论怎样，部分"和陶诗"这种怒骂的特征，毕竟与苏轼所追求的平淡诗风保持一定的距离，却也成为岭海时期"和陶诗"本色面目的主要体现。

除了以上的特征之外，不管扬州时期还是岭海时期，苏轼"和陶诗"都有"逞才"或者说"以才学为诗"的特征。这个特征主要表现在运用典故的方面。因此，下面就在典故运用这一方面，继续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本色问题。当然，陶诗也曾经间或运用过典故，甚至还有像《述酒》那样，为了隐瞒诗人对刘裕篡弑事件的忠愤之情，中间使用了一大批的典故，使得诗意在某种程度上颇不可解的作品。不过，这种作品在陶诗中，实际上属于极其罕见的例外。大体而言，陶诗甚少用典，即使运用这个手法，也运用得贴切、自然，没有发生过为了逞才而使用生僻典故的情况。与此不同，苏轼"和陶诗"很喜欢运用典故，间或有些作品用事过于重叠，虽能逞其才力，结果却使得诗意艰涩、格调滞闷。如《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八云：

> 南荣晚闻道，未肯化庚桑。陶顽铸强犷，枉费尘与糠。越子古成之，韩生教休粮。参同得灵钥，九锁启伯阳。鹅城见诸孙，贫苦我为伤。空馀焦先室，不传元化方。遗像似李白，一奠临江觞。

此诗前八句使用有关求道学仙的典故。前四句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写庚桑楚未能教化南荣趎之事[1]，并用《逍遥游》中的语词[2]，来比喻庚桑楚之枉费其才。后四句使用两个典故：一、据《合注》引用的《惠州府志》，宋时南越人古城之遇异人韩泳，韩泳欲以仙术邀之；二、据施注本引用《神仙传》，"魏伯阳得神丹玄

---

① 《庄子·庚桑楚》云："庚桑楚曰：'辞尽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鸡之与鸡，其德非不同也，有能与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见老子！'"（郭庆藩《庄子集释》第779页）

② 《庄子·逍遥游》云："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庄子集释》第31页）

奥之理，微显阐幽，著《参同契》三卷。”[①]古成之当初以“亲老禄仕，长生非所愿也”为理由，拒绝韩泳的邀请。后来，等到古成之登第，韩泳再次邀请他，而他仍然拒绝，尽管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②]。宋丘龙说：“以上（八句）似谓只魏伯阳启九锁之仙术，馀皆无成也。”[③]不过，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恐怕有问题。因为在后段八句中，诗人描写古成之的子孙（而不是魏伯阳的子孙）在贫穷和疾病之中受苦的情况，字里行间寄托着对于仙术之不传或不可恃的深沉感慨。由此来看，前段应该是写古成之的得道成仙，魏伯阳的典故似乎也是运用它来比喻古成之的得道成仙的。实际上，《惠州府志》还记载关于古成之得道成仙的民间传说[④]，而且就字句来看，此诗五六句恐怕不是写古成之的“不为动”，而是写古成之曾从韩泳学辟谷仙术。或许苏轼因一时的“应酬迅疾”而“不暇点检”[⑤]，抑或凭借古成之成仙的传说，有意造出这样的诗句。无论怎样，我们认为此诗的典故运用不太贴切，会惹起解释上的一些混乱，而且在整篇运用六个典故的过程中，诗思的展开也并不自然[⑥]。

尽管有这种用典上不太成功的例子，但是苏轼“和陶诗”的典故运用，大体上说贴切成功，有助于更好地表达诗人心中的复杂而深刻的思想感情。苏轼“和陶诗”典故运用的具体情况，我们已

---

① 《施顾注苏诗》卷四二，第 27 页。而今本《神仙传》卷二“魏伯阳”条没有这样的句子。

② 《合注》第 2195 页。

③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 187 页。

④ 其文曰：“成之将终前数日，汉州有衙吏自青州致书来，览之，乃泳笔也。即酣饮累日，不临政。索诰，大书一诗于后，掷笔而逝。县方申州，而成之先至汉州，谒太守矣。人皆谓其尸解。又传其于武夷上升。”（转引自《合注》第 2195—2196 页）

⑤ 张道《苏亭诗话》卷一“考摘类”云：“东坡博极群籍，左抽右取，纵横恣肆，隶事精切，如不着力。……然亦有数语记误处，如……又‘产禄彼何人，能致绮与园。’（《和陶贫士》其二）按迎四皓者为吕泽，见《汉（书）·张良传》，非产、禄。……东坡岂不读书缪舛如此，特一时应酬迅疾，不暇点检耳。此率之病也，然亦才见此数句。”（清张道《苏亭诗话》，清道光十九年（1839）长沙学院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

⑥ 宋丘龙说：“（此诗）凡六用典，不若陶之从容自在。”（《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 187 页）

经在本书第三章的内容分析中可以窥见一斑，下面再举《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篇，考察苏轼“和陶诗”爱用典的面目，同时探讨用典的成功与否。诗云：

>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简书。穆生责酒醴（一作“醴酒”），先见我不如。江左古弱国，强臣擅天衢。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我生信（一作“值”）良时，朱金义当纡。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馀。独有愧此翁，大名难久居。不思牺牛龟，兼收（一作“取”）熊掌鱼。北郊有大赉，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

此诗使用了很多典故。首先看看此诗所用典故的来历出处：

（1）“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简书”，上句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朱子曰：此二句乃孔子叹美虞人之言）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①]下句语出《诗经·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②]

（2）“穆生责酒醴”，语出《汉书·楚元王传》：“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③]

（3）“朱金义当纡”，语出扬雄《法言·学行》：“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可量也（一作“不可量也”）。’”[④]

（4）“天命适如此”，语出陶渊明《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⑤]

---

① 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38页；（宋）朱熹《四书集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第626页。而这个故事又见于《孟子·万章下》。

②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2007年，第472页。

③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六”，第1923页。

④ 汪荣宝《法言义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41页。

⑤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304页。

（5）“大名难久居”，语出《史记·越世家》：“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①]

（6）“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上句语出《庄子·列御寇》：“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以及《庄子·外物》：“仲尼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筴，不能避刳肠之患。’”[②]下句语出《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③]

（7）“南冠解囚拘”，语出《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④]

除了以上的典故以外，“江左古弱国，强臣擅天衢。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疎”说东晋末刘裕的专擅以及陶渊明归隐后的放意诗酒，亦属引用古人旧事的用典之例；末二句则说诗人得赦免之后，要回到惠州白鹤峰新居，好像没有用典，而如《和陶移居》其二云：“古观废已久，白鹤归何时？我岂丁令威，千岁复还兹”，将白鹤峰或白鹤观的地名联系到《搜神后记》中“丁令威化鹤归辽东”的故事[⑤]，此诗末句也可以算是运用这个典故的。由此看来，苏轼此诗实际上每联都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典故，这使得我们充分领略到诗人在“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中喜欢用典的一面。那么，诗人组合这些典故，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

① 《史记》卷四一“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第1752页。

②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62、934页。

③ 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65页。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44页。

⑤ 《搜神后记》卷一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墟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此诗可以分成三段:前八、中八、后四。前段写古人在出处问题上的合乎礼仪和先见之明,并表扬陶渊明选择归隐的睿智。具言之,第一联写招唤的方法不合礼仪,虞人(古代掌管山泽苑囿的官员)不敢过去之事;第二联写穆生见国君之不设醴酒,知其意怠,最后谢病而去,并且叹服其"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汉书·楚元王传》)的先见之明。第三、第四联一转,写刘裕专擅朝廷,陶渊明处于这种乱世,看到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终于实现归隐,寄情诗酒,与功名疏远。可见,前段八句写古人出处之得宜,并寄托自己不如之感慨。此八句引导中段八句。中段述自己仕途上的坎坷遭遇,并透露愧对陶渊明的心情。诗人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是东晋末期的乱世而是北宋的治世,所以当此时代,自己理应"纡朱怀金",身居高官,可以大大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诗人最后却落得遭受了贬到远方的政治打击。因此,"天命"二句说,天命正是如此,他却以废弃之后仅能保住这条性命为侥幸。事情到这个地步,诗人才真正反思自己的出仕,深刻地了解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道理,与此同时,对能够毅然引退的陶渊明,心中感到非常惭愧。"不思"二句承上,说自己不愿意像《庄子》中的牺牛和神龟那样,看起来很豪华或神通而实际上没有自由,最后被人杀死而成为牺牲,而愿意如同兼取鱼与熊掌般地兼取"生"与"义",尽管兼取二者实在很难,一般来讲,只能从中取一而已。我们认为,"不思牺牛龟"与前面"大名难久居"照应,正寄托着对过去仕宦生涯的悔恨之情;"兼取熊掌鱼"则深刻地表达诗人以后既希望享受顺情适性的自在,又希望实践自己心中尚未泯灭的淑世精神的复合心情。后段四句写诗人听到新君即位和大赦免的消息之后,想回到惠州白鹤峰新居的心情。其中"南冠"一词,因《左传》中钟仪的故事,后以借指囚犯,如唐代骆宾王《在狱咏蝉》云:"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全唐诗》卷七八)苏轼此诗中借指作为谪臣的诗人自己。而"南冠解囚拘"与前面"北郊有大赉"形成对仗,很好地塑造出得赦免而北归的诗人形象。总之,苏轼此诗运用了一连串的典故,对自己以往出处问题上的矛

盾，表达了深沉的悔恨和惭愧之情，并且寄托了日后他不想再作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希望过顺情而有意义的馀生的心情。就用典的技巧来看，此诗中的典故，用得较为贴切，而且透过这些典故，诗人较为成功地表达心中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感情。

苏轼"和陶诗"喜欢且善于用典的特征，确实与陶诗有一定的距离。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辨体》后集《纂要》卷一中云："子瞻'和陶诗'篇篇次韵，既甚牵絷，又境界各别，旨趣亦异。……如《拟古》、《杂诗》等作，用事殆无虚句，去陶亦远"[①]，这亦指出苏轼"和陶诗"喜欢用典的特征，去陶诗甚远。喜欢用典是宋代诗歌的普遍现象，而苏诗更以这种特点为著名[②]。因此，我们不妨将苏轼"和陶诗"喜欢用典的特征，也当作是苏诗本色的体现。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和陶诗"还保有或渗透其本色的面目。那么，对于和诗在追求陶诗那种平淡隽永诗风的同时，又时而呈现其本色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评价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举出王文诰的比较被人熟知的观点。王氏曾经对于"和陶诗"与陶诗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的意见：

> 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若《饮酒》、《山海经》、《拟古》、《杂诗》，则篇幅太多，无此若干作意，势必杂取咏古记游诸事以足之，此虽和陶，而有与陶绝不相干者，盖未尝规规于学陶也。……诰谓公和陶诗，实当一件事做，亦不当一件事做，须识此意，方许读诗。每见诗话及前人所论，辄以此句似陶，彼句非陶，为牢不可破之说，使陶自和其诗，

---

①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

②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见学矣然似绝无才'、'事障'、'如积薪'、'窒、积、芜'、'獭祭'，而袒护他的人就赞他对'故实小说'和'街谈巷语'，都能够'入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宋诗选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第110页）

亦不能逐句皆似原唱，何所见之鄙也[①]。

王文诰开头就说明要旨：“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过去，很多论者在评苏轼“和陶诗”的时候，过于关注和诗与陶诗之间的关系，总是纠缠在“此句似陶，彼句非陶”式的比较，并且不少人以衡量陶诗的标准来衡量“和陶诗”，批评苏轼和诗总不如陶渊明原诗。王文诰似乎对此感到不满，因而特别举出“与陶绝不相干”的例子，提出苏轼“未尝规规于学陶”的说法，并且认为苏轼将追和陶诗之事，有时候实在当一件事做，有时候又不当一件事做。王氏这种说法，为我们摆脱过于意识陶诗存在，结果比较片面地探讨两者之间影响关系的窠臼，更为实质地考察“和陶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提供了不少的启发。据他这种说法，苏轼写“和陶诗”，只是“以陶自托”而已，苏轼从中体现那些本色的面目也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就因为“未尝规规于学陶”，苏轼在“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比较随意地体现他所谓本色之面目。

不过，客观地说，王文诰的说法有一点为崇苏而忽视甚至有意断开陶、苏二人或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原诗之间的关系之嫌。王氏似乎想主张，在读“和陶诗”的时候，就把它当作不是次韵陶诗的作品看待，即如他在《苏海识馀》中云：“海南《和陶劝农六首》，专因海南而发。其命词用意，无一常语，此杰作也。……此但借韵为诗，何暇计及陶语耶？乃无识之徒，皆以不类陶派讥之。若如其说，反觉和陶为多事，不若于题上删去‘和陶’二字之为得矣。”[②]可是，苏轼“和陶诗”无论怎么说，都与陶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王氏的说法却过于强调苏轼“和陶诗”的独立性。因

---

① 《苏轼诗集》第2107页。当然，王氏此文在苏轼“和陶诗”与陶诗之间进行比较的时候，应该还考虑了思想内容上的异同。不过，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或形式技巧，此文的意义就在于阐明和诗与原诗之间产生区别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妨拿它来探讨上述“和陶诗”中本色体现的问题。

② 《总案·苏海识馀》卷一，第15页。

此，我们认为，它尽管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总不能比较允当地说明苏轼“和陶诗”所体现的与陶诗相似的面目与本色的面目之间究竟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关于苏轼晚年的平淡诗风与他本来的诗风之间的关系，苏轼本人曾经有如下的言及：

>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与二郎侄书》，《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四)①

苏轼在这封信中，嘱咐侄子不要只见他的“而今平淡”，而要学习他过去“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的文字。为了劝导侄子，苏轼在此文的开头就提出一个非常深奥而精辟的看法，这正为我们理解“和陶诗”中本色体现的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线索。苏轼认为年轻时代的文字应该“气象峥嵘，采色绚烂”，以后以此为基础，越来越成熟，终于达到平淡的高境，所以其平淡实际上不是平淡，而是“绚烂之极”。苏轼将平淡视为绚烂的极致的这种看法，让我们联想起他对陶诗(或其类的诗)的那些评语，即“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而据苏轼的看法，我们可以想见，他主要关注的是陶诗的“膏”、“美”、“纤秾”、“至味”、“绮”、“腴”，而不是“枯”、“澹”、“简古”、“澹泊”、“质”、“癯”。也就是说，苏轼喜欢陶诗的平淡就是因为它是绮丽和丰富的极致，而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艺术的高境。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对苏轼来说，他以往豪健富丽的诗风与晚年所追求的平淡诗风，绝不形成两分对立的关系。可见，苏轼晚年尽管非常欣赏并追求陶诗那样的平淡艺术风格，但是他并没

---

① 此文原来见于《侯鲭录》卷八(宋赵令畤《侯鲭录》，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203页)。

有对以往的诗风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反而将它当做日后平淡诗风完成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诗以往本色的面目，时而体现在"和陶诗"创作上是并不奇怪的。事实上，苏轼"和陶诗"中最多的类型是，在一首之中，既受到陶诗平淡简古诗风的影响，又体现苏诗本色面目的作品[①]。我们认为，这种"相间"作品的大量存在，反面证实着苏轼以以往的诗风为基础学习陶诗的事实[②]。

总而言之，苏轼"和陶诗"之所以时常体现苏诗本色的特征，就是因为他以自己原来的诗歌风格为基础，追求陶诗那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风。纪昀曾经对《和陶饮酒二十首》评曰："敛才就陶，而时时亦自露本色，正如褚摹兰亭，颇参己法，正是其善摹处。明七子之摹古，不过双钩填廓耳。"[③]我们认为，纪昀此说可以扩展到整个"和陶诗"创作。其中，所谓"敛才就陶"确实值得商榷，但"颇参己法，正是其善摹处"可以说大致符合我们的观点。苏轼晚年将陶诗那种平淡风格推崇为"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的最高艺术境界，而他也应该了解到这种艺术高境是"可致而不可求"(《日喻》,《文集》卷六四)的，并且还知道刻板的

---

① 宋丘龙将苏轼"和陶诗"分为四类：仿陶、本色、相间、借韵。宋先生对所谓"相间"者说："一首诗中，本色陶意皆有，不能定其为全首是陶意，亦不能定为全是本色。或陶意多本色少，或本色多陶意少，此类诗最多，除前后三类外，大抵皆可入此类。"(《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232页)此外，王定璋将"和陶诗"分为三类：一、全篇刻意规效陶诗；二、受陶诗影响但参以己意者；三、借陶诗韵另铸新词者。大体而言，宋先生的"本色"、"相间"二类，王先生合为一类。王先生对第二类诗评曰："苏轼和陶诗中数量较多，质量较高，苏诗韵味(指晚年平淡风格)较浓的作品是那种受陶诗简淡古朴诗风影响，却又非亦步亦趋学陶之作。"(《试论苏轼"和陶诗"》，苏轼研究学会、儋县人民政府合编《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当然，宋、王二人的分类，都还有对思想内容上异同的考虑。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拿它们来讨论东坡"和陶诗"在艺术风格与技巧侧面上，体现其本色的问题。

② 苏轼这种学陶态度，我们又在赵克宜对《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评语中可以领略。赵氏说："以东坡之透快，效陶之平淡，相济而成温厚之音。"(《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二〇，第1595页)

③ 《纪批苏诗》卷三五，第669页。

仿效或模拟不过是乱真而已，所以他终于要通过一个非常独特的途径——即以自己以往的诗风为基础而追求平淡风格，来完成充满个性的自己式的平淡风格。这其中，苏轼寄托了要达到陶诗那种艺术高境的强烈心情，最终对其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如诗序所说：“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我们在这一点上，可以寻找苏轼“和陶诗”时时体现本色的意义。

三、因难见巧

苏轼“和陶诗”在形式上，与陶诗最有区别，并且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应该是它运用了次韵手法。而此手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限制，从而会妨碍诗人诗思的自由表达，并且使得诗歌丧失自然的美感。与此同时，次韵手法也滋长了让文人们为了夸饰自己的诗才而互相竞争地运用此手法的不良倾向。因此，历代有不少人指出过此手法的弊病，比如本书第二章所引用的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和韵最害人诗”条和王若虚《滹南诗话》对次韵诗——尤其是对苏轼次韵诗的批评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①]。

苏轼“和陶诗”既然全面运用次韵手法，它也就避不开这样的批评。如南宋朱熹云：“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②]又如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东坡五古，好和韵叠韵，欲以此见长，正以此见拙。捆了好打，毕竟是捆。陶诗多微至语，东坡学陶，多超脱语，天分不同也。”[③]可见，朱、施二人都指出苏轼“和陶诗”总被原诗的韵脚给捆住，丧失所谓“自然

① 除了严、王二人的评语之外，还有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中的一条也比较有名而经常被引用。张氏云：“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452页）

② 朱熹此语见于清人陶澍《诸本评陶汇集》中（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04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年周诒朴刻本影印，第356页）。

③（清）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83页。

之趣"。

平心而论，苏轼"和陶诗"的确有流于形式主义而呈现"文字游戏"或"以文为戏"之嫌。次韵诗是诗歌的诸般形式，即句数、字数、押韵的字以及其顺序等，都先被别人限定的。在这种限制中，一个诗人即使能巧妙地运用各种作诗技巧，最后比较成功地表达自己的诗思，这也难免带有一点逞才使气、玩弄文字的倾向，总不如按照自己的诗思，更为自由地选择韵脚的。因此，前人面对苏轼的"和陶诗"创作，惋惜其诗才的浪费，也是不足为怪的[①]。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次韵这种因难见巧的创作行为，为诗人提供呈现自己非常成熟的作诗技巧的机会。而这种成熟的作诗技巧的呈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诗歌作品的艺术成就之一。于是，我们下面拟从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两方面，探讨苏轼"和陶诗"在次韵手法的运用上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

苏轼"和陶诗"问世之后，历代有不少人关注苏轼是否成功地运用次韵手法，甚至有些人更为细心地臧否"和陶诗"中的某些韵脚。大致而言，历代文人对苏轼"和陶诗"运用次韵手法的技巧，基本上都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比如，连批评苏轼"和陶诗"的朱熹与施补华，也承认"其高才似不费力"和"捆了好打"。不过，与这种整体性的评价不同，对某些韵脚的具体评价中，间或有批评的意见。比如，纪昀对《和陶咏荆轲》中"笑落冠与缨"评曰"凑韵"；对《和陶九日闲居》中"长歌振履商，起舞带索荣"评曰："东坡惯押单字姓名，不宜效之"；对《和陶己酉岁九九月九日》中"古潭霏庆霄"评曰："'霄'字韵押得稍强"；对《和陶拟古》其一中"不答颜愈厚"评曰"强押"[②]。但是，纪昀这些评语不无要求过于苛刻之嫌，而且他指出的句子在整个"和陶诗"中，也只是占了极小部分而已。我们认为苏轼"和陶诗"的次韵手法运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本书第三章对其内容的分析所显示，苏轼"和陶诗"非常真率地

---

① 参见王水照《苏轼》第121页。

② 《纪批苏诗》第764、787、790、802页。

表达他晚年深刻的思想感情，同时非常生动地描写他在扬州、惠州、儋州的生活情况。这时，它几乎没有给我们以被韵脚所束缚的感觉。南宋刘克庄曾云："和陶之作，如海东青、西极马，一瞬千里，了不为韵束缚。"(《后村诗话·前集》卷二)[①]

次韵本来带来一些限制，而如果次韵的对象是著名的作品，那么，次韵其诗就给诗人带来更大的压力。这是因为他不但需要闯过借别人的韵而依次押韵的难关，而且还需要作品的水平不与原作相差太远。"和陶诗"的次韵对象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作品。如第二章所说，陶诗到北宋时代逐渐获得典范地位。可以想见，苏轼追和陶诗，尽管他有"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②]的文才，也很可能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样，对苏轼来说，"和陶诗"创作应该是比一般的次韵诗创作难度更大的课题。曾枣庄曾经说："艺术本来就是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多，表演越自如，越能赢得观众的喝彩。穿着冰鞋在咫尺见方的玻璃桌面上跳芭蕾舞，我们除了为演员的精湛技艺拍手叫好外，恐怕不会有人去指责她们所受限制太多(高、滑、窄)吧。"[③]正如曾先生所说，艺术的确有与那些体育项目(又如跳水、器械体操等)相似的一面，难度越高，最终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越高，当然，没有什么失误是其必要前提。苏轼"和陶诗"不仅没有被陶韵给束缚，较为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诗思，而且其水平已经达到自己满意、他人肯定的程度。总之，苏轼较为成功地完成难度颇高的次韵陶诗的课题，我们从这一点上，可以肯定苏轼"和陶诗"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上面的内容只是涉及诗人怎样应付原诗韵脚的问题，所以其艺术成就的意义是比较消极的。下面，继续讨论苏轼"和陶诗"在次韵手法的运用中取得的更有积极意义的成就。

---

① 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第 25 页。

② 《东坡题跋》卷一，第 15 页。

③ 曾枣庄《〈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第 38 页。

日本学者入谷仙介对于包括次韵的和韵叙述如下：

> 所谓"和韵诗"，其目的在于表达中加一定的限制，以追求更加大的表达的可能性，苏轼是这个手法的能手。[①]

依入谷先生的这种说法，末葭敏久曾经在《次韵诗における韵字について——苏轼の和陶诗を中心として（关于次韵诗中的韵字——以苏轼的"和陶诗"为中心）》一文中，探讨过苏轼"和陶诗"中所谓"更加大的表达"的问题。首先，末葭氏敷演入谷先生的说法："不把制作上的限制看作表达上的限制，因为（和韵诗）有那些限制，在通常的场合里不能构思出来的表达的可能性才存在。"[②]其次，以这种说法为基础，末葭氏从苏轼"和陶诗"创作中，考察了所谓"更加大的表达"的具体情况。为此，他举了若干首陶渊明原诗与苏轼和诗为例子。兹举《归园田居》其一与苏轼和诗的前十句，来概括地介绍末葭氏的看法[③]：

>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陶渊明原诗）
>
>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东家着孔丘，西家着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苏轼和诗）

一并考虑到后十句的内容，原诗写诗人归田的事由与归田之后的快乐之情；和诗写贬谪地惠州的自然环境与纯朴民风，同时写贬居生活的甘苦与自适的快乐。末葭氏在和诗中特别关注五至十

---

① 原文说："和韻詩というのは、表現に一定の制約を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より一そう大きな表現の可能性を追求するのを目的とし、蘇軾はその名人であった。"（入谷仙介《宋诗选（上）》，朝日新闻社，1979年，第261页）

② 原文说："制作の制约を表现の制限とせず、制约があるからこそ通常で発想し得ない表现の可能性がある。"（末葭敏久《次韵诗における韵字について——苏轼の和陶诗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学研究论集》第五号，2000年，第82页）

③ 《中国学研究论集》第五号，第85—87页。

句。其中,他最多注意到第六句押韵处的韵字("渊")。末葭氏认为:因为"渊"字前后有"山"和"田"等有关自然、土地的文字,"渊"字也就最容易用以表达自然物"渊"(深潭)的意思,而苏轼竟然联想到孔子弟子"颜渊",与此同时,前一句安排了对偶关系的"孔丘",用孔、颜的意象来较为成功地描写惠州人民的善良民风。末葭氏又认为:"颜渊"让诗人联想到作为对偶的"孔丘",这"孔丘"又让他联想到作为孔子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圣人周文王与他儿子周公。"农为不争田"使用《说苑》中周文王的典故[①];"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语出《宋书·武二王列传》:"史臣曰:襄阳庞公谓刘表曰:'若使周公与管、蔡处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岂有若斯之难。'"[②]可见,苏轼的联想途径是:颜渊→孔子→文王→周公。苏轼将这一联想,从描写惠州的善良民风的一个主旨,依次使用"渊""田""间"三个韵字来表现出来。据上面的分析,末葭氏作出一个结论说:"(苏轼)能有这样的表达,正是起因于有着不得不使用(原诗)韵字的限制,苏轼的诗才(最终)使这种限制落空。"[③]

我们认为,入谷和末葭两位日本学者的看法,在过于强调和韵(次韵)诗的正面作用之馀,恐怕也略失评价上的公允性或客观性。这是因为他们说的"更加大的表达"实在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位诗人在运用次韵手法的同时,就丧失更为自由地表达诗思的机会,他只是取此舍彼而已,没有次韵诗的表达比非次韵诗更加大的道理。更何况,只有苏轼这样的天才,才能期待那么高的成

① (汉)刘向《说苑·君道篇》云:"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向宗鲁《说苑校证》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8-9页)

② 《宋书》卷六八"武二王传",第1809页。

③ 原文说:"このような表現が可能になったのは、まさに韻字を詠み込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制約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り、蘇軾の詩才がそれを結実させたのである。"(末葭敏久《次韵诗における韵字について——苏轼の和陶诗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学研究论集》第五号,第87页)

就，若是平庸的作家，他在次韵的过程中，别说“更加大的表达”，连凑着押韵都很不容易。不过，入谷和末葭两位的说法确实给我们一些启发。那就是末葭氏所说的“因为有那些限制，在通常的场合里不能构思出来的表达的可能性才存在”。意思是说，次韵带来一些限制，反而让诗人造得出颇为独特而崭新的诗句。当然，我们不要忽略，这种颇有独特而崭新的诗句是以更自由地表达诗思的可能性为代价而获得的。

苏轼“和陶诗”的确有很多颇为独特而崭新的诗句。就举《和陶饮酒二十首》中的例子而言，“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其三），用非常形象性的比喻，来描写陶渊明任真自然的面目；“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粘网悲。啁啾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其四），借寓言的形式，来讽刺俗人的贪心和愚蠢；“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其五），用崭新的比喻，来描写处于险恶的世俗生活中的诗人自己的形象；“煌煌凌霄花，缠绕复何为。举觞酹其根，无事莫相羁”（其八），比喻群小的相猜掣肘，并透露着想摆脱其羁绊的心态；“醉中有归路，了了初不迷”（其九），温如能评曰：“酒中自有归路，特人自迷耳，二语蕴藉不尽，真有无限深意。然非悟道人不能知归，不能了了，不能不迷。惟渊明与先生能解此意，亦惟渊明与先生能道此语”[①]；“酒力如过雨，清风消半途。前山正可数，后骑且勿驱”（其十），描写喝醉的诗人被清风吹醒之后，玩赏自然景观的情景，给读者以一股清新的感觉，尤其是“前山”二句有“寄情物外，夷旷恬适之意”（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②]；“暑雨避麦秋，温风送蚕老”（其十一），纪昀评曰：“（‘温风’句）五字警”[③]；“大（一作‘痴’）如景升牛，莫保尻与领。小（一作‘黠’）如东郭㕙，束缚作毛颖”（其十三），透过例证与对比的方法，

---

① 温如能《合笺》第63页。

②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177页。

③ 《纪批苏诗》卷三五，第671页。

来有效地表达无论大小(或痴黠)都不能超脱生灭之境的意思;"亭亭古浮图,独立表众惑"(其十八),通过与地上众生的迷惑进行对比的方式,来更有效地勾勒出佛塔的亭亭独立的形象;"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其二十),如前面所说,将西汉曹参端赖饮酒的无为之治,用极为豪放的表现来概括。这些例子都很好地体现苏轼个人的文学才华,而因为它们都以陶诗原韵为韵脚,所以我们不妨说,它们都是苏轼从原诗韵字那里出发而联想出来的。岭海时期"和陶诗"的情况也不外如此,兹不赘述。由此看来,苏轼把原诗韵字的限制,当做另造新颖诗句的空间或机会,从中积极地发挥自己的诗才,终于产生了"和陶诗"中的诸多佳句和警策之句。我们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苏轼"和陶诗"在次韵手法的运用上,取得了有着如此积极意义的艺术成就。

总而言之,苏轼"和陶诗"不但没有被陶韵束缚,成功地完成难度颇高的次韵陶诗的课题,而且将次韵诗带来的限制积极地利用,造就出很多独特而崭新的诗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和陶诗"虽然在次韵手法的运用上获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但是诗人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就是说,他选择次韵这条路,使得诗歌缺乏所谓"自然之趣",并且让诗人自己失去了很多以他的才华,更为自由地表达诗思,另作优秀诗篇的机会。这总不免呈现"作茧自缚"的缺点[1],成为苏轼"和陶诗"创作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的思想成就

如第二章所论,苏轼从年轻的时候起,已经开始喜欢陶渊明的为人,黄州贬谪时期以后,他对陶渊明为人的赞赏和推崇之情越来越深化,到了晚年终至巅峰,将陶渊明看作是"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的理想人格。苏轼心仪陶渊明那么久,并且向陶渊明学

---

① 王水照《苏轼》第121页。

习的态度那么恳切，他写“和陶诗”受到陶渊明思想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可是，苏轼的时代究竟不是陶渊明的时代，而且苏轼压根不是陶渊明。因此，苏轼“和陶诗”在思想方面，也便会呈现与陶渊明不同的面目。而不管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还是呈现他独特个性的面目，我们都有必要考察苏轼从中取得了怎样的思想成就。

本节拟先从出处矛盾的解决和人生哲理上的超拔达观两方面，探讨苏轼“和陶诗”的思想成就，应该说这与苏轼解释并接受陶渊明思想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其次，有些“和陶诗”的思想内容，几乎与陶诗唱反调。因此，本节又要讨论其意义，并且考察其中所取得的成就。

一、出处矛盾的解消

苏轼认为自己在性格方面与陶渊明一样，有“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特点。另外，他在《录渊明诗》一文中，引用了陶渊明《饮酒》其九之后又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①]尽管苏轼本人认为两者有相似之处，但是陶渊明早会“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而苏轼则“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由于两位出处态度与结果有这样的区别，苏轼越到晚年，就越羡慕陶渊明的决绝辞官，同时，面对自己的坎坷处境，越深切地感到后悔与惭愧。

苏轼这种后悔与惭愧以及对陶渊明的推崇之情，多次表现在“和陶诗”中[②]。早在知扬州时，《和陶饮酒》其十五即云：“去乡三十年，风雨荒旧宅。惟存一束书，寄食无定迹。每用愧渊明，尚取

---

① 《东坡题跋》卷二，第38页。

② 樊潜庵曾云：“靖节高风逸致，空古今无两人，公忧患中心醉久矣，故和陶诸作多自悔自责语。”（转引自温如能《合笺》卷三，第48页）

禾三百。"贬到岭海地方之后,《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归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表达自己与陶渊明皆"禀气寡所谐"(陶渊明《饮酒》其九),因而只有归田才是正路的意思,并且回顾自己过去充满忧虑与惭愧的仕宦生涯。此诗末二句又云:"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和陶杂诗》其五云:"我知公所坐,大名久难(一作'难久')住。细德方险微,岂有容公处。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虽说"不可悔",实际上是后悔的。《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云:"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践。何曾渊明归,屡作敬通免。休间(一作'闲')等一味,妄想生愧靦",对自己未曾实践归隐之计划,反而像汉代冯衍那样屡遭贬谪[①],透露着惭愧的感情。《和陶庚戌岁于西田获早稻》云:"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锄,未免骍我颜",亦后悔自己未能归田耕作。《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云:"穆生责酒醴,先见我不如。……独有愧此翁,大名难久居",自责自己没有穆生和陶渊明那种先见之明,并且对自己受过大名之累感到惭愧。

不过,苏轼"和陶诗"并没有停留在后悔、惭愧以及对陶渊明推崇的层次,而还要积极并真挚地寻求归隐。这首先在《和陶饮酒二十首》中,以早计归隐(其五、其十)或者与苏辙、晁补之等共同图谋退隐(其十四、其十九)的形态表达出来。到了宋哲宗绍圣、元符年间,尚未实现归隐之梦的苏轼,反倒成了一个谪臣,被

---

① 《后汉书·冯衍传》曰:"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帝怨衍等不时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馀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馀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也复与亲故通。……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后汉书》卷二八,第962—1002页)由此可见,冯衍屡遭罢黜、排斥,这与苏轼的遭遇,确实有所相似。

贬到惠州与儋州，在客观的条件下，已经无法实现归隐之梦。尽管如此，心中的后悔、惭愧之情却比过去还要深刻，从而他对归隐的热望也更加强烈起来。处在这种外在环境与内在心理激烈的矛盾中，苏轼终于想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法子来。如前一章所说，那就是：将自己的南迁看作是一种归隐。既然“实现归隐”之梦，苏轼很快就能扬弃悲哀、摆脱阴影。当然，这种“归隐”究竟不是真正的归隐，作为一个谪臣，他在行迹上不能完全做主，偶尔还会被害怕再次卷入到飘荡人生的不安感给缠住，即如《和陶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云：“但恐鹏鸟来，此生还荡析。”但是，这种心理状态是暂时的，“和陶诗”所表达的，大都是“归隐”之后，因享受安适生活而充满欣喜的诗人形象，如《和陶归园田居》其六云：“矧今长闲人，一劫展过隙。江山互隐见，出没为我役。斜川追渊明，东皋友王绩。”《和陶九日闲居》云：“闲居知令节，乐事满馀龄。”对这样的诗人来讲，岭海地区恶劣的生活环境，已经不成问题，如《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云：“践蛇及茹蛊，心空了无猜。”相反，他越来越喜欢贬谪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如《和陶拟古》其四云：“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飞泉写万仞，舞鹤双低昂。分流未入海，膏泽弥此方。芋魁倘可饱，无肉亦奚伤。”又如《和陶归园田居》其一将贬谪地惠州描写成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理想乡。并且，他在反映谪居生活的“和陶”诸篇中，集中体现“苦中作乐”、“随遇而安”的精神状态。总之，苏轼通过这种精神上的“归隐”，从出处矛盾给他带来的痛苦之中稍微摆脱出来，可以享受又安适又顺情的人生，尽管他事实上还处在仕途之中。

而苏轼“和陶诗”中还有一些作品，表达诗人欲有所为的心情，甚至还透露对仕途迷恋的心情，如《和陶赠羊长史》云：“老马不奈放，长鸣思服舆。”《和陶拟古》其九云：“攀跻及少壮，已失那容悔。”这与陶渊明的归隐思想以及苏轼本人以上追求归隐的面目有所不同。对此，朱靖华说：“诗人内心是十分矛盾的。苏轼作为一个忧国爱民的正直官吏，他处在北宋变法改革时期，对朝政的变革是有幻想的，他与陶渊明处在东晋腐败混乱的末世所产生

的绝望感情有很大不同。陶渊明要仕则仕,要退则退,无所牵挂,而苏轼却时而希望振兴朝政,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势而思付出努力。只是朝中一帮权臣的阻挠,使他无法施展抱负而已。”[①]朱先生此语,从时代环境的不同中寻找陶、苏二位的出处态度不同的原因,是很有见地的。由于这种时代环境的影响,以及苏轼本人的耿介性情,苏轼到晚年的贬谪时期,一直未能放下淑世济民的崇高精神,将这种精神时而体现在“和陶诗”的创作上。

那么,对于苏轼“和陶诗”这两种互相不同的思想倾向的同时呈现,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苏轼“和陶诗”透露其欲有所为的心情,难道真的与陶渊明思想,以及苏轼本人晚年追求归隐的思想面目产生抵牾吗?

事实上,欲有所为与追求归隐之间的复杂矛盾的心态贯穿着苏轼的一生。比如在黄州贬谪时期,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之后,他有点倾向于避世退隐,但他仍保持积极入世的理想。而且在任职时期,他忠于自己的职守,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政治力量,同时,不断地表现弃官归隐的想法。可见,苏轼“和陶诗”中的那种矛盾,无非是他过去矛盾的延长而已。而“和陶诗”中两种心态之间的矛盾并不那么强烈。换句话说,苏轼“和陶诗”中所表达的欲有所为的心情,与追求归隐的心情,没有太大的冲突。具体而言,如第三章所分析,扬州时期所作的《和陶饮酒》其十一,写作为一个地方官,诗人为朝廷的善政而欢喜的内容;惠州时期所作的《和陶读山海经》其二,从博爱的观点称颂葛洪《抱朴子》;儋州时期的作品,要么透露教化当地百姓的志愿(如《和陶示周掾祖谢》),要么劝导当地百姓农耕(如《和陶劝农》),要么表达著书立说之意志(如《和陶杂诗》其九、其十以及《和陶赠羊长史》),这些例子都与追求归隐或者想获得安稳而顺情的人生的心情没有太大的冲突。当然,还有上面所引的迷恋仕途以及严厉批评贪官污吏横暴的例子(如《和陶劝农》和《和陶拟古》其七),但这些都是在

① 朱靖华《论苏轼的〈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苏轼论》第196页。

整个"和陶诗"中属于罕见的。王水照师曾经概括苏轼岭海时期文学的思想面目："和黄州时期一样，抒写贬谪时期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又成了他创作的主要内容。但和黄州时期相比，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的矛盾由勃郁不平转为委婉平和，感情的激波巨浪趋于涟漪微澜。只是平和中仍寓不平，涟漪下犹有激流，思想上的种种矛盾仍交织在一起。"[①]也就是说，苏轼岭海时期的文学作品，其里面仍然蕴含着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心情，但其外面的表现没那么强烈。作为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作，"和陶诗"就体现出这种面目。因此，我们对于苏轼"和陶诗"中的两种不同倾向的并存现象，不应该只关注其矛盾的一面，还应该关注其统一的一面。如王水照师所指出，事实上，苏轼一生"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因而大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②]。到了岭海时期，他还是保持这种态度，既愿意获得顺情适性的人生，又愿意实践自己心中尚未泯灭的淑世精神，如《和陶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所说："不思牺牛龟，兼收（一作'取'）熊掌鱼。"而且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明显地比过去减少了许多，较为调谐地达成统一。当然，顺情适性是主，欲有所为是从。总之，苏轼以往的出处矛盾，到了"和陶诗"，尤其是岭海时期的"和陶诗"，大幅度地消除了。

而苏轼这种"外儒内道"的面目，正使得我们联想起陈寅恪先生对陶渊明思想的一番概括。陈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渊明）既无旧自然说（指阮籍、刘伶辈）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③]陈先生对陶渊明思想特点的这一概括，已经比较中肯地指出儒家的入世思想与陶渊明的自然思想，并不产生抵牾。据陈先生的说法，我们又可以说，苏

---

① 王水照《苏轼》第111页。

② 《苏轼》第110页。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9页。

轼"和陶诗"表达其欲有所为的心情,并不与陶渊明思想产生太大的矛盾。苏轼本人也不光关注陶渊明归隐的一面,而且还关注过他出仕的一面。早在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苏轼写《书李简夫诗集后》云:"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此段所描写的陶渊明,已经超越出处之迹,体现出任真自然的人格面目。即苏轼认为陶渊明不以求官出仕为嫌疑,也不以辞官退隐为高尚,一直追求真率的人生。苏轼还认为,这种真率的人生,"平生不眩于声利,不戚于穷约,安于所遇而乐之终身"[①]。《和陶贫士》其二亦云:"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差独贤",赞赏陶渊明这种任真行意的出处态度,透露着无限的推崇之情。要之,苏轼心目中的陶渊明已经不执著于出处之迹,不是完全否定或鄙弃出仕本身的人物,因而据他的这种观点,写"和陶诗"的时候,时而表达那种淑世济民的思想情调,甚至透露对仕途的迷恋之情,也与陶渊明思想没那么产生矛盾。我们认为,苏轼追和陶诗,能有表达诗人欲有所为的作品,除了他心中尚未泯灭的济世精神以外,还可从他对陶渊明的这种个性阐释中,寻找其背景。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苏轼对陶渊明出处态度的这种阐释,与实际的陶渊明恐怕有一定的距离。一般认为,陶渊明虽然有儒者入世的一面,但是他最终还是以归隐为高,以出仕为嫌[②]。这是从他出仕时期所作的诗篇,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不断地呼吁归隐的情况中,可见一斑的。这样,陶渊明对归隐有所执著,因而出仕时期一直怀有矛盾的心情,恐怕没有像苏轼说的那样超越出处之迹。袁行霈也认为,崇尚自然和顺从名教两种思想常常在陶渊明的心中

---

① 《东坡题跋》卷三,第59页。

②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88页。

交战，这个交战集中表现为归隐与出仕的矛盾，仕而隐，隐而仕，直到辞去彭泽令，陶渊明始终为此苦恼着[1]。我们认为，苏轼对陶渊明出处态度的那么高的评价，未免带有些理想化的倾向，是将自己的理想投影到陶渊明身上的结果。即"欲仕则仕；欲隐则隐"是苏轼自己既想入世又想出世的心态获得理想统一的境界。

苏轼一生未能实现这种理想，总是处在矛盾之中，一直很羡慕在他心目中实现这种理想的贤人陶渊明。不过，他透过"和陶诗"的创作，呈现出在顺情适性与欲有所为两大矛盾之间，终于取得比较和谐统一的面目。这其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不断地向理想迈进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可以了解到苏轼"和陶诗"在出处矛盾的消除上，已经取得了颇高的思想成就。

二、超凡脱俗、超越生死

如上所说，岭海时期的苏轼能把自己的放逐，看成是"归隐"的实现，事实上，这全靠他那旷达超拔的人生境界。到海南不久，苏轼写了这样的文章：

>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岛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试笔自书》，《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五）[2]

从穷极的视点来看，不但海南，而且中国、九州岛甚至天地都是岛，因而自己如今尽管被贬到匪人所居的蛮荒之地，这也与生活在中原没什么区别，何必当初那样"凄然伤之"呢？以这种旷达的

---

[1] 袁行霈《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2] 此文原来收录于《曲洧旧闻》卷五，题为《东坡儋耳试笔》（宋朱弁《曲洧旧闻》，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152页）。

精神为基础，苏轼很快消除岭海地区与中原、贬谪地与家乡之间的界限，终于将惠州与海南当作第二故乡，从被动的贬谪中寻找出主动的归隐意义。不但对出处问题，而且对世俗的一切，晚年的苏轼都保持这种达观超拔的态度，以期克服人生的苦难、消除心中的烦恼、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苏轼在追求精神解脱的同时，要在陶渊明的身上寻找获得那种解脱状态的面貌。于是，苏轼心目中的陶渊明终于成为通达人生之道，不执著或超越世俗，获得真实自我的理想人格。比如，《题渊明诗》其二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无忧物，远我遗世情。……啸傲东窗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1]又如《书渊明饮酒诗后》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其十一）宝不过躯，躯化则宝已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苏轼“和陶诗”也有相关的例子。如《和陶饮酒》其一云：“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如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醉中趣，空杯亦常持”，以陶渊明的达观超拔为展开诗思的前提；《和陶读山海经》其三云：“渊明虽中寿，雅志仍丹丘。远矣无怀民，超然邈无俦。奇文出纩息，岂复生死流。我欲作九原，异世为三游”，赞赏陶渊明的超然脱俗、超脱生死；《和陶连雨独饮》其二云：“渊明岂知道，醉语忽谈大（一作‘天’）。偶见此物真，遂超天地先”，谓陶渊明通晓天道、识得物真而遂超越天地之前。

追求达观、超拔、超脱等境界，应该说与一个人接受佛老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苏轼从早年已经开始接触佛老思想。他在少年时代，跟眉山道士张易简学习三年，学堂就在天庆观北极院，这三年间，苏轼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很多道家或道教文化的影响[2]。后来，他读了《庄子》也得到了不少的启发，苏辙《墓志铭》

---

① 《东坡题跋》卷二、第28页。

② 参见《文集》卷一一《众妙堂记》。

曾云：“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①]至于佛教方面，苏轼的父母皆信奉佛教[②]，尔后，始任凤翔府签判时，从同僚王彭（字大年）学习佛法[③]，正式地开始了对佛法的了解与喜爱[④]。后来，他很频繁而且很深刻地与许多道士和僧侣交往，与他们切磋佛教或道教的教义，日趋认真地追求圆通觉悟、适性全真的境界。

苏轼接受佛老思想，与他本来的儒家思想，构成比较复杂的关系，概而言之，“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两件思想武器，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⑤]。黄州时期，苏轼不但读“佛经以遣日”（《与章子敦参政书》，《文集》卷四九）[⑥]，而且经常练习打坐，甚至还进行过四十九天的闭关修道[⑦]。到了晚年，遭到南贬，他却将它看成是“修炼自我、体悟大道的绝好机会”[⑧]。《过大庾岭》诗云：“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苏轼诗集》卷三八）又如在贬惠途中，过曹溪南华寺，此地是六祖慧能传法的地方，苏轼写《南华寺》一诗云：“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苏轼诗集》

① 《苏辙集》第1126页。此条又见于《宋史》本传。

② 《文集》卷一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云：“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

③ 《文集》卷六三《王大年哀辞》云：“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④ 参见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⑤ 王水照《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苏轼研究》第25页。

⑥ 此外，有观点认为，作为黄州时期的代表作品，《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都以不变之性观有限之生命，由此获得无限的慰藉，明显受到了佛经中《楞严经》的影响（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8页）。

⑦ 《文集》卷五二《与王定国书》其八云：“非久，冬至，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坐其中，谢客四十九日，虽不能如张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也。”

⑧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第526页。

卷三八)与此同时,作为苏轼晚年的精神支柱,陶渊明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成了超凡脱俗、超越生死的理想人格。于是,他更为认真地追求精神上的超拔解脱。因此,岭海时期苏轼"和陶诗"有不少作品表达出诗人追求解脱的思想感情。而作为岭海时期"和陶诗"的前奏,《和陶饮酒二十首》中也有属于此类的作品。当时,苏轼对仕宦生涯已经感到极度的厌倦,而处于"欲归者盖十年,勤请不已,仅乃得郡"(《跋李伯时卜居图》)[1]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苏轼表达追求脱俗或解脱的心情,也是情理之内的事情。关于这种谈人生哲理的苏轼"和陶诗"的具体思想内容,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三章较为仔细地考察过,兹不赘述。下面拟在达观或超拔方面,对陶渊明与苏轼——尤其是作为"和陶诗"作者的苏轼的思想面目进行比较,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苏轼"和陶诗"在这方面的思想成就。

尽管苏轼心目中的陶渊明已经超越世俗甚至超脱生死,但是这与陶渊明的本来面目恐怕还有些距离。当然,陶渊明在诗文中,多次体现了其达观的精神面目。比如《归去来兮辞》末段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神释》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虽然如此,这并不等于陶渊明已经达到完全超越世俗或超脱生死的境界。事实上,在陶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并没有完全超脱世俗,更不用说超脱生死。比如《述酒》一篇,用比喻的手法隐晦地讽刺宋武帝刘裕的篡位事件,这充分体现陶渊明对世俗政治的高度关心。又如《杂诗》其二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描写

---

① 《东坡题跋》卷五,第99页。

诗人在时光的流逝中，有志而不得施展，从而满怀悲凄，不能平静的情景；《咏贫士》其五云：“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尽管是说袁安、阮公二人的情况的，其实也可以算是说诗人自己的情况的，可以看到陶渊明心中仍有安贫与求富之间的斗争。陶渊明尚未超脱生死的例子更是显而易见的，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云：“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还旧居》云：“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悲从弟中德》云：“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游斜川》诗序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这些都表现诗人对死亡的焦虑和伤感。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他（指陶渊明）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又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①。这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陶渊明思想，袁行霈认为其“核心就是崇尚自然”。据袁先生的观点，陶渊明把这崇尚自然的思想运用到人生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陶渊明为了返回自然而选择归隐，呈现出对于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抱朴含真”作为奉行的原则，要以此获得能独立于污浊社会之外的人格。这“抱朴含真”又体现出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如《劝农》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将上古社会的纯朴与真率，当作理想社会的典型；《桃花源记并诗》则描绘了这“抱朴含真”的理想社会的图景。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又表现为对于自然迁化的委顺，即他要以“纵浪大化”的态度，去顺应自然的规律，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云：“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云：“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②。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上面所引的《归去来兮辞》、《神释》、

---

① 《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第538页。

② 参见袁行霈《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陶渊明研究》第57—65页。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都表达陶渊明这种顺应自然规律的委顺思想[①]。由此看来，陶渊明那种达观与超拔的面目，都来自他这种崇尚自然、委顺运化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一生坚持这种以自然为标准的思想，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同时，不想再以生死毁誉为念，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能获得达观和超拔的人生境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崇尚自然思想的实践及以此获得的达观超拔的境界，都有赖于陶渊明本人的坚强意志，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摆脱世俗的一切束缚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因此，陶渊明偶尔被那些焦虑和伤感给缠住，也是很正常的。

与陶渊明相比，苏轼“和陶诗”在这达观、超拔的方面上，呈现出一些不同的面目，有如下三点。

如第二章所说，在元祐五年作的《问渊明》一篇中，苏轼曾经对于陶渊明的委运乘化思想，呈现出稍微不赞同的态度：“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他认为，就是委运乘化也还处于生灭之境，不得不被所谓“化”(指自然的变化或规律，造化)所纠缠。不过，如苏轼本人所说，他不是反驳陶渊明，而是想“相引以造于道”。可以说，他在认同陶渊明的观点的基础上，还要更为彻底地取消生和死的观念。而苏轼“和陶诗”就充分体现出这更为彻底地追求超凡脱俗、超越生死的思想面目。比如《和陶饮酒》其六云：“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持酒未举杯，丧我固忘尔。倒床自甘寝，不择菅与绮。”苏轼认为世间一切都是空，甚至自己的肉身也是空。他通过

---

① 我们认为，袁先生这种观点，与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提出的陶渊明为“新自然说”的观点略同。陈先生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8—229页)

对这个事实的彻底觉悟，来断除执著、消除烦恼，最终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这样，透过彻悟来超越世俗的毁誉、彼此的区别、物质的好坏，并且“寸田无荆棘”而“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和陶饮酒》其一)，这就是苏轼晚年所追求的，或者说在其生活中经常达到(但并不是完全达到)的人生境界。这种旷达无执的精神境界，又体现在苏轼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上。苏轼认为：“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处在这真伪颠倒的人间中，他暂且要以“醉时真”，来达到无心于生死得失(即庄子所谓的“神全”)的境界(《和陶饮酒》其十二)。不过，他又知道醉酒总不是终极的解决方法，如他说：“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和陶饮酒》其十三)“甚欲随陶公，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和陶神释》)因此，苏轼要以更为积极而切实的方式，来获得超脱生死的境界。那便是：透过彻悟，消除一切执著与烦恼，如他说：“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和陶神释》)一个人如果能这样做，他就“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终于超脱生灭之境。当然，陶渊明可能也知道醉酒不是终极的解决方法，而且他还知道酒是“促龄具”(《神释》)，又写了《止酒》诗，透露了戒酒的志愿，但他还是忍不住要酕醄一醉，藉以忘却那缠绕在心头的苦闷与焦虑[①]。事实上，陶渊明只是以崇尚自然的思想为基础，追求并坚持委顺运化的人生境界而已(当然，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而不是像苏轼那样，要透过对世间一切的大彻大悟的方式，来更为彻底地消除烦恼与执著，最终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这是其一。

而苏轼这种希望通过透彻了悟来彻底消除执著与烦恼的思想面貌，应该说与他的学佛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沉溺于佛教。其实，苏轼从不沉溺于某一家的思想或教义，他的人生思想一直呈现出儒佛道三教思想相杂而圆融的特点。而这三教思想原来互相有矛盾，因此苏轼对于各个思想，采取批判地吸收或继

---

① 袁行霈《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陶渊明研究》第64页。

承的态度，最终比较成功地整合三教思想[1]。对于佛教，苏轼"并不执意追求'信'与'不信'的问题，而是既不盲目迷信，也不沉溺其中，他只是取佛理以用于人生思考，以求得对人生真谛的大彻大悟。"[2]即苏轼的学佛不流于盲目的信仰，而主要用它来彻悟人生的真实意义或道理，所以它基本上与儒、道二家没有太大的冲突。因此，他可以在用佛理来"深悟实相"的同时，"参之孔、老"，最终达到"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的境界[3]。苏轼这种学佛以"深悟实相"以及"参之孔、老"的思想面目，我们在其"和陶诗"中，尤其是表达超越世俗、超脱生死主旨的作品中，可以窥见一斑。比如《和陶神释》云："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似乎否定道、佛二教。但是，这只是否定道、佛二教的迷信成分，而不是否定道、佛二教的全部思想。相反，这首诗的具体内蕴，已经很接近于佛老思想，如上面所引的"如今一弄火，好恶都焚去"无疑是与佛教思想有关系[4]；"平生逐儿戏，处处馀作具。所至人聚观，指目生毁誉"应该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无论怎样，诗人在此诗中，正在追求"既无负载劳，又无寇攘惧"的境界，这实际上与佛教的解脱和庄子所谓"神全"的境界无异。而苏轼在此诗的末二句中又说："仲尼晚乃觉，天下何思虑。"这应该说是苏轼有意识地将孔子晚年的觉悟（详第三章），联系到解脱或神全境界的，给我们充分展现出苏轼整合三教思想的一面。又如在《和陶桃花源》中，诗人认为，想到达脱俗的理想境界（"真一处"），必须废除佛家所说六根的功能（即"六用"）。"真一"是道家语，诗中描写的理想世界的面目，也符合无为自然的道家理想，而诗人借佛家的概念，来将它当作到达那个理想世界的前提，这可以说是道佛打成一体的例子。此外，《和陶归去来兮辞》的第三、第四

---

[1] 参见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2] 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第8页。

[3] 苏辙《墓志铭》，《苏辙集》第1127页。

[4] 冯应榴云："榴按：'弄火'字见《传灯录》。"（《合注》第2057页）

段引用佛教和道教的典故，来表达诗人希望获得解脱或超越的心情（详第三章），这也很好地体现了苏轼思想中道、佛二家思想圆融的面目。

与苏轼不同，陶渊明的思想面目，与佛教思想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甚至有人彻底否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云："凡研究陶渊明作品之人莫不首先遇一至难之问题，即何以绝不发见其受佛教影响是也。"[①]而且，如前文已经引用，陈先生经过一番详细的分析之后，作出一个结论说："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对此，朱光潜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朱先生首先反驳陈先生的陶渊明是"宗天师者"的观点，认为陶渊明"不是一个拘守系统底思想家或宗教信徒"。并且，朱先生又怀疑陈先生完全排除陶渊明受佛教影响的可能性的观点，认为陶诗充满着禅机[②]。我们认为，陶渊明与佛僧慧远等佛教徒有过交往[③]，所以他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受到其思想的影响，如《归园田居》其四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空无"二字是佛家语，而且此诗表达了人生无常之感慨，应该说与佛教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在陶集中，这样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例子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而且陶渊明本人好像对这"西土远来之学说"（陈寅恪先生语）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甚至给我们以他有意与这个外来思想保持距离的印象。比如《莲社高贤传》云："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往焉。忽攒眉而去。"不仅如此，《形、影、神》三首的写作应该有针对慧远《形尽神不灭论》的意义[④]。总之，陶渊明的思想，主要受到儒、道二家的影响，这与苏轼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217 页。

② 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81　182 页。

③ 东晋末年，陶渊明的故乡浔阳是佛教比较流行的地方。陶的周边人物中，除了庐山慧远之外，还有同他并称为"浔阳三隐"的朋友刘遗民、周续之也都是佛教徒（参见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 年，第 213—214 页）。

④ 逯钦立《陶渊明集》第 214—215 页。

"和陶诗"圆融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其二。

第三,我们认为,苏轼"和陶诗"比陶诗更为彻底地扬弃悲哀。这应该与苏轼"和陶诗"比陶诗更为彻底地追求超越世俗、超脱生死的思想有关系。当然,陶诗也借助特有的达观与超拔的力量,呈现出平淡冲和的精神面貌,比同时代的任何诗人,更为显著地体现超越悲情的理趣特点。对此,苏轼"和陶诗"亦云:"当欢有馀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固有年。"(《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完全扬弃悲哀的。我们在陶集中,不难找着诗人透露悲情的例子。除了上面已经引用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悲从弟中德》)之外,还有"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饮酒》其十六);"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有会而作》);"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拟古》其七);"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其三);"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杂诗》其八)等。李泽厚曾经说:"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慨叹,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从东汉到晋宋之后,仍然广泛流行。"[①]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李先生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与陶诗不同,苏轼"和陶诗"几乎看不到悲哀的阴影,即使偶尔透露悲哀的心情,也没那么强烈,如《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云:"瘴雨吹蛮风,凋零岂容迟。老人不解饮,短句空清悲。"这还不到陶渊明原诗"猖狂独长悲"的地步。对于苏轼"和陶诗"扬弃悲哀的面目,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在《关于苏轼的"和陶诗"》一文中,引用《和陶游斜川》一诗之后,便指出如下:

> 陶渊明的原诗《游斜川》,其序有哀悼时光难再的感情:"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诗念唱的则是为了忘却悲

---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 哀而及时行乐：“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可是，苏轼已经觉悟到悲哀时光的推移是徒劳的，他希望“无心”地游乐。苏轼这首诗的主题，毋宁说是继承了陶渊明《时运》诗之意：“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同诗序文）但是，陶渊明的“慨独在余”之“慨”，即缠绕着好似其影之“欣”的“慨”（此段据日文原文，应该翻译为“像影子似地缠绕着‘欣’的‘慨’”[①]），苏轼却（将它）短时间地撇在一边了。[②]

另外，笔者又对陶诗与苏轼“和陶诗”使用“悲”字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一百二十六首诗和《归去来兮辞》一篇中，陶渊明一共使用了二十四次“悲”字（诗题一次，诗原文二十次，诗序两次，辞一次）。在苏轼所追和的作品（包括《归去来兮辞》一篇）中，一共使用了十八次（诗原文十五次，诗序两次，辞一次）。而在一百零九首（包括辞一首）“和陶诗”中，苏轼仅使用了八次“悲”字。其中，因陶渊明原作的韵脚为“悲”字而不得不使用的有七次。其馀一次是《和陶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的“谢家堂前燕，对语悲宿昔”。从这种结果来看，苏轼在“和陶诗”的创作中，似乎有意地回避“悲”字的使用，抑或他可能实在没有被悲情缠住。无论怎样，苏轼“和陶诗”扬弃悲情的面目，从其使用“悲”字的情况中也可以窥见。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宋诗概说》中说：“自汉代以来，特别是在六朝诗里，开始认为人生是绝望的、充满着悲哀的存在，于是悲观思想也就变成了诗的基调。”陶诗虽然不以悲观思想为基调，但是它也不能完全摆脱绝望或悲哀，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时代风气的例外。吉川先生又认为，到了宋朝，诗人们才能脱离了这种久来的习惯，积极地扬弃悲哀。他又说：“这在中国

---

① 日文原文云：“‘欣’に影のようにまつわる‘慨’を、（后略）。”〔日〕横山伊势雄《苏轼の“和陶诗”について》，《汉文教室》第93号，大修馆书店，1969年，第10页。

② 〔日〕横山伊势雄《关于苏轼的“和陶诗”》，张寅彭译，《阴山学刊》1998年第2期，第13页。

文学史上,甚至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对于其背景,吉川先生又指出说:"宋诗好谈哲学道理,而且观察人生及其周围的世界情况时,喜从大处着眼。这是一种视界最为开阔的达观态度。"苏轼比任何宋朝人更好地保持这种"视界最为开阔的达观态度",无怪乎吉川先生将他看作是"这个转变过程的中坚诗人"[①]。总之,苏轼"和陶诗"在扬弃悲哀的方面,呈现出与陶诗类似而比它更为彻底的面目。

需要指出的是,苏轼本人对于陶渊明不是完全超越世俗并超脱生死的事实,似乎是已经较为清醒地认识到的。关于这个问题,除了《问渊明》之外,还有一些例子。苏轼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有过一些微词,如《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君且归休我欲眠,人言此语出天然。醉中对客眠何害,须信陶潜未若贤。"(《苏轼诗集》卷一二,赴密州的路上,湖州作)《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云:"我笑陶渊明,种秫二顷半。妇言既不用,还有责子叹。无弦则无琴,何必劳抚玩。"(《苏轼诗集》卷一三,密州作)[②]在黄州贬谪时期中,他仍然对陶渊明提出疑问云:"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书渊明饮酒诗后》,作于元丰五年三月三日)[③]而且在"和陶诗"中,也有相关的例子,如《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云:"何事陶彭泽,乏酒每形言。"当然,苏轼越到后期越欣赏陶渊明的为人,到了晚年,基本上认同了陶渊明超俗和解脱的一面。李剑锋也说过:"(苏轼)在后期的反复吟咏中突出、强化了陶渊明超世脱俗的一面,而且赋予了创造性的见解。"[④]因此,苏轼对陶渊明超凡脱俗、超越生死的认同,可以说带有极其浓厚的

---

① 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32—34页。

② 《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七《刘陶说》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批评:"陶渊明作《无弦琴》诗云:'但得琴中趣,何须弦上声。'苏子曰:'渊明非达者也。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乎?'"(《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宋朗晔注,《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59册)据吴兴张氏南海潘氏藏宋刊本景印,第16—17页)

③ 《东坡题跋》卷二,第28页。

④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88页。

理想化倾向。

那么，苏轼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认为，他可能将自己希望摆脱世俗的束缚和对死亡的恐惧而获得精神上完全超脱的心情，寄托到陶渊明身上，要把他看做自己的精神伴侣或者人生圭臬。早在知颍州之时，苏轼作《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一首云：“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苏轼诗集》卷三四）到了晚年贬谪时期，《和陶读山海经》其一云：“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学道虽恨晚，赋诗岂不如。”其三云：“我欲作九原，异世为三游。”《和陶咏贫士》其一云：“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足见，苏轼在追求精神解脱的同时，一直要从历史人物中寻找精神伴侣。而在苏轼的心目中，可能没有比陶渊明更为符合其标准的人，因此，陶渊明逐渐成为苏轼追求精神解脱上的最佳师友，并且成为他人生思考上理想的化身。

总而言之，苏轼在追求超越世俗和超脱生死的人生境界的同时，将陶渊明当作已获得那种境界的理想人格，要透过“和陶诗”创作，来靠近其境界。结果，苏轼“和陶诗”能呈现出比（实际的）陶渊明更为彻底地追求解脱，以及更为彻底地扬弃悲情的思想面目。可见，苏轼“和陶诗”在超越世俗和超脱生死的环节上也获得了很高的思想成就。

三、和而不同

苏轼尽管认同了陶渊明的为人，但他并没有追求在所有思想观点上与陶渊明附和雷同。事实上，陶、苏二人在性格上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如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东坡与陶，气质不类。故集中效陶和陶诸作，真率处似之，冲淡处不及也。间用驰骤，益不相肖。”[1]并且，此二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或者说历史阶段）不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思想意识。基于此，陶、

---

① 《清诗话》第977页。

苏二人最终必然地呈现出互相不同的思想面貌。

在一百零九首苏轼"和陶诗"之中，最为明显地呈现出陶、苏二人思想面貌之不同的作品，殆为《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二诗。因为此二诗的思想面目不但与陶渊明原诗不同，而且还给我们以似乎在反驳陶渊明原诗的感觉。具体而言，如第三章所说，陶渊明对于三良为秦穆公殉死，以及荆轲行刺秦王的行为，基本上保持认同的态度，甚至慷慨地颂扬了这些历史人物。与此不同，苏轼和诗认为，三良的行为无非是愚忠；荆轲只不过是个"狂生"而已，燕太子丹鲁莽地把国家的命运全部寄托于这个狂生，并非万人之英。

那么，苏轼透过对原诗的这种翻案来呈现出与陶渊明不同的思想面目，在"和陶"这种特殊的创作环境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认为可以从这种翻案作品产生的背景中寻找出其解答。

首先，从文学史、文化史的角度，探讨这种翻案现象。事实上，疑古与翻案是宋代思想的主要特征。宋人没有盲目地跟从前人的学说和观点，在疑古的基础上进一步自出议论、独抒己见[①]。南宋朱熹曾说：

> 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朱子语类》卷八〇)[②]

这种宋学思潮中的疑古创新精神，又影响到文学创作的领域，让翻案成为宋代文学创作中的显著现象。宋代文人不但在自己的学术性散文中尤其是史论中，提出自己疑古创新之说法，而且在诗歌创作中也呈现出类似的面目[③]。我们从王安石《明妃曲》与欧

---

①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233页。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089页。

③ 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亦云："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费衮《梁溪漫志》第75页)

阳修对其诗的和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中,可以找到其典型的例子。宋以前的诗人,对于王昭君和亲一事,大部分归咎于画师毛延寿,而王安石则认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欧阳修则进一步批评汉元帝的昏庸:"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岂能制夷狄。"苏轼也受到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写了不少翻案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的史论文章,以这种特征著称。他的诗词也时而呈现出这种特征,如《昭君村》诗云:"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苏轼诗集》卷一),归于达观,以摆脱前人议论是是非非的窠臼;《水调歌头·快哉亭作》(落日绣帘卷)云:"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1],嘲讽宋玉所谓"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说法[2]的鄙陋[3]。由此看来,《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二诗中的翻案,应该也是在宋代疑古和翻案的时代思潮的感召之下产生出来的[4]。

那么,苏轼为什么偏要对于三良和荆轲,提出那些与前人尤其是陶渊明不同的观点呢?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具体思想背景呢?首先探讨《和陶咏荆轲》的情况吧。

司马迁《史记》云:"太史公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5]后来,人们基本上承袭司马迁的观点,一直颂扬荆轲的"立意较然,不欺其志",把他当作除暴报仇、勇于自我牺牲的充满悲壮美的英雄。陶渊明《咏荆轲》也不例外。而苏轼不再像前人那样从

---

①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第483页。

② 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文选》卷一三,第581—584页)

③ 以上参见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276—279页。

④ 这种翻案的面目,我们在《和陶桃花源并引》中也可以窥见。

⑤ 《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第2538页。

个人情感的角度去接近那段历史事件，而是从议论事之胜败的角度，对那桩事件进行分析和批评。对于苏轼如此翻出不同的见解，李剑锋加以评价说："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苏轼的见解是深刻的、敏锐的，这是一位政治家的眼光，而非仅为诗人的感情用事。"[1]这是从苏轼作为政治家的身份中寻找其背景的，应该说很有见地。不过，我们从苏轼史学思想的特征中也可以寻找出其背景，而且这与苏轼对荆轲刺秦王事件的评价态度更有密切的关系。王水照师、朱刚《苏轼评传》从道德、风俗、理势、智术四个方面，绎述苏轼史评中所反映的批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又探讨了苏氏史学与程朱理学的历史观之间的异同：

> 如果说，苏氏史学与程朱理学一样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色彩，那么，程朱于伦理判断上更强调动机，而苏轼则更强调效果、事功，其间有动机伦理与效果伦理之别。尤其是，出于对事功的强调，苏轼的史学思想时而能超出伦理的范畴，而向客观的"理势"即规律的领域挺进，且其所论及的内容已相当丰富，对今天的人们也不无启示。[2]

苏轼《和陶咏荆轲》正是呈现出强调效果、事功的面目。具言之，该诗批评太子丹"弃成谋，托国此狂生"，这是完全从效果、事功的观点上所发出的。此外，该诗甚至认可"肘足本无声"式的谋略，并且揭示出暴政必亡的历史规律，这与苏轼史论中的重智术、重理势的特点完全相符。从苏轼的许多史论来看，他心目中的英雄应该是道德、智术兼具的，而根本在于道德，以道德运作智术谋略的人物，如诸葛亮、荀彧、孔融、陆贽、张方平和王安石等[3]。因此，鲁莽而不智的太子丹，即使有很大的壮志，也不可能符合苏轼的英雄标准，而且参与太子的计划、多馀地牺牲自己生命的荆轲也

---

①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第289页。

②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316页。

③ 《苏轼评传》第272页。

不外是一个狂生而已。总之，苏轼《和陶咏荆轲》对荆轲刺秦王事件的翻案，很好地体现他史学思想中强调效果、事功以及重视智术、理势的特点。

《和陶咏三良》的情况，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目。此诗首四句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认为三良为秦穆公一言而轻易赴死，其死实在没有价值。我们首先可以说，这与苏轼史学思想强调效果、事功的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苏轼看来，这样轻易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别说没有为国家和社稷建立功勋，除了呈现愚忠的极致之外，一点意义都没有。其次，苏轼对于愚忠行为的这种批判精神，也可以说是从他一生坎坷的政治生涯中所获得的。苏轼在任凤翔府签判的时候（嘉祐六年（1062）二十六岁）曾经写了一首《秦穆公墓》诗：

> 橐泉在城东，墓在城西无百步。乃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识公墓。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今人不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伤。（《苏轼诗集》卷三《凤翔八观并叙》中的第八首）

在此诗中，苏轼表达了与《和陶咏三良》很不相同的诗意。具体而言，诗人据秦穆公生前没有问孟明战败之罪而处罚他，反而归咎于自己的事实，认为三子（三良）殉穆公，不是被穆公（或其子）强迫的，而是自愿的，同时，赞颂三良为知己殉死之举。这种肯定三良殉主的观点与陶渊明《咏三良》几乎一致。但是，后来在仕途上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磨难之后，苏轼对于君臣关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在《和陶咏三良》中，他较为大胆地提出“事君不以私”的看法，同时，唤起臣下也有独立人格的事实：“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苏轼又说：“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即主张作为独立人格的臣下，仅“为社稷”，能与君主生死与共；君命固有治乱，臣子也可以选择其从违。总之，苏轼一生坎坷的政治遭遇，让他

更为清醒地体会到人格的独立价值，最后否定三良殉主的愚忠[①]。

而苏轼对于君臣关系的新认识，以及他批判愚忠的面目，在宋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王水照师曾经在《"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一文中，举了包括《和陶咏三良》一例在内的六个有关例子：范仲淹、李觏、苏轼、罗大经、刘黻、邓牧。其中罗大经曾说："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鹤林玉露》甲编卷三"五教三纲"条）[②]罗大经此语确实与苏轼《和陶咏三良》如出一辙。对于宋代士大夫的这种倾向的产生背景，王先生认为赵宋王朝为了皇权的强化，让多种制衡机制互相维系，而这种机制又在士大夫中间催生出限制君权思想的萌芽[③]。关于宋代专制皇权的强化，我们可以参考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的说法。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④]"据内藤先生这一著名的"唐宋变革说"来看，宋王朝的皇权强化是在中国史的巨大潮流中所出现而日后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而不是短暂或断续的个别历史现象。可以说，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知识分子，面对这样日益严重的君主独揽全权的情况，提出限制君权或者维护独立人格的想法，把它当做其对应逻辑了。那么，他们怎样限制

---

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余观东坡《秦穆公墓》诗全与《和三良》诗意相反，盖少年议论如此，晚年所见益高，超人意表，此扬雄所以悔少作也。"（第432页）

②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49页。

③ 《王水照自选集》第11—12页。

④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3年，第10—11页。内藤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们又在他的《中国近世史》一文中，可以看到（此文的中译本收录于内滕湖南著、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中）。事实上，《中国近世史》（1925年）的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部分，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1922年）几乎一致，稍有补充而已。而需要说明的是，在内藤先生的这一著名的"唐宋变革说"中，独裁政治不是在宋代完全形成的，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到了明清时期，独裁政治的形式才变得完备。

无边的君权呢？关于宋代士大夫限制君权的具体思想面目，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有一段相关的论述。葛先生认为，古代中国自汉晋以来，知识分子常常通过天地间的祥瑞灾异的解释，来警示皇帝并迂回地表达他们的想法。不过，到了相信"天变不足畏"的时代，这种方法已经失去了效用。于是，唐宋知识分子，尤其是宋代士大夫力图"建构一种超越万物万象万事之上，又是包括皇帝在内的一切的终极依据，可以笼罩并通释社会、自然与人类的'真理'"。他们不但将"道统"放在"治统"之上，而且在占有"真理"的前提下，确立自己作为皇帝的老师的地位，甚至更加敢于提出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的看法，这些都有制约皇权的意义[①]。苏轼《和陶咏三良》在君臣关系上呼唤"大节"，并且将"为社稷"当作事君的依据；罗大经在上面所引用的文字中，就强调"理"和"道"，这些都提出超越皇权的真理或价值，以此来试图制约皇权以及维护个人的独立人格，可以说都受到上述时代思想潮流的影响。除此之外，赵宋王朝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②]的所谓"祖宗家法"[③]，也为宋代士人较为大胆地提出制约皇权的主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此，苏轼敢于呼吁独立于皇权的人格价值，也可以从宋代社会这种重士的传统，以及言路相对自由的社会气氛中，寻找出其背景。要之，苏轼《和陶咏三良》对陶诗的翻案，不但与苏氏本人的史学思想和政治经历有关系，而且与宋代士人要限制皇权的思想潮流，以及尊重士人与言路自由的时代环境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194页。

② 此语早见于旧题陆游《避暑漫抄》、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等的南宋文献以及《宋史》卷三七九《曹勋传》等（参见宋周烽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一"祖宗家法"条，中华书局，1994年，第18页）。此外，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宋朝家法"条中亦有此语（《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20页）。

③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第一章"回向'三代'"以及第二章"宋代'士'的政治地位"。

综上所论，苏轼《和陶咏荆轲》与《和陶咏三良》以宋代疑古与翻案的时代潮流为大背景，与此同时，由于苏轼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其史学思想的特征、坎坷的政治遭遇等个人因素，以及限制皇权的思想潮流、言路比较自由的时代环境等社会因素，复合性地呈现出与陶渊明原诗颇为不同的思想面目。也就是说，苏轼由于这种特殊的个人、社会因素，即便处于追和陶诗的特殊场合里，也总不能与陶渊明苟同，而是明确地表达自己对于某些特定问题的相当不同的看法。

不过，《和陶咏荆轲》与《和陶咏三良》等作品，尽管呈现出与陶诗相当不同的思想面目，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否定或反驳陶渊明的思想观点。他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已。《和陶咏三良》最后四句云："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他还是称颂陶渊明，认为像陶渊明那样实现归隐，才是摆脱三良那种悲剧命运的贤明选择。《和陶咏荆轲》则除了对荆轲与太子丹等的批判之外，没有与陶诗抵牾的地方，并且在嫌恶秦王暴政的侧面上，也与陶诗形成共鸣。可见，苏轼"和陶诗"在个别的思想观点上，间或呈现出与陶诗颇为不同的面目，但这并不动摇陶渊明作为苏轼晚年理想人格典范的地位。《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我们认为，苏轼"和陶诗"正是很好地体现"和而不同"的思想面目。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盲目地附和而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同而不和"），反而追求与原诗的思想观点形成相辅相成或者说"相引以造于道"（《问渊明》公自注）的关系[2]，始终保持各有所见、不苟同于人的态度。可以想见，苏轼想跟陶渊明这位"异代知友促膝谈心"[3]，与他真挚而深刻地讨论历史与人生，而不以苟同于他为乐。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

---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1页。

② 可以说，陶渊明原诗其重点在于表达诗人对历史人物以及事件的感慨，苏轼和诗其重点在于历史批评本身。

③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苏轼研究》第106页。

寻找出《和陶咏荆轲》与《和陶咏三良》呈现出与陶渊明原诗很不相同的思想面貌之意义。而在这"讨论"的过程中,苏轼显示出深刻而敏锐的史识,尤其是提出强调效果、事功,以及呼唤独立于无边皇权的人格价值的观点,无疑是苏轼"和陶诗"所取得的思想成就之一。

第三节 小结

以上,我们考察了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原诗之间的异同,同时也探讨了苏轼"和陶诗"在艺术、思想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下面对苏轼"和陶诗"创作加以总体性的评价,以此作为本章的小结。

苏轼"和陶诗"问世之后,历代文人对它的看法褒贬不一。黄庭坚在《跋子瞻和陶诗》诗中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①]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云:"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有馀,遂与渊明比。"[②]洪迈《容斋随笔》云:"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③]许顗《彦周诗话》云:"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④]元人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三《和陶诗序》云:"余尝观自古和陶者凡数十家,惟东坡才盛气豪,若无所牵合。其它则规规模仿,政使似之,要皆不欢而强歌,无疾而呻吟之比,君子不贵也。"[⑤]这些都是给苏轼"和陶诗"以肯定性评价的例子。不

---

① 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63册),第11页。

② 《苏辙集》第1111页。此语本来是对于整个苏诗的评价,但考虑到苏辙此文的著述动机,以及上下文脉,也可以看做是对苏轼"和陶诗"成就的评价。

③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绝唱不可和"条,第184—185页。

④ 何文焕《历代诗话》第383页。许顗此语其实是对于"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南诗"的评语。不过,考虑到"和陶诗"在苏轼海南诗中的比重,也可以看做是对苏轼"和陶诗"成就的评语。

⑤ (元)张养浩《归田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500页。

过，也有许多批评的意见。除了前面所引用的朱熹与施补华的例子之外，还有陈善《扪虱新话》卷七云：“东坡亦尝和陶诗百馀篇，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坡诗语亦微伤巧，不若陶诗体合自然也。”[①]清人方东树云：“坡公和陶，真是倚其才大，学之易似耳，而皆非其佳什，世亦无诵习之者。”[②]这些都关注苏轼“和陶诗”是次韵之作的事实，批评它丧失了自然之美。另外，刘克庄《宋吉甫和陶诗》云：“和陶自二苏公始，然士之生世，鲜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渊明一生，惟在彭泽八十馀日，涉世故，馀皆高枕北窗之日，无荣乌乎辱？无得乌乎丧？此其所以为绝倡而寡和也。二苏公则不然，方其得意也，为执政，为侍从；及其失意也，至下狱、过岭。晚更忧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虽惓惓于渊明，未知渊明果印可否？”[③]这是一个着眼于陶渊明与二苏之间出处态度的不同，对二苏的“和陶诗”创作颇有微词的例子。

面对这些褒贬不一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苏轼“和陶诗”呢？

黄庭坚等人的肯定性的评价，大都认为苏轼通过“和陶诗”创作，已经获得可以比肩于陶渊明的成就。而这些评价都带有些印象批评的倾向，并且有给苏轼“和陶诗”以过高的评分之嫌。其中，苏辙的评价最为夸张，这是他在认同苏轼的成就已经达到陶渊明的境界的同时，接受苏轼所谓“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的说法所使然。唯有张养浩从独创性的角度上，肯定苏轼“和陶诗”的成就，比较客观。至于陈善、朱熹、施补华的批评，我们基本上同意他们的观点。如本章前面所述，苏轼“和陶诗”运用了制约很多的次韵手法，自行放弃更为自由地表达诗思的机会，总有“作茧自缚”的缺点。不过，像方东树那样，全盘否定苏轼

---

① （宋）陈善《扪虱新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影印，第123页。

②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汪绍楹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③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一，《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14册）据旧钞本景印，第4—5页。

“和陶诗”的说法，未免太武断了。

关于陶、苏二人的出处态度之不同的问题，其实，在刘克庄之前，苏轼、苏辙兄弟已经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比如，费衮《梁溪漫志》中有如下引人瞩目的记载：

> 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颍滨使为之引。颍滨属稿寄坡，自“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其下云：“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才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东坡命笔改云：“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粟（《栾城后集》作‘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馀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此文，今人皆以为颍滨所作，而不知东坡有所笔削也。宣和间，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于颍滨第三子（逊），因录以示人，始有知者。①

由此看来，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的那一段，极可能是曾经由苏轼本人修改的。在当初写的序文中，苏辙对于陶、苏二人加以比较，其着眼点正跟刘克庄一样，在于出处之迹的不同。与刘克庄不同的是，苏辙有褒兄长而贬渊明之意，如所谓陶“才拙”。对于这种贬陶的看法，苏轼却不以为然，亲自删改了那一段。从被改动的文字来看，苏轼亦同意自己与陶渊明之间确实有出处之迹不同的区别。但是，他认为自己与陶渊明终究是“同道”，那不同的进退出处只不过是“区区之迹”而已，不足以拿它来论士。可见，苏轼希望后来的读者不要拘泥于那种“区区之

① 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改和陶集引”条，第36—37页。

迹"，而要考察他在更高层次上与陶渊明会晤的精神面目。事实上，苏轼一生出仕"以犯世患"，终究不能改悔，以致陷入大难之中，但是，他不管在中央、地方、贬谪地（黄州），不断地追求陶渊明那种守道任真、顺情适性的人生，到了晚年，虽然成了一名逐客，他却更为诚心诚意地追求陶渊明归隐的精神与价值。总之，陶、苏二人出处态度之不同，绝不能成为贬低苏轼"和陶诗"创作的理由。

我们认为，为了比较合理而允当地给"和陶诗"加以评价，应该注意到这么两点：一、它无疑是对陶渊明诗的次韵和作；二、因为与陶诗不形成实际的唱和关系，所以它也有其独立价值。因此，评价苏轼"和陶诗"，其标准可以说在陶诗那里，也可以说在苏诗这里。许多前人的评价，无论褒贬，大都以衡量陶诗的标准去衡量"和陶诗"；但也有像王文诰那样，过于强调"和陶诗"独立性的例子。应该说，这些都与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实际有一定的距离。谈到这里，下面要提出笔者粗浅的观点。

学习陶渊明是苏轼追和陶诗的主要动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本章前面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和陶诗"仍然保持许多苏诗的艺术本色，并且偶尔呈现出与陶渊明很不相同的思想面目，让我们感觉到苏轼的学陶态度似乎没那么彻底。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苏轼"和陶诗"总体上指向陶诗那种平淡隽永的艺术风格，同时，与陶诗的思想观点也基本上形成同调，即便有些似乎唱反调的作品，也还算是"和而不同"的体现。王水照师认为，苏轼的学陶就是"学与不学之间的不学之学"[1]，这是很精辟的看法。总之，苏轼"和陶诗"在具体细节上呈现出与陶诗或像或不像的面目，但在总体上已经获得在更高层次上与陶渊明吻合的境界。

就苏轼"和陶诗"本身而言，它代表苏轼晚年的平淡诗风，尤其是平淡中蕴含着豪放或绚烂的艺术风格，很好地体现了苏轼的

---

① 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苏轼研究》第105页。

艺术独创性。另外，在"和陶诗"创作过程中，苏轼靠着自己天才性的诗才，没有被陶诗原韵所束缚，较为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甚至借此创作出颇为独特而崭新的诗句。这种成熟的创作技巧，也应该值得我们赞赏。在思想方面，它总体上很好地呈现出苏轼特有的旷达无执的思想内蕴。苏轼"和陶诗"以这种旷达无执的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体现了追求出处矛盾的消解，以及要获得超越世俗、超脱生死的境界的面目。此外，苏轼"和陶诗"呈现出非常理智的思想色彩。诗中所反映的敏锐的历史意识，以及深刻的哲理性思辨，都是这种理智的产物。总的来讲，作为苏轼晚年平淡诗风的代表作，"和陶诗"很好地体现了成熟的艺术技巧，以及旷达而理智的思想意蕴，应该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品群。

苏轼"和陶诗"尽管获得了颇为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平心而论，它就在艺术格调上，与陶诗比起来确实稍逊一筹。有些古人对于议论陶、苏的高下优劣曾经表示反对。比如金人王若虚云："东坡和陶诗，或谓其终不近，或以为实过之，是皆非所当论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见吾意云尔。曷尝心竞而较其胜劣耶？故但观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则可矣。"（《滹南诗话》卷二）[①]王文诰亦云："子由作叙，以陶为拙，公删去之，盖其意既以陶自托，又岂肯与之较事功论优劣哉？"[②]虽然如此，后世读者却没有理由不能议论陶、苏的高下优劣。在笔者看来，苏轼"和陶诗"追求平淡，间或流于板滞枯燥；喜欢运用典故，偶尔导致诗意艰涩、格调滞闷。更重要的是，正因为选择限制颇多的次韵手法，所以苏轼"和陶诗"丧失了一些诗歌的自然美，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情[③]。

---

①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第 515 页。

② 《苏轼诗集》卷三九，第 2107 页。

③ 不过，苏轼"和陶诗"体现比陶诗更为旷达而超拔的精神面目。如宋丘龙就说："东坡诗（'和陶诗'）痛快淋漓之概，则渊明似有不及"（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第 234 页），所言极是。

第五章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与影响

第一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意义

一、对苏轼个人的意义

苏轼追和陶诗，其目的无疑是学习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歌艺术。而如前所说，对晚年的苏轼来讲，陶渊明其人其诗，已经成为最高人格和诗品的典范。由此可见，苏轼学习陶渊明的终极目标，就是达到人格和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我们首先从这个方面，可以找到苏轼"和陶诗"创作对他个人的意义。

考虑到苏轼晚年的处境，这种追求人生哲理和人品以及诗歌艺术上的最高境界的面目，又可说有很深刻的意蕴，那就是苏轼对人生的热爱。在章惇、安焘等人的政治迫害中，他一再被降等、贬谪，最后贬到远离中原的海南岛，几乎丧失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这对于一生为国家和百姓奋斗的苏轼，的确是很严重的打击。一般来讲，受到这样的打击，人比较容易陷入绝望之中，被郁闷、悲愤的感情所缠住。但苏轼不是这样的，他以特有的旷达超拔的精神作武器，很快超越心中的苦痛，即使身处绝境中，也要度过很有意义并充满希望的晚年时光。要之，他失去了作为政治家的地位和建立功勋的机会，但他还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在人生的其他领域中，呈现出永不衰竭的热情。

王水照师曾说："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实，

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①]苏轼也不例外。秦观曾给某位只是敬重苏轼的文学艺术的人回信,就主张苏轼也有思想家、政治家的一面:

>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②]

另外,我们从苏辙《墓志铭》中,也可以看到苏辙已经认同了其兄长既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又是自己"瞠然不能及"的文士,同时也是兼通儒、佛、道三家而"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的儒者、思想家[③]。

岭海时期的苏轼已经对作为政治家的人生几乎没什么指望了,但他还有作为文士(或诗人)以及学者(或思想家)的人生。从他这一时期的表现来看,他确实将自己晚年的人生,寄托于文学创作和学术两方面。比如,他在海南岛的恶劣条件下,修改订正了黄州时期写成的《易传》九卷和《论语说》五卷,还撰写了《书传》十三卷。苏辙在《墓志铭》中评这三部书云:"(《易传》)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④]。苏轼自己也对这三部书的成就非常自信,如《答苏伯固》云:"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文集》卷五七)《书合浦舟行》云:"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东坡题跋》卷六)此外,苏轼还写了《志林》十三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评论。海南时期,苏轼

---

①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27页。

② 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三〇《答傅彬老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81页。

③ 关于苏轼身份的这种复合性特征,又可以参考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K. Bol)"*This Culture of Ours*(斯文)":*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第255—259页。

④ 《苏辙集》第1127页。

由于年迈,"目昏心疲,不能自苦"(《与程秀才书》其三,《文集》卷五五),不能与苏过一起抄写史书,但在课子抄史的同时,他本人准备写一部专门的史评著作,那就是《志林》[1]。此书在本来计划中,一共是一百篇,可惜苏轼因病而未能完成[2]。尽管如此,我们从现存作品与其创作计划本身中,可以窥见苏轼当时何等勤奋于治史学。

至于文学创作方面,苏轼也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前人已经对此称赞不已。比如黄庭坚云:"寄示东坡岭外文字,今日方暇遍读,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与欧阳元老书》)[3]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亦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4]在这岭海时期文学创作活动中,苏轼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最为突出的成就。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云:"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独犹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5]其实,"图史"和"文章"还没有"罢去",但是,此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苏轼晚年最致力于作诗。陆游也很赞赏苏轼晚年的诗歌创作云:"东坡此诗云:'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谪惠州,复出一联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则又加少作一等。

---

① 参见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260页。

② 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引苏过云:"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刘德权、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112页)据韩国学者安芮璿的研究,在现存《东坡志林》版本中,除了一卷本《东坡先生志林集》以外,其他版本(五卷本、十二卷本)都还收录了一些随笔式的小品,但这十三篇史论仍然是《志林》的主干(参见安芮璿《宋代笔记研究——以随笔杂记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2-102页)。

③ 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一九,《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64册),第16页。

④ 惠洪、朱弁、吴沆《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第106页。

⑤ 《苏辙集》第1110页。

近世诗人老而益严，盖未有如东坡者也。”[1]

综上所论，苏轼将自己的晚年寄托于学术与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上。这其中，其“和陶诗”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苏轼岭海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苏轼“和陶诗”不但以非常独特的形式（作为苏轼晚年最主要作诗技法的次韵）引人瞩目，而且在数量上，已经略达整个岭海诗的三分之一，能代表苏轼晚年的平淡诗风。不仅如此，苏辙上面的评语就是他为兄长“和陶诗”作序的一部分，陆游所引用的“春江”二句，也就是苏轼《和陶归园田居》其二的一部分，足见前人也已经认同苏轼“和陶诗”已经达到苏轼岭海诗的最高境界。其次，苏轼的“和陶诗”创作是苏轼探索人生哲理和人格上至高境界的通道。他追和陶诗，一直追求自己心目中陶渊明那样超拔脱俗的人生观，以及率真自然的人格。总之，作为苏轼岭海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以及他探索人生哲理和人格上至高境界的通道，苏轼“和陶诗”创作，使得他能克服政治上的挫折与生活上的窘迫，享有充满活力并更有意义的人生。这与“和陶诗”思想内容上旷达超拔的面目形成表里，给苏轼本人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满足。同时，透过“和陶诗”创作，苏轼不但希望给自己证明，而且还希望告诉别人，作为诗人的东坡尚且健在，进而证明自己就是“最高诗人”陶渊明的真正理解者、继承者、诗友，正所谓“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总而言之，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在他寻求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人生晚年上，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2]。

二、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

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不仅对苏轼本人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在本书第二章

---

[1] 《渭南文集》卷二七《跋东坡诗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00册），第4页。

[2] 此外，次韵诗创作本身带着浓厚的游戏性。因此，次韵陶诗的行为，给苏轼提供消遣、取乐的机会。对晚年的苏轼来讲，这也有很大的意义。

中，作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我们已经考察过苏轼本人以及他之前历代文人的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的情况。而苏轼“和陶诗”的问世，正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探讨苏轼“和陶诗”在次韵诗创作领域里的意义。

如前所说，苏轼以前，已经有过次韵古人诗的先例。此外，作为苏轼的同时代人物，郭祥正也留下了不少的“和李诗”，而且很有意识地写了这些作品。不过，在苏轼以前的例子之中，晚唐皮日休、陆龟蒙二人的作品，只不过是偶尔之作，作品数量不多，成就也不高[①]。不仅如此，皮、陆所作六首诗的和答对象“清远道士”和“幽独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人，而是神怪之人物[②]，我们对此二人，连姓名和活动时期都不清楚。因此，皮、陆二人虽有开创次韵诗的一个范式的功劳，但他们的作品不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王安石所作的二诗也是偶尔之作，同样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这些情况都让苏轼以为自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次韵古人诗的人。

至于郭祥正的“和李诗”，它虽与苏轼次韵古人诗的作品可说几乎同时出现，但是郭氏在文坛上的地位远不如苏轼[③]，从而“和李诗”没有苏轼“和陶诗”那么大的影响力。比这个还重要的是，郭氏“和李诗”本身，除了与李白诗有点相似之外，没有什么特别

---

① 参见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第 68 页。

② 皮日休《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序》云：“（清远道士）末以鬼神自谓，亦神怪之甚者……噫！清远道士，果鬼神乎，抑道家者流乎，抑隐君子乎？词则已矣，人则吾不知也。”（《松陵集》卷二）另外，（明）王鏊《姑苏志》卷三四云：“幽独君墓。大历十二年（777），虎丘寺有鬼题诗二章，隐于石壁上。观察使李道昌，以闻敕令致祭，后数日复隐出。诗云：‘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莫详姓氏，故称为幽独君。今山北有二坟犹存。”（《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3 册，第 628 页）

③ 郭祥正尽管获得了“李白后身”的称号，但是当时文坛上也有些对他的消极评价。比如《王直方诗话》“郭功父诗”条云：“郭祥正，字功父，自梅圣俞赠诗有‘采石月下闻谪仙’，以为李白后身，缘此有名。……郭功父过杭州，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咏，声振左右。即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坡曰：‘十分诗也。’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是十分也。’东坡又云：‘郭祥正之徒但知有韵底是诗。’”（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第 11—12 页）

之处，更谈不上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郭祥正过于执著于"李白后身"这个角色，反倒让他的"和李诗"呈现出缺乏个性的弱点。不仅如此，郭氏多在酒宴或社交场合，在知道"后身"之评价的人的要求下，半即兴地次韵李白诗[①]，没有苏轼"和陶诗"那种创作上的真挚性，从而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并不高。这样，其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其创作行为不足以引起广大文人的关注。此外，如莫砺锋所指出，郭祥正选择当时诗坛敬而远之的李白作为典范，这应该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举动[②]。我们认为，这也是他的"和李诗"未能获得诗坛响应的理由之一。何况，郭祥正为了显示自己"李白后身"的面目而写"和李诗"，根本没有劝别人跟他一起作"和李诗"的意图。

苏轼比那些前人，更有意识地运用次韵古人诗的手法，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正式开创了次韵古人诗的手法。不但如此，他进而确立了运用这个手法的范式。而这其中，他的"和陶诗"创作起到了最大的作用。具体而言，作为文坛领袖，他对其他诗人的影响本来就大。而他运用了非常独特的作诗技法，其和答对象又是宋人心目中逐渐形成典范地位的陶渊明。这种突出的创作行为，很快引起了许多文士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和归去来"条云："今人好和《归去来词》，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国书》云：'……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③]此文是就《和陶归去来兮辞》而言的。不过，其他"和陶诗"的情况大致如此。此外，苏轼并未独占追和陶诗的机会，反而振作甚至劝周围的人与他同作"和陶

---

① 内山精也《"李白后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诗"》，《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第527页。

② 莫砺锋《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第431页。莫先生认为，对北宋人尤其是元祐时期人来讲，杜甫才是借鉴的典范，而我们认为，陶渊明也逐渐获得他们诗歌创作上典范的地位。这已经在本书第二章较为详细地讨论过，兹不赘述。

③ 洪迈《容斋随笔》第32页。

诗"——这一点确实与郭祥正不同。今观宋刊《东坡和陶诗》又收入苏辙的"和陶诗"四十四首，其《和陶归去来兮辞》诗序云："予谪居海康，子瞻以和渊明《归去来》之篇要予同作。"另外，宋人邵浩所编的《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中，除了收录苏辙的"和陶诗"（卷一四至卷一六）以外，还收录张耒、晁补之追和《饮酒》的十八首、二十首（卷一五），以及秦观、张耒、晁补之追和《归去来兮辞》各一首（卷一六）[①]。袁行霈说："苏轼和陶诗当时就引起了广大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带给诗坛一阵兴奋，从此和陶遂成为延续不断的一种风气"[②]，所言甚是。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不止于"和陶"，就次韵古人诗本身，从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之后，也正式地成为诗坛上的一种范式。也就是说，历代文人在苏轼的沾溉和笼罩之下，不断地追和次韵古人诗，其追和的范围非常广；被追和的古人莫可指数。其中还有许多次韵苏轼诗的例子。运用苏轼所确立的范式来追和苏诗，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③]。

其次，讨论苏轼"和陶诗"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意义。

如前所说，陶渊明其人其诗逐渐成为苏轼晚年人生思考与诗歌创作上的最高典范。苏轼这位文坛领袖对于陶渊明的推崇，应该给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地位，在宋代以前虽然有日益提高的趋势，但是总体上还不算高。到了宋代，其地位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趋势，但在苏轼之前，尚未达到极峰。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陶渊明推到极点，使得陶渊明终于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典范之

---

① （宋）邵浩编《坡门酬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46 册。

② 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第 151 页。

③ （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云："苏学盛于北。"（陈迩冬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53 页）这告诉我们苏学很盛行于金代。在金代，次韵诗创作非常流行。而金人次韵诗创作也受苏轼的影响最大，而且还有不少次韵苏轼诗的作品，如蔡圭《雪拟坡公韵》、高士谈《次韵东坡定州立春日诗》、张子羽《次韵东坡跋周昉所画欠申美人》等。另外，次韵苏诗之风，在清代也比较流行。包括次韵苏诗在内，历代文人次韵古人诗的情况，请参看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第 67--72 页。

一。我们认为，在这种陶渊明典范地位的真正确立上，苏轼的"和陶诗"创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下面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苏轼不停留在欣赏或文学评论的层次，而在"和陶诗"这种文学创作实践中，大力提倡陶渊明其人其诗。这种创作实践比任何方式，都更好地凸现出陶渊明的价值。苏轼既然追和陶诗，单独编辑成集，那么，其学习陶渊明的意图再明确不过了。尔后，人们看到他的"和陶诗"，就很自然地联想起陶渊明的原诗，抑或按照宋刊《东坡和陶诗》四卷本那样的体例，人们可以对照着阅读原诗与和诗，因而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的同时，比以前更为明确地认识到陶诗的艺术价值。尤其是，苏辙序文中所引用的东坡所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特征，在阅读"和陶诗"与原诗以及两相比较的过程中，被读者更为深刻地接受，使得他们跟着苏轼将它奉为至高的艺术境界。另外，苏轼以本人追和陶诗的经验为基础，提出了"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的说法，这尽管引起了一些争议[1]，但是为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确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但在诗歌艺术方面，在人格方面，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也体现了他对陶渊明的推崇。之前苏轼对于陶渊明的为人，间或有些微词(详前章第二节)，但到了"和陶诗"的创作时期，尤其是岭海时期，苏轼几乎完全认同了陶渊明的为人，甚至将它升华为理想的人格。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苏轼的心目中，陶渊明既有"自量为已必贻俗患，黾勉辞世"的先见之明，又不执著于出处之迹，"欲仕则仕，欲隐则隐"，让他认为"视世差独贤"，同时，陶渊明又是已经获得超凡脱俗、超越生死的人生境界的人，正所谓"岂复生

---

[1] 比如，清代吴觐文《陶渊明集批语一则》云："曹、刘以下六人，岂肯少让渊明哉？欲推崇渊明，而抑诸人为莫及焉，东坡之论过矣。……坡公才情飘逸豪放，晚年率归平淡，乃悉取渊明集中诗追和之，此是好陶之至，不自知其言之病也。老杜诗已独绝千古，而谓其不及渊明，吾尤至死不服。"(《陶渊明资料汇编》第202—203页)

死流"、"遂超天地先"。但如前一章所指，对于陶渊明为人的这种理想化，可以说是苏轼将自己心中的理想投影到陶渊明身上的结果，这与实际的陶渊明有一定的距离。苏轼感服于陶渊明的为人，确实是他追和陶诗的原因之一，其中带有些理想化的成分，也是情理之内的事情。无论怎样，这种被理想化的陶渊明，后来被人们普遍地接受，终于成为人们钦佩无已的人格典范。

李泽厚说："超脱人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来的形象。"[1]他还说："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做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2]所谓"苏轼塑造"以及"苏化"，就等同于苏轼对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想化、典范化。这种理想化、典范化，如上所述，到苏轼创作"和陶诗"的环节，达到了其极点。总之，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实践本身，已经对于陶渊明典范地位的真正确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二，苏轼"和陶诗"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之后，"和陶"终于成为延绵不绝的一种风气。关于历代文人的"和陶诗"创作，下一节会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主要讨论苏轼开创这种新风气，对于陶渊明典范地位的确立，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古代，苏轼"和陶诗"(或者其他后人的"和陶诗")的读者会有很多人在阅读并对比原诗与和诗的过程中，比以前更为清楚地认识到陶诗的价值，同时，看到和诗对于陶渊明人生境界格外推崇的情况，有意无意地受到其影响，最后也成为热烈支持或者敬仰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人。其中还会有不少人，也参加过"和陶诗"的创作队伍。这应该是历代文人不断地创作"和陶诗"的理由之一。而在这种追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中，历代文人比阅读的时候，更为深刻地感受到陶诗的艺术境界是极其难以达到的事实，并且在对比自己与陶渊明的过程中，更加推崇和向往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事实上，作为"和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 170 页。

② 《美的历程》第 256 页。

陶”范式的开山之祖，苏轼也亲自体验过这样的过程。由此看来，苏轼开创“和陶诗”这种新风气，不但在自己的时代已经确立陶渊明的典范地位，而且将这个范式留给后人，让他们也有同样的体验，最后借他们的手，使得陶渊明的典范地位继续维持，甚至日趋巩固并强化了。这样，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为后世陶渊明典范地位的维持、巩固、强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其确立典范地位的意义，更为鲜明地显示出来[①]。

总而言之，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为次韵古人诗范式的确立，以及为陶渊明其人其诗典范地位的真正确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节　苏轼“和陶诗”创作的影响

苏轼“和陶诗”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之中，最为突出的，殆为它掀起后人延续不断的“和陶”风气。本节讨论苏轼“和陶诗”的影响，主要考察苏轼以后历代文人所写的“和陶诗”。引人瞩目的是，不但在中国，而且在韩国和日本，历代也有过“和陶诗”创作。关于日本古代文人的“和陶诗”创作，李寅生《日本和陶诗简论》云：“十六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②]不过，在李寅生所引用的日本“和陶诗”之中，除了元政《和陶渊明荣木诗》一篇之外，其馀都不是次韵陶诗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可以看做是广义的“和陶诗”，但是苏轼以来，“和陶诗”一般指次韵陶诗的作品，因此李寅生所举的例子，大都与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考虑到元政《和陶渊明荣木诗》一篇的存在，日本古代也有过次韵陶诗的活动是无

---

① 张宏生在《陶诗范式与和陶诗》中说：“苏轼所真正开创的和陶传统，不仅在宋代陶诗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后世影响至深，在社会心理、文人性格和诗歌风貌等许多方面，都能看到其流风馀韵。”（张宏生《宋诗：融通与开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37 页）

② 李寅生《日本和陶诗简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第 70 页。

可怀疑的。对于日本古代文人的"和陶诗"创作,尚有待学界尤其是日本学界进一步考察并讨论。笔者在广泛搜集韩国古代文人所写的"和陶诗"的基础上,概述其创作情况,并且讨论其较为独特的特征,以期对想了解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的研究者有所裨益。在考察韩国古代"和陶诗"之前,首先简单地考察中国历代的"和陶诗"创作情况。

一、中国历代的"和陶诗"创作[1]

前文已述,苏轼首创追和陶诗的范式之后,他周围的人受其影响,早已参与写"和陶诗"的队伍。尔后,宋代还有许多人创作"和陶诗",而且这种风气比较盛行。如陈与义曾写《诸公和渊明止酒诗因同赋》一篇,这种众人共和一题的现象,可以说是承袭苏门诸人在扬州共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传统的[2]。除了陈与义之外,宋代追和陶诗的人还有李纲、吴芾、王质、陈造、陈起、赵蕃、张栻、释觉范、张镃、刘黻、舒岳祥、于石等。甚至连批评苏轼"和陶诗"失去"自然之趣"的朱熹,亦写了《和游斜川》诗一篇[3]。

在北宋诗风的笼罩之下,金代追和陶诗的风气仍然继续。比如,作为金代后期的文坛领袖,赵秉文留下了三十五首的"和陶诗"[4]。元代"和陶"的风气也比较流行,这应该与元朝的民族压迫,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钳制等政治社会背景有关系。其中,作为元代儒学倡导者,郝经为了议和而入宋,结果被南宋朝廷所滞留,

① 本小节主要参考了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一文。

② 参见杨玲《苏轼〈和陶诗〉的创新价值》,《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20页。

③ (宋)朱熹《晦庵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144页。

④ 赵秉文的三十五首"和陶诗",分别为《和渊明拟古九首》(金赵秉文《滏水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和渊明归田园居送潘清容六首》(卷四)、《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卷五)。此外,在《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二〇中,还可以看到刘从益的《和渊明杂诗二首》、《和渊明始春怀田舍》、《和渊明饮酒韵》(清郭元釪等编《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5册)。

在滞留十几年间，他写了一百十八首“和陶诗”[①]；元世祖称“不召之臣”的刘因也写了七十六首“和陶诗”[②]。此外，方回、牟巘、戴表元、王恽、安熙、吴莱、张养浩、汪克宽、梵琦禅师[③]等人，也创作过或多或少的“和陶诗”。

在明代诗坛上，次韵之风大畅，诗人们更为普遍地运用次韵古人诗的手法，追和陶诗的人也甚多，形成了“和陶诗”创作的一个高潮。作者有戴良、张泑、童冀、李贤、陈献章、童轩、林俊、吴俨、孙承恩、黎民表、魏学洢、范文焕、归昌世、李廷昰、陈良谟、周履靖、黄淳耀等。其中，李贤《古穰集》卷二十三、二十四收录了一百二十五首的“和陶诗”，对于《形、影、神》三首以外的所有陶诗，都进行次韵[④]，而且将这些诗，按照陶集的编次来编排。明万历时人周履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五柳赓歌》四卷[⑤]中，卷一到卷三，收录了一百二十七首“和陶诗”[⑥]，卷四收录了次韵陶渊明

---

① （元）郝经《陵川集》卷六、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参见贾秀云《元代儒学倡导者的悲歌：郝经〈和陶诗〉研究》，《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

② （元）刘因《静修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参见叶爱欣、王山林《元初刘因“和陶诗”的内蕴》，《平顶山师专学报》第16卷第1期，2001年。

③ 袁行霈将梵琦禅师列入明朝诗人。但是，梵琦禅师在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入寂，在明朝的统治下，只活了三年而已。由此看来，梵琦禅师还是列入元朝诗人比较合理。叶盛《水东日记》卷二〇亦云：“西斋亦元僧。”梵琦禅师曾自号“西斋老人”。《水东日记》此条，引用了梵琦禅师的“和陶”诸作，如《谢事携李归和归去来辞韵》、《和闲情赋作正情赋》、《和九日闲居诗》、《居秦川正月初追念畴昔和有斜川诗》、《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闻新蝉和郭主簿前篇》、《仲秋有感和后篇》、《中夏示张养元和和胡西曹示顾》、《广成阻风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规林前篇》、《送董国贤任奉化州别驾和于王抚军座送客》（明叶盛《水东日记》，魏中平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199—202页）。

④ （明）李贤《古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李贤与苏轼一样，次韵所谓《归园田居》其六（实为江淹之作）。此外，他还次韵殆为托名之作的《问来使》一篇。毛氏汲古阁藏宋刻《陶渊明集》十卷本，将此二诗都收录于本集中，李贤所看的陶集，应该是此系统的。

⑤ （晋）陶潜撰、（明）周履靖和韵《五柳赓歌》，《丛书集成新编》第五十六册。

⑥ 按照周履靖本人的算法，卷一到卷三共有一百六十二首。这是因为周氏将四言诗九首的四十四章，看做是四十四首。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明末诗歌计数方法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情况。

《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桃花源诗》的作品各一篇，一共收录了一百三十一首“和陶诗、辞、赋”。可见，苏轼未达成的尽和陶诗的计划，周履靖终于达成。甚至在卷四中，周氏还模拟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写了《和五柳先生传并赞》。此篇每句的末字，几乎都照用了原篇所用的字，可算是在散文创作中，运用类似次韵的手法。李贤和周履靖的“和陶诗”创作，可以代表明代“和陶诗”创作的高潮，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二位的“和陶诗”创作，有过于执著“尽和”之嫌，未免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文字游戏”的面目。

清朝人的“和陶诗”创作，仍然非常盛行。如袁行霈所说，清朝“和陶诗”的数量难以作出完整的统计。很多著名诗人都有追和陶诗的作品，如施闰章《学馀堂诗集》卷三有《客中独酌偶和陶公饮酒》二十首[①]；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二十六《杖家集》有《连雨不止独居小楼和陶杂诗十一首但借其韵不拟其体也》、《春分后大雪和陶连雨独饮韵》[②]。作品数量较多者，有舒梦兰、姚椿、孔继鑅等。舒梦兰有“和陶诗”一百首，收载于其《天香全集》[③]。姚椿有“和陶诗”一百三十首，收载于其《通艺阁和陶集》三卷。卷上有六十九首；卷中有五十二首，皆是次韵，卷下有四言诗九首，其中只有两首次韵，其馀不和韵[④]。他在尽和陶诗的基础上，对于《答庞参军(五言)》、《移居二首》、《与殷晋安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各和两次。另外，姚氏在卷下中，又收载了《拟读史述

---

① (清)施闰章《施愚山集》册二，何庆善、杨应芹点校，黄山书社，1992年，第42—46页。

② (清)查慎行《敬业堂诗集》中册，周劭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15—717页。

③ (清)舒梦兰《天香全集》，清嘉庆至道光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而舒氏一百首“和陶诗”之中，《和敬修拟渊明怀古田舍诗韵》二首、《拟陶诗饮酒八首寄长德建侯》、《官箴诗》十首，都不和韵；其馀八十首都次韵陶渊明原诗。另外，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二”亦收录了舒氏“和陶诗”，但没有收录《官箴诗》十首。

④ 这七首不和韵的作品，尽管不符合苏轼的“和陶”标准，但因为它们都是和意之作，不妨看作是广义的“和陶诗”。

九章》和《自题和陶集一首》，而这十首都不是次韵之作[①]。孔继镖有“和陶诗”一百二十五首，收载于其《心向往斋集》卷十四[②]。可以说，姚椿和孔继镖在明人之后，又达成尽和陶诗的目标。此外，莫友芝、郑珍等的“和陶诗”，见于《续修四库全书》中。特别有趣的是，清朝乾隆皇帝，居然也有“和陶”之作，即《御制诗》三集卷七十二载《和陶二首用其韵兼效其体》[③]。这样，与陶渊明所具有的文化意蕴似乎不太相配的专制君主，竟然也写过“和陶诗”的事实，很好地显示出“和陶”之风在清朝诗坛上何等盛行。

我们认为，这些历代人的“和陶诗”创作，都可以说受到苏轼“和陶诗”创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有不少人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和陶”传统是由苏轼开创的，而且其“和陶诗”创作受到苏轼影响的事实。比如，宋代王质《雪山集》卷十一《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小序云：“元祐诸公，多追和柴桑之辞。自苏子瞻发端，子由继之，张文潜、秦少游、晁无咎、李端叔又继之。崇宁崔德符、建炎韩子苍又继之。居闲无以自娱，随意属辞，姑陶写而已，非自附诸公也。”[④]虽然说“非自附诸公”，但王质已经认同这种“追和柴桑”之风气“自苏子瞻发端”的事实。郝经《陵川集》卷六《和陶诗序》云：“东坡先生迁谪岭海尽和渊明诗，既和其意复和其韵，追和之作自此始。余自庚申年使宋馆留仪真，至辛未十二年矣，每读

---

① （清）姚椿《通艺阁和陶集》，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一文说：“其《通艺阁和陶集》三卷，收和陶诗六十九首”，这应该是数“卷上”中作品数目的结果，误。

② （清）孔继镖《心向往斋集》，南林刘氏求恕斋民国十年（1921）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认为，孔氏有“和陶诗”一百二十六首。但是，上海图书馆藏本以及袁先生《陶渊明集笺注》“附录二”中所收录的数目，便是一百二十五首。因此，袁先生的孔氏“和陶诗”一百二十六首的说法，似乎有误。

③ （清）高宗弘历撰，（清）蒋溥、于敏中、王杰等编《御制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6册，第447页。其中一首是次韵《咏贫士》其一的作品，另一首是次韵《读山海经》其一的作品。

④ （宋）王质《雪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449页。

陶诗以自释,是岁因复和之得百馀首。”[1]亦指出东坡开创“和陶”之风的事实。明末黄淳耀《和饮酒二十首》序云:“辛巳冬杪,客海虞荣木楼。宾朋不来,霰雪萧然。惟苏氏兄弟‘和陶诗’一帙,连日吟讽。因举酒自沃,次韵《饮酒》诗如左。盖亦陶公所云‘闲居寡欢,纸墨遂多’者也。”[2]这是直接受到苏轼“和陶诗”影响的例子。此外,清人程寿保所撰《续苏和陶诗》一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本从题目上已经很明确地显示出其受苏轼“和陶诗”影响的事实。

如上所述,自苏轼开创之后,“和陶”之风绵延不绝,好比“汩汩小溪,奔腾不息,终竟汇成蔚然大观的江河之势”[3]。后世文人通过这种“和陶诗”创作活动,来透露其“对(陶渊明)清高人格的向往和追求,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4]。但是,其中还有不少作品只和韵不和意,诗人只是借了陶诗原韵任意地抒写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其实,这两种倾向,早在苏轼的“和陶诗”创作中都已经呈现出来了。因此,对这种绵延不绝的“和陶诗”创作现象,我们尽管不能忽视陶渊明其人其诗本身的影响力,但更需要关注苏轼“和陶诗”创作对后世的影响。总之,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对于后世文人诗歌创作,尤其是“和陶诗”创作,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二、韩国古代的“和陶诗”创作

(一)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概况

陶渊明的诗文什么时候传入韩国古代社会,现在无法考证。一般认为,在韩国古代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收录陶渊

---

① (元)郝经《陵川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61页。

② (明)黄淳耀《陶庵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7册,第759页。

③ 杨玲《苏轼〈和陶诗〉的创新价值》第20页。

④ 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第161页。

明诗文的《文选》已经传入三国各国[1]。公元668年,新罗终于实现统一,新罗神文王二年(682)置"国学",教《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等[2]。可见,最晚到新罗置"国学"的前后,韩国古代社会已经接受了陶渊明的诗文。尽管如此,韩国古代文人没有立即开始创作所谓的"和陶诗"。韩国古代文人的"和陶"风气还是等到宋人苏轼开创"和陶"范式,并且苏轼诗文传入韩半岛之后[3],才萌生出来。

现存韩国最早的"和陶"之作,是高丽诗人李仁老(1152—1220)所写的《和归去来辞》一篇,见于朝鲜徐居正等所编的《东文选》卷一的最前面。李仁老所生活的时代是"武臣之乱"(1170)以后武臣专横的黑暗期,一直处于政治混乱而社会不安定的状态。其《和归去来辞》末二句云:"望红尘而缩头,人心对面真九疑",就是这种时代情况之反映。面对这种混乱,他羡慕陶渊明的归隐与达观,终于追和渊明《归去来兮辞》,其开篇就说:"归去来兮,陶潜昔归吾亦归。"李仁老此篇,同时受到苏轼《和陶归去来兮辞》的影响,而我们认为,苏轼和作对它的影响更大。李仁老在和辞的第一段中云:"既得反于何有",这无疑是受到苏轼和辞序文中"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的影响的。并且,李仁老不追求形迹上的归隐,而透过达观与超脱来,追求精神上归隐,这一点也与苏轼和作很

---

① 参见〔韩〕李昌龙《高丽诗人과陶渊明(高丽诗人与陶渊明)》,《建大学术志》第16辑,建国大学校,1973年,第118页。

② 《三国史记》卷三八"杂志第七(职官上)":"国学,属礼部,神文王二年置。……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高丽〕金富轼撰、郑求福等勘校译注《〔译注〕三国史记1(勘校原文篇)》,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第380—381页)

③ 新罗935年亡于高丽。据王水照师的研究,最初传入高丽的苏轼文集似是《钱塘集》,买此集而归的高丽人,大概是熙宁九年(1076,高丽文宗三十年,苏轼四十一岁)由崔思训所率领的使团。另外,现可考知最早的苏集高丽刻本,当是"尚州摹本"和"全州新雕本",均见于李奎报(1168—1241)《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东国李相国集》卷二一)一文(王水照《苏轼文集初传高丽考》,《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6—317页)。

相似，如其辞云：“肯逐情而外获，方收视以内观。途皆触而无碍，兴苟尽则方还。”此外，和辞中大量运用典故，也可以说是受苏轼影响的。有论者指出：“两个人（苏轼与李仁老）的作品在形式上虽然都借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题目和韵字，但是事实上李仁老的《和归去来辞》是在体会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基础上，模仿苏东坡的《和归去来辞》而完成的”①，所言甚是。实际上，李仁老的时代，苏轼诗文非常盛行。朝鲜金宗直《青丘风雅序》云：“丽之中叶，专学东坡”②，所谓“丽之中叶”，殆指林椿、李仁老、李奎报、崔滋等活跃的时期。李奎报亦云：“世之学者，初习场屋科举之文，不暇事风月，及得科第，然后方学为诗，则尤嗜读东坡诗，故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答全履之论文书》，《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六）③李仁老本人格外推崇苏诗，同时非常积极地学习它。其《破闲集》卷上云：“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及至苏黄，则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④崔滋《补闲集》卷中引用李仁老之话亦云：“李学士眉叟（李仁老之字）曰：‘杜门读苏黄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⑤又云：“今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⑥由此可见，韩国最早的“和陶”之作，应该在苏轼“和陶诗”的熏染之下产生出来了。

可惜现存高丽时代的“和陶诗辞”只有李仁老的这一篇。据李仁老的儿子李世黄《破闲集跋》，李仁老平生写了古赋五首、古

---

① 〔韩〕金周淳《苏东坡与李仁老〈和归去来辞〉之比较研究（提要）》，《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7页。此外，李昌龙也认为，李仁老的和作是被苏轼的和作触发而作的（李昌龙《高丽诗人与陶渊明》第125页）。

② 〔朝鲜〕金宗直著、刘永奉译《（完译）青丘风雅》，首尔：이회文化社，1998年，第7页。

③ 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第557页。

④ 〔高丽〕李仁老、崔滋《破闲集·补闲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第11—12页。

⑤ 《破闲集·补闲集》第125页。

⑥ 《破闲集·补闲集》第106页。

律诗一千五百馀首[①]，但后来几乎都散佚，现在从后人的诗选集中，只能看到八十馀篇的作品而已。其他高丽诗人的诗文集也大量毁于蒙兵的入侵或其他动乱中。或许，这些散佚的诗文集中会有若干或较多的“和陶诗”。现存高丽文集，收录着大量的次韵诗，并且在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中，可以看到次韵白居易、苏轼等古人诗的作品[②]。因此，除了李仁老《和归去来辞》之外，高丽时代还有些“和陶”之作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也有可能，高丽时代追和古人诗的风气尚未达到高峰，除了李奎报之外，诗人们很少运用这种手法，因而“和陶诗”创作本身也不太活跃。

到了朝鲜时代(1393—1910)，韩国古代文人创作了很多次韵陶诗的作品，其数量蔚为大观。笔者仅从《韩国文集丛刊》所收的文集中，初步搜集朝鲜文人所写的“和陶诗”，其结果表明：曾经创作过“和陶诗”的作家共有一百三十三位；其作品数量将近一千首(诗九百四十四首、辞赋四十八首)[③]。考虑到“韩国古典翻译院”2005年完成《韩国文集丛刊》本编三百五十册的刊行之后，还打算到2012年刊行续编一百五十册，并且还有许多不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的文集，韩国古代“和陶诗”的数量一定会更多的[④]。因此，我们不妨说，到了朝鲜时代，文人们更为积极地、广泛地学习陶诗，逐渐形成一个“和陶诗”创作的高潮。那么，朝鲜文人通过“和陶诗”创作，来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下面就概括地叙述朝鲜“和陶诗”的思想内容。

---

① 《破闲集·补闲集》第54页。

② 关於李奎报的“和白诗”，可以参看〔韩〕金卿东《白居易와高丽文人의唱和诗 研究序说(白居易与高丽文人之唱和诗研究序说)》一文。此文载于韩国中文学会编《中国文学研究》第27辑，2003年。

③ 笔者对所搜集的高丽李仁老《和归去来辞》以及朝鲜文人“和陶诗、辞、赋”，加以初步的整理，附录于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

④ 据〔韩〕南润秀《韩国의“和陶辞”研究(韩国的“和陶辞”研究)》(首尔：亦乐出版社，1999年)，他所搜集的次韵《归去来兮辞》的韩国“和陶辞”多达一百五十馀篇。另外，次韵《感士不遇赋》的作品有十二篇，这比笔者从《韩国文集丛刊》中所搜集的数量(次韵《归去来兮辞》四十八篇、次韵《感士不遇赋》仅一篇)要多几倍。

在政治方面，朝鲜王朝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并且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与高丽时代比起来，应该说有所进步。在高丽时代，国王虽然有行政上的权力，但是贵族势力也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权力。这些贵族势力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并且享受世袭的特权。到了朝鲜时代，新晋士大夫代替了前代的贵族势力，但他们不可能享受世袭的特权，大部分得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官僚社会。同时，朝鲜政府强化了对地方的统治，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派遣了中央所任命的官员。因此，朝鲜社会与高丽比起来相对稳定，士人出仕而发挥政治力量的机会也大幅度地增加了。但在这种政治体制里，士大夫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日趋激烈，最终导致了频繁的政治弹压和迫害以及恶性循环性的政治报复。面对这种频繁而激烈的党争和士祸，许多朝鲜文人苦恼于出处矛盾之中，经常通过诗歌创作，来抒发其摆脱那些矛盾的心情。这时，陶渊明成为他们最为羡慕并推崇的古人，"和陶诗"创作成为与陶渊明其人其诗沟通的通道，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因此，朝鲜"和陶诗"中有许多作品，表达出诗人憧憬并追求陶渊明那种顺情适性、真率自然的隐逸生活，并且想摆脱世俗羁绊的思想感情。可以说，这是朝鲜"和陶诗"的中心主题。这里举赵昱(1498—1757)的"和陶诗"一篇为例：

> 我坐东篱下，把酒泛寒英。菊以为我餐，酒以叙我情。颓然醉即卧，不忧天地倾。何况人间事，嚣嚣无足惊。但得长如此，自可了一生。(《闲中披阅〈梅月堂集〉，得和陶饮酒之作二十篇，不揆鄙拙，辄复次韵，以资饮者拍手云》其七，《龙门先生集》卷一)

此篇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陶诗吻合，并且东篱、菊花、饮酒等的意象，无疑都来自陶诗，整篇诗的风格也与陶诗很相似。此外，为数不少的次韵《归去来兮辞》的作品，基本上都体现朝鲜文人摆脱出处矛盾以及世俗羁绊的思想面目。

朝鲜文人非常推崇节操和义气，因而特别欣赏陶渊明的"固穷

节”以及不仕刘宋的操行。因此，称颂或追求节义，也成为朝鲜“和陶诗”的核心主题。如尹铉(1514—1578)《陶渊明饮酒韵》其三云：

> 贫居常鲜欢，触类皆愁境。有睡不欲觉，有醉不欲醒。荏苒岁月类，衰发忽垂领。霜锋十载磨，未作囊中颖。保此固穷节，不改吾所秉。(《菊磵集》卷中，此诗乃次韵陶渊明《饮酒》其十三)

不过，在朝鲜文人的“和陶诗”中，也有许多“和韵不和意”的例子。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只是次韵陶诗而已，不追求思想内容上的一致。例如，人称“海东朱子”的理学家李滉(1501—1570)曾经写过《和陶集饮酒二十首》，其十三云：

> 我思千载人，芦峰建阳境。藏修一庵晦，著书万古醒。往者待折衷，来者得挈领。懿哉盛授受，源远杂鲁颖。口耳障狂澜，心经嘉训炳。(《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这是一首称颂朱熹的作品。此外，其十六则记述朝鲜性理学的历史：

> 吾东号邹鲁，儒者诵六经。岂无知好之，何人是有成。矫矫郑乌川，守死终不更。占毕文起衰，求道盈其庭。有能青出蓝，金郑相继鸣。莫逮门下役，抚躬伤幽情。(同上)

朝鲜王朝以儒教为国教，特别推崇程朱理学，因而诗人们大部分精通理学，在诗歌创作中，也经常呈现出这种面目。退溪先生的这两首诗，就是典型例子，很好地体现诗人作为朝鲜代表理学家的个性面目。除了李滉的作品之外，朝鲜“和陶诗”中也有一些带有“道学诗”或“理学诗”味道的作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品与陶渊明原诗是不太相干的。

除了以上带有普遍性的内容之外，朝鲜“和陶诗”又表达了非常多样而丰富的内容。其中有些作品表现出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诗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与政治的高度关心。比如，李是远(1790—1866)在《和南麟士和陶饮酒》其十五中透露着怜悯百姓

生活疾苦的感情：

> 秋饥人多饿，契活冬春经。六沴复流行，札瘥多不成。田莱非旱涝，人事有变更。公府坐大官，所见阂门庭。岂知将死人，凄凄悲鸟鸣。虽无经济术，未忘同胞情。(《沙矶集》册一)

又如朴允默(1771—1849)《关西七义士》(《存斋集》卷三，此七篇是次韵《饮酒》其三至其九的作品)称颂并哀悼为国殉国的义士们。此外，处身朝鲜末期的田愚(1841—1922)在《和陶》其六中对日本势力虎视眈眈地窥伺侵略朝鲜机会的情况，表达深沉的忧患意识：

> 倭使时往来，叵测难究情。觇国最可怕，奚恃续好名。庙算知何在，漏船载苍生。疆土时见侵，闻之梦亦惊。求贤以保民，庶几王道成。(《艮斋集》前编卷十七，此诗是次韵《饮酒》其三的作品)

此外，还有咏韩国古代历史与人物者、陈述家世的来历者、写身边杂事者等[①]。总之，朝鲜"和陶诗"的内容极其丰富多样，很好地体现出韩国古代文人思想与生活的诸多面目。下面继续探讨朝鲜"和陶诗"的创作背景或动机。

朝鲜文人创作"和陶诗"的类型与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是直接追和陶诗者。许多朝鲜"和陶诗"在题目或序文中，没有标明其创作背景。这些作品都可以暂且归属于直接追和陶诗者。当然，在这些作品中，还会有属于下面三种的作品。但是，除了有一些可以推定的作品之外，其他的作品，现在大都无法考证，只能姑且归属于此类。

二是受到苏轼"和陶诗"创作的直接影响者。属于此类的作

① 在这一点上，李晚秀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一百二十六首"和陶诗"，都另加小题，或附小序，表达诗篇的主题。其中，《奕叶》(和《命子》)序云："奕叶陈世德也"，是陈述"延安李氏"之来历；《东京怀古》(和《饮酒》)二十首则咏韩国的古代史；其他《弹棋》、《种菜》、《家书》、《当归菜》、《有人饷笋》、《凉棚》、《新莲》、《摩腹》、《覆盆子》、《齿摇》等，则写身边杂事。

品也甚多。尤其是在留下数量较多“和陶诗”的诗人（详后）中，申钦、金寿恒、李晚秀三位，都已经明确地标明自己的“和陶诗”创作受到东坡“和陶诗”影响的事实。如申钦《和陶诗序》云：“一日，见苏长公和陶诗，深有契于衷。盖苏翁之偃蹇折困于惠于儋，髣髴于余，而乃若陶翁之高标清节，余之景慕又不啻苏翁。兹故踵其和而继和之。”（《象村稿》卷五六）金寿恒《次归园田居韵》小序云：“东坡谪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而归，悉次渊明归园田诗韵。今余所寓，有国师岩，即道诜遗迹也。遂用其韵以志之。”（《文谷集》卷七）他在《迁居鸠林·次移居韵》其二中又云：“移居古犹今，苏老和陶诗。我生后二子，有诗且和之。清风洒五柳，千载起远思。白鹤卜新居，迁谪各一时。”（《文谷集》卷七）李晚秀《和陶集序》云：“壬申首春，南迁于庆，夏五下旬，蒙恩此还。用惠州故事，聊以遗怀，为和陶集。”他的《志悔》（和《咏贫士》）其七亦云：“和陶仍和苏，五月饭南州。”（《屐园遗稿》卷一三）另外，李敏求（1589—1670）曾经写过《次坡翁和陶贫士诗韵》七首（《东州先生诗集》卷八）。

除了这些明确的例子之外，还有一些作家的“和陶诗”创作，也很可能受到苏轼“和陶诗”的影响，尽管作家本人或者其他人没有提及其“和陶诗”创作与苏轼“和陶诗”创作之间的关系。这里以金时习与任守干的“和陶诗”创作为例。金、任二人都次韵殆为江文通所写的“《归园田居》其六”，这与苏轼“和陶诗”的情况一致。并且，金时习次韵的陶诗，都不超过苏轼所次韵之陶诗的范围；任守干除了另加次韵《杂诗》其十二之外，也不外如此。最后，金时习所次韵的陶渊明四言诗四篇，即《停云》、《时运》、《劝农》、《答庞参军》，便与苏轼“和陶诗”所次韵的四篇一致[1]。

---

[1] 吴绍钎、陈彩娟《论朝鲜诗人金时习的和陶诗》一文认为，12世纪中叶以后，韩国古代文坛进入了所谓“学苏时代”，这对韩国古代文人的崇陶、学陶，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进入李氏朝鲜之后更是如此，金时习的“和陶诗”创作有这种文化背景（参见吴绍钎、陈彩娟《论朝鲜诗人金时习的和陶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99页）。可见，吴、陈二人的研究也基本上认同了苏轼（或他的“和陶诗”创作）对金时习“和陶诗”创作的间接影响。

三是在朝鲜文人之间的唱和行为中所产生者。朝鲜文人的诗歌唱和活动非常盛行，有时，他们用陶诗的韵脚来互相唱和。属于此类的作品也比较多。比如，刘希庆（1545—1636）的《奉次泽风（李公植）和渊明九日韵》（《村隐集》卷一）是对于李植（1584—1647）的《重阳日，呈病杜门，闻巷北刘老人希庆家时菊正开，就饮其下。用陶彭泽韵以赠之》（《泽堂先生集》卷三）的和答之作。宋时烈（1607—1680）《次市南（俞棨）和陶六章》以及《次文谷和陶四章》（《宋子大全》卷一）两篇是对于俞棨（1607—1664）《宋英甫（时烈）见枉，既别，不胜眷言之情，次陶答庞参军韵，却寄求和》以及金寿恒《同云四章次停云韵》（《文谷集》卷七）的和答之作。李是远《和南麟士和陶饮酒》本身是和诗，而在序文中又说："并寄黄同叔、朴始卿、申仲韶兄弟，使之续。"（《沙矶集》册一）

另外，有些“和陶诗”，在文人之间的文学（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虽然与上述的诗歌唱和行为中所产生的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大致可以归纳于一类。在这种“和陶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于李景严（字子陵）《斜川庄八景图帖》所录的陶渊明《游斜川》诗，许多朝鲜文人进行次韵，一时蔚为壮观。《斜川庄八景图》是1614年由画家李信钦画的。据李好闵（李景严之父）的《斜川次陶靖节先生韵并序》（《五峰先生集》卷六），李景严欣喜朝鲜一个地方的地名竟然与陶诗中的“斜川”一致，因而“乐依归之有所”而“筑室其下”。后来，李子陵拿着该图帖，向包括其父在内的当时文坛名人，要求续和陶渊明《游斜川》诗。就《韩国文集丛刊》所收录的作家而言，除了李好闵之外，还有柳根、李睟光、郑经世、李廷龟、申钦、李民宬、李安讷、睦大钦、赵希逸、赵翼、李植、张维、申翊圣、李敏求、李景奭等人。在朝鲜时代，“和陶诗”创作已经成为一种雅事，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四是从前辈诗人，尤其是朝鲜本土的前辈诗人的“和陶诗”中获得创作的动机者。如上面所提过的赵昱《闲中披阅〈梅月堂集〉，得和陶饮酒之作二十篇，不揆鄙拙，辄复次韵，以资饮者拍手云》（《龙门先生集》卷一），是从金时习的“和陶诗”得到启发而作

的。又如金平默(1819—1891)的《邈矣先觉六章,章八句,用宋子大全和陶韵》(《重庵集》卷一)以及宋秉璇(1836—1905)的《敬次文正公和陶六章韵志怀》(《渊斋集》卷二),都是追和上面所说的宋时烈《次市南(俞棨)和陶六章》一篇的。

以上我们概括地考察了韩国古代文人的"和陶诗"创作情况。综上所述,高丽与朝鲜的文人,尤其是朝鲜文人,与中国历代文人一样,延绵不断地创作"和陶诗",而且通过"和陶诗"创作,表达出丰富多样的思想内容。从"和陶"的背景或动机来看,对韩国古代文人来说,"和陶"最终成为他们经常运用的作诗手段,"和陶诗"创作本身也成为一种雅事。总之,高丽、朝鲜两朝文人的"和陶诗"创作是韩国汉文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意义与价值是绝对不可低估的。与此同时,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无论怎么说都受到苏轼"和陶诗"创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作为"和陶"范式的开山之祖,苏轼对韩国古代文学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二)朝鲜"和陶诗"的个案研究

如上所说,据笔者的初步调查,《韩国文集丛刊》收录一百三十三家的将近一千首的"和陶诗"。在这一百三十三家中,作品数量较多者,有金时习(1435—1493,诗五十三首)、申钦(1566—1628,诗一百零三首、辞二首)、金寿恒(1629—1689,诗五十首)、任守干(1665—1721,诗五十首)、李晚秀(1752—1820,诗一百二十六首,辞一首)等。其中,李晚秀在其《屐园遗稿》卷十三中,按照陶集的编次,追和几乎所有的陶诗,结果其数目已经超过此范式的创始人苏轼所写的一百零九首。他未次韵的仅有《联句》和《桃花源记并诗》二篇而已[①]。我们下面要对这几位朝鲜文人的"和陶诗"进行简略的分析,以期给愿意更为具体地了解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参照。而李晚秀"和陶诗"

---

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李晚秀一百二十六首"和陶诗"中,还包括次韵《归园田居》其六与《问来使》的作品。

尽管在规模上已经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并且据笔者的初步考察，在其体裁和内容上都有不少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笔者拟将它当做日后的研究课题。

1. 梅月堂"和陶诗"

梅月堂金时习（1435—1493）是一位从小就著名于整个朝鲜的天才文人。但由于朝鲜世祖篡位事件（史称"癸酉靖乱"），让他对政治丧失了希望。因此，他选择了隐遁的方法，毅然拒绝世祖政权的重用。之后，成宗即位，曾经请他入朝，他满怀着对新朝廷的期望而进京。但是，朝廷的政治状况并没什么大的变化，于是他又离开京城隐居。他的"和陶诗"五十三首就是在此时写作的[①]。

梅月堂之所以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仰慕陶渊明的"节义"。他的《古今君子隐显论》说："靖节之不臣于宋，世我乖也。……士之去就隐显，必先量其义之适与不适、道之可行与不行而已。不必去而贤、就而谄、隐而高尚、显而苟且也。"梅月堂认为在评价知识分子的出仕与隐居的时候，其标准在于"义之适与不适"和"道之可行与不行"，而不在于出仕与隐居本身。在这个角度上，他推崇陶渊明的隐居，认为陶渊明与不义的社会现实相违背，所以不臣于宋而隐居。作为一位节义之士，梅月堂一方面赞扬陶渊明的节义，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节义也寄托到文章之中。

他的《和渊明饮酒》其九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作品：

> 朝来不启关，是有风自开。昼日卧北窗，可以宽吾怀。事与世相违，道与时多乖。众人讪我迂，何不淈其泥。虽然下里曲，不与阳春谐。人谓我能狂，我愿人不迷。所以君子志，刚强难可回。

---

① 金润惠《梅月堂"和陶诗"研究》，《汉文教育研究》第4辑，韩国汉文教育学会，1990年，第179—180页。

此诗与陶渊明原诗很相似，“众人讪我迂，何不淈其泥”和“刚强难可回”，可说是陶原诗“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和“吾驾不可回”的脱胎。同时，“何不淈其泥”一句又可以说直接使用屈原《渔父》中的典故：“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梅月堂应该把自己看做是屈原式的人物，痛恨不能理解自己节义的世俗。“事与世相违，道与时多乖”和其《古今君子隐显论》中的“世我乖也”意思略同。

另外，梅月堂还仰慕陶渊明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务农行为。朝鲜文人之中由于政治上的不遇而“归去来”的人很多，但是其中能亲自从事农事的人并不多。梅月堂是一个例外。他曾经租了别人的田地并以耕作为谋生手段，他的《和于西田获早稻》就说：“我乞城东亩，作力代学干。”同时，他也借此批评了当时贵族“不劳而获”的腐化生活。如《和靖节劝农》：

> 戒尔华胄，警尔村鄙。卧龙躬耕，陈仲织履。将相之才，不屑斯轨。尔生千载，宁不服美。

此诗在劝农方面与陶渊明原诗一脉相通。但是，与原诗不同，此诗带有对现实社会强烈的批判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梅月堂的“和陶诗”中有不少批评或讽刺现实的作品。比如说，“痴儿倚门阀，咄言何所来”（《和渊明乞食》）是批评门阀贵族社会的矛盾；“虽半雀鼠耗，足启清臣颜”是讽刺贪官污吏的苛敛。这无疑与陶诗的“平淡”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过，梅月堂“和陶诗”还有不少作品写了隐居生活的闲适或超脱世俗的境界。如《和靖节归田园诗》其五中说：“我坐碧山屏，月为清夜烛。弹琴和陶诗，不觉东方旭。”总之，梅月堂通过“和陶诗”创作，一方面努力学习陶诗的精神，另一方面表现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和其独特的个性。

2. 象村“和陶诗”

象村申钦（1566—1628）是朝鲜中期的一位著名诗人。他曾经被一个狱事（史称“癸丑狱事”）连累，先被放逐到金浦，后来又

被贬到春川昭阳江上。放逐和再贬谪的过程恰巧与苏轼晚年先被贬到惠州，以后又被贬到儋州的情况很相似。这使得象村决心效仿苏轼，用"和陶诗"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他的《和陶诗序》云：

> 余获戾于朝，一逐而归于田，再逐而累于穷峡，于世已赘疣矣。即无所事事，间取简策阅之，如梦境已复置之。一日见苏长公和陶诗，深有契于衷。盖苏翁之偃蹇折困于惠于儋，髣髴于余。而乃若陶翁之高标清节，余之景慕又不啻苏翁。兹故踵其和而继和之，凡一百二首。噫！九原可作，吾其丽泽于苏，而函丈于陶乎。

象村的"和陶诗"中有不少体现陶渊明的"安分知足"、"悠悠自适"的作品，如《和陶归园田居》其四云：

> 万事既无求，一室有以娱。时时出门望，极浦连郊墟。不羡桃源人，独向桃源居。塘里芙蓉花，塘上垂柳株。杖履日来往，此乐长自如。丰约且安分，那复计赢馀。浮生贵与贱，毕竟同归虚。所以老聃翁，谈经唯说无。

而象村并不能完全消除屡次被贬的内心悲哀和忧愁。他虽然用追和陶诗的方法来追求"脱俗"的境界，但这只不过是一时的"解脱"而已。其实，象村是一位典型的封建文人，持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更何况，他的谪居生活不是自己愿意的。因此，有些作品也表现谪居中的孤独，如《和陶丙辰八月中于下濮田舍获》云：

> 我来寿春城，赁屋东南隈。兀兀坐如瘖，谁能知我怀。岂无匣中弦，调高寡所谐。孤凤初来仪，五绥异群鸡。禀性绝俦侣，举翅还邅回。俗情苦险巇，烈士徒悲哀。半生饶悔吝，沐漆不得开。垂老坐沦谪，悠悠星岁颓。方圆那复周，凿柄竟相乖。欲向君平问，几时可安栖。

这首诗让我们感觉到其中既有诗人的孤独、后悔，也有对自己处

境的不平之心。此外，还有些作品透露象村对现实和政治的关心。如《和陶读山海经》其六云：“阴厓有夭草，灵液同沾浴。因之照九重，海内调玉烛。”《和陶杂诗》其九云：“公议在草野，廊庙但素餐。岂乏谏诤姿，天路难夤缘。伤哉不可道，慷慨北风篇。”

因此，我们从象村的“和陶诗”里不难发现一个在脱俗和现实之间徘徊不定的诗人形象，正如他的《和陶饮酒》其九所说：“建德吾乐地，欲往路岂迷。舍筏登彼岸，尘区首空回。”

3．文谷“和陶诗”

文谷金寿恒（1629—1689）是跨越仁宗、孝宗、显宗、肃宗四庙而生活的一位政治家兼文学家。他曾经做过宰相，但由于卷入到党争的激流中而被赐死，算是一位经历过政治上的大起大落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朝鲜的社会矛盾日益恶化，尤其是党争越来越激烈，执政势力的频繁变动，导致了种种残酷的报复行为。文谷也因此屡遭贬谪。他的“和陶诗”五十首就是他在全罗道灵岩郡谪居的时候写的。

文谷要通过“和陶诗”的创作来消除谪客的忧愁。因此，他的“和陶诗”中，描写谪居生活中闲适的作品比较多，如《次归园田居韵》其三云：

> 岁晏风景冷，村深车马稀。邻翁挈榼至，不醉即无归。扪松露洒面，摘橘香满衣。已谢簪组累，宁愁乡国违。

但是，他也像象村那样无法完全克服谪居异地的悲哀，其“和陶诗”中有些作品就表露这种心情，如《九日次九日韵》云：

> 节序属天运，忧乐随地生。逐客自鲜欢，佳辰空记名。身同族雁远，鬓着繁霜明。孤城动海色，万壑连秋声。忽忽感萧晨，骎骎惜暮龄。黄花只暂香，白日易西倾。默思浮世事，转头异枯荣。物理谅如此，我何苦伤情。新诗亦漫兴，援笔聊自成。

有时候，这种悲哀和孤独又转移到对君主的怀念之情上，如《次酬

刘柴桑韵》云：

> 自我谪南国，岁序忽已周。白露下青枫，萧瑟山海秋。孤兰易凋歇，蓬艾纷盈畴。引领望西方，美人今安不？娟娟明月佩，谁与同翱游？

“美人”是用来比喻君主的词。屈原最早使用这个比喻以后，诗人们都因袭之。文谷向“美人”问候，使此诗成为一首“忠臣恋主之词”。另一方面，此诗又可以说透露诗人对仕途的迷恋或者对政治的关心。

此外，文谷“和陶诗”中有些作品表现颂扬儒学尤其是朱子理学并以维护“斯文”为己任的思想感情，如《读朱子书次读山海经韵》十首；还有些作品写游览谪所附近名胜的感怀，如《月山纪游次杂诗韵》十首。这些作品都很好地体现文谷“和陶诗”的多彩而个性的面目。

4. 遯窝“和陶诗”

遯窝任守干（1665—1721）是主要在朝鲜肃宗时期当官的人物。当时朝廷内部的党争非常激烈，屡次发生所谓的“士祸（指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任守干也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中，尽管当时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和很高的声望，但是仕途一直不太顺利。他的“和陶诗”现在难以系年。据《韩国文集丛刊解题》，他的《遯窝遗稿》三卷中前两卷为诗歌；后两卷为散文，卷一收录 1710 年以前的作品；卷二收录 1711 年以后的作品。他的“和陶诗”分散收在卷一、卷二中，可见他的“和陶诗”似乎不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所写成的。

党争激烈、仕途不顺应该使得遯窝更为明确地认识到世俗的险恶，如《次饮酒》其四云：

> 文犀跨海遁，翠鸟薄霄飞。虞罗终见羁，屠剔令人悲。饵馨诚可畏，处深非所依。党人竞驰逐，知进不知归。倚伏昧前算，荣华惜易衰。丘壑有闲盟，岁暮期莫违。

在此诗中，诗人面对险恶的世态，对世俗的引诱表示警惕。与此同时，诗人又以为祸福难以预料，荣华容易走向衰落，莫不如追求归隐而闲居。这种追求归隐的心态乃形成遁窝"和陶诗"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不妨说这种归隐情怀就是遁窝追和陶诗的主要动机。

遁窝不仅学习陶渊明的归隐精神，而且要学习陶渊明信守气节、安于贫贱穷困的操行，如《次陶渊明拟古九首韵》其二云：

> 哲人能秉机，色斯日不终。齐客蹈东海，周史适西戎。苟为荣名误，岂足称英雄。闭门卧羲皇，北窗有清风。人生贵适意，宁复辞固穷。高眠日当午，天游黑甜中。

而在纷扰的世俗中，持守气节绝不是容易的事情，经常会被人耻笑，如《次饮酒》其一云："行独世争笑，节苦众所疑。微尔气味醇，素抱难自持。"因此，遁窝偶尔透露知音难逢的感慨之情，如《次陶渊明拟古九首韵》其一云："嗟嗟叔世人，与我谁相厚。空将旷世感，付诸无何有。"

遁窝尽管追求归隐并且要恪守气节，但他不能完全消除对朝廷特别是君王的迷恋，如《和陶靖节杂诗》其十一云：

> 蹇拙辜圣恩，林居阅暄凉。尼父悲去鲁，子舆晚适梁。屈平好远游，睠然怀故乡。常恐涧底兰，畹晚遭严霜。我欲赠所思，路远碧天长。

根据内容，此诗似乎作于诗人离开朝廷的时期。我们不难发现诗中洋溢着诗人对君王的怀念之情以及希望为朝廷有所作为的心情。实际上，遁窝"和陶诗"中还有些作品透露诗人对现实社会的高度关心。有时候，他还非常敏锐地批评世态，如《次陶渊明拟古九首韵》其四云："周孔去已久，圣路日就荒。纷纷异端起，各自开室堂。我欲蹑玄轨，路歧何茫茫。眼看鸡鹜群，觜距争专场。"又如《次饮酒》其六云：

> 楚璧蕴石中，卞者知谁是。空劳三献君，左右多谗毁。

志士老嵁岩，古来非独尔。君看汉庭臣，贝带尽纨绮。

在此诗中，诗人批评门阀贵族专横跋扈、进谗毁谤以迫害志士的现实，与此同时，又渗透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由此可见，遯窝“和陶诗”与前三位朝鲜文人的“和陶诗”一样，一方面希望超脱世俗，另一方面关心现实。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面目可以说是朝鲜文人心态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是东亚世界古代文人的共性所在。

以上我们从多个方面对苏轼“和陶诗”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虽然会有疏漏之处，但笔者希望以上的研究，能够纠正前人对苏轼“和陶诗”的一些偏见和以往研究的若干错误，并且给读者，尤其是想更为全面了解苏轼的“和陶诗”创作情况的读者，提供一些研究参照。同时，作为苏轼研究者兼爱好者，笔者又希望本研究充分反映出苏轼晚年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感情，以及他向过去寻找理想典范——陶渊明其人其诗，向那个典范迈进的精神面目，以期更好地刻画出既到了桑榆暮景，又处在被贬谪的困境中，但并没有落魄，仍保持对人生的希望和热爱，不懈地追求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的诗人苏轼的伟大形象。遗憾的是，本书本来想尽量全面地介绍韩国古代文人所写的“和陶诗”，并对它进行较为详细的研究，但因为笔者资料搜集能力有限，只是介绍了《东文选》、《韩国文集丛刊》中的作品，而且对它的考察和探讨也似乎有点简略。另外，日本古代文人的“和陶诗”创作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和探讨。这些都可以成为笔者以后的研究课题，同时也可以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附录二　韩国古代"和陶诗"创作情况表

——以《东文选》、《韩国文集丛刊》所收录的作家与作品为限

姓名	生卒年	字	号	和陶诗总数		收录文集	丛刊册数	备考
				诗	辞赋			
李仁老	1152—1220	眉叟	双明斋		1	东文选(1)		高丽
权近	1352—1409	可远 思叔	阳村	4		阳村集(2)	007	以下俱朝鲜
金宗直	1431—1492	季昷 孝盥	佔毕斋	1		佔毕斋集(11)	012	
金时习	1435—1493	悦卿	梅月堂	53		梅月堂诗集(4、8、15)	013	
成俔	1439—1504	磬叔	虚白堂		1	虚白堂文集(2)	014	
丁寿岗	1454—1572	不崩	月轩	1		月轩集(4)	016	
申光汉	1484—1555	汉之 时晦	企斋		1	企斋集(1)	022	
韩忠	1486—1521	恕卿	松斋	3		松斋先生文集(1)	023	
周世鹏	1495—1554	景游	武陵	2		武陵杂稿别集(1)	027	
赵昱	1498—1557	景阳	龙门	24		龙门先生集(1、2、3)	028	
李滉	1501—1570	景浩	退溪	22		退溪先生文集(1)	029	
崔演	1503—1549	演之	艮斋		1	艮斋先生文集(1)	032	
金麟厚	1510—1560	厚之	河西	2		河西先生全集(3)	033	
尹铉	1514—1578	子用	菊磵	12		菊磵集卷中	035	
李之菡	1517—1578	馨伯	土亭		1	土亭先生遗稿卷上	036	
黄俊良	1517—1563	仲举	锦溪	1		锦溪先生文集(4)	037	
权擘	1520—1593	大手	习斋	1		习斋集补遗	038	
崔庆昌	1539—1583	嘉运	孤竹	1		孤竹遗稿	050	
金玏	1540—1616	希玉	柏岩		1	柏岩先生文集(1)	050	
刘希庆	1545—1636	应吉	村隐	1		村隐集(1)	055	
柳根	1549—1627	晦夫	西垧	1		西垧诗集(1)	057	
李好闵	1553—1634	孝彦	五峰	1		五峰先生集(6)	059	
成文浚	1559—1626	仲深	沧浪	3		沧浪先生诗集(1)	064	
李埈	1560—1635	叔平	苍石		1	苍石先生续集(1)	064	
李睟光	1563—1628	润卿	芝峰	1		芝峰先生集(7)	066	
郑经世	1563—1633	景任	河渠 愚伏	2	1	愚伏先生文集(1、2) 别集(1)	068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字	号	和陶诗总数		收录文集	丛刊册数	备考
				诗	辞赋			
李廷龟	1564—1635	圣征	月沙	1		月沙先生集(40)	070	
申钦	1566 1628	敬叔	敬堂 象村居士	103	2	象村稿(1、6、56)	072	卷56为和陶卷,收诗102首、辞1首
赵纬韩	1567—1649	持世	玄谷		1	玄谷集(1)	073	
许筠	1569—1618	端甫	惺所		1	惺所覆瓿稿(3)	074	
李民宬	1570—1629	宽甫	敬亭	1	1	敬亭先生集(3、12)	076	
李安讷	1571- 1637	子敏	东岳 东谷	1	1	东岳先生集(23、25)	078	
睦大钦	1575--1638	汤卿	茶山	1		茶山集(2)	083	
赵希逸	1575—1638	怡叔	竹阴	1		竹阴先生集(9)	083	
申敏一	1576 1650	功甫	化堂		1	化堂先生集(1)	084	
赵翼	1579—1655	飞卿	浦渚	1		浦渚先生集(1)	085	
郑弘溟	1582—1650	子容	畸庵	1	1	畸庵集(1、9)	087	
李植	1584 1647	汝固	泽堂	2		泽堂先生集(3)	088	
张维	1587- 1638	持国	溪谷	1		溪谷先生集(25)	092	
申翊圣	1588- 1644	君奭	乐全堂	9		乐全堂集(1)	093	申钦之长子
李敏求	1589—1670	子时	东州 观海	10		东州先生前集(5) 诗集(2、8)	094	
金世濂	1593--1646	道濂 道源	东溟	1		东溟先生集(3)	095	
李景奭	1595—1671	尚辅	白轩 双溪	1		白轩先生集(2)	095	
黄床	1604—1656	子由	漫浪	1		漫浪集(2)	103	
权諰	1604—1672	思诚	八吟斋 炭翁	28 (31)		炭翁先生集(2)	104	三篇不次韵
申翊全	1605- 1660	汝万	花川 东江	1	1	东江先生遗集(1、2)	105	申钦之次子
宋时烈	1607—1680	英甫	尤庵 华阳洞主	2		宋子大全(1)	108	
俞棨	1607—1664	武仲	市南	5	1	市南先生文集(1)	117	诗俱四言
金佐明	1616—1671	一正	归溪 归川		1	归溪遗稿补遗	122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字	号	和陶诗总数		收录文集	丛刊册数	备考
				诗	辞赋			
申最	1628—1687	寅伯	艮斋 梦斋 汾厓	7		汾厓遗稿(7)	129	申翊全之子
南龙翼	1628—1692	云卿	壶谷		1	壶谷集(18)	131	
南九万	1629—1711	云路	药泉 美斋	1		药泉集(1)	131	
金寿恒	1629—1689	久之	文谷	50		文谷集(7)	133	
尹拯	1629—1714	仁卿 子仁	明斋 酉峰	1	1	明斋先生遗稿(1、2)	135	
宋奎濂	1630—1709	道源	霁月堂		1	霁月堂先生集(1)	137	
尹推	1632—1707	子恕	农隐 农窝	1		农隐先生遗稿(1)	143	
李敏叙	1633—1688	彝仲	西河	28	1	西河先生集(1、2)	144	
任相元	1638—1697	公辅	恬轩	1		恬轩集(7)	148	
任埅	1640—1724	大仲	水村 愚拙翁		1	水村集(9)	149	
李玄锡	1647—1703	夏瑞	游斋	2		游斋先生集(3)	156	
金昌集	1648—1722	汝成	梦窝		1	梦窝集(1)	158	金寿恒之长子
金昌协	1651—1708	仲和	三洲 农岩	2		农岩集(1)	161	金寿恒之次子
徐宗泰	1652—1719	鲁望 君望	晚静堂 瑞谷	11		晚静堂集(2)	163	
宋征殷	1652—1720	质夫	约轩	3		约轩集(1)	163	
金昌翕	1653—1722	子益	洛诵子 三渊		1	三渊集(26)	165	金寿恒之三子
李玄祚	1654—1710	启商	景渊堂		1	景渊堂先生诗集(4)	168	
权斗经	1654—1726	天章	苍雪斋	20	1	苍雪斋先生文集(1)	169	《次感士不遇赋》一首
李喜朝	1655—1724	同甫	芝村 艮庵		1	芝村先生文集(32)	170	
宋相琦	1657—1723	玉汝	玉吾斋		1	玉吾斋集(1)	171	宋奎濂之子
李颐命	1658—1722	养叔	疎斋	1	1	疎斋集(1)	172	
李栽	1657—1730	幼材	密庵 锦水病叟	27		密庵先生文集(2)	173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字	号	和陶诗总数		收录文集	丛刊册数	备考
				诗	辞赋			
金镇圭	1658—1716	达甫	竹泉	2		竹泉集(5)	174	
李观命	1661—1733	子宾	屏山	1		屏山集(1)	177	李敏叙之长子
李健命	1663—1722	仲刚	寒圃斋 霁月斋	2		寒圃斋集(1)	177	李敏叙之次子
任守干	1665—1721	用誉	遯窝	50		遯窝遗稿(1、2)	180	任相元之子
蔡彭胤	1669—1731	仲耆	希庵 恩窝		1	希庵先生集(1)	182	
金春泽	1670—1717	伯雨	北轩	5		北轩居士集(1)	185	
李光庭	1674—1756	天祥	讷隐	25	1	讷隐先生文集(1、3)	187	
权榘	1672—1749	方叔	屏谷	1		屏谷先生文集(2)	188	
赵泰亿	1675—1728	大年	谦斋		1	谦斋集(1)	189	
尹淳	1680—1741	仲和	白下 鹤阴 萝溪 漫翁	1 (2)		白下集(1)	192	一篇不次韵
李绛	1680—1746	熙卿	陶庵 寒泉	4		陶庵先生集(2)	194	
申靖夏	1681—1716	正甫	恕庵	1		恕庵集(1)	197	
郑来侨	1681—1757	润卿	浣岩 玄窝	2	1	浣岩集(1、2)	197	
李瀷	1681—1763	子新	星湖	3		星湖先生全集(1)	198	
韩元震	1682—1751	德昭	南塘 旸谷	2	1	南塘先生文集(1)	201	
赵显命	1691—1752	稚晦	归鹿 鹿翁	2	1	归鹿集(1、3)	212	
闵遇洙	1694—1756	士元	贞庵 蟾村	2		贞庵集(1)	215	
南有容	1698—1773	德哉	少华 雷渊	23		雷渊集(2、3、6、8)	217	南龙翼之曾孙
吴瑗	1700—1740	伯玉	月谷 观物居士	6		月谷集(2、3)	218	
宋明钦	1705—1768	晦可	栎泉	2		栎泉先生文集(1)	221	
尹光绍	1708—1786	稚绳	素谷		1	素谷先生遗稿(4)	223	
李象靖	1711—1781	景文	大山	2		大山先生文集(1)	226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字	号	和陶诗总数		收录文集	丛刊册数	备考
				诗	辞赋			
任希圣	1712--1783	子时	在涧 涧翁 静修居士	25	1	在涧集(1)	230	任守干之孙
李敏辅	1717 - 1799	伯讷	常窝 豊墅 会心窝		1	豊墅集(7)	232	李廷龟之后代
徐命膺	1716—1787	君受	保晚斋 恬溪 澹翁	7	1	保晚斋集(1)	233	
金钟厚	1721　1780	伯高	本庵 真斋	2		本庵集(1)	237	
金履安	1722—1791	正礼	三山斋	4		三山斋集(1)	238	俱四言
吴载纯	1727—1792	文卿	醇庵 愚不及斋	3		醇庵集(1)	242	吴瑗之子
魏伯珪	1727—1798	子华	存斋 桂巷	1		存斋集(1)	243	
宋焕箕	1728—1807	子东	性潭 心斋	1		性潭先生集(2)	244	宋时烈之五代孙
黄胤锡	1729 -1791	永叟	颐斋 山雷 西溟散人	1	1	颐斋遗稿（1、5）	246	
俞汉隽	1732　1811	汝成 曼倩	著庵 苍厓	1		自著(6)	249	
李令翊	1738—1780	幼公	信斋 匏客	20		信斋集册一	252	
尹愭	1741—1826	敬夫	无名子	1		无名子集诗稿册一	256	
柳得恭	1748- 1807	惠甫 惠风	泠斋 泠庵 古芸居士	1		泠斋集(4)	260	
李晚秀	1752- 1820	成仲	屐园 屐翁 书巢主人	126	1	屐园遗稿(1、13)	268	卷十三乃"和陶集"
徐荣辅	1759- 1816	庆世	竹石馆 玉磬山人		1	竹石馆遗集册七	269	
李书九	1754—1825	洛瑞	惕斋 姜山 席帽山人	3		惕斋集(2)	270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字	号	和陶诗总数		收录文集	丛刊册数	备考
				诗	辞赋			
张混	1759—1828	元一	而已广 空空子	3		而已广集(1、3)	270	
赵秀三	1762—1849	芝园 子翼	秋斋 经畹	11		秋斋集(2、5)	271	
南公辙	1760—1840	元平	金陵 颍翁 思颍居士	3 (10)		金陵集(2)	272	完全符合次韵格式者仅一篇，大致符合者二篇，其馀皆用韵、依韵也
成海应	1760—1839	龙汝	研经斋 兰室	5		研经斋全集 (2、5、6、7)	273	
金祖淳	1765—1832	士源	枫皋	12		枫皋集(4、6)	289	
沈象奎	1766—1838	稺教 可权	斗室 彝下	2		斗室存稿(4)	290	
李勉伯	1767—1830	伯奋	岱渊	20		岱渊遗稿(1)	290	
申纬	1769—1845	汉叟	警修堂 紫霞	2		警修堂全稿册 二十四	291	
朴允默	1771—1849	士执	存斋	31		存斋集(3、10)	292	
洪奭周	1774—1842	成伯	渊泉	2	1	渊泉集(1、3)	293	
金迈淳	1776—1840	德叟	台山 石陵子	10		台山集(2)	294	
洪直弼	1776—1852	伯应	梅山	1	1	梅山先生文集(1)	295	
赵寅永	1782—1850	羲卿	云石	6		云石遗稿(4)	299	
成近默	1784—1852	圣思	果斋		1	果斋集(1)	299	
李是远	1790—1866	子直	沙矶	20		沙矶集册一	302	李勉伯之子
李晚用	1792—1863	汝成	东樊 此山	1		东樊集(2)	303	
李恒老	1792—1868	而述	华西	4		华西集(1)	304	
任宪晦	1811—1876	明老	鼓山 全斋		1	鼓山集(1)	314	
李裕元	1814—1888	景春	橘山 墨农		1	嘉梧稿略册二	315	

续表

姓名	生卒年	字	号	和陶诗总数		收录文集	丛刊册数	备考
				诗	辞赋			
金平默	1819—1891	稚章	重庵 兼山	1		重庵集(1)	319	
许愈	1833—1904	退而	后山 南黎	1		后山集(1)	327	
金允植	1835—1922	洵卿	云养 苏川	1		云养集续集(1)	328	
宋秉璇	1836—1905	华玉	渊斋 东方一士	1		渊斋集(2)	329	
田愚	1841—1922	子明	艮斋 畏庵 臼山 秋潭	9		艮斋集前编(17) 前编续(6)	333	
金泽荣	1850—1927	于霖	沧江 韶濩堂主人	2		韶濩堂集(1)	347	
李建昌	1852—1898	凤朝 凤藻	明美堂 宁斋	2		明美堂集(2)	349	李是远之孙

＊“辞赋”类在“备考”中若无特别说明，就是次韵《归去来兮辞》的作品。

＊ 在“收录文集”栏中，括号里面的数字，指各文集中的卷数。

参考文献

古籍原文

经部

1. (宋)苏轼《东坡易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 (宋)朱熹《四书集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4.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5.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6. 沈玉成《左传译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7. 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8. 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9. 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0.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史部

11. (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3. (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4. (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5.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6. (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7.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8.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9. (宋)李焘著、(清)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20. (宋)王质《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21. (明)王鏊《姑苏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9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22. (北魏)杨衒之撰、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23. (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2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25. (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26.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27. (明)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
28. (清)黄丕烈《黄丕烈书目题跋》(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六),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29. (清)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30. (清)吴焯《绣谷亭熏习录》(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31.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32.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33.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34.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子部

35.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36. (宋)程大昌《考古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52 册。
37.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

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38.(宋)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39.(宋)马永卿《嬾真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3 册。
40.(宋)惠洪、朱弁、吴沆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41.(宋)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42.(宋)费衮《梁溪漫志》(宋元笔记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43.(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44.(宋)赵令畤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45.(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46.(宋)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
47.(宋)陈善《扪虱新话》,《续修四库全书》第 1122 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8.(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丛书集成初编》据古今说海本排印,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49.(明)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50.(清)金埴《不下带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51.(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52.(清)赵翼撰,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馀丛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3.(晋)陶潜〔署名〕撰、汪绍楹校注《神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54.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55.(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56.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57.(晋)葛洪撰、钱卫语释《神仙传》,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年。

58.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59. (后秦)僧肇等注《注维摩诘所说经》(据民国间刊十卷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60.《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9 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年。

集部

61. (晋)陶潜撰、(宋)李公焕笺《笺注陶渊明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99 册,据宋刊巾箱本景印,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89 年。
62.《晋》陶潜撰、(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续修四库全书》第 1304 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年周诒朴刻本影印。
63. (晋)陶潜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64.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65. (晋)陶潜撰、(明)周履靖和韵《五柳赓歌》,《丛书集成新编》第五十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年。
66. (清)詹夔锡《陶诗集注四卷附东坡和陶诗一卷》,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
67. (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68. (梁)萧统撰《梁昭明太子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100 册,据乌程许氏藏明辽府刊本景印。
69.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70.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71.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72. (唐)孟浩然撰、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73. (唐)戴叔伦撰、蒋寅校注《戴叔伦诗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74. (唐)韦应物撰,陶敏、王友胜校注《韦应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75.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76. (唐)白居易撰、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77.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8. (宋)苏舜钦撰、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79. (宋)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0.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81. (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47册,据江南图书馆藏明成化乙未毕亨刊本影印。
82. (宋)苏轼《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台湾所藏宋黄州刊本(影印本)。
83. (宋)施元之、顾景蕃合注,郑骞、严一萍编校《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年。
84. (宋)苏轼撰、(宋)王十朋(殆为托名)纂集《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56-157册,据南海潘氏藏宋刊本影印。
85. (宋)苏轼《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刻本。
86. (宋)苏轼《东坡先生诗集注》,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万历刻本。
87. (宋)苏轼撰、(宋)施元之等注、(清)邵长蘅删补《施注苏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0册。
88. (宋)苏轼撰、(清)查慎行补注《苏诗补注》(又称《补注东坡编年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1册。
89. (清)翁方纲《苏诗补注》,上海图书馆所藏清乾隆年间刻本。
90. (清)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丛书集成续编》第101册,据广雅书局丛书本影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91. (清)纪文达公(昀)评《苏文忠公诗集》(扫叶山房石印本),台北:宏业书局,1969年。

92.（清）温谦山纂订《和陶合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
93.（清）赵克宜纂辑《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台北：新兴书局，1967年。
94.（宋）苏轼撰、（宋）朗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59册，据吴兴张氏南海潘氏藏宋刊本影印。
95.（宋）苏轼《东坡题跋》，《丛书集成初编》，据津逮秘书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96.（宋）苏轼《东坡七集》，《四部备要》集部宋别集第77册，据清光绪三十四年宝华盦翻刻明成化本排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97.（宋）苏轼撰、（清）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98.（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99.（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00.（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01.（宋）苏过撰，舒大刚、蒋宗许等校注《斜川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
102.（宋）郭祥正撰、孔凡礼点校《郭祥正集》，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
103.（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63—164册，据嘉兴沈氏藏宋乾道刊本影印。
104.（宋）黄庭坚撰，（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105.（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06.（宋）晁补之《鸡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
107.（宋）杨时《杨龟山集》，《丛书集成初编》，据正谊堂全书本排印。

108.（宋）朱熹《晦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43 册。
109.（宋）王质《雪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49 册。
110.（宋）陆游《渭南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201 册,据江南图书馆藏明华氏活字印本影印。
111.（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214 册,据旧钞本影印。
112.（金）赵秉文《滏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0 册。
113.（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222 册,据乌程蒋氏密韵楼藏明弘治戊午刊本影印。
114.（宋）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 228 册,据明万历刊本影印。
115.（元）郝经《陵川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2 册。
116.（元）张养浩《归田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2 册。
117.（元）刘因《静修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8 册。
118.（明）李贤《古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44 册。
119.（明）黄淳耀《陶庵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7 册。
120.（清）施闰章撰,何庆善、杨应芹点校《施愚山集》,合肥:黄山书社,1992 年。
121.（清）查慎行撰、周劭标点《敬业堂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22.（清）高宗弘历撰,（清）蒋溥、于敏中、王杰等编《御制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06 册。
123.（清）舒梦兰《天香全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嘉庆至道光间刻本。
124.（清）姚椿《通艺阁和陶集》,上海图书馆所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125.（清）孔继镤《心向往斋集》,上海图书馆所藏南林刘氏求恕斋民国十年(1921)刻本。
12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127. (唐)皮日休、陆龟蒙《松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32 册。
128. (宋)邵浩编《坡门酬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46 册。
129.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130.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
131.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132. (清)郭元釪等编《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45 册。
133.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34.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35. (明)吴纳、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136. (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137. (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38. (唐)皎然撰、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139.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台北:世界书局,1976 年。
140.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141. (宋)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142. (宋)何汶撰,常振国、绛云点校《竹庄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143. (清)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44. (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上海图书馆所藏清乾隆四十二年涉园观刻本。
145. (清)沈德潜撰、霍松林校注《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146. （清）乔亿《剑溪说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701册，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乾隆间刻本影印。
147. （清）赵翼撰，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48. （清）戴第元辑《唐宋诗本》，上海图书馆所藏清乾隆年间览珠堂刻本。
149.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50. （清）翁方纲撰、陈迩冬校点《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1. （清）方东树撰、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52. （清）张道《苏亭诗话》，上海图书馆所藏清道光十九年（1839）长沙学院刻本。
153.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54.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55.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56. 王国维《人间词话》（蓬莱阁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工具书

157. 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158.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5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160. 张撝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61.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62. 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四库系列丛书目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研究专著

163.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
164.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165.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16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
167.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68. 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169.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170. 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71. 郭绍虞《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172. 胡云翼著,刘永翔、李露蕾编《胡云翼说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73. 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174. 孔凡礼《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年。
175. 孔凡礼《苏辙年谱》,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年。
176.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学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年。
177. 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
178.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 年。
179.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济南:齐鲁书社,2002 年。
180.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
181. 林语堂《苏东坡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年。
182. 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183. 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2004 年。
184. 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成都:巴蜀书社,1988 年。
185. 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186.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187. 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188. 钱锺书《宋诗选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
189.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90.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91. 宋丘龙《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之比较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
192. 王洪《苏轼诗歌研究》,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
193. 王水照《苏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94. 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95.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96. 王水照《苏轼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97. 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198.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9.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00. 王锡九《皮陆诗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
201. 王友胜《苏诗研究的历史进程》,〔韩〕首尔:新星出版社,2002年。
202. 闻一多《闻一多选唐诗》,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203. 谢桃坊《苏轼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
204.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5.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206.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07.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08. 曾枣庄主编《苏诗汇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
209. 张宏生《宋诗:融通与开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10. 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11.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2.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3. 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14. 朱靖华《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年。

215. 〔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

216. 〔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王水照主编《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17. 〔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史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单篇及学位论文

218. 巩本栋《关于唱和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见章培恒主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11—1738页。

219. 管林《苏轼"和陶诗"系年》,见苏轼研究学会编《东坡诗论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7—189页。

220. 贾秀云《元代儒学倡导者的悲歌:郝经〈和陶诗〉研究》,《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第115--118页。

221. 金程宇《高丽大学所藏〈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及其价值》,《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第118—129页。

222. 李寅生《日本和陶诗简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70—72页。

223. 王定璋《试论苏轼"和陶诗"》,见苏轼研究学会、儋县人民政府合编《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7—160页。

224. 王士君《浅论〈和陶饮酒〉在苏诗中的独特地位》,《菏泽师专学报》2002年第24(3)期,第4—7页。

225. 王兆鹏《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 中华文史论丛》1993年

第 52 期,第 226—244 页。
226. 吴定球《苏轼〈和陶游斜川〉诗系年考辨》,《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第 91—94 页。
227. 吴绍针、陈彩娟《论朝鲜诗人金时习的和陶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2 期,第 97—103 页。
228. 杨玲《苏轼〈和陶诗〉的创新价值》,《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19—21 页。
229. 叶爱欣、王山林《元初刘因“和陶诗”的内蕴》,《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 年第 16(1)期,第 35—37 页。
230. 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第 149—161 页。
231. 曾枣庄《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 4 期,第 193—207 页。
232. 曾枣庄《〈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见苏轼研究学会编《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4—41 页。
233. 〔韩〕金周淳《苏东坡与李仁老〈和归去来辞〉之比较研究(提要)》,见张廷杰编《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31—537 页。
234. 〔日〕横山伊势雄著、张寅彭译《关于苏轼的“和陶诗”》,《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2 期,第 9—15 页。
235. 〔日〕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简介》,《中国苏轼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434—451 页。
236. 罗秀美《宋代陶学研究》(硕士论文),桃园:台湾“国立中央”大学,1997 年。
237. 黄蕙心《苏东坡“和陶诗”研究》(硕士论文),台北:台湾辅仁大学,2001 年。
238. 安芮璇《宋代笔记研究——以随笔杂记为中心》(博士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5 年。

海外资料

韩国资料

239. 〔高丽〕金富轼撰、郑求福等勘校译注《(译注)三国史记 1》(勘校原文篇),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 年。
240. 〔高丽〕李仁老、崔滋《破闲集·补闲集》,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2 年。
241. 〔朝鲜〕徐居正编、梁柱东等译《(国译)东文选》,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2 年。
242. 〔朝鲜〕金宗直著、刘永奉译《(完译)青丘风雅》,首尔:이회文化社,1998 年。
243. 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2005 年。
244. 金卿东《白居易와高丽文人의 唱和诗 研究 序说》(白居易与高丽文人之唱和诗研究序说),韩国中文学会编《中国文学研究》2003 年第 27 期,第 85—112 页。
245. 金润惠《梅月堂의"和陶诗"에 대한研究》(对于梅月堂"和陶诗"的研究),韩国汉文教育学会编《汉文教育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170—199 页。
246. 李昌龙《高人诗人과陶渊明》(高丽诗人与陶渊明),《建大学术志》1973 年第 16 期,第 117—139 页。
247. 柳莹杓《王安石诗歌文学研究》,首尔:法仁文化社,1993 年。
248. 南润秀《韩国의"和陶辞"研究》(韩国的"和陶辞"研究),首尔:亦乐出版社,1999 年。

日本资料

249. 合山究《苏轼の和陶诗(上)——陶渊明との系がりについて》,九大中国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座谈会ノート》,1965 年第 15 期,第 10—27 页。
250. 横山伊势雄《苏轼の隐逸思想について——陶渊明との关系

を中心として》,《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1963 年第 72 期,第 99—125 页。

251. 横山伊势雄《苏轼の“和陶诗”について》,《汉文教室》1969 年第 93 期,第 1—12 页。

252. 入谷仙介《宋诗选》,东京:朝日新闻社,1979 年。

253. 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校勘记(一)——东坡和陶诗(上)》,大谷大学文艺学会《文艺论丛》1986 年第 27 期,第 48—64 页。

254. 吉井和夫《两足院本〈东坡集〉校勘记(二)——东坡和陶诗(下)》,大谷大学文艺学会《文艺论丛》1988 年第 30 期,第 85—91 页。

255. 今场正美《扬州における苏轼の“和陶诗”》,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1984 年第 4 期,第 63—77 页。

256. 今场正美《惠州における苏轼の“和陶诗”》,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1985 年第 5 期,第 73—86 页。

257. 今场正美《海南岛における苏轼の“和陶诗”》,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1986 年第 7 期,第 70—89 页。

258. 末葭敏久《次韵诗における韵字について——苏轼の和陶诗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学研究论集》2000 年第 5 期,第 81—90 页。

259. 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序说》,《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988 年,别册 15 第 115—129 页。

260. 山本和义《苏轼诗论稿》,《中国文学报》1960 年第 13 期,第 76—91 页。

欧美资料

261.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附录三

韓國“和陶詩”

李仁老(1152—1220)

和歸去來辭(東文選卷之一)

歸去來兮 陶潛昔歸吾亦歸 得隍鹿而何喜 失塞馬而奚悲 蛾赴燭而不悟 駒過隙而莫追 纔握手而相誓 未轉頭而皆非 摘殘菊以爲飡 緝破荷而爲衣 既得反於何有 誰復動於玄微

蝸舍雖窄 蟻陣爭奔 蛛絲網扇 雀羅設門 臧穀俱亡 荆凡孰存 以神爲馬 破瓠爲樽 身將老於菟裘 樂不減於商顔 遊於物而無忤 在所寓以皆安 鱗固潛於尺澤 翅豈折於天關 肯逐情而外獲 方收視以內觀 途皆觸而無礙 興苟盡則方還 鵬萬里而奚適 鷦一枝而尚寬 信解牛之悟惠 知斲輪之對桓

歸去來兮 問老聃之所遊 用必期於無用 求不過於無求 化蝶翅而猶悅 續鳧足則可憂 閱虛白於幽室 種靈丹於良疇 幻知捕影 癡謝刻舟 保不材於櫟社 安深穴於神丘 功名須待命 遲暝宜歸休 任浮雲之無迹 若枯槎之泛流

已矣乎 天地盈虛自有時 行身甘作賈胡留 遑遑接淅欲安之 風斤思郢質 流水憶鍾期 尿死灰兮奚暖 播焦穀兮何耔 第寬心於飲酒 聊遣興於作詩 望紅塵而縮頭 人心對面眞九疑

權近(1352—1409)[①]

擬古和陶 007—022a[②](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

其一

---

① 如本書前面所説,以下朝鮮時代“和陶詩(辭賦)”都收錄於《韓國文集叢刊(正編)》350 冊。關於原文的使用,筆者已經獲得“韓國古典翻譯院”的“使用許可”了(公文號碼:번역원(재무)-85,2012.4.23)。

② “007”指《韓國文集叢刊》的冊數;“022”指所在冊中的頁碼;“a”指該作品的開頭在各頁中的位置“a”是上右;“b”是上左;“c”是下右;“d”是下左。

我生性懶拙　常厭塵俗喧　衡門絶來往　適我心期偏　時乘高丘望　閑雲生遠山
山中有隱士　長往何時還　相思撫琴歎　悠悠竟誰言(注[①]:次《飲酒》其五韻)
其二
孤松生林壑　衆卉爭春姿　飛霜昨夜下　摧脱皆枯枝　唯此歲寒操　卓然獨魁奇
清風灑我帽　偃仰復何爲　幽貞不可得　局束如含羈(注:次《飲酒》其八韻)
其三
佳菊有幽芳　我來餐落英　餘芬襲巾服　足以慰我情　採採寄遠人　不盈筐之傾
矯首天一涯　孤雁雲間鳴　終然泛尊酒　爛醉輕浮生(註:次《飲酒》其七韻)
其四
山禽繞嘉樹　日夕雙翔飛　與君遠離別　妾心徒自悲　閨空素月照　歎息將疇依
露寒秋風早　願君當遄歸　容華縱雲改　德音永無衰　結懽如金石　珍重莫有違
(註:次《飲酒》其四韻)

金宗直(1431—1492)

和陶淵明述酒(原[②]并序) 012—294b (佔畢齋集卷之十一)

余少讀述酒　殊不省其義　及見和陶詩湯東澗註疏　然後知為零陵之哀詩也　嗚呼　非湯公　劉裕簒弑之罪　淵明忠憤之志　幾乎隱矣　其好為痰詞者　其意以為裕方猖獗　於時不能以容吾力　吾但潔其身耳　不可顯之於言語　自招赤族之禍也　今余則不然　生於千載之下　何畏於裕哉　故畢露裕凶逆　以附湯公註疏之末　後世亂臣賊子　覽余詩而知懼　則竊比春秋之一筆雲

鼎鐺猶有耳　人胡不自聞　君臣殊尊卑　乾坤位攸分　奸名斯不軌　赤族無來雲
當時馬南渡　神州餘丘墳　天心尚未厭　有若日再晨　處仲首作孽(原王敦)　狼子非人馴(原蘇峻)　蚩蚩遺臭夫　斆兒戕厥身(原桓溫父子)　四梟者何功　天報諒殷懃　婉婉安與恭　乃是劉氏君　蒼天謂可欺　高挹堯舜薰　受禪卒反賊　史氏巧其文　誘以四靈應　宗岱且祠汾　僞命雖能造　世亂當紛紛　好還理則然　劭也蔑天親　述酒多隱辭　彭澤無比倫

---

① 注爲筆者所加的註釋。

② 原表示《韓國文集叢刊》原書中的詩人自註或編者所加的文字。

金時習(1435—1493)

1.歲晚 居城東瀑布之頂 青松白石 甚愜余意 和靖節歸園田詩五首(註:應作“六首”,《梅月堂集》的編者將其四和其五合併在一起,誤。今據陶集編次分二篇矣) 013－158d(梅月堂詩集卷之四)

其一

晚居城東陲 水石勝廬山 卜築依寒巖 窮居逾數年 玄豹隱南山 神龍襲九淵
修我玄牝門 鋤我絳宮田 足以保殘生 豈戀浮沈間 野鹿馴階除 山鳥鳴簷前
讀罷蕊珠經 古篆消香煙 尋芳東澗涯 採藥南山巔 一抛利名場 萬事多閑閑
笑傲北窓下 自喜陶陶然

其二

白雲何逢逢 紅塵常鞅鞅 緬懷沮溺耕 時復注遐想 翛然細萬物 林泉聊獨往
一逕苑木深 一逕松竹長 一徑曳履行 商歌我居廣 更製芰荷衣 端欲林莽

其三

自我遠城市 柴門來往稀 凌晨陟南岳 日晚斲苓歸 歸來渡溪水 溪水漸裳衣
我豈嫌俗氛 世我徒相違

其四

蕭條一蝸廬 聊足以自娛 不見渠渠屋 瞬目成榛墟 昔年歌舞地 今爲狐兔居
愛我屋一間 危坐如枯株 時復臥溪石 樾陰涼翳如 不憂生事拙 朝窘夕無餘
但愛巖竇深 松窓蘿月虛 狂呼問古人 古人如此無

其五

我憶賀知章 歸老鏡湖曲 雖無印綬榮 心閑萬事足 却嗟世上人 恰似蟻環局
我坐碧山屛 月爲淸夜燭 彈琴和陶詩 不覺東方旭

其六

昔我探春時 探花馳紫陌 今我探春時 策杖隨所適 緣溪數落花 不知日西夕
幽鳥語林巒 蒼鼠竄巖隙 既脫赤紱縻 又免縣官役 黃精供朝夕 綠荷代紡績
平生伴山雲 願效商也益

2.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 013－213a(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其一

瞻彼屋上烏 鼓翅將安之 世道多險巇 仰視羲皇時 願言文不喪 斯道常在玆
世無周與孔 敷衽陳我疑 已矣莫我知 取醉人扶持

其二

我在考槃澗 蕨薇肥北山 何事長裾翁 一世多空言 斯文已寂寥 曠矣知幾年

誰人千載下　似續洙泗傳

其三

大道既不行　誰與抒中情　酒可祛千慮　不顧身後名　自酌復自飲　逍遙歡平生
已見桃李花　忽爾秋風驚　冉冉時代序　淹留空無成

其四

明星何粲粲　月上烏鵲飛　蟋蟀鳴西堂　歲暮空自悲　況復秋夜長　情緒多依依
留侯從赤松　淵明賦來歸　鳳兮復鳳兮　雲何德之衰　且去青山中　逍遙終莫違

其五

日暮山更昏　北林棲鵲喧　我且語造物　賦性須勿偏　淵明性嗜酒　潘閬深愛山
那如醉酩酊　碧山忘往還　此中有眞趣　一一誰與言

其六

衆人競喧嚣　非非與是是　是之相與譽　非之相與毁　大道既淪沒　毁譽功名爾
誡爾愼樞機　發言須不綺

其七

秋風何凄凄　微霜粘菊英　何人掇其英　翛然離世情　獨鳥自知遠　落日西山傾
鳳鳥翔不下　昏鴉棲復驚　嘿嘿且止止　我已足平生

其八

松桂却無情　恥爲桃李姿　桐梓亦無心　恥爲楊柳枝　至人不顧群　意氣多瑰奇
唾謝世人間　蒼黃焉復爲　所以麒麟兒　與犬羊不羈

其九

朝來不啓關　時有風自開　晝日臥北窓　可以寬吾懷　事與世相違　道與時多乖
茅茨可以娛　衡門可以棲　衆人訕我迂　何不淈其泥　雖然下里曲　不與陽春諧
人謂我能狂　我願人不迷　所以君子志　剛強雖可廻

其十

日落西山峯　月出東溟隅　阮籍任意駕　未免哭窮途　物固各有遇　誰能箠以驅
行樂且自盡　賞心須有餘　是以無事人　寂爾常獨居

其十一

策駕勿捷徑　安驅須大道　大道令人壽　捷徑令人老　淡蕩坐不言　嗒然形如槁
進既無所成　退將從吾好　騏驥伏皁櫪　卞和泣至寶　願言守我拙　長往山林表

其十二

跖蹻與丘軻　彼此皆一時　及其運命乖　聖哲猶不辭　採菊見南山　淸興復在玆
乘化終歸盡　知命且勿疑　所以君子心　汪汪無自欺　譬如中流舟　駕浪任所之

其十三

我本人外人 偶尋人外境 醉鄕且陶然 兀爾不願醒 意氣頗自得 動作無所領
此身或笑傲 此心常悟穎 仰視宇宙間 至理誠煥炳
其十四
萬像盈我眸 紛紛雜沓至 驅我醉鄕中 勸我不辭醉 世人醒且亂 汝醉實有次
醒者辨玄黃 紛紛不足貴 汝醉臥頹然 兀傲眞有味
其十五
世人愛生業 區區占田宅 我醉一杯酒 林泉知晦跡 靜想天地間 人生不滿百
方喜綠雲鬢 忽歎霜華白 放曠須適意 此日足可惜
其十六
永日撰詩史 燈下修茶經 好古漸知趣 博學無所成 分座與山人 頹醉同田更
霜芋收後園 秋菊盈前庭 人以紛雜喧 我以堅白鳴 唯有麴先生 千古知我情
其十七
怡怡山中雲 泛泛崇蘭風 細觀各有趣 自樂天地中 且酌我樽酒 不須遲龐通
世間亡與得 恰似烏號弓
其十八
失之我自失 得之我自得 唯有君子人 得失無所惑 禍福相依倚 猶如馬失塞
昔有被酒人 夢入槐安國 覺來悟前夢 床上暫睡默
其十九
窮經讀書生 白頭猶未仕 把冊焚膏油 苦學猶爲己 區區汨名利 知進不知恥
自誇衣夫錦 揚揚過隣里 是非毀譽間 勞勞送年紀 不如謝擾擾 乘流遇坎止
醉臥是良圖 功名非所恃
其二十
掛冠且笑傲 其樂何淸眞 安得千載下 挽回三代醇 北窓臥淸風 日月疑暫新
羲皇逝已久 紛紛經幾秦 擧世皆奔趨 汨汨混泥塵 多能魯司寇 誨人何諄勤
六籍垂千古 濩落誰能親 不如退山林 避世是要津 素琴無絃彈 漉酒用葛巾
柴桑彭澤翁 百世眞可人

3.**和靖節停雲** 013－215b(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思舊友也 雲林異途 欲會無由

雲密西郊 黯然將雨 念彼懷人 關山路阻 琴書在床 以吟以撫 渺渺遐思
勞神凝佇
望彼天涯 雲海空濛 念彼懷人 心如帝江 我姑酌酒 寄傲南窓 情人不來
吾誰適從

離離野草　或枯或榮　貴賤死生　乃見交情　言念君子　日邁月征　乘流遇坎　以送餘生
言念君子　靜倚松柯　鳴籟叨叨　吹萬以和　悵望高吟　感慨良多　暮雲春樹　傷如之何

4.**和靖節時運** 013－215c(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春遊也　杖屨行吟　勝景難旣

倒冠曳履　緩步花朝　熙熙淑氣　藹藹東郊　俯察品類　仰視淸霄　酌以新醅　蔌以芹苗
古澗淸泠　我纓斯濯　於於原陸　探奇遐矚　人生世間　但取裁足　帶索鼓琴　云胡不樂
習習和風　怡我浴沂　關關好鳥　喚我忘歸　風光滿眼　乘我指揮　年華過人　堂堂莫追
短短竹籬　蕭蕭草廬　言旋言歸　庭軒豁如　靜和陶詩　醉擊玉壺　老當益壯　春不負余

5.**和靖節勸農** 013－215d(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東國山多險阻　夷原偏小　嶺北窮谷之民　以謂土寒不莠　多荒阡曠野　不務耕種　歲窮　以蘋栗充飢　而國俗恃臧獲　故懶遊者多　信異道　故寄食者繁　所謂閑散右族　無聊左道　皆遊手而仰食於民者　余惜之　和此篇以告其人　庶或感乎

自古在昔　天降蒸民　茹毛飲血　饕道味眞　降自中古　機巧相因　燔黍捭豚　爰自燧人
天祐下民　乃生后稷　誕降嘉種　乃種乃殖　民之恒業　莫如力穡　惰農自安　其可艱食
和風解凍　日行東陸　土脈如膏　韶光沕穆　火耕水耨　耒耜相逐　農功旣窘　暴膚露宿
餬口素飧　其能長久　有事西疇　旣勤千耦　天錫爾祚　合穎殊畝　生於兩間　耐可斂手
婦勤紡績　千箱不匱　男服犁鋤　百困可冀　歲功將賽　田畯至喜　醉飽喧譁　俯仰無愧
戒爾華胄　警爾村鄙　臥龍躬耕　陳仲織屨　將相之才　不屑斯軌　爾生千載　寧不服美

6.**和靖節答龐參軍** 013－216b(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族兄孫敬甫雨雪訪我 和此追贈

得句池塘 傳我尺書 對床風雨 載笑載娱 騎驢未下 賞我山居 藤掛短籬 雪擁矮廬

嗟世之人 金玉是珍 我則異是 寶以仁親 言念君子 箴彼調人 必也無訟 德將有隣

願言君子 惟日孜孜 從善如登 自天祐之 告之話言 重之以詩 申申燕居 時復繹思

清談未了 袂影將分 相送柴門 銜悲斂欣 異夕情思 靄靄停雲 紅塵千丈 音容曷聞

庭有松柯 老鶴宵鳴 檻有梅梢 清香未零 君子之操 莫之與京 不忮不求 雲胡不寧

和彼陶辭 穆如清風 琅然圭復 蕩我胸中(㊞和靖節歸去來辭贈我)宜固雅志 向克令終 願效參也 三省厥躬

7.**和靖節形影神(三首)** 013－216c(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形贈影

與汝苦相累 相從能幾時 月燈汝隨我 處陰汝何之 同處悲歡中 不知常在玆 我靜汝亦靜 動則如有期 適從何處來 瞑目時紬思 相期辭舞中 莫伴涕交洏 向曉拭鏡看 似我無復疑 願言百歲內 爲歡君勿辭

影答形

嗟子我所依 與君同守拙 萬丈塵網中 逐逐何時絶 有時苦牽愁 俄然又歡悅 處處便相隨 頃刻不能別 願爾醉勿醒 笑舞萬想滅 莫作冰氏子 亦莫趨炎熱 終年擾擾馳 我勞汝力竭 一朝俱汝消 誰人論勝劣

神釋

吁嗟爾朦朧 汝以我而著 參於三極中 且以問誰故 願爾勿役我 擇善相流附 籛鏗與顔回 皆是紙上語 百歲計萬年 兀兀不遑處 我運忽爾躬 爾復不能住 貴賤與衰旺 莫不囿於數 修爾遠遊裝 焚爾折腰具 括囊遊大方 爾可無咎譽 唾謝夢浮生 飄然拂衣去 爾安我不疲 大耋亦何懼 逍遙大塊內 勿復苦我慮

8.**和淵明遊斜川** 013－217a(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世故多不樂 已矣吾將休 緬懷千古人 無心愛天遊 萬物各有趣 倏然時序流 山中友麋鹿 溪畔狎鳧鷗 齊梁困孟軻 陳蔡厄孔丘 所以賢與聖 塊然無與儔 我行發浩歌 幽鳥鳴相酬 借問陋巷回 還有此樂不 一簞一瓢味 人不堪其憂 賢哉獨坐忘 嗒然無所求

9. **和示周祖謝三郎** 013－217b(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清風來北窓　萬像皆欣欣　援筆寫新詩　停機思古人　驚呼起九原　邈矣終無因
願言觀物化　樂哉知所臻　蓬瀛不可見　銷化非所聞　明窓點周易　追慕三聖勤
山室獨幽閴　猿鳥爲比隣　欲捻書籍買　卜築洙泗濱

10. **和淵明乞食** 013－217c(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口腹爲人累　出門無所之　以我磊塊心　罄折卑言辭　癡兒倚門閥　咄言何所來
儒冠主人出　歎迎將進杯　始欲謝不敢　終然陳賦詩　已欣愜中情　自愧駑駘才
軟語且爲珍　十朋非所貽

11. **和怨詩楚調** 013－217c(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寒暑自相代　日月跳丸然　遷延已云老　餘生復幾年　更希賢聖心　至理無黨偏
我有數間屋　亦有三畝田　所安在無事　不計喧市廛　尋常喫茶飯　飽來憑床眠
動翫萬化變　靜看四序遷　幽禽啼舍北　好山排窓前　渺渺江浸沙　歷歷樹含煙
觀物庶窮理　可以追前賢

12. **和答龐參軍** 013－217d(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顏子守如愚　仲尼欲不言　客來如問我　笑指松篁園　有時細彈琴　和以三百篇
所樂復何事　前修無間然　女蘿倚松柏　千尺托夤緣　欲效古人心　經史歷歷宣
其如個物欲　對面阻關山　虛心自有得　萬古猶當年

13. **和五月朝作和戴主簿** 013－217d(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圓幅轉無垠　大化無終窮　至理在其內　昭然指顧中　得輿勿憂剝　蔀家凶在豐
消息與盈虛　旋轉如回風　愚人不顧後　有始不克終　君子哲其理　永保用其沖
人事有變易　至道無替隆　但能法天運　厚重安如嵩

14. **和連雨獨飲** 013－218a(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山遠罕人事　經旬絶跫然　魚鳥雷陳舊　松杉伯仲間　一醉無所慮　何必求神仙
兀爾忘我形　可見本然天　乾坤未分析　何物爲最先　天淨遠山橫　日夕幽禽還
宛然個中趣　飽參三十年　如今已衰老　端坐復何言

15. **和移居(二首)** 013－218b(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其一

水石崢嶸處　縹緲神仙宅　但願得其樂　不問朝與夕　荏苒百歲間　胡爲馳役役
石室雲爲衣　陽坡草爲席　至道若神契　何論今與昔　有人問其趣　一一詳剖析

其二

我有三間屋　我有千首詩　怡然得佳趣　拈筆輒寫之　恍然有所得　兀爾無所思

遡觀萬古人　彼此皆一時　若欲慕唐虞　唐虞常在玆　天未喪斯文　聖言知不欺

16. **和還江陵夜行途中** 013—218c(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金鼇月夜探梅途中作

夜黑鵂梟啼　林壑何杳冥　少焉山月上　欣然愜素情　尋梅不憚險　策杖披榛荊
巖回苔蘚滑　松偃清陰生　東風尙料峭　映林殘雪明　因懷林處士　恨不如屈平
西湖二十年　潔身忘彙征　丈夫委其身　不用當躬耕　佩蘭守勁節　釣名徒自縈
我知賢達人　千載無完名

17. **和春懷古田舍二首** 013—218c(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其一

盜泉惡木傍　君子窮不踐　結髮愛清逸　已矣吾知免　春日方暄妍　賞心幽懷緬
人皆非堯舜　何得事盡善　有時語放誕　有時蹈高遠　所以古人語　王丘見兩反
世人若方我　吾知所履淺

其二

莫蘄汲汲富　亦勿戚戚貧　人生天有命　所求非辛勤　千古柴桑子　猗歟君子人
一味歸來篇　穆如清風新　入室酒盈樽　浪遊榮木欣　以此乘化盡　悅豫常津津
余亦畸偏子　山泉爲四隣　匪我獨好奇　古有羲皇民

18. **和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013—218d(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憶彼鰲峯遊　訪舊友以寫我憂

不見圖書久　歲月憂愁積　遊訪寫幽憤　歡欣如宿昔　誰知遼天禽　窺雲刷六翮
病骨作樊籠　路遠山川隔　終恐懶讀書　老去作人役　故友斯文舊　鎖窓看周易
我來問其義　一一詳辯析　願子復觀玩　守節個松柏

19. **和還舊居** 013—219a(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夢到山房

昨夜夢金鼇　峯上啼催歸　山房冊在床　喜極情銜悲　山川宛如昨　故舊人半非
覺來奪繹思　終恐多忘遺　一一記冊邊　情恍多依依　晝爲夜所夢　各以其類推
平生味聖言　協夢非吾衰　瀝忱黃卷師　倚門其可揮

20. **和於西田穫早稻** 013—219b(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拙於生事　乞城東數畝　種菽粟以穫

人生百歲內　所慮非一端　孰雲惰四肢　居食求飽安　嗟嗟游手輩　世務專不觀
不恥原道篇　肯信因果還　飽食欲未飢　暖衣欲未寒　雖是物情同　所贍良獨難
我乞城東畝　作力代學干　雖半雀鼠耗　足啓清臣顏　淖糜光朝曛　堅鎖雲松關

甘處不諂驕 足以無永歎

21. **和於下濮田舍穫** 013—219c(梅月堂詩集卷之八)

茅屋漏風日 架此千巖隈 雖復庶屢空 晏然無個懷 由來唱大音 里耳應不諧
聖賢遇當世 濩落猶瓦雞 宣尼說天下 掌中難圖廻 大法寄春秋 絶筆西狩哀
若非斧衮文 來學誰將開 斯文雖不墜 泰山先摧頹 余生獨後辰 運命逢舛乖
盤桓十畝間 歎聖多栖栖

22. **和淵明和柴桑詩** 013—322a(梅月堂詩集卷之十五)

策杖步庭除 顧影空踟躕 嘉樹涼翳翳 偏愜幽人居 蘪蕪羅堂前 薜荔施蓬廬
登高試寓目 依依見村墟 拾樵過幽徑 採芑尋新畬 入門頗自適 出門無勞劬
俯仰五百年 料想如我無 物與我相歡 世與我相疏 鼓琴誦詩書 過此將何須
浮游天地中 不知吾所如

23. **和淵明酬柴桑** 013—322b(梅月堂詩集卷之十五)

自我寄人世 四十寒暑周 眼底換星霜 倏忽春與秋 觀化倚南窓 感時遊西疇
借問役役者 還有此樂不 速理襪與縢 吾將丘壑遊

24. **和淵明和郭主簿二首** 013—322b(梅月堂詩集卷之十五)

其一

山居無長物 樹木多清陰 有興輒題詩 時復攄胸襟 閑敲一局棋 更撫一張琴
靜思有雅趣 眼底成古今 泛覽古人書 置卷良獨吟 衰病懶重披 有酒聊孤斟
生事邇來拙 曳履作商音 丈夫生此世 意在華纓簪 既捨復何爲 終老千峯深

其二

年歲競媚妍 數遊好時節 山花紅且明 石潭澄且徹 俯仰復遐矚 物象多妙絶
桃李下成蹊 竹木儼成列 不學萬人敵 況羨千人傑 抱拙林泉間 願得頤生訣
畢竟誰肯余 山中有蘿月

成俔(1439—1504)

次歸去來辭 014—428c(虛白堂文集卷之二)

歸去來兮 桑梓故鄉何日歸 狼跋尾而自苦 鳧短脛而自悲 貝錦城而莫遏 駟舌吐而難追 武耄年而悔過 蘧五十而知非 褫駿鸃之朝冠 襲薜荔之秋衣 將誅茅而卜築 構一宇於翠微

如鳥斯擧 如鹿斯奔 言策余馬 言歸衡門 山川猶昨 故老無存 爰取芳醪 乃酌匏樽 詠考槃而在磵 居陋巷而希顔 蝸守殼而自衛 蚊棲睫而常安 納清

風於簞戶　邀素月於松關　激冲(註:原書字體不明,據南潤秀先生《韓國"和陶辭"研究》一書補)襟而宇宙　慕達士之大觀　嘯煙雲而欽吸　追魚鳥而往還　躬内省而自得　寓至靜於桓桓

歸去來兮　意浩蕩而遠遊　展鯤鵬之壯圖　何蜩鷟之足求　聞天籟之夜動　據枯梧而忘憂　鳴鳩催我以夙駕　問春光於綠疇　山乘蠟屐　水弄扁舟　謝逋客之俗駕　甘死狐之首丘　醉踞石於林麓　淸濯纓於溪流　知天命而自樂　葆吾身之眞休

已矣乎　少壯榮華非昔時　不如隨意而遅留　胡爲乎亡羊無所之　勳名儻來寄雲路邈難期　依菟裘而偃仰　循隴畝而耕耔　學農圃之老術　誦甫田之雅詩　利肥遯而永終　何必從唐生而決疑

丁壽崗(1454—1572)

和陶淵明止酒　016－242b(月軒集卷之四)

居常欲止酒　欲止猶未止　飲止二三杯　神止華胥裏　仰止孝於父　俯止慈於子　弔則止於哀　慶則止於喜　怡然安所止　世慮止莫起　終歸止於醉　萬事止不理　精神漸止耗　還思止持已　覆杯誓止之　從此長止矣　欲效淵明止　其止難測涘　姑當止吾止　唯不止於祀

申光漢(1484—1555)

和歸去來辭　022－238a　(企齋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言告言歸吾欲歸　羲農旣去我雲邈兮　孑獨立而潛悲　托栗里之遺篇兮　跡前脩以高追　三十九之行年兮　覺已往之都非　將回轅以改路兮　集衆芳以爲衣　雖信姱而好脩兮　智已昧於燭微

踐足之外　風駭浪奔　紛紜倚伏　禍福無門　惡不可爲　善奚足存　靑黃災木兮　視彼犧樽　然富貴之可懷兮　故汗背而強顔　人居薪以待燃　燕巢幕以相安　宜先哲之獨智兮　或肆志於抱關　哀狂簡之無裁　昧超世之高觀　思重華而不再兮　挽淳古其莫還　獨踽踽於聖門兮　亦羞稱夫齊桓

歸去來兮　盍高擧以遠遊　夢元亨之田園　今十年而始求　悟天命之已然兮　將不樂而奚憂　僕夫戒余之行謀兮　及種豆於南疇　藏書萬卷　可載方舟　尋陋巷之顔回　學東家之孔丘　非簞瓢之可慕兮　樂一理之同流　保不材之無用兮　辦百年之長休

已矣乎　孤臣有罪負明時　欲去遲遲爲少留　行藏在天一聽之　時命旣大謬　世

事胡可期 嘗關心於沮溺 寄餘生於耘耔 歌考槃乎衛風 詠美人乎邶詩 列往則以自靖兮 淵明在前勿復疑

韓忠(1486—1521)

1.**棲稷山萬日寺 和陶錢溪韻** 023—518d(松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我去霜葉脫 今還陰雨積 新苔長巖腹 房僧半非昔 登陟放海眼 氣欲借風翮 因此往四海 世攖永可隔 顧有區中緣 大義那免役 心眼物與化 節序悲變易 動靜各有時 義理要兩柝(註:"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以下簡稱"數據庫")據陶原詩韻已改爲"析"字)耿耿靈府閑 亭亭山上柏

2.**復次詠所觀** 023—519a(松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水土於海山 撮勺斯得積 流峙不崩洩 永持今與昔 高臨望浩浩 飛潛幾鱗翮 俯仰卽可得 睫前人自隔 萬形豈素殊 反身非物役 觀物邵子篇 著意在聖易 遠觀而近取 此意復誰析 已矣讀空禪 尙亦問庭柏

3.**和陶夜行塗口時思家** 023—519a(松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境遠事偏寡 煙逕天與冥 旅遊雖得方 臨雲起緬情(㊊今攷陶詩韻,則此以下八句缺)

周世鵬(1495—1554)

1.**偶吟** 027—074b(武陵雜稿 別集 卷之一)

早年學長劍 壯氣衝青冥 區區七尺軀 亘懷萬里情 誓將霜雪刃 爲君除棘荊 北繫酪漿酋 東滅斑衣生 大揚一斗膽 盡忠事聖明 遂令百萬人 鼓腹歌太平 釁干藏虎皮 千載無戰征 然後歸田園 還驅吾牛耕 不爲赤松遊 不爲塵網縈 悠然畢生涯 不釣萬世名(註:次《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韻)

2.**和陶淵明雜詩** 027—075c(武陵雜稿 別集 卷之一)

堯舜陟方死 周孔松下塵 茫茫大瀛海 寄此稊米身 聖賢不可追 經史聊相親 不才懟明代 無德愧四隣 時斟一尊酒 嘯詠大平晨 清風竹樓上 我亦羲皇人(註:次《雜詩》其一韻)

趙昱(1498—1557)

1.**閑中披閱梅月堂集 得和陶飲酒之作二十篇 不揆鄙拙 輒復次韻 以資飲**

者拍手雲 028－179a(龍門先生集卷之一)

其一

世道日交喪 蹙蹙向何之 緬懷千載人 古今各異時 我欲問一言 歎息不在玆
磊䃶方寸中 萬慮復千疑 請君姑舍是 有酒勤相持

其二

日月如轉丸 出沒東西山 我生將不久 請君無多言 所貴一日樂 一日如萬年
是以柴桑翁 已向酒中傳

其三

我自飮君酒 君能知我情 且盡眼前杯 何用世上名 相視卽相忘 一醉齊死生
彼哉徒紛紛 心爲寵辱驚 誰識酒中樂 箇箇本圓成

其四

已聽春鳥喚 倏見秋螢飛 北里歌且笑 南隣哭且悲 一生與一死 哀樂定誰依
幸有酒盈樽 非爾將安歸 醉後忘所知 豈歎鬢毛衰 但願百年內 此飮終無違

其五

窮居抱幽病 閉關絶人喧 動靜畸於世 自知賦性偏 鳥飛思故林 雲歸戀舊山
我身適自由 獨往仍獨還 時時成大嚼 醉後便忘言

其六

一指與一馬 誰非復誰是 有彼則有此 有成自有毁 是非成毁間 盡是悠悠爾
昧者宜自省 吾言眞不綺

其七

我坐東籬下 把酒泛寒英 菊以爲我餐 酒以敍我情 頹然醉卽臥 不憂天地傾
何況人間事 囂囂無足驚 但得長如此 自可了一生

其八

城東桃李花 春日弄芳姿 狂風一披拂 索莫餘空枝 誰知歲寒中 松柏獨也奇
隨時觀物化 畢竟我何爲 咄咄人間世 超然貴不羈

其九

我是羲皇人 北窓我自開 清風吹我面 明月照我懷 翛然我獨樂 世與我相乖
天地爲我廬 大道爲我棲 本來我常靜 誰使我汨泥 我歌陽春調 衆耳不我諧
已矣我且止 人我竟誰迷 唯須飮我酒 我醉其

其十

達人蹈大方 曲士滯一隅 靜躁旣異趣 出入詎同途 我向崑崙行 羲和爲前驅
具茨問大隗 道情入無餘 歸來遇鴻濛 逍遙且安居

其十一

來來復去去　日日長安道　俱爲逆旅人　年光不知老　身名竟何有　草木同枯槁
不如酌樽酒　取醉從所好　我在萬物中　惟道爲可寶　所以知自貴　放曠人世表
其十二
古人皆有言　行樂須及時　常恨不得酒　酒至我何辭　世事自多端　胡爲念在兹
嘯傲北窓下　痛飲復奚疑　哂彼顛冥客　久爲塵累欺　獨有紫桑翁　千載願從之
其十三
獨飲懽喜酒　仍遊懽喜境　世人莫我知　笑我醉無醒　醉中無盡意　我豈昧本領
囊括天與地　不復求脱穎　從兹宇泰定　天光常炳炳
其十四
人世足憂患　紛然而迭至　所以放達士　千金買一醉　一醉復一醉　入道有漸次
賢聖既強分　神仙亦非貴　渾渾合自然　始識其眞味
其十五
悠悠觀我生　三界如火宅　衆苦日煎熬　無地安着跡　孰能處無爲　守一千二百
自古共悲辛　未老頭先白　思之又思之　此輩眞可惜
其十六
棲遲衡門内　時時讀我經　歎息千載下　吾道終無成　人生會有涯　世變已屢更
長歌欲歸去　閑居思大庭　優遊寂寞中　肯以不平鳴　姑酌彼金罍　聊復樂我情
其十七
皎皎梧桐月　微微楊柳風　大塊厚我生　樂亦在其中　飲爾太和湯　醉自神明通
悟罷人世事　得失付楚弓
其十八
有得由有失　無失緣無得　了然悟生理　紛紛何足惑　知止身不殆　寡求願易塞
復聞醉鄉樂　不減華胥國　且須歸去來　是非吾欲默
其十九
人愛五斗米　折腰強從仕　我愛一杯酒　道在不失己　我生有餘樂　人死有餘恥
所以常獨遊　不入冠蓋里　但知日日醉　豈復問年紀　浩然宇宙間　自行還自止
功名與富貴　可畏不可恃
其二十
我觀人間世　本無一事眞　況復去古遠　風俗何由淳　子雲太寂寞　草玄要美新
豈如商山皓　高歌好避秦　衆人重名勢　誰拂元規塵　擾擾逐奔波　短生長憂勤
且復歸我廬　懽然酒相親　回示一天下　滔滔盡迷津　醉鄉在何許　命我車既巾
東方有一士　吾將從斯人

2.用陳簡齋次淵明止酒韻 028－190d(龍門先生集卷之二)

淵明昔止酒 今人不知止 彼哉賢與聖 亂我方寸裏 沈冥一味中 醒醉紛諸子
至人道集虛 不以物悲喜 嗒焉據枯梧 天和由中起 所樂豈外假 合喙了衆理
常遊不貸圃 忘物兼忘己 可笑止復述 無奈太勞矣 吾將持大瓢 挹彼清淺涘
蓬萊是何處 一臥冥千祀

3.次淵明二疏韻 028－192a(龍門先生集卷之二)

人皆縻好爵 誰敢決然去 滔滔衆流中 二疏獨異趣 瞻彼禽鳥微 猶能色斯擧
當時有所見 不願王者傅 知止遠殆辱 高義感行路 進退固有道 萬鍾焉復顧
旣非逐時好 亦豈要後譽 所樂在一生 超然屏俗務 黃金娛鄉閭 不失緣性素
淸言留警策 昧者猶未悟 交臂斗爭筲 得失謾多慮 所以之二子 萬古名愈著

4.讀陶淵明乞食詩 次韻二首 028－201c(龍門先生集卷之三)

其一

淵明苦長飢 吾今甚哀之 富固不可求 貧亦不可辭 謀道貴知命 窮達任去來
君看坳堂水 舟芥而膠杯 斯人處非所 感傷形於詩 堯舜沒已久 草野多遺才
奈何復奈何 願爲知者貽

其二

我愛陶淵明 恨不親見之 遺篇落人間 一一多苦辭 折腰固非辱 胡爲歸去來
食尙不得飽 何以嗜酒杯 我知斯人心 好讀斯人詩 詩中有深意 千古難其才
是豈苟作者 可爲吾輩貽

李滉(1501—1570)

1.和陶集移居韻二首(◎五月十八日) 029－072d(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其一

我生五十年 今有半成宅 地僻人罕至 山深日易夕 亦知生事疎 猶勝勞形役
省力撤舊材 隨宜展敝席 無論固窮節 野性諧夙昔 苟爲道不同 千言難剖析

其二

獨酌一杯酒 閒詠陶韋詩 逍遙林澗中 曠然心樂之 古書誠有味 多病畏沈思
疾惡憤遺臭 慕善嗟後時 溪聲日夜流 山色古今玆 何以慰吾心 聖言不我欺

2.和陶集飮酒二十首 029－073a(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其一

無酒苦無悰 有酒斯飮之 得閒方得樂 爲樂當及時 薰風鼓萬物 亨嘉今若玆

物與我同樂 貧病復何疑 豈不知彼榮 虚名難久持
其二
我欲挾天風 遨遊崑崙山 區區未免俗 至今無足言 前有百千世 後有億萬年
醉中見天眞 那憂醒者傳
其三
智者巧投機 愚者滯常情 滔滔汨末流 總爲中利名 古來賢哲人 吾獨後於生
此道即裘葛 柰何或猜驚 拳拳抱苦心 淹留愧無成
其四
白雲在空谷 無心天上飛 偶然隨風起 何更有戀悲 游空恒泛泛 含雨亦依依
苟不霈嘉澤 曷若遄其歸 我思古賢達 末路何多衰 既雨不能罷 亦與天道違
其五
我本山野質 愛靜不愛喧 愛喧固不可 愛靜亦一偏 君看大道人 朝市等雲山
義安即蹈之 可往亦可還 但恐易磷緇 寧敦靜修言
其六
有人生卓然 吾獨異於是 少愚晚益戇 無成反有毁 自耽衆所棄 屏迹亦宜爾
區區口體間 豈必魚與綺
其七
憶昨始來玆 四山花繁英 俄然暗衆綠 悄悄幽居情 寧聞有石人 百歲苦易傾
邈彼古聖賢 身死道長鳴 不及望門牆 咄咄如吾生
其八
園林朝雨過 悤蒨嘉樹姿 晚涼生衆虚 餘靄棲高枝 泬寥茅屋靜 谽谺洞壑奇
酒無獨飲理 偶興聊自爲 陶然形迹忘 況復嬰塵羈
其九
皦日出東北 巖居霧露開 川原曠延矚 爽朗幽人懷 萬物各自得 玄化妙無乖
飛飛雙燕子 長夏自來棲 有口不啄粟 卒瘏銜其泥 巢成養雛去 物性天所諧
無機似獨智 用巧還群迷 晴簷語呢喃 主人夢初回
其十
所思在何許 天涯與地隅 迢迢隔塵響 浩浩綿川塗 人生如朝露 羲馭不停驅
手中綠綺琴 絃絶悲有餘 獨有杯中物 時時慰索居
其十一
東方有一士 夙志慕斯道 舂糧欲往從 守隅今向老 孰能諭迷塗 人皆惡衰槁
蹙蹙顧四方 不見同所好 空知五車書 終勝萬金寶 至哉天下樂 從來不在表
其十二

問君今何爲 麥秋正丁時 山泉清可釀 自勸寧有辭 每攬昔人懷 感慨祇如玆
安得金蘭友 趣舍不復疑 片言釋千誣 一誠消百欺 此時忘憂物 吾亦可已之
其十三
我思千載人 蘆峯建陽境 藏修一庵晦 著書萬古醒 往者待折衷 來者得挈領
懿哉盛授受 源遠雜魯穎 口耳障狂瀾 心經嘉訓炳
其十四
舜文久徂世 朝陽鳳不至 祥麟又已遠 叔季如昏醉 仰止洛與閩 群賢起鱗次
吾生晚且僻 獨昧修良貴 朝聞夕死可 此言誠有味
其十五
道邇求諸遠 滔滔曠安宅 哲人有緒言 因可追心迹 苟未及唯一 何異誇聞百
常怪楚狂輩 妄自分黑白 遇聖不遜志 潔身還可惜
其十六
吾東號鄒魯 儒者誦六經 豈無知好之 何人是有成 矯矯鄭烏川 守死終不更
佔畢文起衰 求道盈其庭 有能青出藍 金鄭相繼鳴 莫逮門下役 撫躬傷幽情
其十七
蕭蕭草蓋屋 上雨而旁風 就燥屢移牀 收書故篋中 但撫無絃琴 寧知窮與通
誇言笑宋玉 欲掛扶桑弓
其十八
酒中有妙理 未必人人得 取樂酣叫中 無乃汝曹惑 當其乍醺醺 浩氣兩間塞
釋惱而破吝 大勝榮槐國 畢竟是有待 臨風還愧默
其十九
小少(註:"數據庫"雲:"一本作少小")聞聖訓 學優乃登仕 偶爲名所累 輾轉徒失己 龍鍾猶强顔 竊獨爲深恥 高蹈非吾事 居然在鄉里 所願善人多 是乃天地紀 四時調玉燭 萬物各止止 畢志林壑中 吾君如怙恃
其二十
近代蘇雲卿 漢時鄭子眞 遯迹意何如 聊欲還其淳 千歲如流電 萬事更故新
伯夷本歸周 黃公竟避秦 古來英傑士 終不墜風塵 聖賢救世心 豈必夙夜勤
卓哉柴桑翁 百世朝暮親 湯湯洪流中 惟子不迷津 同好陸修靜 晚負廬山巾
安得酒如海 喚起九原人

崔演(1503—1549)

和歸去來辭 032—008a(艮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去來辭者 乃晉徵士陶淵明作也 嘗令彭澤 恥折腰 作此辭以見志 返田園 千載之下 想見其為人 辭意雋永 至今膾炙 然陶之此辭 乃因不遇時而發也 我則異於是 遭遇聖明 不當如徵士之歸去 故反其意以吾心之復初者 賦而和之

歸去來兮 微聖賢吾誰與歸 天生物各因其材 續鳬脛則可悲 始余學而觀古 遵義迹而高追 蹈大方而植內 期徙善而革非 在顔巷而安貧 樂蔬食與惡衣 嗟衆慾之投罅 道心晦而愈微

情瀾盪激 意馬橫奔 身施紫綬 足踵朱門 臧穀俱亡 荊凡孰存 目鉢蛾眉 心醉芳樽 舍靈龜而朵頤 常怙耳而低顔 雕太素而喪眞 甘鴆毒而宴安 御長轅於九折 身重負於翹關 顧初心猶未可 忽冥思而反觀 爰收放而合離 付物我於八還 築性郛而克敵 揚我武之桓桓

歸去來兮 閉六鑿而天遊 睨而視兮有道 吾捨此又何求 倘內省而不疚 體可胖而無憂 庶致不遠而知復 養嘉禾於良疇 磨我明鏡 泛我虛舟 絶紛華而反本兮 體仁類之首丘 欣余志之有獲 遏慾浪於橫流 尋樂地於名教 復何事乎歸休

已矣乎 進德修業欲及時 存此歲月挽不留 吁嗟乎役役將安之 往者雖不及 來今猶可期 培萌孽於牛山 去稂莠而耘耔 考古人而尙友 豈徒事乎誦詩 不及泉則棄井 此言至切君勿疑

金麟厚(1510—1560)

1.**敬次陶翁韻示虎兒** 033—044b(河西先生全集卷之三)

有苗或有秀 鮮克有至實 乃翁號爲儒 亦徒以文筆 人皆可堯舜 非難勝一匹 道實人共知 非有他奇術 革絲自能言 席食別自七 孝弟有知能 矯質在溫栗 須知性中間 本自非有物(註:次《責子》韻)

2.**和止酒** 033—051a(河西先生全集卷之三)

鳥止止丘隅 人當知所止 動止日用間 靜止方寸裏 仁敬止君臣 慈孝止父子 事物各有止 得止斯可喜 食止於充腹 寢止於晨起 君言酒當止 止酒亦有理 一止渾憂樂 再止忘人己 一一止於酒 此止我知矣 不止未爲道 止道無涯涘 永止醉鄉中 奚止千萬祀

尹鉉(1514—1578)

1.**陶淵明飲酒韻** 035—040c(菊磵集卷中)

其一

不獨不憂貧 亦復不憂道 自存道亦存 道存不知老 我自我心歡 人謂我形槁
我生亦何人 與人苦異好 所貴在我身 虛名非所寶 持此一觴酒 孤歌天地表
(註:次《飲酒》其十一韻)

其二

稟氣何寡偶 行止自違時 長年長苦飢 嗟哉所不辭 萬類有乘除 何獨長若玆
聞有嚴君平 正欲就決疑 不敢憚遠征 但恐人我欺 所恃有天在 且從天命之
(註:次其十二韻)

其三

貧居常鮮歡 觸類皆愁境 有睡不欲覺 有醉不欲醒 荏苒歲月頹 衰髮忽垂領
霜鋒十載磨 未作囊中穎 保此固窮節 不改吾所秉(註:次其十三韻)

其四

隣曲有好懷 晨夕不遠至 有酒輒成酌 酌亂易成醉 醉卽發淸嘯 淸嘯澹胸次
不知明日事 今日醉是貴 寄語俗中士 寧識此間味(註:次其十四韻)

其五

城東有故業 松林空遶宅 一爲口腹營 十載斷行跡 種柳已成行 長桑當至百
方爲折腰身 玄鬢忽已白 何不念前途 餘生良可惜(註:次其十五韻)

其六

晩生叔季後 獨立抱遺經 孤懷空嘐嘐 垂老百不成 悄悄一室中 被褐守寒更
風扉自開闔 枯葉墮前庭 冬宵苦不曙 叵耐飢腸鳴 不賴膝上琴 何以陶我情
(註:次其十六韻)

其七

悠悠叔世下 永懷黃虞風 長歡衆愁裡 獨醉群醒中 人言達者事 貴在能變通
但可直如矢 不願曲似弓(註:次其十七韻)

其八

天賦貴在我 求我則皆得 人皆求在人 遺己詎不惑 軒戴去已遠 千載聖路塞
紛紛處士談 唯知務强國 終然憤說難 不如初守默(註:次其十八韻)

其九

少小學於祿 弱冠始登仕 碌碌一飽營 謀進不顧己 施施方自驕 寧識墦間恥
鍾英已怪嗔 松竹荒田里 事業能幾何 歲月忽逾紀 白髮已滿頭 吾行胡不止
四序政相催 春寒不可恃(註:次其十九韻)

2.**次淵明飲酒** 035－042d(菊磵集卷中)

運生非一途 趨舍各異情 楊朱知愛己 伯夷空立名 絲染悲墨氏 途窮哭阮生
流年飛電掣 處世大夢驚 但願樽前酒 不嘆老無成(註:次《飲酒》其三韻)

3.**淵明飲酒** 035—043d(菊磵集卷中)

信衰詰誓興 大道日喪眞 朱翟亂仁義 風俗不復淳 異術遂以滋 刑名競奇新
首陽餓伯夷 商山有避秦 年代忽古今 孔跖俱埃塵 詩書十載業 吾志亦已勤
城東數畝田 耒耜行可親 皷枻月溪下 長歌渡迷津 詩哦李白篇 酒漉淵明巾
世事百不聞 終作醉鄉人(註:次其二十韻)

4.**陶淵明連雨獨酌** 035—044c(菊磵集卷中)

窮居雖鮮欲 衍酒卽愉然 伍旬閉戶臥 連夜雨聲聞 淵明有奇句 亦雲飲得仙
有酒曷不飲 崇替當任天 一㪷却醺然 直至黃虞先 黃虞逝已遠 淳死不復
逮 所賴搏不燥 聊以窮吾年 此外焉更求 不必空立言

李之菡(1517—1578)

次陶靖節歸去來辭 036—455a(土亭先生遺稿卷上)

歸去來兮 安宅恢恢胡不歸 初不是心爲形役 復何喜而何悲 南余旆兮孰拒
北余轅兮誰追 耳不聞其毁譽 口不言其是非 知蘊袍之且煖 又何羨乎錦衣
遵大路之蕩蕩 曜此日之不微
瞻彼中郊 鳥飛獸奔 深山爲屋 溪谷爲門 出入閑閑 所性猶存 饑食木實
渴飮汙樽 田有禽兮不與 鳥獸中之原顔 何最靈之反昧 入鼎鑊而自安 我不
欺乎我身 誰速我乎鬼關 有百體而快適 愧女子之闚觀 瞰天地之闊遠 笑白
雲之往還 巢何爲乎避堯 管何爲乎事桓
歸去來兮 履中途而優游 貧不屑乎仲子 富不屑乎冉求 無旨酒與佳肴 可娛
樂而忘憂 視不分於五穀 難從事乎西疇 茫茫滄海 渺渺孤舟 指雲間之華夏
望日下之青丘 從吾心之所好 樂天放而周流 見風濤之將起 返故園而時休
已矣乎 泰和雍熙問何時 隙駒其過不我留 不知不慍孰能之 陶琴本無絃 誰
爲鍾子期 藝丹田之黍稷 玆不怠乎耘耔 書窮姚姒之書 詩詠子姬之詩 心此
心而不疚 質諸鬼神而無疑

黃俊良(1517—1563)

續陶潛止酒詩 037—105b(錦溪先生文集卷之四 外集)

高人止一官 早年得知止 步止松菊下 臥止衡茅裏 樂止撫素琴 詩止書甲子

生止屢空樂　事止安分喜　性唯未止酒　止酒心不起　覆杯强欲止　如病止腠理
終知止爲善　矢詩止繩已　愛酒止應難　止者眞鮮矣　後生此仰止　安能止涯涘
受戒願續止　止可用諸祀

權擘(1520—1593)

九日用陶韻　038－064c(習齋集補遺)

今日風景好　忽然幽興生　豈無悲秋意　愛此重九名　蕭蕭天宇肅　淡淡雲容明
紫燕逝安適　玄蟬亦無聲　光陰急轉轂　人世誰遐齡　颼颼露短髮　破帽那禁傾
黃花與白酒　足作蓬室榮　高詠淵明句　愜我遺世情　古人不可見　吾詩還欲成

崔慶昌(1539—1583)

次陶穫稻韻　廣其意　050－026d(孤竹遺稿)

萬事相糾紛　憂樂亦多端　居富苦未足　處貧孰能安　達人乃遺榮　超然獨冥觀
豈但恥折腰　園林早宜還　力耕亦有穫　而不免飢寒　平陸起風波　坦道生險艱
謝絶世上交　物累寧我干　田父時時至　農談共開顏　旣去山日夕　寂寞掩柴關
知音苟不存　已矣何足嘆

金玏(1540—1616)

次歸去來辭　050－052a(栢巖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千里鄉關今始歸　式瞻桑梓而敬止　心一喜而一悲　鴻冥冥兮遠擧
弋人簒兮何追　脫人間之羈羃　謝名場之是非　安步足以當車　綉冕爭似荷衣
愛琮琤之幽谷　開一室於翠微
心甘燕息　念絶波奔　蒼松蔭砌　綠竹護門　簞瓢雖空　至樂猶存　時携園友
共對汙尊　敍夙昔之懷抱　驚老少之異顏　擡醉眼於日邊　望彼美於長安　山蒼
蒼而多木　烟霧鎖於巖關　仰千古而長嘯　閱萬象而流觀　雲北去而有期　水東
流而不還　雖白髮之種種　尙丹心之桓桓
歸去來兮　從所好而優游　卧北窻之天地　羌不營而不求　消甲子於閒中　伴魚
鳥而忘憂　當春日之載陽　和氣藹乎綠疇　維山有屐　維水有舟　朝搴手種之樹
夕登釣遊之丘　日容與而自適　專象外之風流　寄浮榮於泡幻　任身世於浮休
吁嗟乎　東華擾擾少知己　雖信美兮不可留　百爾思不如我所之　溪山元自在
風月來如期　聊沈光而晦彩　付一生於耘耔　誦肥遯於羲易　歌考槃於衛詩　樂

天放兮終天年　萬事聽天何更疑

劉希慶(1545—1636)

奉次澤風(㊊李公植)和淵明九日韻 055—022b(村隱集卷之一)

寥寥深院裏　松竹翠相交　露浥寒花拆　霜催病葉凋　雨餘晴澗吼　雲散玉峯高
烏影沉滄海　蟾光射碧霄　身閑隨意適　性懶謝塵勞　白髮醫無術　丹心老不焦
何妨逢九九　又是醉陶陶　八十餘生在　悠悠經四朝

柳根(1549—1627)

題斜川莊帖幷序 057—441b(西坰詩集卷之一)

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　名相如　顧元歎慕蔡邕　名雍　後漢有朱張者字孫卿　許暹字顏回　夫以前人名若字為己名字　斯豈非見慕之深而然耶　晉之謝太傅　字曰安石　宋之王荊公　名卽安石　謝傅於金陵有墩　曰謝公墩　荊公嘗有詩曰　公去我來墩屬我　不應墩姓尙隨公　議者遂以爭墩病荊公　無乃過乎　荊公生雖晚　自處甚高　初未必心慕謝傅　而以其字自為名也　其曰我名公字偶相同則可見矣　以今觀之　身老還鄉　閑中有詩殆出於漫興　未知果與謝公爭名於數百載之上乎　徒以荊公執偏見　乃與元祐諸賢爭新法　世以公為喜爭　讀其詩者曰　君子無所爭　今曰墩屬我非爭也歟　其亦自取之也耶　噫　古人尙有以他人名字為己名字者　況吾所居之地　適與昔賢所遊之地同其名　而地之相去　不啻萬里　人之相望又過千載　則慕古人而不可見　和古人卷中之詩以寓遐想　誠有不能已又何以半山爭墩之故　而遂輟我平生景仰之心哉　李君景嚴字子陵　是固慕古人之為者也　今有斜川莊八景圖　錄陶靖節集中遊斜川序若詩　白其大人五峯公和其詩　幷為序識其寶　李君持是帖要余續貂　余老矣　誠未能出一言以塞盛意　第念余於湖西有一丘　曰孤山　詔使蘭嵎朱公南海梁公暨極峯熊公　為余皆有詩有記　至比西湖之孤山　余固有愧於林和靖多矣　今寓目斯圖　不得不興懷　遂略書所感者而和其詩　詩曰

勞生爲物役　抵死無時休　名山誰圖畫　雅意在臥遊　君居龍門洞　俯瞰斜川流
尋壑伴靑松　沿江隨白鷗　四時饒佳興　萬象來林丘　選勝雖止八　何物非吾儔
魚樂眞相忘　鳥鳴若交酬　昔賢遊賞地　風煙似此不　三逕聊自適　一瓢寧足憂
惟當樂天命　此外宜無求

李好閔(1553—1634)

斜川次陶靖節先生韻幷序 059－408c(五峯先生集卷之六)

龍門山之西 有洞天泉石之勝 吾先祖墓在焉 舊號舍那 舍那 蓋佛語也 豈以麗僧普愚嘗居是洞 而用佛語也 嘗閱靖節集 有遊斜川詩幷小引 安知是洞亦名斜川 而被誤於後耶 家豚景嚴 喜地名之相同 而樂依歸之有所 遂革舍那 而用斜川字 仍築室其下 余嘉吾兒用心之勤 而悲吾年之已老 悵玆遊之無幾 乃依先生詩十韻 係於下 後之覽者 幸恕其僭越也

淵明纔五十 已懷樾下休 況吾六十七 胡不樂此遊 地名亦相同 千載希風流
緬思當時人 亦有波中鷗 雲峯倚天碧 不下層城丘 曠然獨秀勢 吟賞付吾儔
生遊死便埋 未死酒相酬 從知百年内 幾年如今不 君子有遠抱 不盡終身憂
來遊且可忘 行樂非徒求

成文濬(1559—1626)

1.**次陶彭澤韻 送安士彦歸牛山** 064－014c(滄浪先生詩集卷之一)

其一

古人不可見 俗人難與言 踽踽半世中 栖跡坡西園 閑居息交遊 相對唯陳篇
有美瑩如玉 千里來惠然 膠漆一以合 倏然成良緣 肝膽默相會 詎假言以宣
移家老相依 築室分華山 優游樂有餘 庶以終吾年

其二

良會未云久 如何出離言 羨子歸初遂 考槃山陽園 行裝何所有 古今書百篇
少年輕別離 此日俱惘然 樹雲永相望 暖眼知無緣 離亭不可極 毫墨何由宣
白駒在空谷 音塵間河山 去矣可若何 索居當暮年(註:次《答龐参軍》韻)

2.**次陶詩擬古一章贈尹可晦**(㶊昉) 064－015c(滄浪先生詩集卷之一)

君材似杞梓 我質如蒲柳 念我平生遊 幾人能耐久 相看過半百 之子眞石友
蘭交淡以成 大味如玄酒 我衰百無能 初心嗟已負 君誠愷悌人 每見顔爲厚
眞心與素風 似子今安有(註:次其一韻)

李埈(1560—1635)

和歸去來辭 064－610a(蒼石先生續集卷之一)

昔陶淵明為彭澤令 不肯向鄉里兒折腰 解龜而去 作歸去來辭以見志

嗟呼　淵明在郡八十日而去　余今八百日而不去　淵明四十一歲而休官　余今四十二歲而在職　五斗功名　有何優好之戀　而尙齪齪為籠巢中物耶　人心易溺　世綱難解　山林千載　高義寂寞　有能急流勇退　閒臥北窓　全其耿介之節　繼賦歸來之篇　則其清風逸迹　豈非元亮後一人也　往年秋　鄭景任在海上有詩曰　緬懷陶彭澤　遺辭今可續　寄聲謝山友　行當返初服　謂是詞人偶爾遣興之作　未必實有其事也　其年冬景任焚魚而來　果有和陶辭之作　於是始知其言之為不欺　而大悔我之期景任之淺也　觀其氣韻高古　襟懷沖漠　有委化從容之味　吾知此一篇必與彭澤之賦　儷美於後世　而其名之永流仁高士傳無疑矣　簿書之暇　吟詠反覆　令人有蕭散之情　嗚呼　世味甘苦　吾已嘗之矣　從此拂袖　笑謝塵世　吾亦豈不可為魚鳥群耶　竊念古人有所自期於心者　則事雖未然　而先自敍述　有若身旣踐履者然　今亦倣此和其辭　一以自省為警發之地　一以寄示景任以質此翁心事　非全汩沒於膠漆盆中者　異日華山一半之請　不有擧臂之辭耶　東坡雲以朝市眷戀之徒　而發山林獨往之語　幸謝故人勿以此而嘲我也　辭曰

歸去來兮　昔有歸田今亦歸　惟彼得鹿與亡羊　夫誰樂而誰悲　苟推身之不早　雖噬臍而曷追　豈無意於陳力　奈夙計之已非　政未效於黑綬　人誰賦乎緇衣　念往跡之倏忽　如一寐之依微

今者不去　日月如奔　夢回槐國　淚濺雍門　朝花夕頳　物孰長存　怛焉疚懷　斟彼匏尊　閫清淨以自娛　古之人兮有顏　苟自足於性分　處鷇籬而猶安　斷子平之家事　期不復以相關　謝膏火之交熬　泝馮翼而遐觀　講玄虛於一室　試丹術於九還　旣斲鼻之亡質　奚叩角之要桓

歸去來兮　追邴生之薄遊　物何隱而不賾　理何深而不求　諒何盈之非沖　又何樂之非憂　與其不義而富貴　寧食力於田疇　禍福塞馬　身世壑舟　纔黃金之柱屋　已白骨之成丘　悔眞趣於溷世　濯煩襟於清流　喜群妄之漸寂　驗此身之日休

已矣乎　詘信消長有鑪錘　時來難推去難留　徘徊歲暮兮將安之　弊袍慕仲由　縈索思啓期　邀朋友而歌詠　課子弟以耘耔　仰絶軌於希夷　嚥餘馥於書詩　尙胡爲乎岐路　贈君一言決狐疑

李睟光(1563—1628)

題李子陵斜川莊詩帖　陶靖節遊斜川韻　066－083b(芝峯先生集卷之七)

陶令始彊仕　歸田便告休　至人本無累　含和與雲游　千載後子陵　風韻非凡流
今古一斜川　寒盟尋白鷗　層城怳在眼　羽服仍丹丘　江山吾幾席　煙月吾朋儔
細和當時句　獨吟還獨酬　擧杯酹英靈　此樂知也不　人生且信命　異世同忘憂
攘攘宇宙間　榮名安足求

鄭經世(1563—1633)

1.**次歸去來辭(㊞辛丑)** 068－019a(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二)

歸去來兮　宦遊雖樂不如歸　孰有縶余於岐路　獨彷徨而憂悲　矧余齒之遲暮
後雖悔其曷追　諒行迷之已遠　余不忍乎遂非　謝簪笏於海上　製薜蘿以爲衣
全純愚而旋返　甘伏深而潛微

眷彼聲利　衆人之奔　窮通有命　禍福無門　樂玆丘園　我思攸存　飢有瓦釜
渴有匏樽　不改樂於陋巷　非敢庶乎晞顔　夙不養乎甘竄　曰貧窶其爲安　白雲
飛而成帷　青嶂環而爲關　澗泉鳴兮靜聆　巖花發兮幽觀　或披草於松逕　共麋
鹿以往還　獨寤言而弗告　專一壑而盤桓

歸去來兮　聊卒歲以優游　苟所好焉是從　寧富貴之可求　惟醉生而夢死　寔余
心之所憂　先民指余以周行　余舍此而依疇　曰心如虎　而情如舟　伊志道而逐
外　同植耩於崇丘　幸旣返乎初服　願終免乎下流　絶芬華而恬養　矢蓋棺而
後休

已矣乎　人生在世能幾何　歲月如流不我留　胡爲乎倀倀昧所之　往者已無及
來者猶可期　孰無爲而有獲　盈困在乎耘耔　勤夙夜以毋忝　遵明訓於雅詩　固
至樂之在是　朝聞夕死又何疑

2.**有懷石潭子　和壁上陶詩韻以見意　非必欲寄示也** 068－040d(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二)

攲枕夜聞雨　晨牕梅已開　欣然發孤笑　幽馨來滿懷　忽憶如花人　經年坐睽乖
芝蘭諒同氣　鸞鶴奈異棲　命駕欲往從　川塗修且泥　援琴寫幽思　宮商苦不諧
誰能翰我腋　千里去不迷　攀枝佇驛使　日夕腸九回(註:次《飲酒》其九韻)

3.**李正郎景嚴結茅於楊根之先塋下斜川里　以一冊寫陶翁遊斜川一篇於首　要諸名公和之　千里又求於余　余不作入城書已久矣　續和而不敢寄** 068－386d(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一)

至足在忘物　至樂在心休　達人臥蓬蓽　自有逍遙遊　世道好塞竇　出門或同流
安能任乾沒　甘作逐浪鷗　善君避煩囂　結屋依狐丘　依依望松楸　悄悄謝朋儔
時逢農圃老　濁酒相獻酬　問君方寸間　還有外慕不　珪組亦何樂　或招刀鋸憂

富本不可求　可求無用求

附識

上年秋　余在山居　李君子陵以斜川詩帖寄示　索余語　余方持括囊之戒　旣和而旋縮之　今年趨召入洛　則子陵方以騎曹郎從宦於朝矣　持是帖屬余曰　前作今可出矣　余不敢隱　遂書以歸之　但與子陵今皆為出門人　是則可愧　然霽行潦止　自當與時消息　庸何歉焉

李廷龜(1564—1635)

斜川莊八景圖詩序(㊊龍岫晴嵐　雲峯皓月　舍寺尋眞　砧橋勸耕　門巖洞天　乾支松柏　郡城曉角　蹄灘暮帆)070－152c(月沙先生集卷之四十)

吾姪李子陵常詑我以斜川之勝　余未嘗覩所謂斜川者　其所雲八景　余未知其如何　一日　子陵袖一卷求余題詩　前面李信欽畫　柳公希亮篆　曰斜川莊八景圖　疏庵任茂叔序　南窓金餘慶書　次寫陶靖節斜川十韻詩　五峯老先生步其韻　兼有小序　余始諦觀其畫　莊雖未曾覩　而所謂八景則皆余所曾領略者　在乙巳春　余按畿節　當其拜英陵還也　跨驪江遊甓寺　遂自砥平　投宿龍門寺　踰內外嶺　陟舍那諸庵　歷楊根泛大灘　順流而下　留山中凡三日　遊覽殆遍　千巖萬壑　使人應接不暇　惡可一二數而名之　嵐者吾不知為何物　而但記其霏微空翠　月者吾不知其何狀　而但記其晃朗隱映於峯巒之間　尋眞者吾不知其何事　而但記其石塔訪前朝古跡　禪龕閱懶翁衣鉢而已　出山時藍輿扶醉　過一石洞　涉三大溪　石拱之若門　水縈之如帶　卽所謂門巖也　卽所謂斜川也　山下數村遠遠桑柘依依　此是子陵之所謂莊耶　溪外有岡　松檜鬱蒼　此是乾支耶　橋下大野　農人滿隴　此是砧橋耶　郡齋睡起　城角曉發　滿眼煙波　風帆如簇　郡之角灘之帆　此也非耶　披圖而指點　宛然如逢舊識　宗少文之臥遊　不啻過也　是則斜川八景　吾已得於子陵之先　畫旣不如親見　況可以文字形容之乎　故余不賦八景　而但次靖節公十韻詩　蓋有以寄曠世之感也　詩曰

處世若浮漚　勞生迄可休　所以古之人　卒歲聊優游　眷彼林中皐　夔夔臨長流
策杖弄春物　搖曳沙中鷗　幽居愜仙賞　何用登蓬丘　緬懷千載遊　淵明眞我儔
有友適相隨　有酒仍相酬　酣來悄無言　誰會此心不　清風自遠來　曠然舒我憂
爲問征途人　穰穰何所求

申欽(1566—1628)

1.和歸去來辭(㊞前稿) 071—314a(象村稿卷之一)

歸去來兮 今也不歸何日歸 任化機之推遷 胡戚戚而空悲 懍余齒之將暮 懼歲月之難追 伊浮榮之易謝 覺轉頭而已非 卜幽貞而得吉 謇蕙佩兮荷衣 緬前脩之逸軌 貴知彰而知微

瞻彼交衢 車馳馬奔 迺稅余駕 衆妙之門 道非遠人 目擊而存 不材者全 豈願犧樽 守三田而毓靈 鍊九丹而悅顏 時曳履而商歌 雖終窶而亦安 攀叢桂而相羊 挹白雲而爲關 爰清淨而恬漠 異夸毗之童觀 惟正路之在玆 詎中途而告還 甯戚之飯牛兮 徒區區於齊桓

歸去來兮 竊獨樂夫天遊 寧爲遲之學稼 恥作宰之冉求 苟內省而無咎 那外患之足憂 至人遺余以祕訣 若農夫之易疇 驚濤縱險 未覆虛舟 哀雕籠之絏禽 孰放爾於林丘 覽消息之同原 盍早退於急流 物以久而必敝 人奚老而莫休

已矣乎 季世紛紛而稠濁 知止而止誰得留 胡爲乎莽莽靡所之 淸風兮明月與我有幽期 況南陸之靑陽 藹宜耘而宜耔 或陟巘而尋芳 或提壺而詠詩 後元亮蓋千祀 托神交而不疑

2.題李正郎(㊞景嚴)斜川別業 次五峯諸公韻 071—362c(象村稿卷之六)

年往勞物化 蘊眞心日休 上士早聞道 淪跡事逸遊 疏峯開側逕 結墅對寒流 憩石挹飛雲 隨波逐輕鷗 昧者亦何知 嘉子規前丘 呼尊仍命侶 野老適成儔 麗翰闡性靈 趣到時自酬 息影且登假 莫問是還不 膠膠穹壤間 浮生與俱憂 夸毗乃迷方 曠識本少求

◎ **象村稿卷之五十六**(註:此卷乃和陶卷也)

和陶詩序 072—370a

余獲戾於朝 一逐而歸於田 再逐而纍於窮峽 於世已贅疣矣 旣無所事事 間取簡策閱之如夢境已復置之 一日 見蘇長公和陶詩 深有契於衷蓋蘇翁之偃蹇折困於惠於儋 髣髴於余 而乃若陶翁之高標淸節 余之景慕又不啻蘇翁 玆故踵其和而繼和之 凡一百二首 噫 九原可作 吾其麗澤於蘇 而函丈於陶乎 濁流橫天 平陸成江 生晚義熙 自比於無懷者 蹤跡雖懸 寓致則然也 以是言之 蘇翁之飽喫惠州 何渠不及於陶翁 而余之捐佩昭陽 追軌兩翁 亦豈相遠也哉 達人曠識 意在驪黃之外若以出處屈伸為標的而二之者 糟粕論也 知余者必辨之 萬曆丁巳四月

下澣 玄翁書於昭陽寓舍

3.**停雲** 072－371a

烈烈其風 曀曀其雨 瞻彼同好 山河重阻 我有絲桐 誰與共撫 日居月諸 矯首以佇

惟風其烈 惟雨其濛 豈不爾思 渀彼湖江 載笑載歌 悵望軒窓 犧農既遠 吾誰適從

煌煌崇蘭 逢春則榮 偭此芳草 亦有微情 薄言掇之 寄彼遠征 人之何爲 與憂俱生

條風既暢 木無醜柯 群蠢俱動 一氣同和 伊我有懷 願言則多 酌彼樽醪 惟醉無何

4.**時運** 072－371b

既佩我玦 辭此昌朝 下澤款段 言稅於郊 桑梓彌望 聳壑昂霄 井有丹光 園有芝苗

杖策登原 臨流斯濯 曠彼郊墟 盈我游矚 萬鍾匪豐 一瓢亦足 從吾所好 孔顏之樂

毖彼泉水 惟魯之沂 安此田廬 如客得歸 雪月風花 爲我發揮 今人與棄 古人與追

惟海之滋 卜我之廬 有水漪然 有谷窈如 書堆於壁 酒盈於壺 良貴在身 誰其爭予

5.**答龐參軍** 072－371b

蒔花藝竹 左圖右書 萬事無求 一室自娛 雲霞爲侶 麋鹿與居 祛爾健羨 聊樂我廬

維儒有行 席上之珍 爲善最樂 非賢不親 執德以求 世其幾人 勉爾安節 繄德是隣

東隣有農 服田日孜 西隣有賈 車馬四之 獨我孤處 陳禮敦詩 率性修道 遵我子思

天道變化 四序平分 盈虛得喪 胡戚胡欣 或陷而泥 或昇而雲 任此大運 屏我知聞

商音在樹 衆葉俱鳴 眷言懷舊 悲此飄零 人之云亡 傷哉東京 不遑暇寐 我心胡寧

狐裘當暑 絺綌禦風 操舟大陸 策馬江中 嗟哉伊人 不思其終 金夫雖見 庶幾有躬

6.**勸農** 072—371d

少而竊位 老而爲民 夢幻泡沫 誰僞誰眞 去何所歸 來何所因 我有密印 聞諸至人

丹田有種 匪黍匪稷 玉池神水 可灌可植 昧者何知 不耕不穡 天光泰宇 如日未食

我杖我藜 遵彼廣陸 旭日騰輝 光風載穆 嘉草爭抽 鳴禽隊逐 西隣有伴 諾則無宿

虚則必盈 盈不可久 天地無私 陰陽相耦 唯士守道 若農易畝 世已溺矣 疇能援手

以言飾身 言有時匱 以德澡身 聖域可冀 行之不息 千里斯至 其道伊何 屋漏無媿

惟賢在野 肉食者鄙 商音動天 穿肘弊履 其人雖古 尚有遺軌 奈何不敬 之德之美

7.**形贈影** 072—372a

有我必有爾 肇自賦與時 坐起常與俱 誰能或離之 雖有平生親 相親不如玆 哲人貴先覺 踐形是所期 日乾復夕惕 動作無邪思 榮達寧健羨 窮戚不涕洏 形旣無愧影 影於形奚疑 陶潛亦何者 得酒但莫辭

8.**影答形** 072—372a

珥貂旣非工 葛寬何必拙 所貴至人者 超然與世絶 四大乃假合 七情徒相悅 爾我本同歸 世人苦分別 坡老亦區區 強道我不滅 莫謂涸陰寒 莫附炎炎熱 威儀欲不愆 服禮當自竭 曹交空較長 晏嬰寧短劣

9.**神釋** 072—372b

地文山川列 天文日月著 耳目與口鼻 動用緣曷故 能視與能聽 以我之相附 顯仁藏諸用 其機妙誰語 茫乎不可測 沕然同出處 百骸賅而存 我住爾亦住 昧者日昏蔽 擾擾奚足數 私智梏本性 竅鑿徒文具 謇予斂華實 使爾終有譽 窮達任大運 軒冕倘來去 獨立穹壤間 屋漏惟可懼 淸明苟在躬 自可屛百慮

10.**九日閑居** 072—372b

達識齊彭殤 拘人戀死生 季世信多艱 誰全身與名 逝將袪濁穢 聊以保貞明 嗜欲苟不深 自可延脩齡 鍾漏行不輟 崦嵫景已傾 伊予屛外滑 寂寞坐南榮 佳節騁遐眺 惆悵起幽情 昭文不鼓琴 何處問虧成

11.**歸園田居六首** 072—372c

其一

獲罪聖明時 角巾歸故山 愓息保軀命 居然經歲年 薙荊闢爲圃 引流匯作淵
葺茅蓋矮屋 把鋤開荒田 玆居豈不陋 亦復異塵間 田家氓俗醇 髣髴羲農前
百卉動芳園 溪谷靄雲煙 以我於其中 幽興一何顚 浮榮不足論 未老幸得閑
忘機更忘形 嘯傲任陶然(原陶韻昔本多一賢字 故東坡押賢 而今本則只有然字爲結 從今本(註:陶韻多一賢字.東坡押賢雲雲.不知何據? 待考)

其二

眞全息天黥 迹削免塵鞅 内景得三住 已斷流注想 一氣自推轉 世運來復往
不容亦奚病 涉世無寸長 天下何思慮 退藏業愈廣 瑤瑟聲正希 悠然瞻昊莽

其三

我居何寂寂 山深人亦稀 唯有林中鳥 款款空催歸 杖策涉東陂 西風吹薜衣
生事此爲足 休言與世違

其四

萬事旣無求 一室有以娛 時時出門望 極浦連郊墟 不羨桃源人 獨向桃源居
塘裏芙蓉花 塘上垂柳株 杖屨日來往 此樂長自如 豐約且安分 那復計贏餘
浮生貴與賤 畢竟同歸虛 所以老聃翁 談經唯說無

其五

尋幽豈知疲 溪谷從詰曲 落葉滿空山 喬林霜亦足 道高跡反蹇 志遠世何局
百年懔無幾 倏忽風中燭 淸遊不厭頻 聊以窮昏旭

其六

村路縱復横 東阡接西陌 野人日無事 放遊頗閑適 舒嘯上林皐 悠然忘景夕
須臾暝色起 新月映林隙 却愧樊籠裏 半生爲物役 貧賤無所羨 富貴有何績
古今同一丘 浮榮顧何益

12.**遊斜川** 072－373a

開歲倏五十 緬想陶翁休 褰余縱罹罟 方寸有天遊 行藏旣無意 得坎或逢流
棲息依江口 忘機同海鷗 幽悁不可蠲 杖策登崇丘 靑松爲我伴 白雲爲我儔
呼酒時命侶 得句無人酬 借問夸毗子 能識陶翁不 雖乏三事貴 而無一朝憂
九原儻可作 此翁吾所求

13.**示周椽** 072－373b

旣失亦不戚 縱得寧更欣 何須問餘子 且復友古人 古人骨已朽 欲見嗟無因
糟粕在簡冊 此理誰能臻 生也後仲尼 天道豈可聞 齋心屋漏間 此意徒自勤
休言德不孤 寂寂居無隣 沮溺是我師 獨耕南溪濱

14.乞食 072—373b

一飯固有命 隨遇且安之 萬鍾茍其分 君子亦不辭 於我豈加損 外物自去來 肆彼靖節翁 冥懷唯酒杯 乞食我非嫌 興到輒哦詩 木秀風必摧 季世忌高才 明月雖無價 按劍將誰貽

15.怨詩楚調示龐參軍鄧治中 072—373c

隱淪愧漁父 謀生後計然 枉落甕盎中 浮沈三十年 違時迹旣孤 涉世性又偏 中歲嚽文罔 狼狽獲歸田 食力是我願 犁鋤充賦廛 耕餘欣一飽 臥向北窓眠 此外復何求 萬事任推遷 興來時出步 雲山當我前 依依楡柳間 冪冪生白煙 逍遙且自聊 永矢踵高賢

16.答龐參軍 072—373c

一室小如舟 危坐嘿無言 守玄豈李叟 環中非漆園 床上何所有 古易上下篇 子平得損益 斷却寰區緣 衷情豈不曠 時從歌詠宣 鍾期旣未遇 晚計在雲山 蟪蛄漫紛紛 安能知大年

17.和戴主簿 072—373d

杖策登南峯 遐眺將安窮 山川與雲物 縈回一氣中 秋高林已疏 霜下草不豐 因之起遠懷 嬌然思古風 伊我處陋巷 浩浩葆元沖 迹穢何足恥 所希在道隆 片善勿爲小 拳石成高嵩

18.和連雨憶舊遊 072—373d

昨夜微霜下 朝來氣颯然 山色一何肅 商音在樹間 端居送逝序 兀坐如金仙 豈乏故交者 淪落隔海天 遇災信無妄 非由昧幾先 人生離復合 世運亦當還 莫令懷獨疚 服食保長年 冥心任大化 且復嗣徽言

19.移居二首 072—374a

其一

少從朝市居 老卜山中宅 世故如棼絲 幽憂度日夕 賴有四壁書 詩騷爲我役 終歲不出門 終朝不下席 今人難與言 抗志在古昔 肝膽鬱未平 誰來共剖析

其二

此懷不可道 愁來時詠詩 古人不可見 夢中時見之 世事不可極 置之勿復思 裸壤駭衮黼 朝菌那解時 天理貞復元 無爲歎今玆 君子素患難 屋漏矢無欺

20.和劉柴桑 072—374a

宴坐口如痡 出門足便躇 北風吹雨雪 萃我山下居 柴關任傾倒 冥心灌玉廬 且喜鼎器完 如客歸故墟 丹田三寸地 聊復勤菑畬 黽閑息自綿 龍變力不劬

一轂三十輻　其用乃在無　四大亦可捐　機緣那待疏　興亡同蟻垤　古今等斯須
大人固達觀　得意本如如

21.**酬劉柴桑**　072－374b

如何堯舜世　化爲商與周　王風一以降　魯叟作春秋　箕子既明夷　底事陳九疇
聖人倘再生　行藏同我不　造物亦多變　虚室自天遊

22.**和郭主簿二首**　072－374b

其一

朔吹號長林　天際凍雲陰　端居守塊獨　誰與語沖襟　閑愁積如丘　聊復理瑤琴
古調我所愛　還恐坐非今　繁聲悅人耳　哇音匪臺欽　何當傾北斗　手汲南溟斟
世無鍾氏子　峨洋空自音　獨樂亦雲樂　不用求盍簪　逍遙萬物表　此意深復深

其二

惟松有直幹　惟竹有勁節　不受霜雪欺　挺然獨清澈　收爲庭畔友　凜凜稱兩絶
翳彼桃與李　卑賤得敢列　亦有東籬菊　竝作花中傑　伊我託素襟　沕迹傳眞訣
壺觴空自斟　磊落消歲月

23.**送客**　072－374c

半夜嚴霜厲　何草不受腓　曠野杳極目　遊雲獨知歸　出門瞻昊莽　茫茫靡所依
涉世良已艱　長懼素志違　及此衰暮時　眷焉懷深悲　歲月懍無幾　崦嵫馳徂暉
古今同一馬　見事亦非遲　置之勿復道　世與我相遺

24.**與殷晉安別**　072－374d

垂老漸乖慵　筋骸那可勤　處世已如贅　交游無復親　麋鹿與爲伴　煙霞長作隣
坦腹多午眠　服氣或坐晨　善惡既已眩　是非更誰分　造化亦戲劇　興廢閱千春
軒裳及桎梏　過去如浮雲　倚伏固難測　禍福自相因　莫謂季氏富　莫謂顔巷貧

25.**贈羊長史**　072－374d

毀固起浸潤　譽亦有不虞　毀譽於吾何　唯須理我書　正氣伸物表　外飾奚必都
形骸雖已忘　大閑矢不踰　道豈遠於人　德以敬爲輿　幽悁那可蠲　時與村農俱
幽徑多菅葦　欲去足還躇　黃綺非逸士　心迹貴同如　自從魯聖徂　正路日湮蕪
且置勿復道　長歌聊自娛　庭前松與竹　清影漸蕭疏　況復山中雲　無心任卷舒

26.**和張常侍**　a－072－375a

上有千尺松　下有百丈泉　以我於其間　湛然日忘言　荊棘苦未除　芝蘭苦不繁
天機那可測　世道漸多愆　策馬臨洪流　操舟上高山　頹俗日以瘉　淳風誰復還
放逐亦故何　聊喜免羈纏　守我杜德機　如如窮歲年　大運紛相乘　身外任推遷

浪撫山水操　中懷空渺然

27.和胡西曹　072—375b

一雨過池亭　池亭進涼颸　杖策臨池邊　水波映蘿衣　諧此林皋趣　覺彼世緣微
東籬傲霜菊　西畝傾陽葵　逍遙眞得所　不嘆年顏衰　丹鉛日點勘　經傳時發揮
但恨收身晚　非關見事遲　却愧屈左徒　離騷掛空悲

28.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072—375b

少年有奇志　讀破千卷書　下筆作風賦　往往欺相如　幸逢堯舜君　摛袂臨亨衢
恥爲五侯鯖　植性空自疏　長懷麋鹿群　不願金紫紆　放來適我性　散逸同秦餘
緬彼鑾與觸　紛紛那可居　有田堪藝蘭　有池堪畜魚　鳳蹌既非加　蠖屈亦豈拘
嘯傲百年間　樂哉歸吾廬

29.江陵夜行途中　072—375c

宅心自貞白　居神樂沈冥　已雲外形骸　寧復勞性情　畚鍤事畦圃　藝蘭還翦荊
歸來坐一室　闃者天光生　夕籟漸寂然　東林新月明　仰視玉宇曠　俯瞰江潮平
寒鵲未安枝　驚鴻向南征　雖言嬰禍羅　幸得依鑿耕　煙霞是素封　免爲塵累縈
却笑韓康伯　區區欲逃名

30.懷古田舍　072—375c

其一

上達貴迹泯　下學思形踐　外貌豈我累　而今吾知免　植杖涉野徑　不憚途苦緬
機忘鷗自狎　行滿虎亦善　村家風俗淳　迎迓無近遠　固知乘興來　莫怪興盡返
卽此可藏身　寧患天機淺

其二

鍾鼎豈必貴　單瓢豈必貧　貧者身自逸　貴者心長勤　從知五侯鯖　不及負暄人
末俗苦澆訛　世故日交新　縱有得與失　吾寧爲戚欣　滔滔苦海中　今古共迷津
渺余獨長往　太始與同隣　坌埃不可托　願作無懷民

31.乙巳歲三月　072—375d

韄纙出東門　愆尤日來積　吾道豈其非　抗志不改昔　眄彼野田間　黃雀猶安翮
哂余亦何事　與世苦乖隔　寵辱既如幻　免爲形所役　泚筆或稽詩　得策時槃易
天下不出戶　焉用愴分析　平生歲寒盟　看此庭前柏

32.還舊居　072—375d

故鄉日以遠　夢魂亦不歸　江城何寂寞　誰慰楚臣悲　只幸道根深　久悟四十非
先哲骨已朽　糟粕空餘遺　時時見其眞　匪此將安依　海陸各異道　舟車難共推

菁華庶未褪 筋力懼全衰 復靈且盡性 微言聊發揮

33.**己酉九月九日** 072—376a

曁此嬰險釁 益厭市道交 誰爲疾風草 不逐歲寒凋 峽中寡徒侶 隱囊臥自高 遐睇臨廣陌 仰首看蒼霄 浮生本如寄 百年空爾勞 散材得其天 膏明長煎焦 任眞垢豈侵 大罏聽甄陶 日及非無花 光艷只崇朝

34.**庚戌九月中於西園穫早稻** 072—376a

浮生無百歲 世故有千端 鵾鵬萬里圖 鷦鷯一枝安 群動各擾擾 至人恒靜觀 天機盈復虛 世運自相還 誰知今日春 乃是去年寒 丈夫窮不渝 休歌行路難 謫來著江鄉 幸絶外累干 亦有農圃子 時時來破顏 客去復寂然 明月照柴關 澄澄葆沖默 羈旅不足歎

35.**丙辰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072—376b

我來壽春城 賃屋東南隈 兀兀坐如痴 誰能知我懷 豈無匣中絃 調高寡所諧 孤鳳初來儀 五綵異群鷄 稟性絶儔侶 擧翅還遵廻 俗情苦險巇 烈士徒悲哀 半生饒悔吝 沐漆不得開 垂老坐淪謫 悠悠星歲頽 方圓那復周 鑿枘竟相乖 欲向君平問 幾時可安棲

36.**飲酒(㊟秋浦之亡 悲不自持 詩以遣懷 / 註:"秋浦"是朝鮮中期文臣黃慎之號)** 072—376b

其一

初來自何所 既去亦何之 來也亦一時 去也亦一時 生死固有常 曠古皆若玆 我昔觀實際 胸中了滯疑 如何此翁歿 深哀苦難持

其二

傳聞秋浦翁 旅櫬歸故山 吾質既已亡 有口誰與言 却憶別離時 蒼黃癸丑年 淸裁萬仞高 耿耿誰復傳

其三(㊟亦爲秋浦作)

與君有交道 且復有交情 內植各自勉 那肯噉空名 會合苦不恒 離索過平生 畢竟觀化早 使我心骨驚 顧影轉踽踽 生世獨奚成

其四

萑葦莽連天 蠢蝡猶群飛 如何靑田鶴 失儔鳴獨悲 非無鷄與鶩 鷄鶩那可依 丹山有孤鳳 膺翮何時歸 豈不欲相和 岐周道已衰 復聞淸唳音 似恨徒侶違

其五

儀鳳不復來 百鳥何啾喧 聖人不復作 衆家割據偏 比如南郢者 北面背冥山

謇余幸晚悟 弱喪始知還 至理諒斯在 默契在無言

其六

非者不自非 是者誰謂是 因之互傾奪 昔譽而今毁 是非毁譽間 悠悠且已爾
老聃古至人 猶難士成綺

其七

枳棘何蓁蓁 蘭芷何英英 芳臭溷一途 如何傷我情 謇余鬱侘傺 有懷誰與傾
眄彼園中鳥 求友相和鳴 豈無知音人 湖海隔此生

其八

韶光倏已謝 蔫紅凋艷姿 居然深巷中 喬樹鬱青枝 時有好鳥來 間關鳴自奇
裸體臥南榮 悠悠無所爲 於玆聊息影 永願辭人羈

其九

寂寂四無隣 柴門未嘗開 兀坐悄無言 胸中千古懷 我雖居世上 事事與世乖
因謫且得閑 一枝亦堪柄 昨夜江雨過 乳燕新銜泥 節物豈不佳 客意誰當諧
建德吾樂地 欲往路豈迷 捨筏登彼岸 塵區首空廻

其十

閱世飽酸鹹 處己鏟廉隅 半生寵辱間 老去復危途 問之何因爾 苦被造物驅
誰知不足者 亦不羨有餘 茅茨僅容膝 斯爲吾廣居

其十一

誰謂陶淵明 未必能達道 清風北窓下 高臥自送老 戰勝身自肥 節樹名不槁
人生百歲間 奚醜復奚好 九鼎棄路傍 睨視未爲寶 素琴本無絃 神遊萬物表

其十二

夸毗常遇合 直道恨後時 所以魯司寇 係易空修辭 向來坐沈宜 至理恒念玆
杜門喜絶俗 鑽龜聊決疑 漆園欲齊物 此老豈我欺 眞宰固無朕 大化同所之

其十三

世人若塵沙 擾擾非一境 有似夢中夢 誰復論醉醒 惟哲獨先覺 如衣挈其領
微言在簡冊 差差劍露穎 儀鳳千仞翔 苞文本自炳

其十四

今日坐東亭 野客連裾至 持壺且挈榼 一觴吾欲醉 羈人少歡適 旅泊何遷次
芰荷已緝衣 莫道纓簪貴 朝市信悠悠 此會眞有味

其十五

壽春府城南 寥寥數畝宅 圖書盈四壁 往哲皆塵迹 所嗟世閱人 浮生不滿百
齒搖已脫車 鬢禿全抽白 浮榮互傾奪 紛紛何足惜

其十六

祖龍焚詩書 孔壁乃藏經 威虐豈不熾 恣睢竟何成 東京崇節義 衮衣享五更
此道天地紀 素王立廟庭 紛紛百家流 孑孑空自鳴 聖路湮已久 悽然感我情
其十七
亭高眺曠野 林茂來薰風 白葛稱暑服 嘯傲庭除中 山徑細縈紆 樵路僅能通
沈吟景已夕 東廠月如弓
其十八
鹿失株莫守 蹄忘兔已得 白玉三見刖 黄金重内惑 亡羊一而已 挾筴均博塞
盜跖死牖下 田常享齊國 世道盡如斯 欲語還自默
其十九
古人貴藏器 四十始強仕 榮祿豈肥家 學道唯爲己 夙昔墮塵網 永念良足恥
萬死荷君恩 全生歸故里 息念補前非 覃經理餘紀 及此關外謫 得坎且復止
中流誰作柱 餘子眞難恃
其二十
惟天不容僞 薄俗難見眞 階級日以下 誰能復其淳 詩禮還發塚 楊雄獻美新
嗟彼桃源子 卒世能避秦 鄉原誠可恥 脅肩同光塵 伊我藝六籍 望道力徒勤
生也後尼父 教鐸安得親 斷航淹絶潢 滉漾迷去津 空鋤邵平瓜 且戴陶翁巾
浩歌振金石 誰是知音人

37.**擬古** 072—378b
其一
看盡溪南花 還尋溪北柳 青陽變朱夏 我來亦已久 山禽解客意 嚶嚶求友鳴
歸臥茅簷下 壺觴盈淥酒 窮厄雖雲極 良貴還自負 世緣日以薄 道味日以厚
老莊非達人 區區較無有
其二
無物又無我 有初當有終 已令身如塑 寧患口興戎 樂須慕顏巷 與俗羞爭雄
每恨採薇詩 不得係國風 頹波日靡靡 景仰其何窮 九原那可起 餘芬青簡中
其三
步屧出巖扃 踟躕古城隅 古城何所有 花開柳復舒 其傍吏民家 戢戢列周廬
伊我去故國 棲棲僦人居 田園夢杳然 誰能芟穢蕪 置之勿復思 長歌且自如
其四
我昔驂青鸞 凌雲睨窮荒 飛仙在其上 迢迢白玉堂 塵世若蜉蝣 萬劫何微茫
時時逢素女 大笑百千場 浮生能幾歲 畢竟同歸邙 貽我不死訣 精神爲激昂
欲將刀圭劑 一一分四方 共得玄命祕 庶其無夭傷

其五

內視逾七七　視聽淸而完　天地卽爲家　何必悲南冠　傍人怪相問　老至有童顏
答雲無所爲　但知駐三關　氣混溟涬初　乾坤豁倪端　太極亦何物　陰陽還一彈
人寰不可託　空外雙靑鸞　語了拂衣去　蓬海靈風寒

其六

今旣不如昔　後當不如玆　瑣瑣錐與刀　射利競趨時　是非混一流　誰復分澠淄
逝將裂冠冕　長往吾奚疑　每歎陶靖節　早草歸來辭　峽裏絕朋知　無人問所思
羈蹤漸齟齬　豈恨隣竝欺　簞瓢雖屢空　隨遇且安之　重華邈難見　長詠南風詩

其七

鶯慵燕亦老　佳節正淸和　當軒鳴綠琴　按節吟商歌　別浦長堤闊　遙峯秀色多
野人甘淡泊　那復戀鉛華　魏瓢空濩落　且欲樹無何

其八

客從何方來　擊節歌遠遊　遠遊君莫問　連年客他州　世事竟焉極　白日隨逝流
大聖亦安用　魯笑東家丘　天道豈其偏　時命胡不周　區區季氏宰　却恨由與求

其九

落日下碉口　芳芷忽盈採　余幼好奇服　矢心終不改　一體亦變易　桑田變成海
伯牙死已久　瑤徽欲誰待　向平識損益　庶幾無尤悔

38.**止酒**　072－379b

喧則必有靜　動則必有止　簪纓止於外　物欲止於裏　道止孔顏孟　書止經史子
止水鑑於人　止善誠可喜　放逐得所止　止止恥再起　陶翁不止酒　不止有妙理
底事止觀禪　止定徒止已　萬物皆止止　是謂止善矣　茅屋止數間　跡止昭陽涘
跡止心亦止　安時師子祀

39.**雜詩**　072－379b

其一

達士志寥廓　所在厭坌塵　唯有淸平山　煙霞伴我身　舒嘯步南澗　禽魚自來親
呼童理遊屐　釃酒邀西隣　長懷千古事　念之如隔晨　窅然超獨立　皥皥犧農人

其二

五年別京國　今歲復度嶺　端居無所事　寂照參內景　火進玄戶煖　風起泥丸冷
雖乏封侯骨　年顏聊可永　傍門盜小術　其效如捕影　流光不足恃　決隙六驥騁
願言作嘉遯　蘊眞致虛靜

其三

人才亦何常　拾遺平斗量　唐室昔全盛　有相杜與房　時君若晝一　國祚應無央

螢爝雖熠燿　那能近太陽　念此不得寐　悄悄摧我腸

其四

少年志氣盛　謂言長不老　流光疾於箭　韶華難自保　意倦筋力緩　顏凋精血燥
常懼鼎器壞　幸我收身早　玉醴灌三關　玄液恒盈抱　歸歟廣成子　庶幾闢至道

其五

衆口共鑠金　幽憂少暇豫　有似禽鎩翮　不復求軒翥　節序苦易遒　忽忽春又去
忘情任推分　無事干吾慮　渭清與涇濁　清濁將何如　鐵限鬼拍手　冰山那可住
但願保長年　莫負息陰處　松篁自歲寒　雪霜非所懼

其六

榮辱既云了　何嘗有憂喜　物我既無異　何嘗有難事　逍遙阡陌上　但有遺世意
落日映榆柳　時與田翁値　山深禽語怪　雨積溪流駛　圖書四壁空　不用籯金置

其七

與物本無競　世網何相逼　杖屨聊送日　東阡與西陌　時卉紛滿眼　桃紅李亦白
乾坤自納納　莫謂塵寰窄　吹萬怒者誰　人生同寄客　但令膝可容　底處無安宅

其八

我居在谷中　所饒榆與桑　山民生理瘠　饘粥不厭糠　秋來拾橡栗　以爲卒歲糧
我無食肉相　涸陰曷其陽　今年幸豐稔　螟螣庶毋傷　買犢赴南畝　鋤耨莫違方
秋來倘滌場　一欲具壺觴

其九

混沌本無象　末俗何多端　紛然徇愛惡　愛惡與時遷　喬松藏壑底　夭草居崇巓
公議在草野　廊廟但素飡　豈乏諫諍姿　天路難夤緣　傷哉不可道　慷慨北風篇

其十

客有一方舟　其如大浸稽　半夜喪維楫　飄泊山北崖　長年技已窮　佇立空傷懷
江神不我相　牲帛日既彌　衣袽孰能戒　握筮占重離　豈乏濟川手　那肯爲爾羈
徒令鮫鱷横　坐見爾載虧　（原長年　柁工也　重離　屬晴　爾載　即詩之既輸爾載也）

其十一

雲蘿四垂陰　薄暮風進涼　淺渚衣可揭　深潭木爲梁　自有會心處　莫問此何鄉
春林芬吐艶　秋菊巧耐霜　愁來詠九辨　惆悵意已長

40. **貧士七首**　072－380b

其一

園逕自幽寂　嘉樹何依依　陰靄晚來歇　磵戶掛斜暉　回塘水容淡　浴鳧幾群飛
跡玄還葆默　法妙知有歸　晚聞服食訣　嚥吸療我飢　途窮安用哭　絲染奚足悲

(註:集中無其二篇,不知象村當初未和其詩,抑其詩在流傳過程中散佚)

其三

昔在金陵廬 按歌調瑤琴 峨洋不足說 窅默咸池音 邇來作湘纍 此樂慨難尋
徽絃誰復鼓 樽酒誰復斟 薄俗忌高標 雅道無人欽 獨玆抱沖襟 疇歟諧余心

其四

我欲目無見 明不數離婁 肯將琬琰重 而以羊皮酬 坐此困窮鬼 衛身誠未周
節物易遷逝 懭悢增離憂 參商迥相望 湖海隔朋儔 何當世道平 得與同氣求

其五

我欲以理遣 誰將非意干 喪吾似子綦 嗒然遺五官 無食豈所憂 榾柮禦祈寒
照空不待析 天光足駐顏 團團抱虛白 寂寂柴門關

其六

聖賢得時駕 不得迹累蓬 大道如日月 涉世誠難工 所以漢處士 蘭馨哀死龔
伊我學打乖 軌轍無與同 已厭祿萬鍾 寧師禪六通 磊磈平生懷 牢落何人從

其七

昔者陶都督 棨戟臨八州 何事靖節翁 貧與黔婁儔 秋來三逕蕪 一帆遡江流
庭柯足悅顏 舒嘯堪銷憂 白衣是知己 獨酌忘獻酬 斯人不可及 盛名千古脩

41.荊軻 072－381a

不韋得奇貨 孕政坐代嬴 政也尚首功 草芥公與卿 鯨鯢視六王 所在積爲京
每嗟燕太子 募得荊君行 逸跡隱屠肆 慷慨鬘胡纓 擊節動悲歌 誰識人中英
一言激壯圖 天下振義聲 雖非萬全計 烈士固輕生 滹沱日欲暮 行色三軍驚
舞陽亦奇哉 十四已有名 豈知天意在 白虹橫紫庭 召封忽不祀 奚特亡長城
挑怨只速禍 千金謾經營 只今兩丘土 何處問虧成 長吟俠客篇 千古起深情

42.讀山海經 072－381a

其一

孤居捐世事 自與世情疏 水禽鳴春堤 輕蔭護山廬 已看相鶴經 還把種樹書
莫登白玉堂 將營紫霞車 列鼎當飲澗 兼珍敵園蔬 蹤有濟勝具 安得故人俱
少年懷壯志 老去屈雄圖 逍遙甘淡泊 心迹本同如

其二

佳雨散芳蕪 盡日對孱顏 怪禽自呼名 喬樹不知年 齊物等漆園 漫迹同次山
偃仰復何爲 忘我仍忘言

其三

晚歲諧夙尚 養神守一丘 猿鶴爲我伴 鹿麋爲我儔 理屐時陟巘 植杖或臨流

寄語同心子　攀桂共我遊

其四

我夢遊蓬萊　上有魏伯陽　貽我飡玉法　服食年紀長　歸來營丹室　丹室皆丹光
谷神本不死　藝田芽自黃

其五

客子久不歸　芳草亦可憐　朝見昭陽水　暮見淸平山　我有萬重懷　山水不解言
且須飮美酒　兀兀窮吾年

其六

曉旭出洪溟　沆瀣晞若木　誰能散其光　一一分幽谷　陰厓有夭草　靈液同霑浴
因之照九重　海內調玉燭

其七

遙峯含紫氛　落日生寒陰　枯筇同我瘦　扶我入深林　林中何所有　磵水激淸音
坐久却成趣　寥寥太古心

其八

惡來壽亦短　伯夷夭亦長　人倫所重者　三綱與五常　顏回食墮埃　盜跖不乏糧
此事吾未解　念之意無央

其九

不義富且貴　不如牛馬走　縱或榮其身　神明豈無負　謇余日三省　此事吾何有
百世在吾前　百世在吾後

其十(㊇此懷白沙 / 註:"白沙"是朝鮮中期文臣李恆福之號)

眄彼昭陽水　日夜達於海　遙憶廣津渚　其上故人在　獨立萬物表　探賾觀貞悔
欲往不可得　脈脈空相待(㊇白沙時讀易)

其十一

鼎肉吾已饜　山蔬甘且旨　平生愧老洫　怵惕悲心死　聞道雖苦晚　聖謨期踐履
能言類猩猩　外也安足恃

其十二(㊇亦悼秋浦作)

少作席上珍　老爲三黜士　淸標與直氣　介然得所止　求之古人中　今世無復爾
黃壤夜冥冥　可惜秋浦子

其十三

如吾是何者　本處才不才　困厄亦何關　軒冕爲倘來　於物自無競　胡被鷹隼猜
任運樂天命　優哉復游哉

43.**歸去來辭**　072－382a

歸去來兮 恭承嘉惠得放歸 指松楸而棲息 瞻雨露而增悲 何風樹之易搖 慨欲養而難追 況世運之將窮 抑吾道之其非 曰余幼而修姱 初不志於食衣 災固由於無妄 智豈慙於燭微
我行其蓬 我馬其奔 追余未暮 返我衡門 舍之則藏 性成而存 霜松雪竹 藥爐瓢樽 欣外滑之去體 守內景而住顏 彼鍾鼎兮何加 處環堵而猶安 山逶迤而成峽 水汩濊而繞關 賽左圖而右書 函萬象而靜觀 逖三古之淳風 孰挽回而復還 懷紆軫其未舒 尙意氣之桓桓
歸去來兮 亦奚慕乎遠遊 閱一室而自娛 我於世兮焉求 矢樂天而無渝 曾不懼而不憂 文拘羑而演易 箕爲奴而闡疇 爰命僕夫 爰駕我舟 値春和而景明 蔚卉木之賁丘 知物我之無間 與天地而同流 嗟量己之已審 分則甘於歸休
已矣乎 百世在後寧可誣 古哲往矣 那能留 胡爲乎舍此欲他之 涉世乏良謨 藏身有素期 唯藝善而種學 冀日耘而日耔 伊良貴之誰爭 喜女績而男詩 庶大者之先立 免他岐之然疑

趙緯漢(1567—1649)

次歸去來辭 073－185a(玄谷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世不我知可以歸 自古不遇者非一 吾何爲乎傷悲 仰孤雲之高標 邈淸風之難追 瞻頭流之幽邃 絶人間之是非 催潘岳之秋興 拂張翰之征衣 涉漢水之浩溔 辭終南之翠微
浩然而歸 策馬南奔 朝發京華 夕至衡門 玉堂金馬 匪我思存 可以供老 樂我瓢尊 念誰昔之嬰禍 羌愧悸而汗顏 食同魚而滅耳 豈人心之所安 饕薄祿而營生 縱軀命之所關 較得失於平生 盍遐擧而大觀 矧年老而多病 可卷懷而求還 世雖棄乎君平 道卽存於蜆桓
歸去來兮 聊卒歲而優游 臥一壑之煙霞 竟何慕而何求 當粱肉於晩食 替榮華於無憂 古人先我而實獲 欽往迹而爲疇 顏闔鑿壞 管寧浮舟 或濟身於滄海 或絶響於林丘 雖出處之異路 蓋明哲之同流 顧余志之異是 但有意於歸休
已矣乎 人生富貴在何時 歲月如流不可留 吁嗟乎 舍此將安之 唐虞不復見 巢 許非所期 甘終身而倘佯 趁春耕而夏耔 遡長風而放歌 迎素月而哦詩 旣得所而定居 肯從詹尹決所疑

許筠(1569—1618)

和陶元亮歸去來辭(㊊并引) 074—170c(惺所覆瓿藁卷之三 賦部)

余拙於用世 肉食家食 俱不能善謀 至今半生 顛毛已種種矣 唯喜讀書 掃一室架萬卷而嬉於其中 則縶囚遷逐 皆是樂國 不然而俗子與處 應膠擾不得展卷 則雖峻宇層楹 綺食華茵 猶械杻之在體 而身若入火宅焉 審若是則攤帙挾策 槃博贏於茅店之下 是我之故鄉 而雖在流貶之中 鬼門關之外 未嘗不歸雲爾 詞曰

歸去來兮 吾挾吾書唯所歸 既居寵而非喜 孰罹辱之可悲 惟韋編之三絕 庶宣聖之攀追 咀道義而覿德 悟四十之蘧非 考往軌而飭躬 佇懷寶以褐衣 嗟用世之欠圜 屢觸駭而昧微

譴罰亦恩 遂爾南奔 厄豈蠶室 途非鬼門 奚以隨身 萬卷尚存 挹其旨味如酌巵尊 敞茅宇以向暄兮 列牙軸而開顏 潛吾身以妍索兮 覺身心之便安 稽聖狂之所分 想治忽之攸關 百家紛其竝騖 會衆致而一觀 欣愉愉而忘寢 如久客之得還 等亡羊之惑臧 同斲輪之感(㊊一作"怡")桓

歸去來兮 請畢命於茲游 是百年之安宅 奚捨此而他求 唯關東與湖南 挈來去而何憂 傍人問我以胡範 云我遵乎箕疇 以思爲馬 以識爲舟 泛學海之絕港 終稅駕乎九丘 剔藝苑之祕珍 委朝宗於九流 羌不出於吾廬 適其適而浮休

已矣乎 吾有茲居自少時 本無其去矧更留 逍遙乎去此安所之 廣廈豈我好 青瑣非素期 治屋後之心田 日繼夜而覲耔 服執中之虞訓 詠無邪之周詩 居天下之廣居 子輿之論君莫疑

李民宬(1570—1629)

1. **和斜川詩(㊊并序〇爲李郎中景嚴作)** 076—240b(敬亭先生集卷之三)

余讀陶詩而有味其言 子得斜川而寓慕其人 以吾味之之深 喜君慕之之篤 其敢無說 竊意世之評陶者 推其出處之大節 至於希夫樂天知命者而不知其致此由乎學爾 公之學 無所考 觀其所著 其自勖者若將不迨而惓惓於先師之遺訓 形神贈答 雖出於戲言 所以警發昏惰者為深切矣而悼此心之形役 悟昨非於今是 謂非有得於學 不可也 若夫酒也詩也耕稼也 凡所遊歷而寄興者跡耳 子果有志於斯 求其如陶者 去其不如陶者 子眞淵明而已 古今人同不同姑不論 而墩姓川名 亦不足爭別也然子之所慕 發端於彼 將不怠而求其眞似者 亦不為無所助也 歌詠之

不亦可乎 嗚呼 世之相後千有餘年 地之相去萬有餘里 吾猶見其人也 願從君之杖屨嘯詠於柴桑籬落間 細和其詩不亦樂乎 不則致身於眞境 臨長流望曾城 實得公之遊處而樂之 吁亦遠矣 子陵以為如何

吾友企前脩 強仕念行休 斜川偶同名 即此爲眞游 蕩蕩素月輝 落落青瑤流 豈但漁爭限 亦有忘機鷗 嘉名自君顯 吾方賀玆丘 孤往既自得 會心亦良儔 班荊俯淸駛 自斟還自酬 今人與古人 所樂同歟不 達士無所累 知命故不憂 斜川果在是 肯從他處求

2.**和歸去來辭(原幷序)** 076—372d(敬亭先生集卷之十二)

陶淵明歸去來辭 千古絶唱 無擬作者 惟東坡和之 南遷時所作 以今觀之 用事太工 去陶遠甚 然豈易言哉 近有鄉士為余誦李叔平氏所和之作 愛其詞韻雅淡 有足以起余者 續以和之 蓋將自省 不必寄叔平云

歸去來兮 我已歸田將安歸 仰前脩之高蹈 心慊慊而自悲 夸父愚於競步 景逾遠而猶追 終顛僕而莫哀 今與昨其俱非 幸皇天之降鑑 寬城旦之赭衣 不終朝而三褫 昧禍幾之危微

出都南邁 水浮陸奔 僮稚驚歡 我行在門 松竹交翳 琴書俱存 芳醴盎盎 注玆窪樽 引壺觴而強酌 緬古人而厚顏 擬遁迹於鹿門 爲妻孥而遺安 將抱甕而灌園 謝桔槔之機關 掃胸中之勃谿 洞物我以一觀 從大海之魚躍 任長空之鳥還 希玄風於柱下 樂眞常於祇桓

歸去來兮 請從此而遠游 然吾聞之異是 盍捨彼而反求 惟君子之坦蕩 豈貧窶之爲憂 有先人之遺書 是舌耕之良疇 虛往實歸 匪車匪舟 樂此而終吾身 奚必周流乎九丘 付行止於彼蒼 信遇坎與乘流 聊俛仰於宇宙 悟身世之浮休

已矣乎 生也有涯歸有時 其來不拒去不留 知命不憂聽所之 軒冕非所圖 道德以爲期 如農夫之望歲 須竭力於耘耔 則明哲以保身 仰大雅之有詩 惟修身以竢命 聖有訓兮汝勿疑

李安訥(1571—1637)

1.**題斜川詩帖，為李正(原景嚴)子陵作，用帖中諸公韻** 078—472c(東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名嚴字子陵 夙計思眞休 斜川號更佳 合作淵明游 高齋架斷麓 小艓浮中流 耕雲友山鹿 釣雨親沙鷗 尋僧獨憩壑 採藥時經丘 身爲富春徒 心與彭澤儔 造物識君意 乃以異境酬 試看漢晉下 有此好事不 早知軒冕樂 終貽鼎鑊憂

我欲托仁里 閑田其可求

2.**次歸去來辭韻** 078—496a(東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歸去來兮 昔何來思今何歸 惟生民與我同胞 念窮人其可悲 仰周任之格言 願陳力而相追 荷蕢果於忘世 諒前聖之所非 故王曾之雅志 匪飽食而煖衣 冀司檝而畜蕃 不量德之纖微

越玆端州 受命駿奔 歲丁大侵 漁奪多門 哀彼流氓 十戶一存 非無柔瑟 亦有淸樽 慘顩頷而疾首 赧忸怩其厚顔 啖民脂以自飫 豈余心之忍安 顧百里之分符 異晨門之抱關 彼外本而內末 曷遠抱而大觀 謂割剝以爲賢 孰遁逃之復還 膰不至而去魯 乃見幾於季桓

歸去來兮 且卒歲而優游 伊磁石之引鍼 固同氣其相求 鑿旣圓而枘方 寧括囊以違憂 瞻江漢之一曲 有先人之遺疇 惟山可屐 惟水可舟 振鷺飛而遵渚 嘉木蔚其蔽丘 陟雲巖而高步 時容與而遡流 聊厲深而揭淺 信生浮而死休

已矣乎俟河之淸果何時 日月逝矣歲不留 於嗟乎捨此其安之 貧賤不足恥 聖賢以爲期 爰左圖而右書 式春耕而夏耔 契幽貞於羲易 詠碩邁於衛詩 得所歸以勇往 固守吾志有何疑

睦大欽(1575—1638)

次題李子陵斜川帖 083—072b(茶山集卷之二)

幽居別有天 境淨塵慮休 豈唯勝盤谷 亦足追田游 屋上卽靑山 門前漾淸流 無心出岫雲 得意眠沙鷗 物色顧不一 可以老此丘 仙翁與釋子 來往眞良儔 濁醪是妙理 我勸而君酬 以玆娛生事 此樂人知不 可笑摘埴者 頭白空多憂 百年且強半 營營何所求

趙希逸(1575—1638)

次李子陵斜川別業詩帖(㊞景嚴) 083—233a(竹陰先生集卷之九)

淵明避世翁 行止任浮休 吾君跡雖拘 志追古人遊 地隔幾千里 兩有斜川流 宦路可忘機 豈必狎海鷗 名同實亦諧 樂哉專一丘 胸中契眞趣 眼前無俗儔 淸詩人細和 深酌遙相酬 爲問季葉人 曠懷有此不 百年能幾何 常懷千斛憂 題詩復三歎 乘興往相求

申敏一(1576—1650)

次歸去來辭(㊟辛未) 084－003a(化堂先生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使營菟裘吾將歸 猶可及時而勇退 撫流光西奚悲 蘧瑗化於六十 求古人其可追 余惟好此修飾 顧初心而自非 紉蘭茝而爲佩 服芰荷而爲衣 指聖則而高厲 理餘韻於忽微

範我之驅 戒其橫奔 素履而行 仰止師門 苟利於己 幾希其存 陋巷蓬戶 杯飲汚樽 玆蠖屈而養拙 其敢曰志尹而學顔 慟山頹而梁摧 混浮俗而偸安 棄舊學於兒戲 逝不與道而相關 誤落塵網之科臼 甘自畫於童觀 遊羿彀而幸免 尙天運之好還 追拔茅而揚庭 聊乘馬而盤桓

歸去來兮 亦奚慕夫善游 矧丈夫之行藏 唯消長焉是求 識損益於有數 殆不辱而不憂 盍卷懷於明時 返初服於田疇 登山而屐 涉水以舟 濯塵纓於滄浪 遡天風於丹丘 時浮游而食息 荷聖澤之旁流 卷肺腸爲已有 任天地之休休

已矣乎 聖人旣沒大道隱 日月逝矣不我留 末路倀倀何所之 丹砂有宿緣 歲暮以爲期 味道腴而沈潛 游藝圃而耘耔 感一氣之孔神 詠不顯於周詩 庶方寸之不昧 守吾太玄又何疑

趙翼(1579—1655)

次李子陵(㊟景嚴)斜川韻 085－024c(浦渚先生集卷之一)

陶令辭彭澤 田園爰歸休 時動物外興 常爲川上遊 緬懷千載上 知君非俗流 林川開異境 冥機閑似鷗 川名與之同 古今如一丘 碧山爲屛障 麋鹿爲朋儔 溪翁與村老 白酒相與酬 不知古斜川 其樂如今不 人生百歲內 曠然何所憂 覽圖愜幽賞 秣馬將往求

鄭弘溟(1592—1650)

1. **次陶靖節責子韻** 087－020b(畸庵集卷之一)

衰病轉孤畸 行世愧名實 呻吟伏枕席 久抛篋中筆 幽懷增鬱悒 顧影寡儔匹 簪纓本非願 棲遁苦無術 委蛻能幾時 流年五十七 家業竟無託 念來秖憂栗 棄置乘化去 誰復記此物

2. **次歸去來辭竝敍** 087－108b(畸庵集卷之九)

昔在晉時 陶徵君有不適於時 解官歸田里 賦歸去來辭以見志 後來慕效者類多附託 以各詠歌其所懷 顧予疲劣 少嘗有意學道 到今垂老

一無所得 則慨然有反顧之嘆 且以心跡 孤峭齟吾 恐終不能與世俯仰出入 方欲謝絶外交 居閑順適 以少償平素之願 依韻效體 略道終始文詞荒劣 有不足計也

歸去來兮 唐虞已遠吾安歸 固難隨俗而俯仰 聊抗言而抒悲 曩余生之狂戇指前武而高追 惟誠求而道通 昧古是而今非 雜群芳以綴佩 危余冠而褒衣頤情志於載籍 慶賾玄而鉤微

守非物移 神不外奔 晞賢齊軌 學聖入門 虛心忘物 道在師存 自求善價衆笑瓠樽 雖多口而屢躓 豈疚心而靦顏 遵義路而勿失 反仁宅而圖安 不吾知其不愠 恒下帷而掩關 悲年邁而力殫 每反照而靜觀 既白紛而無得 類弱喪而忘還 然初志之不悔 徒延佇以盤桓

歸去來兮 願辭謝乎朋游 顧省愆之不暇 寧枉道而它求 彼意氣之交投 懼增累而重憂 夫孰異道而相安 賁余趾乎田疇 葛巾藜杖 瓦缶玉舟 樂棲情於閑曠 期畢命乎林丘 振春衣於高岡 濯塵纓於清流 觀時物而察化 感生寄而死休

已矣乎 學成業遂定何時 不管身後空名留 胡爲乎半途欲廢之 既往雖已矣將來猶可期 至寶成於雕琢 嘉谷遂於畊耔 要溫故而知新 盍服禮而明詩 庶策勵以死已 無或猶豫以狐疑

李植(1584—1647)

1.題李子陵(㊒景嚴)斜川帖(㊒僕居龍門之東 斜川在迤西 又與主人使君公同好 前後棲遁略同時 惟所謂斜川帖者 未曾攀和 非但不敢衒拙 蓋方游泳實境 未暇以其文也 今居市井乾沒中 閱其圖 誦諸公什 寧無慨然 隨韻致意 所不得辭) 088—054c(澤堂先生集卷之三)

宇宙一俛仰 賢達皆已休 高風特不泯 隔世同神游 淵明古曠士 君亦靜者流況十斜川上 可以盟鳧鷗 良辰輒寄懷 策杖循陵丘 雖非栗里宅 會心眞吾儔詩從藝苑和 酒許農扈酬 不知千載後 還有玆遊不 悠悠古今意 落落江湖憂贈子伐木篇 卒歲以相求

2.重陽日 呈病杜門 聞巷北劉老人希慶家時菊正開 就飲其下 用陶彭澤韻以贈之 088—055a(**澤堂先生集卷之三**)

時序忽荏苒 臥痾方息交 豈惟草木衰 自覺顏鬢凋 良辰屬重九 幽興頗自高清飆掃廣陌 雲物肅層霄 所思在咫尺 杖策忘暫勞 置酒盤松下 沃我枯腸焦佳菊繞四墻 似對柴桑陶 一日且取懽 未暇念明朝(註:次《己酉歲九月九日》韻)

張維(1587—1638)

題李子陵斜川帖次韻 092－411c(谿谷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陶潛古達者 未老官早休 無事偶乘興 春日斜川游 子陵今世士 頗與同風流
身雖罣簪組 志欲親沙鷗 別業龍門麓 風煙專一丘 川名豈偶同 異事眞罕儔
居然傳藝苑 逸韻相賡酬 借問夸奪子 此意還知不 種菊爲掇英 種秫爲忘憂
早晚歸去來 駕言何所求

申翊聖(1588—1644)

1.**晝睡感懷 次陶淵明** 093－147c(樂全堂集卷之一)

魂交溟涬際 形開知覺時 動靜至理存 鬼神莫違之 一往而一來 死生眞若玆
誰能稱大年 百千要有期 矧以蜉蝣寄 擾擾嬰我思 哀彼左徒子 枯槁垂漣洏
達識識終始 天命復奚疑 千載感所遇 空悲湛湘詞(次《形贈影》韻)

2.**和陶九日閑居 贈直夫**(㊐李公敬輿)093－152b(樂全堂集卷之一)

擧世皆趨營 百年勞其生 子能識其微 所愛在身名 去留志已決 不忍辭聖明
歸心日以動 樹顚已商聲 封章酬主知 溫凊奉親齡 江檻倚雲空 寺樓撑崖傾
淸暇鷗鳥伴 塵夢軒冕榮 杖屨田圃間 簪車萬寶成

3.**和陶詩題紙署小樓** 093－152c(樂全堂集卷之一)

其一

肩輿出北郭 已隔塵囂喧 嶗立峭且深 崖回幽而偏 草沒蕩春臺 雲開三角山
斜景下西樓 杖屨溪邊還 永夕絶徒侶 沈吟無與言(註:次《飲酒》其五韻)

其二

閱盡世間事 事業在豪英 暇日登玆樓 頗見興廢情 天氣雨餘淸 一杯聊自傾
山雲或靑白 溪流日夜鳴 拓窓坐寂寥 東嶺孤月生(註:次《飲酒》其七)

4.**送沈文徵宰海縣(㊐東龜)** 093－152c(樂全堂集卷之一)

文徵訪余寂寞居 晤對頗穩 無幾微見色 求余詩為贐 則海縣之除 出於恩譴也 余且勉之曰 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 不亦通人乎哉 文徵莞爾而笑 遂辭去 適用淵明楚調韻以貽之雲爾

祇命佩縣符 離思何茫然 借問何時歸 歸期經歲年 際海城如斗 炎瘴地自偏
蜒村耕者少 斥鹵無良田 縱有魚鹽利 行商不受廛 縣宰何所事 閉戶枕書眠
處惡無自苦 君子多遠遷 坐不碌碌耳 那得在膝前 秋風日以厲 天宇淨蠻煙
喫飯且和詩 願言期昔賢

5. **早起寓感　用淵明九日韻**　093－153a(樂全堂集卷之一)

朝起坐西楹　曠然秋氣生　矯首望白雲　可以遺身名　化機任推遷　去來唯兩明
寒暑復幾何　禽音又蟲聲　生也儘如寄　智巧而相傾　紛紛競刀錐　翕翕趨浮榮
值茲節物佳　起余遐邇情　何當假羽翮　丹丘追廣成

6. **和陶歸田園韻**　093－153b(樂全堂集卷之一)

其一

處世苦無悰　雅懷在故山　欲歸不得歸　坐此窮歲年　小搆臨江曲　激湍成深淵
薄業有耕地　種秫數頃田　依依出墟里　壟畝無後前　扶藜時涉趣　夜網收朝煙
村醪亦足醉　醉來行且顛　慮淡物自輕　事小身即閑　言念昔日遊　矯首還悠然
(次《歸田園居》其一韻)

其二

端居事閉關　出街寧掉鞅　欲斷區中緣　徒結物外想　淮東數畝園　夢中時還往
流光隙駒忙　日看兒孫長　知足恥自少　操約心愈廣　春至有歸興　鉏鑢除灌莽
(次《歸田園居》其二韻)

7. **李子陵斜川莊帖　次淵明韻(㊗景嚴)**　093－154a(樂全堂集卷之一)

五十郎頹齡　懔懔行宜休　羡子早得所　一壑占上游　村同栗里僻　水似斜川流
宦迹縱班鷺　深盟在沙鷗　余亦有薄業　結屋依先丘　幸與子居近　江湖且爲儔
去來駕輕艇　觴詠聊自酬　吾儕趣自逸　世人能知不　浩然賦歸來　嗒焉忘喜憂
緬懷陶元亮　千載兩相求

李敏求(1589—1670)

1. **斜川莊　用陶韻爲李子陵賦**　094－033c(東州先生前集卷之五)

吾觀晉徵士　早悟得眞休　曠韻寄幽勝　乃契川上游　子陵起遐慕　發興在臨流
愜情任所遭　汎若隨波鷗　絃歌爲三徑　居止依一丘　翳然松楸下　地僻罕朋儔
豈無社中酒　樂與村翁酬　悠哉先達意　亦如今人不　有田只二頃　水旱唯我憂
俛仰天壤間　卒歲復焉求

2. **戊寅歲　倏然五十知非之歲　尚蹈危機　次淵明斜川韻以自寬　亦自愧也**
094－083a(東州先生詩集卷之二)

衰老曠時用　譬彼役車休　竄身魑魅區　敢雲諧遠游　新年及知命　逝景忽如流
悠悠寄殊俗　有愧凌波鷗　浮生迫朝暮　況堪懷故丘　陽和感萬物　飛走各匹儔
畸窮獨處廓　斗酒還自酬　飄然兩鬢雪　更得青春不　古人慮風獨　我何妄悲憂

冥心聽大鈞 沒齒無所求

3.**次坡翁和陶貧士詩韻** 094－151a(東州先生詩集卷之八)

余還牙山未期歲 菽水漸艱 今日乃九月初三 距重陽至近 念無以備壺觴 獨坐悵然 偶覽東坡和陶詩 所遇頗似之 遂和其韻 坡之言曰 余遷惠州一年 衣食漸窘 重九將近 尊俎蕭然 乃和淵明貧士詩七首雲

其一

移居太湖西 隣竝少因依 蕭條寡生理 迫此將落暉 授衣感窮節 庭宇淸霜飛
芳草旣消歇 歲晏與誰歸 豈聞苦節士 戚戚疚寒飢 但念百代後 惻愴令人悲

其二

朝起霜露繁 負喧坐茅軒 所居豈無隣 四望皆田園 田園半收穫 處處饒人煙
而我獨何爲 謀拙愧計硏 仲氏甘縕袍 在困猶有言 君看範史雲 甑塵方稱賢

其三

我不如淵明 乃如無絃琴 黯黮塵埃中 寂寞閟淸音 徒聞識奇字 未見載酒尋
況望白衣人 惠我供孤斟 士窮非一途 足以起遠欽 千載東籬下 蕭條同此心

其四

無室憶尸鄕 無田懷土婁 倘規不耕穫 瓜投望瓊酬 孔明始龍臥 於世計亦周
欻起舍耒耟 獨爲天下憂 良圖中錯迕 伊呂豈易儔 襄陽有遺壟 蕪沒焉所求

其五

陶然一醉眠 外此不相干 嗟哉口與腹 負汝食爲官 結髮從善宦 常愧竊素餐
故玆臨老日 顑頷傷歲寒 唯有烈士腸 不摧壯夫顔 棄置勿復道 泯然長閉關

其六

霜風卷秋籜 颯颯走枯蓬 嘉菊破金英 一一擢天工 時節逝晼晩 國香哀楚龔
至人合元和 汩與流俗同 榮枯俱可捐 得失何塞通 良辰對蕭索 二仲不我從

其七

逍遙東皐上 屬望王江州 翳然桑柘影 松菊眞我儔 雖無金張遇 自信嵇阮流
一瓢有至樂 千鍾貽後憂 吾貧甘獨醒 縱醉誰相酬 窮賤亦何嘗 君子當自修

4.**九日無酒 次陶詩己酉九月九日韻** 094－152a(東州先生詩集卷之八)

九日霜露濃 葉隕林影交 時菊有黃華 勁風寒不彫 採採滿懷袖 薄言上山高
擧頭見鴻雁 嘹唳度靑霄 安得一斗酒 慰我卒歲勞 豈無數畝田 春旱禾穀焦
四隣歌笑喧 竟夕樂陶陶 獨有幽憂人 寂寞坐終朝

金世濂(1593—1646)

夜讀靖節詩 因步其韻 095－155a(東溟先生集卷之三)
季冬霜雪積 繞舍高木疏 遠客喜有托 何必問吾廬 睡起日常晏 閉戶讀我書
窮谷罕人事 不見長者車 隣人勸我酒 肴以盤中蔬 春氣昨夜至 新陽今已俱
雄心驚逝節 夙昔懷良圖 窮達亦有命 世路今何如(註:次《讀山海經》其一韻)

李景奭(1595—1671)

次斜川(原李公景嚴)韻 095－391b(白軒先生集卷之二 詩稿)
擾擾多形役 疇能早處休 不知古人趣 焉追古人游 君今學彭澤 宅近斜川流
川上有何物 泛泛雙白鷗 潛鱗躍清漪 倦翮赴林丘 逍遙愜幽懷 野老與爲儔
一觴復一詠 芳景亦足酬 請誦歸去來 此辭君愛不 君看辭中意 樂天又何憂
富貴非所願 澹然無營求

黃㦿(1604—1656)

次陶韻錄呈林方伯(原墰) 103－392a(漫浪集卷之二)
弱齡頗檢束 中歲遂沈冥 自同蘧蒢疾 非無仕宦情 浮遊遍宇縣 杖節適蠻荊
秖今糜吏役 訖□丐餘生 小官敢欺隱 上公實威明 考績宜下下 出語每平平
俯歎流水逝 仰慙晨風征 所貴在知心 願言察微誠(註:次《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韻)

權諰(1604—1672)

1. **和陶雜詩(原三首)** 104－270a(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其一
殃慶各有類 盛衰似可量 春日融寒谷 凄風入洞房 憂虞已先兆 歡樂猶未央
達者齊生死 大道一陰陽 奈何多眷眷 使我長斷腸(註:次其三韻)
其二
行行出門去 衣裳早已涼 孤雁鳴且舉 歸燕辭彫梁 前途杳萬里 客心懷故鄉
黃落飄風薄 獨樹滿雪霜 借問遠遊子 愁端幾短長(註:次其十一韻)
其三
不聞人間事 願從赤松子 冥心養性靈 放形隨徙倚 幸免良可羞 直遂生生理
(註:次其十二韻)

2.**次陶飲酒(原二十首)** 104—270a(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其一

榮悴生死理　人情欲惡之　君子安所遇　苦樂任其時　含章自天殞　舍命不渝玆
過此未或知　樂天不復疑　忽與一觴酒　日夕歡相持

其二

小人不勸懲　恣暴謂無傷　堅冰是天理　積善豈殫殃　帶索隨吾分　爲仁餓死榮
君子固窮節　寧要百世名(註:此詩絶非次韻《飲酒》其二之作,怕有誤)

其三

聞道不及亂　濡首嗜酒情　恒言志剛制　非顧世間名　喪德喪威儀　徇欲以忘生
陶令言好飲　冥會悅若驚　溫克惟德將　孚於是有成

其四

百鳥鳴相應　喧噪逐隊飛　時有失群鳥　棲棲仍獨悲　乍來無定止　將去更誰依
無心雲出岫　閑舒又閑歸　獨樹澗邊生　風霜不受衰　直干雲繞樹　終古兩無違

其五

昔入塵網中　未知城市喧　中心政要遠　良宜地自偏　守身丘木下　白屋繞青山
遠村曖曖煙　閑雲倦鳥還　午夢北窓下　方醒未解言

其六

人事分萬端　道二非與是　是非無定形　世情各譽毁　三季道已喪　達士無乎爾
俗中也不惡　人皆可黃綺

其七

草木知天意　卽自盡芳英　戀主眞天性　憂人亦世情　一觴誰與酌　杯壺久自傾
共樂禾麻雨　流渠入耳鳴　戰兢毋自欺　常恐負平生

其八

青松在西澗　天稟雪霜姿　烈烈凄風拂　寒薄最高枝　自愛連林靜　無心獨樹奇
人意自多事　世情徒爾爲　賢達人間世　何事紲塵羈

其九

幽人方寸血　逢人吐盡開　過此夫何與　天然坦坦懷　勿欺能無愧　何言與世乖
人間不適意　仲尼亦棲棲　尙義不尙同　毫釐隔天泥　君子胥箴誨　明理豈苟諧
天地生生理　可憐大道迷　愼言誠古訓　此心不可回

其十

在昔遠遊志　直期天一隅　壯懷死不休　蹉跎阻中途　此行理固然　非爲飢所驅
專心營一快　孽孽倘其餘　所性不存焉　悠然且閑居

其十一

寒餓夕死可　所貴朝聞道　此苦身沒已　何曾問少老　遯世不成名　肯數一生槁
萬事惟稱心　但願從吾好　未葬也不惡　身外有至寶　成仁陶令訓　百世爲人表

其十二

戶庭知通塞　出門不失時　樂則善天下　憂違與長辭　視彼滔滔者　高風亦在茲
不忘在溝壑　久已決吾疑　身名人世外　丈夫不自欺　擺落悠悠談　請從余所之

其十三

昔有同心客　行止各殊境　一夫長日醉　一士終年醒　醒醉莫相笑　發言各心領
規規義何愚　亢亢乎則穎　吾亦酣中客　從君燭當秉

其十四

野人爲我飲　持酒或時至　掃地就樹陰　五六杯已醉　町俗知禮數　語言無倫次
但憐渠尚醇　無謂我曾貴　陶然似太古　酒中有深味

其十五

草木繞茅屋　蛇虺行室宅　數家曾成村　未至無行跡　公年纔七九　我已過半百
素抱慕高趣　鬢毛亦早白　假使我耄期　晚節爲公惜

其十六

少小家庭訓　猶知學讀經　慵拋過知非　褊躁竟無成　物情今備歷　天運已多更
隣村聞遠犬　多蛇愼戶庭　小窓山夢熟　長夏午鷄鳴　此時安得飲　消些未了情

其十七

幽蘭在空谷　天香聞長風　風靜心逾潔　含薰百草中　松下盈庭草　汲泉一逕通
無喪仍無得　澹澹任楚弓

其十八

一事同古人　嗜酒無由得　孤陋仍不才　無以祛人惑　觴盡吾亦能　有問將何塞
自知非仁者　尚誰言伐國　平生躁妄人　長悔不能默

其十九

不仕雲無義　伊昔強學仕　獻璞幾多年　未售始反已　良玉貴琢磨　未精多悔恥
才拙宜揆分　永矢死田里　是時方少壯　於今近三紀　虛名誤此身　非敢言行止
往事紛如夢　庶追來可恃

其二十

五柳何嗜酒　爲此醉中眞　人生三季後　安見大道淳　仲尼故述作　欲教萬古新
聖王既不作　斯文火於秦　可憐諸老輩　掇拾收灰塵　以遺千載後　心苦事亦勤
斯道寄空文　夫誰見識親　六經誰不讀　譬如要路津　遂令方外士　笑侮薄儒巾
狂言多謬誤　君當恕醉人

3.**次陶挽歌韻(原三首)** 104—271d(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其一

吾生過半百　卽死已非促　七八又二年　幾時登鬼錄　魂氣雖雲在　寄形如枯木
憂喜隨眞率　狂鼓歌且哭　得失任弓馬　是非今未覺　何須百年後　已不知榮辱
但亦在世時　飮酒不得足

其二

平生有酒難　庋閣置空觴　飮食多謬誤　伊今欲不嘗　死後更何用　徒然設鬼傍
身世多口病　卽欲無眼光　高堂與荒草　何莫非吾鄉　常恐未聞道　存沒樂未央

其三

春日與秋草　熙熙亦蕭蕭　何年何月日　死我出遠郊　新壙纔突亢　先墳舊嶕嶢
耕田任樵牧　丘木滿枝條　掩骼自長夜　冥心卽今朝　冥心卽今朝　死生兩忘何
但願人間世　各保身與家　共心羲皇上　相和擊壤歌　歸來逝終古　同與託山阿

4.**和陶惟酒與長年詩** 104—272a(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天仙自不飢　青鳥何取食　淵明無所須　惟酒長年喫　杜翁也固窮　亦欲願飽腹
願學張子房　導引不食穀(註:"惟酒與長年"乃陶淵明《讀山海經》其五之末句,而此詩非次韻之作)

5.**和陶四時** 104—272a(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春日乾坤合　夏日草木薰　秋月川光靜　冬朝雪意溫　(註:此詩亦非次韵之作)

6.**次陶才字韻** 104—272a(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衛靈雖無道　不喪能用才　況誠求賢急　夢卜自天來　賢聖容萬物　天地本無猜
大德生生理　惟知竝生哉(註:次《讀山海經》其十三韻)

7.**次陶三珠韻** 104—272b(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一氣天根內　精神月窟陰　赤海三珠樹　凌風入桂林　上淸雲鳳舞　空界玉鸞音
何當騰世外　庶遂此生心(註:次《讀山海經》其七韻)

8.**次陶日浴韻** 104—272b(炭翁先生集卷之二)

東海有丹池　池邊有神木　水光與木陰　相映覆暘谷　天心夜夜新　日景朝朝浴
能不夙宵湔　常令皎如燭(註:次《讀山海經》其六韻)

申翊全(1605—1660)

1.**次陶淵明歸去來辭** 105—003d(東江先生遺集卷之一)

乙酉仲冬 余有出宰光山之役 馬上忽憶淵明歸去來辭 感而和之 寔以寓懷 匪關效嚬云爾

歸去來兮 乘玆五馬將焉歸 如擿埴之無相 撫身名而堪悲 偭淳熙其既逖 佩訓謨猶可追 憶稚齡之蛾術 矢寡過於知非 質非薄其難化 慨未遂乎初衣 遵功令而隨衆 奈所學之日微

荏苒涼燠 星歲其奔 云余奏策 于彼金門 紆青拖紫 榮利攸存 璞喪以制 木災而樽 羌束帶而立朝 幾踽影而靦顔 際風塵之多警 痛邦家之敉安 伊薛公之魁然 尚被拘於函關 矧事變之糾纏 孰先幾而大觀 嘻頹波之汩汩 緊東注以不還 抱麟經而沈思 宜聖筆之褒桓

歸去來兮 願輕擧而遠遊 玄圃渀以空闊 捨斯道而何求 期謇謇以匪躬 欲少紓乎主憂 衆皆競進而好朋 昧道王於箕疇 太行摧車 瞿塘覆舟 見險止之稱智 趾擬賁於林丘 時反顧而永懷 泫余涕之橫流 稽前修之逸迹 惟一行與一休

已矣乎 太上避世次避地 軌躅雖殊皆莫留 胡爲乎營營若失之 其去固靡追 其來有如期 伊天植之根我 宜日耘而日耔 既允執之載書 亦毋邪之詠詩 寧不敏而可已 庶致工於無疑

2.**次陶令擬古作** 105—011a(東江先生遺集卷之二)

處世苦無悰 徒懷汗漫遊 朝昏認萬劫 戶庭知九州 鬚鬢颯已蒼 簪纓混凡流 羲農可復見 秦火灰索丘 賴此遺編在 微言衍孔周 湛湛自本體 營營奚所求

(註:次《擬古》其八韻)

宋時烈(1607—1680)

1.**次市南(㊟俞棨)和陶六章** 108—106d(宋子大全卷一)

梅窓無事 讀古人書 曠世相感 載欣載娛 獸聲禽語 端合幽居 於焉考槃 碩人之廬

韜光巖穴 廉潔自珍 易色賢賢 有仁親親 精窮造化 學貫天人 德本不孤 果有其隣

碩人其頎 日三孜孜 有惠好兮 携手同之 切磋琢磨 有配周詩 樹之桐梓 不求近思

嘉遊不常 少聚多分 九龍之坡 爰得我忻 蹙蹙東西 慘慘愁雲 瞻之邈矣 蘭聲未聞

昔日岐陽 鳳凰其鳴 北風既涼 雨雪其零 晦跡丘園 憂切西京 既亟只且

夙夜靡寧
沂水之波 舞雩之風 乃試春服 乃執厥中 嗟我無始 豈望有終 願托龍門 終保微躬
(註:次《答龐參軍》〔四言〕韻)

2.**次文谷和陶四章**(㊟丙辰二月) 108—107a(宋子大全卷一)
聖遠經殘 孰沾教雨 徽音妙旨 邈焉貽阻 恨我慆慢 壯歲不撫 懷玆三益 日夕瞻佇
春日晦光 雲霧冥濛 恒雨無止 平陸成江 眷焉懷人 徙倚西窓 道之雲遠 欲往奚從
人亦有言 爲仁則榮 嗟今之人 胡釐其情 謂我苗頑 自擬禹征 曷不式夷 以惠民生
東人有衮 爰歌伐柯 妖氛爲戟 欺彼羲和 瞻仰昊天 崩心孔多 儿儿赤舃 其憂如何
(㊟時人以此漢及二閔 硬引執事 目以四凶 而尹鑴論此漢之罪曰 昏迷不恭 是此漢於四凶之中爲三苗 故第三韻及之)(註:次《停雲》韻)

俞棨(1607—1664)

1.**次陶歸去來辭** 117—007a(市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一身萬里今始歸 既自當死而獲生 良可慰而奚悲 曩余志之愚妄 謂古人其可追 惟東西之莫辨 又惡知夫是非 嗟巇線之瑣陋 豈望補於舜衣 徒冥行而速戾 慙罪重而身微
氷河雪嶺 葉飄蓬奔 俄霑天霈 生入鬼門 南山弊廬 待我尙存 滿地江湖 再浮大樽 掬滄浪之清波 洗十年之塵顏 任鷦巢而鼴飲 欣自足而自安 竹蕭森而敲窓 松偃蹇以當關 滋蘭菊而托懷 閱霜露而靜觀 穿三逕而行散 時伴影而獨還 邀魚鳥而主盟 擬事功於文桓
歸去來兮 聊卒歲而優游 既忘情於榮瘁 復何心於忮求 殘書足以洗心 濁醪足以銷憂 親朋招我以幽期 或論易而探疇 談餘適往 以筇以舟 瞻四野之莽莽 寓遐想於九丘 感物變之無窮 悲逝川之長流 悄相對而忘言 終慨然而歸休
已矣乎 萬物成虧各有時 何戚而去何喜留 胡爲乎役役身殉之 懷哉五柳子 千載我心期 送浮榮於塵垢 寄生涯於耕耔 溯曠世而執袂 挹遺編而和詩 同眞遇於朝暮 古人先獲余何疑

2.**次陶停雲寄尹吉甫**(㊗宣擧)(㊗甲午) 117－007c(市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山有停雲 以陰以雨 谷有幽人 德音貽阻 泠泠絲桐 載按載撫 鍾期不見 使我翹佇

雲之停矣 日夕溟濛 音之阻矣 綿邈山江 風淸竹塢 月白松窓 焉得伊人 惠然相從

林林群卉 或悴或榮 端居泯泯 見此物情 有口靡宣 有趾靡征 終年離索 慨念浮生

蟲依霜宇 蟬寂風柯 我有孤吟 孰與之和 採採寒花 獨酌無多 我懷孔悽 之子如何

3.**次陶時運**(㊗彼以樂春 我以悲秋)117－007d(市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時運回薄 載曛載朝 倏忽靑丹 色變山郊 龍潛大壑 雁唳重霄 林靡遺擇 草無餘苗

肅肅霜氣 煩昏滌濯 乃陟高岡 乃送遐矚 晤言無從 忼慨不足 俛仰宇宙 悄焉靡樂

巖巖泰岳 其水維沂 山頹水渴 萬世同歸 遡風興懷 孤絃獨揮 光陰遲暮 逝者莫追

飯有疏糲 居有弊廬 匪飢匪寒 胡獨愁如 來汝童子 言酌彼壺 商歌一曲 孰哉和余

4.**次陶園木** 117－008a(市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園木之榮 歲月于玆 豈不榮矣 霜雪瘁之 百年鼎鼎 其與幾時 少壯不再 吾其老而

木之瘁矣 亦歸于根 心之放矣 未或能存 貽譏友道 負愧師門 曷其然爾 用功靡敦

食則簞矣 巷則陋矣 髮則新矣 習則舊矣 道奚而積 業奚而富 眷言前哲 中心孔疚

先人之緒 汝其墜諸 聖人之言 汝不畏諸 如彼長途 駸駸騁驥 桑榆日迫 汝道曷至

(註:次《榮木》韻)

5.**次陶贈丁柴桑韻 贈尹景任**(㊗衡聖) 117－008b(市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我友結廬 斯焉迺止 懷哉卜隣 敢云仁里 白首同歸 從此伊始 心之會矣 復奚言爾

相從欣欣 相視由由 雖無大樂 亦無甚憂 竹塢松逕 載行載休 共抱兒孫

卒歲嬉游

6.宋英甫(⑯時烈)見枉 既別 不勝眷言之情 次陶答龐參軍韻 却寄求和
117—008b(市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我思古人 只讀其書 古人遠矣 無與嬉娛 窮年空谷 悄悄端居 誰謂玉人 賁然茅廬

矯矯玉人 席上之珍 不我以鄙 匪疏伊親 我從今世 獲覿古人 高山在仰 敢云德隣

玉人溫溫 惟善日孜 匪獨樂之 樂人共之 緇衣之章 白駒之詩 綏之左右 庶勉遁思

恒離暫聚 一握遄分 逢場別杯 造次戚欣 江有層波 嶺有停雲 瞻之莫逮 邈矣蘭聞

鴻雁載飛 蟋蟀其鳴 芝蘭萎絶 霜霰交零 我心之憂 夙夜京京 載起載行 食息靡寧

我有衷素 願陳下風 無流無激 曷貴大中 有初無繼 孰云克終 翹望德音 冀庇微躬

金佐明(1616—1671)

和歸去來辭(⑯辛丑) 122—298a(歸溪遺稿補遺)

歸去來兮 今我不樂胡不歸 眄松楸而棲息 紓孺慕之深悲 免殆辱於止足 仰玄訓而聿追 況年歲之遲暮 近伯玉之知非 既蔑德而蔑能 可君食而君衣 匪丘園之賁趾 諒君子之審微

曜靈西沒 逝波東奔 霜凋碧草 雪壓蓬門 群芳已歇 樗櫟空存 明鑑未塵 止水在樽 探至人之妙訣 顧何術以駐顏 苟眞元之內葆 庶餘齒之可安 淨物欲於靈臺 絶紫黃於天關 究墳典以寓目 洞往古以冥觀 懷重華而不見 詎雍熙之復還 思管葛之需時 悵遙慕夫昭桓

歸去來兮 忽輕擧以遠遊 心無往而不屆 孰非誠而能求 雖千里猶莫違 處一室而何憂 驗尼父之係易 歎箕后之敍疇 愚哉移山 哂彼刻舟 瞻桀莠於甫田 豈若樂於斯丘 憯瞿塘之臭載 盍先退於急流

已矣乎 嚮晦宴息豈隨時 老將至矣那能留 胡爲乎舍此將安之 寒松暨孤竹 與我同襟期 臨滄浪以濯纓 掃白雲而耘耔 謝朋徒之還往 教兒孫以書詩 終吾生以徜徉 竢百世乎其無疑

申晸(1628—1687)

1.次陶徵士結廬在人境韻 129—459b(汾厓遺稿卷七)

引疾臥一旬　稍喜屏囂喧　濁醪時自斟　泰然心無偏　拂席散縹帙　開戶納青山
閒庭已雀羅　盡日無往還　平生守雌意　佩服柱下言

2.次陶徵士歸田園六首韻 129—467c(汾厓遺稿卷七)

其一

夙慕向子風　志欲探名山　樊籠久閉藏　倏忽經歲年　昏嫁未及畢　西日迫虞淵
思歸苦未歸　荒彼南山田　棲心雲水外　寓跡塵土間　官位忽隆顯　班在百僚前
世故渀無際　浮榮等雲煙　青銅照鬢髮　霜雪紛盈顛　爲甿受一廛　庶保隴畝閒
冥行不知止　殆辱理所然

其二

壞室甘雌伏　天衢怯掉鞅　居止在京邑　久斷塵中想　環堵守弊廬　車馬無還往
和風煽淑氣　嘉卉日漸長　流俗苦趑趄　使我心不廣　喟焉長太息　倦鳥思林莽

其三

結宇依山阿　稍喜俗慮稀　荒庭闃無喧　禽鳥相與歸　杖策步林皐　逍遙試春衣
願言素心人　佳期且莫違

其四

世事苦無常　孰保長驩娛　朝看歌舞舍　夕或爲空墟　崇替互遷易　寵利安久居
伊余性寡諧　嘿嘿空守株　翛然度朝昏　出門無所如　先民有遺言　恐或墮緒餘
脫略諸緣空　冥寂一心虛　始悟五千文　妙旨歸於無

其五

我有龍門琴　一彈山水曲　彈罷引壺觴　陶然幽興足　沈冥是達士　醒者非吾屬
白日未易繫　淹留且秉燭　厭厭成夜飲　戶牖生朝旭

其六

素性愛靜僻　厭逐長安陌　低垂氣未舒　鬱紆心不適　束帶趨晨漏　奔走至西夕
人生將幾何　奔駟過決隙　擾擾百年間　局趣爲形役　疏頑乏時用　敢意熙王績
無德費國廩　不去終何益

南龍翼(1628—1692)

次陶靖節歸去來辭 131—412a(壺谷集卷之十八)

歸去來兮　去家幾年今始歸　既不隨時而俯仰　雖三黜其奚悲　紛馳騖於夙歲

謂皐夔之可追 倏四十之過二 先伯玉而知非 舍明廷之簪笏 尋薜蘿之舊衣 涉廣野而驅馬 山重重而逕微
溪氷乍解 瀑流初奔 雪殘巖竇 松偃洞門 遙瞻陶谷 弊廬巋存 村翁迎我 勸以匏樽 澹相對而相訝 非少時之容顔 憐東村之無恙 喜北里之俱安 攲茅齋之石枕 明月炤於心關 滌塵間之煩慮 探物外之冥觀 烏語澁而漸緩 梅魂冷而欲還 看庭前之雙柏 已百尺之桓桓
歸去來兮 擬卒歲而優游 旣涯分之過踰 焉富貴之更求 當朝家之有慶 値廊廟之無憂 茅茹方詠於詞人 共亮採而惠疇 顧余行裝 唯一釣舟 依松楸之故壟 指桑梓之某丘 登柏嶺而觀獵 吟楓潭而嗽流 問奇字於揚雄 結淨緣於湯休
笑矣乎 人生且須行樂耳 歲月不肯爲我留 飄飄乎乘輿任所之 時從酒人飲 且赴林叟期 忽反顧而長思 情田蕪而不耔 佩克己之魯訓 誦無荒之周詩 庶樂天而知命 何怨何尤又何疑

南九萬(1629—1711)

惠仲(註:朝鮮文人李敏迪之字也)嗜酒不已 將成病，余屢以爲戒，未嘗不心折而輒復陶然 昨者洪都事宇熙一醉不起 余聞之瞿然 聊次陶靖節止酒詩韻以贈 若有味斯言 則必有戚戚于中者矣 131—428c(藥泉集第一)
晉有陶徵士 愛酒不能止 撫醪東軒下 揮觴北牕裏 通人固有蔽 見罪崇伯子 作詩以自誓 終莫絶所喜 咄哉李龍巖 無乃聞風起 雖不賦閑情 而得酒妙理 餘事不須云 實懼難保己 朝悔暮復然 末如之何矣 自古酒流禍 欲言無涯涘 目見洪都事 可以戒千祀

金壽恒(1629—1689)

◎ **文谷集卷之七 — 和陶詩**(⑱五十首)

1.初配原城 改竄朗州 自楊山轉就南路 次經曲阿韻 133—129a
筮卦未遇遯 灑血初上書 雷威方赫然 火色已焚如 蒼黃出都門 屛營臨路衢 策名歷三朝 報國愧空疏 曾無袞職補 虛辱恩榮紆 投荒豈非幸 臣罪死有餘 東隅與南徼 何地不宜居 休嗟對野鵩 且免藏江魚 人生處宇內 遠近元無拘 當時桄榔林 亦著坡翁廬

2.辭先墓 次經錢溪韻 133—129b

承家訓戒忝 立朝愆累積 嚴程出先壟 撫事愴疇昔 哀纏銜索魚 倦羡投林翮
那堪霜露感 復此嶺海隔 浮榮竟何益 半世困形役 方知三畝閒 不以萬鍾易
危蹤似秋葉 風雨任蕩析 只應瘴鄉夢 長攀故山柏

3.公山途中夜行，次江陵夜行韻 133－129b

暝色帶秋陰 川原漸晦冥 遙看鳥雀歸 轉添羈旅情 石梁度灣碕 山徑披榛荊
稍稍寒雨歇 蕭蕭夕風生 倦馬鞭不進 流螢滅復明 崎嶇何足嘆 世路本難平
感彼天邊雁 雝雝亦南征 緬憶灘上釣 更懷谷口耕 胡爲誤形役 苦被塵網縈
所以曠達人 處世貴無名

4.登葦嶺 次阻風規林韻 133－129c

南奔登葦嶺 北望拱宸居 康莊達四方 簦屩爭于于 受玦獨何人 棲棲趨海隅
冥行久不戒 敢辭涉畏塗 山形擁大陸 水勢分重湖 巖危睥睨懸 洞邃人煙疏
楚望窮千里 秋天魍魎餘 緬挹脚血翁 吾道信所如

5.渡滎津 次阻風規林韻 133－129c

瀰瀰滎湖水 一葦以杭之 沙禽故相趁 似與騷人期 蕭然水竹鄉 更値清秋時
平生夢想地 不意身到玆 何嫌漁父問 却慙瀧吏辭 行藏已任天 去矣休遲疑

6.先王練朞 次詠三良韻 133－129d

蒼梧巡狩遠 鼎湖弓劍遺 賤臣遲一死 蓐蟻愧誠微 自顧庸陋質 遭逢最恩私
從容登廈氈 密勿廁經帷 平生圖報心 奈此身名虧 炎荒隔嵩邙 中夜夢獨歸
末命猶在耳 威顏終永違 誰哀子車殉 今也固所希 年年八月日 萬古有餘悲
長號向北天 想見陳裳衣

7.九日 次九日韻 133－129d

其一

節序屬天運 憂樂隨地生 逐客自鮮歡 佳辰空記名 身同旅雁遠 鬢著繁霜明
孤城動海色 萬壑連秋聲 忽忽感蕭晨 駸駸惜暮齡 黄花只暫香 白日易西傾
默思浮世事 轉頭異枯榮 物理諒如此 我何苦傷情 新詩亦漫興 援筆聊自成

其二

謫居斷知聞 他鄉寡朋交 都忘節物換 但覺容鬢凋 忽驚九日至 舊俗重登高
登高亦何興 嶺海際層霄 鄉園不可見 目極心徒勞 且復引濁醪 無使愁腸焦
獨醒雖愧屈 虛罍還勝陶 擧觴酹二子 一醉以終朝

8.遷居鳩林 次移居韻 133－130a

其一

稍厭處城闉 玆焉得所宅 窓開海門秋 簾卷月峯夕 地偏去人喧 心定謝物役
林僧許結社 野老時爭席 安身卽爲家 過眼便成昔 天地一籧廬 此理吾已析
其二
移居古猶今 蘇老和陶詩 我生後二子 有詩且和之 淸風灑五柳 千載起遠思
白鶴卜新居 遷謫各一時 行休舍達間 我心只如玆 無入不自得 先聖豈我欺

9.**次歸園田居韻** 133—130b

東坡謫惠州 遊白水山佛跡巖而歸 悉次淵明歸園田詩韻 今余所寓 有國師巖 卽道詵遺跡也 遂用其韻以志之

其一
陂陁國師巖 斜對月出山 鳩林徵異事 陳跡已千年 流傳巖下路 舊是千尋淵
嘗聞灰變劫 始驗海成田 誰言漢陽客 竄身來此間 登巖試四望 海山皆眼前
前臨數百戶 日夕連炊煙 眞僧卓錫地 苔髮被巖顚 有時獨盤桓 目送浮雲閒
銷沈何足論 我心正悠然
其二
宦游苦趨塵 謫居幸稅鞅 閒依耕釣隣 稍愜湖海想 慵來且高臥 興到時獨往
人情任厚薄 物理看消長 雲歸碧峯陰 潮落滄洲廣 卽此散幽襟 何須攬宿莽
其三
歲晏風景冷 村深車馬稀 隣翁挈榼至 不醉卽無歸 捫松露灑面 摘橘香滿衣
已謝簪組累 寧愁鄕國違
其四
玆鄕信樂土 山澤佳可娛 層巒開洞府 遠浦繞村墟 向來落南士 於焉多卜居
岸岸竹成林 家家梅並株 溝塍紛繡錯 原野何曠如 秔稻歲常登 魚蝦味有餘
里社日過從 樽罍不曾虛 吾幸得所託 新詩安可無
其五
愼莫涉世路 世路羊腸曲 愼莫戀功名 功名蛇著足 何如竹林下 斗酒且相屬
披襟遡淸風 促席翦殘燭 撥棄身外愁 優游度曛旭
其六
比隣多耆老 東阡或北陌 柴扉煩屢敲 步屧隨所適 賴此風俗淳 鮭菜資朝夕
濁醪過墻頭 寒燈分壁隙 却羡山野人 閒居無所役 生涯有竹橘 事業唯耕績
嗟余困文網 虛名竟何益

10.**次和郭主簿韻示兒輩** 133—131a

坡翁在謫 聞子過誦書 聲節閒美 感念少時 乃和淵明二篇云 今余謫

襄 夜聞兒輩讀書聲 亦有所感 遂用其韻書示

聖訓在方策 中宵頻擊節 匪惟口耳資 要使心源澈 吾人敢自逸 孔編亦三絶 庶幾進堂室 追蹤顏閔列 士不待文興 然後稱豪傑 克復與博約 傳授有遺訣 莫令少壯時 虛抛閒歲月

11.**次命子詩韻 書與協行 兼示諸兒** 133－131b

我金之顯 肇自李唐 煌煌太師 功烈輝光 猶良佐漢 若望克商 分茅錫土 奄有古昌

自麗迄今 天星幾周 維桑與梓 鬱彼故丘 重圭累組 遺澤永流 積善衮衮 宜公宜侯

於皇我祖 步武夔龍 太上是立 奚止言功 義著漢堞 倫敍箕封 千秋孤竹 伯仲比蹤

青青寒松 不改舊柯 皎皎孤鶴 或罥罻羅 吁嗟我祖 遭世之窊 雪窖有詠 流響胡沙

奮若之會 喜甚同德 天之不祚 遺恨宗國 事有萬變 一心靡忒 持敬之功 無入不得

于堂于構 敢忘本始 眷彼先廬 北山之里 烝烝我考 齋扁知止 窮也非戚 達也非喜

自我孤露 風樹靡及 終焉顛躓 豈曰成立 昔承祖訓 名譽非急 靜思莫追 中夜啜泣

蛾述烏習 俱取其時 九四之教 我祖我思 嗟爾小子 式克欽茲 希之則是 夫豈遠而

(㊟九四事見書牘)

汝隨我南 時維流火 迨茲氷至 汝始辭我 安時處順 何適不可 三餘之業 天實汝假

名汝字汝 自汝嬰孩 悔我既往 勖汝方來 盡性踐形 是參三才 日邁月征 念哉敬哉

12.**同雲四章 次停雲韻** 133－131d

鬱鬱同雲 濛濛零雨 言念君子 山海其阻 我佩之華 誰與玩撫 采采三秀 跂予以佇

同雲其鬱 零雨其濛 靡舟靡楫 曷以濟江 有墻當面 疇闢竹窓 凡今之人 匪我攸從

蘅之槁矣 蕭艾其榮 蓀之不聞 孰察中情 寄言浮雲 我心偕征 德音莫違

惠我後生

（⑱楚辭思美人云 願寄言於浮雲）

飄風發發 有蕣辭柯 晦之在根 葆我春和 喪不爲少 得不爲多 素位而行 其如余何

13.**贈別和順金使君**（⑱必振）**能官歸洛 次答麗參軍韻** 133—132a

往事不堪說 卽事難爲言 不恨滯江潭 且喜歸田園 以我蘭芷詠 和君松菊篇 孰云蹤跡殊 心事同悠然 飛蓬與漂萍 離合俱隨緣 世途難久居 頭髮各已宣 所得輕毫芒 所喪重丘山 何如遂初服 泊然終吾年

14.**次時運韻** 133—132b

憂心悄悄 坐以待朝 行邁遲遲 出宿于郊 顧瞻西方 浮雲蔽霄 南山有田 疇植豆苗

浩浩湘流 我纓斯濯 登彼石巒 爰展我矚 優哉游哉 無有不足 隨時任運 樂吾之樂

（⑱楚辭云 登石巒而遠望）

泝洄嫠洛 于泗于沂 指彼聖域 期與同歸 富貴如雲 我手斯揮 往者不諫 來猶可追

仁宅義路 孰云籧廬 居斯由斯 其樂無如 澄此眞源 水鏡冰壺 得喪禍福 曷足累余

15.**嗚雁四章 次歸鳥韻** 133—132b

嗷嗷鳴雁 集于上林 飄風吹汝 遠落衡岑 唼其蘆矣 稻粱非心 遵彼湘渚 以永窮陰

嗷嗷鳴雁 差池于飛 鳴亦相和 飛亦相依 不先不後 聯翼以歸 同聲同氣 寧或相遺

嗷嗷鳴雁 翔集徘徊 水清沙暖 可游可棲 相彼烏矣 求友聲諧 矧伊人矣 兄弟孔懷

嗷嗷鳴雁 其聲遠條 色斯冥冥 誰挹高標 滔滔江漢 魚網相交 毋或罹之 使我心勞

16.**新春 憶磻溪舊居 白雲新築 次始春懷古田舍二首韻** 133—132c

其一

節物惹新愁 山川異舊踐 吾儕誠小人 懷土所不免 舊築磻溪上 悠然歸意緬 求田計已宿 涉世策無善 向來一壑專 今日三危遠 春風漾清漢 夢隨鴻雁返

漁村一夜雨　溪水知深淺(㊐右憶磻溪)

其二

竊祿每包羞　歸田可安貧　買山卜菟裘　此計良已勤　將尋遂初賦　翻作投荒人
雲林幾夢想　歲華忽復新　氷開泉決決　風暖木欣欣　憶昔訪仙源　桃花紅漲津
煙霞祕洞府　麋鹿自爲隣　此生苦飄蕩　遠愧避秦民　(㊐右憶白雲)

17.**次游斜川韻**　133－133a

歲序自推敓　人生有行休　幸玆海隅謫　得遂山澤游　仰看疊嶂秀　俯視淸波流
日華初轉蕙　春聲已泛鷗　曠然暢心神　何必懷故丘　不嫌斷逢迎　不恨寡朋儔
有酒且獨酌　得句還自酬　斜川舊游樂　亦復如我不　朗詠淵明詩　逍遙可忘憂
卽此送餘年　此外更何求

18.**自鳩林還移郡底舊寓　次還舊居韻**　133－133a

是身如浮雲　飄揚隨所歸　遠近旣無定　肯作去故悲　心安卽爲家　孰云吾土非
所寓本如寄　所過卽如遺　寰區亦傳舍　何地不堪依　萬事且隨緣　物理從可推
百年等泡影　世念覺漸衰　唯應適吾適　外物都已揮

19.**次酬劉柴桑韻**　133－133b

自我謫南國　歲序忽已周　白露下靑楓　蕭瑟山海秋　孤蘭易凋歇　蓬艾紛盈疇
引領望西方　美人今安不　娟娟明月佩　誰與同翺遊

20.**讀朱子書　次讀山海經韻**　133－133b

其一

夜深村巷靜　林木冷蕭疏　靑熒一點燈　照此竹間廬　移燈就匡床　坐閱聖賢書
少壯久迷路　遲暮始回車　至味解忘肉　何曾厭山蔬　對越千古上　超然與道俱
訂頑有遺訓　太極有遺圖　潛心玩且繹　一理同純如

其二

孔門七十子　傳道曾與顔　我生生苦晚　相後隔千年　無由闖宮墻　徒自仰高山
淵源尙可尋　方策有微言

其三

濂洛倡絶學　正統傳紫陽　心通一源妙　理集百家長　邪說賴以闢　斯文久愈光
丁寧吾道託　獨有勉齋黃

其四

五十余無聞　撫躬恒自憐　點檢一生事　尤悔積如山　開卷有餘師　洋洋摠嘉言
桑榆倘可收　抱此送殘年

其五
道固有消長　陽或不勝陰　魋倉各一轍　亦有余與林　蚍蜉撼大樹　蚊蝻亂正音
公論在百世　彼哉獨何心
其六
草草四十日　立朝苦不長　惟其義與歸　出處道何常　季氏富周公　宣聖亦絶糧
古來非獨今　嘆息意未央
其七
屏山有遺訣　根晦春敷木　早年襯氷壺　晚節棲雲谷　泝洄九折溪　身澡德更浴
分明千載心　長夜揭華燭
其八
鳴鳥不復聞　聖嘆欲浮海　筮遯火其章　亦知微意在　空餘衛道心　九死終靡悔
發揮經傳奧　千秋若有待
其九
瑤琴嘆絶絃　疇能識其旨　南軒既早歿　西山又謫死　英資吳伯豐　直節魏元履
生才竟夭閼　天道亦難恃
其十
弘道實在人　惟天篤降才　付畀豈不重　繼往又開來　好德本秉彝　狐鼠反妬猜
嗟嗟僞學禁　此名胡爲哉

21.**臘日山行　次蜡日韻**　133－134a
今朝偶出村　日暖風更和　不須赭鞭催　庾嶺梅自花　雲山入觴詠　樂事亦云多
猶勝楊子幼　斗酒爲勞歌

22.**月山紀游　次雜詩韻**　133－134b
其一
青山如高士　千丈迥拔塵　雲歸藏半腹　木落露全身　自我竄海徼　四顧寡朋親
朝朝看不厭　獨與山爲隣　經年懶出脚　發興自玆晨　雪中南嶽游　庶無愧前人
其二
牛車始舍馬　石路斜穿嶺　溪心逗輕氷　木末照初景　循厓竹輿鳴　踐雪芒屨冷
老僧候山門　引我幽思永　風榛送樵(嗗)聲　苔壁度雲影　西南見湖海　目力時
遠騁　寧辭腰脚勞　稍喜心神靜　（㊞牛車洞名　是日岬寺諸僧　具竹輿來待洞門）
其三
山行耽奇勝　遠近誰復量　扶持賴瘦竹　過憩得禪房　衆壑互吐呑　層峯聳中央
豈是日易夕　幽林不照陽　崖邊有殘雪　一爲洗俗腸　（㊞朱子游南嶽　取食崖邊

積雪 有詩曰 落葉疏林射日光 誰分殘雪許同嘗 平生願學程夫子 恍憶當年洗俗腸)

其四

登山如從善 勇進肯猶豫 仰看石峯峙 勢如孤鳳翥 時經澗樹欹 更入煙蘿去
眞境不厭深 世紛已忘慮 僧言上上頭 壯觀絶無如 九龍井猶存 四時雲常住
非無獨往興 直窮最高處 翻思咋指戒 敢忘垂堂懼 (㊞九井峯最有眺望之勝而崖徑甚危昃 故不果登焉)

其五

山色本自佳 新晴更可喜 風日爲我溫 天公亦好事 開雲出衆峯 嶽神豈無意
休嗟去國遠 幸與玆山値 憑高氣欲舒 脫險行方駛 奇哉造化功 融結壯布置
(㊞是日山無雲翳 風日和暖如春)

其六

行行山路險 崖硤勢相迫 險路豈不艱 勝如走街陌 龍巖倚寺樓 天水生遠白
頓令心境恢 轉厭世界窄 殷勤謝殘衲 蔬果解餉客 何當脫塵累 結茅此焉宅
(㊞龍巖寺樓正對海口 有勝槩)

其七

西臨挹若華 東眺窮扶桑 中間瞰積蘇 群物一粃糠 胡爲勞四大 營營徇口糧
冠鵕帶貝者 意氣何陽陽 蝸角與蟻穴 終古同一傷 不喜陟台階 不怨擯炎方
吾將仍羽人 大醉流霞觴

其八

岬寺罷暮磬 新月在林端 北池最淸幽 臨水席頻遷 回瞻所來徑 暝靄迷層巓
林叟餉臘酒 山僧供夕餐 頗諧象外趣 欲謝區中緣 愧無江潮韻 空吟桂樹篇
(㊞岬寺北池塘 有瀑流竹石之勝 鳩林諸老携酒來會)

其九

淸湍映脩竹 未必讓會稽 飛瀑未全凍 寒聲吼砯厓 逍遙石上月 令我爽襟懷
夜歸丈室臥 一燈伴沙彌 推窓玉繩低 白雲影離離 地淸夢想空 未覺身旅羈
聽鐘發深省 志業愧多虧

其十

林中薝蔔花 庭前柏樹子 薝蔔香可嗅 柏樹枝可倚 我自愛此景 何曾悟禪理

23.臥病彌月 忽覺春事已晚 閱陶集示周祖謝三郎詩 有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之句 漫用其韻 以遣無聊之懷 133－135b

村墟過夜雨 萬象各欣欣 芳草綠如煙 嬌禽啼向人 蕭然一孤客 愁與病相因
賞心覺全減 佳節驚屢臻 閉門枕藥裏 床蟻靜獨聞 向來行樂地 徒然夢想勤

時從簷隙望 百花映四隣 青春信無私 亦到瘴海濱

24. **病中遣懷 用和劉柴桑韻** 133－135c

病餘試閒步 柱杖暫躊躇 地偏應接少 四體任起居 出門亦奚適 斂跡守蝸廬
坐看春景晚 落花遍村墟 家家務東作 浸草更燒畬 貴賤各有役 及時在勤劬
嗟余處幽獨 終歲一事無 敢論飲啄艱 所愧志業疏 生涯託書簏 此外復何須
回頭語老農 身計吾不如

尹拯(1629—1714)

1. **次歸去來辭**(㊟幷序)135－037c(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一)

余以屏蟄微命 分甘溝壑 而置身表襮 猥竊虛名 表裏慙恐 措躬無所 偶以妄言 得罪當世 晦翁所謂自近事言之 則為廢斥 自初心言之 則為爰得我所者 正為余今日道也 蓋余今日之事 有二幸焉 虛名上欺 攙取兩朝恩禮 節次超躐 無有脫免之路矣 倘微尤翁與文谷,老峯二相之餉 我將何以收殺此虛名耶 雖仰孤國恩 負心忠孝 而自此庶得以無所怵迫 安意待盡 此一幸也 自少師事尤翁 而彼此情阻亦久矣 心口牴牾 吞吐不得 方不知處義之道矣 忽至此境 更無餘地 雖靜念平生 自倬不幸 而自此亦得以自守拙法 無復虧廃於方寸 此又一幸也 晦翁又有言曰 天下之事 必至於久而後 是非之實可見 此君子之立言制行 所以不屑一時之毀譽 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 余謂苟於心無所愧悔 則一時之毀譽 固不足道 不見是於久後 亦何慊焉 丙寅人日 無客獨坐 偶讀市南先生次陶辭韻 慨然有感 遂援筆而賦之

歸去來兮 昔固未出 今何歸 本不求全於性命 撫身世而自悲 際聖作而賢蔚 咸吐氣而力追 思鉛割之各效 恥坐枯之爲非 冀公私之一洗 時廢食而忘衣 奈天運之蹠戾 悼精衛之誠微

人生荏苒 歲月流奔 三年血泣 廿載衡門 鬢毛遽變 素心獨存 逝爲溝斷 不願犧樽 尙虛名之纏繞 恒慄懷而赧顏 矧隆恩之日加 詎微忱之敢安 才無堪於應命 義不敢乎閉關 方進退之路窮 見笑譏於聽觀 忽天幸之有隕 忻賤分之得還 何世人之好事 強比擬於魏桓 (㊟余於癸亥承召之日 與友人有略論時事者 而人謂余之不出 有三事也故云)

歸去來兮 又何事乎交游 曩余志之不量 謂聖域焉可求 爰尋師而就正 惟道悠之是憂 一朝反省而自疑 乃顧慙乎朋疇 認鐵作金 無楫操舟 愍胎疾之難醫 (㊟胎疾者 喩氣質之病難變 見語類)羞詭遇之若丘 旣同行而異情 寧異源

而同流 知不可乎苟合 悵太息而歸休
已矣乎 人心晦塞明有時 久矣猶豫而遲留 胡爲乎終身迷所之 既往縱難咎方來猶可期 服前人之遺訓 循本業於耕耔 雖年邁而氣頹 尙春禮而冬詩 俛日孜而斃已 庶質晦翁而無疑

2.**次陶責子韻**(㊨偶教兒此詩有感)135－075b(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二)
禿髮不愁白 衰肌難望實 聰減已忘書 眼眵艱試筆 窮簷誰與伴 兩兒聊成匹豈無期願情 終疏教養術 宵雅僅肄三 大火已流七 從今戒優游 與爾共祇栗老少俛孜孜 成已仍成物

宋奎濂(1630—1709)

和歸去來辭韻(㊨癸丑)137－322a(霽月堂先生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我今去此將安歸 得不得曰有命兮 復何喜而何悲 昔余遊乎上國兮 謂前軌其可追 羌心勞而日拙兮 慨身事之將非 徒簪裾而哺啜兮 辱君食與君衣 縱塡海之誠篤兮 奈負山之力微
睠玆鄕山 浩然來奔 幽居臨水 草屋荊門 簞食瓢飮 至樂攸存 瓦杯自酌不用金樽 臨清風而醉倒兮 喜爽氣之醒顏 時乘興而覓句兮 字不勞於吟安聞至人之在世兮 貴遊心於冥關 聆雷霆而莫聞兮 覩泰山猶無觀 嗟時俗之貿貿兮 幾櫝買而珠還 嗤膠柱於趙侯兮 笑斲輪於齊桓
歸去來兮 且卒歲以優遊 既莫足爲世用兮 舍初服其焉求 居陋巷而自樂兮處安宅而無憂 惟稼穡之爲寶兮 恒服力乎田疇 維山有月 維湖有舟 呼儔侶而命駕兮 指某水與某丘 追東山之氣象兮 挹北海之風流 沕與物而同春兮聊任化而長休
已矣乎 人生少壯能幾時 日月逝矣不曾留 餘年足可惜 曷不修身以俟之 功名本無分 富貴終難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庶及時而耘耔 兢朝乾而夕愓兮列左書與右詩 得聖賢而爲歸兮 脚踏實地更何疑

附尤齋(註:宋時烈之號也 宋時烈又號尤庵、華陽洞主)**先生小跋**
宗人宋道源為示所和歸去來 其辭致之高古 道源亦自知其不能與之上下矣 惟日乾夕愓之句 是淵明道不到者 而又淵明之所不屑者 只五斗米也 其視道源之玉堂天曹 則還可爭優劣於其間耶 抑使淵明生於道源之後 則其將撫孤松而和此辭耶 殆難與俗人言也 崇禎昭陽赤奮若暮春日華陽洞主人書

尹推(1632—1707)

次靖節先生停雲詩四首　寄明邨羅兄　143－214d(農隱先生遺稿卷之一)
蕭蕭北風　漠漠寒兩　我思我友　山川伊阻　寂寞閒齋　孤松獨撫　歲云暮矣　搔首延佇
北風蕭蕭　寒兩濛濛　凍雪滿山　凝氷塞江　嗟我老矣　獨閉松牕　豈無年少　誰與我從
嗟人一老　豈得再榮　邁邁流光　悠悠戀情　願言懷君　何日西征　安得盍簪　各說平生
夜來寒雪　皓我庭柯　有酒誰斟　有詩誰和　云誰之思　思兄實多　雖欲從之　遠如之何

李敏敍(1633—1688)

1.**次歸去來辭**(㊐月課)　144－004a(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淵明已歸我又歸　旣時命之適然　雖伏匿而何悲　志浩蕩而逾疏　歲荏苒而難追　諒却步而求前　顧初心而或非　義无咎於括囊　浴何勞於振衣　惟皐壤之足樂　慨此道之日微
乃卜吉日　于邁于奔　青松夾路　白雲蔭門　列岫相迎　猿鶴尙存　南山有廬　北海有樽　水樹淸而幽境　州里悅而歡顏　春華茂而寄賞　夏陰敷而止安　登秋稼而滌場　掃積雪而開關　撫幽事而怡悅　窮四序之殊觀　樂衡泌之棲遲　有畸人之往還　美蒓羹之思吳　笑行歌之要桓
歸去來兮　請卒歲而優遊　羌衆趨而我避　復舍此而何求　道千秋之必反　奚余心之煩憂　考幽貞於龜兆　徵好德於箕疇　安居有宅　利涉無舟　息經營於四方　甘老死乎一丘　亦何去而何從　任止坎而乘流　信前哲之所臧　判此日之歸休
已矣乎　日月逝矣竢何時　人生適意難久留　胡爲乎蹙蹙靡所之　桂樹可攀援　滄洲自有期　出北門而携手　尋東皐之耘耔　訪遠遊於楚謠　得考槃於周詩　聊遯世而無悶　我道蓋是更何疑

2.**次形贈影**(㊐此下二十六首和陶)　144－010a(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天機不暫停　寒暑各一時　有生會有盡　去去欲何之　快意在一世　歡樂當及玆　願君策高足　時來莫愆期　華堂列鼎食　藜藿豈復思　何必守窮廬　牛衣但涕洏　致身豈無術　前去莫相疑　高車與駟馬　造次應不辭

3.**次影答形**　144－010a(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君雖有妍醜 我本無巧拙 行止與括披 有待不終絶 榮樂只在身 豈足相慕悅
烈士貴勳業 卓然與衆別 餘芳被竹素 久久迹不滅 不見高明室 收聲復藏熱
有智須自殫 有力須自竭 當使尙論士 百世議優劣

4.**次神釋** 144—010b(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積氣復成形 靈智中自著 儼若國有君 結托豈無故 莫論誰賓主 有生卽相附
嘗聞古達人 薪火有遺語 妙諭世莫曉 我去君無處 功立雖可喜 此身曾莫住
富貴只暫時 腐臭誰復數 山海多靈草 金丹法素具 大樂謝炮製 至道去非譽
淸心絶塵想 鍊形神不去 衆生皆起滅 獨立不憂懼 顧君莫相疑 同歸何百慮

5.**次飲酒二十首** 144—010c(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其一

閑居且高臥 有酒斟酌之 田園何最樂 樂在春雨時 雜花滿芳林 流鶯復在玆
至人洞玄機 流坎復何疑 可笑怵迫徒 蚌鷸空相持

其二

勞生苦形役 引領望青山 弱冠抱微尙 將老愧空言 苟能一日去 猶可樂餘年
爲報山中人 芳信數相傳

其三

樵隱俱在山 由來不同情 齊肩共一世 善惡各異名 五岳起方寸 風波平地生
榮枯咫尺異 寵辱眞可驚 世道日交喪 淹留竟何成

其四

園木含幽姿 好鳥相與飛 鸝鳩鳴聲樂 子規夜啼悲 悲樂亦何爲 物性有所依
黃鵠獨高飛 日暮猶未歸 鳳凰不啄粟 歎息琅玕衰 胡爲二鳥心 乃與衆禽違

其五

吹萬生衆竅 日夕苦喧喧 喧靜雖不同 於道亦已偏 世人戀市朝 綺皓在南山
出處各殊方 終身不知還 乘時有卷舒 可與智者言

其六

遽瑗六十化 昨非覺今是 蘭蕙旣變衰 金石終銷毁 萬形同歸盡 惟道終卓爾
所以懷玉人 被褐笑錦綺

其七

天地有淑氣 產出人中英 煌煌富事業 炯然賢哲情 時命苟不諧 聖路亦欹傾
懷奇不自見 發憤時一鳴 閑看作者意 恨不同時生

其八

子房特高妙 矯矯鸞凰姿 翺翔楚漢際 欲棲梧桐枝 英英幄中畫 曲逆讓其奇

椎秦與滅項 糠粃聊爾爲 服食從赤松 龍性誰能羈

其九

孔明臥草廬 柴扉三顧開 縱橫伯王略 談笑吐奇懷 經營三十載 奈此炎運乖
歎彼祈谷路 來去自棲棲 撫劍睨函關 非無一丸泥 才與命相偶 禮樂可和諧
英雄論成敗 陋哉俗人迷 朗詠出師表 清光凜昭回

其十

唐運昔中否 陸九生海隅 鋪張經國謀 出入仁義途 崎嶇際時危 感激許馳驅
彼昏何足誅 遺冊見緒餘 聖賢求遇時 不如且深居

其十一

幽人在空谷 苦心好古道 括囊經世策 高臥不知老 瓶中粟屢罄 石田苗亦槁
放心息經營 容顏常美好 金玉難久守 榮名以爲寶 誰知賢達士 用意青霞表

其十二

神龍在泥澤 蠖屈以俟時 傅說得高宗 乃與版築辭 契合在一時 英豪率由茲
二疏出東門 掛冠更何疑 介推逃晉賞 貞心不自欺 大命有定端 遑遑欲何之

其十三

杜康能消愁 闤闠少眞境 借問懷沙客 何爲誇獨醒 窈冥通大道 深情誰復領
傲几視八極 寧知箕與穎 却笑當世士 憂心常炳炳

其十四

四序相尋繹 寒往暑又至 感此欲何爲 陶然成一醉 醉來發清謠 眞樂在造次
忽忽吾忘我 誰知賤與貴 且携東皐子 相對說趣味

其十五

薪膏火所傳 陰陽有眞宅 古來羽化人 丹竈留餘迹 守一處其和 修身千二百
世人自煎熬 未老頭已白 歸去來深山 性命眞可惜

其十六

神州久陸沈 胡羯亂天經 蹈海空有心 聞鷄竟何成 天地已崩拆 歲月亦屢更
冠蓋日紛紛 金具輸賊庭 橫磨十萬劍 賈勇誰先鳴 聖人歎微管 千載傷我情

其十七

庭前有古樹 日夕多高風 衆鳥喧百族 飛翔一園中 焉知大鵬化 九萬路始通
可憐雲間鴻 哀鳴舊傷弓

其十八

詩書夙所好 老去少新得 微言闃洙泗 眞僞轉相惑 世儒空自劬 至道有關塞
苟自驗身心 豈敢論邦國 時觀衆妙門 隱几終夕默

其十九

吾聞古賢人 學而優則仕 末俗好干謁 紛紛自喪已 詭遇獲十禽 王良以爲恥
差池一失路 毫釐謬千里 老死簪紱間 腐臭誰復記 周任有炯誡 老氏貴知止
高車與駟馬 傾覆難久恃
其二十
巴蜀多名山 往往棲仙眞 邈彼青城界 風化太古淳 吾愛范長生 童顏常鮮新
綺皓在商顏 桃源避狂秦 眼看漢魏晉 紛紛若埃塵 歷歲過三百 寧事藥石勤
又聞譙先生 高擧棄六親 靈性自絶世 福地誰問津 君平亦好道 卜肆謝簪巾
緬懷千載上 高風起後人

6.**次桃源詩** 144－012c(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天下生久矣 羲農已去世 魯連蹈東海 秦人從此逝 性命眞可貴 大道嗟終廢
武陵多深山 於焉得所憩 去時齎五種 焚餘缺六藝 人自業耕織 吏無索租稅
春林花可掃 夜戶狵不吠 桑麻日已廣 衣服皆故製 動作隨日出 來往時相詣
何處漁舟子 尋源勞揭厲 家家問鄉里 言今五百歲 眞仙豈去此 禮樂等小慧
大哉天壤間 寬閑足靈界 崎嶇困薄俗 衆生自蒙蔽 不知生處樂 焉識遊方外
雲山當不負 歲暮託仙契

7.**次詠荊軻** 144－012d(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藿食飢曹劌 夷門困侯嬴 自古奇節士 不在公與卿 荊軻遊燕市 逸氣凌咸京
若無田光子 甘從狗屠行 秦王奮詐力 六鷄嬰長纓 函關脫布衣 匕首資豪英
悲歌送壯士 易水寒無聲 環柱事倉卒 感義寧顧生 圖窮豪主忙 擲劍群臣驚
於期浪授首 舞陽眞虛名 天意苦暴秦 使使在帝庭 方當把袖時 豈謂夷燕城
時乎一劍足 太傅徒經營 世人罪無功 奇志不在成 至今千載後 感歎傷我情

8.**次東方有一士** 144－013a(西河先生集卷之一)
素質忌或深 高名俱不完 獨行莫愧影 新沐可彈冠 長松抱奇節 桃李矜客顏
須知究竟法 乃脫生死關 幽貞保終吉 世故自多端 功名如夢裏 歲月指一彈
短轅局奔驥 叢棘棲孤鸞 悵望山中桂 蒼蒼煙雨寒

9.**次汾厓**(註:朝鮮文人申最之號也)**和陶韻** 144－024a(西河先生集卷之二)
朝看大道上 車馬何喧喧 不知所馳騖 勞生一何偏 無心逐世好 引領望舊山
迹留神已往 春歸猶未還 君能解人意 可與洗心言

10.**次南甥**(㊞鶴鳴)九日和陶韻 144－026c(西河先生集卷之二)
相國南山宅 黃花滿園生 賢郎在此間 脫略遺榮名 尙感重陽節 山寒雲景明
臥對霜後英 坐聽風松聲 非徒起沈痾 且可保脩齡 松醪時見餉 病餘得細傾

詩史眞可樂 寧論珪組榮 淵明雖不仕 慷慨見高情 世異道難同 期君須晩成

任相元(1638—1697)

和陶詩 148—215c(恬軒集卷之七)

習靜愛林皋 自與俗人疏 豈敢慕肥遯 量力守荒廬 不念飢寒憂 且讀篋中書
野景媚新霽 興到輒命車 心將雲水遠 跡與樵牧俱 旣種數畝秫 且藝一區蔬
於焉足生趣 鼎食非吾圖 苟無券外求 此身常晏如(註:次《讀山海經》其一韻)

任埅(1640—1724)

和歸去來辭 149—201c(水村集卷之九)

歸去來兮 安宅久曠 可言歸 欸余旣捨其正路 岐南北而悽悲 幸問津於先覺
回朕車而將追 昔七十而猶化 今二毛而知非 矯菲菲之蘭佩 振楚楚之荷衣
旣初服之未變 寧舊居之依微
儼驂上路 意馬迎奔 先開面墻 薄言窺門 山蹊茅塞 靈臺獨存 白生虛室
塵滿窪尊 挹仁山於簾額 迎霽月於堂顏 嗟久旅而得歸 覺體胖而心安 廓獨
潛而專精 屛外滑而牢關 倚空中之樓閣 撫天淵而冥觀 微陽動於子半 庭草
生而春還 沛一氣之浩然 利居貞而盤桓
歸去來兮 悔昔日之盤遊 竺乾渺而誰尋 蓬島邈其難求 爰得所於樂地 安汝
止而不憂 古人貽我以遺則 若農服乎先疇 匪寶尺璧 獨泛虛舟 探天根與月
窟 騁玄覽於九丘 彼源泉之混混 美盈科而迺流 將爲山兮九仞 豈一簣而
便休
已矣乎 人生百年能幾時 日月忽其不淹留 胡爲乎倀倀靡所之 華胥在何處
壽域有前期 緊吾土之信美 勤夜讀而朝耔 詠舞雩於沂川 歌考槃於衛詩 樂
則行而憂違 生順死安不須疑

李玄錫(1647—1703)

1.**次陶淵明荊軻詩**(代人作)156—360c(游齋先生集卷之三)

勇如深井聶 義似夷門嬴 慷慨烈丈夫 千秋衛慶卿 圖中一尺劍 眼下無秦京
日暮不待客 飄然獨遠行 將看血濡縷 肯教淚沾纓 擧觴酹田光 一死信豪英
寒風動悲歌 變徵兼羽聲 函裏將軍首 怒髮凜如生 長虹貫白日 四座相顧驚
刺客作說客 還稱使价名 宮中匕首發 衛士羅前庭 倉卒五步內 難恃百二城

環柱與擲劍　大事失經營　舞陽死灰人　奇功誰與成　惟應築中鉛　不負故人情

2.**次陶淵明讀山海經詩韻**　156－361d(游齋先生集卷之三)

久謝折腰羞　遐心與世疏　三徑松竹菊　頗似隱者廬　幽禽集庭柯　好風卷床書
有時訪山水　棹舟或命車　時雨滋隴麥　因之長園蔬　村酒閑相邀　飲徒詩伴俱
案上山海經　披展壯輿圖　爲問穆天子　瑤池果何如（註:次其一韻）

金昌集(1648—1722)

和歸去來辭　158－008a(夢窩集卷之一)

余年已踰七旬　而遲徊不去　輒犯經訓　雖時勢之所使　心常瞿然　無以自解　歲籥又改　百感嬰懷　閉戶無聊　偶閱陶詩　遂和歸去來辭　以寫其懷

歸去來兮　吾年已至可以歸　自有先人之弊廬　庶瞻柏以寓悲　出春明而遲徊
寧復疑乎來追　伊初服之始尋　豈晚計之或非　信綽綽然有裕　異悻悻而拂衣
縱恩遇之可懷　奈筋力之已微
我車已懸　我馬斯奔　泌之洋洋　繞我衡門　林木翳然　我窩斯存　一室澹虛
有琴有樽　檢遺經之留案　喜古道之照顏　欲講明而彌晦　秖兢惕而靡安　念天
倫之好學　半零落乎泉關　歷三洲之廢墟　吾不忍乎往觀　若有人兮山中　攀桂
樹而不還　惟稼齋之無遠　混農圃而盤桓
歸去來兮　吾誰與而居游　遂掩卷而永嘆　盍反己而自求　春意遍於原野　聊逍
遙以寫憂　顧東作不可愆期　爰出耜乎我疇　渙彼渼水　亦泛其舟　心忽忽其靡
薄　植余杖於崇丘　忽臨晲(註:"數據庫"認爲"晲"應作"睨")夫京國　攬余涕
其如流　昔乞骸於先朝　曾不許乎歸休
已矣乎　荊湖悵望邈難及　獨抱遺弓誰爲留　胡爲乎芒芒然迷所之　酬報已無
地　隕結以爲期　憂實均於進退　樂何有於耘耔　詠不忘於周頌　感黃鳥之秦詩
嗟余生之幾何　逝將上下乎九疑

金昌協(1651—1708)

敬次家君月山紀游　和陶雜詩韻　161－316c(農巖集卷之一)

其一

晨朝山氣佳　霞色映東嶺　筍輿涉磵道　步步惜幽景　崖峭竹蔚椮　石根泉清冷
林表望危構　渺然發興永　石梁引高步　倒觀九峰影　懷奇志未厭　阻險跡難騁

睠彼冥棲者 三歎愛其靜(註:次其二韻)

其二

巉削度中峰 險處復可喜 豈無攀躋倦 得盡丘壑事 泠泠空外磬 了我世中意 邪徑絶無人 或與樵採値 風篁有遺韻 響合夕流駛 卽此是希音 絲竹可撥置 (註:次其六韻)

徐宗泰(1652—1719)

1.寓居江舍 孤悄無事而困懶 不能作詩 袖中携來古詩選 遂隨意次陶諸詩 雖用其韻 而所詠皆卽事也 163－034b(晩静堂集第二)

① 次九日閒居

搖搖墮塵網 久矣勞我生 雖無嗟卑意 大抵謀榮名 世故日簸蕩 量分自知明 盡室隱東岡 含光閟形聲 種秫且漁釣 樂哉以終齡 惓焉有嫠憂 念彼時運傾 今雖編田氓 夙昔被寵榮 矯首望京闕 戚戚抱衷情 無與發孤憤 慷慨歌自成

② 次歸田園

其一

僑屋出漢濱 面湖以依山 郭外絶塵囂 舒日長如年 遂居百尺樓 俯釣千丈淵 隨遇爰得所 樂如歸我田 禽鳥自來親 游泳同其間 簇簇漢南峰 羅列朝軒前 空江夕波動 曖曖生霏煙 解衣坐嘯詠 待月上樹顚 念彼車馬徒 誰復如吾閒 默觀萬化斡 心會且悠然

其二

爲處湖上亭 來稅林下鞅 蕭散無外事 怡曠絶浮想 觀彼刺船徒 穰穰皆利往 但記風潮候 不識桑梓長 利使心勞擾 安得寬且廣 我亦不早悟 幾與同草莽

其三

環江盛閭井 常見丁夫稀 約伴下南海 運稅得米歸 遇風多墊溺 哀哀葬其衣 太息願爲戒 利昏不能違

其四

夙耽丘壑幽 江湖亦所娛 淸漢國之紀 逶迤帶郊墟 雲煙競千狀 媚玆好棲居 處山不觀水 見局同守株 駕艑凌大江 乘風縱所如 漫汗迷洲渚 夾岸春物餘 微風動雲物 水氣浸碧虛 意闌輒回棹 恐遂歸虛無

③ 次游斜川

余年倏向晏 倦矣行歸休 棲跡在人境 所樂與衆游 偶從山阿歸 復對江漢流 觀物善濠魚 無心近海鷗 挐舟玩文漣 散策陟曾丘 野夫時相集 嬉嬉作羣儔

擊鮮以佐酒 少飲迭與酬 賦詩替絃歌 不拘聲中不 經營者弊神 尊榮亦多憂
沖然一放散 輕世何所求

④ 次移居

大江日滔滔 魚龍爰窟宅 雲霞倏呑吐 氣候異朝夕 財穀輳京邑 賴玆泛舟役
海舶篙百丈 漁子飄如席 村里日闘狠 其俗異疇昔 問其何以故 分利喜毫析
(註:次其一韻)

2.過秋夕後五日 偶出疎坡田舍 信宿而歸 吟病孤悄 遂信筆復次靖節先生歸田園一首語 皆紀實 163—037c(晚静堂集第二)

膴膴漢東原 際江環羣山 小村莽一區 老木皆百年 余志在林谷 猶魚思放淵
於焉願卜築 從人借餘田 依阜闢草廬 茆屋開數間 小沼在其右 稚柳列其前
大江一以眺 日夕生雲煙 擾擾縛纓紱 種種近華顚 乃今晚得靜 偃息辦長閒
悠悠吾道長 隨分任自然 (註:次其一韻)

3.臨發少飲成醺 復信筆次靖節飲酒詩 只悤悤遣興而止 不暇悉次其餘 當俟他日也 163—037d(晚静堂集第二)

其一

空翠滿層林 爽氣來前山 觸景發我思 淋灕自成言 蓬茨雖甚陋 樂哉以終年
願言永不告 恐爲世所傳(註:次《飲酒》其二韻)

其二

夙有山野姿 疎簡寡世情 遭際升明廷 十年飽榮名 倦矣今歸休 超游佚吾生
翻思昔所踐 愓焉夢亦驚 獨惜夙志乖 盛業靡有成 (註:次其三韻)

其三

江海多鴻鵠 矯矯摩天飛 不復虞羂羅 得所亦奚悲 啾啾藩間雀 漂搖靡所依
憂樂係所趨 嗟哉誰與歸 歲晏風霜厲 萬品行變衰 斯言出衷素 千秋誓莫違
(註:次其四韻)

宋徵殷(1652—1720)

1.次淵明雜詩 163—421a(約軒集卷之一)

其一

幽齋寄山阿 靜関無人喧 凝坐對聖書 皎然心不偏 秋雨漲前壑 煙霞矗暮山
林巒物色多 俗客斷往還 閑中有興趣 此樂誰共言 (註:次《飲酒》其五韻)

其二

昨夜繁霜落 燦燦秋菊英 恐爲俗客知 偏愜幽人情 葛巾東籬下 採採盈筐傾

秋風振林薄 靜聽鶗鴂鳴 超然任自放 天地樂吾生 （註：次《飲酒》其七韻）

2.**次陶淵明歸田園居** 163－439a（約軒集卷之一）

少小不諧俗 雅志在碧山 中歲墮塵臼 汩汩幾十年 緬彼遐遯客 不啻若天淵
桑榆暮景迫 投紱始歸田 江干起茆屋 聊欲老此間 桑麻繞屋後 松竹蔭堦前
蕭灑絶塵氛 特地饒風煙 鷺拳明沙際 蜩鳴綠樹顛 淸風有時至 愛此北窓閑
端居澹無營 沈默自翛然 （註：次其一韻）

金昌翕(1653—1722)

謹次伯氏所步歸去來辭 165－535a（三淵集卷之二十六）

歸去來兮 華山之陰吾所歸 吾旣漫浪於溟岳 老而休兮奚悲 仍世父之邁軸
庶高尙之遹追 濬澗谷之堙翳 閱臺沼之是非 召猿鶴以申盟 蘿余帶兮荷衣
理壠上之舊詠 雲冉冉兮翠微
遵彼九曲 石疊湍奔 花溪玉峽 天鑰洞門 慶雲隣近 淸寒迹存 風溜調琴
松醑湛樽 遇樵叟以睨柯 勸巖耕以解顔 旣雉籠之不蘄 伊鷦林之獲安 偃素
履於衡泌 夐名途與利關 指馬嶺之峭崒 攢余眉以聳觀 橫鳥道乎古今 乃王
京之往還 瞻黃閣其迢遞 依北斗以盤桓
歸去來兮 吾已倦夫西游 懷靑軒之春物 感谷鳥之相求 矧涇渭之奔潰 齊岳
麓其增憂 何不遂膚而釋負 岸角巾乎田疇 松溪有梁 渼湖有舟 迹猶嫌其太
近 巽谷雲之一丘 昔盡室以游山 今可躡其風流 雖啾喧之滿世 到籠水兮
都休
已矣乎 亢龍有悔亦可懼 鳴鳥不聞其誰留 胡爲乎踽踽迷所之 赤松從有願
紫芝存晩期 祝堯年於丘壑 備王稅乎耘耔 奏壎篪以坎坎 賡宛鳩之雅詩 蓋
優游以卒歲 嗟世人兮莫猜疑

李玄祚(1654—1710)

次歸去來辭韻 168－476d（景淵堂先生詩集卷之四）

歸去來兮 郡紱雖榮不如歸 旣無得失嬰吾懷 果誰欣而誰悲 昔養閑於林泉
與耕釣而相追 荷天書之起廢 嗟宿計之今非 駕五馬而南邁 換野服以朝衣
據府中之潭潭 覺恩重而身微
蚩氓悍吏 左趨右奔 政事日埤 求訴盈門 米鹽錢幣 匪我思存 鈴齋坐嘯
寓意琴尊 顚毛忽其種種 減舊日之容顔 鶢鶋眩於魯饗 對方丈而何安 顧才

智之謭劣 伊進退之無關 起遠興於蓴鱸 感吳士之達觀 睠天外之冥鴻 方矯翼而催還 既知足而知止 可虛徐而盤桓
歸去來兮 吾不願乎遠遊 指太虛之浮雲 寧富貴之可求 起彷徨於中夜 懷百端之深憂 人情彌切於懷土 想禾黍之盈疇 平湖隱映 泛泛漁舟 骨肉舍兮相望 惟某水與某丘 觀滔滔之逝川 比歸思於東流 傷徂景之易昃 慨行脚之未休
已矣乎 丈夫行藏固有時 斗米焉能使人留 胡爲乎悵悵安所之 江湖是余樂 銅墨非我期 願種豆於南山 耦沮溺而耘耔 收精神於一室 庶潛心於書詩 式遵分而安意 吾從此逝寧然疑

權斗經(1654—1726)

1. **次感士不遇賦** 169—010c(蒼雪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後先生蓋千載 挹遺芬之炳靈 超紛濁而淑郵 漠虛靚而遺名 追董馬之攸歎 感不遇之鴻生 撫世變而興咨 溯曩喆而抒情 自混沌之既鑿 紛巧開而機形 競迮艱而知戒 疇蹈危而無驚 故遠識之遙擧 抗奇志於嵓耕 惟含耀而匿智 羌泯色而休聲 視青紫之外華 譬日及之朝榮 彼俗流之夸毗 迺乾沒於名途 昧傾奪之互襲 謂恒保而長娛 俄延禍於赤族 奄絓名於丹書 亮灾慶之反復 遽賀堂而吊閭 斯無責於嗜利 矧可期乎延譽 嗟乎 道難持盈 人厭居上 邪或至醜正 誠不能勝妄 孤貞跱而寡和 衆枉聚而興謗 世不分於蒙闇 孰云保其高亮 欸直道之難容 不復見旌別淑慝之世 伊君子之進修 詎洩泄而頹廢 在遺逸而不怨 庶無媿乎柳惠 眷幽蘭於空谷 氣彌馥於居蔽 異勤怠於通塞 非喆士之攸計 謇董道而自飭 恒慥慥而竟歲 恥盧生之捷徑 羞季子之游說 義自肥於水飲 樂不改於靜界 苟藏器而待時 窮與達其必濟 或見可而彈冠 有色斯而拂袂 値舍車而賁趾 與白鷗而相親 俟得輿而熙載 囿蒼生而同仁 無肆侈於宦榮 豈隕穫於賤貧 終艱多而知寡 鮮遇主而致身 才難展於叔季 世已遼於軒辛 孟游齊而游梁 孔之鄭而之陳 天生德而必用 何命途之險澁 縱廢捐於一時 謇躬瘁而教立 啓億代之治平 澤萬國之井邑 相驕王於膠西 舒罹憂於禍及 救降將而忤旨 遷蹈刑而愴泣 矧靖節之生晚 値頹景之將入 斯同感於異代 故意苦而聲急 載諷鴻詞 長懷無已 雖窮者變 不昧者理 或興心於傷時 或抽志於悼己 想義熙之餘韻 匪衣褐之爲恥 悼天統之將移 惜邦亂之靡止 繹咏軻之深衷 重寄感於燕市

2.**和陶集飲酒二十首** 169－018a(蒼雪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寓居山中 悉屛雜書 案有陶詩一帙 讀飲酒詩 感其詞理 擬而和之 慨世自警 情見于詞 要之未免夷考而不掩 識者觀之 當有上蔡鷃鵲之譏 抑嘐嘐狂簡之志 或可槪見云

其一

崇飲古有戒 所貴能節之 邵生太和湯 樂在微醺時 狂酗有伐德 何用獨爲玆 劉阮稱達生 君子乃見疑 陶公爲善飲 心性能自持

其二

貴人溺朝市 貞士棲雲山 雲山豈不高 獨善亦難言 知進不知退 灾殃及當年 古人退急流 於今竟誰傳

其三

疇昔不自量 妄意撿心情 胡爲被物誘 中忽希利名 芝蘭未及榮 荊棘早已生 翳然良田蕪 環顧中自驚 悠悠歲月奔 坐恐失秋成

其四

魚游樂同隊 雲鴈不單飛 求友鳥鳴嚶 失羣馬嘶悲 兔絲附佳木 靑松女蘿依 物性有相隨 氣類同所歸 大易重麗澤 此道今詎衰 安得同心人 交情兩不違

其五

長安豪華子 勢利自喧喧 擠援循其情 好惡一何偏 徒知馳車走 不見太行山 摧輪踵相接 冒進不知還 歸來考槃翁 去與白鷗言

其六

同毁未必非 同譽未必是 擾擾百年內 誰爲眞譽毁 唯當觀可否 莫蔽我與爾 夸毗獨何爲 疎布成文綺

其七

秋霜悴百草 春風舒雜英 玄運遞往復 天地乃無情 悠悠三五還 賢聖代興傾 文章載禮樂 終古獨長鳴 至德竟不見 已矣晩吾生

其八

鵷雛產丹穴 九苞毓靈姿 枳棘非所止 獨集梧桐枝 朝陽耀其羽 五色紛何奇 鳧鴈啖梁稻 區區空爾爲 君看龍變化 豈受箝與羈

其九

檀君稱神人 東方初運開 於今論其世 邈然不可懷 中間殷王子 有道値運乖 一陳洪範言 去之此焉棲 南面非所榮 皭然不滓泥 八敎變夷氓 禮俗果相諧 君子所過化 斯民覺其迷 聖道未墜地 大運有環回

其十

箕公去復久　斯文晦東隅　悠悠羅與麗　冥行荊榛塗　薛崔繼響起　言辭以相驅
仲思及穎叔　文學良有餘　但恐多外馳　何人踐廣居

其十一

烏川繼絶學　金鄭早求道　發揮趙李後　乃得陶山老　濂洛有淵源　賴君不枯槁
偉哉數君子　繼武同所好　燕石世多珍　斯人識眞寶　再張父師風　餘波被東表

其十二

靑春人共惜　能復幾何時　晼晚歲云暮　梁燕已復辭　回薄相推敓　元化本如玆
少壯會老謝　此理更無疑　柰何玩愒徒　懶惰成自欺　往者不可悔　從今方戒之

其十三

讀書常草草　何時見佳境　吾聞前修言　妙解如寐醒　悠悠欲有得　所以終未領
深契在精專　不由魯與穎　潛思玩味餘　觸處當朗炳

其十四

窓間有淸風　爲我惠然至　披襟偃仰間　已覺醒午醉　得詩信筆書　亦復忘詮次
閒多少拂意　何用外物貴　卽事便欣然　方知靜中味

其十五

狂馳累年歲　曠我舊安宅　靈臺竟荒穢　茅塞無人跡　古人務芟治　人一已千百
云何自暴棄　抛擲虛室白　珍重主人翁　從今好愛惜

其十六

聖人有遺訓　一一在前經　興詩立於禮　終以樂自成　聖人去已久　湮塞代累更
宋世得程朱　鋤治闢門庭　有道獨無時　鳳鳥終不鳴　塵編更發揮　千古有餘情

其十七

閒居何所有　佳月與光風　光風在雨餘　佳月當天中　道固有虛盈　氣亦有窒通
風吹或時靜　月滿行如弓

其十八

富貴人共願　苟致未爲得　規規營分外　世人無乃惑　君子所性在　大行不變塞
窮斯善其身　達可施諸國　世道有治亂　隨時愼語默

其十九

出處有兩致　隱居與登仕　隱貴不忘世　仕當不失己　忘世果非高　失己諒可恥
吾聞百里行　乃半九十里　我生獨何成　行年近三紀　爲學尙迷方　何暇問行止
及時須自爲　歲月不可恃

其二十

道喪已曠代　羣僞亂其眞　寥寥鄒聖後　諸儒誰獨淳　荀生談性惡　子雲還美新

乃知斯文厄 不獨火于秦 悠悠五季還 宋儒揚光塵 日月揭昏衢 繼開事良勤 奈何臨川子 自絶味所親 陽明轉猖肆 狂瀾蕩無津 張皇闡異教 何用汙儒巾 安得起周孔 牖此迷途人

退陶老先生嘗有和陶飲酒二十首 詞旨超詣瀟雅 有一倡三歎之致 視先生諸詩 尤擅曠音 愚嘗有味乎其言之而致慕津津焉 今讀陶詩 輒復擬而和之 庶幾乎竊自附者 而亦見其僭而不知量也 蓋先生之詩 發於和順之積 優游之餘 故即之而色幽然 而咀之而味油然 而不佞僭擬之作 不過模倣想像之為 則無惑乎心口之不應而足目之相違也 覽之者不以為倡家之誦禮 則以為醜婦之效顰矣

李喜朝(1655—1724)

次歸去來辭 170—654a(芝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踈齋相之泝漢入峽也 首揬夢窩公 以和陶辭投贈 踈齋次其韻 並三淵子作 而示余索和甚勤 余本不閑於此等文字 而重違其意 不得不搆拙錄呈 蓋余於夢窩公 既不敢自擬於獻子之五友 而踈齋相之行 亦實有李郭不同舟之歎 故略及於篇中 仍以篤棐遜膚之義 仰勉於兩相公 如蒙取其意 而不以其辭則幸甚

歸去來兮 行年半百吾始歸 今既遂初而反本 又奚足以傷悲 然愆尤之孔多 雖欲悔而曷追 嗟身計之已誤 諒心事之亦非 志未專於晦木 功不篤於絅衣 昧理欲之公私 忽人道之危微

乍出世路 或馳或奔 得失利害 所喪多門 良心日亡 夜氣何存 汩沒朱墨 沉冥杯尊 歲月忽其晼晚 驚白髮之衰顔 遂浩然而投紱 庶一枝之可安 奄無妄之橫遭 益矢心乎牢關 理舊日之陳編 撫餘景而究觀 心與境其俱寂 斷外人之往還 竊獨愛此湖亭 每孤往而盤桓

歸去來兮 誰與我而同遊 彼黃閣之二老 蓋自少而相求 或秉匀而盡瘁 亦罹讒而懷憂 形迹雖異於出處 心豈變乎曩疇 慚非五友 恨不同舟 悵離索之既久 時遠望而登丘 念吾身之無似 寔衆棄之下流 昔受知於聖考 義敢忘乎戚休

已矣乎 欲報之德嗟何及 雲馭杳茫不可留 胡爲乎血泣迷所之 新服又叨恩禮招非所期 揣微分而何敢 誓沒齒於耘耔 惟篤棐與遜膚 尚可鑑乎書詩 聊以此而相勖 願各努力不須疑

宋相琦(1657—1723)

和歸去來辭 171—236a(玉吾齋集卷之一)

夢窩相公 首有和作 三淵疎齋芝村諸公 並次其韻 夢窩又要余追和 余亦效嚬賦之 情見于詞 工拙不論也

歸去來兮 欲歸未歸何時歸 嗟塵寰不可以久處 恒鬱鬱而自悲 昔余志之嘐嘐 慨古人之難追 地幸同於洛閩 免趨向之或非 朝陪席於堤上 夕春堂乎樞衣 終老大而無聞 奈質薄而才微

顧我素性 厭世馳奔 幽居境僻 水繞山門 令節佳辰 勝事長存 湖亭漁釣 月堂琴樽 奉至樂於晨昏 期百年而承顔 泣風樹而苟延 戀舊巢而自安 蒙先王之我嘉 除旨翩於林關 策疲駑而趨命 媿高人之傍觀 遂低徊於鴻恩 遲十載之南還 痛烏號其曷及 空白首而盤桓

歸去來兮 思駕言而出游 既菟裘之我有 捨初服而何求 縱江湖之退處 詎宗國之忘憂 秋風又攪余鄉思 紛萬寶之盈疇 登山有屐 泛湖有舟 掇寒花於東籬 蔭佳木於崇丘 慜世路之懷襄 涇渭坼而橫流 聊逍遙乎晚節 庶不忝於先休

已矣乎 衰榮自古無定在 負二宜去吾奚留 胡爲乎蹙蹙靡所之 軒裳爲桎梏 風月是襟期 引泉石以枕漱 滋蕙蘭而耘耔 玩消長於羲爻 詠邁軸於風詩 彼詹尹兮何卜 吾志已决不須疑

竊觀諸作 蓋亦各言其志耳 若余者 眞是可歸而不歸者也 自謀猶不及 其可為他人謀 其歸不歸之當否乎 以此篇內 只述己事 而不敢如疎,芝兩公之言也 因記昔年癸丑 先人偶有和陶辭一篇 尤菴先生跋之曰 宗人宋某 為示所和歸去來 其辭致之高古 某亦自知其不能與之上下矣 惟日乾夕惕之句 是淵明道不到者 而又淵明所不屑者 只五斗米也 其視某之玉堂天曹 還可爭優劣於其間耶 抑使淵明生於某之後 則其將撫孤松而和此辭耶 殆難與俗人言也 噫 先生發揮之意 可謂盛矣 三復諷詠 尙有遺芬百世之下 其有不感歎於斯者乎 此文見刪於先生集中 恐遂湮沒無傳 仍並附見於此

李頤命(1658—1722)

1. **次夢窩相公**(㊐金公昌集)所次歸去來辭(㊐辛丑) 172—056c(疎齋集卷之一)

余罹讒去國 將泝漢入峽 夢窩相公 寄示所次陶辭及三淵翁所次者 命

余和之 二辭清和不失古人之意 余省墓後 謹步韻叙懷 蓋公則思歸三淵已歸 而惟恐公不深入 余則方歸而反謂公不可去 意與相反 故語多迫蹙 深媿元亮樂天乘化之曠云

歸去來兮 丘墓九年今始歸 余自遲回於險塗 縱顚沛其奚悲 遵城限而過江驚使華之相追 辭楓宸以一封 恐義分之或非 離情懸於帆影 晚計遂於初衣悲蒼梧之暮雲 顧終南之翠微

東望松楸 載浙載奔 滔滔漢水 鬱鬱龍門 露濡草芊 攀柏猶存 佳辰幾回敬薦清樽 智自昧於介石 奉先訓以何顔 而桑榆之可輸 庶瞻依而自安 感右軍之誓墓 媿青牛之出關 惟出處之適義 豈在人而殊觀 念共人之盡瘁 魂屏營而時還 曾有約乎惠好 悵獨歸而盤桓

歸去來兮 長與君而絶遊 谷鳥鳴而相和 矧伊人而不求 然君子之經世 重後樂而先憂 山人攀桂而相招 愼莫懷乎春疇 睠彼陶山 有車有舟 徵前夢而築室 誓終老于斯丘 雖自保于歲寒 孰砥柱於横流 非我云之刻子 時不可乎處休

已矣乎 國無人兮可奈何 曷不忘身少淹留 胡爲乎棲棲欲何之 沉憂未易掇晚節嗟難期 如彼泉而淪胥 顧何心乎耕耔 休赓和乎晉辭 詠夙夜之周詩 余豈忽夫挈矩 人各自靖君無疑（註:周雅 多用夙夜字 如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 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 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 莫非可詠歎者也）

2.**次陶詩示金郎** 172—059c(疎齋集卷之一)

孟夏久旱嘆 今朝雨蕭疎 萬物皆昭蘇 吾獨悲窮廬 稍喜東床子 朗誦商王書少年富才思 何難窮五車 但惜大禹陰 莫厭希文蔬 殘生竟何用 討論聊爾俱探看子厚銘 玩索濂溪圖 悠悠死生理 不安當何如（註:次《讀山海經》其一韻）

李栽(1657—1730)

1.**索居經冬 無聊日甚 日夕遮眼靖節集 見飲酒二十首 益聞遠有情致 且有陶山追和故事 遂率意效顰 隨韻託興 雖其筆萎詞凡 秖益其醜 然傷時慕古嘐嘐然狂簡之態 猶足以見其至老不衰云 二十首** 173—048c(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其一

二儀斡流遷 無物不體之 變化若無端 屈伸還有時 未知孰使然 從古每如玆窮通榮悴間 委命復何疑 有酒且盡歡 來日難再持

其二

早衰倦人事 屏跡棲空山 爲農歲不成 苦遭慍見言 惟有滿案書 兀兀可窮年
會笑亦會哭 可受不可傳
其三
世衰教不明 誰人約其情 靡然汩欲浪 捨命爭一名 昏昏醉夢中 枉過了一生
丁寧善利辨 掉頭聞若驚 富貴諒有命 辛苦竟何成
其四
谷鳥久離羣 斂翼常倦飛 求友昧所適 顧影鳴聲悲 雲路日以阻 歲晏當何依
日出苦低回 日入還獨歸 稍稍翅翎短 吁嗟命之衰 誓將守故林 毋令心事違
其五
寒盡景微暖 簷鳥時一喧 老去習閒懶 端居樂幽偏 臥穩常起遲 延矚望前山
野曠滄洲靜 日暮孤雲還 幽懷共誰瀉 白鷗可與言
其六
我可人不然 此非彼所是 同己則有譽 異趣却見毁 此理本無私 何曾分我爾
如其思或邪 無貴語如綺
其七
少日氣頗戇 寤寐慕豪英 閱盡興亡跡 稍知理亂情 空有湖海想 意氣時自傾
居然成白首 寒蟬暗不鳴 畢竟何所爲 已矣了此生
其八
素喜種金鈴 爲憐苦淡姿 無事日澆根 乘閒時掇枝 艷陽不露操 搖落方見奇
運窮兩相保 婉孌知何爲 雖無送酒人 嗅餐娛窮羇
其九
猗歟陶山翁 倡道任繼開 巖棲數間屋 歲晚寄遠懷 惓惓白雲洞 端憂教養乖
終要育譽髦 非直揭神棲 奈何悠悠輩 徵逐醉如泥 末流仍濫觴 公議尤難諧
其奈人心僻 重惜先規迷 世道日以非 誰挽狂瀾回
其十
偶得羅浮仙 日夕當坐隅 天然自國色 不煩鉛華塗 何必作選鋒 已能殘臈驅
最憐深雪裏 清艷自有餘 擧觴共一笑 歲暮慰索居
其十一
靈均賦離騷 孤憤暗合道 千載誰知己 幸遇紫陽老 豈是愛文藻 亦非惜枯槁
只爲民彝重 賴爾扶得好 發揮慶元初 奇雋世所寶 託意良已悲 誰能解言表
(㊟後人論朱子諸書解 以爲精粹無如論語集註 奇雋無如楚辭集註)
其十二
歷世進士選 肇自楊廣時 則天仍效尤 增額課詩辭 葩藻世競趨 榮貴莫肩玆

無才職此由　多亂復何疑　坡老議貢擧　俗子重見欺　偉哉宣幹言　晦翁三歎之
其十三
弱齡遊藝苑　役志文章境　徒勞無所得　如醉久未醒　根深葉必茂　有衣誰無領
太上先立德　空言費泓穎　但悲歲月晚　晚學如燭炳
其十四
志仁非不久　尙欠日月至　每愁悔吝作　憒憒如病醉　喜慍或無節　言動多失次
身心旣顚倒　外美何足貴　源淸流自潔　此語當深味
其十五
翳翳蓬藋裏　寂寂楊子宅　甁中罄斗粟　門外斷人跡　載酒誰問字　方誇聞道百
無心作解嘲　任他玄尙白　晩得攝心法　弱喪眞可惜
其十六
我家無籯金　所遺只前經　人道傳經樂　無讓鄭康成　世代忽推遷　人事幾變更
孤露負影立　久矣不過庭　家聲日陵替　儒鐸誰繼鳴　後死撫往躅　悽然獨傷情
（㊟趙龍洲與我先大父判書公書曰　父子傳經之樂　無異鄭康成）
其十七
於赫先太宰　紹休振儒風　著論息邪說　畜君扶大中　際遇痛靡終　恩波久不通
覆盆豈望白　傷禽惡虛弓
其十八
楚人失其弓　還爲楚人得　得失相糾纏　欣戚無乃惑　治亂自相乘　眞如賭博塞
寵辱久靡定　何異遊槐國　冥觀洞古今　欲語還成默
其十九
吾觀古君子　何嘗不欲仕　所以重一出　懼其或枉己　如何夸奪子　知進不知恥
暮夜甘諓蹴　白日驕閭里　其如四維亡　是謂國無紀　寄語名塗客　曷不愼行止
莫以寵利好　寵利難久恃
其二十
道術苦多歧　羣僞幾亂眞　豈但係汚隆　亦見判灕淳　紛紛老莊後　詭怪出愈新
因果變禪會　少林生一秦　高明諒易惑　相率迷法塵　汲汲雲谷翁　演刮良已勤
可笑江西門　髡首棄君親　睠玆溪山下　誰來汨玄津　朱絃空賣匣　北岳紛濫巾
陰陽分淑慝　推天可驗人　（㊟象山高弟如顔子堅髡劓爲僧　棄親遺君）

2.**和陶靖節詠貧士韻七首**　173－058d（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其一
秋來陌上蓬　飄轉無因依　歲暮西崦景　幽翳少光輝　吾生政如此　無復望雄飛

延頸遡前哲　已遠吾誰歸　非才竟無用　衡泌聊樂飢　憂來詠北風　茫然使心悲
其二
晚生千載後　何事慕虞軒　耽書謾成淫　下帷肯窺園　盎中無宿給　鐺底冷疎煙
掷揄任耗鬼　邪嬴恥計研　擧世賤迂拙　俛默將何言　嘗聞戰勝肥　慨想卜子賢
其三
賢哉顔氏瓢　笑殺子桑琴　坦蕩見眞趣　尤怨尙餘音　命固不足道　樂處要當尋
先從博文始　經訓日細斟　終當反說約　其工貫一欽　緬懷相傳妙　千古只此心
其四
我飢旣無涯　何論日在婁　無計餬十口　愠語苦難酬　東西資假貣　於利愧不周
治裏始遺外　懷古可蠲憂　念昔東方士　疎蕩眞吾儔　君子固有窮　何嘗存忮求
（⑮天文書云三月日在婁）
其五
吾愛衛叔寶　任他非意干　隨遇安義命　要不愧心官　東籬藝霜菊　落英堪夕餐
西嶺有孤松　後凋託歲寒　寓懷欣有地　觸景可怡顔　無人送酒來　終日掩柴關
其六
堯夫甕作牖　端木戶編蓬　卽事聊自娛　賦詩還不工　時觀陶令集　高風邈兩襲
却笑蘇長公　追和强要同　終是鳴不平　未能了窮通　蓋聞前修言　物以類相從
其七
茫茫滄海外　陸沈悲神州　魯連死已久　未復見斯儔　抗憤懷不平　傷時涕空流
孟氏要衆樂　范公欲先憂　此志誠塏豁　浩歌誰與酬　歲月成晼晩　日夕懷靈脩

李鎭圭（1658—1716）

1. **丁亥二月五日　遊馬潭龍潭　和淵明斜川詩** 174—069c（竹泉集卷之五）
謫居已經歲　身閒如退休　時於疾病餘　稍事山林遊　新陽動草芽　赤雨添溪流
逍遙伴山僧　彷彿隨海鷗　杖策尋靈源　搴衣陟層丘　邂逅二三子　不患無朋儔
臨流閒嘯詠　擧杯仍勸酬　當時澤畔客　能有此事不　非謂山水樂　可忘江湖憂
所貴安時命　夷然絶忮求

2. **後數日和示周續之等韻　寄姜生（⑮震望）** 174—069c（竹泉集卷之五）
昨伴兩潭遊　愁顔得一欣　歸來掩關卧　雨雪無來人　跫音尙難接　勝賞嗟誰因
悄然凝神想　佳境夢中臻　淙淙水石聲　覺後如有聞　知君老猶健　遊覽不憚勤
象王與伽倻　咫尺況相隣　更待巖花發　共醉溪水濱　（⑮兩潭在伽倻山　姜居象王山下）

李觀命(1661—1733)

幽居中偶得晉唐人閑適詩四首 揭諸座右 仍次其韻 聊以自遣 177－009b
(屛山集卷之一)

夙余志遠遊 秣馬整鞿鞅 脫略塵世累 浩蕩雲海想 玄圃與滄洲 有路非憚往
仙區竟怳惚 萬古荊棘長 歸來衡門下 五畝安且廣 持此聊卒歲 莫歎困草莽
(⑱右次淵明 / 註:次《歸園田居》其二韻)

李健命(1663—1722)

1.**壁上書陶韋孟柳四家詩各一篇 皆野外閒適之趣也 因次效嚬** 177－334d
(寒圃齋集卷之一)

烏不願籠絛 馬不思韈鞅 物性好自適 况懷非分想 窮居愜幽情 謝世類長往
嘉卉繞屋深 雜菜盈畦長 已喜塵氛息 日覺襟懷廣 悄然臥前簷 淸風起林莽
(註:次淵明《歸園田居》其二韻)

2.**次淵明九日閒居韻** 177－338b(寒圃齋集卷之一)

歲律行將暮 晨起百感生 今夕是何夕 佳節重九名 時菊浥寒露 繞籬色鮮明
我生任飄泊 戀越猶舊聲 日月不相貸 焉得保壯齡 賴有忘憂物 匏尊手自傾
目斷故山雲 念絶浮世榮 元亮去已久 何人解我情 常恐荏苒間 枯落無所成

任守幹(1665—1721)

1.**次陶淵明擬古九首韻** 180－225c(遯窩遺稿卷之一)

其一

伊昔陶處士 門前種五柳 因以自爲號 天壤與之久 今我讀其詩 千載托尙友
君爲松下麈 我含杯中酒 擧酒時一酹 神交知不負 嗟嗟叔世人 與我誰相厚
空將曠世感 付諸無何有

其二

哲人能秉機 色斯日不終 齊客蹈東海 周史適西戎 苟爲榮名誤 豈足稱英雄
閉門臥羲皇 北窓有淸風 人生貴適意 寧復辭固窮 高眠日當午 天遊黑甜中

其三

洛陽有佳人 採桑城南隅 提籠一長嘯 柔條葉未舒 蕩子遠從征 三載守空廬
容華爲誰好 盛年怨離居 門庭碧草生 行迹就榛蕪 音徽杳不嗣 生死今何如

其四

周孔去已久 聖路日就荒 紛紛異端起 各自開室堂 我欲躡玄軌 路歧何茫茫
眼看雞鶩羣 觜距爭專場 榮枯各一時 抔土餘北印 世事俛仰殊 撫覽徒激昂
安得鍊神丹 試我枕中方 養道遺世紛 不容亦何傷

其五

夙余好姱服 芰荷緝衣冠 陸離紉蘭佩 崔嵬切雲冠 飢來飡杞菊 庶幾住容顏
一朝襲軒裳 世事遂相關 通籍金閨中 憂責亦多端 那將千仞雀 浪用隋珠彈
蕭艾埋孤芳 鳶鴟嚇高鸞 行當賦遂初 閑盟莫教寒

其六

神州陸沉久 斯文今在玆 盛代屬休明 經濟各一時 頹波正東注 誰復辨澠淄
伊余抱惸獨 歷落世所疑 生逢聖明主 未忍便長辭 薇垣備諫諍 經幄忝論思
浮沈竊寵祿 初心恐自欺 將欲從詹尹 卜居何所之 遺讖不可尋 唯有伐檀詩

其七

嶧陽有孤桐 古音含太和 我始製爲琴 擬和南薰歌 絃急柱更卑 曲終哀傷多
年來抛塵匣 未得遇勛華 爲君試一奏 山水君謂何

其八

行行復行行 辭君獨遠遊 山川阻且長 悠悠隔中洲 相思意未央 清漢日夜流
天涯逐飛蓬 零落依林丘 佳期易腕(晼)晚 日月更環周 棄置休更道 營營復何求

其九

長洲芳杜若 行行手自採 歲暮題鴂鳴 芳華倏已改 我欲贈相思 路遠隔山海
人生會合難 日月不相待 惟當全苦節 庶幾無吝悔

2.**次陶靖節歸田六首** 180－230b(遯窩遺稿卷之一)

其一

游鱗潛廣澤 浮雲返深山 逋客戀丘園 謝事不待年 蓬戶老原憲 瓢飲飢顏淵
顧余幸竊祿 迹倦始歸田 胡爲復違已 嬰情圭組間 縹帙散我側 素琴在我前
人生苟適意 富貴若浮烟 投綸臨水涘 採薇窮山巓 慮澹外誘絶 靈府長自閒
興至時獨酌 一觴便陶然

其二

高衢懶着鞭 逸軌思掉鞅 退藏遂眞性 趨營絶妄想 服穡在南畝 侵晨負耜往
天旱豆苗短 惡草鋤更長 咄哉人力微 豈云甫田廣 歸來野逕昏 長嘯激林莽

其三

歲暮霜雪積 村蹊人迹稀 松籬返照懸 紛紛飛鳥歸 彷徨散幽襟 夕風吹我衣

明發敲氷釣　命儔期莫違

其四

斂跡遯丘中　端居澹無娛　今朝聊寫憂　曳策步垌墟　美人隔清漢　同心久離居
江梅春候早　零落餘枯株　無因寄相思　君意定何如　鷦枝栖息微　啄粒不願餘
寵辱何足驚　浮雲過太虛　商歌徹天地　賞音世所無

其五

掛冠東洛門　卜宅清漢曲　形槁神自愉　家貧志恒足　宜觀感時物　大化遆相屬
日入掩柴扃　琴尊散明燭　畏寒常晏起　甕牖升朝旭

其六

春至殘雪融　草色延廣陌　開軒瞰平郊　悠然意自適　遙望山下村　炊烟起將夕
人歸野逕畔　犬吠柞籬隙　田家春事近　耕菑課僮役　貧妻躬井臼　幼女解紡績
百年但如此　萬鍾非我益

3.**次飲酒二十首** 180—231a(遯窩遺稿卷之一)

其一

羲輪無却轉　漢水共西之　人生忽如寄　少壯能幾時　勸君醉爲鄉　至道還在玆
行獨世爭笑　節苦衆所疑　微爾氣味醇　素抱難自持

其二

歲暮天地閉　白雪漫河山　村居似藏逃　幽懷誰可言　志業無所成　奄過不惑年
皓首空著書　唯期後代傳

其三

孟晉本違志　早退近非情　唯當日無何　沈冥可逃名　有酒不快飲　豈足稱達生
世事多變嬗　過眼不足驚　何如昭氏琴　無虧復無成

其四

文犀跨海遯　翠鳥薄霄飛　虞羅終見羈　屠剔令人悲　餌馨誠可畏　處深非所依
黨人競馳逐　知進不知歸　倚伏昧前筭　榮華惜易衰　丘壑有閑盟　歲暮期莫違

其五

歸田養蹇拙　卜居屛塵喧　軒楹俯湖深　門逕緣岸偏　隱几白日長　坐臥對青山
村翁同結社　時時相往還　房中何所有　柱史五千言

其六

楚璧韞石中　卞者知誰是　空勞三獻君　左右多讒毀　志上老巖巖　古來非獨爾
君看漢庭臣　貝帶盡紈綺

其七

夭夭陌上花　春至綴繁英　豈無可人色　駘蕩游客情　芳菲能幾時　白日苦易傾
凄凄葉歸根　枯條北風鳴　青松傲歲寒　莫嗟澗底生
其八
夙抱出塵想　本非經世姿　巖磁小山上　攀援叢桂枝　混迹麋鹿馴　寓目烟霞奇
劉安太多事　賦招徒爾爲　請看冥冥鴻　那可加罻羈
其九
渾淪始分形　窾竅誰鑿開　玄風久已死　陵夷至葛懷　古今猶水陸　反道必相乖
尼父志唐虞　一生苦棲棲　周史適流沙　邈矣超塵泥　吾生百世下　與世苦不諧
覽絲涕常垂　臨歧意自迷　蘅皐步余馬　躑躅將焉回
其十
明月出遠山　照我屋東隅　美人隔天闕　山川間中塗　青雲多故交　懷金更疾驅
箕斗有虛名　舊義誰復餘　不如遯深山　木石與爲居
其十一
歸田守貧賤　陋巷樂吾道　終年抱遺經　研窮不知老　志士多不遇　何用怨枯槁
富貴非吾願　亦各從所好　浮生同一盡　榮名以爲寶　冥慮騁遐想　揮斥八極表
其十二
盧家有少婦　盈盈二八時　含情汎瑤瑟　曲中多恨辭　象床卷錦帷　良人不在兹
頻年不得書　生死夢中疑　紅顏爲誰好　白日忽相欺　願爲車下塵　從君隨所之
其十三
沈冥衆莫測　不是去人境　但願百年醉　不願一日醒　絲桐時在膝　雲鴻聊引領
巢許迹太著　可笑污箕潁　何況伊呂輩　簡策垂功炳
其十四
行藏由己謀　倚伏自外至　不如遺世事　有酒即盡醉　兀然超鴻濛　無爵自爲貴
常恐俗子輩　覺得此中味
其十五
赫赫洛城中　峩峩五侯宅　平明啓朱門　蹄輪紛轍迹　閽人通□刺　袖中金錢百
鼻息吹虹霓　當午亘天白　豪華不長在　日月眞可惜
其十六
孫弘爲人傭　牧豕講麟經　長卿親滌器　倦遊無所成　歷落人爭笑　困厄實飽更
風雲一朝會　拖玉列明庭　鴻毛順風翔　蟋蟀俟秋鳴　時命有通塞　豈傷曠士情
其十七
伯夷餓西山　萬古播清風　盜跖據東陵　恣睢一世中　禍福苦參差　巧曆莫能通
所以詭遇人　枉道曲如弓

其十八

謝事返畎畝 家貧志自得 中心苟自定 外誘豈能惑 已齊物得喪 何論命通塞
顧慚才蹇劣 無術施家國 世我兩相違 舌存常幽嘿

其十九

匪才蒙主恩 亦嘗取顯仕 事君期直道 徇物戒枉己 方圓終齟齬 偸合心所恥
引病不待年 焚魚歸故里 流浪江海上 遯迹向一紀 散髮陟巖阿 採薇行且止
寄謝夸毗子 榮寵不足恃

其二十

魚目笑夜珠 何人識其眞 詐僞日相蒙 末俗難復淳 華虫薦裸壤 見者笑爲新
韓非抱孤憤 客遊不容秦 馬周西入關 蹤跡困泥塵 偶合各有時 游說徒自勤
黨人競爲朋 肯令疎間親 闒茸遭時會 策足據要津 問渠鵕鸃冠 何似墊角巾
投袂去東洛 靑山不負人

4.**次陶詩** 180—267c(遯窩遺稿卷之二)

其一

我本無特操 循人豈非拙 從子受形初 未曾相決絶 獨行子不愧 醉舞吾亦悅
語嘿情自通 出處跡無別 相隨詎幾何 畢竟同磨滅 他人不蹔息 避冷而趨熱
高盖策駟馬 功名垂不竭 胡然獨塊處 窮賤爲世劣

其二

天地賦吾形 偃蹇不諧時 圭組豈絆得 丘壑宜置之 人皆厭枯槁 吾豈異於玆
我乃神之役 躁靜不自期 此旣憚羈束 彼亦有遁思 恥效黨人態 得權失漣洏
與君永相守 樂天復奚疑 吾將解君嘲 叩神質此辭

其三

有形不離物 道體由我著 窮通各在天 孰能知其故 君看五侯門 趨炎人爭附
顔色旣不同 赧然强笑語 汲汲求榮利 未知休歇處 氷炭交中懷 惜生難得住
笑他夸毗子 擾擾不足數 人生少稱意 時命不與具 唯將葆吾眞 無毁復無譽
生當委順動 死當乘化去 譬猶不才木 能免斧斤懼 所以靈府間 不復嬰俗慮

(註:以上三首乃次韻陶淵明《影·形·神》三首)

5.**和陶靖節雜詩** 180—277a(遯窩遺稿卷之二)

其一

卜居在漢曲 地淨不受塵 世故不嬰情 樗散貴全身 門逕長蒿蓬 塊處誰與親
鷗鳥或相狎 麋鹿可爲隣 環堵足舒膝 饔牖昏復晨 時讀陶令詞 往往能起人

其二

南征涉層溟　北戍穿五嶺　流浪蓬桑志　荏苒崦嵫景　寢跡歸田間　宦情灰欲冷
端居地自偏　嘿坐晝方永　窮巷豈不陋　亦足息吾影　物誘去健羨　塵想戒馳騁
吾聞悔吝生　緣動不緣靜
其三
少小耽文墨　才魯不自量　奏牘擬曼倩　下筆笑君房　奈何老將至　此志尚未央
蹉跎始學稼　躬耕漢水陽　寧當苦筋骸　不復椓心腸
其四
日月不我與　忽焉將及老　鍾鼎既不遂　金丹難自保　歸田食不足　非潦且旱燥
荷鋤歸侵昏　飯牛起常早　野老同耦耕　釋耒論素抱　斗酒時相勞　陶然通大道
其五
閑居觀物性　羣動各自豫　潛鱗依藻戲　倦翮投林翥　吾亦托環堵　何必遯世去
耳目澹無累　漸覺少塵慮　四運有遞謝　萬化豈蹔住　人生各有營　事定知何處
惟當達吾生　樂天無欣懼
其六
窮賤不足悲　榮寵不須喜　倚伏莽相仍　龜筴豈知事　人生駒過隙　惟當取適意
良辰每不駐　心賞亦難値　擾擾人事易　草草年光駛　但願會佳賓　有酒座上置
其七
君子易怔營　小人常怵迫　君看軒蓋間　紛紛凌紫陌　獨有揚子雲　草玄還尚白
緬邈後代期　坎軻當世窄　晚獻甘泉賦　恥爲五侯客　誰能載酒來　爲過數畝宅
其八
野老當食力　辛苦事農桑　謀生多齟齬　婦孺厭糟糠　今夏麥初熟　瓶盎有餘糧
一飽萬事足　晝眠到夕陽　本無當世用　居貧敢自傷　新抄種樹書　閑閱相牛方
伏臘苟有資　擬醉濁醪觴
其九
嘿坐却收視　虛白生鼻端　龍虎仍顚倒　坎離互推遷　新得衛生術　聊以慰華顚
一形靜宜鍊　六氣美可飡　塵垢超蟬蜕　雲鶴仰攀緣　致身瓊樓上　閑詠蘂珠篇
其十
山中有叢桂　幽人迹爲稽　絶粒臥雲霞　茹芝栖巖崖　傲然中自得　塵務不掛懷
我願從之遊　路阻時欲彌　何以贈相思　蘭佩解陸離　潛龍豈易馴　高鶴不受羈
相期歲寒節　努力各無虧
其十一
蹇拙辜聖恩　林居閱暄涼　尼父悲去魯　子輿晚適梁　屈平好遠遊　睠然懷故鄉
常恐澗底蘭　晼晚遭嚴霜　我欲贈所思　路遠碧天長

其十二

雙飛堂上燕　呴呴樂哺子　一朝火及巢　始覺失所倚　不如林間雀　得全生生理

蔡彭胤(1669—1731)

次歸去來辭　182－015b(希菴先生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田園有無吾自歸　夫旣坦懷於得失　復何喜而何悲　浮雲遊而始返　逝川度而莫追　覽河山其猶是　哀人代之獨非　遵來路余遲遲　淚淋浪而沾衣　從父老而僦屋　指東屯之翠微

岡巒周匝　龍虎騰奔　白月在甍　烏棲對門　井落蕭條　十有一存　廚夷筧坼　狼藉罌樽　披緌葛而徙倚　跂盤陁而破顏　雙碓軋以俯仰　無一息之或安　遡幽篁之清風　欣洞府之不關　循飛湍而上下　窅巖居而川觀　雖吾土其吾寓　孰爲旅而爲還　苟其中之自得　鵬擊齊於鯢桓

歸去來兮　又胡可以遠遊　始黽勉而一行　豈溫飽之是求　依庭闈而問舍　分簞瓢而不憂　陋哉仲長之樂志　須美宅與良疇　彼按其劍　我虛吾舟　聽造化於虫臂　恥詭遇於獸丘　登千仞之靑壁　俯萬里之滄流　攬余佩之繁飾　芳菲菲其未休

已矣乎　一行一止自有時　前聖尙云其遑遑　無可奈何兮亦安之　野叟要同社　林僧有好期　離人境之垢氛　課學圃之耕耔　感半夜之前席　悲一夢之舊詩　屛龜策而長嘯　自斷升沈不復疑

金春澤(1670—1717)

山居　次淵明歸田園韻　185－020c(北軒居士集卷之一)

其一

少壯志四方　衰暮戀故山　我髮今尙黑　懍懍且中年　流離得天幸　有如魚返淵　樂哉就郊居　何況買墓田　餘生倘自由　亦足老此間　朝吟茂林下　夕憩蒼巖前　忘情任魚鳥　閱目唯雲煙　內守存澹泊　外營舍狂顚　役役征途人　應復羨吾閒　先靈庶垂佑　此樂可必然

其二

洪流少安舟　峻岅無停鞅　彼以天下急　焉暇丘中想　伊余嬰罪錮　欲進不能往　所以門前徑　蓬蒿隨日長　終非隱遯賢　我心寧自廣　湘潭與商嶺　千古同蒼莽

其三

日暮炊煙起　墟落見人稀　屋後有新樵　老奴亦已歸　食訖登西園　淸風爲吹衣

卽此聊偃仰　未覺心計違
其四
南隣數三子　迭來相與娛　我方步庭除　子已歷壠墟　悠然共一笑　亦不問起居
春來蠶欲生　子有桑幾株　雨多土脉融　播種復何如　答云免凍餓　自外不求餘
人生有定分　子言良非虗　身閒且爲樂　濁醪安可無
其五
濁醪雖忘憂　旣醒亂心曲　不如一床書　生計此中足　千秋洞冥觀　一事尙吾屬
世界爲長夜　聖賢如燈燭　勿爲浪自歎　優游度曛旭

李光庭(1674—1756)

1.**和歸去來辭**　187－127b(訥隱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四海滔滔　吾安歸　志旣與時不相諧　顧初心而自悲　懷沉鬱而逮暮
望隆古而奚追　頷抱影于窮巷　歎筋骸之已非　眷海山之淸峭　思濯足而振衣
諒非願於違俗　非自託於知微
草樹摎茂　麀鹿羣奔　山泉洗淨　大海爲門　澆塵不到　古氣猶存　種秫作酒
窪石成樽　想餘歎於尼父　尋所樂於巷顔　感師襄之抱磬　諠龐公之遺安　引明
月而入室　繚翠竹而爲關　繹羲文之微音　函萬類而冥觀　時無平而不陂　理有
往而必還　聊隨時而宴息　任物外之盤桓
歸去來兮　悵絶離乎朋遊　苟父子之相保　奚舍此而他求　念百口之無賴　汨終
歲而常憂　詠飢鬼之驅我　微若人而從疇　扶携老幼　寄命漁舟　眄幽曠之廢墟
訪岑對之崇丘　竭股肱而事育　視天命之坎流　課兒曹而服禮　競寸晷而勿休
已矣乎　人生榮悴自有時　曷不安坐聽所爲　胡爲乎棲棲欲遠之　軒虞不可慕
商皓與爲期　混希夷而自適　共鳥獸而耘耔　遵南畝而沒齒　寄遠懷於周詩　順
天道而止息　從吾所好　且何疑

2.**次陶集有會而作**　187－137a(訥隱先生文集卷之一)
少小業詩書　生涯足寒飢　艱苦不攖懷　糠覈身猶肥　豈遑慕安燠　寒暑惟一衣
朝來歲華盡　凜烈朔風悲　惄焉念空乏　已覺筋骸非　長懷卷中人　慷慨有餘遺
非君固窮節　歲暮與誰歸　呼燈長跪讀　將子以爲師

3.**次陶集飮酒二十首**　187－142c(訥隱先生文集卷之一)
其一
萬物無常姿　春秋榮悴之　今朝鏡中容　已非昨日時　混混大化中　何人能違玆
及時且爲樂　有酒良勿疑　但令百年内　天和常自持

其二

游龜喜深水　跂獸愛高山　物性各自然　是非空多言　不如兩相忘　陶然樂餘年
生前且不知　豈要身後傳

其三

天道本無僞　世人汩其情　不要善自修　惟思遠聞名　皷舞虛無間　亦已了平生
蘇秦說六國　親戚浪自驚　一朝齊車上　進取竟誰成

其四

膚寸始相仍　雨過各分飛　羣翔聲自得　特棲鳴正悲　貧居常寂寥　出入何因依
神間自扶藜　興闌還獨歸　薄醪非上味　猶能遣盛衰　飲罷歌君詩　心事兩無違

其五

山居苦調刁　隰宅惡啾喧　中間卜吾廬　高下頗不偏　潛鱗泳活流　遊翮翔遠山
動息各遂性　天機浩往還　孔思沒已久　此樂竟誰言

其六

莊生齊物論　立言非不是　萬竅咸自已　百家競訾毁　未若杯酒間　便忘吾與爾
不曾賤糠覈　寧知有紈綺

其七

舉世尚華膳　采采衣若英　品性喜安逸　飽煖乃其情　嗜往久不返　豈知性命傾
達人觀物變　合喙長不鳴　藍縷視被袗　簞瓢老平生

其八

巖頭數叢菊　秋來有佳姿　持壺幷金英　手摘二三枝　泛泛流智襟　非用酒味奇
微醺見眞性　舉觴聊且爲　吾方樂天放　豈復榮塵覊

其九

叢桂倚巖厓　冒霜顏色開　不隨衆芳敷　適然興我懷　荏苒佳節晚　行矣志願乖
世人榮芬華　何獨樂深棲　野雉憚廟犧　櫝蔡思塗泥　貴賤自有時　賦命果難諧
執鞭誠可求　叨榮良易迷　卷舒視浮雲　徼福期不回

其十

遐心企軒虞　晚生滯海隅　豈不慕中華　邈此萬里塗　徒憑文字間　沿泂以馳驅
思君爲同調　不覺世千餘　獨飲北牕下　頹然夢閒居

其十一

嘗聞山澤臞　幽居慕玄道　勞心營丹竈　不覺身形老　術成亦何有　草樹同枯槁
人生具秉彝　箇中有眞好　孳孳一世間　爲善寧非寶　解去衆形役　方能出物表

其十二

紛紛夸侈子　翱翔貴及時　只愛車馬好　寧知爵祿辭　物情惡衰賤　世路方如玆

妬嫮自相朋 投足生狐疑 非君萬仞節 何能不受欺 反身觀天理 回車愼所之

其十三

衆人愛劇飮 不知有眞境 微醺卧簷欞 風來方一醒 澹澹百慮遠 一理妙自領 良喜絅裏錦 未要錐出穎 吾齡向遲暮 燭光宵當炳

其十四

巷僻塵轍遠 室靜淸風至 會心傲霜叢 相將謀一醉 倚酣卧巖石 覆幬成舍次 忘憂漸見妙 遺世斯爲貴 大禹惜寸陰 乃爾蹠佳味

其十五

光陰如過鳥 天地一荒宅 看看空雲沒 幾許留蹤跡 悠悠無所成 已復逮半百 筋骸不復强 容鬢成蒼白 豈不順天運 撫懷眞慨惜

其十六

蓬桑違幼志 負笈業遺經 馳騁枝葉裏 汩沒竟何成 猶然舍本業 況此喪亂更 秋畦荒無收 交謫徧室庭 笑掇階前英 呼兒塞飢鳴 非君有遺篇 何以慰窮情

其十七

奇鱗慕深波 逸羽懷高風 高深苟未至 受困庸庸中 至人體元化 寒暑視窮通 豈如傷翎鴈 悲鳴下虛弓

其十八

倘來非久寄 徼幸難屢得 終身歧路間 臨化尙餘惑 邇來見天道 漸能等流塞 倘留一樽酒 日醉華胥國 不復省喧呶 傲兀長淵默

其十九

往者顔子淵 守巷不願仕 默識存聖訓 所思在成已 居仁誠所樂 敝縕豈生恥 百世彭澤宰 謝榮歸田里 遠懷寄羲皇 高情振南紀 邈矣千載下 視子行與止 寸心久已銘 煩言何必恃

其二十

斯道寄言語 季世混僞眞 漸能閒禮容 無人返元淳 枝葉日以繁 派流日以新 紛紛稷下辯 恐復生一秦 明經誘利祿 口耳走風塵 空令細氈上 求道徒辛勤 亭亭巖居士 典訓豈不親 奈何江湖上 便成要路津 初服謬製芝 深林譏濫巾 且飮太和湯 相從卷中人

4. **和陶靖節形影神**(𠀋幷小序) 187—150a(訥隱先生文集卷之一)

丙午元日 病卧巖社 讀陶公形影神三篇 喜其能順天安命 道人所不道 余顧在桑榆 猶苦勞攘 使三者日敝而去道逾遠 感慨之餘 輒步其韻 書以自警

其一

趨營勞寸心　未有寧靜時　奈何七尺軀　衆欲交攻之　而我役五官　纔彼倏復玆
飄颻不自持　一往無還期　躑此荊榛間　茫然自愁思　怵惕撫衰容　返顧空汍淠
知迷貴能改　臨歧詎遲疑　相隨幸有君　回轡可勿辭　(原右形贈影)

其二

我性自隨人　獨立才慙拙　得君相依附　未始有離絶　榮名良外誘　奔馳非素悅
云胡汩衆技　還與性本別　啁啾等蟲鳥　一場同澌滅　煩胷苦未濯　哀哉常執熱
筋骸已遲暮　心力尙未竭　行行思實踐　賦與君豈劣　(原右影答形)

其三

一理彌宇宙　眼前卽昭著　邈爾楚越間　誠以暴棄故　我具有生初　與君同麗附
陰陽與洪纖　有知便能語　獨遊昭曠原　能周微顯處　我在君須活　我去子豈住
但使立大者　無苦役小數　君看赤田裏　森然四性具　惺惺妙寂感　豈復容嗟譽
存察動靜際　莫將放倒去　主敬乃有終　無誠斯恐懼　擧足便能回　何用閒思慮
(原右神釋)

5.乙卯二月五日　在鹿門讀朱子詩　是日用靖節斜川故事　遊石馬　以陶公卒章分韻賦詩　跪讀三歎　不覺千歲之遠　而顧此索居無徒　雖欲追效古事　何可得也　孤坐忘機石上　敬次先生韻及陶公詩以見意　仍書江石上　水底魚龍　應有識字者　187－176a(訥隱先生文集卷之三)

其一

三冬卧山中　忽復見春風　孤居日寂寥　勝侶何由逢　掩牕讀古書　有時開心胷
夜雨滌凍塗　寒日變晴空　冰流轉清淥　厓雪一時融　偶讀石馬作　感此勝日同
被衣上溪石　手携小竹筇　水中白鷗鳥　笑我非昔容　朗咏陶朱句　響落魚龍宮
清流散白石　明綠靑於葱　鳴波象金石　不用操絲桐　淨掃江心石　手掬川流豐
鯈魚戲平瀨　好鳥鳴灌叢　徘徊一俛仰　我思焉能窮　緬懷五柳叟　敬憶滄洲翁
再拜寫遺篇　永留此山中　(原右次石馬 /註:此篇乃次韻朱子詩、非和陶詩也。朱子原詩題曰　正月五日　欲用斜川故事　結客載酒　過伯休新居　風雨不果　二月五日　始克踐約　坐閒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韻　熹得中字　賦呈諸同遊者)

其二

白首投空谷　平生已長休　無人約勝踐　有時成獨遊　仲春冰始開　清淥漲寒流
深林轉明旭　淺瀨羣鳴鷗　朋交隔遠岑　誰哉經層丘　曠懷柴桑翁　此時携賓儔
勝事感晦翁　遺韻起相酬　邈矣東海岸　餘風還繼不　幽懷苟自愜　空罇亦無憂
但恨已千載　歎息將焉求　(原右次斜川)

權榘(1672—1749)

和陶 188—027a(屏谷先生文集卷之二)

啾啾林間雀 沮澤相與依 飽滿盤天鳶 乘風弄晴暉 有鳥孑不羣 獨止還獨飛
羲御迫虞淵 斂翮思永歸 一枝差可安 寧復恤寒飢 有時顧螻蟻 仰首鳴聲悲
(註:次《貧士》其一韻)

趙泰億(1675—1728)

次歸去來兮辭 189—005a(謙齋集卷之一)

申養直自長城府投紱歸靜林 言淵明以乙巳歲賦歸 今年亦乙巳歲也 遂次歸去來辭以示余 要余次韵 養直固棄官還鄉 無愧於淵明 余遭讒去國 日困瘴噴 絶海荊棘 朝夕且行 强效淵明作此辭 淵明豈不笑人以此謝養直 旋又思之 子瞻在南海謫中 猶且有和陶之作 今余雖游羿彀所處卽我田里 豈不愈於子瞻之南海耶 遂援筆步韵 以抒微志 結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義 庶幾努力崇德 以為晚道息補之畐云爾

歸去來兮 百年過半今始歸 行莊用舍各有時 雖擯斥而奚悲 幸桑榆之未晏 尚愆尤之足追 悼今俗之不古 慕昔賢之知非 期益勵乎晚節 乃退修吾初衣 登江榭之軒敞 對疊嶂之依微

樂我閑放 謝世趍奔 芳草交逕 垂柳蔭門 塵囂永息 靜味斯存 慵亦斷棋 病不置樽 狎沙鳥而忘機 逢野老而歡顏 遭多口而不疚 履至險而猶安 諒盈虛之有數 又得喪之無關 肆君子之信命 渾萬化而冥觀 天與人而互勝 物無往而不還 顧不容其何病 聖猶厄夫匡桓

歸去來兮 我自適其天游 既不愧而不怍 又何慮而何求 惟王室之係念 處江湖而猶憂 譬若大川而無津 能利涉者其疇 寂寂野渡 泛泛虛舟 本非心乎軒冕 宜斂迹兮林丘 盤之谷可樂 爰採山而釣流流 咨浮名之貫害 紛衆讟之不休

已焉哉 世事翻覆不足道 且可偃蹇聊淹留 悠悠乎毀譽都忘之 聞道尚可勉 崇德是所期 以經訓爲菑畬 羌或耘而或耔 年既老而自警 庶無負乎抑詩 隨所遇而順應 何必卜居而稽疑

尹淳(1680—1741)

1.**和陶詩** 192－201c(白下集卷之一)

少日迷適道 薄技妄干時 珂佩冒不衷 忽已畜隨之 收身嘅苦晚 用晦知在玆
敗翮息復駕 幽蟄結長期 今時卽非舊 歲晚多所思 側首盡網羅 累欷遂漣洏
論定後難知 撫往中自疑 何事乃如人 云云有煩辭 (註:次《形贈影》韻)

2.**和陶** 192－201c(白下集卷之一)

拙退我田間 遐想再塵表 安身各有所 莫笑經綸小 屋前數頃麥 於我諒非少
昨日方收穫 天色忽冥窅 幸玆分秧雨 雺沱通夜曉 奈此在塲麥 漂蕩沉塘沼
我無稻可種 但愁麥未了 倚杖還一呵 遺粒爭雞鳥 (註:此詩非次韵之作)

李縡(1680—1746)

1.**同諸君泛菊 侑以陶詩 仍和其韻** 194－044b(陶菴先生集卷二)

其一

吾廬孰云幽 讀書聲頗喧 暇日履錯然 黃花戶北偏 秋色何蒼然 擧目盡寒山
臨觴共長嘆 淳風何當還 柴桑有遺音 是子可與言 (註:次《飲酒》其五韻)

其二

盛酒老瓦盆 登盤粲金英 文質頗相宜 欣然君子情 一觴便流通 四座弁無傾
黃葉徧空山 霜鴈時一鳴 忽有寒梅至 且復候陽生 (註:次《飲酒》其七韻)

2.**暮春復遊斜川 拈淵明飲酒詩 分韻各賦** 194－058c(陶菴先生集卷三)

昊天及爾遊 出門欲何之 熙熙坐陽春 如見太古時 斜川晝夜流 余懷實在玆
人道貴不息 努力勿復疑 野外一尊酒 年年且同持 (註:次《飲酒》其一韻)

3.**九日和陶** 194－064c(陶菴先生集卷三)

天心本自仁 肅殺亦生生 爲此晕陰月 尙愛重九名 天高昨日雨 萬木霜華明
扶杖陟崇崗 列坐聽松聲 顧影笑白髮 撫心惜逝齡 黃花開未開 有酒我且傾
詩書以終老 此事於我榮 嗟爾四方士 疇不起鄉情 及時當漑根 秋實各自成
(註:次《九日閑居》)

申靖夏(1681—1716)

次陶徵士九日閒居詩 197－197d(恕菴集卷之一)

昨日東山飲 持杯看月生 君何醉兀然 愛此重九名 登高矚遠野 薄雲漏斜明

凉飈卷夕霽 哀蛩集寒聲 微吟倚筇枝 歎息恨流齡 隣家送菊至 濁酒不虚傾
緬彼金門客 但知媒時榮 不識蓬廬士 有此世外情 且得終年閒 誰能問虧成

鄭來僑(1681—1757)

1.**次歸去來辭** 197—489a(浣巖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江湖有家吾將歸 歲云暮矣多風雪 撫頹齡而心悲 嗟行已之不諒 悔前愆而曷追 縱親懿之難合 奈吾道之將非 瞻浮雲而起思 眝浩然而拂衣 緬肥遯之高躅 倬見幾而識微
不竢終日 脂牽迅奔 因樹芒碭 盡室鹿門 豹隱斑成 龍蟄身存 苕霅烟月 剡溪琴樽 引薪歌於延瀨 唱芝曲於商顔 披羊裘而永貞 御下澤而終安 宣挽鹿而返鄉 那策牛而出關 超羣迷於胥溺 輸衆眇於達觀 紛棲谷而枕山 遂長往而不還 勞招隱於小山 撫叢桂而盤桓
歸去來兮 願與子而同遊 徵友道於伐木 相彼鳥而猶求 苟德隣之是依 處窮僻而何憂 固知耦耕之可樂 闢數頃之荒疇 度陌越川 乃杖乃舟 恒荷鋤而帶月 寧費錢而買丘 籍薄醪而解劬 或班坐而臨流 烹鷄豚而聚懽 趁役車之其休
已矣乎 人生富貴須何時 泌水衡門可淹留 胡爲乎營營何所之 藜藿眞吾分 文繡非素期 緣南畝而畢命 但春耕而夏耔 遵家約於任公 鏡徽則於豳詩 永矢心而弗渝 焉用龜策以決疑

2.**讀老子 次高隱子和陶詩韻** 197—528d(浣巖集卷之二)
學書好汎濫 於道蓋未至 舍我光明藏 冥冥趨夢醉 晚讀五千言 曠然豁襟次 衛生有妙術 不爭方是貴 聊欲引同調 嘗此大羹味
疊
盛年擲我去 白髮如期至 奈何世中人 持觴辭深醉 跌宕動狂吟 揮灑無詮次 吾詩吾自愛 寧比趙孟貴 峩洋有高隱 可與論此味 (註:二篇都次《飲酒》其十四韻)

李瀷(1681—1763)

次陶淵明詩三首 198—052d(星湖先生全集卷之一)
其一
鳥下平原草 蟬噪芳苑柳 物性看感懷 出門凝睇久 優遊逢佳趣 流峙儘良友

杯酌非所娛 聊釀太和酒 此心久成說 廢墜亦浪負 願言從所歡 相期覺已厚 世故自紛總 於我更何有 （註：次《擬古》其一韻）

其二

大業存千古 何人獨知終 賦命粤自天 嗇豐無華戎 懿歟彼賢智 立身何其雄 處約恒達權 緬然有餘風 在物志常伸 何必苦諱窮 勖哉吾黨人 努力萬籤中 （註：次《擬古》其二韻）

其三

朱明正南陸 皓月生東隅 衆心欣夕凉 精神間發舒 久安習自靜 亦足容我廬 柰此乏警起 悠悠送日居 撫己時齎咨 介然山蹊蕪 性分固各定 不勉復何如 （註：次《擬古》其三韻）

韓元震(1682—1751)

1. **次歸去來辭** （㊊戊申） 201—017a(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江湖有廬吾將歸 神農虞夏忽已遠 撫千古而潛悲 愧我才之脆薄 企前哲其焉追 進無補於治亂 謾招人之是非 出國門而濟漢 掩余涕之沾衣 望故園而遄驅 覺興情之不微

海山鬱紆 長川其奔 我家何在 倚巖開門 茅茨晝靜 圖書俱存 飢飯蔬食 渴飲匏樽 處陋巷而猶樂 竊庶幾乎希顔 知富貴之在天 從吾心之所安 覽萬物之榮謝 窺造化之機關 齊得喪而兩忘 一死生而達觀 憐孤雲之獨歸 歎衆流之不還 彼危塗之日履 胡志氣之桓桓

歸去來兮 聊卒歲而優游 喜我所之今得 悼少日之妄求 得知音於塤箎 日歌詠而忘憂 天地優我以佚老 樂堯舜於田疇 倦我蔭松 興至駕舟 時童冠之從遊 或于川而于丘 共萬類而樂生 悟上下之同流 貧且賤兮何傷 惟作德爲日休

已矣乎 萬事憂樂各付時 一心廓然無滯留 胡爲乎憧憧自小之 溪山爲我闢 風月與之期 欸鳳藏而圖秘 甘沒世於耘耔 豈敢蘄於示後 時自見於叙詩 既吾道之自信 不關人之疑不疑

2. **次陶詩** 201—019c(南塘先生文集卷之一)

其一

境深茅茨靜 日出無塵喧 但喜人事稀 寧嫌地之偏 圖書滿一室 朝暮對青山 時與雲俱出 倦與鳥同還 此樂惟自知 難與世人言 （註：次《飲酒》其五韻）

其二

不才又多病 自與世人踈 餬口有石田 安身有弊廬 意倦仍就睡 睡罷還讀書 柴扉晝不開 門巷斷來車 好風送飛花 微雨長園蔬 出入雲相隨 坐卧月與俱 發意堯夫詩 玩心伏羲圖 人生有此樂 不知更誰如 (註:次《讀山海經》其一韻)

趙顯命(1690—1752)

1.**次歸去來辭 (辛亥)** 212—006d(歸鹿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久客山南胡不歸 履霜露而怵惕兮 聽鳴鴻而酸悲 臨華髮於鏡中兮 慨流景之難追 汨塵埃而身老兮 悼本志之日非 昔余隱於東岡兮 襭蕙帶與荷衣 闞啚書而自娛兮 究周孔之精微

既永矢夫巖栖兮 曾不顧乎塵奔 感雷肆之舊遇兮 羌一人於脩門 登三晝而橫經兮 陳古道於閑存 掇金蓮而歸院兮 挹黃封而添尊 行潦忽其接潢兮 貋閣爛其開顔 懷履盈之至戒兮 臨淵谷而靡安 遂逡廵而求外兮 思效力於藩闕 傷鰥獨於察摩兮 憫澆灕於陳觀 知不可以手援兮 盍致位而遄還 義不俟於終日兮 又胡爲乎盤桓

歸去來兮 緬鄉里之舊游 結雲霞而爲屋兮 友禽鹿而相求 淡忘心於榮辱兮 復何欣而何憂 迷一脚於畏途兮 貫滄浪其怨疇 窘鉛刀於盤錯兮 惕危津之漏舟 梧桐落於井欄兮 禾黍蔚其被丘 感時物之晼晚兮 睠狐首而涕流 余嘗奉教於長者兮 粗知君子之行休

持絃矢而自律兮 適權衡爲去留 孟枉尺以爲戒兮 孔問陣則去之 執斧柯而近睨兮 指歲寒而同期 三椽足以偃蹇兮 數畝足以耕耔 有妻足以供蔬糲兮 有兒足以種書詩 斯皆足以贊吾决兮 顧安用夫卜稽疑

2.**東園絶火 以米斗酒脯送之 靖節乞食詩 有冥報以相貽之語 一飯之惠何至冥報 口腹之累人如此 抑先生何以報我 東園次乞食韻二首 以謝之一則為靖節解嘲** 212—118a(歸鹿集卷之三)

其一

五柳陶先生 千載景仰之 奈何感一飽 碌碌爲諛辭 定懷彭澤米 悔賦歸去來 東籬有黃菊 采采浮深杯 何不醉曳履 高歌自輓詩 梨栗饑可覓 通子非不才 平生閑情賦 宜爾厚譏貽

其二

不能庇一士 惟君子恥之 先生卧空谷 爵祿曾所辭 冬衣夏未脫 朝食午不來 既無種秫田 詎論泛菊杯 相國食千鍾 常愧素餐詩 朝廷充昜葺(註:"數據庫"編者認爲應作"闒茸") 草野淪賢才 持此謝不敏 非望厚報貽

閔遇洙(1694—1756)

1.贈別金甥士修(㊖敏材○己巳) 215—285c(貞菴集卷之一)

昨聞君海西行役 此固貧士常事 然念君自幼至長 人事之變 則中心感惻 有不能平者 偶記淵明孰是都不營 而以求自安之句 夜中展卷而讀之 事情頗與相契 不特此句而已 仍和其韻 以寓感悵之懷

窮居少歡趣 憂患亦多端 念汝今日役 惻然心不安 云向海西地 穡事親自觀 凉秋戒匹馬 匝月始可還 衣衾乏素具 風雨催早寒 山川異鄉國 跋涉良亦難 但當爲吾職 他人非所干 此義故自是 何必傷離顔 然此衰老懷 悵恨掩荊關 丈夫志四海 遠別不須嘆 (註:次《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韻)

2.又讀淵明下潠田舍穫之詩 歎淵明恐負所懷 戮力春作 而余乃不能躬畊 缺食則猥煩官糴 有口腹累安邑之愧 並和其韻 以道中心之感 215—285d(貞菴集卷之一)

結廬先壠側 近居林湖隈 雖愧幽人貞 不忘貧士懷 亦有親愛子 幸得中心諧 歲晚各有情 風雨不已雞 志業漸無成 年華逝不回 迢迢古人思 撫卷時自哀 大道尙榛莽 鬱鬱何時開 智矣彊力人 悲此容鬢頹 苟欲謀衣食 無乃素心乖 木食與澗飮 本自宜寒棲 (㊖淵明貧士詩 多有感於余懷者 寒棲老翁 木食澗飮 朱先生招隱操)

南有容(1698—1773)

1.季秋西田觀穫 偶閱陶先生集 得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 喜而和之 217—041c(雷淵集卷之二)

先王有至治 稼穡乃其端 禹稷尙皇皇 匹士敢懷安 淳荒余未及 其理獨好觀 嗚吠達四隣 父老寡往還 一自井田壞 斯民費飢寒 所以古賢士 努力嘗艱難 勤苦中自養 畀事不相干 邈志豈云殊 出處見伊顔 循分得所欣 適茲復無關 寤言寄永懷 躬耕非余嘆

2.賡和家大人次陶公桃花源詩韻 寄上泛桃軒 217—071d(雷淵集卷之三)

偃枕窘炎蒸 火帝初持世 鬻呼都不應 魚泳願俱逝 頹乎盥櫛去 甚矣嘯歌廢 安得一曲泉 隱者之所憩 既有嘉石列 亦多茂樹藝 濯足又散髮 杖履從所稅 風月爲賓友 猿鶴充鳴吠 如此是仙鄉 何必襲芝製 今讀桃源篇 神往脚未詣 鶴性本縹縹 見月愈凌厲 地靜是太古 人閒爲樂歲 境虛照無碍 始知定生慧

俗人語名勝 古今以爲界 賤鷄而貴□ 多爲名所蔽 誰能傳我翼 高擧埃壒外 願逐漁舟子 洗心託末契

3.**和陶靖節飲酒二十首**(㊊丁丑) 217—139a(雷淵集卷之六)

鍾惺曰陶公此詩 不過寄興託旨 而題曰飲酒 覺一部陶詩 皆可用飲酒作題 今國內無酒 而乃用是題者 亦此意而已

其一

行也或使之 止也或尼之 使尼雖在人 行止惟我時(㊊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 肰時行時止 亦在我而已) 嘗奉君子教 寤言恒在玆 懷祿諒非情 見幾或餘疑 惟能不竢日 歸袂誰當持 (㊊懷祿雖非本心 惟見幾不能明 故不能決以歸 苟能決歸誰復挽我而使不得歸乎)

其二

少年頗放曠 投簪入名山 山中逢隱士 携手托好言 謬被浮名累 淹留及暮年 丹砂火幾轉 消息邈不傳

其三

中歲謝交游 數士獨嬰情 所好在心期 豈復徇其名 同袍不同老 誰與樂此生 篋中七哀篇 欲題心自驚 顧影獨悲辛 頭白將何成

其四

蒼鷹初脫鞲 意欲摩天飛 矯首俯平原 狐兎聲鳴悲 荊榛莽蒼蒼 窟宅相因依 徘徊不能擊 斂翅却還歸 鳳鳥不可見 大道一何衰 秋風空崢嶸 悵望心事違

其五

世衰大道隱 衆口何啾喧 是非逐勢成 憎愛緣情偏 誣玉以爲石 指丘強名山 澆薄自成俗 淳風不復還 所以見幾士 緘舌欲無言

其六

遼哉風議熄 求合不求是 態色苟相悅 信口生譽毁 正理在天下 嗟爾亦徒爾 纚葛經千杼 終不成文綺

其七

憶昨至治世 明揚必儁英 天壤勢固懸 沕穆却通情(㊊地天之所以爲泰) 沛然會群精 發號萬耳傾 世卑斯道微 高岡鳳不鳴 垂老諒無爲 所期在後生

其八

北山有嘉樹 挺直干雲姿 紫芝産其根 黃鵠巢其枝 巧匠斲爲器 雕鏤一何奇 諒爲人愛玩 將乃伐性爲 所以葆眞士 息影謝羈羈

其九

維木始晦根　芳華俟時開　維士貴藏德　窮達不入懷　如何讀書人　而反與道乖　褰裳涉榛徑　迷行忘故棲　瞻望青雲客　拊身嘆雲泥　不知彼亦憂　求足常寡諧（㊟瞻望青雲之客　自歎身世之不如彼　肰彼亦有不足之憂　蓋人常求足則無可足之日而名利所蔽　徒失其性情矣）簞豆一動色　性靈詎弗迷　周道直如矢　弭節願言廻

其十

秣馬成歡村　行丐滿道隅　年饑去鄉里　流離長在道　乞食行旅間　鞭箠時見驅　見此心惻怛　吾豈愛吾餘　一飯恐不周　反側未安居

其十一

皤皤彼田叟　未必能達道　擁腫如枯木　深山自得老　無得不患失　忘榮寧怨槁　超然名利外　惟知稼穡好　耒耜倚墻壁　傳子以爲寶　未見眞達士　是亦吾師表

其十二

先王有法度　損益乃隨時　誰將關石舊　紛更蔽單辭　金甌本無缺　削弱實自玆　剜肉以醫瘡　令出民始疑　游談取功名　嗟我彼誰欺　願得識務士　爲王一定之

其十三

市人日中集　擾擾非一境　同游酒人群　誰復辨醉醒　供世愧不才　雲林空引領　明時常結戀　未敢卧淸潁　平生寡戚欣　於玆獨怲怲

其十四

負策步平原　草木知春至　曼倩祿猶隱　次公狂非醉　周雅與楚騷　高詠無第次　莫歎知我希　始覺此身貴（㊟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酌泉用自潔　願言味無味

其十五

我行峽口村　榛梗迷井宅　一老守環堵　積雪無行跡　傾家還公負　餘筭未滿百　持此及春耕　請俟烏頭白　盜賊獨非民　諒由死不惜（㊟盜賊亦一民耳　飢寒之至至於不惜其命　則亦無所不爲矣）

其十六

腐儒不曉事　白首守殘經　圓枘而方鑿　百爲無一成　性質自生初　焉能逐時更　簪組雖嬰躬　豈曰揚明庭　風雨晦中宵　塒鷄不廢鳴　吾道豈非歟　感此欝衷情

其十七

言語敎固淺　百里不同風　忠信行維遠　四海比室中　斯義孰不聞　識者乃能通　古來知言士　吾見陳仲弓

其十八

明珠在海底　漁者無心得　希珍諒所韞　剖腹寧非惑　君子豈無求　道在求已塞　顏生樂陋巷　季氏富魯國（㊟君子所求者道而已　道果在我　其求已塞矣　顏子之樂如斯而已）於玆昧取舍　已矣余當嘿

其十九

君子有素位 憂道不憂仕 一進有三揖 所貴在遜己 世人誇疾足 知得不知恥
學笏揖父兄 嘻笑傲鄉里 滔滔彼江漢 實維南國紀 流波不奪倫 到深時復止
致遠誠有道 崇高安足恃

其二十

憶昔木食世 于于見天眞 簠簋誠亦美 所懼在離淳 物理不長盛 聲明毋已新
乘除寔天爲 周餘乃有秦 火書又土儒 禮樂無遺塵 漢祖木強人 用心良亦勤
休戈躬魯祠 大意見得親 洙泗復開流 由帝指其津 嗟哉百世下 濟濟多衿巾
如何翼道功 不及溺冠人

4.**和李弟汝翼**(㊇輔天)用靖節遊斜川詩見寄之韻 217－176b(雷淵集卷之八)

獻笏既三載 我馬當歸休 天顏非宿昔 未敢懷遠遊 昨也陪公讌 九爵擎黃流
暮歸有餘醺 浩蕩夢江鷗 睠言栗里子 幽棲同某丘 稧事追前修 選日命朋儔
濁醪示眞率 清詩恣獻酬 飛翰入城裏 頗憶此翁不 一詠一惆悵 重我離居憂
開歲倘玆遊 膏秣願相求

吴瑗(1700—1740)

1.**郊居次陶靖節歸田園詩** 218－340c(月谷集卷之二)

其一

清溪出幽洞 白雲在前山 我來卧其中 足以忘歲年 游魚亦何求 所樂在深淵
雞犬數家村 稻秔百畝田 栗林繞屋邊 瓠蔓縈籬間 熙熙耕鑿心 嘯詠軒虞前
有時晝眠起 墟落生微煙 携書坐澗曲 策杖上巖巓 誰謂城郭近 身境俱閒閒
無人固自適 有客益欣然

其二

拙性本無機 要途早息鞅 時來林中卧 緬焉物外想 圖書在一室 諷誦懷古往
同心有朋侶 快談忘少長 安身趣已適 憂世心頗廣 終慚荷蕢徒 絶俗老榛莽

其三

泠泠巖竇泉 清洌世所稀 崇朝坐沿濯 日昃不能歸 向來長安陌 塵埃侵我衣
高吟孺子歌 幽興不相違

其四

雲林亦身外 每來心自娛 沿洄弄水石 曠茫眺村墟 衡門閉終日 誰來問閒居
稺犢偃豐草 幽禽啼古株 衣帶任吾眞 杖屨從所如 盤飧雖無魚 雞黍亦有餘
嘯傲天壤間 神情湛以虛 玄元五千言 不如一言無

其五

紛紛城市塵　隔此清溪曲　晴雲悅人目　秋雨亦已足　山中無復事　樽酒酌相屬
觀稼暮携杖　閱書宵明燭　心清眠睡美　起來已朝旭

2.**九日齋居　次靖節韻寄宜叔**　218－351b(月谷集卷之三)

臥病五日　迹不出戶　客亦無來者　携書欹枕　倦卽鼾睡　此樂殆無易也　忽記今日是重陽　取淵明九日閒居詩　一讀而次之　旣成不得不投上　如得和章　槁木之心　不妨一起發矣

養疾謝人事　日覺靜心生　頹然忘歲月　猶記重九名　凄凄病葉凋　耿耿時菊明
風雨復今夕　鴻鴈多哀聲　空齋抱書臥　自足娛餘齡　天機無停息　節物互推傾
人生亦太勞　頃刻爭枯榮　吾閒幸無事　得以觀物情　沉吟對南山　一觴詩已成

宋明欽(1705—1768)

旅燈感懷　次陶靖節韻(二)　221－015c(櫟泉先生文集卷之一)

其一

頹波日漂流　東海行復塵　人生知幾何　眇然稊米身　前聖去已久　六籍誰得親
江海獨歸鳥　浩蕩無與隣　中宵旣永歎　擁衾聽司晨　歲月如走馬　悲此遠途人
(註:次《雜詩》其一韻)

其二

少小有痼疾　匹馬事遠遊　懷悲觀三都(㊟松都箕都成都)跌宕十六州　北登太白巓　俯瞰西海流　清浿細如帶　長白--小丘　嚴霜下萬木　晨風淸道周　天摩引歸興　此外何所求　(註:次《擬古》其八韻)

尹光紹(1708—1786)

次歸去來辭(㊟並序)223－118d(素谷先生遺稿卷之四)

余少無當世之志　十九補國庠　仍杜門讀古聖賢書十有餘年　家貧復求擧　止欲竊斗祿以養親　不幸蒙誤恩玷名塗　妄論世道　重忤朝貴　從官八年　在朝才二十朔　庶幾持難進之義　以脫世之坎窞　及授福州之符　則欲因此謀歸休矣　罪積禍酷　慈闈見背　伏苫郊坰　駭機忽發　家兄遠謫　余亦蟄鄉園　晦翁所謂近事則為廢斥　初心則為得所者近之矣　中罹大難　門戶幾覆　賴皇慈曲庇　性命苟全　而亦不自保其不幸　不意聖恩久益湛濊　兄解囚籍　余亦被召　水部之命　沃州之除　義不敢辭　怵惕冒趁　以官俸

養老父三年 惟感泣祝聖而已 乃平日謝榮之志 無以自見 今夏任滿歸自樊川 舟下松湖 微風吹衣 村僕相迎 誦歸來之辭 宛然陶令當日光景也 八十日之暫 三十朔之久 古今人同不同固不論 而宿昔之懷慨然有感 遂和其韻 丙戌歲五月日也

歸去來兮 田園已蕪今始歸 昔何修兮今何成 拊初心而潸悲 始從師而求志謂前修焉可追 嗟迷方而冥步 涉末流之是非 欲持方而入圓 甚塗炭之朝衣誶裸壤以姣服 奈媒絶而理微

一葦孤抗 濁流横奔 跡畸鑾坡 心遠衡門 鴻羽已戢 繒繳猶存 身等浮梗灾生犧樽 紛謠諑以善淫 余獨悲此妒顔 風雨晦而喈喈 靖潛處而苟安 猰貐磔以憑陵 遭余馬於南關 玩北叟之倚伏 筮巫咸以貞觀 幸荃心之揆余 乃蓬蓽之許還 瞻暮閭而怡愉 感世運而盤桓

歸去來兮 羌卒歲以優遊 忽有隕之自天 非意望之敢求 歷閶闔而踧踖 荷前席之分憂 思古人兮不可作 知余心其有疇 人或啄拇 我自虚舟 懼素履之有玷 任積毁之如丘 挹孤松之獨秀 羨清江之自流 懷聖眷而寤寐 指故山而言休

已矣乎 世上險塗終難盡 我車不可以遲留 胡爲乎邑邑昧所之 已往誠難悔方來猶可期 聯彩衣而共歡 遵谷口而耦耔 床有琴而几書 春可禮而冬詩 聊安分而知命 質諸往哲而無疑

李象靖(1710—1781)

巖齋見成 用退陶集和陶移居韻 與弟休文(㊥光靖)共賦 二首 226－039d(大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其一

有地纔半畝 侈以數椽宅 歲晏且自娱 門掩聊永夕 端居易成趣 境清心無役漱泉足忘飢 擷葉仍替席 浮名謝俗曹 幽抱撫疇昔 只堪自寤言 向人肯疏析

其二

無事此靜坐 有興或題詩 歲月空晼晚 出門亦何之 林禽足幽伴 澗雲生寒思我懷已云阻 我佩玩何時 愔愔古人心 千歲秪在玆 此樂終何忘 莫被浮名欺

任希聖(1712—1783)

1. **和陶翁飲酒二十首(并序○選十八首** /註:未和者乃淵明原詩之其十一及其二十) 230－420a(在澗集卷之一)

余平生不喜酒 飲量亦至少 一盃輒暈倒 以此家藏良醞 未嘗有傾壺盡醉之時 十數年來 飽閱憂患死生 懷抱居多不聊 思以觴酌瀉磈磊 邦有禁 顧無由而得之也 間者令稍弛 余故從親友間 時時索飲取醉 鬱悒賴之少紓 飲久 量亦乍進 人見其如此 謂余生新癖 豈眞然乎哉 嘗讀陶翁飲酒詩敍 曰閑居寡歡 無夕不飲 顧影獨盡 忽焉復醉酒之趣 淵明此言 其盡之矣 遂於暇日 逐篇用韻和其意 篇內言酒 蓋十二三餘 各見微旨存諸中 不免形之筆下 覽者或有以默契之也

其一

有生必有死 凡聖與同之 畢竟歸幻化 萬代卽瞬時 笑彼至愚人 不悟理若玆 塡胸百千端 念念盡狐疑 孰如都撥遣 一觴長自持

其二

釃醨便爲江 糵糟欲成山 古來飲中人 多發此狂言 酒亦有何好 且以樂歲年 箇裏無窮妙 難與昧者傳

其三

我素無飲性 兼亦鮮風情 癡居五十年 馳逐但空名 名是倘來物 適足累其生 自顧竟焉得 撫往惕若驚 從玆日沉冥 萬事任虧成

其四

周周閉籠雀 擧翮安所飛 瞿瞿就肆羊 縮頸常自悲 奢余鬱侘傺 有懷誰與依 時命旣不値 晦跡且早歸 一笑傾奪場 天運屢盛衰 耿然守此志 雖窮庶毋違

其五

平生抱微尙 不喜近啾喧 啾喧固可厭 欲絶無亦偏 曾聞大隱士 未必常居山 人事縱多故 此心匪往還 所以成都卜 垂簾貴忘言

其六

本自無非非 於何有是是 唉彼强分別 紛然成譽毁 蒙叟齊萬物 壹視我與爾 已而分亦足 弊褐猶錦綺

其七

東風吹百草 滿園列嘉英 如何感時子 攬物偏傷情 人壽非金石 朝露倏易傾 大道久已廢 羣言故爭鳴 無聞奈爾何 咄哉浪死生

其八

嵬峨北山栢 本自櫟棟姿 風霜閱丘壑 鬱然長虬枝 中材世不顧 特立誰見奇 明堂貢樗櫟 匠石亦徒爲 所嗟豈獨爾 絶塵死庸羈

其九

空谷斷還往 重門晝罕開 低頭若喪魄 百慮紛入懷 本不求苟合 多應笑打乖

胡爲屑屑者 來此城市栖 絶羣亭亭鶴 隨波混混泥 處今雖不周 繩古或有諧
眼前太行險 我駕庶知迷 遐矣八極表 引領過千回
其十
東方有一士 晻曖守空隅 窮年樂書史 穢跡處泥塗 顧笑夸毗羣 仄徑失範驅
蓬廬脫粟飯 在此願已餘 何須木石伴 然後爲安居
其十一
哀歡少常定 榮悴各異時 通人豈云蔽 昧或見色辭 余老多閱世 感慨恒在玆
生死理應爾 了了無可疑 有酒不取醉 終恐歲月欺 毋爲夢中夢 流轉迷所之
其十二
中原淪左衽 鴨水限東境 瑤宮帝方醉 幾日始喚醒 馳鶩雜種落 蹙踏萬部領
春秋大一統 欲筆羞毫穎 所幸文明區 禮樂猶炳炳
其十三
文章屬末藝 妙處道猶至 尙矣先古盛 叔季日昏醉 皇荂解人頤 大樂失所次
野鶩與家雞 誰賤又誰貴 除非易牙口 不辨淄澠味
其十四
西河六旬翁 南坊一區宅 性介豈容物 行迂思闕跡 入室何所有 籤帙僅盈百
我悅喧中寂 人笑玄尙白 此意良自苦 此世還可惜
其十五
金陵際熙寧 猷國動引經 大講周官制 舒緩斥老成 九年枋台司 百爲率改更
所學實僻拗 其發皆徑庭 天津夜聞鵑 誰識不祥鳴 分謗固名言 千載見眞情
其十六
皇道旣云邈 擧世喪眞風 徒然騁口舌 百家競其中 隻字爲有餘 千言或難通
燭理久無礙 何待辨蛇弓
其十七
不醉不爲樂 旣醉如有得 三閭彼何人 獨醒無乃惑 當其乍傾初 實如剖重塞
及此陶然來 怳若遊槐國 狂叫也匪惡 酒昏焉用默
其十八
無道不必隱 有道不必仕 仕隱豈待人 行藏惟在己 合汚誠非願 歸潔亦所恥
曠然遺滯吝 城市等鄉里 雖無善宜旌 未有惡可紀 持此去沛然 自動而自止
萬化匆復道 此生亦難恃

2. **和陶詠貧士七首**(㊥并序)230－427c(在澗集卷之一)

余家素貧 每歲青黃未交之際 擧室常顑頷不繼 今年為益甚 偶抽架上

淵明詠貧士詩 有所感 乃悉次其韻 贊如淵明 猶不免衣食之窘 矧余豈足道乎哉 淵明所採古今貧士為七人 余則歷選東方寠儒 羅麗得二人 本朝得四人

其一

頹齡歷七旬 四顧無因依 譬若寒崦日 迫曛偸放暉 又如殘叢蝶 經霜强逐飛
自念幾何駐 終當乘化歸 猶憐胸有芥 詎免腹常饑 高歌仰靑昊 知命勿虛悲

其二

訶衛擁道周 街過盡高軒 彼哉何與我 深居類給園 荒廬晏未炊 冷廚久沉烟
僕隷少起色 胡爾矻槧研 桑樞葛爲塞 至味在建言 微斯共誰歸 遡古獨汝贒

其三

百結衣懸鶉 長抱膝上琴 鳴杵歲時徧 十指幻巧音 西河倦裋褐 齒髮倏侵尋
高哦懸磬室 萬事輸獨斟 奇調與淸什 千載同所欽 貴顯他自夸 誰識余深心

(⑯百結先生新羅時人 其姓名世代 俱不可記 家極貧 衣若懸鶉 時人因以百結先生稱之 先生嘗慕榮啓期之爲人 以琴自隨 凡悲歡不平之事 皆於琴宣之 歲將暮 鄰里舂粟 其妻聞杵聲曰 人皆有粟舂之 我獨無焉 何以卒歲 先生笑曰 吾爲汝作新聲以慰之 乃皷琴作杵聲 世傳其曲調 名爲碓樂 林椿字耆之 高麗毅宗時人 以文章名世 累擧終不第 鄭仲夫之亂 脫身僅免 以著述自娛 卒窮困放飮而死 有遺稿六卷 目曰西河先生集)

其四

精慮透金石 聰明軼曠婁 風霆弄一丸 造化密交酬 豈知釜中苔 迺爾旬月周
袍弊道則完 心廣身奚憂 僂指海東偏 爽邁罕公儔 淸虛返無物 學在向上求

(⑯花潭徐先生敬德字可久 自幼聰明英果絶人 讀書至朞三百 廢食精思十五日乃通 自是日以窮格爲事 天地之理 萬物之情 人倫日用之常 幾乎無物不格 間因親命應擧陞上舍 卽抛棄科業 專精讀書力行 凡世間得失是非榮辱 皆無足以動其中 卜築松京 又有別業在花潭 常時多處在潭上 其容貌高古 衣冠嚴偉 終不事家人産業 屢空忍飢 擧人所不堪而色晏如也 中廟朝 薦孝行除齋郞 不就 年五十八 以布衣終 明宗朝 贈刑曹佐郞 宣祖朝 加贈右議政 賜謚文康 許草堂燁受學先生最久 嘗於七月 往就先生 云已往花潭 許遂轉往 時秋潦方漲 僅涉水以渡 入門 先生方皷琴朗詠 許請炊夕飯 先生曰 吾亦不食 可幷炊之 僕人廚則苔滿鼎中 許恠而請其故 先生曰 阻水六日 家人不能至 吾久廢食 故鼎必生鮮 仰覩其容 了無飢憊之色 蓋先生之學 多出於橫渠 亦頗主康節象數 大抵皆自得之見也)

其五

頭流有鉅人 偉節凜莫干 布衣寒蕭蕭 司畜是何官 工夫素患難 不忘一寢餐
君子大居正 佞邪膽猶寒 嘗聞坡山評 若覩異人顏 至竟嶠南村 芳草長掩關

（㊣守愚堂崔公永慶字孝元 家居晉州之智異山下 早游南冥之門 清介絕世 性至孝 親沒 傾家貲以葬 遂貧窶屢空 不舉火 身上無完衣 或勸之爲謀生之計 不許曰 貧富天也 此非吾分內事 成牛溪渾聞其爲異人 嘗委訪入門 芳草滿庭 與相對 弊袍破履 寒色蕭蕭 坐而語 無一點塵態 牛溪歸語人曰 吾今日見崔孝元還 覺清風滿袖矣 宣廟朝召拜持平 不就 後拜司畜 時黨議已成 公辭連己丑獄就拿 李白沙恒福時以問事郎 受公供 退而嘖嘖曰 今日因訊囚 乃得見鉅人 公在獄 被獄卒捽曳 困辱備極 顏色尚揚揚如平日 既而病甚幾殆 門徒自外請寫所欲言送來 公徐起大書一正字 畫未完 已告殞 聞者雖與公異趣 莫不壹辭寃之 後三年 上始追悔 命申公寃 特贈大司憲 廩給其妻子 屢下旨 深咎當時之主張按獄者 蓋公與西人一隊 素不相能 嘗目鄭相澈爲索性小人 鄭相聞之 久畜怒 及公對獄 鄭相爲委官 故外人舉疑其鍛鍊中傷 至今二百餘年 東西議論尚紛拏 終莫之歸一云）

其六

踈翁水上里 譴居拄亂蓬 博貫行秘書 文章稱絕工 讜言竟黜汲 殀年寧憂襲 平生廣達識 愁餓毋兼同 道廢身卽廢 多事問窮通 堂堂若可作 願吾執箠從

（㊣踈庵任公叔英字茂叔 余五世祖府使公之從祖兄也 光海辛亥 詣別試對策數千言 直斥宮闈干政 戚里踰紀 光海怒削科 旋因大臣切諫止之 後兇黨以公聚徒謗訕搆罪 黜外 遂僦居廣州之奉安驛村 幾八九年 未嘗近城闉 天性聰悟絕倫 博通經史 如子集百家小說 亦過目成誦 終身無少忘 爲文章 浩汗不竭 如長江大海 尤長於偶儷 與王駱相上下 統軍亭序文 流入中朝 翰苑學士亟稱之曰 千年絕調 再見之海東偏邦矣 先業素饒 絕不加意收拾 居奉安時 饘粥多不給 值歲大饑 或言君今年必殆 何爲不憂 公笑曰 我亦知當死作餓鬼 若復憂愁 更當作愁鬼 豈以一身兼作兩鬼 故不憂也 鄭玄谷百昌與公素相善 喜談命 公終始無一言之問 及長陵反正 錄玉堂還朝 見諸功臣顯橫循私 大不悅 嘗曰 吾之在京 反不如在奉安 噉脫粟飯之時也 居僅七八朔 以感疾告終 始疾也 短衾弊褥 房堗甚冷 借人廣被 得少汗 旋束之置在架上 以是夜逝 親友就視之 舊衾覆體 兩足俱露 上聞公卒 謂侍臣曰 任某不但才華可惜 眞讜直人也 命別賻賜棺材 明主數字之褒 亦足以不朽公矣）

其七

畏老眞修士 南買實近州 窮約自天定 卓舉超羣儔 弱歲爲養親 擔薪混衆流 壹從吟蓼莪 不作身家憂 襟抱水月澄 志學伊顏酬 邈矣今難攀 何地余束脩

（㊣畏庵李先生栻字敬叔 與余先祖妣爲三從兄妹之親 天資英邁高朗 自然近道 八九歲時 已留心聖賢之學 無所師資 動容周旋 已淳如也 十三 丁父憂 哀毀一如成人 既終制 尤潛心研賾經傳 日孜孜不已 承事大夫人 有至行 家酷貧 無以爲養 未弱冠 奉親就居廣州之清溪山下 日負薪入城 交易甘旨以歸 供具僅足 如是數年 大夫人下世 三年居喪 壹循家禮 無違則 自後絕意營生 或數日不炊 猶不以爲意 嘗取

所錄願學日記 識之曰 家廟不立 寢薦亦已盈矣 祭祀無禮 糲飯其可飽乎 中歲屢遷次 晚始定居于利川府東 環堵不蔽風雨 前後歷三郡縣 無有一椽之改焉 始丁愚潭時翰先生退隱原州之法泉 與先生有戚分 聞先生有盛名 委送其子若孫來訪 致其願見之意 先生往拜 因請托師生之契 愚潭終始讓不居 遂與之相往還數十餘年之間 凡有所疑所得 兩相切磋琢磨 靡不曲盡 先生每自言愚潭旣喪 更無可與開口論學之處 先生自中年以來 始發堂室水月之義 人物性同異之辨 大小隱顯體用之說 質之愚潭 愚潭或疑或信 久而幾乎脗合無間 其書尺問答 具載集中 日記始自十五歲 逮至易簀之朝 未或有一日廢 後之欲考先生之德者 於斯可以知之矣 先生生於寧陵己亥 卒於元陵己酉 享年七十一 李牧使國憲公於先生爲族父 李公任忠州 先生往留其子舍 吾先大父亦就其館甥之招 與先生同寢處半歲餘 先大父素簡亢 親交有不合意 不曾降色辭相接 晚年語先君子曰 吾與敬叔年齒非甚懸 其與同居六七朔 終始相敬 毋或以一言敢有相加 敬叔誠賢矣 不肖嘗受此於先君子 往昔丁未冬 先生爲桂坊仕上京 余數次往謁先生所寓壺洞第 時穉騃 全無識知 卒未克進前 有所請教 到今耄老垂死 雖以此爲沒身之恨 亦何所及矣）

3.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幷序）230－429d（在澗集卷之一）

余於庚辰哭殤以後 擧家入城 今玆十朞 中焉三遷次 來僦墨溪之西洞 自念身世畸孑 齒髮衰暮 局促塵埃 居恒有池魚籠鳥之想 間者洪君士儼（㊊思默）與柳君大而（㊊重臨）和淵明歸去來辭見示 余因取讀陶作 心欣然若相契 其傳所稱不戚戚汲汲 忘懷得失 著文章以自娛者 信非虛語 顧余無家無田 迨今遲徊京輦之內 豈素志然哉 早晚惟當大歸楸廬 以送餘年 以酬耕埋之計 遂援筆步韻以識之 非敢曰僭擬前人 蓋亦以道其壹鬱之思爾 時己丑首春之下澣 在澗病夫

歸去來兮 今焉不歸何時歸 生齡半百已爲多 覽餘景而逾悲 悼盛年之易邁 咋前愆之難追 旣形拘而影縶 判心是而跡非 緇塵忽其滿衢 步躑躅以攬衣 歌陳詩於樂飢 詠衛風於式微
寒暑載罹 日月其奔 徘徊巷陌 俯仰閭門 彼高車者 匪我思存 斯晨斯夕 有琴有罇 閉環堵以却掃 身雖困而懽顔 聞聖哲之嘉訓 隨所遇而獲安 達豈淫於鐘鼎 窮亦甘於橛關 方橫流之大潰 輸萬象於壹觀 紛飾軌以競鶩 孰迷塗而中還 欸主父之死武 哂甯戚之顯桓
歸去來兮 聊且以乎遨遊 遵故原而相址 隱奚待於遠求 惟桑梓之必敬 伴鹿豕而忘憂 先人遺余以弊廬 思返本於荒疇 山可以屐 水可以舟 新陽煦以葉律 嘉木蔚其蔽丘 聆嚶禽於止隅 翫游儵於臨流 請爾爾而卒歲 生若浮而死休

已矣乎 千齡萬代卽瞬時 眼前哀樂苦牽留 胡爲乎倀偟而失之 天閽邈以阻 人事常難期 托餘蔭於親襲 願服力而勤耔 師鹿門之往躅 誦潯陽之舊詩 永矢心而弗諼 安用前却而後疑

李敏輔(1717—1799)

襟流軒次歸去來辭 232－432a(豊墅集卷之七)

歸去來兮 東崗有廬 今始歸 謇吾得遂於初服 檢遺書而增悲 曩在少而氣邁 慕大猷而力追 謂致澤之可幾忘 才器之或非 蔚風雲兮竢會 思余贊乎袞衣 既時命之相乖 又世念之漸微

欒褁身殘 歲月川奔 崎嶇末路 衰廓私門 踽踽人間 壯圖靡存 步兵窮轍 北海深樽 汨麈帽之俛首 哀蒲柳之凋顏 咄馳騁於半生 覽素履其奚安 懿性道之極天 粤神聖之抽關 亘古今而昭垂 牖智愚而洞觀 孰研微而無獲 寧騖虛而忘還 祇乾三之惕若 戒屯初之盤桓

歸去來兮 吾豈止夫優遊 理舊業而冥棲 踵先武而默求 憑一室之偃仰 謝萬緣與百憂 何獨經濟乎花竹 愛灌圃而蒔疇 亦有湖亭 載泛釣舟 依杖屨之餘跡 守四世之林丘 謨弘緒於志事 溯正脉於源流 惟此心之炳然 死而後而乃休

已矣乎 雲雷施布莫能爲 桂樹攀援尙可留 胡爲乎遲徊迷所之 靈芝自三秀 家學存遠期 勖心地之矻矻 譬農夫之耕耔 保晚計於田園 傳兒孫以禮詩 從吾好而自娛 質諸尼父庶無疑

徐命膺(1716—1787)

1.**次歸去來辭韻**(㊐幷序)233－071b(保晚齋集卷第一)

> 余少善病 無仕進意 及以洗馬入侍 感上以立揚勉之 力為擧子業 釋褐十二年 位亞九卿 遭逢亦盛矣 而余才識疎 不能及明時效尺寸 往往罹讒說顚躓者數 周任有言曰 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 余於是乎可以止之 乃俯仰因循 莫之勇決 乙酉秋 家兒浩修以臺閣言事遠謫 余亦不安於朝 迸出郊居 偶閱陶淵明歸去來辭 蓋其為辭時 差少余八九年矣 嗚呼 古人之知非何早也 後人之知非何晚也 余嘗鏡考前哲之行藏 時有先後 跡有微顯 其歸一而已 故蘇長公之未忘當世也 而亦欲以晚節自托於淵明 是豈苟於為文而然乎 遂和其辭曰

歸去來兮 青山有約可以歸 夫旣知足而知止 又奚戀而奚悲 緬神仙之不遠

逝前脩之欲追 春秋回兮五十 孰先我而知非 曾拓沼而種荷 葉可裳而華衣 屾吾馳其東出 望峀色之依微

川若迎人 出谷競奔 垂柳蔭垣 喬木窺門 人室俯仰 琴書偕存 載彈載詠 何必觴罇 扶藜笻以陟園 攀桂枝以歡顏 知靜散之奧區 所邂逅之便安 巖經雨而欲荅 戶隨風而自關 何曾到以俗事 曖近遠之多觀 憑軒牕而極目 杳雲帆其往還 岡如峙而澗抱 利居貞之盤桓

歸去來兮 終吾生而遨遊 旣冥升之踰分 復踡跼兮何求 人生期以百歲 歎少樂而多憂 吾將脫略乎形役 任嘐嘐於田疇 或野而屐 或水而舟 招野老而携袂 披草萊而登丘 山蒼蒼而壁立 水決決而派流 道若是其無隱 般上下焉不休

已矣乎 今我不樂待何時 曷不托此聊淹留 胡爲乎倀倀迷所之 守拙眞吾事 善世安敢期 悔初心於經濟 留晚計於耘耔 收匡時之昔藥 賦觀物之新詩 曰吾思之爛熟 何待龜筴乃決疑

2. 谷雲和陶淵明停雲 233－078b(保晚齋集卷第一)

萋萋谷雲 以陰以雨 嗟我懷人 路脩且阻 豈曰無琴 伊誰與撫 掇彼幽蘭 悵望翹佇

萋萋谷雲 崇朝其濛 嗟我懷人 隔以一江 泛彼輕舠 過我軒牕 薄言招招 可以往從

心乎澹泊 壹乃枯榮 有時流憩 以舒幽情 川有游泳 岸有邁征 我獨處此 不見友生

翼翼歸禽 集彼庭柯 載遷載止 下上其和 自我定居 所獲良多 念及于子 喟如之何

3. 嘉木和陶淵明停雲 233－078c(保晚齋集卷第一)

采采嘉木 祁祁靈雨 我栽我園 云莫我阻 逝其有華 載嗅且撫 爰策扶老 日夕延佇

其霞其霧 其蒸濛濛 酤焉有壚 釣焉有江 于以賞之 于彼西牕 雜珮瓊玖 誰其我從

淑氣載扇 羣芳競榮 匪伊爲悅 逝各愉情 瞻彼日月 悠悠其征 靡心功化 功化自生

有翩者禽 言止于柯 載其春聲 相切而和 琴瑟匪御 樂意孔多 人言遺安 舍此云何

4. 讀書和陶淵明形影神三首 233－084a(保晚齋集卷第一)

其一

短髮垂兩鬢　匪復咿唔時　爲憐中田荒　殘年欲理之　方秋葉歸根　物性常如玆
富有非吾事　身踐是所期　誰爲示大道　伊昔孔子思　但使心日休　外物奚戚洏
庶幾返自然　天命靡所疑　頗恨少壯日　光陰費文辭

其二

上士學之力　下士修以拙　但得志善多　玆道不中絶　先師有遺訓　時習乃能悅
何必歎衰邁　爲之當自別　前時謬外求　恥或名湮滅　不知軀殼内　冰炭交冷熱
幸今謝榮辱　仁義庶自竭　方之托神仙　今古誰優劣

其三

宇内皆吾道　熙熙上下著　人不見其然　私意隔之故　俯仰勞精思　衆理自來附
曷不反而求　作止與默語　古今事成敗　知在人所處　譬之川祛壅　沛然誰能住
惟仁吾自力　其餘皆有數　豈爲尺寸膚　還忘性所具　一時能强忍　千載遂令譽
善惡皆有幾　來來復去去　嗟哉吾黨士　端居亦戒懼　微言載簡策　爲此萬世慮

5. **和陶淵明九日閒居**　233—084b(保晚齋集卷第一)

閒居逢節序　意若爲吾生　景物皆可怡　俯仰稱其名　滌滌場圃潔　淡淡山川明
籬下秀孤叢　木末生寒聲　登高興已淺　吾衰歎暮齡　獨坐茅齋裏　濁醪聊自傾
此間眞意足　不羨身外榮　羲農雖云遠　至今有餘情　君看馳車者　白首竟何成

6. **補甲山府使和陶淵明示三郎**　233—084d(保晚齋集卷第一)

古來出世者　多憂恒少欣　坡爲百謫身　惠作三黜人　以我戇愚性　免此何所因
荒莽窮髮地　轍跡頻年臻　皮衣多熟面　方言已慣聞　奔走胥懽迎　爲禮誠殷勤
聖化方暨遠　邊塵不起鄰　猶見吏來稟　冰合鴨江濱

金鍾厚(1721—1780)

會溪北李戚丈伯季　共和陶令飲酒韻　237—340a(本庵集卷一)

其一

肺肝深微處　惟酒乃能至　悠悠千載間　不聞小人醉　聖者不及亂　溫克亦其次
已自一燄樂　寧復論賤貴　須知獨卧後　飲水也有味　(註:次《飲酒》其十四韻)

其二

人間吾已衰　天上秋欲老　寄語東園松　願與爾相保　楓菊一時妍　經霜便槁燥
我非遯世者　功名偶不早　平生一樽酒　惟君堪共抱　但得寸心照　出處同一道
(註:次《雜詩》其四韻)

金履安(1722—1791)

1.**和陶詩三篇 酬金季潤**(㊊相肅)238－321a(三山齋集卷之一)

其一

穆穆良辰 陰陰山雨 我馬悠悠 于澗之阻 念彼幽人 床琴獨撫 披帷而笑 勞矣延佇

我踰揷嶺 零雨其濛 我陞自階 浩如飊江 中堂懸燭 流雲入窓 厭厭宵飮 飫及僕從

超超我友 遺外世榮 偶寄縣紱 丘壑是情 逝將振袂 與子偕征 同心之言 吐我平生

既雨以霽 濯濯庭柯 溪山掩映 雲日澄和 爰有寒泉 花木孔多 駕言同遊 其樂如何

(㊊右山雨和停雲)

其二

溶溶谷嵐 媚玆晴朝 薄言幽尋 已欣芳郊 白水滿地 青嶂列霄 嘉彼農夫 浩歌灌苗

遵彼淸漪 我纓既濯 雲壁亭亭 延我遐矚 晤言在玆 與日俱足 有鳥嚶嚶 亦樂其樂

豈其風浴 必魯之沂 我有好襟 聊與同歸 章成共咏 觴至卽揮 良辰冉冉 孰云可追

懷哉芭翁 於焉結廬 我求遺躅 雲木窅如 安得誅茅 托玆方壺 高山之詩 三復感余

(㊊右谷嵐和時運)

其三

菀彼嘉樹 布陰于玆 適見滿地 顧而失之 大化密運 百物趁時 終朝掩書 慨其思而

菀彼嘉樹 花落辭根 雖傷今凋 春至更存 人生去去 如旅出門 不朽有道 惟德之敦

顔氏如愚 甘彼巷陋 子夏戰勝 顔貌改舊 珮玉匪華 結駟匪富 五十無聞 余是用疚

先民有言 臨淵恐墜 持玆遺體 孰敢不畏 如途千里 我無良驥 勉勉我友 提挈以至

(㊊右嘉樹和榮木)

2. 和陶詩贈族祖長沙公韻 又酬金季潤 238－321c(三山齋集卷之一)
渾渾斯人 誰親誰疎 賢愚殊趍 友道伊初 我有長懷 感此年徂 同心難遇 顧影躊躇
昔余遨嬉 水晶之堂 覽子墨跡 驚若圭璋 忽忽存亡 有鬢如霜 不意南陬 爰接淸光
孔樂新知 韻味攸同 雲松一岡 我西子東 有如元白 蘇杭隔江 新詩朝鶩 尺牘宵通
尊組之懽 喟爾成言 愧玆斗祿 羨彼名山 始悟昔賢 賦歸飄然 此願甚眞 君我誰先

吳載純(1727—1792)

與志齋隣直五陵作 242－386c(醇庵集卷之一)
其一
存心苟物表 塵中亦高踐 鳥獸不可羣 世累誰能免 邈邈桃源内 何必馳思緬
靜坐觀春化 山中集衆彥 雲木動顔色 鳥音悅近遠 原野啓幽暗 欣欣萬象返
形骸久已忘 一笑興不淺(註:次《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韻)
其二
中林澹高卧 幽意在忘言 偃仰隨所適 還如在丘園 酬和有故人 春意已新篇
逢時輒索酒 細酌却醺然 相守寂寞濱 所喜卽佳緣 又値時序好 天地氣方宣
風日淡而和 融雪潤山川 何須塵事纏 不妨經歲年 (註:次《答龐参軍》韻)
其三
春陰忽漠漠 坐讀淵明詩 微霰變佳雨 萬物潤澤之 新泥阻故人 咫尺勞我思
山門日亭午 籃輿來何時 賓榻淨已掃 斗酒亦在玆 爲樂當及早 日月易相欺
(註:次《移居》其二韻)

魏伯珪(1727—1798)

次黃翊贊永叟(㊀胤錫)韻寄宋一士(㊀必淵)243－012d(存齋集卷之一)
東方有一士 稟氣淸且完 眞率復遏宕 岌岌纓儒冠 浮遊玩斯世 人天無愧顔
逸翰窮蒼籥 妙鍵透玄關 淸趣寄醉鄉 高情躡雲端 見者自崖返 仰視不敢彈
丹穴認鳳毛 蒼楡踈鷰鸞 晩交誠非偶 珍重保歲寒

宋煥箕(1728—1807)

奉贈知縣沈一之賦歸(⑲幷序)244－029c(性潭先生集卷之二)

今歲元月之四日　沈侯臨蘊湖之杞菊亭　若而人同會　得做一宵穩　翌晚將罷　拈杜韻共賦　後幾日余偶閱靖節集　見遊斜川一詩　時卽辛丑正月五日也　千載之下　若有冥會者　有感于中　久欲次成而未果矣　今於侯之歸　懷不能已　謹用其韻奉呈行軒

明府夢初罷　歸思托暇休　天時屬清和　人事樂優遊　輕颺楚岸舟　行意沛如流
求友嚶嚶鳥　忘機汎汎鷗　回思開歲初　杞亭講索丘　曠感靖節翁　斜川會朋儔
居然有今行　那堪別筵酬　拈韻非偶爾　我懷誰知不　渺茫同志悵　紛棼一邦憂
願公審去就　須從中正求　(註:次《遊斜川》韻)

黃胤錫(1729—1791)

1.**次韻歸去來辭**(⑲幷序○己亥)246－006b(頤齋遺藁卷之一)

余少也迂　猶志于古　不屑屑擧業　三十一幸登上庠　三十八偶被朝廷採錄　自莊陵參奉　內遷義盈庫奉事　轉宗簿寺直長　以司圃署別提　陞六品　仍擬司憲府監察　不得點　未久歸覲　侍先人湯藥七朔　而先人棄二孤　是辛卯十二月也　先是己丑　以四六魁七夕製　旋因一字微眚　有文衡致疑者　則命官不得不拆名自白　而首相因宿憾不一言　竟失第　庚寅以殿策被選于九日　而試官斥其勤攻上闕　又不第　一時譏以劉蕡　其嶔崎極矣　獨惟我先英宗大王　自七夕入侍以後　拳拳淵衷　實非一再　旣於宗簿　提調橫辱而伸之矣　又於輪對　詢文獻象緯而褒及先臣矣　又於勤政殿　以仁安故事　特命召之矣　又於益男疏可否　特以待金三淵後孫者援例　使勿言矣　又於謝恩之地肄儀之日　重擧爵里　以惜其不遇　而有望於後日矣　先人嘗敎之曰待汝四十　終不得一第　肰後從汝所好可也及出仕則曰汝在京日　雖逾四十　必赴大科可矣　而小子不肖　旣再若有為而躓焉　肰所受聖奬炳丹青昭日月　又安可以此而易彼哉　蓋區區於此只冀一專城　庶君餘波及於父母　而嗚呼有辛卯之慟　則自是所依而為命者　惟老母在耳　服纔吉而我聖上受命代理　於是乎丙申正月　有翊贊之除　顧以榮養之非路也　不欲起　旣被母命強赴　而不免有事徑遞　八月又會葬元陵而歸　戊戌正月復承司僕主簿之命　二月入城　念未有詞訟履歷　不可以求縣　故自願還東部都事　至十二月其過六朔之限久矣　而忽不自意橫驁為長陵令　夫以十三年積仕之良勤　七十九慈侍之可惻　而一

朝置之散地 悠悠蒼天 此何理哉 豈亦察其欺世盜名 不足以當一邑民社之寄耶 余於翊贊前後在田間七年 其以副末被擬者殆數十 凡近世所目蔭官者 清選幾皆得與 而俱非余所志也 乃其志惟願一奉母氏官廚之養 故名以外邑 將無論豐約 此所以耿耿不能忘情爾 今猝然如此 此必五十年間誠孝不篤 無以孚及當世故歟 或曰情已蹙矣 勢已迫矣 入京之日 宜一見諸公 枉尺直尋 亦何大害 余不覺一哂 因次歸去來辭遺韻 以自矢必歸雲 辭曰

歸去來兮 吾母八耋吾其歸 夫旣思養而不得 寔天命其奚悲 昔余齒之始壯 謂前良之可追 樂庭闈之具慶 懼齊潦之或非 蒙先王之作新 遂濫箎乎襴衣 學未優而徑仕 奈志大而才微

邈矣莊寢 肇駿其奔 乃供油燭 興化之門 奎章玉牒 亦有司存 維時袞褒 可銘彝樽 汔四命而不第 嗟奄訣於嚴顏 惟護樹之願依 叨桂坊而敢安 哭元陵而經歲 猶至情之相關 俄承召於冏寺 盍新休之是觀 由東部而候縣 冀膝下之榮還 忽爲令於長園 悵塊獨而盤桓

歸去來兮 尙安用夫遠遊 人無肯於曲憐 吾有恥於冒求 服斑斕而弄觳 將侍側而忘憂 於焉獻歲而發春 行且耕於先疇 或樵于林 或漁于舟 足甘旨於登盤 多逸暇於遊丘 及愛日之餘景 歌聖澤之永流 指百年而康娛 知我心之休休

已矣乎 一盈一虛能幾時 翩肰去矣無我留 胡爲乎離母欲何之 婢膝非其志 子職乃所期 嘉含飴於定省 劼帶經於耘耔 追山雷之先訓 慕子車之遺詩 斯忠養之亦極 三公不換吾奚疑

2.和陶擬古東方有一士 奉上宋一士孟源父必淵 246—110d(頤齋遺藁卷之五)

人生天地間 名行鮮能完 吾東有一士 少小高雲冠 同根慕尤春 溯流希孔顏 易範幷篆隸 餘力透三關 徂年一何悴 抗志猶雲端 居肰爲我過 嘉話發清彈 啾啾百鳥羣 忽若見孤鸞 歸哉愼勿疎 後春承先寒

俞漢雋(1732—1811)

正月五日 與朋類登南皋之上 用淵明是日遊斜川韻 以共冒原韵中首起五字為令(原甲午)249—106a(自著卷之六)

開歲倏五日 歲拜亦已休 爰及二三子 復來爲佳遊 感玆新元節 攬昔懷勝流 邈矣晉處士 汎若忘機鷗 芳躅滿四旹 是日亦曾丘 陽氣布山阿 余可偕賓儔

歲釀盈宿漉　春謠盛新酬　未知後視今　猶今視昔不　群物欲已動　餘寒不足憂
遊讙苟無違　過此非吾求

李令翊(1738—1780)

和陶飲酒二十首　252－423d(信齋集　册一)

素未多飲　飲未十擧已醉　然有至愛　少志於道　中歲放倒　流轉憂患　頗寄於酒　顧貧無以得　或求書者憐而携壺　欣然命酌　未暇問親踈擇辭受　時亦內媿　每諷五柳先生不悋情去留之語　為之孤笑　貧者之酒累　雖高潔如淵明　所未免也　崔子輝祖與余卧　言及酒　忽起坐曰　酒是神物　不可卧言　可謂奇癖者　又嘗與二酒人言　余曰　已醉過人家　寧酒出而固拒　若慮醉不出　心亦有悵　一人曰　雖惱酒將去　若壺未乾　未易决起　一人曰　於有酒人家　自爾尋事頻往　或無意而足自及　此皆解事之言　吾輩自知　不足與不知人道也　偶讀淵明飲酒二十篇　深有所契　不但為酒也　又讀子瞻和篇　雖於氣沉味淡之趣　未深得焉　亦一洒然　輒又附和

其一

吾生苦崎嶇　憂畏飽更之　情親多授戒　飲酒亦非時　不困何有我　聖訓宜念玆
方醉未暇顧　旣醒始自疑　忽又逢桮杓　此誓難久持

其二

無田可歸耕　無錢可買山　城市豈其樂　所遇無與言　栖栖南北路　忽忽四十年
惟有酒中趣　自知不可傳

其三

人間不飲人　不識飲者情　雖有能飲者　飲中多惜名　遇會無貴賤　閭井有李生
豐約久非計　寵辱兩無驚　平生丘壑願　那得與子成

其四

百代無短長　何者爲雄飛　翛翛屈賈輩　褊中妄生悲　人言醉鄕人　不得聖人依
所以托昏冥　一往不知歸　不見升堂者　嗑嗑飲不衰　司農日三百　於道豈有違

其五

瀟寥盡日雨　閉戶坐無喧　老妻怪來窺　嗅乾起壺偏　相憐命婢賒　舊債已如山
婢來問錢期　笑言翊日還　大勝劉伶妻　宜聽婦人言

其六

少小尙節操　所期豈在是　賢聖不可見　垂垂齒髮毀　蹉跎作酒狂　後世誰數爾
差幸免怨尤　素性耻紈綺

其七
文物斐盛世　經濟俱時英　塵機自不到　何論我忘情　酒味混淸濁　酒塲無攘傾
冥然耳目合　不省羣物鳴　吾將老糟丘　千載友陳生
其八
嵇公非志酒　偃蹇卧龍姿　揮椎蔭高柳　弄散抱桐枝　周孔尙欲薄　混沌乃爲奇
底將隱遯身　出辨友寃爲　惜哉昧此理　亡身陷紲羈
其九
步兵雖有口　不爲臧否開　沉酣以放志　冲虛屬詠懷　羣馬視海鷗　由由道無乖
玆實巧藏世　焉用遠遁棲　爲跡類近鄙　不至滓污泥　陶翁亶無間　志與西山偕
歸棹非始悟　就符豈昔迷　全節亦安身　嵇阮輸此回
其十
人生如墮霧　四顧迷方隅　機巧日已滋　誰能耳目塗　黥劓不暇補　又被羲和驅
飢寒理所然　我心如有餘　三盃問太素　主翁能安居
其十一
少陵志蒼生　未爲全昧道　窮通累其心　戚戚以終老　陶公本夷曠　何謂恨枯槁
良由歎不及　強欲引同好　渠豈小丈夫　其奈懷至寶　自衒蕲見憐　傷哉獻賦表
其十二
屈子吾道者　生後孔子時　胡爲譖前聖　獨不槩見辭　苦行未合中　無乃坐於玆
餔糟旣不可　行止揔然疑　獨醒諒何益　漁父非汝欺　天問竟誰荅　不如且飲之
其十三
凉飈捲殘潦　几案得淸境　有客挈壺至　適我三日醒　酒儀少檢束　醉言無要領
艸書率然作　鬼怪悉豪穎　誰能先我獲　長史名獨炳
其十四
逝者不可住　存者亦不至　持觴悵獨吟　盡日不成醉　劉安白雲中　太史誤編次
不傷知者希　但恐我非貴　諒無鳳來聽　謾忘聞韶味
其十五
秋雨淋一夜　陰蟲忽滿宅　豈不騷客枕　見旭從無跡　朝菌肰晦朔　冥靈但五百
脩短各有適　新月分外白　移樽且一醉　浮名不足惜
其十六
囊錢勝腹籍　贏金輸教經　二者誰爲得　趙壹與韋成　惟除短折死　六極俱所更
敗絮何慚兒　蓬蒿任塞庭　炑宵苦遲明　風雨聽鷄鳴　嘐嘐卧所思　賢聖行素情
其十七
生平任狂率　不閑衰世風　揚譱未隱惡　詼諧衆人中　聽者勿□□　我性亦疏通

醉言雖多錯 不疑杯中弓
其十八
觀變有餘地 適失而適得 處倚必思伏 北叟眞大惑 曷苦兩忘之 聽天任通塞 須彌可納芥 蝸角可建國 小大庸何定 沈思一默默
其十九
醉酒亦有道 難醉如難仕 須從得便宜 常思不失已 沈淫至燕喪 八達人所耻 情欲強自高 流風□鄉里 人生處名教 日用惟倫紀 誰無醉後悔 未易劇處止 兹實折肱語 同好宜共守
其二十
萬物皆爽性 惟酒葆天眞 淸者愛其釀 濁者愛其淳 調以六月麴 合之秋稻新 初香潑瓦甕 氣欲平吳秦 都無白丁擾 不着紅裙塵 山妻進山蔌 末酌已慇懃 獨飮殊不惡 况遇平生親 綺皓入漢殿 釣屠辭棘津 那復有此味 世紛染衣巾 笑矣勿更道 我非眞酒人

尹愭(1741—1826)

遊斜川 敬次家君用陶靖節斜川詩韻 贈深寧翁 256—005c(無名子集詩稿册一)

天地一陽春 物物皆休休 而我當此時 陪侍得優游 聯翩杖屨間 斜川曲曲流 昔有海上翁 忘機不驚鷗 我亦無心者 坐沙或登丘 閑花簇紅紫 好鳥呼侶儔 龍湫信奇怪 萬雷轟相酬 借問淵明遊 亦復有此不 偸得半日閑 忘却百年憂 便欲營菟裘 更向主人求

柳得恭(1749—1807)

出直日 次修書齋有客和陶 260—068b(泠齋集卷之四)

常恐仕宦日 却與親者踈 邇來八年間 長在承明廬 新交日識面 舊友但寄書 慷慨越人謠 戴笠逢乘車 肆筵延嘉客 酌酒陳芳蔬 今日誠難再 出直與君俱 葛洪求丹砂 始知非良圖 淸晨攬明鏡 雙鬢復何如 (註:和讀山海經其一)

李晚秀(1752—1820)

1. **鹿車亭賦**(㊝次歸去來辭韻)268—004a(屐園遺稿卷之一 原集)

歸去來兮 與子同車可以歸 固瓢飮之可樂兮 雖牛衣亦曷悲 嗟聞道之晼晩

兮 悵前修之莫追 撫余髮之滄浪兮 曾蘧瑗之知非 黽委蛇而自公兮 汗翻瀾而透衣 榮觀盛而智昏兮 主恩重而力微
朱輪啍於九衢兮 神日蕩而外奔 寔性情之難任兮 矧倚伏之無門 渠渠乎彼廈屋兮 繄匪我之思存 何所獨無友生兮 疇可共此匏樽 縞衣而綦巾兮 與子老而朱顏 冀賓餘而申敬兮 麗儷耘而貽安 鷄鳴興而儆戒兮 閔夜行之間關 山之阿有白雲兮 盍攜手而往觀 耨吾田而服力兮 讀吾書而言還 巾其車而鹿驂兮 蓋嘗聞諸鮑桓
曰卿言之洵佳兮 願卒歲焉優遊 旣云宜其室家兮 復何事乎遐求 犂星見而雨足兮 喜百草之無憂 吾寧學夫老圃兮 薄言採彼春疇 庋盆花而疊屏兮 泛沼荷而爲舟 循庭陰而散纓兮 宛一壑而一邱 前峯靄以翠微兮 又松際之飛流 亭於斯乎得所兮 遂偃蹇而日休
何少日之孟晉兮 若農夫之趍時 信樗櫟之不材兮 迨歲暮而卷之 簾櫳閴其燕坐兮 林月來而如期 永爲好於百年兮 子則爨而我耔 忻長公之對床兮 詔阿衍使誦詩 歸去來兮 翁有一雙賜屐兮翁何疑

◎ **屐園遺稿卷之十三 和陶集**

壬申首春 南遷于慶 夏五下旬 蒙恩北還 用惠州故事 聊以遣懷 為和陶集

2.**風雨** 268－585a

風雨思伯氏也

自我云遠 感彼風雨 日月流邁 山川脩阻 不見其背 疇與無撫 願言怡愉 翹首以佇
風雨萃止 時夜冥濛 我思滔滔 寤寐琴江 楮杖蘭皐 垂綸篷窓 公於斯老 匪余誰從
欝欝園木 連條共榮 愛公如父 敬由中情 夙佩辟咡 罔或遒征 是曰樂有 無忝爾生
魚不離淵 鳥返于柯 熙熙羣物 春日載和 緬思田園 其樂實多 靡日可忘 孔懷如何

和停雲

3.**於皇** 268－585b

於皇感念恩遇也

於皇寧考 三五熙朝 奎壁垂象 遊麟在郊 郁郁彛明 蟠地際霄 迺掃稊稗 養我嘉苗

髦俊雲興　咸思澡濯　率禮蹈經　壹乃聆矚　大化如海　物無不足　鳶魚何知而樂其樂

往者花釣　時維浴沂　嘉賓燕敖　不醉無歸　羽蓋葳蕤　彤管文揮　三復鹿鳴邃古靡追

我夢上玄　群真攸廬　驂虬駕鸞　五音繹如　帝命錫汝　玉佩璚壺　寤言非歌何以慰余

和時運

4.巖巖 268－585c

巖巖勉學業也

巖巖岱宗　其高若茲　始自一簣　日附益之　若農望秋　耕耨及時　凡百君子曷不學而

從上聖賢　有源有根　詩書大藝　微言永存　入我室者　孰不由門　勗哉敬業夙夜其敦

記問爲玩　文詞則陋　明善誠身　知新溫舊　所守者約　所積者富　是謂善學何愧何疚

歲聿云徂　英華紛墜　反躬惕若　聖訓可畏　周道如砥　轡彼驊驥　策我衰蹇尚克後至

和榮木

5.宿昔 268－585d

宿昔歎志道未就也

宿昔慕道　性於世疎　抱兹澹泊　游心古初　陟高曠覽　訪真獨徂　彼珂馬子胡爲躊躇

人生一世　肯老室堂　蜕爾青紫　鏟爾珮璋　朝蔭珠樹　夕餌玄霜　芝眉鶴骨燁有神光

俯眺埃壒　侯莫與同　淑氣鍾靈　維嶽在東　中有紫泉　爲海爲江　昔登其上呼吸天通

大隱泯跡　至人忘言　不夷不惠　其靜如山　時遊八極　風馭泠然　維以永年松喬後先

和贈長沙公

6. 哲人 268－586a

哲人設言自慰也

哲人達命　流行坎止　拘士局見　安於古里　茫茫宇宙　何適何歸　無朋爾思

泊然太始

自西而南 北又南由 二千其程 曷云不憂 慮淡則樂 心逸則休 窈兮儵兮 與造物遊

和酬丁柴桑

7.**有女** 268—586b

有女演春歌也

有女春歌 方夜讀書 戀彼諸姬 以春爲娛 莫如我春 會蘇舊居 虎嗥北籬 狵吠南廬

農家無寶 稼穡是珍 姑兮黄耇 井臼相親 吾儕少婦 矧敢後人 曰請成相 嗟我四鄰

粒粒辛苦 終歲勤孜 篩之簾之 又任負之 小過之象 七月之詩 曰請成相 孟姬是思

穎栗十千 纚糲五分 勗哉蒿砧 顧語色欣 菽精戴鑿 飛紛如雲 曰請成相 春聲相聞

如織春機 札札其鳴 如斡桔槹 乍高乍零 田祖攸佑 錫我坻京 曰請成相 我飽我寧

朝春幕春 其春如風 毋棄糟糠 玉粲在中 以供洗腆 田事之終 曰請成相 孰怠厥躬

和答龐參軍

8.**今夕** 268—586c

今夕燈夕也

今夕何夕 嬉嬉村民 爾愛其名 我喜其真 盖云浴佛 時維俗因 若吾周子 太極示人

矗矗火樹 列如麻稷 始也點綴 溢益蕃殖 如觀滿月 用占嘉穡 以永良宵 曷不飲食

童丱鬧街 缶鼓殷陸 陟彼鳳臺 天氣熙穆 京尹有客 令辰徵逐 何以贈我 晤言不宿

煜煜星海 時夜既久 堤歌連衽 巷飲分耦 貴遊宴樂 下逮隴畝 無已荒豫 嗟哉游手

僕直粉省 抽書金匱 我觀升平 上都堯冀 端門萬枝 龍騰鳳至 袖有傳柑 中心感愧

日月曾幾 我落南鄙 績燈照書 緼火捆履 榾柮之門 車不留軌 耿耿孤明

瞻望余美

和勸農

9. **奕葉** 268－587a

奕葉陳世德也

吾祖東來 奕葉自唐 派別有三 世承烈光 維麗徵獻 邈若夏商 聖朝龍興 遂大而昌
顯顯文康 禮樂咸周 三魁瓊林 鳳鳴崑邱 朱弦疏越 玉瓚黃流 治平碩佐 策視公侯
穆陵重光 左右群龍 文忠奏牘 扶社偉功 混混元氣 雲出岱封 斯文宗師 百世遺蹤
文靖繼之 光大枝柯 兩儀八卦 珠璧耿維 世推清忠 門無衰寂 邦人小子 咸誦月沙
琴祖齊齡 數世毓德 式至王考 柱石于國 許心貞介 華袞不忒 晚遂初服 完名允得
日先大夫 問學終始 官尊槐扉 志遠梓里 王曰儒相 七分儼止 慕德懷風 覿者心喜
哀余生晚 盛年靡及 鯉庭詩書 而墻而立 風樹不靜 逝水何急 獨抱床笏 中夜血泣
八闕九成 羽儀清時 四文三台 又趾美思 稽古崔盧 莫京于玆 其積也厚 其祉宜而
求之自足 如取水火 繩繩孝謹 傳之在我 宿愆已往 今悔尚可 家有賜書 歲月其暇
嗟我諸郎 兒孫提孩 有嚴祖訓 貽我後來 惟學不學 匪罪爾才 大哥在上 尚式似哉

和命子

10. **有屐** 268－587c

有屐榮君賜也

有屐有屐 志在雲林 可以適野 可陟于岑 王用錫臣 揆臣之心 受言藏之 以雨以陰
如鷁截泛 如鳧斯飛 高齒厚唇 文質互依 一筇一藜 與爾同歸 匪屐之美 內府之遺
西清曳屐 昔我徘徊 赤舄青絇 不宜鶴棲 維木有楷 性情攸諧 潦霽險夷

曠然忘懷

赫戲冠劍 委蛇劇條 我儀古人 謝阮高標 平生一綳 永言石交 載是龍光 跬步神勞

和歸鳥

11.**朝起** 268－587d

其一

朝起風景美 正是清和時 四隣男女忙 褁飯問何之 雨足麥風涼 豐熟已若玆 稻葉日以長 泥耨須及時 丁男早即畆 饁婦午來思 何必决渠雨 田水自漣洏 今秋大不托 飽喫真無疑 儂家酒新熟 一醉君莫辭

和形贈影

其二

徇名德内疚 作僞計日拙 三古不復返 邈矣玄風絕 南土獨葆真 民俗信可悅 隆深水土厚 樸訥言語別 入境無遊手 淳心外慕滅 戞戞夜杵急 畇畇夏畦熱 饟糲樂有餘 田原利不竭 願言借一廛 耕鑿安下劣

和影答形

其三

遡矣大嶺表 地以鄒魯著 借問何能爾 昔有先哲故 眷彼青雲士 亦云驥尾附 斯文兩先生 誦法及學語 詩禮尚淵源 溪山舊隱處 諸生獨何幸 生長樂土住 遺俗豳風古 賢才蜀中數 無官不過嶺 匪乏蘊玉具 躬行恐不逮 鄉里恥虛譽 掩門讀吾書 叱牛山田去 世運日如水 文勝聖所懼 我來野人居 悠然消百慮

和神釋

12.**麥醪** 268－588b

好飲莫如我 不飲亦平生 但識酒中趣 無以酒人名 荷鍤劉伯倫 漉巾陶淵明 目未睹泰山 耳不聞雷聲 沈冥果何樂 忽忽夢中齡 堯夫喜未酡 子美賦細傾 可飲可不飲 我則如公榮 朝宻麥氣香 野酌見人情 愧無奇字問 聊復五言成

和九日閒居

13.**謫居** 268－588c

其一

青山不負我 我自負青山 五十尚知非 今我又十年 盲程夜不休 慄慄如臨淵 微我戀軒組 微我無林園 胡爲絆此身 馬跡車塵間 羊腸在我後 灩澦在我前 西事竟狼狽 蒼黃萬竈烟 超超一千里 南過鳥道巔 恩譴比編戶 居停得便閑 靜言思愆尤 吾行固宜然

其二

龍湖拜阿兄　一宿淹征鞅　天爲風雨之　宛是懷遠想　老人情偏弱　居別難於往
摻手更遲留　欲話不能長　君子固知命　理明心自廣　但願加餐飯　嶠南即蒼莽

其三

君年已逼順　我齒忽望稀　平生鹿車亭　攜手願同歸　此別終須返　何必淚沾衣
丁寧護兒稚　愼莫吾言違

其四

兒子不知愁　少小但歡娛　北征觀肅野　西遊過箕墟　跬步不暫離　飲食與起居
別來四易月　眼中珊瑚株　伏波戒嚴敦　毋爾季良如　晦翁教受之　程文伯恭餘
誰道南州遠　書來月無虛　願汝學業勤　祝汝疾恙無

其五

孤臣去京國　回首淸漢曲　行行遲遲峴　斜日更駐足　鬱葱千章松　萬年護仙局
臣罪臣自知　臣心先王燭　村燈不成寐　飮涕達晨旭

其六

迢遞度川原　透遲越阡陌　大嶺高際天　浮雲杳何適　雞林舊遊地　廿載如宿夕
榮名哂蟻穴　歲月驚駒隙　天公眞餉我　擔夫謝形役　植植姚平仲　勇退由敗績
朝聞夕死可　勳忍庶增益

和歸園田居

14.**鄕園**　268－589b

屐園我性命　琴湖我眉目　親朋即魚鳥　佳餐有杞菊　參差晩年業　志在寒花馥
夜夜鄕園夢　猶應歸路熟

和問來使

15.**默坐**　268－589b

默坐何所思　點檢行且休　曩人風雲際　謬從冠冕游　滄浪固自取　衆惡歸下流
猖狂是何人　愧爾沙上鷗　羊郎信未達　華屋等山邱　從今返吾初　農樵與爲疇
舊書時復讀　濁酒聊自酬　請問造化翁　假我十年不　萬事澹無營　一身恒寡憂
優哉以卒歲　餘生更何求

和遊斜川

16.**主人**　268－589c

遠容千里至　主人迎門欣　白首兩夫妻　男女更五人　蝸室八九間　井臼左右因
巷僻無市喧　山鳥時來臻　榮辱果何事　毁譽了不聞　戮力衣食源　所業惟儉勤
雞狗夜不驚　追呼不到鄰　我聞甚樂之　不知是淳濱

和示周續之

17.**東京令公**　268－589c

賢哉東京尹　宿昔心識之　風流達眉宇　悯愊見言辭　平生罕結識　喜得古人來　庖廩愧禮賢　談笑共含杯　相看澹不厭　感歎伐木詩　門庭有湛記　史卿又雋才　我有英瓊玖　歲莽永相貽

和乞食

18.**彈碁**　268－589d

我非杭州刺　有棋長日彈　不問局外事　勝敗俱足歡　簾簟倏蕭爽　欹枕夢商顏　即此性靈怡　慎莫智巧殫

和周家基柏

19.**種菜**　268－589d

咬菜百事做　古訓非苟然　積習困腥葷　枉拋草木年　烹割暴天物　甘膿性情偏　吾方悟苦境　行且老園田　庭畔一畦菜　富於三百廛　青葱與白菘　生意日芊綿　採採作盤供　香脫色不遷　衰齒耐咀爵　粟飯爲後前　朝來腹果然　下以蒙山烟　老圃洵可學　樊須亦云賢

和楚調

20.**家書**　268－590a

清晨鵲噪簷　人喜烏能言　我身落殊方　我目在故園(註:《叢刊》所收寫本作"故國","數據庫"從誤,今據陶原韻改之)　書來百回披　如讀典謨篇　情知阿兄意　弟書當亦然　一月三見書　欣幸若奇緣　平安二字足　何必細語宣　南來懶書疏　秃筆已堆山　篋中留數牘　兒孫記此年

和答龐參軍

21.**樂歲**　268－590b

樂歲居樂土　吾道其不窮　騎牛出東門　四望麥田中　去歲既大稔　今年又上豐　葳蕤玻璃色　細浪靡微風　登場待堅好　先刈四月終　玆穀稟四時　使人養和沖　農夫爾何知　上有聖德隆　村村粟如水　有廩齊泰嵩

和和戴主簿

22.**日長**　268－590b

夏日不勝長　今朝似昨然　宛是久視人　大年無夭閼(註:據淵明原韻當作"夭閒",而寫本作"夭閼",不知抄寫有誤,抑屐園和詩本來如此?)　棋能隱几眠　無乃雲臺仙　簾影靜不移　團團卓午天　羲輪許長養　不爲物所先　床書倍朝課

耕者終畝還　曩者醉夢裡　忽忽六十年　復恐抛餘景　閑坐嗒無言

和獨吟(註:據陶原詩應作"獨飲"。在韓語中,"吟"與"飲"同音,"獨吟"云云殆爲音近之訛)

23.**欲雨**　268—590c

其一

衆鳥抵飛回　魚龍改窟宅　微雷殷初聞　黝雲黯將夕　天欲澤萬物　雨師爲之役
倦客驚罷睡　疾風捲棚席　姬家屢豐瑞　聖德今配昔　田家正惜乾　一注庶欣釋

其二

默觀陰晴際　深感風雨詩　若將翻盆下　雷車竟何之　噓噏孰主張　變化匪夷思
庭樹尚餘吹　颯若清秋時　靜念人間世　回泬亦如玆　我髮已紛如　苦被榮觀欺

和移居

24.**步庭**　268—590d

負策步中庭　佇立更躊躇　四禮安且舒　眠食勝家居　誰言是逆旅　吾住即吾廬
披襟散一欝　意入無何墟　四民各操業　無罪獨菑畬　俛首食其力　終歲服勤劬
一日兩盂飯　充然餘事無　自憐老無能　求用計已疎　偶此混樵牧　養高非所須
忽憶湖上居　林木方翳如

和和劉柴桑

25.**野人**　268—590d

禮樂徵野人　我其念姬周　土鼓奏豳雅　禾麥記春秋　皇矣稷劉氏　積糸起四疇
笑問田間翁　能講孝經不　不識更快活　與子優哉游

和酬劉柴桑

26.**伏聞聖候康復　賀儀誕舉**　268—591a

其一

朝見日下書　是日天無陰　百靈護聖人　和氣凝宸襟　奏以長樂卮　鼓以京室琴
布濩萬年慶　縟儀冠古今　恭惟受景貺　聖德體堯欽　微臣喜欲舞　社酒聊自斟
歡雷動八垠　一日傳吉音　遙知紫宸朝　風雲簇紳簪　迢迢望北斗　不寐坐夜深

其二

萬機方晉接　起居已恒節　威顏日溫粹　天地齋景澈　宗祊泰盤鞏　朝野憂虞絕
都人樂事多　歌吹紛成列　甘雨亦知時　南畝麥苗傑　願言祝聖壽　松喬有寶訣
重重九如頌　光輪又日月

和和郭主簿

27. **當歸菜** 268－591b

種竹竹不苞 種菜菜不腓 村盤忽開眼 胡荽稱當歸 日月送堂堂 山川夢依依
當歸却忘歸 事與中心違 野芹秖自悦 南烹不須悲 芳馨沁入肺 嫩葉餘春輝
細嚼味玆名 今朝下飯遲 且續歸來篇 聊答故人遺

和王撫軍座送客

28. **懷故人** 268－591c

友道久已喪 求之盖亦勤 百年遇一人 情比骨肉親 疎頑性寡合 幸與數子隣
誓令死復起 前言如隔晨 存此一念真 何妨千里分 往年林下會 觴詠有餘春
風波忽相失 我臥楚山雲 清漢渺無津 欲渡嗟莫因 復恐天下士 沈淪在賤貧
願君識此意 未可輕相人

和與殷晉安別

29. **陶詩** 268－591c

詩道自喜起 百工歌帝虞 何曾作爲詩 永言形於書 君看典謨文 聲韻叶俞都
先生生晉季 鮑謝不敢踰 平生北窓風 返我柴桑舟 上追風雅盛 下與離騷俱
庖丁解千牛 提刀爲躊躇 天機造真境 性情果何如 獨立義熙秋 念彼周道蕪
飲酒常不足 松菊以自娱 子厚傷幽憤 蘇州才識疎 三復感玆篇 閑雲卷復舒

和贈羊長史

30. **聞杜鵑有感** 268－591d

南來聞杜鵑 夜啼咽幽泉 昔聞天津感 有激堯夫言 嗟嗟福建子 苛令牛毛繁
世運自平陂 禽鳥爾何愆 斗南起曲江 海外有瓊山 卓矣朱夫子 吾道閩中還
立賢固無方 疆域匪所纏 才俊盛嶠南 羽儀中葉年 邇來幽谷鳥 未聞喬木遷
寄語冥鴻士 禮羅方賁然

和和張常侍

31. **栢栗寺** 268－592a

出郭騁野眺 山半度輕飈 林壑晝陰翠 石氣生蘿衣 禪宮羅代古 僧殘佛力微
午餐鳥聲中 巖樓烹露葵 尚憶東峰陟 筇屐未全衰 今來費躋攀 流汗不勝揮
幽泉汲逾清 白雲去何遲 自憐血肉軀 衰衰歎與悲

和和胡西曹

32. **有人餉笋** 268－592b

新笋三十本 箇箇晨露零 挺然小籜龍 已欲淩霄冥 紫襠抱青玉 嫩苞中含生
朱門四海饌 皆爲此君傾 譬如餌鍾乳 莫待雲根成 素乏肉食相 草具宜殘齡

行藥覘泉脉　烹茶聽松聲　三月食飲淡　真氣上黄庭　朝來玉版師　禪悦愜道情
丁寧戒廚人　調劑恐斲形　安得千尋影　月落空庭盈

和悲從弟仲德

33.**聞西賊悉平**　268—592b

聞道西撥馳　龍樓奏捷書　官軍夜擣城　大將風霆如　羣兇幷薙獮　元惡懸藁衢
蠢爾潢池醜　天網竟不疎　偉續仗王靈　諸公籌策紆　笳皷殷海宇　班師翼瘳餘
思章昔底平　子瞻南州居　淮蜀訖天討　退之頌雅魚　小臣倍欣快　忘却囚山拘
更祝西農稔　吾民莫蔀廬

和經曲阿

34.**偶題**　268—592c

其一

行遣分已移　況此便宜居　斗屋劣容膝　偃仰足於于　更有小軒庭　清風生座隅
得失無全遇　靜躁元殊塗　翛然兩相忘　城市與江湖　荒村晝無客　野服亦懶疎
已判三宜休　仍留四有餘　且莫故人問　屐翁近何如

其二

無事愧素餐　飯至且餟之　負手行且歌　鳥啼若相期　無思亦無語　虛庭立多時
自知性所安　彌覺樂在玆　吾今以罪去　非敢爵祿辭　恨未早忘機　還恐白鷗疑

和阻風規林

35.**涼棚**　268—592d

靜中無朱夏　忽若晴晝冥　榮辱已任真　涼燠尚關情　矮簷架小棚　恐不稱柴荊
始爲炎曦遠　遂得清風生　疎簟動波紋　時見漏日明　階庭頓覺寬　勢與屋角平
支枕臥其下　心逐孤雲征　白茅西崦家　青篛南畝耕　熙熙樂在中　何曾憂思榮
愧無萊公栢　堪笑以棚名

和還江陵

36.　**五月**　268—593a

其一

五月自西來　二月南土踐　一劫度三春　難星今而免　冉冉秋千節　轉眄流光緬
聊得駐餘暉　風欞睡味善　三生如是觀　百年未云遠　莊周與蝴蝶　物化終何返
且莫催歸心　旅食日月淺

其二

天道啓嘉會　萬品鬱不貧　田功正趁時　努力上農勤　朝來試輕袷　麥涼猶襲人

嫩筍初登盤　含桃待嘗新　去年重五帖　華祝近臣欣　今夕水調詞　美人隔天津
相逢盡農叟　不用羊求鄰　葛衣又竹篨　遂作荊楚民

和懷古田舍

37．**新箑**　268—593b

鄉里音容遠　朝廷禮數絕　熹愠久已息　離兌遂漸閉　尚憶端陽扇　宮製皎如雪
薰風入懷袖　鷄舌助香潔　奎璧峙圖書　聖考親賢設　恩頒邁伏肉　歸詑細君悅
南土地早熱　朱曦已赫烈　角觝詢舊俗　艾葉迎佳節　野老無侈用　蒲葵自樸拙
猶存故人贈　白摺表惜別

和與從弟敬遠

38．**摩腹**　268—593c

長坐闕運用　榮衛壅而積　晚讀中散論　修養自古昔　龜鍊千歲息　鳥伸萬里翮
便便我腹大　肯彼俗物隔　日摩千爲度　心熱手忘役　苟能道情真　也應仙骨易
陽和藹丹田　乖氣春冰析　安得謝烟火　飲水餌松柏

和為建威參軍

39．**覆盆子**　268—593c

時物日漸佳　遠客未言歸　太陽方回照　覆盆亦奚悲　芻豢變茹毛　木德久矣非
闌闠千樹果　獨葆有巢遺　深淺丹砂色　珠綴相暎衣　願備盂蘭供　復恐風霜催
欣然解包嘗　仙液起疲衰　方丈非我羞　從今在門揮

和還舊居

40．**送主人令之任萊府**　268—593d

伶俜澤畔客　屢蒙過高軒　僮指許呼喚　鷄黍供炊燔　溫然色笑親　不覺膝席前
得此賢主人　源源月三圓　客心難爲別　頻遣北人還　云何君更遠　宦道直海天
邊門有丕責　瘴鄉奈暮年　定憶東京好　民淳訟漸閒　南來萬緣息　所願窮益堅
今日偏作惡　逡巡路傍田　無復席門轍　茅簷抱書眠　請君頻寄書　慰此病文園

和遇火

41．**看書**　268—594a

今人不敢攀　願與古人交　古人不可見　賢聖嗟已凋　置身千載後　論心百世高
賴有載籍博　聲光彌穹霄　童習至白紛　失之奔走勞　古甃脩綆斷　荒田野火焦
窮廬強咿唔　聊以解鬱陶　尚若平生友　欣然遇暮朝

和九月九日

42．**齒搖**　268—594a

悠悠膜外事　欣戚任百端　如何頰舌間　鶂臬十兀(註:殆與"卼"同)不自安　腿軟且安坐　眼暗可止觀　奈此齒動搖　一落不復還　嚥肉味混圇　飲水根酸寒　少日堅如鐵　何曾識艱難　衰病頓如此　無乃蟲風干　老人恃滋補　對案無好顏　不如斷口緣　透得嗜欲闗　煌煌三秀芝　歲暮慎余歎

和西田獲稻

43.**晉牧贈竹簾** 268－594b

邇來厭見人　甘守寂寞隈　贈以湘竹簾　故人知我懷　簟几標韻增　窓櫺尺度諧　靜臥屏夕蚊　閑垂聽午鷄　炎埃斗覺遠　斜風却捲回　已足蝸室用　寧患鵬舍哀　清陰護碁局　客至不須開　山鳥時來窺　白髮其間頹　復恐踰拙分　侈靡性所乖　長懷孫子荆　安此鶴鷯棲

和下濮田舍穫

44.**東京懷右** 268－594c

其一

檀君并堯立　殷師來教之　蓋自華夏觀　人文炳烺時　如何羅麗際　庬荒乃若玆　風氣有早晩　文獻多傳疑　愧非良史氏　漫筆空自持

其二

玄王亦夘(註:猶"卵")生　赫居降楊山　鵠瑞與鷄恠　是何荒唐言　五十五羅王　厥享一千年　揖讓竟無義　三姓遞相傳

其三

野哉徐羅人　因俗無僞情　尼今君長云　角干公孤名　花郎風月主　若周庠序生　伐休生而靈　聖智凡民驚　基臨國號正　智證廟謚成

其四

太宗樹立宏　尺劍御龍飛　興替自天運　江山義慈悲　更有文武賢　偉績神人依　吾祖殿劉蘇　東征遂不歸　千載平濟塔　石泐名不衰　一自惠恭來　臣櫪寢陵違

其五

我昔訪伽倻　紅流玉洞喧　上有大迦藍　幽敻此地偏　八萬貝葉經　雲閣鎮靈山　哀莊果何益　如水逝不還　君看李下老　只有五千言

其六

呂武謬稱制　二曼固非是　真聖繼司晨　穢聞騰輿毀　治道日以降　祖葉(註:寫本作"租葉",今據"數據庫"改之)無念爾　嗟哉鮑石亭　羽觴紛羅綺

其七

麗祖起草昧　攀附菀群英　奮戈掃狂萓　簞壺見民情　堪憐錢氏事　越祚亦遂傾

鷄林黄葉多　蜀魄夜夜鳴　烈烈北地王　仙岑白雲生
其八
偉哉朴堤上　腔血實天姿　良玉不怕焚　孤松無曲枝　誓死鷄林臣　狡酋亦驚奇
精忠上薄蒼　魂應列星爲　哀歌鵄述嶺　痛哭西河羈
其九
金官賛三王　大業光肇開　維嶽降方召　七星維腦懷　方其在田日　慨念時運乖
焚香夜禱天　太乙下巖棲　贈我青蛇劍　斫石如土泥　袖裏龍韜篇　風雲欝相諧
東南數千里　狼烟廓不迷　至今角干墓　行人廌荔回
其十
山阿若有人　玄鶴舞坐隅　冷冷七絃琴　不入成毁塗　松風自送韻　白雲爲前驅
何必牙與期　山水意有餘　蓋聞玉寶高　翩然上清居
其十一
文昌倡絕學　弘儒衛吾道　口授九經義　辛勤濟南老　大筆黄巢檄　賊膽如摧槁
斯文任繼開　士趍知所好　躋我夫子宫　兩賢邦之寶　孤雲更高妙　遐舉凌八表
其十二
慶卿劍術疎　枉失揕智時　黄昌比童踦　樂府傳異辭　公庭萬舞張　管絃奏軀玆
翩翩短後衣　劍氣玄女疑　盤旋電光繞　倏擊摯烏欺　處容又吊詭　真跡孰見之
其十三
萬萬波波息　千秋水雲境　猶有碧玉管　一弄俗耳醒　師夔今不作　大樂誰管領
遼陽鶴返柱　殷墟麥垂穎　三寶與八恠　零落劫火炳
其十四
會蘇復會蘇　紅女六部至　八月績事成　甲乙同一醉　嘉俳善爲謔　屢舞紛無次
借問誰其主　肅雝王姬貴　三復葛覃詩　渢渢有餘味
其十五
欝欝三十陵　佳氣護珠宅　然疑竹葉戰　杳冥神馬跡　曩者旃蒙春　宸感起曠百
當時降香臣　廿載雙鬢白　軒邱半無處　荼毗事堪惜
其十六
東都帝王州　形勝首圖經　月城周遭在　星臺何代成　文物三韓古　山河百戰更
伽倻與靺鞨　奔走來階庭　舊日興輪鍾　風送殷地鳴　興亡異代感　胡然遠客情
其十七
村村祭烏鬼　糯飯蓋古風　君子歌偕老　誰識琴匣中　莾蘿賚瑟觸　赤鳳永巷通
毋忘忉怛曲　王業在神弓
其十八

行尋紫玉洞　充然如有得　流水濯我穢　清風開我惑　晦翁平生學　信道不變塞
考盤晚得所　桑梓實南國　高山不可仰　閉門師淵默
其十九
文烈三富顯　益齋四代仕　詞章始闢荒　問學專爲己　元氣鍾磅礴　士以便儇恥
玆州古邦畿　賢俊蔚鄕里　末至金生書　絕藝鍾王紀　淳風雖雲降　善俗尙知止
聖主方側席　緩急此可恃
其二十
漸覺此中樂　吾可養吾真　無客口自止　無事心自淳　斗屋居仍安　糲飯味愈新
勞哉武陵人　何必遠避秦　使人忘此身　城市亦離塵　莫如我忘我　有我志徒勤
何思更何慮　孰疎又孰親　不歸也自可　歸路多迷津　終朝爛熳睡　不襪復不巾
異日東京志　應添一野人
和飲酒

45.**行止**　268－596c
行止分已定　事事止處止　身止萬累外　心止一腔裡　湛樂止昆季　顧對止妻子
小飲止亦佳　惡詩止可喜　見客止寒暄　居家止臥起　止謗貴無辨　止善在明理
我止亦雲晚　今止猶賢已　是非兩止之　奔走永止矣　閑聽止鳥音　靜觀止水涘
自號知止翁　浮生止百祀
和止酒

46.　**鷄鳴**　268－596d
孤客曉無睡　村鷄獨自聞　行人正秣馬　舜跖此時分　臥念六十年　倏忽如烟雲
平生十丈塵　究竟四尺墳　如何不知老　役役昏及晨　相彼雲間鶴　肯隨凡鳥馴
伯玉願寡過　曾聖日檢身　吾今髮已白　道遠嗟志勤　長歌向子平　緬憶陶征君
宿世腥葷業　芳蘭尙可薰　屛跡西清籍　回嘲北山文　幸哉先人廬　歸歟一曲汾
聲名甘寂寂　毀譽從紛紛　攀援桂樹阿　白雲來相親　竊比堯衢氓　箕穎非我倫
和述酒

47.　**寄兒**　268－597a
養子如養苗　日日望秋實　三月不見面　每書屢停筆　文公戒阿符　毋爲馬牛匹
坡老願愚魯　憤俗非教術　努力及少壯　汝年已十七　家傳孝勤風　夙夜恒祗栗
淵明有五男　我獨一長物
和責子

48.　**待便**　268－597a

客中無他念　思家如渴飢　長公體安否　兒孫貌瘦肥　屋中闕艱食　猶未授夏衣
一望無人來　空尋別語悲　鵲噪虛報喜　跫音近覺悲　心知相思苦　家人豈我遺
一幅平安字　得之可當歸　無寧付忘域　洪喬是吾師

和有會而作

49．**望雨**　268—597b

田家惜農課　黄梅過清和　五月麥盡刈　六月稻始花　東風近如何　雲氣前山多
望望太宗雨　秧馬行且歌

和蜡日

50．**四時**　268—597b

擊舟武陵源　披襟祝融歸　栗里霜後菊　雲臺雪中松

和四時

51．**九士**　268—597c

其一

郭西先生（㊟李參奉匡呂）

標望傾屛蕃　性情諧陶柳　先生抱膝歎　土風衰弊久　幸及元紫芝　以我稱世友
一見聞妙香　再見醉醇酒　未敢詩人蔽　所學固地負　平生三百篇　其旨溫而厚
文藻月巖宅　清風百世有

其二

宗叔（㊟承旨公述源）

問學得其真　名德觀於終　燕處肩背竦　欽欽似臨戎　貧樂富不淫　君子信豪雄
十世詩禮宗　吾祖有遺風　晚結明主知　聲施恨未窮　嗟我群子弟　儼若侍堂中

其三

樸叔（㊟樸平壤知源）

茅屋八九楹　青松駱山隅　朝飢鳴空腸　床書閒自舒　經戶若無人　知是原憲廬
登高或望遠　白雲與之居　淵明蓋寓言　無田不愁蕪　尚論高士傳　題品果何如

其四

玄同室（㊟鄭洪州東）

易知玄同室　入門無穢荒　小少折輩行　契好許升堂　文章鳳味奇　義理蚕絲茫
眉目顧俊士　遊戲榮利場　世級日陵替　斯人又北邙　借問喬木家　長德疇可昂
經禮浩群疑　倀倀嗟迷方　庭前鴨脚樹　欲攀中心傷

其五

宛邱（㊟申參判大羽）

邱園多充隱 軒冕各不完 丈人早聞道 五十尚儒冠 玄赜貫灝噩 至樂尋曾顔
奇文出其餘 不墮八子闗 矯矯青田鶴 晚步雲霄端 朝登承華筵 暮聽武城彈
卿月不足榮 階庭又鵠鸞 永歎文苑廢 風雅日瘦寒

其六

松宅(㊨從弟田秀)

不登萬松樓 居然十年兹 其言尚如在 其人已昔時 胸裡羅星斗 眼底辨澠淄
經經復緯史 獨破群儒疑 所願反諸身 志不在修辭 終身蓼莪慕 明發二人思
大心公天下 篤學不自欺 喪我賢敬美 何日可忘之 感念少遊戒 怊悵思穎詩

其七

吳伯紹(㊨吳翰林泰曾)

伯紹飲中仙 陶然日太和 一吸詩湧泉 三酌發狂歌 坡老有肖孫 瓊林賜醞多
珥筆步鑾坡 鳳毛邦國華 零落驚恩杯 人去奈爾何

其八

辛德三(㊨辛上舍景達)

芳年十二三 已從老蒼游 爲文吊魏武 筆氣淩瀛州 寶樹延素月 名花照清流
騏驥方展足 逝將超嵩邱 如何山陽笛 三見天星周 篋中霞鶩句 零落無人求

其九

申持世(㊨申連山在維)

良工識孚尹 碔砆不肯採 苦心出之難 一字每屢改 葳蕤吐鳳手 七齡賦東海
千秋老杜氏 佳句爲君待 朗吟出金石 窮廬矢無悔

和擬古

52.**感懷** 268—598c

其一

幼小日月長 不識劫與塵 詩禮奕世家 聰明男子身 怡愉群弟兄 重慶有雙親
無病健如牛 無友日走隣 門闌四時春 志氣初日晨 濩落今白首 窮山一鮮人

其二

七齡讀蒙求 跬步起崇嶺 十歲涉群書 茫如夢中景 百家信浩博 六經太淡冷
斯文諸作者 辭高味雋永 童心趁課程 未曾追響影 王考父師恩 粗免外誘騁
夜夜懷中誦 山齋萬籟靜

其三

樗櫟不適用 疎頑固自量 魚鳥輞川莊 圖書李氏房 弱冠願聞道 及此年未央
微官藉庭蔭 爝火承少陽 回首叢桂阿 悵望熱中腸

其四

四十始遇巷　容顏已醜老　得此明主顧　丹心矢自保　臣既獻頂踵　遑敢憚濕燥
猶勝馮唐晚　肯羨甘羅早　從古君臣際　所貴無隱抱　先王則哲知　求賢用此道

其五

人文星聚奎　禮樂雷出豫　百尺碧梧樹　上有鸑鳳翥　煥彼三清閣　令人鄙吝去
儲養足俊乂　制作宏宸慮　疎才愧親賢　筍班許容與　天笑侍清燕　遲遲麗景住
濃春賞花筵　齋夜讀書處　此樂不可諼　殊寵竊自懼

其六

孝思神明格　仁恩草木喜　千聖大一統　三王上世事　二十五年治　民心合天意
嗟我帷幄臣　幸哉千一值　鸞車御天衢　衆馬齊足駛　獨有雙木屐　許臣邱壑置

其七

弓劍一已遠　桑榆忽相迫　痛哭黃烏詩　蹤躡青雲陌　欝欝喬山松　霜露淒而白
前宵夢威顏　憫臣冥行窄　誰知田舍氓　曾是金閨客　情知餘景短　歸侍萬年宅

其八

稱事慚既稟　食力遜農桑　聖朝記簪履　冥升先粃糠　文苑玷掌筆　大農罄崎糧
比歲蘇杭勝　江山誤孟陽　恭惟丙枕憂　視民方如傷　微臣敢怠荒　撫摩固昧方
慄慄抱氷炭　遂停成都觴

其九

人心不相遠　藹然具四端　矧玆殷師鄉　聖化民日遷　小醜敢稱亂　書惡齊山巔
關河一千里　豹虎蕩人餐　淮梗不足平　苗頑爾胡緣　赫赫天戈征　重續大明篇

其十

臣職一方制　天討五月稽　縱幸寬誅殛　端宜投雷崖　薄竄已踰望　善地況愜懷
聖度山藪恢　聖澤穹壤彌　飲啄爰得所　何須惜別離　林禽自返棲　野馬不受羈
無緣報佛恩　大質嗟已虧

其十一

幽獨屏萬慮　炎陬自清涼　翩然欲高舉　河漢不可梁　靈芝空有夢　白雲杳何鄉
距心固知罪　十載靴滿霜　悲歌濯纓曲　髮短心猶長

其十二

我家木蘭洲　我友玄真子　風浪夜來定　孤舟正堪倚　手中一釣竿　殘齡有料理

和雜詩

53.**志悔**　268－599d

其一

流水逝不返　飄蓬轉無依　光景暗相換　忽此崦嵫暉　借問誰家笛　橫吹鶴南飛
遇坎幸自得　立命終有歸　夫子既聖矣　發憤忘渴飢　勗爾歲暮志　毋爲窮廬悲

其二

榮觀衆所慕　匪敢薄駟軒　顧乏適俗韻　拙計在田園　如何強不能　冥擿（註：按：本書下面所錄李裕元《次歸去來辭韻》亦云："冥行而埴擿"。此話出於漢揚雄《法言・修身》："擿埴索涂，冥行而已矣。"可見"擿"殆爲"擿"之俗字）若嚼煙　平生一床書　卅載廢鑽研　窮後見天機　老去思前言　吾病尚可瘳　緬憶遡任賢

其三

鮮民不如死　忍復彈鳴琴　哀哀蓼莪篇　欲讀累呑音　志物俱莫逮　典刑于何尋
羨彼田舍翁　有子春酒斟　桑梓優遺澤　籩豆寓餘欽　不及林中烏　明發獨拊心

其四

往昔入金門　夙夜朝衣婁　感激國士遇　將此寸心酬　願言隆聖德　勳華與殷周
古人真愛君　常懷治世憂　慚無補袞術　默默隨明儔　群臣泰山頌　寧考豈爾求

其五

自抱攀髯痛　端合臥江干　妄托戀軒義　低徊尚縻官　華貫真不褱　厚祿慙素餐
險涂固難盡　覆轍令心寒　操栗更含悲　職此凋朱顏　從古賢達人　誰能透此關

其六

西門不利往　樂赴心何蓬　殃咎固自速　命運又太工　自笑弘農瑁　終慙渤海龔
微臣罪萬宛　聖譴微眚同　我家清渼曲　雲氣終南通　夜夜觚稜夢　瞻望涕無從

其七

和陶仍和蘇　五月飯南州　淵明真我師　子瞻何敢儔　閉戶欲著書　竊比農家流
心身始歇泊　賤貧非所憂　撫琴或歌嘯　開樽自斟酬　持此藹然端　庶足追前脩

　　和詠貧士

54. **恩宥**　268－600d

其一

流光不待人　春來又春去　客意如啖蔗　漸覺苦中趣　忽聞洛人至　趾高貌軒舉
驚喜發書函　未遑袴韈傳　上報賜環命　下言理歸路　惝怳却疑夢　怵惕屢自顧
危蹤荷生成　衆口任毀譽　聖朝法西京　寬大寬先務　深燭臣心赤　偏憐臣髮素
沛澤出特旨　宿愆許追悟　忽若脫籠翮　身輕失百慮　復恐亂離說　恩深罪彌著

　　和詠二疏

其二

恭惟上天仁　涵育物無遺　詎意超墨池　直欲朝紫微　自顧滓穢身　何以得恩私
政是麥涼天　濃陰綠似帷　鷄鳴戒俶裝　迨此月未虧　櫪馬望路嘶　林鳥亦催歸
天晴路無埃　事事願無違　浩然返吾廬　餘生復何希　自有龐公安　毋作阮生悲
田間有老妻　白首共牛衣

和詠三良

其三

快若函關夜　薛公逃狂嬴　縈邁臨邛肆　朱輪過馬卿　臨岐復回首　鷄林古王京
主人翁與媼　茅屋舘我行　供給視家人　稚襪勝簪纓　婉孌兩小童　問字頗敏英
晴窓倩寫詩　夜坐聽讀聲　林宗昔灑掃　三宿若平生　逢迎信夙因　別離那足驚
珍重小鵬舍　猶記過客名　竹床留曲檻　花木列前庭　我行如流水　朝日出荒城
舉手共勞勞　長亭更屏營　榮辱總外至　倚伏倏相成　窮途信易感　雲樹藹餘情

和詠荊軻

55.賦歸　268－601b

其一

昔我初來時　氷雪卉木疎　狎坐樵夫席　投宿野人廬　龍鍾老逐臣　慚愧舊尚書
搖曳荊江棹　犖确秋嶺車　達野抽陵麥　東京摘園蔬　與我終始者　一客二傔俱
今歸綠葉晩　麗景粲畫圖　吾身尚見在　昨事前塵如

其二

僮僕競讙呼　路人亦笑顔　我謫纔半載　及歸如十年　依依昔過樹　歷歷前度山
也應到家日　欣欣此時言

其三

暮抵朝陽閣　豁達俯層邱　牛羊散平蕪　樵牧各嘆儔　逶遲芳草橋　村女汲清流
憑欄縱目久　聊復記前遊

其四

- ·善稱善鄉　文明古洛陽　洛野夷西曠　洛江清且長　鼓枻沿月波　紅亭隱林光
阿那望商山　吾欲訪綺黄

其五

季父舊桐鄉　民物藹可憐　莿扉州北村　喬木衙後山　主人故吏子　迎門敷衽言
惠連已九原　三十又三年

其六

間喜漸東峽　蒼蒼萬山木　飛露滴陰岡　恠鳥叫空谷　披襟古龍湫　爽朗如新浴
斜日滄桑感　人事劇風燭

其七
鳥道重重嶺 合沓清晝陰 屹然劍戟門 環以貔貅林 噌吰百道瀑 鏜若鉦皷音
云胡失此險 駐馬愀余心
其八
吾友花山伯 白鬚頎然長 過嶺忽漫逢 逆旅欣倍常 班荊仍聯枕 盤飧共糗糧
短長別來話 篝燈坐夜央
其九
去時何蒼黃 嚴程兼日走 山川與雲物 橐筆慚空負 今來意象閑 過境若新有
復恐歸心忙 風景落人後
其十
十載紅玉顔 誰知處瘴海 造次一誠字 顚沛於斯在 慚無古人學 遇難增尤悔
行行且可歸 浮念莫虛待
其十一
入湖人語軟 到畿村酒旨 收來楚水魂 免得漳江死 步步行程近 敢言勞跋履
荒店展足睡 沛然心自恃
其十二
身曾南荒客 心若東征士 方知我是我 庶幾止所止 不有懷戀戀 安得樂爾爾
憂患玉汝成 聞諸横渠子
其十三
今曉早秣馬 蓐食過良才 漢口有艤船 三角雲端來 沙禽似相識 飛下了不猜
莫如吾土樂 屐翁歸來哉
和讀山海經

56. **歸日** 268－602b
其一
蠶渚初放船 東風上帆促 擊汰下銅湖 雲日盪歷錄 易知介石亭 甍角出園木
天氣倏涼燠 人情換歌哭 回頭即是岸 忽如噩夢覺 阿兄具小艇 杖屨遠臨辱
兒子望我笑 舷頭方翹足
其二
入門少長集 山妻設壺觴 何妨作弧辰 家食得歸嘗 握手重相看 笑語環座傍
心身尚怳惚 門巷自輝光 曩者龍湖別 誰知早還鄉 莫愁芳菲晚 林園樂未央
其三
志業已摧磨 鬢髮劇飄蕭 造化不枉物 宜爾屏荒郊 閑閑十畝間 野冠何岧嶢

帶月過七里　尋雲入中條　願學榮啓期　無復跡市朝　斧斤不相尋　樗櫟老無何
顧慙恩造偏　徒自戀身家　淵明南村詩　子美同谷歌　投老始歸歟　婆娑此巖阿
（註：寫本中唯有此三篇未雲所和者爲何詩。此三篇乃和《擬挽歌辭三首》之作也）

徐榮輔(1759—1816)

酬屐翁歸去來辭　269－516b(竹石館遺集冊七)

歸去來兮　林泉無以我公歸　諒縣解之莫遂兮　絆高名而自悲　如畏影而走日兮　雖夸父而曷追　悼前猛而就懦兮　獨於躬而非非　睠同時之學士兮　久一翁之簑衣　企英僚之踵武兮　歎跡畸而才微
珷瑾并列　駑駿齊奔　謬蒙雕朽　枉託龍門　少壯幾時　餘生苟存　不如大匏猶可爲樽　攬余髩而惆悵兮　竊獨恠子童顏聆嘉音於和陶兮　情所舒而體安　媺珩璜之德耀兮　施行馬之柴關　中五畝之小園兮　聊燕處於榮觀　名吾亭而始有兮　愛吾廬而吾還　寄濠濮之遐想兮　是淵審之鯇桓
歸去來兮　抱玄覽而逍遙遊　怡飲食於潔蠲兮　佩箴戒於忮求　床書堆而抵屋兮　撫驥子而無憂　列花菓之紛植兮　復菜茹之衍疇　誰歟迷津　我其虛舟　將形神之可遺兮　何必懷夫某邱　循環堵而棲遲兮　坦康莊與安流　心馭形而自適兮　方不休而方休
快矣乎　欹枕風窓晝睡時　雷鳴大轂門外轉　吁嗟乎歧路將安之　惟有竹裏人能赴尚書期　希高志而永歎兮　類舍己而人耔　指考槃之永矢兮　續思穎之舊詩　固造物之捨無用兮　有志竟成君莫疑

李書九(1754—1825)

1.甲子六月　將赴西藩　滯雨坡山　和陶詩阻風規林二首　將寄斗湖徐相龍輔
270－031c(惕齋集卷之二)

其一

夙駕關河路　緬見山澤居　巖穴信多賢　余胡獨於於　親朋送我行　鞍馬集城隅
雲物變新秋　川潦亘脩途　美彼所懷人　逸興在江湖　勞生豈吾願　垂老計太疎
雖無經濟才　愛物或餘有　持此謝窮黎　出處竟何如

其二

淵明一爲縣　欲去便去之　人生貴適意　本與名不期　我今徂西土　積兩無歇時
川陸險且阻　征車淹在玆　儻能撫凋瘵　辛苦亦不辭　但恐此棲棲　終爲識者疑

2.**和陶詩楚調示龐主薄鄧治中 將寄海西李觀察性老**(㊊存秀)270－031d(惕齋集卷之二)

舉世工俯仰 我拙君亦然 勗此歲寒操 聊以慰暮年 衆人苦見嗤 無乃性太偏 愚樸寡所諧 上策即歸田 朱幡擁節旄 不如借一廛 貧當帶經鉏 倦可曲肱眠 窮達有定分 豈爲浮榮遷 惟將好心期 獨契千載前 紛紛毁與譽 起滅若雲煙 身困道始亨 君請視昔賢

張混(1759—1828)

1.**夜宿步庚 同松石子次陶元亮桃花源詩** 270－376d(而已广集卷之一)

時俗多異趣 前哲不同世 所以川上光 叟(註:叟)歎斯逝 各嬰口實故 交游亦久廢 鄰舍暮鐙青 故人來偶憩 慇懃問飢寒 款曲譚道秇(註:藝)微兹敦宿好 吾駕安所稅 章甫越人嗤 幽怪邑犬吠 明月惡暗投 松風希古製 方此抱沖沖 爾胡不我詣 百鍊化指柔 壯志銷淩厲 舌耕雖勤劬 妻孥啼豐歲 守株與剖珠 吾謂孰癡慧 在昔聞達觀 墮地即促(㊊一作缺)界 歡樂足眼前 今將一言蔽 身名徒虛耳 同塵百年外 共將氷蘗心 晚暮存素契

2.**步庚相速次陶詩** 270－383c(而已广集卷之一)

朱門飽酒肉 掉頭不肯去 金夫說貨利 揮手非我趣 矯矯千仞鳳 非欲慕遐舉 材乏周圓器 學短爲人傅 所嗟生有涯 朝夕門前路 寂寂荒山下 獨立迷四顧 如何一人身 升沉異毁譽 偶然得小官 官閑多曠務 年荒四野饑 微祿愧尸素 與子日相還 清誨欣契悟 衰暮歲易徂 千端集思慮 空言何所施 掩戶廢舊著(註:次《詠二疏》韻)

3.**述志四章次陶韻**(㊊并序)270－402d(而已广集卷之三)

世之稱稀貴事而人所慶賀者有三 生年之回甲也 登科之回榜也 醮禮之回巹也 此皇王帝伯之勢焉而不可取 秦楚陶猗之富焉而不可求 賢人君子之德焉而亦不可必得 惟壽焉而後乃有焉 然遇甲之回 十之五六 牓為百之三四 婚則千之一二 古者無聞也 本朝四五百年間 群生咸囿壽域 人瑞蟬聯 國俗崇此三者 幾乎成風 三者之中 回婚尤重焉何者 三代則二十而嫁 三十而有室 漢氏以降 此法寖壞 然猶十六七而嫁娶除非耄耋之齡 不可以襲而取 此向所謂富也勢也德也而不必得焉者

箕聖敍五福 一曰壽 旨其微哉 凡曰回婚 慶雲慶雲者 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 家稍豐然後 乃可為至樂 不如是則雖當之 不足以備樂事 嗟乎不肖命途多舛 終鮮兄弟 煢子單身 兼之以一足蹣跚 其痛一也 距今

歲數年 遽遭崩天之喪 其痛二也 家素貧窶 在平日菽水不能供朝夕 裘葛不能備寒暑 其痛三也 所自寬譬者 不肖今年五十有五 慈母壽方八十二歲 而今玆癸酉二月二十七日 即回婚之年若月日 為人子而逢此日 其為喜幸 曷有其既

嗚呼 天不弔余 粤在己巳秋 先考棄世 其歲恰滿八旬 幸或差遲四年則今日懽悦 尤何可量也 嗚呼 雖以三代漢氏嫁娶之法論之 庶可及先考在世之日 若較以挽近甫十歲交婚之習 綽有餘日 而況先考執友尚今多無疾在世 緊我獨罹 不獲此慶 以一悲而廢一喜可乎 為事存而忘事亡可乎 夙夜思惟 不知所以攸安 忽自解曰間者鮑園鄭景淑氏當此境賦詩言懷 求親知和 情非我同 嗚呼 不肖當玆先咷後笑之辰 益切以喜以懼之衷 鄒孟氏有言 事孰為大 事親為大 凡有可以慰悦親意者何事不用其極 問諸同志 以為禮有據乎義有起乎 不肖先告之鮑翁事繼之雲此是百人而一遇 終身而不再覩 坐度其日 私情之所不忍 製衣裳獻母親 瞰芬苾告先靈 為酒食會宗族 上以慰天只之心 下以紓小子之懷 庶或為禮之本於情而義起者乎 且又念之

幸值聖明昇平之日 不肖與二子俱有斗粟之微廩 且吾母氏筋力彊旺 神精無衰 靜居時溯自未笄五六十年間事 為兒輩傳誦歷歷如隔晨夜 燈下讀諺書 眼不挾鏡 如或進之則喻以靉逮隱映 終不若不挾之為愈 其他寢食行步 大衆稱是 雖雲力不從心 其虛其徐 迺辦數年之俸 略具當日之需 友人朴絅伯、李公默亦厚遺之 俾遂不肖區區之志願 始以不獲已之私忱 仰白慈闈 慈闈欷歔顧小子曰 未亡當此 靡日不悲 其日其日 其樂只諸 小子跪而再告 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三請而勉從之

是日至與筵者 不肖及長男禩、次男旭、孫命得、命孫、命吉并幼(註:《叢刊》原本中該字即上"幺"下"刀",殆爲"幼"之異體字) 妻若二子婦 從弟涑、潗 堂侄晙、晥、象聖、龍、再麒、允麒、象甲、象得 或童或冠或幼 外從弟郭仁喆妻 内從弟李景祿 門生李相觀、相晉兄弟 林祥麟 庶姑母及從弟妻 戚黨妻黨姻婭暨内賓并二十二人

于斯時 五日而寒陰 三日而再雨 是日也天氣晴和 得天之助 何其幸也 薄具罄歡 日暮而罷 不肖仰昔俯今 悲喜交集 而義不勝情 喜踰於悲 甚矣不肖之頑迷也 累頌慈母萬壽無疆 謹述四章 以寫不洎之慟遍乞當世君子之各體一篇 以為吾張後昆之紀實 抑亦附世所稱稀貴者之末 維此哲人 謂我矜恕

千冬一春 嘉會在玆 堂有諼草 迨其茂之 烏鳥私情 曰止曰時 瞻彼岵樹

雨露愴而
葛藟緜緜　猶庇厥根　杕杜菁菁　哀我獨存　饗不爲槩　聞諸聖門　欲親之養
維古攸敦
速我諸宗　愧我室陋　終窶且貧　不及親舊　以永春暉　樂不在富　子心悲喜
母氏增疚
小子之守　小子之墜　桑榆景晚　豈不畏畏　親壽耄耋　流光隟驥　匪傚匪溢
寔出情至
（註：次《榮木》韻）

趙秀三(1762—1849)

1.**游東湖三首**(㊊和陶詩)271－376d(秋齋集卷之二)
其一
日月隨行人　去來成四時　蒼然九宇內　憑軾一望之　出門無遠近　遭遇常在玆
神蕩豈循欲　境會如赴期　山川閱人世　自寓千古思　西岑仰高風　東郭揮涕洏
始覯似有得　回薄反生疑　慷慨褱俠烈　伯鸞壯文辭（註：次《形贈影》韻）
其二
東湖一百里　可以廣吾拙　往往出洲渚　曲曲含幽絶　樹木生暉光　禽魚自怡悅
經過輒回戀　有如情人別　斑斕玳瑁石　火雲屹不滅　峽水清若氷　六月未炎熱
造化費粧點　巧力應俱竭　終當置茅屋　百年安蹇劣（註：次《影答形》韻）
其三
江術類談玄　曲折晦還著　兩岸影屢改　中流綠如故　掩翳古楓栝　蘿蔦相依附
鶖鶴一飛渡　隔水通人語　但聞相問答　不見舟行處　荒店散高低　客稀仍自住
信矣魚米鄉　酒錢不肯數　曩時檀園史　此間移畵具　李家八疊屛　秖今延賞譽
怳如秋夢至　徘徊不能去　崖石若天墜　獨立無少懼　余非好奇士　聊以散百慮
（註：次《神釋》韻）

2.**鳳川秋日次陶詩韻八首** 271－453d(秋齋集卷之五)
其一
霜露積西疇　農功訖未休　念玆勤服力　喜余獨行遊　槐柳尚不凋　踈影帶長流
深潭聚文鱖　遙灘散皎鷗　川上彼誰屋　茆茨負曾邱　倘有嚴呂伴　得無沮溺儔
干時計已違　結耦願可酬　江湖自浩蕩　鳧雁相忘不　我髮短而禿　非關天下憂
耕漁小人事　此外復何求（註：和《游斜川》）
其二

春畊婦子勞　秋熟朋隣娛　鳥雀聲欣欣　天曙集場墟　良田夾遠水　喬樹依人居
芋薑各一區　桑竹或千株　自足誠傲然　相樂同熙如　壯哉魚米鄉　名縣稱扶餘
山負及海載　纚屬來趁虛　古諺非夸大　鳳翔天下無　（註：和歸園田居其四）

其三

客枕苦長夜　雨聲不肯止　若錐刺耳門　如絲擊心裡　點點滴竅中　箇箇貫珠子
鬧多轉味靜　惱盡還生喜　雨下本無心　雲亦起處起　始旱必終澇　往來推一理
天意豈培傾　人情分害利　新麥想茁然　餘禾應已矣　茅舍小於舟　汎汎秋水涘
村里無腯彘　頻年設祭祀（註：和《止酒》）

其四

人有朝夕憂　國無時年積　不自我先後　此歎匪今昔　疇能絕飲啄　獨奮青霄翮
懷書字已敝　遂與君門隔　稀齡就薄廩　未敢辭往役　公賦仗鞭撻　民食恃交易
來春坐可推　十室九蕩析　願爲偓佺言　逢人勸松柏　（註：和《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其五

監秋趣期會　衰翁策迂踈　晨興踏阡陌　夜歸宿村廬　微吟莆田詩　默究河渠書
省勞說火耨　興利教水車　幽人惜寸土　場圃春種蔬　父老獲新聞　班坐驚喜俱
折草籌歷紀　畫地成器圖　空言果見用　其樂顧何如　（註：和《讀山海經》其一）

其六

一秋苦恒雨　季月無涼飇　餘穫在田間　農夫未授衣　老木立荒村　煙火望依微
客至解延欵　作黍烹寒葵　酒醪隨手酌　醇厚云扶衰　雖非文字飲　真襟相發揮
遠愧流俗兒　斯湏（註按：應作"須"，"數據庫"亦作"須"）異忻悲　（註：和《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其七

有口水可飲　有手書可著　奈何捨此樂　遠來嬰世故　洊荒適遭遇　衆姦滋依附
官田漫不量　佃戶黠難語　溝瀆改前流　畦畛移舊處　野人如鳥獸　聚散無定住
奔訴擁馬前　倔強昧禮數　或稱乏王稅　又雲缺農具　片言判愛憎　對面騰毀譽
我心憫其愚　徘徊不忍去　暮雨下冥冥　爲爾種麥懼　天意本好生　勤力且勿慮
（註：和《神釋》）

其八

小雪斂群動　孤燈息微喧　三餘得燕坐　愛靜性之偏　野屋雖湫隘　閉戶深如山
只許影相對　更無人周還　所樂問何事　在心難成言　（註：和《飲酒》其五）

南公轍(1760—1840)

1.**次陶靖節飲酒十首** 272－029a(金陵集卷之二)

余於詩最愛陶 於陶最愛飲酒詩 鍾伯敬曰 觀此 寄興托旨 覺一部陶詩 皆可用飲酒作題 余平生不飲酒 而此篇極帶了飲酒意思 真所謂天下之好飲 無在余上者 興到而作 趣盡而止 僅得十首 錄之如左 (註按:此十首中,唯其二首合乎次韻格式,其餘都不合。故其題爲《次陶靖節飲酒十首》欠妥)

其一

寒暑互代謝 日月自四時 去日不可追 來日猶可期 大道患不求 求之有餘師 達人與道謀 固守不復疑 下士爲物役 聞玆大笑之 (註:此篇和其一,而不次韻。篇中僅用原詩“時”、“疑”、“之”三韻而已)

其二

北海有一士 採薇在西山 求仁怨用希 聖者有微言 特立而獨行 飢餓以終年 積善自有報 清名竟誰傳 (註:次其二韻)

其三

大道喪千載 滔滔循利名 堯舜世已遠 自餘不足驚 蠅營又狗苟 誓將謀一生 一生雖自謀 百代竟何成 此義久不陳 嗟哉道難行 (註:此篇除末韻“行”字外,都用陶《飲酒》其三韻而未依其次序)

其四

我昔浮于海 南登方丈山 蜻蜓杳千里 開國一何偏 以手執筐篚 靈芝採採還 縱未學長生 聊復遠俗喧 呼吸望日月 端倪見乾坤 (註:此篇亦除末韻外,都用《飲酒》其五韻而未次其次序)

其五

日暮採芙蓉 浥露掇其英 山中有高士 肯與世忘情 魯郊麟已死 周岡鳳不鳴 道衰吾已矣 取醉壺自傾 念玆循廣除 東林白月生 (註:此篇和其七,近乎次韻,唯“鳴”、“傾”二韻換其次序)

其六

北山有松樹 挺直干雲姿 南山有竹樹 青青傲霜枝 愛此品操堅 摩挲聊復爲 士窮抱高節 歲寒乃知奇 吾生本放達 豈合紲羈羈 (註:此篇和其八,亦近乎次韻,唯“爲”、“奇”二韻換其次序)

其七

咨嗟思古人 孔轍何棲棲 美哉河之水 洋洋路已迷 不容亦何病 大道與時乖

豈因身不行　斯文遂汨泥　返魯刪詩書　緇帷日闢開　吾黨七十子　斐然同我懷
況復育英才　陋巷得顏回　孔貧與周富　憂樂不可諧（註：用其九韻而不依其次序）

其八

日長自愛惜　夜短自悽惻　昨見春花開　忽覩秋葉落　人生苦無成　少壯已非昔
歲月倏其逝　今我胡不樂　飲酒宜取醇　結友宜取益（註：此篇押仄聲韻，疑是依淵明《飲酒》其十五韻之作）

其九

雪涕復何爲　矇矇天久醉　四海爲罩籠　彝倫失敘次　不知椎髻恥　焉識衣冠貴
未掃腥羶氣　難聞馨香洽　匪風與下泉　讀者當深味（註：此篇除"洽"字韻外，都用淵明《飲酒》其十四韻）

其十

昔在結繩世　民俗一何淳　一朝聞鬼哭　血雨散天真　悤悤接三代　文教暫復新
大樂靡鄭衛　陵夷逮狂秦　阿房一炬火　六經蕩灰塵　劉項事戰爭　所用皆武人
尚賴諸學究　用心頗慇懃　閩洛得正路　洙泗接去津　寥寥千載下　濟濟多衿巾
雖無親炙士　猶不失其親（註：此篇全用淵明《飲酒》其二十韻而不依其次序）

成海應(1760—1839)

1.**和陶詩**　273－033d(研經齋全集卷之二)

暖暖山下家　孤煙度阡陌　時有荷鋤人　農談聊共適　墟里生煙火　山日已西夕
桑麻方歷歷　新月照簾隙　放形遺所拘　孰肯勞身役　教兒摘禾黍　喚婦勤紡績
素志只在此　役役竟何益(註：次《歸園田居》其六)

2.**次陶詩九日閒居**　273－106c(研經齋全集卷之五)

嚴霜殄脆薄　萬物皆遂生　自愜幽居趣　非要棲隱名　秋山轉可望　夕陽蒼翠明
寥落天宇逈　摵摵寒葉聲　炎涼遞相代　便覺輕百齡　坐看英妙盡　漏巵豈用傾
高鳥斂歸翮　時菊凋晚榮　感歎視天壤　杳若遺俗情　第將他山石　勉勉爲玉成

3.**咏三良次陶靖節韻**　273－128c(研經齋全集卷之六)

托身既非所　命亂安得遺　忠貞在不負　性命諒亦微　誰能爲厲階　群臣皆死私
默察三子才　褻御同軒帷　百里與子桑　大節終非虧　嗣子既有立　那得從君歸
制死不以義　喪邦由莫違　啣恩殊大德　捐軀安足希　相彼墓上木　蹇叔已先悲
子路死所食　志士爲沾衣

4.**呈地主次陶詩和劉柴桑** 273—142b(研經齋全集卷之七)
獻歲宜修刺 負痾遂踌躇 徒感枉車騎 屢顧蓬蓽居 閭閻春事起 暄日照新廬
薺麥冒荒土 鷄犬散里墟 男婦理耕具 亦復謀菑畬 已見棲鵲乳 更憐澤雁劬
笑彼食貧人 澹然忘有無 非惟末耟倦 兼與詩禮疎 乘除久已了 豐亨非所須
只欲慕陋巷 簞瓢常晏如

5.**又次酬劉柴桑** 273—142b(研經齋全集卷之七)
使君閔孤居 憂患常見周 交誼貴無餙(註:同"飾") 相知踰十秋 復願理軒蓋
得共觀田疇 齋廚念已淡 得無寒疾不 縣民仰政成 束帶望清流

金祖淳(1765—1831)

1.**次兒子和陶詩韻 奉呈竹里族叔** 289—077c(楓皐集卷之四)
端居送重陽 慨然憂思生 寒暑忽相代 夏秋誰所名 哀蛩夕陰結 霜林丹葉明
歸鴻渺天末 雲斷猶餘聲 徘徊步廣庭 惜此遲暮齡 前脩迹已沈 幽抱誰與傾
所懼非所辱 所悅非所榮 吾生亦有初 非欲殊人情 嗚呼聞道晚 白首無所成
(註:和《九日閒居》)

2.**和陶飲酒韻** 289—084d(楓皐集卷之四)
其一
淵明何許人 人人皆慕之 我亦具耳目 恨未生並時 秋暉淨山水 結廬適在玆
盛年逝莫駐 飲酒復何疑 豈無時殽美 螯當左手持 (註:次其一韻)
其二
人受天地中 應識天地情 萬物循自然 其妙在難名 紛紛較利害 無乃忝所生
世譽不足悅 獨行非可驚 三杯適太和 大道以自成 (註:次其三韻)
其三
醒者謂醉非 醉不謂醒是 我思醒得譽 無異醉取毁 底竟非存實 亡羊均我爾
不見掩體具 毳葛比羅綺 (註:次其六韻)
其四
明月誰所作 皎然冰玉姿 吳剛復何意 夜夜斫桂枝 萬劫見如新 爲物真太奇
對此不勸觴 有酒亦徒爲 攫身願抱取 長醉以不羈 (註:次其八韻)
其五
白髮鑷又生 紅塵撥不開 取我罇中酒 瀉我千古懷 古今非邈絕 化翁喜弄乖
桑扈或啄粟 鵷雛失梧棲 所以賢達人 長願醉如泥 平生任懶惰 十事九無諧
唯有蘊真心 不作七聖迷 迷者即自遠 何曾道迂廻 (註:次其九韻)

其六

穹蒼詎無心 風雨愜有道 吹噓從草稺 成就及葉老 蚩蚩氓胥動 伊昔怨苗槁
寧測造化心 終然百穀好 君王致上瑞 蔀屋堆至寶 狂喜爲酣歌 歡聲散八表
(註:次其十一韻)

其七

林下雨不期 翩翩清士至 雅吐楊芳芬 未飲心先醉 自擬羲皇上 寧安魯連次
依身道德藪 雲視富與貴 怡然且助歡 我有經春味 (註:次其十四韻)

其八

酒中常有祝 蔚然青山宅 檐巢異禽萢 園交麏麚跡 隣人問奇字 女奴誦三百
六七長兒孫 鬑髭而頎白 此事諒不費 天意豈終惜 (註:次其十五韻)

其九

酒不生亦可 生可不飲得 養和莫此然 伐性良所惑 世情無古今 天時有啓塞
齊相解烹鮮 持醇定開國 褊迫恠三閭 獨醒懷默默 (註:次其十八韻)

其十

伊昔攻詩文 寤寐思造真 同人謬見賞 往往推古醇 蹉跎衰境逼 苦舊不化新
六朝望已眇 況乃睨先秦 商飈動林顏 宿雨洗煩塵 露蟬厲清響 停雲懷亦勤
秋思日邁深 杯酌聊相親 醺然對架書 解酲漱芳津 會心便叫絕 不覺遺簪巾
雖余鹵且莽 猶足知古人 (註:次其二十韻)

3.**答李可用(㶅潞)和陶韻** 289—137b(楓皋集卷六)

去去日以遠 黃鵠高冥冥 駑馬戀棧豆 寧懷千里情 高士藐青雲 朱戶視蓬荊
所以隆準公辟洗高陽生 薄俗重金紫 古道誰復明 草木忽搖落 孤懷不可平
出門望歧路 蹙蹙昧所征 豈無十畝田 閒閒可耦耕 安車不如步 市童何所榮
君子務其本 萬物各有名 (註:次《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韻)

沈象奎(1766—1838)

1.**偶讀淵明負痾頹檐下終日無一欣之句 殊不以為然 輒用其韻而反其意** 290—075c(斗室存稿卷四)

終日頹檐下 負痾當一欣 不有呻吟苦 豈作汗漫人 藥石未曾閒 妄想來無因
閏夏始清和 麥涼時復臻 矯首起遐望 禽鳥多佳聞 吾生自有涯 憂患亦已勤
出與俗相迕 吾寧病爲隣 細思古之人 何必潁水濱 (次《示周掾祖謝》韻)

2.**又次答龐參軍韻** 290—075c(同上)

晚年慣憂患 心遣口不言 歸休雖未早 倦迹寄邱園 長日明囱牖 時復檢塵篇

古人遺至訓　尋玩實欣然　中情自淡泊　與物不作緣　閒詠無擇音　孤懷聊可宣
每遇適意處　非必爲江山　江山萬古有　庶足盡吾年

李勉伯(1767—1830)

追和陶淵明處士飲酒二十首(原有序)290—136c(岱淵遺藁卷之一)

素不願以酒名戶　又小引數觴即醉　然猶心誠愛之　殊不自知為何故也　親老家貧　不敢為自飲計　又不堪與衆酣呶　鄰速村醵　辭未曾赴也　流落鄉陬久　足跡罕及城闉　親朋不相見　動以歲年　每顧影自憐　時欲澆酒宣暢　亦無由而得　不能不重為之惆悵無聊也　偶讀淵明處士詩　因歎自有酒來　善飲如淵明者幾人　人以酒招之　亦欣然輒往　然尚恨飲不足至死　蓋工於飲者　未必工於得酒　猶人之才器功名也　況吾於飲酒　不能為淵明役　且可以謀酒取醉者　常自我不為　宜其無從得酒飲也　山居無事　戲和其飲酒二十篇　淵明以飲酒作詩　吾以不飲和之　吾意實不在於飲不飲也

其一

昔人祠酒聖　而我獨恨之　胡爲刱(註:同"創")此物　俾我無忘時　林廬寂清晝
惆悵還在玆　雖我不能飲　有酒飲無疑　常充汲泉用　竹根同軍持

其二

飲道若琴工　無事化海山　修習作酒觀　醒醉不須言　竹林忽八賢　嵇阮即忘年
僻意人頓門　其方肯輕傳

其三

古人豈飲食　于酒獨至情　直爲酒人已　也自賢可名　腥羶衆所慕　風味知麴生
人狂醒更發　醉中看可驚　飲酒非惡事　不必論虧成

其四

山居白晝幽　簷雲停復飛　尋思酒味佳　不以醒爲悲　悠悠世間事　可違不可依
空樽類無絃　識趣心常歸　浮生賴有托　不飲猶扶衰　方知酒之道　與我長不違

其五

或言酒爲物　喜在朝市喧　巖阿厭作緣　世情斯爲偏　不見二神交　軒馸與雲山
肝膽逈相照　千里阻往還　自笑我之口　酒德空善言

其六

古來飲酒人　多半貧士是　長醒得一醉　何暇嫌嘲毀　真趣却在我　禮法且從爾
齒角理難兼　冷面緣紈綺

其七
淵明好心事　沖泊希三英　掉頭不應徵　去留亦吝情　千鍾怕浼我　村酒逢則傾
賴有素心招　南郵一牛鳴　人招我不往　善學陶先生
其八
數椽蓬茅屋　百年林野姿　端居送日月　種松成高枝　有酒飲固可　無酒思亦奇
無酒似有酒　此事吾能爲　忙者竟不信　形神長絆羈
其九
秋室客稀過　東籬花正開　常痛古賢士　無酒澆好懷　高才只自憐　至行與時乖
腐脇讓凡夫　破屋如鷄栖　維余足愚拙　今甘委沙泥　平生糠覈食　常恐謀不諧
若復望長醉　豈非愚且迷　未知在世間　茗艼能幾回
其十
物性期於遂　鵬鷃元一道　循寄不必同　同歸樂忘老　我愛天隨生　杞菊甘枯槁
豈無酒食人　屠沽心匪好　良玉縱孚尹　不貪更爲寶　硜硜匹夫志　敢期遊物表
其十一
自古不相合　悲歌欲向隅　嚴阿困魁奇　軍國登糊塗　好懷幾時開　寒餓更相驅
世間不飲人　美酒藏有餘　寂寞百觚量　病渴窮山居
其十二
道如春登臺　熙熙自其時　古人若可作　不用多言辭　但問酒何好　業嗜還在兹
應似羊易牛　求心反自疑　無言亦無怍　自信非奸欺　厥德苟可名　知酒即淺之
其十三
月明拓囱夜　花遠獨望境　有酒尚悄然　況乃無酒醒　心清却生悲　望古欲引領
換酒酹所思　四壁無錐穎　獨有一牀書　夜半燈光炳
其十四
旱甚喜雨來　别久隣朋至　今日事懵騰　殊異吾黨醉　維天設美祿　消受敢取次
寄語酒人乎　愛之能無貴　還須不得飲　得飲方有味
其十五
村釀止濁賢　時自隣翁宅　酸甜在不拒　經月亦絕跡　逃空憶似人　見如獲朋百
中華錯認水　伯仲秋露白　澄清入想望　聞名長慕惜
其十六
我有一卷譜　不補東皋經　玄酒變上尊　已驗侈風成　墟市陋康革　舊方今都更
酷烈阿剌吉　入脣蹙天庭　未知從此去　何法又爭鳴　嗜旨吾猶人　所嗟傷古情
其十七
一口兩片皮　轟吸生長風　浮生百年間　贓物滿腹中　辭受不暇擇　我德傷已通

何不早爲計　秫田營一弓

其十八

郊間士大逢　廳上老兵得　救口尚不遑　要伴寧非惑　樽中苟不空　衡門須掩塞
陶然欹一枕　獨游華胥國　玆遊信奇絕　欲語還默默

其十九

古有高尚士　謀酒仍出仕　本無直人意　何有於枉己　吾嘗慕此事　闗柝非爲恥
歸來散橐餘　酤醑招隣里　一醉已豪擧　三徑敢經紀　世人爭樂丞　吾酒今可止
浩歌撫空樽　青山終可恃

其二十

我非耽飮者　思酒豈其真　長恐世間事　澆我本性淳　群爭接踵起　百媚回頭新
惟酒使自然　真態一胡秦　蘸甲對翁翁　冥機便超塵　天骨露疎野　俗狀辭殷勤
那得酒中心　情實奉君親　高價在少室　儉德歸平津　與誰人堯舜　裨販有儒巾
欵息欲無言　遂成思酒人

申緯(1769—1845)

重九日和陶二首　291—545b(警修堂全藁冊二十四)

其一

時物向收藏　無射冬秋交　繁露草自萎　未霜葉先凋　人間重陽九　無處不登高
飛鴻振輕翮　爽氣褰層霄　凝思萬化遷　慨念吾生勞　携君洗罍耻　酬我撫桐焦
聊以百慮遣　其樂且陶陶　何日不重九　有意來明朝（註：次《己酉歲九月九日》韻）

其二

蘓子愛九日　吾亦愜平生（⑱坡公和陶詩　九日是何日　欣肰愜平生）時最節物佳
何獨愛其名　楓酣洞壑改　菊秀籬落明　耳聽捴感心　有物皆秋聲　啜英可延年
滿酌忘頽齡　林影上琴樽　欲繫西日傾　並堪謝家務　矧爾遺世榮　良辰不放過
古今同此情　寓形亦海外　和陶詩一成(註：次《九日閒居》韻)

朴允默(1771—1849)

◎　**闗山和陶詩**（存齋集卷之三）

1.**形贈影**　292—060d

萬物各不齊　短長無已時　未嘗見比同　於情一付之　多恠爾何物　酷肖乃如玆

揮之不曾去 左右如相期 自我出門行 有誰慰遠思 千里與相依 感激淚漣洏
膏盡火亦滅 此理固無疑 對月成三人 有酒不可辭

2.**影答形** 292—061a

爾何無美質 使我常露拙 慇懃相依同 初非兩迥絕 空中有實相 元不要媚悅
胡爲勞五官 戚戚事遠別 執迷如不返 畢竟與俱滅 以此生死契 或恐觸寒熱
若使無塵念 筋力亦不竭 栗里有先覺 千載起昏劣

3.**神釋** 292—061a

所貴方寸地 因微而知著 七情相煎沸 反覆縈世故 塵垢日以翳 如有贅疣附
中夜發長歎 此意誰與語 一片靈虛境 是我歸宿處 尚今迷真訣 悅惚失所住
渥丹已成槁 紛白不可數 未知孰所使 衰相靡不具 庶可收晼晚 不足要名譽
釋氏匪我徒 仙山未必去 吾道在方策 聖訓良可懼 復初惟在我 二子夫何慮

4.**述懷** 292—061b

我行在中野 百感忽已生 憂虞一何劇 向人不可名 悄悄厺京國 渺渺想春明
西方無南鴈 誰復寄音聲 秋風滿衣袂 何以慰暮齡 望見中天日 葵性便已傾
賤者豈無義 匪獨在尊榮 遠遊不須說 職事每關情 上洛知何處 閉目夢先成
(註:次《九日閑居》韻)

5.**憶弟** 292—061c

繁霜十月交 首路入關山 漸覺別懷惡 無乃迫衰年 音容兩阻絕 悅若隔天淵
遙憶潭上宅 門前數頃田 歲饑未食新 棲棲畎畝間 瓶罄惟罍恥 艱憂溢眼前
徒自事遠役 孤征披荒烟 逶迤涉寒流 迢遰淩危巔 仰羨高鳥厺 回看白雲閒
我心正懸懸 可知子亦然 (註:次《歸園田居》其一韻)

6.**板門峴望華藏山** 292—061c

黛色際青空 鳥道盤幾曲 緬昔躋攀日 餘悸猶捫足(㊟余年前登此山 遇險失足
及之)感激一骨僧 茶飯曾相屬 誰知大因緣 亦在禪牕燭 遠峰欲現我 面面
含朝旭 (註:次《歸園田居》其五韻)

7.**午憩洞仙館** 292—061d

三入神仙窟 我心每一欣 青山横遮馬 若將留故人 以我塵俗相 豈謂有前因
伎夢山谷間 鸞驂駢道臻 笙簫動天上 覺來尚餘聞 今日過此地 寄意誰先勤
欲與丹丘輩 交梨結芳隣 臨風庶可遇 徘徊澗之濱 (註:次《示周掾祖謝》
詩韻)

8.**洞仙嶺** 292－061d

逶迤漸入山 途難非途窮 行行二十里 不出此洞中 左右多叢林 甘棠尤所豐 枯松亂相落 空谷吼獰風 猛凧(註:"虎")任縱橫 蒼蒼日欲終 仙人果安在 使我憂心冲 提携披蒙密 間關歷穹隆 絕巔一登覽 險峻齊岱嵩 (註:次《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韻)

9. **黃岡道中遇風** 292－062a

虐風捲大野 埃塵四濛然 咫尺目不視 怳惚耳無聞 一身不自持 勢若攝飛仙 馬亦不敢進 翹首鳴向天 走沙與轉蓬 相逐爭後先 半餉忽寢息 此生復如還 可恠黃岡路 生難忘此年 僕夫立我傍 餘㤳慟不能言 (註:次《連雨獨飲》韻)

10.**渡涢江** 292－062a

江上儘美麗 自是聖人宅 世代幾興廢 千年即一夕 清流尚不極 塵纓愧此役 白丘十鳥(註按:韓語中,"丘"和"區"同音,"丘十鳥"應是"鷗"之俗字)已飛去 舟子與爭席 玉蕭明月夜 依依念曩昔 新愁與舊恨 何以爲解析 (註:次《移居》其一韻)

11.**安州西門** 292－062b

登彼城西門 悲歌而擊節 烈風吹白髮 我老一何激(註:應爲"漖"字形近之訛) 往年清川外 百里煙火絕 使賊不敢窺 半夜萬炬列 誰謂一書生 舊侯真人傑 沫血誓死守 生與家人訣 群醜竟就戮 凱還關山月 (註:次《和郭主簿》其二韻)

12.**安州道中遇病馬**(㊞定州戰亡將諸景彧所騎馬云)292－062b

病馬何玄黃 皮骨不能肥 劒痕猶在背 踏盡戰場歸 愛人亦愛馬 一見情依依 臨風忽長嘶 似恨主人違 (註:次《王撫軍座送客》詩韻)

13.**嘉山郡齊 詠妓雲娘** 292－062b

爲官能盡節 是謂國事勤 愛此郡中妓 事侯如事親 方賊肆慘毒 獨以死爲隣 偏性確有守 大義皎若晨 兇鋒之所觸 忠逆一瞬分 豈意危身日 乃在畫眉春 華譽動京國 賢娘名是雲 門墻如千里 欲見竟何因 聞說免公役 良家歸守貧 死生雖不同 花巖後一人 (註:次《與殷晋安別》韻)

14.**過定州戰場** 292－062c

列郡事恬嬉 初不備不虞 群醜萬惡積 罄竹難盡書 未即追奔亡 至於保雄都 火砲既未毀 雲梯亦難踰 相持動經年 哀櫬不肯輿 誰獻地道策 飄碎人城俱

耳聞常沫飲 目擊更躊躇 賊徒亦民耳 屠戮慘何如 赤血被澗石 白骨亂草蕪
髽婦猶痛哭 孤兒空嬉娛 十室尚九空 在在人煙疎 艸木亦已赭 山容慘未舒
(註:次《贈羊長史》韻)

15.**凌寒山城** 292—062d

不向凌寒路 不飲凌寒泉 設險反資盜 可愧不足言 昏夜爭竄伏 嘯呼其類繁
殺戮及空門 緇髡竟何愆 倉穀爭攫取 險阻憑此山 何幸一掃蕩 片甲無生還
逆醜之所穴 餘毒尚綿纏 良田盡荒廢 且復值歉年 居民半析散 里落多變遷
舉目但草萊 爲之一泫然 (註:次《歲暮和張常侍》韻)

16.**倚劍亭** 292—062d

畫棟如飛鳥 廣軒生寒飔 後房充羅裙 前庭列錦衣 居養非不侈 防禦詎云微
痛彼逆倅事 能不愧寸葵 賊本小醜耳 一戰可摧衰 有軍不得發 有戟不思揮
但將一降字 聽候猶恐遲 保障顧安在 往事使人悲 (註:次《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韻)

17.**鐵山館遇雪** 292—063a

野人如野鹿 天寒相聚居 飽喫一盂飯 嬉笑樂友于 余亦有弟兄 遠別獨向隅
尺雪且如此 乍須埋前塗 川陸杳無涯 煙雲平如湖 誰爲此行卜 蓍龜俱已疎
愁與雪相紛 較之孰有餘 邊山轉崎嶇 我馬欲焉如 (註:次《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一)

18.**龍骨山城** 292—063a

附郭十里地 虜騎不曾踐 邊郡皆流毒 一隅獨能免 卓乎兩賢士(原丙子胡亂龍川人鄭鳳壽 金厲基守城 賊不敢近)英風尚仰緬 豈無人謀良 兼資地利善 皎然有前鑑 其則定不遠 舊侯不知守 道途空往返(原西賊洪景來來侵 舊侯棄城走灣府)古今一何異 人見有深淺 (註:次《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韻)

19.**林畔館雪夜步月** 292—063b

山深多猛虎 日暮人行絕 數聲哀笳發 官門亦早閉 忽看三更月 復照千山雪
相與爭輝光 乾坤俱皎潔 化翁念遠客 有此奇觀設 徒然增歸思 不足暫欣悅
良久立清宵 朔吹逼人烈 歸來掩寒牖 坐歎窮陰節 久已墮荒域 益覺身世拙
寄語故鄉人 愼莫作遠別 (註:次《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詩韻)

20.**永清使君贈紫硯 感甚作此詩** 292—063c

好事永清倅 採石充東軒 欲倣端溪鑿 更笑銅雀燔 聽我隨所取 縱橫羅我前
拈得一紫者 外方而內圓 何幸千里外 得一佳友還 雕琢雖須人 溫潤自稟天

緬昔風濤穴　正骨磨幾年(㊞海人以正骨爲上品)鴿眼還斯下　鳳味亦等閒　孰如此妙絕　紫煙籠寸田　把玩不知止　夜久却忘眠　從此享遐壽　相與共文園(註:次《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韻)

21.**曉星嶺** 292—063c

一嶺高不極　萬巃走多端　峻坂層冰滑　着足不暫安　先愁作強攀　未暇窮遐觀　狐鳴見人走　厞嘯踏雪還　凜凜風勢惡　蕭蕭日色寒　豈意落遐陬　辛酸飽此難　非但筋力疲　幾爲死生干　愁雲爲不去　荒山亦皺顏　萬松盡被赭　艸木亦何關　所觸俱慘絕　使我益發歎　(註:次《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韻)

22.**雪中登百祥樓** 292—063d

積雪連千里　遊子渺何之　萬象歸空幻　一望無盡時　誰掛寒江闊　歷歷復在茲　涯涘俱不辨　道途轉生疑　直若天上坐　眩悅不自持　(註:次《飲酒》其一韻)

23.**旅舍曉坐** 292—063d

殘星猶在樹　落月欲啣山　寒燈復翳翳　孤悄坐無言　歸心苦難抑　一夕直如年　誰將此時情　寄向故人傳　(註:次《飲酒》其二韻)

24.**關西七義士**(㊞並小序)292—064a

　辛未冬　關西賊景來等稱兵搆亂　旬月之間　清北諸郡　望風奔潰　時有七義士者　或以邑倅朝官　或以土校閑良　皆立節死義　特其最著者耳　余行過定州戰場　想望諸義士遺風餘烈而不可得見　於是不勝感歎　遂作此以吊之

其一

是父有是子　爲國共衷情　盡忠是爲孝　教義亦惜名　討賊雖未殲　與賊不俱生　印與手俱落　聞者猶嗟驚　朝家推隆恩　綽楔見雙成(㊞公與其親　同時殉節)

　右贈兵曹判書鄭蓍　(註:次《飲酒》其三韻)

其二

公自灣上來　長驅疾如飛　收復宣郭間　賊心摧欲悲　日夜勵士卒　忠義以相依　攻城力催戰　中丸竟不歸　自從將軍歿　士氣頓覺衰　九原不可作　臨風歎相違

　右贈統制使許沆　(註:次《飲酒》其四韻)

其三

杖劍西來日　誓欲掃塵喧　獨出萬人中　奮臂氣若偏　萬弩紛如雨　賊已先據山　揮斧力斬關　知進不知還　胡無繼後援　往事不足言

　右贈統制使諸景彧　(註:次《飲酒》其五韻)

其四

百般脅欲降　五毒酷如是　不恨身已殞　但恨城未毁　直當化爲厲　賊奴必殺爾（㊗臨死罵賊曰　生未討賊　死當戮汝）從古死事人　元不在紈綺

右贈禮曹參判白慶翰　（註：次《飲酒》其六韻）

其五

關河值板蕩　夫子真豪英　單身入虎穴　細探賊中情　招降計未遂　陷危事已傾　試看精忠竭　益驗至孝鳴（㊗公嘗以孝行有名州郡）兩者俱無怍　雖死亦猶生

右贈禮曹參判韓浩運　（註：次《飲酒》其七韻）

其六

布衣赴國難　忠義颯英姿　生是傾陽蕊　死亦傲寒枝　怒氣猶勃勃（㊗公死後猶仰臥　怒氣勃勃）婞節一何奇　誇耀人耳目　醉夢豈徒爲　仰想若人賢　非徒才不羈

右贈兵曹參判林之煥　（註：次《飲酒》其八韻）

其七

每於矢石間　當先輒披開　忠義自根性　死生不介懷　暴師漸欲老　百計多所乖　賊雖憑險阻　遊魂寄孤棲　眇視烏川城　笑彼一丸泥　急擊不旋踵　大功遂未諧　盛名滿關河　英風起愚迷　斯人將何見　住馬不肯回

右贈北兵使金大宅　（註：次《飲酒》其九韻）

25.**夜飲九曲園亭　次陶詩韻**　292－189a（存齋集卷之十）

超絕小西園　佳約月中踐　眼界一何濶　面墻今始免　相與久徘徊　玆焉詩思緬　妙意松陰靜　逸韻竹風善　即事多清曠　未必求玄遠　殘星掛疎木　夜闌猶忘返　誰云九曲深　主人每嫌淺　（註：次《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

洪奭周（1774—1842）

1.**和歸去來辭**　293－015a（淵泉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投簪解紱可以歸　吾不知得之爲樂　又奚失之足悲　紛馳騖以徇名　恐後悔而莫追　靖潛處而養恬　又衆人之所非　閔蒼蠅之玷玉　怵緇塵之染衣　晨余夢乎碧山　夕余辭乎紫微

悠悠雲行　活活泉奔　願言懷人　白駒衡門　衡門幽幽　衆美所存　有花有木　有琴有樽　繙床書而覽古　獲所樂於孔顔　懿陋巷之居廣　悟曲肱之寢安　味道德之精腴　抽妙鍵於玄關　深何綆而不汲　幽何鏡而不觀　超神遊於邃古　遻羲農而忘還　亮至貴之在玆　豈軒駟與躬桓

歸去來兮 逍遙乎吾將遊 思八荒之博大 尙局促兮何求 不量己而冒進 愳居寵之多憂 退又不能與沮,溺 服筋力乎田疇 若隨波鳬 若不繫舟 遵吾乘夫五湖 忽騁眺於崑邱 寄方寸於太虛 與天地而同流 欽巍巍之可仰 感混混之不休
行矣哉 乞身須及強健時 靑春尙能爲我留 愼莫待霜雪紛被之 玄芝徒自秀蓬瀛杳難期 播靈苗於丹田 漑眞液而耕耔 韜譸民之夙志 嘅篔簹之遺詩 聊優遊以永年 願循前脩而無疑

2.**次陶讀山海經韻** 293－068b(淵泉先生文集卷之三)
一出都門外 暫向塵網疎 西來奉晨昏 未覺非吾廬 床前會弟妹 室中羅詩書妹能學七言 弟能窮五車 稱身換輕袷 適口茹嘉蔬 端居悟真樂 不與名利俱悠悠會稽帆 赫赫淩煙圖 行藏信有命 且復從所如 (註:次其一韻)

3.**和陶歸園田居韻** 293－069d(淵泉先生文集卷之三)
端居感時物 夢想在隴山 隴山不堪思 況復別經年 晨駕越石嶺 夕秣臨濠淵繁陰翳長薄 時雨膏平田 官樓面蒼翠 靜若巖阿間 怡怡對床頭 婉婉趨堂前颺歌逓(註:"遞")塤篪 落筆淩雲煙 歡娛澹忘夕 明月止山巓 因思牽俗忙轉悟乞身閒 賦歸須及早 前哲知其然 (註:次其一韻)

金邁淳(1776—1840)

1.**閒居有懷 和陶詩擬古九首**(㊊乙亥)294－297a(臺山集卷二)
其一
閒居無所事 繞屋植桑柳 以玆合闔大 知我投荒久 離群未足悲 本自寡親友待詔亦何樂 性不耽杯酒 悠悠念京國 戚戚如有負 軒裳與蓑笠 此意無薄厚行藏古人事 於我知何有
其二
管寧適遼東 田疇隱無終 古來避世士 曾不陋羌戎 奈何鮑司隸 甘作長子雄低回戀中夏 意欲挽頹風 炎精黯將歇 賢路嗟先窮 成敗未易論 感歎縈我中
其三
客有遠行者 相送至城隅 念此無期別 徒禦慘不舒 人生百種計 不如守田廬桑蓬好見欺 奔走少安居 淵明幸早覺 三逕免將蕪 紛紛晉宋間 達識誰可如
其四
我生秉奇志 衰晚落偏荒 遙違稷离庭 近謝游夏堂 寸膠亦何施 九河方混茫賴有一雙眼 觀世如觀場 榮枯露電頃 聚斂同北邙 遺蹤在後人 歷歷見低昂

難將一飽計　輕擲千金方　勗哉從汝好　貧賤何足傷

其五

朝飡食無餘　暮臥衾不完　謀生一何拙　岌岌空儒冠　蕭然環堵內　六親少驩顔
乃知家人事　於己頗相關　念欲新其圖　龜筮亦屢端　長安俠少兒　懷挾多弓彈
惟憂闕鼎俎　未解惜鵷鸞　全軀已云幸　遑復畏饑寒

其六

山川與日月　今古常如玆　如何降秀民　漸不及往時　青齊大都會　轂擊稱臨淄
豈無一居州　此事真可疑　我今墮農桑　久與簮纓辭　人倫耿宿好　寤寐尚餘思
嘗愛河南語　寧可百受欺　誰能秉水鑑　爲我陰求之　儻有歲暮得　當贈崧高詩

其七

吾聞古聖人　神宇常沖和　棲棲陳蔡間　猶不廢弦歌　南薰在床琴　較樂無少多
誰言百尺樹　生意獨春花　但有本根在　霜雪其如何

其八

床頭庤群史　閉戶作神游　俛仰撫千古　奚翅歷九州　笑齒忽孤啓　感涕或雙流
廢興雖萬變　大抵貉一邱　不知後百世　金火復幾周　仙人王子喬　可聞不可求

其九

煌煌谷中芝　本爲幽人採　自從產齋房　性味已稍改　金盤芍藥和　珍錯窮四海
糜身縱自許　悅口寧汝待　小草不在山　已矣難追悔

2.**春夜獨坐　次陶詩韻**　294－298a(臺山集卷二)

潝潝江動沙　晶晶月吐嶺　吾廬雖樸陋　政賴此清景　披襟坐前軒　風露謝餘冷
但恨無予美　良夜誰與永　遙知碧雲外　千里共雙影　佳期本易乖　盛年忽如騁
惟當各自寬　毋使尊罍靜

(註:和《雜詩》其二)

洪直弼(1776—1852)

1.**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295－044a(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余自勝冠　常懷藏密之願　視城闉如逆旅　而形格勢禁　罔克自遂　乙未五月　始定居於玄石江上　而距京都十里而近　氣象終是淺促　意思不能深遠　然比諸廁身闤闠　蒙世俗之塵埃　不翅脫樊籠而登槐嶺也　步陶柴桑歸去來辭　寄懷於言

歸去來兮　黃唐世遠吾何歸　緬虛雲與亭日兮　撫身世而自悲　夫何我生之不遘兮　仰先哲而焉追　惟遵時而養晦兮　不關人之是非　緊塗轍之已窮兮　臨玄

灐而振衣 曰於止而知止兮 詠詩人之式微

鶴向雲而孤飛兮 鹿望山而斯奔 載得返於自然兮 泌洋洋於衡門 心隨地而俱遠兮 仍守身而身存 施經濟於花鳥兮 存燮理於杯罇 居殷愁而隱約兮 靜觀物而解顔 歛百齡之過半兮 要一枝之可安 爰影響之俱息兮 常晝掩乎荊關 望芝峀之孤雲兮(⑱始興黔芝山 即我考妣墓主山 而羅列眼前)長在目而遐觀 靖濟處而自得兮 絶求羊之往還 慕志行之居貞兮 終吾生以盤桓

歸去來兮 誓誰與而翱遊 攀孤松以爲友兮 聞鳴鳥而相求 時杖策而登皐兮 聊相羊而寫憂 種杞菊而峻茂兮 覽華實於園疇 槐庭起樓 柳汀橫舟 羌不易乎其樂兮 古與今如一邱 視天地以蘧廬兮 與上下而同流 付萬緣於禪忘兮 定平生之行休

已矣乎 吾生有涯歸何時 木食澗飮聊淹留 縱不厭乎高深兮 復棲棲而焉之 繽飄飖而袖擧兮 尋高契而難期 慕前聖之遺風兮 詎役知於耘耔 循聞道之初志兮 勉說禮與敦詩 倘修身以俟命兮 信蒼天而不疑

2.**十月九日賞菊 仍誦淵明九日時 至持醪無因 空服九華 尤有會於意者 步其韻以寄懷** 295－062b(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靜觀乾坤化 萬物各資生 四時多佳節 獨愛重九名 露凝遊氛息 天高風景明 萬木將晦根 蕭森作秋聲 園菊有黃華 開盡慰頹齡 年飢國有禁 無酒可對傾 但懷貞秀姿 十月猶自榮 抵死抱遺香 所以稱我情 誰云窮陰至 陽德自生成

(註:和《九日閒居》)

趙寅永(1782—1850)

1.**和陶詩飮酒** 299－074d(雲石遺稿卷之四)

達士全其天 可道非常道 此言頗珍重 吾聞騎牛老 白日如跳丸 數腴倏枯槁 攝生無異術 要在從所好 浮名與浮利 何者爲真寶 獨有劉伯倫 沈冥寄塵表

(註:次其十一韻)

2.**再疏乞休 未蒙恩許 擬陶歸田園居** 299－081d(雲石遺稿卷之四)

其一

弱冠掩詩書 出門看好山 何事韍與佩 乾沒到殘年 白日無停輪 扶桑接虞淵 北闕再上疏 東江乞歸田 恩德天地大 難爲進退間 此心如懸旌 飄搖臨風前 因思舊仙侶 巖壑杳蒼烟 招招不可逢 應笑我華顚 君王矜簪履 已許他日閒 衰頹有如此 安可期未然

其二

古賢雖不及　壯志常掉鞅　皓髮一相侵　紛綸皆妄想　水逝雲更變　諒難遡已往
依俙故園路　春草空自長　此言如何漢　但見脩以廣　強欲遂吾初　歲月浩莽莽
其三
不才備將相　千載遭逢稀　以此膏育姿　低廻未遽歸　雲山空錯落　非無薜蘿衣
耿耿天欲曙　只恐簡書違
其四
紅塵何滾滾　浮生寡歡娛　試看昔時人　窮達盡邱墟　行將丐殘骸　逍遙寄巖居
陵谷或有變　秉志同守株　位高難自由　不與微官如　粥飯聊可供　本出祿賜餘
又欲免恥辱　君恩恐歸虛　細量錢與鶴　天下理所無
其五
不誦歸來賦　常愛招隱曲　真能澤斯民　寧惜沾體足　友生罕異人　榮寵多吾屬
況復鼎盛日　聖化流玉燭　臣病非臣力　照察有明旭

成近默(1784—1852)

次歸去來辭　299－426a(果齋先生集卷之一)

歸去來兮　山林幽絕可不歸　畏虛名如畏虎　拊初心而潛悲　縱浮雲之無與　嘆渙汗之莫追　雉易鳳而鼠璞　愧似是而實非　由下邑而猥叨　寵命章於荷衣　會需祿而求田　猶生事之轉微

十載黃塵　東馳西奔　止之而止　失路得門　迹由此寄　心由此存　謝彼醴筵　飲此窪樽　寄嬰情於鍾顒　迺託迹於巷顏　仗友生而買山　豈余心之攸安　分所甘於鷦棲　掩蓬藋而爲關　收自家之寶藏　坐虛室而靜觀　察草木而區別　散鷄犬而各還　山中客兮淹留　孰障余之盤桓

歸去來兮　期達士而躡天遊　友黃卷而意會　亦深解之不求　苟伊人之莫覯　曷以紓此幽憂　望逸軌於長途　納遠風於平疇　香蘇當漁　蠟屐當舟　固衆美之難兼　亦一壑而一邱　倚冠岳之秀色　傍紫霞之清流　慙仁智而亦樂　雖無德而日休

已矣乎　我其爲棄物於明時　分無加損　孰榮辱之　桎梏不須加　萍蓬不可期　孰賈無貨　孰農不耔　眇同歸而異情　尙曠感於陶詩　我亦願夫樂天知命　庶不憂而不疑

李是遠(1790—1866)

和南麟士和陶飲酒(⑭乙亥○幷序)(沙磯集册一)

余無他親知 惟與二三子相好也 彼二三子者 亦閉門却掃 罕與人接則亦無他親知而偶與我相好也 又落落攣數歲一再會 余既以交寡為恨又以會濶為大恨 然交寡而適與之相交 故情益到 會濶而有時乎相會故愛彌切 是知禦冦之屨滿 不如子桑之相視 羊求之對門 未若範張之異縣也 然則向之恨者 安知其非幸 其大恨者 又安知非大幸也哉 嘗以此語 擧似二三子 二三子亦然之也 歲乙亥暮春 閑居無憀 點檢篋中亂紙 偶得南麟士所寄和陶飮酒詩 信筆步和 然余家居無酒 罕飮又戶窄不能劇飮 此又平生之恨 然思而不得 則發於情也 專飮而不湎則得其趣也深 然則北海之賓樽 不如崔侯之至情 徐邈之中聖 未若蓋公之醒狂也 余於是又以其所恨 為圉為幸也 夫天下之至樂 莫如友生天下之至味 莫如麴蘖 然友生之樂 不在於合席嗢噱 而眺雲望水 悄然獨坐 眞得其賢麴蘖之味 不在於引觴沈冥 而對月看山 兀然沈吟眞識其甘 因思世間所謂一切樂事 大抵方其未盡恰好時 便有無限好意纔到十分 輒復興闌 此可與吾二三人道也 因以其詩 並寄黃同叔、樸始卿、申仲韶兄弟 使之續

其一

陶令在世日 不飮強半之 但知飮時趣 趣在不飮時 始知至人心 醒醉同於玆看山忽有得 讀書會無疑 罔非酒中趣 何待壺觴持

其二

無酒故止酒 平生不倒山 誰識濠上知 自在忘形言 以玆求古人 足可尚百年料應古人心 亦以不傳傳

其三

禮有無筭爵 賢愚露真情 如何楚漁父 祇欲泯姓名 遂令阮籍輩 韜默了一生想君介然心 醉後彌若驚 伸腰棄斗祿 田園歸計成

其四

清流折磬句 一樓聳空飛 錦鱗沈潭底 永違鮑肆悲 寄生棲木杪 終焉得所依何必遊倦後 方始賦言歸 苟令爛熟思 居然百念衰 所以南麟士 林泉矢不違

其五

繕性還違性 逃喧更被喧 方外莫孤往 狷隘心多偏 通衢莫學步 平地起崇山且復返吾居 閉門省往還 流坎在所遇 任運更何言

其六

世有儒名人 分明吾輩是 嘗觀遷固史 庸庸無譽毁 苟有血氣男 誓不同傳爾無文大帛衣 還勝弊弊綺

其七

千枝蔽全幹　萬葉藏一英　紛然百家說　晻藹先聖情　讖緯釋經訓　專門互軋傾
威鳳去已遠　啾啾黃雀鳴　叔孫足禮樂　迂哉魯二生

其八

我愛揚子雲　近道由天姿　陶然一醉外　浮名亦駢枝　不距劉歆子　載酒問字奇
豈知師資道　聊博一飲爲　鴟夷瀉米汁　曠懷誰能羈

其九

我愛陸魯望　高臥門不開　寧赴屠沽招　撓此讚松懷　非無酒可飲　爭與道相乖
數畝杞菊地　安排幽人栖　長鑱與短鎛　擇(註:應作"搴"或"擡")擨霑塗泥　歸
對讀書牀　琅然金石諧　輕舸泛苕霅　晚來烟波迷　種成顧渚茶　痛飲千百回

其十(註:原本無"其十"二字,其十一篇前纔有"其十"二字,遂使全篇少一首,大謬矣)

經史與諸子　千卷庋坐隅　懷古欲挽今　終近耳目塗　三英邈已遠　步武化騤驅
夷吾一匡業　措時亦有餘　大厦漂震風　架補聊僑居

其十一

人生一瞬目　逐逐又遠道　貪夸互相奪　倏忽遂送老　方知一噲樂　冥冥醉依槁
空階日下遲　有鄉無限好　也是長年藥　價合連城寶　還笑秦漢君　褰裳求海表

其十二

花發仍葉落　欄干獨倚時　不作遊春詩　併無悲秋辭　但願莫妄想　逍遙只若玆
蜂蟻忽然至　鷗鷺亦不疑　曠蕩齊物游　莊生豈吾欺　不事二仲輩　數數尋訪之

其十三

下上多執滯　誤認醒醉境　安知本沈醉　得酒方始醒　俯視人間世　塵土緇衣領
魚鰕競海餌　攫挐一毫穎　金彈搏黃雀　此義須早炳

其十四

嘗怪古酒人　酒盡輒愁至　不識無上樂　既醉醒勝醉　汾澮既流惡　塵襟滌漸次
光景爛如晝　居然南面貴　千秋儀狄方　不傳此時味

其十五

摩尼山下村　蓬艾即吾宅　短簷懸蛛網　空庭寫鳥跡　閒居覺晝永　百年即二百
何必艷金朱　但願備純白　亦非過於忘　成虧無棄惜

其十六

秋饑人多餓　契活冬春經　六沴復流行　札瘥多不成　田萊非旱潦　人事有變更
公府坐大官　所見閡門庭　豈知將死人　淒淒悲鳥鳴　雖無經濟術　未忘同胞情

其十七

積雨收天末 林杪轉輕風 熙熙萬品喜 舉入暄潤中 願洗業障盡 蒼生命道通
都將衆惡鬼 射以冥氏弓
其十八
醒醉由勢性 裁制所不得 寄語掌禁官 弛張一何惑 往歲穀可釀 鼠穴誰能塞
今年餓殺人 遊酤斷京國 不必撓烹鮮 且可尚玄默
其十九
今世士大夫 家貧曰祿仕 守令或監司 俸餘即爲已 若使夷門翁 見之應代恥
胡不抱關柝 金紫詑鄉里 公然取大官 曾莫整頹紀 平生萬卷書 豈爲干此止
歷落嶔﨑人 君實惟可恃(㊀君實 朴表兄之字也 後改始卿)
其二十
我愛黃同叔 今世見天真 通靈五總龜 溫溫言則淳 我愛南麟士 纚纚談清新
詩擬杜詠懷 論若賈過秦 二子雖不飲 胸亦無點塵 令我久而敬 逢處禮必勤
善在晏平仲 狎不由情親 期以古友道 庶吾不迷津 離久屢省尤 恒恐愧衣巾
願存此面皮 後會成三人

李晚用(1792—1863)

出郭和陶詩韻 303－539c(東樊集卷二)
我車月作輪 君馬風爲鞅 命侶出郊坰 始愜煙霞想 碧山來送人 流水一以往
溪魚帶花肥 野蕨經春長 結友有尚平 還鄉便疏廣 宿糧無遠塗 秖是適蒼莽
(註:次《歸園田居》其二)

李恒老(1792—1868)

1.**癸未重陽 遊仙掌下 次陶彭澤己酉九月九日韻** 304－027a(華西先生文集卷之一)
不必生同世 境至以神交 陶老頗窮餒 襟懷不悴凋 感歎玄運駛 柴荊霜氣高
細和重九述 虛琴響秋霄 田熟炊新舂 隣社報蠟勞 泡沫誰自憐 衆動歸沃焦
酒半形超然 長歌詠軒陶 碧澗流不息 蒼巖億千朝

2.**續斜川詩**(㊀並序)304－028a(華西先生文集卷之一)

嘗與萬東友人(㊀柳䕶)擬續斜川石馬之勝而未也 乙酉春 邂逅于黃檗山間 諸意以謂故事不可以無述 次原韻齊賦 年紀鄉里 按例疏記 徵余一言以題 余曰玆會於前輩 其日同其事同 賦詩同記名同 吾輩區區所

以尚求乎同者 以其所存所養之或不甚相異焉歟 若所同在彼而所不同在此 則雖事事強而同之 愈見其不同 因其尚同之心 核其所以異之實而去之 則不期乎同而庶無不同 此則玆會之所同誌也雲爾 華西李光老(註:光老乃先生之初名也)識

陶令命隣曲 晦翁過伯休 遇境懷各殊 曠絕成奇遊 世沒地夐阻 風韻窮宙流 地僻尚留雪 沙寒未集鷗 長年抱奇懷 相羊陟林邱 不期一兩友 時來與之儔 邂逅值佳辰 此日可不酬 且置復千載 玆會知與不 雅詠迭屢觴 悠悠樂中憂 所思在殊方 何以慰相求

3.**次陶彭澤離居**(註:"移居"之誤也)韻 304—037a(華西先生文集卷之一)

其一

昔欲居朝巖 非爲卜其宅 愛玆無窮年 碧澗流日夕 況有素心人 翹翹脫形役 鄰村多曠土 爲我謀一席 遺風此未遠 茅屋營自昔 往將藝桑麻 西疇及民析

其二

悲壯梁甫吟 清絕小山詩 步屧臨流波 意至便讀之 下上十二曲 溯洄有所思 我歌猶可歇 我抱無已時 塗途誰謂邈 晤言忽在玆 胡不勉矯強 神聽未敢欺

任憲晦(1811—1876)

和歸去來辭 314—010b(鼓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去來者 淵明先生 自免去職時作也 余非彭澤令 又何歸焉 念自結髮 從事公車 志在富貴 迷不知返 其心為形役 固不可以口不五斗米自恕 而況以廿年視八十日 又可爭多少於其間耶 近始媿懼 謝絕科臼 因信筆和此 時適淵明賦歸之乙巳歲也

歸去來兮 量己量人可以歸 噫彼膏火之世界 孰役役而不悲 知未免乎懷惠 悔噬臍而莫追 聆滄浪於孺子 詎我是而人非 自弱齡而奔馳 漫風埃之盈衣 步崎嶇之曲逕 又雨雪之霏微

我心浩然 如水斯奔 靈岳之北 爰有衡門 棗栗成蔭 雞犬亦存 永日逃空 無人共樽 乞東墦而羞齊 肉晚食而慕顏 心與境而俱寂 悟身計之閒安 魚樂遊於故池 鳥托巢於松關 超外物而自適 卽達人之大觀 挈廿年之迷復 遂一朝之遄還 山川曠以巽坎 豈臨歧而盤桓

歸去來兮 庶晚節之優遊 夙有訓於父師 捨耕讀而焉求 誰擿埴而可行 甘旨闕而亦憂 惟日孜孜如不及 盍復事乎春疇 杖策荒塗 戢柵虛舟 恐負懷於千載 彌固窮於一丘 固人生之有道 感歲月之川流 不撫壯而棄穢 奈忝爾之

先休
已矣乎 生順死安諒在玆 何獨塵網久淹留 胡爲乎戚戚欲何之 黃甲已無意
朱轂那復期 敦宿好於琴書 付餘生於耘耔 繹不慍於魯論 咏伐檀於魏詩 聊
與世而相忘 得反自然復奚疑

李裕元(1814—1888)

次歸去來辭韻 315－072a(嘉梧藁略冊二)
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我林繁茂胡不歸 我心既足身亦足 無所喜時無所悲 神
仙何處降 不遠我欲追 春秋閱六十 孰先知吾非 近宅青山屹 薜荔搴爲衣
不必問前路 朝暮滴翠微
水流還多事 迎我胡競奔 喬松開覆垣 垂柳又對門 乃瞻彼室堂 而琴書尚存
僮僕卸山御 稚子攜酒樽 老樹陰陰惟翳身 故園納納可解顏 昔年茅棟成 偏
爲今日安 交苔石逕知無人 棲鷰蓬戶故不關 笻屐隨行止 春意回靜觀 閑花
自落旋自開 山鳥飛去更飛還 登高一長嘯 忽憶龍山桓
歸去來兮歸去來兮 請與之子以遨遊 冥行而土十適(註:當作"擿",見李晚秀
《志悔》其二註)埴 何戀復何求 百年倏忽一瞬間 緊少樂多憂 祁寒暑雨皆怨
咨 世情寄田疇 或駕小車 或乘虛舟 好說菽麻循彼野 先種櫝杉樂斯丘 蒼
蒼山環立 村村水抱流 盈虛物有數 流行感不休
已矣乎已矣乎 今我不歸待何時 曷不托跡吾所好 胡爲乎營營將安之 出處
吾自知 理順不敢欺 初心負致澤 夙計遂耘耔 空窺經濟策 漫賦管蒯(註按:
當作"菅蒯")詩 其志已先定 何待聖人以質疑

金平默(1819—1888)

邈矣先覺六章章八句 用宋子大全和陶韻 319－033c(重菴先生集卷之一)
邈矣先覺 厥有遺書 涵泳從容 爰得我娛 漫漫海潮 彌于鎮居 資我觀物
不離謫廬
浮浮海艦 盈盈遠珍 我珍則異 賢賢親親 觀理處物 修己及人 彝倫以敘
德有其鄰
善利同行 鷄晨孜孜 終焉舜跖 吉凶隨之 謂我弗信 質書與詩 凡百君子
云胡不思
東嶽南溟 既渙乃分 汕之瀏瀏 寧續我欣 蕭索天風 慘憺愁雲 匪直蘭香
杳不可聞

寂寂朝陽 寥寥鳳鳴 既亟只且 泣涕其零 阻玆南國 念彼西京 昊天孔仁 曷惠其寧
中行之似 鄉願之風 凡今之爭 向中背中 勉爾履正 圖維厥終 昊天孔昭 式恤爾躬
（註：次《答龐參軍》詩韻）

許愈(1833—1904)

次擬古 327－034b(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一)
天上白玉樓 美人弄雲和 悵望不可見 搔首空寤歌 中原霜露感 年年爲誰多 登山拾瑤草 涉江採蓉華 我欲充君佩 其奈歲暮何 （註：和其七韻）

金允植(1835—1922)

日本内大臣松方正義號海東 與余同庚 手書陶詩一篇郵便見贈 次韻酬之 328－555a(雲養集續集卷一)
養痾深巷中 閉戶隔塵喧 雖乏濟時才 心窃慕無偏 海東賢達士 大名仰高山 暮年得光華 郵筒相往還 貽我靖節詩 箴規拜金言 （註：和《飲酒》其五）

宋秉璿(1836—1905)

敬次文正公和陶六章韻 志懷(㊅四言)329－036c(淵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維昔殷師 洪範有書 來教八條 東民欣娛 九夷變華 孔聖欲居 寥寥後晦 道喪剝廬
運啓熙朝 崇儒爲珍 治教休明 君君親親 群賢迭作 繼聖開人 大倡斯文 德有其鄰
世降俗頹 惟利孜孜 詖淫塞路 洋教隨之 朋姦爲倀 熄迹亡詩 列聖休澤 曷不仰思
窄袖斷發 華夷無分 大界陸沉 溘然是忻 凓冽獰風 慘憺愁雲 周禮在魯 邈矣莫聞
皓天難復 極冤疇鳴 我生不辰 有涕其零 日暮道遠 念切西京 徒詠榛苓 崩心靡寧
採菊之士 蹈海之風 千載仰止 時義得中 勉爾守貞 圖厥有終 頹波作砥 是乃保躬(註：和《答龐參軍》)

田愚(1841—1922)

1.**和陶集擬自挽歌辭**(㊐三首)333—568c(艮齋先生文集前編續卷之六)

其一

人生財幾時 晻嗑俄已促 凍餓不自念 榮耀諒誰錄 夕死無朝聞 同腐有草木
惑者聞之喜 誰歟賢士哭 一自形神離 恩怨不復覺 厚葬既不稱 溝壑未爲辱
願言陽界人 務求百行足

其二

山月爲我燭 江水爲我觴 夜臺有賢愚 誰與我同嘗 魂氣與化遊 無內亦無傍
地底群陰積 願爲一寸光 于以育萬物 庸此報帝鄉 日月何悠悠 天地亦央央

其三

有願功未就 鬢髮先蕭蕭 一瞎瞑兩目 丹旌出遠郊 神扉人散盡 但見山嶕嶢
從古貴顯者 誰靡此蕭條 達人識斯理 來去等夜朝 可憐塵中客 營營竟爲何
生順死則安 如旅得返家 百年一瞬過 浮生當笑歌 身名兩悠悠 翛然入天阿

2.**和陶**(㊐六首)333—289c(艮齋先生文集前編卷之十七)

其一

胸中昧經史 宅邊無麻桑 徒有高世志 名利視粃糠 麋鹿以爲友 木澗以爲糧
孰無疾惡性 我又患太陽 譽者豈我知 訾者豈我傷 何必容憂喜 此其自修方
緬憶古賢聖 日飲太和觴(註:次《雜詩》其八)

其二

一部紫陽書 萬世開人目 時君何不用 終令老杞菊 先生雖已沒 至今有遺馥
疇將疏箚類 經筵拜進熟(㊐史記 進熟于天子 注 進熟 美語如成熟者也 尤翁嘗繕寫朱子奏箚中切實若干篇 以進於孝廟 孝廟亟加歎賞 其後顯廟朝 玄石朴公 於榻前 請看朱子封事奏箚)(註:次《問來使》)

其三

讀書學古人 最要辨華實 躬行爲急務 餘事在文筆 聖人何常師 君子能好匹
矢函豈異性 嗟哉愼其術 徒尚口耳者 四不能美七 心事務光明 氣象要溫栗
汝苟能如此 何須忘憂物(㊐時教兒輩以陶公責子詩 因步其韻以示之)

其四

西山唉薺翁 高臥長苦飢 德義既飽足 何用慕粱肥 優戲戴幅巾 士友結鶉衣
道否正堪憂 身困不足悲 季路嗟未達 還疑夫子非 沈賊誣十罪 萬年臭應遺
道州知何在 父子視如歸 爲師立奇節 卓乎百世師 (註:次《有會而作》韻)

其五

紫陽爲僞魁 夫子謂盜丘 德業何巍巍 得與天地儔 幸哉當世士 顏曾黄蔡流
我生何苦晚 恨不一從遊 (註:次《讀山海經》其三韻)
其六
倭使時往來 叵測難究情 覘國最可怕 奚恃續好名 廟筭知何在 漏船載蒼生
疆土時見侵 聞之夢亦驚 求賢以保民 庶幾王道成 (註:次《飲酒》其三韻)

金澤榮(1850—1927)

和陶靖節蠟日韻二首 347—156d(韶濩堂詩集定本卷一)

陶靖節蜡日詩有云 梅柳夾門植 一條有佳花 白愚南膺絢先生以為 此十字足為咏梅之祖 陰何抑其次也 遂要余同和 噫 以陶公之高 固宜有咏梅之詩 而愚南之精識 又能發其詩於千載湮蔽之餘 梅與陶之兩遇 其亦奇矣哉

其一
寒梅南國產 受命自清和 終古能無語 何人空覺花 江湖春到早 籬落月生多
遠寄湘潭客 分明一曲歌
其二
陶公愛黄菊 其意淡而和 稱心寸亦足 那更賦梅花 清士南朝少 終風八表多
甕醪濃滿眼 孤醉忽成歌

李建昌(1852—1898)

宣川桂察訪(㊞德海)後孫冠童數十人 邀余至東林城樓 設屏障供酒食 屏間翰墨皆余族祖二參奉公遺迹 中有陶詩二篇 走筆次韻 以示諸桂 察訪號鳳谷 以經學詩文名當世 與二參奉公有至契 常千里相訪 349—020b(明美堂集卷二)
其一
縱轡入東林 松檜連路陰 風塵得此勝 亦足暢幽襟 況有諸君子 賦詩而皷琴
先輩有典型 遺芬式至今 通家百餘年 夙昔同所欽 慇懃一樽酒 情深不可斟
愧我顓且騃 何以報好音 願君共努力 詩禮當紳簪 庶使西州士 觀感日以深
其二
青丹志三古 不惟謹小節 吾家二寢郎 風流同郎澈 千里輒命駕 此事真殊絕
并州十篇詩 遺集俱譔列 咨嗟有遺言 允爲西土傑 我讀圖書譜 奥旨闡遺訣
(㊞鳳谷官青丹察訪 有著圖書譜)後學尚慎旃 無謂寢歲月(註:此二詩乃和淵明《和郭主簿》二首也)

后　记

本书是在拙稿《苏轼"和陶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11月)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09年1月毕业至今虽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可我对苏轼"和陶诗"的研究却几乎没有新的成果，其水准与三年前比起来没有太大提升。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非常惭愧！聊以自慰的是，这次整理出《韩国文集丛刊》中将近一千首的韩国"和陶诗"附于书末，给读者提供参考。然而，本书仍然存在一些浅薄之处，我还是担心读者会感到失望，真心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我和苏东坡之间可以说有一种奇缘。高中时代，在韩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位《赤壁赋》的作者，并模糊地意识到他对韩国古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尔后，读本科时，我有幸拜首尔(Seoul)大学柳种睦教授为师。柳老师的专业正是苏轼文学，尤其是苏词。他曾经送给我他的《苏轼词研究》一书，通过拜读此书，我初步地了解了苏轼这位伟大人物及其文学世界。柳老师极其喜爱苏东坡，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东坡迷"。我和"和陶诗"也有一些缘分。我曾经在韩国空军军官学校当过三年的作战军官，有一天趁着休息的机会，到那个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偶尔翻到韩国著名汉文研究者李家源(号渊民)博士所写的《退溪先生的〈和陶集饮酒〉二十首初探》一文。之前，我只知道苏轼曾经写过"和陶诗"，而不知道韩国的先贤也曾经写过"和陶诗"。我当时感到很惊奇，而且颇感兴趣，希望日后能把"和陶诗"当作研究课题。

2002年，我从军队退役，虽然喜欢苏东坡，又对"和陶诗"感兴趣，但是由于才疏学浅，不敢立即把苏轼与其"和陶诗"当作硕士

论文的主题。我深知，苏轼“和陶诗”本身是一个难以掌握的课题，再加上韩国“和陶诗”的丰富性，恐非一个硕士生所能胜任。因此，我把研究这个课题的心愿往后推延了。在后来的阅读中，得知上海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是苏轼研究的权威，我最终决心以苏轼为题，攻读复旦的文学博士学位。

承蒙王先生的垂青不弃，终于忝列门墙，得以感受先生学术之精深。和先生第一次谈论论文题目的时候，先生不但支持并鼓励了我，而且还送给我《苏轼研究》一书，并指示我细读其中《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评议》一文（如本书中所说，我从这篇文章中获得了不少启发）。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事例而已。其实，恩师对我的指导和关照，可以说无微不至，从选题到撰写，其间的点点滴滴都倾注了先生的心血。这一切都是我终身难忘的。本次，恩师又将拙稿收入他主编的“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再次让我感到先生大海般的恩德。为此，特向恩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另外，也衷心感谢首尔大学柳种睦老师。柳老师不但最初把我引到“苏海”里，而且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帮我审阅论文草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不仅如此，从博士毕业到现在，柳老师帮了我不少忙，并且给予了很多指教。在韩国有柳老师，在中国有王老师，二位先生不仅在学问上为人师表，而且为人上也堪称楷模。能够拥有这样两位导师，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

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了不少学友的亲切关怀。作为同门师兄弟，浙江师范大学慈波先生，不顾自己工作忙碌，耐心帮我修改论文初稿；北野元美同学帮我查找日文资料；其他同学也都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此外，首尔大学中文系的几位学弟、学妹闵庚旭、朴殷锡、柳素真、李旭镇、朴允任等，都在搜集韩国和台湾等地的资料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本次出版之际，又得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侯体健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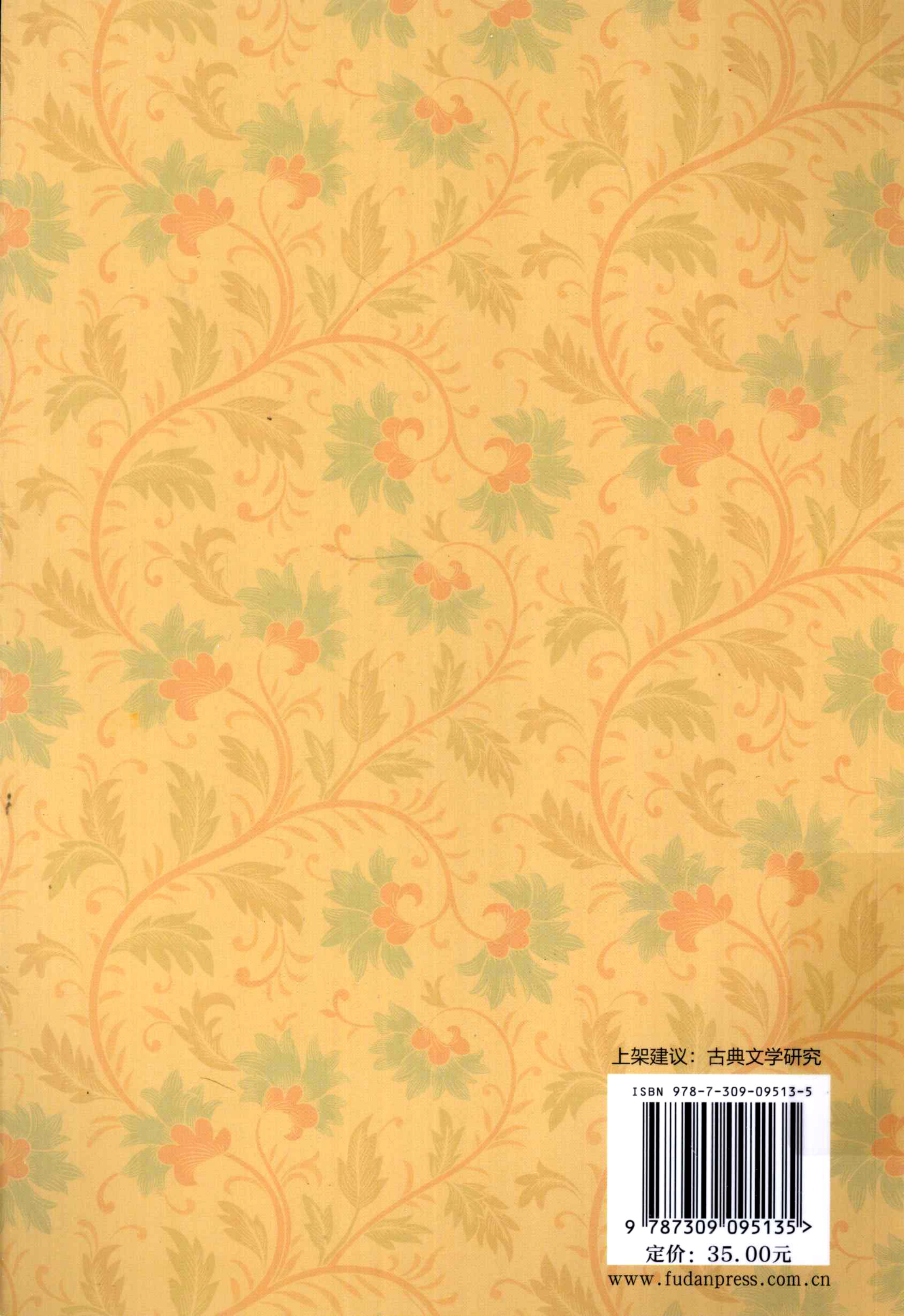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父母始终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对二老的养育之恩，实在感激不尽！岳父、岳母的帮助也没齿难忘，他们

在我离家求学的日子里，很好地照顾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特别感谢拙荆金裕静和两个孩子。他们三个都为了我的继续深造，牺牲了一切。如今，见到他们，我一边深怀谢意，一边深感愧疚，希望这次出版，能够补偿他们这几年的眼泪和辛劳。

本书的刊行出版，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但我并不想为它虚骄自傲，而要把它当作日后继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我对苏东坡和"和陶诗"懂得实在不多，我说"惭愧"，这绝对不是一个谦词。让我准备书稿，由此感到惭愧并反省懒惰，从而决心更加努力，这莫非是王先生将拙稿列入书系之本意所在？

金甫暻
2012年5月于首尔

附记：2006年冬，我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受到一些压力，患病回家，经过一个月的调养，病虽痊愈了，但我不得不再次与家人道别。回到上海的那晚，我心中有些烦闷，自斟独酌，不由得生出像东坡先生那样追和陶诗的念头，因而次韵《饮酒》其五，以表达当时的心情："苏公在海外，意欲避尘喧。细和陶诗韵，岂忘身处偏。吾亦在异域，寤寐思故山。才拙学不精，不知何时还。此情已难遣，聊寄醉中言。"如今，值拙稿出版之际，心中有所感触，乃次前韵，以对恩师王水照先生这次的大力支持表示谢意："弹指过三年，厌听世俗喧。投入逐利场，渐觉性日偏。学业几无进，亦使恨如山。幸蒙尊师顾，此恩何以还。惟愿师寿康，长为赐教言。"


上架建议：古典文学研究
ISBN 978-7-309-09513-5
9 787309 095135 >
定价：35.00元
www.fudanpress.com.cn